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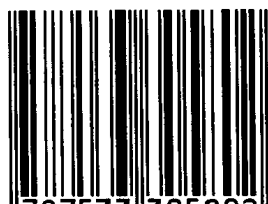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07/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一七冊目次

## 經部·春秋類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綱領一卷提要一卷列國東坡圖說一卷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諸國興廢說一卷(二)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吉澄刻本

春秋圖說不分卷

不著撰者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左觴一卷

〔明〕邵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曹荃編刻邵文莊公經史全書五種本

春秋經世一卷

〔明〕魏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王道行刻莊渠先生遺書七種本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五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首一卷

〔明〕季本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三六

一九三

二一二

二三一

二九〇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綱領一

卷提要一卷列國東坡圖

說一卷春秋二十國年表

一卷諸國興廢說一卷

(二)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吉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四傳

三十八卷》提要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年齊景二十四年

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其餘祭二

春

附錄

左傳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齊侯使慶封來聘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而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  
 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  
 辰祁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  
 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于木成言於楚成展  
 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壬申左師復言於于木于木使駟謁諸王王  
 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  
 至是夜也趙孟及于晉盟以齊言庚辰于木  
 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  
 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  
 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衛殺其大夫甯喜左傳甯喜專公患  
 何○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  
 公曰微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  
 曰臣也無罪父子死矣夏免餘復攻甯氏  
 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  
 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  
 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穀梁傳稱國以殺  
 罪累上也甯喜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  
 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  
 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  
 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  
 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于鮮曰逐我者出  
 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  
 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  
 官其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鱣市戀反又音專殺作  
 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  
 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  
 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佈止之使而盟  
 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  
 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  
 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  
 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  
 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  
 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  
 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  
 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為卿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  
 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  
 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  
 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  
 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子  
 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  
 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  
 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于盟喜曰無所  
 用盟請使公子鱣納之獻公謂公子鱣曰甯  
 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  
 使公子鱣納之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鱣  
 辭曰夫負羈繫執鈇鑕從君東南西南北則  
 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  
 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  
 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已  
 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將  
 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殺衛地  
 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味刺也穀梁傳專喜之  
 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  
 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  
 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  
 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納也  
 音內鄭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胡傳 衛侯之入使鱗與甯喜約言既殺甯  
 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躬吾所以仕不可曰仕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  
 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鱗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乘甲伯州犂曰合  
 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不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而已苟得志焉焉有用有信大幸退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  
 乎亡何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襄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言也四夫一為不信信必不捷矣食言  
 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信病  
 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借濟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  
 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言  
 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  
 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  
 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  
 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先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歸晉也久矣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也久矣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紕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紕先且諸侯盟小  
 楚人書先晉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大夫趨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大夫趨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大夫趨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  
 晉國無隱情其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  
 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  
 伯也荀盈遂如楚蒞盟鄭伯享趙孟垂孟  
 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鄭伯享趙孟垂孟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  
 亦以觀孟曰抑武也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  
 民之責趙孟曰抑武也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  
 使人之卒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黍苗之四章趙孟  
 請受其卒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黍苗之四章趙孟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  
 矣公孫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  
 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  
 而公怨之修為實樂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  
 向曰然巴餘皆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其後亡者  
 文也民不淫以忘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安也民不淫以忘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賞曰請免死諸侯和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必滅  
 後上存也天也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所以亡也兵與之也亂人矣所以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以與之也亂人矣所以廢一不可誰  
 也聖人之由也與之也亂人矣所以廢一不可誰  
 皆兵之由也與之也亂人矣所以廢一不可誰  
 蔽諸侯罪莫大焉子求去之亦不謂乎明之術  
 左師曰我將而莫大焉子求去之亦不謂乎明之術  
 乎君子曰我將而莫大焉子求去之亦不謂乎明之術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成之謂乎公羊傳曰

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  
 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梁傅漢梁之  
 會諸侯在而不日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音趙武賦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  
 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  
 恭也音趙武為之會也  
 師欲弭諸侯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  
 楚及申之會蠻夷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  
 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  
 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  
 而不見伐吳城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  
 人倫之戚傷中國之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  
 如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  
 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  
 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  
 建之力而善此  
 盟也其說設矣  
 附錄 左傳齊崔杼生戚及  
 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  
 成請老于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  
 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無咎弗予曰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慶封曰君之讎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  
 家亂封曰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  
 告慶封曰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  
 月庚辰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  
 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  
 弗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封曰崔氏有  
 是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而盧蒲癸帥甲以

攻崔氏崔氏其官而守之弗克使國人  
 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得其家其  
 妻縶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  
 歸矣乃縶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  
 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泚盟晉侯享  
 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  
 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  
 亂申鮮虞來奔僕貨於野以喪莊  
 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乙亥朔日有  
 食之辰在申司歷  
 過也再失閏矣  
 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  
 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祀  
 辰王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  
 吳餘春無冰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祭三春無冰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  
 附錄 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杞伯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  
 文子曰先事後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  
 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  
 千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氏之祀禮也○邾子來朝來朝時事也○秋  
 八月大雩旱也



勞去 登更 平聲

附錄 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  
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  
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精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  
若不先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  
聞之如是者  
恒有于禍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荆

泰大音 泰去 泰去 泰去 泰去 泰去 泰去 泰去 泰去 泰去 泰去

附錄 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  
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  
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  
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  
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  
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

左傳孟孝伯如晉

左傳

左傳

勞去 登更 平聲

勞去 登更 平聲 勞去 登更 平聲 勞去 登更 平聲 勞去 登更 平聲

今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雅  
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  
事者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  
憚于大叔歸復命告于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類欲  
父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之願三曰迷復  
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  
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以乎君其往也送  
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禰篋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放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  
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  
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  
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  
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  
苗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後人無怠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  
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  
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

左傳

左傳

虞上蒲嬰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  
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  
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  
又焉用聖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  
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  
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本百車於莊文  
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  
子之兆曰或卜攻慶氏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季卜之  
禍將作矣謂子車而泣乃使歸慶季卜之  
及也子車弗聽亦無後志子息曰亡矣幸而  
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染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  
曰夫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  
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

吳分 結 爲尸慶 裴爲上獻 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

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困人爲優 慶氏

之馬善驚士皆釋甲來馬而飲酒且觀 慶氏

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 抽

榆擊彘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 擊

乏解其左肩猶援廟棟動於堯以理壺投 殺

入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 臣

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官 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 門

克之入伐內官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 遂

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鐵 莊叔見

之曰車甚澤人必卒宜其亡也叔孫穆子 食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 朱

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

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

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附錄 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

叔孫還在燕買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却毀

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城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

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城毀非惡富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 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胡傳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

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 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附錄 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景王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

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

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昭敷樂元年吳

餘祭 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使公親禘公

患之穆叔曰後殯而禘則布幣也乃使巫以

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

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 君也殷深傳閔公也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 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鄭伯不在伯有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

延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

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永守鄭

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黃蕪真

諸宗室季蘭尸之 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胡傳**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

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

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

使公親送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

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治

之矣公曰欲而信叛恣見疏也吾不可以

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

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

于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

威不遠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

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顯其身與

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

貴而背其君者乎

**附錄**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不義教養孝子**

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楚郊教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

人之昌松拍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取卞使公治閭書道而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敢告公治政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

**附錄** 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

往弱不逾愈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咨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

也王事無曠何常之

有遂使印段如周

**闞弒吳子餘祭** 闞音昏祭側界反因傳吳人

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弒之公羊傳闞者何

門人也刑人則刑人則刑人則刑人則刑人

其人也刑人則刑人則刑人則刑人則刑人

也刑人則刑人則刑人則刑人則刑人則刑人

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闞不得君其君也禮君

不使無耻不近刑人刑人非所近也舉至

所貴也責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

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闞弒吳子餘

祭仇

之也

**胡傳** 穀梁子曰闞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

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刑人非

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齊

儀公作齊晉人下公穀有邾人左傳晉平公

齊

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公諸侯之大夫

齊

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

齊

杞也于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

齊

是棄其誰歸之吉也開之棄同即異是謂離

齊

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

齊

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齊

實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

齊

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

齊

將及矣毅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

齊

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

齊

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

齊

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齊

胡傳城杞古之建國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

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

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

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月如是可矣何必春魯以肥杞出

死也毋寧夫人而馬用老臣

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之禍必及于請觀於周樂使工為

召南曰美哉如基之矣猶未也然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仁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美哉揚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

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淵淵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籥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馬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以適衛說蘧瑗史向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穀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傳真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逆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第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及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

不素而得者乎

未

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兄吾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為篡也爾弑吾兄吾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使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使也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設使吳其稱子何也善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身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身賢也使賢亦賢也

**胡傳**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死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吹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故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觀之爭而救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

不素而得者乎

未

<p>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          父况所為春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          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          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          賤苟比而問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          交作臣篡其君而有之曰世衰道微暴行          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          夫廉爭大讓而補何賤之深也曰春秋達節          名教豈不有補何賤之深也曰春秋達節          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          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          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          歷之賢使爭其禍與履師喪國其誰階之          至德乎使爭其禍與履師喪國其誰階之          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          可矣祭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          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          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p>									
<p>義其肯附于城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          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          國生亂而使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          使叔素伯使術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          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          來皆畧之而札何獨為歟乎曰春秋多          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完書          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守諸侯公          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          登其姓名而叔貽書氏皆賢而特書者必          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          矣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板秦術之流無          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          之也嗚呼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國          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于喜時          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          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貴之備矣惟</p>									

<p>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          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經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寵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          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冬仲孫羯          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p>									
<p>如晉左傳冬孟孝伯          附錄左傳為高氏之難故高堅以盧叛十          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玄敬仲之曾孫          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堅致盧而出          奔晉晉人城絃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          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          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p>									
<p>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          有氏禘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          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禘          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          不除之奪伯有魄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疾          亡矣</p>									
<p>景王三十年 晉平十五年 齊景五 衛襄公惡          二十三年 曹武十二 陳哀二十 杞文七 宋平三          十三 秦景三十四 楚 郊教二 吳夷未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皮公作頤後同          因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          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偷懼不給命而不免</p>									

於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  
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  
矣

附錄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  
也駟良方乎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  
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  
後而悔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  
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御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  
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

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  
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  
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  
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焉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  
而廢其與尉於是魯使者晉歸以語諸  
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始也有趙孟以為  
大夫有叔向女齊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  
焉有叔向女齊以為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其庸可始乎絕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巳  
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左傳蔡  
景侯為太子般  
景侯為太子般  
五月甲午  
景侯為太子般  
五月甲午

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左傳或  
鳴于宮中如曰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待也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  
義事也設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  
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毋  
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  
姬曰婦人之義保毋不在宵不下堂遂速乎  
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  
賢伯姬也

胡傳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  
人以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不在宵不  
下堂遂速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  
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

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  
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  
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  
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  
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公作年夫左傳初王詹季  
公于愆期為靈王御志過諸廷聞其歎而言  
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  
感而顧大視群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于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詹括欲立王子佖  
夫佖夫弗知戊子詹括圍翬遂成愆成詹  
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茂其過于  
殺佖夫括假廖奔晉書曰諸侯且首惡亮於  
罪在王也殺梁傳曰諸侯且首惡亮於  
天子于君無怨是義天子諸侯所親嘗  
唯長子母弟再天方殺其弟佖夫甚之也王

子瑕奔晉

傳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 蒞盟歸復命... 蒞盟歸復命...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如宋葬宋共姬... 葬宋共姬... 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蔡景公... 葬蔡景公... 葬蔡景公...

胡傳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

附錄

其室申無字曰土子必不免善人國... 其室申無字曰土子必不免善人國...



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  
以禮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向云

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  
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

狀音

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  
澶淵之會不書其名皆棄不信之謂也

而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

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

下天者

災故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  
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

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  
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

也獨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  
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

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  
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入

年善之也晉趙武  
楚屈建之力也

胡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  
春秋通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

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  
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起而不會者則

以哀死而致禭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  
矣今祭世子般糾其君藏之諸侯之策而

性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  
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

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  
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

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  
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

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  
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閱僖二公不承

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  
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

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  
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

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  
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

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  
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  
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

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  
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

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  
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

諸侯上御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  
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

而不得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  
也今世于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

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  
財苟其求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人

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  
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

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  
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

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之察  
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

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

足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

足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

書又特言禽獸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  
 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子皮皆諸侯之良  
 或曰夫穆叔若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  
 也而所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又  
 是以利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  
 附錄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  
 以聽誰敢犯子產為政有獨石賂焉與之  
 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獨石賂焉與之  
 子太叔曰國皆其欲以從其事而色將焉  
 無欲實難得其在人乎何愛於非相違也  
 非我成其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  
 子太叔曰國皆其欲以從其事而色將焉  
 相從也四國先安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姑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  
 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  
 辭如使次巴位干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  
 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之忠儉者從  
 而與許曰泰君用鮮黎給而巳子張怒退  
 焉弗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退  
 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  
 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而與人誦之曰  
 我來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與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第  
 殖之誨之我死誰其嗣之  
 三十四年景王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  
 二十四年晉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年宋平  
 春王正月泰景三十五楚欒敖三吳夷末二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穆叔死矣其語倫不  
 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  
 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諄諄乎  
 吾子孟與季孫言之以樹善君子也晉  
 君將失政矣若夫樹善君子也晉  
 在大夫韓子儒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  
 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善出而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  
 而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  
 趙不能圖諸侯魯不墜晉求諂惡弘多是  
 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調丘嬰欲殺  
 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師工僕灑滑寵孔  
 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僕灑滑寵孔  
 應賈寅出奔  
 音出群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  
 叔曰太誓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  
 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  
 從取之由是得罪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  
 癸巳卒也立敬歸之婢齊歸之子公孫  
 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  
 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希喪而不哀在感而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  
 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  
 易衰衰祗如故衰於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  
 童心君子足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

列必

胡傳子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服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而公于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巳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左傳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于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

附錄 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容使今吾子壞之能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蕭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宮寢庫流澆諸侯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與館官室諸侯賓至何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缺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谷展其物公不留宿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疑二扶

好去扶

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識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幣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禮也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昔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昔人弒其君密州生去疾及展與

既立展與又廢之鞮比公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昔子弒之乃立去疾

奔齊齊出也展與與出也書曰昔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胡傳 經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昔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昔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昔子殺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昔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

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昔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

而精擇之可也

附錄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

乎巢隕諸樊閻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

所啓其在乎嗣君乎世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事親而事有存其天所啓也

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

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

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

勞于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

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能斷大事于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

賤能而善爲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

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于

與禪謀乘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

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聲去

亂斬及子

擊去 扶去 擊去 擊去

下音少 下音扶夫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聲平

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操刀

而使割也則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其誰敢求愛於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接

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

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警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于皮曰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慎之小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日

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

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

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

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

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

主數既

行下  
同聲  
音義

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  
之因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  
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  
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  
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百六十八

三三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昭公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大  
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三十二年  
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

孫齊  
音千乾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  
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  
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  
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二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  
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薑立

齊

詳見襄  
公元年

現音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  
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趙武為政魯昭公二十年冬趙武卒韓起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

去上

定公

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  
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  
午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  
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  
年楚平王封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  
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  
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  
卒余昭

卒余昭

公申立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  
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  
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  
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  
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

杞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薛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

莒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丘

公展與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

邾魯昭公九年悼

許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

小邾魯昭公十七年

楚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郊敖而自立改名虔

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為令尹昭十

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

秦魯昭公五年景

吳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

越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

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二

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郊敖四年卒吳夷

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繼正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燕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虢國弒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

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

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

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編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

伯州犂對曰君辱賜深大夫圍謂圍將使豐

氏撫有而空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芥也是寡大夫不

得列於諸卿也不寧雅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

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

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

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

氏之說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察而入許之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

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

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

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

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若哉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

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

寡君鄭行人押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憂子晉之欲背誣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

不交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

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

國共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絃而

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絃而

姚宋左師簡而禮樂王綱字而敬子與子家

持之皆保世之王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

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

謂矣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

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

扶夫音 泰大音

見下音 復交

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

以殺何言將自是殺君也今將爾爾曷為與

親弒者同君親無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

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

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

胡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

木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

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其弟

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秋若曰

加千姓上而晉人許之觀其爭雖若楚重

三月取郟

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諾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

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

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然孫

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然

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

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于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

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

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

請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

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

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不

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仰主齊盟其

不秦魯傳卷十九

五

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冷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儒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虐弗可久矣。公羊傳：運者何？內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胡傳**

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昔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也。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左傳**

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鄆，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鄆，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蔓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趙孟為大國省，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靡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咎。子皮及曹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咎。子知免於辰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維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語去**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耆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歡，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會，天謂魯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魯曰：且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魯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費而欲廢，而惡驚乎？草謂叔孫曰：何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感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秀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于南氏。

**左傳**

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有異志也。故傷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甲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勿而弗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谷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左傳秦后

於景其母曰弗去權選矣卯鍼適晉其車千

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

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

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

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

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

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

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

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

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

賚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

民駭歲而揭日其與幾何公羊傳秦無大夫

子秦伯傳卷十九

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

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闕

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

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

名且曰七子

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

大鹵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左傳晉中行

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

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

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

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

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

平日原下平日原梁傳曰中國曰大原

夷狄曰大鹵號從

中國名從主人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

胡傳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

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

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

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

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

此苦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雜詞也

### 莒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與字左傳展與奔吳

**國傳**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

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

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諸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與齊胡及公子滅明以大

夫音 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緝人善矣公羊傳

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殺梁傳疆之為言猶竟也

### 葬邾悼公

**附錄** 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

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曰伯曰實

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鬲伯于商丘主

展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

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在裔子曰味為玄冥師生九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宜

大音 泰

樂音

洛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聲音

汾沈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矣由是觀之則臺駘神也抑此二者不

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瀉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

之君子有也四時朝以聽政畫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

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壺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

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巳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矜未

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行人揮送之叔

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段人怙富而甲其土弗能久矣晉

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子淫聲惛埋心耳乃忘乎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

煩乃舍也巳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

為益淫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盪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主是謂失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剛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  
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苗禍與而無改焉  
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  
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盡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於文皿盡為盡穀之飛亦為盡在周易女  
惑男風落山謂之盡皆同物也趙孟曰良  
醫也厚其  
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公穀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擊禦郊子  
圍曰不言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  
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  
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  
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繼而殺之遂殺  
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于出奔晉宮廐尹

子哲出奔鄭彼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  
謂之郊使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于圍為  
長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  
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日  
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  
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  
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于齒辭曰誠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且臣與焉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  
非鞫何忘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遂啓疆  
為大宰鄭濟吉如楚葬郊叔且聘立君謂子  
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沐後而自說其事必令  
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致年未幾也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  
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于圍  
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

宮設服雖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  
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諸侯之  
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  
之世非祖之所速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  
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  
能脩之者也堯則書堯卒則書卒則書  
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  
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  
或葬或不葬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  
革或不革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  
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  
然則郊敖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  
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  
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二國  
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  
之禮而宋向成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  
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  
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  
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  
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  
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  
畧其篡弒以扶中國制  
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  
會孟于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

伯如晉弔  
及雍乃復  
景王二年 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  
五年 二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  
三十九 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  
三十七 楚靈王庚元平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  
**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  
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  
 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  
 拜子之彌縫微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  
 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嘗之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其  
 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  
 齊納幣見于雅子雅召子及使見宣子遂如  
 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宣子  
 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雅晏子信之曰  
 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  
 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  
 瓜木

**附錄** 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  
 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  
 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  
 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  
 易是以

**復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  
 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  
 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  
 矣改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郊使成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  
 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  
 早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于近德  
 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  
 黑將作亂欲去  
 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計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獲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黨隧之盟女矯  
 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而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  
 事為凶人助天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  
 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  
 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將朝夕  
 將至七月壬寅縊尹諸周氏之衢如木焉  
 逐之左氏鄭駟黑好在上攻良霄而  
 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  
 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獲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若之位  
 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  
 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  
 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  
 累乎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  
 姜卒公如  
 晉及何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  
 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  
 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  
 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平公  
 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耻  
 如晉故者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  
 惡季孫宿也

**胡傳**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  
 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  
 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  
 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  
 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  
 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  
 也禮雖自卑而後動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  
 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



室將卑其宗族杖葉先落則公從之附之  
 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附又無子公  
 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濫置塵不可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曰君之先臣容焉臣  
 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  
 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子公  
 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  
 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  
 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  
 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麻迷已其是之謂乎及晏  
 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  
 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  
 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子先卜鄰矣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  
 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  
 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  
 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  
 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  
 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  
 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  
 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  
 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  
 縣也二宣子曰目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  
 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  
 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  
 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  
 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  
 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  
 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書於春秋  
 葬滕成公于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  
 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  
 入乃先受館  
 敬子從之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蔓為少  
 子人謂宣子于尾欺晉晉切受之宣子曰  
 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晉晉切受之宣子曰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  
 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  
 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  
 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  
 對曰君若辱寡君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  
 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  
 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  
 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于皮  
 實來小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  
 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宿懼其貳又卑一  
 雖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  
 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八月大雩左傳  
 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附錄左傳齊侯田於首盧蒲癸見泣且請  
 吾告二子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  
 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九月子雅放盧  
 蒲癸于北燕  
 冬大雨雹○北燕伯欵出奔齊左傳燕簡公  
 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也公權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  
也燕伯欵其曰  
北燕從史文也

**胡傳**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  
而左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  
也公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欵去諸  
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  
也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  
也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

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  
而不可疑也選之而不可私也誠意委之  
直道取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其陪也

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  
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  
村衛獻公殺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  
夕而後復也故主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

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  
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  
承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

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刑錄** 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  
之既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

子日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  
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  
楚突適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景王四年** 齊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  
七年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

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  
秦景二十九楚靈三吳夷未六

**春王正月大**

**雨雪** 雹公穀作雪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  
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為者日在比陸而積冰西陸積而冰  
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牲拒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  
冰皆與焉大夫命婦饗浴用水祭寒而藏之  
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器人傳  
之與人納之諫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  
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備則冬無怨陽夏  
無伏陰春無妻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雷  
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  
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雷之為  
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  
和而散則為疾氣疇疇電戾氣也陰  
齊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  
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  
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  
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

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備亦古者本  
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  
伏婁古之變雷出不震無雷雷則亦誣  
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  
令無失其民雷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  
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  
乎

**行錄** 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馬使椒

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  
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  
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

曰不可楚王方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木  
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

音扶夫聲反

音扶夫聲反

音扶夫聲反

音扶夫聲反

音扶夫聲反

音扶夫聲反

音扶夫聲反

聲並難

字亨如

扶夫天音

度焉於

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  
 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  
 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多馬齊楚多難有足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時險與馬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  
 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北土焉之所生無與國焉特險與馬不可  
 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  
 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  
 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  
 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  
 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  
 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特此三者而  
 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  
 糾作淫虐文王惠和暇是以隕周是以與  
 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叔向對曰寡君  
 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

春秋傳卷三十一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  
 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  
 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承君之歡不與大國何故不來不來  
 者其魯衛曹邾乎曹邾宋邾魯魯魯衛偪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  
 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  
 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  
 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春秋傳卷三十一  
 專命諸侯始此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  
 不齊曹邾邾以難公辭以特祭衛侯辭以疾  
 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

朝者

共音

扶夫天音

聲相去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  
 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  
 王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  
 有滎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  
 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  
 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  
 於左師與于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  
 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  
 舉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夫  
 後至王田於武城父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  
 使往曰焉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  
 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  
 申楚子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  
 為仍之會有緜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

春秋傳卷三十一  
 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成狄叛之皆所以示諸  
 侯沐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沐無乃不  
 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悞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  
 亦如之德遠而後棄善

胡傳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  
 靡以立而求諸侯皆伐也其意也何楚虜  
 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郟城竟莫校畏  
 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  
 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  
 滅蔡而又不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  
 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  
 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政討而  
 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  
 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  
 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



之則蔡人殺陳作是也臣子不能計之於  
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  
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  
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滎是  
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  
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  
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  
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斤而  
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  
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  
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  
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  
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  
彘累敗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  
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胡于沈子淮夷伐吳左傳秋七月楚子以

伯先歸宋華費執齊慶封殺之左傳使屈申  
遂鄭大夫從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  
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逆命  
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我乎播於諸侯焉用之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  
如齊慶封弑其君弑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  
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慶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此  
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  
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  
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齊  
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  
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  
也不與吳封也齊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氏  
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若齊

封弑其君者平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  
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  
者乎軍人聚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  
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  
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  
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肖不  
之謂遂滅賴賴公穀作厲左傳遂以諸侯滅  
之造於中軍王問諸叔舉對曰成王克許許  
信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  
之遷賴於郟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闞韋龜與  
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  
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枝王  
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梁傳遂繼事也 ○九月取郟左傳言易也  
立而不撫節節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  
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

則其言取之何

附錄 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  
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  
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  
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食作法於  
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祭及曹滕其先  
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  
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冬  
吳伐楚入棘檉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  
射奔命於夏汭蒧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  
城莫然州城州來東國水  
不可以城能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傳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  
 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  
 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倭深目而假喙號  
 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  
 日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  
 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矣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女立所宿庚宗之  
 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  
 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  
 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  
 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  
 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  
 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  
 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  
 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日及  
 廩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  
 牛止之廩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  
 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  
 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  
 何叔孫曰何為日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  
 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  
 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  
 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疾病不欲見人使  
 至又去焉豎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  
 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  
 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昭子與南遺使  
 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  
 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  
 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  
 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  
 取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  
 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  
 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中軍堅牛曰夫  
 子固欲去之  
 八年晉平二十一年齊景十一衛襄七  
 陳哀三十二年杞文十三宋平三十春王正月  
 九秦景四卒楚靈四吳夷末七春王正月  
 舍中軍左傳平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  
 半焉及其合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  
 各一皆盡正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  
 碩曰于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  
 夫于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僑闕詛諸五父之  
 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孫子謂季  
 孫命杜洩杜洩曰御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  
 國政未收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  
 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  
 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夫以  
 司宮射之中自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  
 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  
 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  
 殺諸寒關之外投其首於季風之棘上仲尼  
 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其首於季風之棘上仲尼  
 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遇明夷之謙三入示其名曰丘曰是將行而  
 歸為子祀以謙三入示其名曰丘曰是將行而  
 夷口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  
 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食其當且為  
 二日為三明夷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勳故曰君子  
 行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

離為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謏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不勝將適難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也抑少不終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穀梁傳貴

**胡傳**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溢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也其作舍而公孫于齊竟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叛陽虎專季斯固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 楚子以屈申為莫放使與令尹子湯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于湯相于勞屈生于苑氏晉侯送女于刑立子產相鄭伯會晉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自郊勞侯于邢丘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千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自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待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以守其國不能取也子家駒弗能用也奸國之盟陵虛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之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胥爵焉晉侯以丞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錄**

左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

向曰楚王汰後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太後已甚身之災也馬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而不失道終無不從從而以舊法考之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後若我何及楚于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面其也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聞矣可乎大舌大夫莫對遂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

爵盈而不飲宴有述職大有怒助設机而不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也郊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

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棄至求昏而為女君親送之上亦及於大夫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十行

籍談女齊梁丙張肸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皮矣箕襄邢帶叔禽叔叔子羽皆大家也韓職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大家也石因其十家九縣長報九百其餘四縣遺守四千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以速寇而未濟矣君持親易怨實無禮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殺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上

教去

款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也○鄭罕  
思反鄭伯勞諸國辭不敢見禮也○鄭罕  
虎如齊娶於于尾氏晏于驟見之陳桓  
子對其故對曰能用善人與之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牟夷非

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  
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  
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  
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  
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尚傳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

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  
利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  
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  
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左傳晉人愬于晉晉侯欲

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  
虛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于請歸之問而  
以師討焉乃歸公○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

于蚡泉蚡扶紛反公作潰穀作賁左傳莒人

也公羊傳蚡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  
也穀梁傳蚡人謂蚡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  
人○秦伯卒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

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  
會楚子于瑣闢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逮  
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執之將以戮鼓  
吳子使其弟馮馮由搞師楚人執之將以戮鼓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  
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  
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  
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無日矣今若奮

備震電馮怒虐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  
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  
臣獲擊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

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十一滅一否其  
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  
庸有同志乃弗殺楚師齊於羅汭沈尹赤會

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  
城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  
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

雲斐禮也  
尚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  
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宗惡

於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善而師亦有

主而謂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守塵  
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守塵  
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秋而  
劉徹以為其實不同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秋而  
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

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此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附錄** 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景王六年** 晉平二十二年齊景十二衛襄八年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

**哀公三年** 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春王正月

**杞伯益姑卒** 左傳杞文公卒 ○葬秦景公

**秦葬景公禮也** 大夫如

**附錄** 左傳三月鄭人講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禮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臨之以忠登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無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倖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疆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則何辟之有矣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末將盡敗乎刑罰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也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刑器藏爭碎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晉田也晉侯享之有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取求貺得賜不

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

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

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賜固請微加而後卒事

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

衛 左傳宋士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台比奔衛於是華亥

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析比從為之徵曰聞之

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

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

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胡傳**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

告公曰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

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

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

宋公寵信聞寺人殺世商而父子之怨絕

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

類而不知鑿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

義自見矣 **附錄** 左傳六月丙戌鄭災 ○楚公子棄疾

大音 泰 困 亦 說 音

劫上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  
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  
樹不採蔬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  
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  
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  
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  
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夷若何故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  
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  
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  
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因傳○楚遠罷帥師伐吳罷音

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懼其叛也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因傳聘且○齊侯伐北燕因傳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行相士鞅  
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  
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焉君  
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

昭公二

丙景王七年晉平二十三年齊景十三衛襄九

十陳哀三十四祀平公郁釐元年宋春王正

月暨齊平因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訖

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  
侯燾而動河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

及內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

暨至定公八年魯甯侵齊結大國之怨見

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

或以賄路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

則皆罪也攻其

事而輕重見矣

附錄因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

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

無字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大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

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官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

**三月公如楚**  
魯侯蒞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

諸宗祀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俾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政望其先君請問行期寡君既受期矣何蜀之政望其先君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期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以道孟僖子

**叔孫舍**  
如齊泣盟舍左穀作楚不能答郊勞

之辭謂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魯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滅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諸日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

**附錄**  
晉人來治祀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鞏鏘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問晉而取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把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鬚者相好以大屈

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向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貨矣政不賀乎公權乃反之○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祀有加而不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鬼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苦之日君以大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日今無祿早世不復父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取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不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國之賜縱吾子為政即同後之人若優有

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  
 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晉侯晉侯以與大  
 以爲請宣子受之有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大  
 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曰易原孫侯於樂大  
 心口鄭人相驚以伯有之曰易原孫侯於樂大  
 走而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  
 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  
 又將殺段也及壬子細帶卒國人益懼齊  
 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月子產立公孫段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段何爲子產曰  
 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爲子產曰  
 取媚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爲子產曰  
 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有精爽至於神用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爲鬼乎子  
 爲淫厲兇良霄我先君鄭公之胄子良之  
 孫子耳之曰葛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  
 無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  
 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  
 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也亦宜乎子皮  
 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  
 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鴆罕朔奔晉  
 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  
 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  
 之位罪人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  
 之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  
 所慎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取球位宣  
 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夫言於范獻子曰衛  
 侯賦詩曰鸚鵡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

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以  
 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宣子宣子說使  
 我子如衛侯也獻子以告齊惡告喪于周且  
 請命于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取  
 父陟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左事上帝余敢  
 忘此何爲君臣同體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  
 惡此何爲君臣同體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  
 以親之所名重其所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  
 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  
 減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  
 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  
 余敢侮僂於是僖於是是以德者若不當世  
 是臧孫統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晉書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立乎我若獲沒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  
 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孟僖子可

附錄  
 西襄頃之族殺獻公而冬十月辛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不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  
 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雝雝  
 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莫  
 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謂辰故以配日  
 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多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人姜氏無子嬖



人媯始生孟紮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公  
 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  
 已余將命而于苟與孔孟紮之會孫圉相元  
 史朝見成子告之夢與孔孟紮之會孫圉相元  
 于諸侯之歲媯始生于各之曰元孟紮之足  
 不其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  
 國主其社稷遇屯筮又曰余尚立紮尚克嘉  
 之遇屯之比筮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享又何  
 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  
 其孫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  
 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  
 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吾侯主社稷  
 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  
 靈公十二年癸亥葬衛襄公  
 景王十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  
 公元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  
 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春  
 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祀平二春  
 附錄左傳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  
 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  
 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  
 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祈之官叔向  
 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  
 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  
 是拜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  
 之謂乎是官也成諸侯必  
 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  
 年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生公子勝二妃  
 雙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

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梁伯曰陳公子招今曰陳  
 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  
 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  
 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  
 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  
 殺之惡也  
 胡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益  
 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  
 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  
 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  
 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  
 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  
 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  
 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  
 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  
 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  
 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  
 辛亥哀公繼  
 如晉  
 左傳賀虬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  
 賀也亦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  
 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左傳于徵師赴于楚  
 怨之干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殺梁  
 傅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也殺梁  
 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華  
 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

以罕書也。嚴烈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築流。房榭御擊者。不得入車。執塵馬。侯蹄拚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緘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是以前古之貴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胡傳。冤春事也。秋與之則違。天時有常所。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悼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味於履霜之戒。甚矣。

附錄。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孺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孺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旗。聞諸曰。弗聞。子蓋亦授甲。無字。請從。不濟。吾又龍秩之。其若先人。何。子蓋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

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婁表克殺馬段。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實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頰。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必死。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必死。其許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鶴。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折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篡至于替。腹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干。遂逐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楚。其兆既存矣。嚴梁傳。惡楚子也。

葬陳哀公。嚴梁傳。不與。○附錄。丙辰。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北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如弁髦。而因以蔽之。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蔽之。先王若禱。杭于四裔。以禦魘魅。故允姓之

戊辰。景王十九年。晉平二十五年。齊景十五年。衛靈公二十二年。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一。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未。十一。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左傳。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游。○許遷于夷。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夷。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聲壯 則寒先

聲壯 則寒先

下之 遣使

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  
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  
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  
戎狄其何有乎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  
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  
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  
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  
闕田與遂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  
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左傳陳災鄭裨寵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  
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

五十四

秦魯魯季

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  
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公  
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  
歸矣易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  
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懦矣穀梁傳國  
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  
也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  
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  
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  
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  
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  
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  
史所書必承赴欲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  
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  
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  
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

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絕世以堯  
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  
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  
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附錄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  
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  
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干卯謂之  
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  
御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  
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  
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  
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未以行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若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  
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矍如齊

矍俱紳反左傳子孟僖  
郎圍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  
速成其以勦民也無  
而猶可無民其可乎  
景王十年晉平二十六年齊景十六衛  
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  
晉武二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  
四年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  
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  
之妣也天以七紀戍子逢公以  
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繼之

**夏齊藥施來奔** 齊公作晉 伍傳 齊惠樂高氏 皆者酒信內多怨 彌於陳 鮑 氏而惡之 夏有告陳桓子曰 子旗子良將攻 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 子良將 而鮑氏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 我視二子則 皆將飲酒桓子曰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 逐我及其飲酒也 盍失諸陳鮑方睦 遂伐樂 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 遂伐虎門 晏 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四族召之 無所往 其徒曰 助陳鮑乎 曰 何善焉 助樂高乎 曰 庸 愈乎 然則歸乎 曰 君伐焉 歸公召之 而後入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 而 用之 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 又敗諸莊 國 人追之 又敗諸鹿門 樂高疆來奔 陳鮑分 其室 晏子謂桓子曰 必致諸公 讓德之主也 讓 之謂懿德 凡有血氣 皆有爭心 故利不可強 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 蘊利生孽 姑使無蘊 乎 可以滋長 桓子盡致諸公 而請老于首桓 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 意公作隱後同 伍傳 秋七月平 子伐莒取鄆 獻俘始用人於亳 社賦武仲在齊聞之 曰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 周公魯義魯無義 詩曰 德音孔昭 視民不佻 佻之謂甚矣 而壹 用之 將誰福哉

**胡傳** 前已舍中軍矣 為猶以三卿並將 率一軍為之 剛則三軍 固在其日舍之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 戊子晉平公卒 鄭伯如 晉及河 晉人辭之 游古 遂如 固存矣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 九月叔 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孫姑齊國弱 宋華定衛北宮喜鄭平虎許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鄭 子皮將以幣行 子產曰 喪焉用幣 幣必百 兩百兩必千人 而國不亡 子皮固請以行 既葬 諸 侯聽叔向辭之 曰 大夫之事畢矣 而又命孤 弗聽 叔向在衰經之中 其以嘉張見則喪禮未 孤斬焉 在衰經之中 其以嘉張見則喪禮未 畢 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 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 子皮盡用其幣 歸謂子羽曰 非 知之實難 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 禮矣 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子至自晉 大夫皆見高彊 見而退 昭子語諸大夫曰 為 人子不可不慎也 昔慶封亡子尾 多受邑 而稍致諸君 君以爲忠 而甚寵之 將死疾于 公宮 輦而歸 君親推之 其子不能任 是以在 此也 爲令德君子 弗能任 罪猶及之 難不慎 也 喪夫人之力 棄德曠宗 以及其身 不亦害 乎 詩曰 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 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 成 冬十二月宋平 公卒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及喪柳 織炭于位 將至則去之 比葬又有龍 景王十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 年齊景十 四年 七衛靈四 蔡靈十二 弒

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春  
元公佑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殺般

音班左傳景王問於長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

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甲召蔡

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

於感今幣重而言其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

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囚

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

不義君子不與也毅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

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

稱地謹之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子棄疾

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

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

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臍聞之不信以

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

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非能父矣

小位下而亟暴於二凶能無咎乎天之假助

不無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

胡傳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

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

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

同聲下

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父

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

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鳴天下

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計其弑父之罪而在

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

赦焉殘其身誅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

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

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

挾欺毀信重幣其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

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

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

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

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

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

大義與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

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

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因傳五月大蒐于比

蒲比音毗因傳非禮也公判傳大蒐

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同聲下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聲相去

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矰會邾子盟于侵祥** 侵子鳩又又七林

好去 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楚初 也信子使助遠氏之遣反自侵祥宿于遠氏

救及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

**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

**人杞人于厥愁** 厥愁公作銀臣傳楚師在

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

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

于厥愁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

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弗德天

晉平 未春秋傳卷手

楚去 將棄蔡以獲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

上齊 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

復王惡周矣晉人使

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傳** 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

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

帥入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

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

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

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

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

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

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

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

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

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

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

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

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附錄** 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若定會

有表衣有綉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綉之中

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

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貌而言不

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葬齊歸公不

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

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

晉平 春秋傳卷手

楚去 願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願親能無卑乎殆

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

歸用之 有穀作友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

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公羊傳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

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

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

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弱梁傳此子

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

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此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飲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毋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附錄 左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涼檮

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于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言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景王十有二年 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公五年 五蔡滅鄭簡三十六卒 春齊高偃

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

鄧伯嘉卒 左傳三月鄧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職將張馬子太叔使其除

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謀將毀矣既如是子產弗毀則曰中而猶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龍光之不宣

附錄 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鄭之役昔人翹于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殿 梁傅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附錄 左傳晉侯享諸侯于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酒有肉如肉如陵寡人中之此與君代與亦中之伯與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備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六月○楚殺其大夫成

熊公作然殺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放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下通吉

附錄 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臯歸○周原伯絞虐其與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絞而立公子詭尋絞奔郊○其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公之族成族成景族賂劉獻公丙申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鮑丁酉殺獻太子之傳庾皮之子過殺毆辛干市及官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慙公作慙

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

不奉養魯季子

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自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類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于慙謀季氏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平依乎深思而茂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若圖有人矣哉南蒯拔筮之遇坤誼之此言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音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

初音

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仇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上乎乎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聞之不取朝○昭子命史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于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靴鞭以出僕折父從右尹下單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

不奉養魯季子

君王將雅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鄰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視請曰君王命剝圭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釋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虜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焉跡焉於公謀父作所招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西官臣問其能乎對曰能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辭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  
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 ○晉伐鮮虞 莊傳因  
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也其狄之何也  
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  
不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胡傳**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  
虞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

與公假道於虞以滅潁因執虞公則以師  
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  
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  
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  
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中國之所  
以為中國信義而巳矣一失則為夷狄再  
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則相食自春秋  
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  
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  
末也

**則先**

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  
亂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王景王十有三年**

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  
六年 六蔡平公廡元年杞平  
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  
七年 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  
馬平子怒令見費人寒者執之

以爲囚俘治區大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執之  
歸南氏亡矣民特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  
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  
然費人無歸不南氏將焉  
入矣乎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胡傳**

其城若微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  
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怨  
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用

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  
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上者使  
事其上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  
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  
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  
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

乾谿 穀穀作溪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  
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  
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之會越大夫  
戮焉王奪鬬韋龜中擘又奪成然邑而使爲  
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  
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  
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

**字朝如**

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

命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于干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已狗於蔡曰蔡公召二子  
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  
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于何益乃釋  
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  
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盟  
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于黑肱公  
于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  
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名故  
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陳蔡欲名故  
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押先入  
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  
司馬先除王官使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謂師及管梁而潰王  
 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齊于溝壑矣王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師  
 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師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申亥曰  
 楚于公夏將欲入馭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  
 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  
 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  
 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  
 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  
 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  
 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  
 經而死殿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  
 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  
 言之以此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  
 弑也

**胡傳** 楚師伐徐楚子處次于乾谿為之援  
 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  
 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  
 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  
 處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處弑于  
 棘圍則比未嘗一日比而事處為之臣處  
 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  
 處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  
 晉於樂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躒於  
 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君不列於朝出  
 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  
 繫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此雖奔  
 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

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樂盈比  
 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  
 以爲比非楚臣而處非比之君乎春秋書  
 比弑其君處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處弑  
 叔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  
 徒貪夫位較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  
 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  
 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  
 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舉之變也爲比  
 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  
 魯叔杼不亦善乎不若身居令尹都貴戚  
 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脅  
 於勢而忘其守林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  
 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謂于子曰不殺棄疾  
 雖得國猶受禍也子曰余不忍也子玉曰  
 人將忍于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  
 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  
 人大驚使司馬將來告于子若早自圖也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棄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  
 名曰熊居葬于干子皆實皆放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  
 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  
 罪衆職召觀從王曰雅爾所欲對曰臣之先  
 佐開上乃使爲上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  
 致驪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驪禦政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  
 復王問驪際降服而對曰臣未聞命既  
 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殺有命未之致  
 子也他年半戶中亥以王樞告乃改葬之初

靈王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話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龍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編以望見於  
 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康王踐之靈王附加焉子齊而  
 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歸  
 宜問於叔向曰子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人而無主二也無謀三也無謀三也無謀三也  
 民四也無主而無德五也子齊而無  
 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  
 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  
 君于干涉五難以絀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  
 者其棄疾乎君陳諒城外屬焉奇慝不作盜  
 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  
 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復神一  
 也有民二也今德三也寵貴四也君常五也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  
 尹也數其貴寵則庶于也以神所命則又遠  
 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足乎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齊桓晉文不亦足乎對曰  
 無隱明以爲輔佐有寵於僖有絕叔牙賈曰  
 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肅不從  
 欲施舍不倍求善不厭是以有寵於僖好學  
 而不貳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先有寵於  
 子犯以爲腹心有親驍賈圉以爲股肱有齊  
 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樂師狐先以爲內主亡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氏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我文此  
 二君者與於子干共有龍子國有與主無施  
 於民無投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  
 以與國公詳懼此比已矣其稱公子何其意  
 不當也其意不當焉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  
 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計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弒乃以君殺之也  
 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此  
 不憚也春秋不以憚代  
 用則乘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  
 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  
 從假乘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  
 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  
 殺太子穀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  
 晉曰  
 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  
 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  
 爲而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  
 然比兄也黑昧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  
 爲王比也黑昧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  
 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  
 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劇在於代比而  
 非計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而懷惡者亦無  
 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虜祁詭侯朝而歸者皆有心爲取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平良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平

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爲遂合諸侯  
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于產以曠  
九張行子大叔於四十四而悔之每令損  
及會亦如之次於伯饋叔向與一篋錦曰  
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叔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美  
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此役也于若以君命賜之  
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傳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  
寡人中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  
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  
方是時楚人暴橫度茂中華在宋之盟爭  
晉先秋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  
申之舉遷類於鄆陳滅蔡此乃敵國外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非  
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  
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  
而無威序則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  
明棄共百事不終所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  
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  
禮於等不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  
或夫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  
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國之寡君聞命矣齊  
必發之何齊之有唯若國之寡君聞命矣齊  
人懼對曰小國言之有雅君國之寡君聞命矣齊  
聞命矣敬共以性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  
命矣不復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佈王申復佈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  
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

盟于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臧倫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

之為

**胡傳**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兵建而不旆王申復旆諸侯畏之雖諸魯

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

荆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問其

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

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

罷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

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

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

以為惡何哉盟雖家世之禁然有定人道

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

性不軟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

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備以載書

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

主盟中國奉承齊儀而於其威求逞私憤

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

預與音

日善是盟也

公不與盟

也

世鑒

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釁力不道焉後

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問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眾相誇

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

主盟中國奉承齊儀而於其威求逞私憤

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

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備以載書

性不軟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

以為惡何哉盟雖家世之禁然有定人道

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

罷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

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

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

以為惡何哉盟雖家世之禁然有定人道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耻禮也上二

亦可恥矣易為首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

此盟德則不競而於兵甲之威肆焉

偷也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

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

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

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

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

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

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

罪言之

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在貨財而不責其

朝夕伐莒而邾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

漢書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以求樂者也

且曰合諸侯

禮記

公至自會盟也公不見與盟者何公不見與

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

亂及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附錄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

軍侵鮮虞及中人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

擊街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

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

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公羊傳此皆滅

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毅梁傳善

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

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胡傳楚處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

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

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

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滅也其

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

子之于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

禮記

冬十月葬蔡靈公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

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

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

復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

如辭之乃使士

吳滅州來

景伯辭公于河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

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海州來在吳猶在楚也

待之

附錄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

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

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瘼於晉親淵與大賞

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彘曰臣

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臣曰

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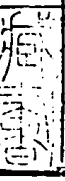
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

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

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刺也能乃使叔魚叔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昭公三

癸酉王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公二十七年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春意如至自晉左傳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親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胡傳**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

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郊晉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

未春齊魯事

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害其勤沮皆以利害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聚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外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附錄**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若

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是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傳曰公曰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若亦慮於未歸費齊侯

伊鮑文于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附錄**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惡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羅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在位十四年

嗣君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願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恢公于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英與許之

未春齊魯事

**胡傳**卒自外錄者也昔人來赴故魯史書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驕取鄭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葬其葬也夫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脩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午楚下殺關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關辛居節以無忘舊德

冬晉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

齊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昭公公子組送

大夫也言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

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

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

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把平九宋元春王正月

吳子夷末卒夷末公作○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

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

命無所不通

胡傳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游事籥入而

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

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

者是短祭而去樂不可也而有事於宗廟遣

大夫之變則以間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

莊寢疾君曰若疾重則當祭必告是知祭

而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心於宗廟



極害其龍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秦  
侯朱嬰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  
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  
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勤賢  
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  
之師光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  
苟有諧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  
自任而杜讒語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  
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  
請以各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  
故特書其出奔以  
罪其為後戒也

###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六月乙丑王大于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 秋晉荀息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息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

以城拔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拔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  
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既民力能  
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遽  
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獲守備固鼓  
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餘色始  
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物民而顯兵何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牧民  
意將焉用邑邑以賈意不如完舊賈意無卒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  
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  
後取之克鼓而反不鼓  
一人以鼓子戴歸  
胡傳 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氏

各氏何也以殄滅焉期而無矜恤之意則  
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  
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  
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  
秋用兵舉秋  
之畧咸見矣

### 冬公如晉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荀息如周葬穆后  
壺三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  
無有何也文伯揖諸侯對曰諸侯之封也  
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為  
葬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  
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  
曰叔氏而忘諸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  
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  
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

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  
鐵鉞和型彤弓賞文公受之以有南陽  
之田鎮撫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  
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羸器禮之  
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  
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  
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  
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  
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出王曰  
籍父其無後乎歎與而忘其祖籍談歸以  
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  
公卒焉今王樂憂若辛以憂不可謂終王  
一歲而有三喪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  
宴又求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葬器之  
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遠  
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遠  
王之典禮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  
以考典與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之周

景王十有六年 晉昭六年 齊景二十四年 宋元六年 春 秦哀十一 楚平三 吳傳元年 晉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

附錄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成徐子及鄭人皆人會齊侯

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謂平 ○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

未春 魯傳卷十

疾也 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 曷為不疾若疾乃疾之也

胡傳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處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侯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

附錄

左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

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格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容後又禦之適縣間容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若若有禮夫猶鄙我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賅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卑也孔張

聲使去

詩音

扶天音

未春 魯傳卷十

君之昆孫于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者祿於國有賦於軍要祭有職受服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之辟數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也子寧之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于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于大叔于羽謂于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有誰人交鬪其間鬼神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頭之難立而無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乎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

共一否為罪滋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之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馬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待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干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以敏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然宣  
 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  
 知鄭志子奮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起  
 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敢  
 不也子於他人乎事其能終乎宣子曰善哉  
 勤子之言是有人乎事其能終乎宣子曰善哉  
 兩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捧兮宣子喜  
 曰鄭其庶乎二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  
 也鄭志皆昵燕好也二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將  
 德宣子私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  
 拜以

**夏公至自晉**  
 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  
 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

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焉  
 常無卑乎平子曰爾勿惡識國  
**胡傳**  
 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  
 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  
 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因辱亦甚矣  
 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窮而致亨也夫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德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更少康衛文  
 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  
 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  
 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  
 矣不亦悲乎諱而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  
 晉昭公卒

**大雩**  
 左傳

**附錄**  
 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柝有事於  
 山嶽山林也而斬其木  
 其罪大矣奔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  
 月季平子

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  
 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景王二十有七年二十三年衛靈公去疾元年齊景  
 公定五年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春小邾子  
 木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係二春小邾子  
 來朝子賦采菽穆公賦著著者義昭子曰不  
 有以國其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能火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大夫不舉伐鼓  
 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

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降物君不舉辟移時祭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馨秦鼓祝用幣史用辭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君矣 ○秋邾子來朝與之宴  
 將有異志曰少皞氏黃帝名官何故也邾子曰  
 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黃帝名官何故也邾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其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  
 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翳氏司至者  
 氏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  
 氏司從也鳴鳩氏司長也鷹鳩氏司空也爽

五堆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

能紀遠乃紀於近為師而命以民事則不

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

官學在四夷猶信（八月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使屠蒯如回請有事於維與三塗

長弘謂劉子曰客容任非君其代我乎陸

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蕭之乃警戎

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

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

陸渾數之以其貳於禁也陸渾子奔楚其衆

奔井鹿周大獲宣子蘇文公携荀吳而授之

師獻俘于文官

**胡傳** 林父之於路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

稱師稱人荀吳擊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

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靡

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開土服遠以圖強

霸則異矣然其義也與開土服遠以圖強

賊耳則窮兵於遠處

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火出而見今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火也父矣其與不然乎夏數得天若火作其

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

四國常之在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

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

及漢漢水祥也衛頤頤之虛也故為帝立其

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虛

平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龍百於子產曰宋衛陳鄭

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璫鄭必不火子產

弗與公羊傳季者何星也其言于大辰何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辰何也大火為大辰何

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梁

一有一亡曰有于八辰者溫于大辰也

**胡傳**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

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于室亂劉

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

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

宿名者不加宿也商是時吳人借亂憑陵

上國日敵於兵暴如莽其戾氣所感固

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禳所指在於東

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

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言且楚故司馬令龜

請改十令曰鮑也以共屬死之楚師繼之尚

大克之吉戰于長岸王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王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之環而擊之及泉盈王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

夜從之三人潛伏於舟間曰我呼餘皇則對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許戰不言

戰此其言戰何敵也吳兩敗日敗中

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

曰戰

**胡傳**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

非吳敵也惟不能小云謹賤貨使費無極以

讓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

聲

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伯  
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  
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  
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  
也故其所書本末強弱  
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元平四年卒陳惠六祀平五吳僚三春

附錄左傳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  
過而代之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  
於之日也後故之以而毛得  
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待

音長

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  
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

現

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  
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  
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保民也  
若有火國幾亡非所及也何以致焉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致焉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致焉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致焉子產曰

幾平

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  
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折  
死矣未葬子產使則三已人遷其極火作子  
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  
舊客勿出於官使子寬子巡羣屏爾至于  
大宮使公孫登徒大龜使視史徙社於周  
廟告于先君使府人車人各徹其事商成公  
敝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行火所城下之人伍列於城明  
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視史除於國

石

下音發夫去說以

葬曹平公左傳葬曹平公於夫人而舍其文  
其夫人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六月邾人入郕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郕  
從幣于邾邾莊公及郕夫人而舍其文  
葬曹平公左傳葬曹平公於夫人而舍其文  
其夫人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視史除於國

聲

北褒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廟書焚室而  
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  
侯宋衛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與也  
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與也  
何異耳與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也  
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其  
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其  
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  
國災也

胡傳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  
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許之先亡也  
初禱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禱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  
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禪竈所言蓋以象推  
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  
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言凶禍福固  
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  
也命

六月邾人入郕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郕  
從幣于邾邾莊公及郕夫人而舍其文  
葬曹平公左傳葬曹平公於夫人而舍其文  
其夫人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葬曹平公左傳葬曹平公於夫人而舍其文  
其夫人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其夫人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去之為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附錄 左傳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

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

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

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

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十筮走望不愛

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讓慙之間謀

幸而不亡猶可說也幸而不亡君雖憂之

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

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

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國方城外之敵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

景王二十有九年 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

曹悼公元年陳惠七年平十三年

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春

少去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

焉欲諸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

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

取之乃盡歸郕俘邾人郕人

胡傳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

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

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

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

梁傳曰弑正卒也王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

以與其弟也哭泣飲粥盜不容粒未

胡傳 按左氏許悼公瘞戊辰飲世子止之

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

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

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

刀棟  
去天  
去去  
去去  
去去  
去去

止不韋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  
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  
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此心故加  
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  
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  
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  
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  
能為春秋奚符於聖筆乎墨翟辨愛豈其  
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關  
之以為禽獸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  
功不在禹下未有識其過者知此說則  
知止不韋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 已卯地震

**附錄**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  
辭而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  
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

### 木衣棺傳

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高發伐莒莒子  
首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發婦及老託於

紀郭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  
獻諸子古子占使師夜緇而登登者六十人  
緇師而師城上之人亦謀莒共公懼恐西  
門而出七月丙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城未  
不成于弑也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  
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譏于道  
之不盡也其譏于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  
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  
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

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  
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

辭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  
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  
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  
名譽既聞有司不樂有司之罪也有司舉累  
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韋藥累  
及許君也

### 胡傳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  
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  
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  
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  
樂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  
之過也許世子不知韋藥累及許君也  
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風  
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  
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

### 附錄

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  
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  
臣于除惡於微積  
善於早之意也

### 木衣棺傳

**附錄** 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  
其為人且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  
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  
遣請龜以十亦弗許大夫謀對子產不待  
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  
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  
二父兄懼除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  
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亂亂是吾何如  
馬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揮過之而  
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仰寡  
君實不敢知其所實知之手丘之會君尋  
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

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

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容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州來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無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博志寢與食非無之也○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消淵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非我觀也龍闕我獨何觀焉禱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之謂矣舍前之忿

可也乃歸蹇由  
景王二十三年  
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公卒鄭定八曹

悼二陳惠入祀平十四宋元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

弭祭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載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遺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遺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爾敢來何也對曰臣曰歸從政如他且無懼口舌之子行若在

吾之知也知  
之知也知  
之知也知

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親戚為戮而行仁也擇任而件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彼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

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局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于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胡傳  
符放也古者大夫有罪符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決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當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不取乎為者曹之社稷鍾公子能以國讓之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誠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于孫惡惡止其身以長

下在去上  
下在去上  
下在去上



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達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b>附錄</b>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偶有疾以誘羣公子于御戎公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問之則執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葵卯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以爲質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b>秋盜殺衛侯之兄縶</b> 公殺作輒左傳衛公孟縶有役則及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于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
---	---	---	--	--	--	--	--	--	--	--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不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實將執主人曰君若惠見為未致使故也
--	---	---	---	---	---	---	---	---	---

扶天平登典去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向之亂公于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

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

知復而所也

附錄

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  
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  
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  
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  
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  
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  
將性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繁之賊汝  
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藪受孟繁不義犯  
非禮之罪善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  
之盜孟繁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向之亂公于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  
鄭建郟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  
敗于城子適晉華亥與夫人每曰必適華氏  
食公于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于向寧曰  
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

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  
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子死而亡其命余不忍其詢陳十月公殺華向  
之質而女之戊辰華向奔陳登登奔吳向寧  
欲殺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逐淫以歸其子  
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十為質必免公子  
既入無罪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左廬

附錄  
左傳齊侯齊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  
說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懼以辭賓公  
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

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蘆蒲舟鮫守之縣鄙之

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

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  
家事無猜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  
侯誅也祝史曰據與欺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外內不廢上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無怨動無違事其  
之君外內不廢上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無怨動無違事其  
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  
內頤邪上言忠信於鬼神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  
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  
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  
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  
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  
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

木衡鹿守之澤之蘆蒲舟鮫守之縣鄙之  
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偈介之關暴征其私承朝大  
夫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  
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  
臣借令於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病夫婦皆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東姑尤以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能勝億兆人之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而後可公說使人之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市招虞人以弓  
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旒  
以招大夫子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  
如守官君子之謙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  
於造臺子循馳而造馬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  
於造臺子循馳而造馬公曰唯據與我和  
如守官君子之謙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  
以招大夫子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旒  
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市招虞人以弓  
而後可公說使人之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能勝億兆人之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東姑尤以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病夫婦皆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臣借令於詛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  
人入從其政偈介之關暴征其私承朝大  
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蘆蒲舟鮫守之縣鄙之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  
 味清其不及以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不以成其否是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故詩曰亦有和羹既平而無干民無爭心  
 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風九氣二體三類四物  
 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  
 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  
 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不以平其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暇今據亦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不暇今據亦不然君所謂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欽酒樂公曰古而無死  
 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  
 之不來春傳季幸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  
 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夫  
 政唯民望而畏之故鮮民其坎莫如猛夫  
 而民望而畏之故鮮民其坎莫如猛夫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  
 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與徒兵以攻崔苻之曰盜盡殺之盜少止仲  
 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殺之盜少止仲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以猛濟  
 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以明糾之以猛  
 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  
 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  
 關之出也及子產卒仲尼

景王二十有一年晉頃五齊景二十  
 十四年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  
 國元十一年秦哀十六楚平八吳條六春  
 五宋元十一年秦哀十六楚平八吳條六春  
 附錄其以心疾死乎夫樂無射冷州鳩曰王  
 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之職也夫  
 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器也天子之職也夫  
 不慚則和於物物則樂成故和聲入於  
 耳而藏於心心德則樂成故和聲入於  
 容心是感實生疾今鐘  
 樞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  
 非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蔡  
 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  
 來聘書聘止此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  
 聘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  
 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  
 而使鞅從其半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  
 魯人恐加四半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馬為十一半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于宋南里以叛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馬多僚為御士與相惡乃諧諸公曰驅將  
 馬則如亡死吾不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  
 死則如亡死吾不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  
 召司馬之侍人宜僚欲之酒而使告司馬  
 馬歡曰必多僚也吾有饒子而弗能殺吾又  
 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猶特  
 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  
 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曰必有故使子皮  
 去

多僚于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  
 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  
 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  
 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  
 王寅華向入樂大心暨愆華輕禦諸橫華氏  
 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鄰及桑  
 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  
 諸者然嚴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  
 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  
 也以其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  
 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  
 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  
 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  
 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  
 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  
 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鄰及桑林門以守  
 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  
 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  
 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何物也禍福  
 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壘丑  
 故常為水○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壘丑  
 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  
 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附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  
 烏枝鳴成宋厨人獲曰軍志有之先  
 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  
 日未定也伐謂若人而回則華氏聚矣悔

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  
 口獲其二帥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  
 藉死而不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  
 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  
 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  
 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  
 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  
 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  
 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霍樓新居  
 千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  
 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拔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鄭翩願為鶴其  
 御願為鶩子祿御公于城莊董為右干擊  
 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開矣曰平  
 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  
 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  
 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死千擊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  
 死五乘軍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之子速諸而呼見華龜曰吾為樂氏矣龜  
 華女搏膺而呼見華龜曰吾為樂氏矣龜  
 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  
 師華龜以車十五乘徒七人犯師而出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  
 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  
 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  
 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  
 楚必闕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  
 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  
 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

同惡德君必甚又使之不亦可乎且廢置  
 在君蔡無他矣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  
 之東也三父秀而殺焉父批而用焉  
 奔而又奔之日東惡之而貶之也  
 ○公如  
 晉至河乃復左傳公如晉及河鼓拔  
 晉晉將伐解虞故辭公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不奉自華三

光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二

昭公四

昭公二十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  
八年衛靈十五蔡悼

伐莒因傳春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  
 莒莒子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

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  
 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

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  
 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傳楚遂越使告于

今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  
 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  
 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

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  
 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

死楚取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  
 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巳救宋而除其害又

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巳宋華亥向  
 寧華定華猶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  
 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

為大司寇以靖國人國  
 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胡傳子母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  
 拔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

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  
 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

人釋若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

華向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不奉自華三

一

何也

現者

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息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既絕而亢不喪變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苑于昌問 春也其曰苑何也以苑事也昭公之時凡三書苑或以非其時或不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而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入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

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

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禱其禱也遠歸告王且曰雞其禱為人用乎人弗應夏四月王田比山使公卿已儀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比山使公卿皆從刑殺單于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氏庚辰見王遂攻實起殺

鼓滅之以鼓子為襄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 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餓之甲以逐劉子于夜取王以如莊宮突亥單于出王歸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于及領大盟而復殺擊荒以說劉子如劉單于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于殺還姑發弱釅延定王城辛未鞅簡公敗績于京乙亥葬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閉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向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春秋傳卷之三

五百六十四

胡傳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于無設我室皆指為疾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謬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樂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人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于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于同生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猛何當國也嚴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  
也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  
曰以能死生之也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  
賤大不以乎小劉余單旗臣也曷為能以  
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  
在劉單其曰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  
與句皆其毋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  
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  
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  
則有猛以寵則有朝雖雖正而無寵其威  
不足以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子處守下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伐  
皇大敗獲鄆勝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  
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  
伐單氏之官敗焉庚午及伐之辛未伐東園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  
假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余  
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  
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嚴梁  
傳以者不以者也  
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

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于也君前臣  
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顯於制置乎曰君  
前臣不名者禮也禮當其稱臣有不名其  
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  
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  
可與稱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  
書劉子單子之劉子何也春秋詞繁而不  
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  
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  
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焉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卒不成喪也巳丑敬王即  
位館于于施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  
辛同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籍泉次于  
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其遺  
樂徵右行詭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  
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公羊附此未踰  
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

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  
也嚴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十  
元敬王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  
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春王正  
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舍  
孫錡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  
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  
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  
後之木而弗殊弱師過之乃推而斃之遂取  
錡師獲錡弱地人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去其姑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錡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魯大夫坐叔孫曰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邪又夷也寡  
 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致察周制  
 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  
 叔孫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朝士彌  
 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朝士彌  
 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君亡國將焉  
 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  
 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  
 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  
 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伯曰以  
 立期焉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邾叔孫旦  
 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冠於他邑范獻  
 兩冠曰盡矣叔孫使請冠焉取冠於他邑范獻  
 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其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  
 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交  
 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邾  
 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開庚戌  
 還公羊傳邾者何天子之邑也  
 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之邑也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  
 圍邾邾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  
 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  
 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  
 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  
 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  
 人圍邾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  
 與來奔  
 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於  
 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

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  
 名遂來奔齊人納刻公  
 胡傳諸人國與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  
 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刻公三代之得  
 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巳疾苟無仁心甚則  
 身試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與免死道  
 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  
 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  
 以其人而微之者秋書法達王事名  
 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  
 鬃沈子逞滅獲陳夏鬻父穀作甫鬃苦門反  
 五結反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  
 楚師營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  
 大夫鬻帥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  
 其師帥賊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國可敗也若  
 同心帥賊而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  
 之師乃捶心矣諸侯爭亂楚必大奔請先者  
 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  
 戰于雞父吳子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  
 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  
 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大夫舍  
 而從之三國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大夫舍  
 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





<p>朝音 並乘 聲去好</p>	<p>疾反丑 聲去</p>	<p>守去 聲去 同竟 烟焉 音</p>	<p>夫音 扶音 守音 如守 字守</p>	<p>召音 即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p>
<p><b>胡傳</b>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 也周公之胥于乘之君執幣帛而後能 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取矣而後能 知憤而後能立身自強而後能為善 為善而後能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 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 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有德慧術智 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其處微弱 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 其自取之哉</p>	<p><b>附錄</b> 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 者天子守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守四鄰諸侯守天子守四境諸侯守諸侯 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 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p>	<p><b>守</b> 守巴小矣甲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亡何待夫正 其疆場倚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其交禮不 儲不貪不懦不奢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 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 乎若教蚡冒至于文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 平竟猶不城郢今士數折而郢是城不亦難</p>	<p><b>敬王二十有四年</b> 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 定十二年晉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 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春</p>	<p><b>附錄</b> 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 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 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p>

<p>同音 聲去</p>	<p>聲去 聲去</p>	<p>聲去 聲去</p>	<p>去聲 去聲</p>	<p>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p>
<p>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鄭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 <b>王二月丙戌仲孫矧卒</b> 獲俱○<b>叔孫舍至自</b></p>	<p><b>胡傳</b>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 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 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 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 觀意如之階類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p>	<p><b>附錄</b> 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 人乃辭王子 朝不納其使</p>	<p><b>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b> 昭子曰旱也日過</p>	<p><b>附錄</b> 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 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 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蔭不恤</p>

九友

其縛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  
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備  
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緝之罄矣惟  
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左傳○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

附錄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  
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

依以溫人南侯拘得王者取其玉將  
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  
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

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犛勞王於豫章之洧越

公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  
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胡傳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  
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

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  
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

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  
君矣故諸侯之實三以十地為首

葬紀平公

敬王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

三曹悼士陳惠十三把悼公成元年宋春又  
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陳十春又

孫舍如宋

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  
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于君子貴其身而後  
能及人是以身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  
昭子賦新官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

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  
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

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鬼鬼鬼去  
之何以能父季公若之精爽是謂鬼鬼鬼去

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  
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

公告樂初樂初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  
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

志靖以待命○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  
猶可動必憂

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于黃父請五計及公穀作倪音請後同大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

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天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義也  
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

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  
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

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  
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

外內以經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為

<p>去同偏備獨獨獨獨獨獨 聲使下音逆逆逆逆逆逆</p>		<p>泰大音 音甫父音 扶夫音</p>		<p>聲合去洛樂下去聲聲聲 上聲上同聲上聲上聲上</p>	
<p>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奸惡喜</p>	<p>哀有哭泣樂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p>	<p>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p>	<p>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對曰禮是以上之</p>	<p>尚不亦宜乎簡子曰軌也請終身守此言也</p>	<p>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p>
<p>使客晉士伯曰自賤士以來宋何役之不</p>	<p>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p>	<p>師不君命以會大事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p>	<p>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于盟主無不</p>	<p>馬洋大</p>	<p>胡傳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p>
<p>晉之取也吾于其早圖之獻于懼乃徵會 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 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 猛之無寵單旗劉盆之屢敗敬王初立子 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器耳桓公之黨疑若 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 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又矣 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 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 室不靖亦惟友邦豕君克脩厥職以綏定 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讖足 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 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 義失此</p>					

<p>非省反悉</p>		<p>未冠反落</p>		<p>音郭見學音友音于</p>		<p>音郭見學音友音于</p>		<p>去聲去聲去聲去聲去聲去聲</p>		<p>紀已音</p>	
<p>有鵲鴿來巢 鵲音欲左傳書所無也師曰</p>	<p>異哉吾聞文武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p>	<p>公出辱之鵲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p>	<p>鵲鴿來巢 鵲音欲左傳書所無也師曰</p>	<p>中巢也鵲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p>	<p>又巢也鵲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p>	<p>胡傳 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p>	<p>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若象也鵲鴿宜</p>	<p>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順於家</p>	<p>而主祭於國又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p>	<p>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p>	<p>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p>
<p>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乘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雩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 左氏以再雩為早甚聖人書北者以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 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經早乾為</p>											
<p>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巳亥穀作乙 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之未將 畏罔克自強而求於禱祠之未將 勝天以德消復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 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 之精早歷盛隆災亦甚矣測身脩行過災 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又宣王 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 之精早歷盛隆災亦甚矣測身脩行過災 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又宣王 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 之精早歷盛隆災亦甚矣測身脩行過災 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又宣王</p>											

秘音	聲去	拾音	現音	加祖音	聲去	聲去	後音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莫對又曰我	子叔孫氏之	治將聽孟	日入應作	自之出	許請以五	臺而請曰	月戌伐季	死乃歸於	也公退之	數世以	孫郢孫以	及也公果	執戈以懼	命也懼而
臣也	馬驥	必殺之	心同求	若其詐	於費弗	使有司	遂入於	若淺臣	言若淺	且政在	伯孫曰	孫伯孫	公曰不	公不怒
不取	凡有	孫逆	若而	費弗	於費	於費	於費	於費	於費	於費	於費	於費	於費	於費

公作楊孟初季公為娶妻於齊鮑文子生  
 申公為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  
 夜姘相其室及季女與與公通而懼乃使  
 其妾氏已以示季孟之妻三公若欲使余  
 不可而扶余又請於公甫曰長夜姘將娶  
 余秦姬以告公之公與公甫告平于季  
 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  
 伯孫之於公也則季孟之使速殺之故  
 伯孫之於公也則季孟之使速殺之故  
 伯孫之於公也則季孟之使速殺之故  
 伯孫之於公也則季孟之使速殺之故  
 伯孫之於公也則季孟之使速殺之故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聲去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

野井澧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以待君命寡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若君  
君不遇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為臣  
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非從藏  
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  
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  
示之家子于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焉也  
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為皆有其罪也  
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  
可也君難去罪就大焉通外內而君  
君將速入弗通何罪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  
季氏為無道階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  
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  
大路朱于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  
大  
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妻季已者也而  
桑焉季氏得民衆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  
從其言終弑而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  
併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  
僕失守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  
僕再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鐵鑊賜之以  
死再拜頌高子執箠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  
飲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鮫饗未就敢致糝于  
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  
以大禮再拜稽首以受高子曰有夫不祥  
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  
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  
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請昭公曰喪人不  
公曰寡人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  
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

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  
人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  
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嗷然  
而哭諸大夫皆哭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  
足觀矣公曰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 昭公也生事曰噫死事曰弔齊侯  
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文  
乎禮之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  
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  
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顧  
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而督爵焉習  
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噫其禮與辭  
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  
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  
九  
將率散賦以從而于家子曰失魯而以于  
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  
不至書曰噫公亦明其  
無不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于以逐君成也子  
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乎子曰苟使意  
如得改事君所謂生而肉骨也昭子從公與  
于齊與公言于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  
昭子伏諸道左師告公而使昭子自歸殺  
昭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胡傳 昭王申尹文公涉  
干筆焚東誓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傳十一月  
 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朝已與平  
 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  
 子之靈獲保首領以設唯是福相所以藉幹  
 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  
 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  
 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  
 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抵辱  
 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  
 內也嚴粲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  
 傳郊公也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  
 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  
 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  
 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  
 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  
 顧而欲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  
 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  
 矣故雖卒于封內而  
 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  
 取鄆圍鄆公羊傳外取邑不  
 也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穀梁傳取易辭  
 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傳取而為公取齊侯取之何也齊不  
 自取而為公取齊侯取之何也齊不  
 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  
 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  
 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  
 人民以奉宗廟之典藉者也已不能有其  
 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  
 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

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  
 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附錄左傳初滅昭伯如晉滅會編其寶龜  
 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  
 與毋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  
 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  
 執而戮之逸奔邱師魴假使為賈正焉計  
 於季氏滅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  
 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  
 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滅氏老季滅  
 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滅會會曰僕向  
 不余欺也○楚子使蕩射城屈復拈人  
 焉城立皇遷皆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  
 郭卷于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  
 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三

昭公五

乙敬王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

四曹悼入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樂元春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附左傳春王正月與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鄆

梁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胡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鄆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上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山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

氏後粟五千使高矚以錦示子猶欲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先入

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

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

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師從公成大夫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焉于濬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濬聲于射其馬斬鞅陸攻胸汰軻七入者三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于車射之殲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九子又叱之亦叱之非怒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晉鬻鬚眉甚口平子曰必于疆也無乃充諸對曰



付錄 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  
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  
人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市轉反左傳秋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

附錄 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  
于梁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  
丁丑王次于淮谷庚辰王入于晉靡辛巳  
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關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  
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  
不嫌也 穀梁傳 周有入無出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丙申王起師

千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  
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陰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祭西王入于成周  
盟于襄官晉師使成公般皮周而還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于朝使告于諸侯曰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東王息民並建母  
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王之功焉後  
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  
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  
至身至干羈王心辰虛萬民弗忍居王于  
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鄆則是  
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  
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允弟

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  
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  
世共職王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  
亂災至干靈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  
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雅  
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  
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賈濟鬼神慢  
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其威儀矯誣先王晉為  
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  
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翦髮  
獎順天法無助彼頑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  
罰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  
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  
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  
天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  
叔季圖之閔馬父聞于朝之辭曰文辭以行

禮也于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為毅梁傳尹氏召伯毛伯以  
非也奔道奔矣

**胡傳**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  
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  
奔楚何也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  
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  
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於見是而天下  
不以為是疎薄子朝將斷於見非而天下  
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  
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  
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  
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  
齊卓子亦不能勝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  
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  
春秋詳書為後世戒  
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五音九 不春秋傳卷五十一 何

**附錄**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讓之晏子曰  
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纖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  
將至何患於華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  
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德女式歌且舞陳  
氏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  
不亡則國其豈也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也不溫官不滔太  
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  
國也又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于孝  
而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  
而不違臣共而不戴父慈而教子孝而為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  
所票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成兩** 五年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  
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  
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郟 左傳公至自齊處  
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  
六 不春秋傳卷五十一 何

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侯楚秀  
來季于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秀  
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尹子常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  
時也弗可失也告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詞也吾欲求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至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于弱  
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  
於掘室而享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階  
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於  
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鉞蓋者獻體改服於  
以相授也光為足疾入于掘室縛設諸實劍  
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前遂殺王閻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長上	胡傳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	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未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闕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宛作郤宛於阮反又於元反左傳郤宛直而和國	人說之郤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令尹子常賄而信譏無極諸郤宛焉謂子常	曰子惡欲飲于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	曰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曰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	曰令尹好甲兵子山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	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禍子及饗	曰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及饗	曰為子不利甲在門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	曰其師曰乘亂不祥與乘我喪我乘其亂不	曰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令甲焉且殺之	曰將師而告自將師退怨令甲焉且殺之	曰惡聞之遂自取也編管焉或取一乘軒焉	曰與之同罪弗發也今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	曰人投之遂弗發也今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
----	----	----------------	---	---------	----------------------	-------------------	-------------------	-------------------	--------------------	-------------------	-------------------	-------------------	-------------------	-------------------	-------------------	------------------	------------------	-------------------	--------------------	--------------------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	人會于危	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	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	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	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	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	與之助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民之助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傳	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周且謀納公也	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	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	備有齊楚之援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	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	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	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尾將為魯討齊	序今此謀納公亦以畧故不克納而諸國	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於公者宋衛諸國	耳又况成國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	也以此見聖人取舍	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于

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

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

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使敗于且知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肝者莫不謗

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與誇誇于今

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誇誇弗爲

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誇誇而弗圖不亦異乎

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奔王之耳目

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

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

又殺三不辜以與大誇幾及子矣子而不

國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

族楚國之良也而大誇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

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

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以自危也九月己未子

常殺費無極與駟將師蓋滅其族以說于

公如齊左傳齊侯請饗之于家子曰朝夕立

自齊居千郚 侯之戊于周魯人辭以難 附錄 六年二十有八年 廟靈二十 祭昭五

定十六卒曹聲公對元年陳惠十六把悼四

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

即其安人執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

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

一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

使公復如竟而後逆○夏四月丙戌鄭伯寧

卒寧公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左傳晉祁勝與鄆城通室祁盈將執

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詩曰民之多辟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祁氏私之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盈荀

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

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滅之

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

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

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中公平

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

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

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卿矣無懲乎吾

于子將必以是也子駘早死無後而天鍾美

於是將必以是也子駘早死無後而天鍾美

黜取之生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  
 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附錄 左傳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  
 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魏戊爲梗陽大  
 大夫司馬爲平陵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趙朝爲  
 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趙朝爲  
 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  
 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  
 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  
 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  
 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  
 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  
 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  
 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  
 六官  
 天者四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他姬姓之國  
 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王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  
 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  
 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  
 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適其縣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買辛將適其縣  
 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其縣  
 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顯明  
 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買大夫惡娶妻而  
 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鼻射雉獲妻而  
 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大夫今子少不顯  
 子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遠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  
 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  
 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  
 曰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附錄 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  
 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貽聞於諸侯  
 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  
 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  
 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  
 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  
 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  
 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不足  
 子之辭梗陽人已  
 獻子辭梗陽人  
 七年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  
 獻公董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  
 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春公  
 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君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  
 君于家子曰齊平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  
 得入於魯也  
**胡傳**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  
 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  
 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  
 之故者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  
 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  
 君

音朝

去聲從聲

同食音

音朝

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  
曰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空  
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空  
失國於諸侯也論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  
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  
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會不能陳師境上討  
意如逐君之罪而遣  
使哈公豈得禮乎

附錄 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  
人遇之固郊尤乏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  
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  
寅王子越車入于韞  
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  
者之衣履而歸之干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  
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焉之擯子家子曰從  
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裏之公賜公衍羔  
裘使獻龍韞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使公衍公焉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  
公焉之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  
焉生其母先以告公焉為兄公私善於陽穀  
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  
其誣也久矣乃黜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而以公衍為太子 ○秋七  
殺溼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

附錄 左傳秋龍見于絳却魏獻子問於蔡  
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  
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  
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

音朝

音朝

同食音

音朝

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也  
何謂也對曰昔有禮叔安有裔于曰董父  
實甚好龍能求其養欲以飲食之龍多歸  
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  
氏曰秦龍封諸饒川饒夷氏其後也故帝  
所氏世有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  
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而求其養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  
劉累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  
之夏孔甲之賜氏曰御龍以夏孔甲能飲食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嚮之既而  
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魯范氏其後也獻子  
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  
其方朝夕思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  
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  
抵伏鬱理不有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  
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

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  
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問易有  
之在乾三之姤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  
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曰見龍无首其  
坤之剝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  
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  
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  
熙為玄冥世不失職濟窮桑此其三祀  
也顛頊氏有子曰率為祝融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  
田正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  
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 尺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

非昏迷不返自納於魯獲陷奔之中其從

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

以潰斃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揚

然恐懼斃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

甚矣欲不亡得乎意故書以爲後世戒

附錄 賦晉國一鼓鐵荀寅帥師城汝濱遂

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民是以能尊其貴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

是以能守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

以作執秩之官爲彼廬之法以爲盟主今

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

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

行寅爲下卿而于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

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敬王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

靈二十三年 昭四吳闔廬三春王正月公

秦哀二十五年 楚昭四吳闔廬三春王正月公

在乾侯 公也 設綱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胡傳 公也 設綱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所也至是輒潰客寄乾侯非其所適而非其

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

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

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

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

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

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

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項音傾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八月葬晉頃公

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

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無以敵邑居大國之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

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

使卿晉之喪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

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計其乏明底其情取備

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

我血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

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初弱是以不共

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

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作禹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

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使使

馬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害與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

民如子辛若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

乃不可乎吳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

姻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

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剪喪吳國而

封大異姓乎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然不

談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

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泐

威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附錄	人之有餘之功也而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	何如對曰楚執政棄而乖莫適任患若歸	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	充之既而後以三軍繼之以罷之必大	哀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把悼七宋春王	入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把悼七宋春王	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	孫而不來則信以師納公穀作機後同左傳晉	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	請囚不絕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君之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	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胡也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	之若何晉人召季孫意如出君不事焉曰魯國晉	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焉曰魯國晉	實主盟不能致討而龍以會禮不亦悼哉	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故也	久黑肱以濫來奔	也	南師而還吳師圍弦及濂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	附錄	秋葬薛獻公	躒公于乾侯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晉侯使荀	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	納公禱於場官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	猶曰未加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	君臣之義不知其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	前蹇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駁絕而罪	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盟故書	晉侯使荀	躒公于乾侯	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信公且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計意如意如之好施及亡人將使	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意如好施及亡人將使	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	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	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歸祭于家子曰君	而謂季孫意如怒未怠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	以乘者魯公不得歸	衆從者魯公不得歸	矣不可者意如也	附錄	秋葬薛獻公	南師而還吳師圍弦及濂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	也	久黑肱以濫來奔	有故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

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

成人無勤諸侯用寧整賊遠屏晉之力也其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

怨于百姓而伯父有禁施先王庸之范獻子

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

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紆諸侯

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

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

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

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秋泉尋

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溪曰魏子必

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

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

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管成周計丈數

揣高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

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

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

晉子

以爲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

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師以城

之正也

胡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

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

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傳十二月公

夫不受賜于家子饒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

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家子反賜於府

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

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

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

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

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

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

配音

氏以貳魯侯為日父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

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於今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

之姓於今為庶主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

大壯曰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

其愛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

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功於魯受

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無魯君於

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

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得人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

行爲孫寤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

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

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

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

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

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子家駒言

民皆聽計不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

不見聽計不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

詳錄其所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

歲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

觀每歲必書公所在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

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

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

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三

左傳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詳見昭

鄭定公九年獻公

齊魯定公七年齊鄭

宋詳見昭

晉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

韓氏魏氏趙氏並

衛詳見昭

蔡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魯定公四年曹公弟露弒隱公代立

滕頃公

陳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

杞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

薛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

莒公

邾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

許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

小邾詳見昭

楚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

秦魯定公九年哀

吳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

越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九常卒勾踐

射殺闔廬

魯定公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

魯定公二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魯定公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

<p>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有大咎晉不失  <small>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於  <small>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  <small>奔范獻子去其拍梓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  <small>子會城成周與我宋仲幾不受功曰勝  <small>薛吾也薛穿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  <small>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  <small>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  <small>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  <small>薛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  <small>薛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  <small>薛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p>	<p> <small>晉而畢乃歸諸侯之戊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small>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  <small>建天高子遠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  <small>為不可好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  <small>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  <small>高為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  <small>文不與曷為不與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  <small>微之不與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  <small>所也不與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p>	<p> <small>胡傳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small>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  <small>王事討有罪何於司寇乎按周官司獄掌凡囚  <small>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於定以  <small>邦典凡卿大夫之獄於斷以邦法則大司  <small>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  <small>例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此類皆纂</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p>
---	---	--

<p> <small>武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  <small>講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small></small></p>	<p> <small>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small>  <small>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  <small>孫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  <small>從政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  <small>從政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  <small>從政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p>	<p> <small>乾侯成辰公即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  <small>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  <small>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不日此何也日錄乎內也  <small>後即位然後即位不日此何也日錄乎內也  <small>後即位然後即位不日此何也日錄乎內也  <small>後即位然後即位不日此何也日錄乎內也</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small></p>	<p> <small>魯人臨諸臣乎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  <small>魯人臨諸臣乎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  <small>魯人臨諸臣乎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  <small>魯人臨諸臣乎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small></small></small></small></p>
--	---	---	--

<p>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父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平猶不取況未殯而臨諸臣乎</p>	<p><b>胡傳</b>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干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仲愛齊侯呂伋以二于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于宋自壞墳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館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戒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p>	<p>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p> <p>事為末鑿耳</p>	<p><b>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b> <small>左傳季孫使役如</small></p> <p>又惡之君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九月大雩 <small>穀梁</small></p> <p>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正也雩之為雩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p>
---	---	---	--

<p>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之有應上公者通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以而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以重之 ○立煬宮 煬羊讓友左傳昭公出用立煬宮公羊傳煬官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官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p>	<p><b>胡傳</b>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p> <p><b>附錄</b> 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第而好用遠人</p>	<p><b>冬十月隕霜殺菽</b> <small>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small></p> <p>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殺舉重也</p> <p><b>胡傳</b> 殺梁子曰殺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p> <p>之不中</p>	<p><b>二年</b> 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年 <small>左傳</small></p> <p><b>春王正月</b> <small>穀梁</small></p> <p><b>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b> <small>穀梁</small></p> <p>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為</p>
---	--	---	--

後言之以不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也其不以維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  
 先言維門尊也 ○秋楚人伐吳  
 于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我使之無忌秋楚襲瓦伐吳師于豫  
 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  
 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  
 附錄 左傳 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  
 出闕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之何脩大也  
 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  
 深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  
 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胡傳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  
 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庫門在  
 五百三十 不來秋傳卷五十四

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  
 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  
 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  
 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  
 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諸侯之制  
 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  
 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  
 定公遇災而懼華其僭禮三家陪臣雖  
 借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  
 非何以禁季氏之勢其主矣故特書新  
 以識之也

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  
 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  
 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  
 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知子穿卒 公穀

作三月左傳春二月辛卯知子在門臺臨廷  
 關以鉞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闢曰夷射姑  
 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膠于德炭  
 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  
 及好繁故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 左傳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  
 于平中獲晉觀虎特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左傳  
 也奸

附錄 左傳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  
 蔡侯蔡侯亦服其一于常欲之弗與三年  
 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奕馬于常欲之  
 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有兩肅奕馬于常欲之  
 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  
 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  
 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  
 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  
 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  
 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爲質焉  
 而請伐楚

敬王十四年 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  
 宋四 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  
 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  
 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伯朝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  
 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  
 先重倫先恭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  
 平盈甲午御捷齊潘宋王臣昔斯藏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  
 侯於盟及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  
 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  
 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  
 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毅烈傳  
 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  
 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  
 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  
 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  
 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酒臯馳之  
 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六月葬陳惠公○許  
 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卷  
 權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  
 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卒而  
 卒者賢之也寡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  
 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葬杞  
 悼公○楚人圍蔡左傳秋楚為○晉士鞅衛  
 孔圉帥師伐鮮虞圍公○葬劉文公公羊傳  
 不書葬此何以○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  
 書錄我主也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  
 奔鄭柏舉公作柏宮穀作柏舉吳始書子書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謝楚楚之殺

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託為吳太  
 宰以謀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常曰子常  
 之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太隧直  
 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  
 人惡子而不可父也若司馬成謂子常曰吳  
 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  
 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  
 陳干柏舉闔廬之弟夫差王晨請於闔廬曰  
 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我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差王曰我死楚  
 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  
 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  
 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  
 其乘廣死公羊傳吳何以解子常之卒也而憂  
 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  
 而去楚以于闔廬聞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  
 為之與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  
 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君君猶事父也虧君  
 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  
 平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焉為是拘  
 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車  
 平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  
 之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  
 楚人為無道君如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  
 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  
 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道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父受誅而子復讐奈何曰父道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友相衛而不用迨古之道也



扶夫音	現見音	洽導音	師交音	音聲易	邁敗必	密校又復上聲橫	潮朝音	聲高去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幾有闢心矣半濟而後	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庚辰吳入郢	公毅作楚左傳吳從楚師及	奔特貶而稱人	春秋之情見矣	與人為善故因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	貪以敗國又死	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法鄰	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	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詔皆懷謀楚	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者深罪	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也然則何以者深罪	如此其易故召諸侯會於大冶以者深罪	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者深罪	嘉穀之望兩也非諸侯所能以也者深罪	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	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	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	其命長惡不悛復與師而圍蔡王法所當	胡傳暴橫盟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	師而伐楚何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與	中國之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與	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救	乎漢曰荷諸侯有欲楚者寡人請為前	是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	于楚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	之君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臣聞	勇之甚為是欲與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	吳進也挾弓持矢而于闔廬闔廬曰大之甚	以之則其舉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擄夷狄	子何也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

平屬音	云見音	現見音	境聲音	師交音	音聲易	邁敗必	密校又復上聲橫	潮朝音	聲高去																
告急曰於表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危始於楚寡君夫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之能復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期之謂申包胥曰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聽命與王使退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	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於楚楚實	已為王曰以我與之辟小而密通於楚楚實	在公官之此與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	棄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	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關辛與其弟巢以	不長疆禦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	將誰警詩曰臣惟敢警之君命天也若死天	辛曰君討臣惟敢警之君命天也若死天	負弒王曰從由干徐蘇而從郢公幸之弟懷	擊王涉由干徐蘇而從郢公幸之弟懷	楚王涉由干徐蘇而從郢公幸之弟懷	己向實失于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	臣曰誰能免吾首與臣聞廬故取為禽焉謂其	于雍誰傷初司馬左司馬夫及息而還敗吳師	宮子山處令尹之官夫及息而還敗吳師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惟鉞尹固與王同舟	食而從之敗諸雍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	可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今去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

也昔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

寡人聞命矣于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居

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

庭精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頌首而坐秦師乃出公

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余

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夷楚王

之毋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

宗朝徙陳器捷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

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

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

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

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

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

也秋之也何謂秋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

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

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

晉李太

續而深為利居人之

國故反其狄道也

胡傳也楚人戰則稱晉入野則舉其號何

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舉救災恤鄰則

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

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

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

夏歸粟于蔡左傳以周亟矜無資公羊傳就

歸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駁梁傳諸

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

言歸之者專於越入吳左傳越入吳吳在

辭也義通也於越入吳楚也公羊傳於越

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六月丙申

各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季孫意如卒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

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不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

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

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散子洩怒謂陽

子子

虎子行

之乎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

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

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

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婁則三

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

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讐三

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

經 117-94

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  
敗夫樛王于沂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  
帥奔徒以從于西敗吳師於洋秋七月  
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樛王歸自立也以  
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  
下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  
焚之不可期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也  
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圍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  
弟后滅從其毋於吳不待而歸葉公諸梁不  
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  
盟桓子干稷門之內庚寅大誣逐公父  
及秦道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  
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  
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十一月晉定八齊景十四衛靈三  
三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  
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  
左傳春鄭滅許二月公侵鄭鄭取匡為晉計  
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鄭取匡為晉計  
鄭之伐齊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  
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羣而如公曰  
尤人而效之昭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舒鼎成之昭兆定以擊鑑苟可以納之擇用  
一焉公于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  
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無乃不可乎大懼之于唯周公康叔為相  
唐也而微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公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傳夏  
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  
中軍同馬者有知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  
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寡君有官將  
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寡君有官將  
以取焉  
入焉  
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

平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六月晉闕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使于往他日公謂樂祁曰

行吾室亦不止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

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絲上獻揚

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巴然

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

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

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祁犁聘于晉主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

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

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

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

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

行人出於列卿私意或福之柄移矣三家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

仲孫忌帥師圍郕  
公羊傳此仲孫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議二名二

禮也  
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

附錄 國于亳社詔于五父之衢 ○冬十

二月天王處于姑  
敬王十七年 晉定九年 齊景四十五 衛靈三

七年 十二 蔡昭十六 鄭獻十 曹

靖三陳懷三把僖三宋景十四秦  
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春王正月

附錄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附錄 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傳齊侯始復特盟左傳齊

衛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齊侯以

人重北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左傳齊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

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隨

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

虎陷二于於難不待有司 ○九月大雩 ○冬

十月

附錄 因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于逆王

城館于公族黨氏  
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四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

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  
春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  
齊公侵齊  
出類高奪人弱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與一人俱  
無勇吾志其目也願墮顏息射人冲眉退曰  
傷足而先其况會乃評曰猛也殿公至自侵

附錄

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

二月公侵齊  
師奔陽虎無繼偏類虎曰盡谷氣也苦越生  
逐之願而無繼偏類虎曰盡谷氣也苦越生  
子將待事而名之曰陽州三月公至自侵齊  
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三月公至自侵齊  
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高張伐我西

公會晉師于瓦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

公會晉師于瓦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

公至自瓦

公至自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

晉士  
晉士

鞅帥師侵鄭

鞅帥師侵鄭  
鞅帥師侵鄭

葬曾靖公

葬曾靖公  
葬曾靖公

九月

九月  
九月

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從祀

先公左傳季宿公鉅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

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

以季宿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人穀梁傳責復正也

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

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馳陽越

射虎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公欽處父仲成

陽虎劫公與武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

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之內弗勝

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實

玉大弓以出舍千五父之衡囊而為食其徒

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

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欽陽在公欽陽請

退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于孟孫懼而歸之

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

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徵者

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

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送而食之

賊而殺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

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

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

季氏之世世有子于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

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

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

臨南投策而陞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

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紀伯五宋景  
十六秦哀三十一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錄

樂和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  
盟且逆子梁之尸明謂桐門右師出曰  
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師將余何  
故合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逐  
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折而用其刑  
桐門右師○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刑  
君者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  
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  
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  
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  
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大弓也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  
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  
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  
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

得寶玉

皮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  
氏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  
不親仁君焉用之不若富於季氏而求容焉  
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歸  
鑿因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餞其軾麻約而歸  
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去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

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王大弓在  
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  
衆也以解

胡傳

昭先封父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  
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  
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  
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  
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  
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  
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  
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伐晉夷儀

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  
求自讓而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鞌彌從之  
曰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飲甲  
之新晉車千乘今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  
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可從齊  
亡在中牟日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  
乃代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嫗杏於衛齊侯賞  
韞制公使視陳郭有光登者臣從之督憤而衣  
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賞鞌彌齊師之  
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  
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惟之三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敬王二十二年晉定十二年齊景四十八年衛懿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春王

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夾谷公穀作頌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

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勇君合好而

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備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若必不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

未秦齊傳卷五

七

五

共會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

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

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批稗也用批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盂圖之

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獨濟傳離會不

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頌谷之會孔子相馬兩

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逃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

三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俗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

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固是以見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胡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率彌言於齊侯曰齊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

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備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

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表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

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

於理而疆眾不與焉

不秦齊傳卷五

八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

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櫓及晉圍衛午於寒氏之役涉佗曰夫下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

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

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下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

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

亦逃矣哉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田上較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達齊人為是來歸之

胡傳齊人前此嘗歸齊西田矣後此嘗歸齊及開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

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議相



後才

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師

齊侯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

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

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

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

歸地皆善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

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

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

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

後才

必曰誰之躬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

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之如之公若曰爾欲吳

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秋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何忌師圍郕

後才

門甲以副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日謀

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殺每

出一門人閉之及郭問止之日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同若許之季臣懼死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

人刀

致師

胡傳

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

夫出而後家臣疆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

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世爭叛亦其

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

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

而不知家諫之機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

直書深切

後才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夫秋大

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謀勤君之先  
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察  
賜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君有宋字彊苦侯反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  
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  
母弟辰暨仲佗  
石彊出奔陳

胡傳

桓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  
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  
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  
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  
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  
云者罪宋公以嬖豎故以失二弟無親親  
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  
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  
仲佗石彊見替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

宋齊魯季

主

節也  
王二十有一年 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  
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昭二十

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 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  
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 ○夏四月 ○秋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仲佗石彊公子地入  
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  
伏焉宋惠龍向雅收也

胡傳

及非不得 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

夫秋大

夫事君者可食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  
今不得已而輕則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  
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  
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辭在蕭以叛而大  
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  
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  
以入叛陳與曹  
之罪亦著矣

冬

及鄭平叔還如鄭洳盟 洳音旋洳公穀作  
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昭二十一

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規反後同發梁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反  
傳墮猶取也

宋齊魯季

主

左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毀未出  
不與其素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私下同季孫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

宮命申句須樂頊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取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為帥  
帥墮師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日師墮費者何五叛而  
堵五堵而維百維而城

胡傳 叔孫氏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  
之官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制仲

尼命申旬須... 費禮曰制國... 高不過百乘... 家不藏甲邑... 臣擅命憑倚... 制也而問於... 國可以為之... 地方五百里... 繼絕世之義... 惡於上者使... 其用上下交... 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可三... 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

晉作○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

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欽父謂孟孫... 孟氏之保障也... 我將不墮冬十... 國言圍圍成公... 邊乎

齊也

胡傳按左氏... 保障無成是... 墮書公圍成... 氏宰孔子為... 是冬公圍成... 攝相事然後... 商賈信於市... 孔子送行然... 能專得魯國... 之政也而辯... 言亂政知少... 王

耶等必肆疑... 為此亦不能... 以及暮月則... 兵革而自曠... 矣

二十三年十有三年

侯衛侯次于垂

晉趙鞅入于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夏築蛇淵囿

大

梁氏之宮趙鞅... 以我後可也... 趙鞅先安于... 為後可也先... 趙鞅先安于... 梁氏之宮趙鞅... 以我後可也... 趙鞅先安于... 為後可也先... 趙鞅先安于...

胡傳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  
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  
寅之甥荀寅上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  
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  
趙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  
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  
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  
居外不致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  
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  
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

如字左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  
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  
智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  
如字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不來者傳卷三十一

五

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  
侯曰君命大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  
一月荀躒韓不信理受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  
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  
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  
荀寅上吉射奔朝歌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  
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  
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人圍之趙鞅之入  
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折示威  
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

胡傳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  
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  
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  
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人圍之趙鞅之入  
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折示威  
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

胡傳

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  
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  
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疆焉  
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  
不序或賤而稱大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  
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  
載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貨也樂祁見執  
獻揚楮也蔡侯從與荀寅貨也昭公弗納  
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  
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  
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官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  
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  
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  
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

不來者傳卷三十一

五

之無君命也穀梁團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  
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  
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  
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  
君命  
胡傳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  
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  
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與  
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  
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  
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  
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善既  
不能致韓魏之請而行天討以警亂臣又  
不能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  
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

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  
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  
賊臣備兵向闕以誅臣側焉名而實欲脅  
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矢春秋之意  
矣

### 薛弒其君比

**胡傳**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  
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二晉有  
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  
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  
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  
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  
議復者

**附錄**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

臣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  
史鮪曰無害于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  
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  
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  
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爲亂

敬王二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  
十四年 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二  
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把僖十宋景二  
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  
衛公叔成來奔 衛侯逐公孫成  
晉趙陽左傳春衛侯逐公孫成  
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

**胡傳** 公叔成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成  
將爲亂故公叔成來奔趙陽北宮結皆

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  
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成又以富見惡於  
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  
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  
倘庶幾乎

**附錄** 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文子  
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  
使吉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  
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  
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  
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  
人非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  
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  
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于朝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

二月 公作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  
滅頓以頓子詳歸徐公作于佗從河反詳于  
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 ○夏 衛北宮結來奔  
成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攜李吳子光  
卒 攜音醉公作醉 携李句 携李句 携李句  
之陳于携李句 携李句 携李句 携李句  
會焉有治臣軒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  
刑敗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目越于因而伐  
之大敗之還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  
取其履還卒於陸夫攜李上里夫差使人立  
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政忘三年乃報越

會外反  
古及  
天及  
切反  
佳

**胡傳**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

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野吳師弱日因

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許戰也定公五

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

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

年吳子敗越樓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

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曰而忘

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日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

也春秋削而不書以

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會止此左傳晉人圍

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之問謀救范

中行氏折成謝小王挑甲率六師以襲晉戰

于絳中不克而還士剄奔

公至自會○秋齊

周小王挑甲入于朝歌

**侯宋公會于洮**左傳范

○天王使石尚來歸

脰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脰者何也實

也脰曰脰孰曰脰孰曰脰孰曰脰孰曰脰孰曰

祭肉也生曰脰孰曰脰孰曰脰孰曰脰孰曰

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

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脰責復

正○**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蒯五怪

也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豬盍歸吾艾

緦太子差之謂戲陽遠曰從我而朝少君少

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齊而

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齊

宋盡逐其黨故公孟驅出奔齊自鄭奔齊大

子告人曰戲陽遠禍余戲陽遠告人曰太子

則過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

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

於信吾以信義也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

其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

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

殘毀滅天理

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書

邾子來會公○城

莒父及霄

**附錄**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

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

氏之師

于百泉

丙敬王二十有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

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

十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夫差元年春

**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左傳邾隱公來

其容仰公受玉平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

二君者皆有死焉夫禮死生存亡之禮也

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

成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

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文高仰驕也平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蜀為不言

其所食漫也殺

傳不敬 ○二月辛丑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莫大焉 ○二月辛丑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蓋俘楚邑之近胡者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  
何為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

**胡傳**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蓋俘楚邑之  
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  
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  
近胡者則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  
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  
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  
是不知命矣昔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  
與歸也故楚子書  
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  
月郊 三卜之運也 ○壬申

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  
也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鄭罕 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

達敗宋師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作  
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作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作

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闕 ○秋七月壬申妣  
氏卒 公羊傳妣氏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稱  
也公羊傳妣氏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稱

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  
日下吳乃克葬 吳殺作

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吳乃克葬 吳殺作

葬定公雨不克葬事 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  
不為兩止禮也兩不 葬定如左傳葬定如左  
辭也不足乎 ○辛巳 葬定如左傳葬定如左  
日之辭也 ○辛巳 葬定如左傳葬定如左  
也公羊傳定如左傳葬定如左

**胡傳** 並有喪則如 廟則書葬 曾子問  
重其奠也其虞 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左傳書不 時告也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五

左傳卷之三十五

幸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六

哀公 一名莊定公 子毋定 姒四歲即位 在位二十七年 其十四年春

春秋絕筆諡法 折仁短恭曰哀

周 敬王四十四年孔子卒 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 子元王立 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 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 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 或作哀二十年 未詳孰正

鄭 魯哀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魯哀公五年景公卒 安孺子荼立 是年滅悼公 陽生立 哀公十年悼公殺于簡公 壬立 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 其弟驚為平公 而桓之專 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 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衰微 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 吳始稱伯 定三十三年孔子卒

衛 魯哀公二年靈公卒 孫出公 輒立 是年六月 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 父子爭國 哀十五年 莊公出立 公孫般 師十二月 齊伐衛 立公子起 執般 師以歸 哀十八年 衛逐起 衛侯 輒復入

蔡 魯哀公四年昭公殺于成 八年 衛逐起 衛侯 輒復入

曹 魯哀公八年

滕 魯哀公四年頃公卒 隱公

陳 魯哀公十六年 楚滅陳 殺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 僖公

卒 子閔 公維立

薛 魯哀公十年 思公卒

甘 魯哀公七年 魯入邾 執邾子益 哀公八年 歸 吳又討邾 子囚 諸樓臺 梓之以棘 使諸

邾 魯哀公七年 魯入邾 執邾子益 哀公八年 歸 吳又討邾 子囚 諸樓臺 梓之以棘 使諸

許 魯哀公十三年 魯元公卒

小邾 詳見昭

楚 魯哀公六年 昭王卒 子惠 王章立 哀十六年 楚白公勝 殺令尹子西 攻惠 王葉公攻

秦 魯哀公三年 惠公卒 悼公立 魯哀公十八年 悼公卒 子厲 共公立

吳 魯哀公元年 入越 樓越會稽 越行成 哀十年 吳誅伍員 哀十四年 會晉黃池 越入吳

越 魯哀公元年 吳入越 樓于會稽 以行成 用大夫種 范蠡為政 哀十四年 入吳 哀二十二年 圍吳 哀二十一年 始來聘 魯哀二十二年 吳乃以兵北渡 淮與齊 晉諸侯會於徐州 周元王使人賜句踐 胙命為伯 當是時 越兵橫行於江淮 東諸侯 畢賀 號稱霸

元 晉定十八年 齊景五十四年 衛靈四十四年 蔡昭二十五年 魯靈公七年 曹陽八年 陳閔八年 杞僖十二年 宋景二十三年 秦惠十七年 楚昭二十二年 吳夫差

春王正月 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

夫 魯哀公八年 僖公

卒 子閔 公維立

卒 子閔 公維立

卒 子閔 公維立

卒 子閔 公維立

卒 子閔 公維立

卒 子閔 公維立



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  
 西之素然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  
 汝之問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胡傳 授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  
 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  
 何也蔡嘗平以吳師入郢都王奔隨壞宗廟  
 徙陳器捷其象遷其國至是楚國復寧帥  
 師圍蔡降其象遷其國至是楚國復寧帥  
 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也聖  
 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  
 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  
 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  
 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  
 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  
 附錄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載馮李  
 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  
 少康焉為仍牧正其諸緡有日一成有象一  
 之逃奔有虞為之二姚邑諸緡有日一成有象一  
 是妻之以其德而兆其謀以汝夏象撫其官  
 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汝夏象撫其官  
 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其官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常物今吳不過  
 而親而務施施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不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於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  
 是求伯也日可侯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  
 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越其為  
 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書

慶越不 告敗也  
 鷓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字穀深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  
 又有言焉鷓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  
 郊牛日月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之時也五月  
 郊之時也六月郊之時也七月郊之時也八月  
 郊之時也九月郊之時也十月郊之時也十一月  
 郊之時也十二月郊之時也  
 郊三卜則禮也四卜則非禮也五卜則強也六卜則傷也  
 者吉則免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不言傷之者傷  
 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不言傷之者傷  
 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  
 故卜免牛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  
 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  
 不敢專也卜之吉則如帝矣故卜而後免之  
 繫而待六月甲始於牲然後左右之于之  
 所言之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  
 之何也我以六月甲始於牲然後左右之于之  
 繫牲十一月十二月乃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  
 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  
 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  
 則也我以十二月辛卜正月辛如不從則以二  
 如下辛卜三月辛如不從則以二  
 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傳 鷓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  
 全日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敬專也  
 昔者周公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  
 之時位冢宰攝國政天子之成王亮陰  
 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  
 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歸大雩然則

平聲

朝音

步音 反夫 音扶

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亦  
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也  
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  
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  
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  
聖人因其失禮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  
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  
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附錄**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  
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  
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  
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  
臣聞國之與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  
有禍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  
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  
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

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與也視民  
如傷是其禍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  
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  
兵暴骨如林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  
楚也禍之適與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  
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  
脩舊  
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  
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  
孔圍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

**附錄**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圍廬  
圍廬能其民以敗我必拍舉今聞其  
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子恤不  
相睦無患吳矣昔圍廬食不二米居不重  
席室不崇墮器不彫鏡宮室不觀舟車不  
飾衣服財用不取貨在國天有菑穉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  
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君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  
有臺榭破池馬宿有妃嬪橫街馬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既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  
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左傳冬十一月  
晉趙鞅伐朝歌

敬王二十二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  
公十七年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六鄭聲  
十四秦一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春王二  
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及邾子盟于句瀆**左傳句瀆又音郭書盟止  
愛其土故略以邾沂之田而受盟盟傳取  
邾東田邾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  
何也各盟其得也

**胡傳**三卿並將魯魯悉行伐國取地以盟  
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  
襄邾子來奔喪魯魯赤矣而不免於見伐  
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  
域之中不加神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  
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  
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  
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于季孫何何  
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

公孫

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  
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桓田蓋季氏  
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  
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對不足  
社稷君其政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  
祇奪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于對為太子  
君命也對曰對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對必聞之且亡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此亦止○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  
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入人棄桓  
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  
者何衛之邑也陽為不言入于衛父有于子

胡傳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以尊王父也  
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  
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  
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  
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  
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  
然者綠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  
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  
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  
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  
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  
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  
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

大音

不得有父也毅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  
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  
既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  
父則是深尊王父也其所以尊王父也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以尊王父也  
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  
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  
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  
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  
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  
然者綠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  
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  
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  
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  
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  
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  
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  
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  
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于鐵鄭師敗績

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  
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  
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鄭罕達帥師

鄭罕達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  
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  
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  
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  
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  
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于鐵

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  
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  
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鐵公作栗

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  
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  
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  
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  
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  
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又作秩

又作秩左傳秋入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  
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  
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  
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  
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

左傳

左傳秋入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  
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  
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  
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  
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  
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從君命經

般送之士

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  
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  
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吉射逆之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  
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  
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  
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  
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趙鞅禦之

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  
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  
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  
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遇於戚陽

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  
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  
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  
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  
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  
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  
明從君命經

曰吾車少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  
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  
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以故兆詢

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  
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  
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  
明從君命經

現見音

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  
轉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  
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  
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  
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  
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于鐵鄭師敗績

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  
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  
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鐵公作栗

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秋入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  
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  
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  
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  
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  
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又作秩

又作秩左傳秋入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  
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  
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  
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  
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

左傳

左傳秋入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  
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  
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  
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  
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  
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從君命經

般送之士

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  
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  
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吉射逆之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  
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  
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  
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  
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趙鞅禦之

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  
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  
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  
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遇於戚陽

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  
兵車先陳罕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  
必有懼心於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  
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  
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  
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  
明從君命經

曰吾車少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達兵車先陳罕  
平會之必大敗之從之見吾貌必有懼心於  
是曰愛始愛謀愛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  
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明斬艾百姓  
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以故兆詢

以故兆詢可也齊子晉曰范氏中行氏易天  
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  
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  
明從君命經

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  
孫產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  
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于鐵之戚以徒  
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遂旗于子姚之幕下獻  
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  
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戎  
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轡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轡  
也駕而乘材兩轡皆絕 ○冬十月葬衛靈

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  
子四書遷止此臣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  
子駟納師畢入蔡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  
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  
每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  
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  
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  
復昔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  
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  
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于丁寧反復播  
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急于吳楚二大國  
之間肯楚誰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  
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  
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  
殺之也故公孫儀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  
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儀其以請遷  
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  
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巴敬王二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  
酉十八年三年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  
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春齊  
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及扶字餘音之反音復復復復復復

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傳春秋齊圍戚  
求援于中山公羊

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計  
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圍戚而立  
輒也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  
輒也輒曷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  
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  
不以家事辭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也  
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也  
不家事辭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也  
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  
子不聞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傳接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鄆御公曰  
祇季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  
命也對曰鄆異於他人之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鄆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

蒯聵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  
未絕也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  
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與衛之  
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序齊為首以誅虜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

求仁而得仁者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  
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

漢天

齊上

有社稷之慎公子在馬得為君以為  
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而使世子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  
事成矣是故報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  
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報利其位以拒父  
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法之可也烏有父  
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  
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官桓僖災  
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侯於宮曰龍女而不死子服景伯至命  
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  
馬中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蕭給  
濟濡帷幪鬱攸從之蒙茸公屋自大廟始外  
內以校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救  
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

不素者魯季末

十一

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  
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攬至曰  
無備而官辦者猶拾遺也於是乎去表之彙  
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易為不言  
其後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  
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  
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  
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

是為悅而不毀或謂祖有不稱及等也稱以  
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  
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  
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奚門其  
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  
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宋樂

髡帥師伐曹

附錄左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葛弘事劉  
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  
蔡邕周人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傳秋季孫有疾命  
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  
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  
之則或殺之矣乃計之召正當正當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  
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不素者魯季末

三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  
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此門入已

犯師而出癸丑奔邾邾十一  
月趙鞅殺士鼻夷惡范氏也

庚十四年四年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七衛  
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二十五宋景二十  
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一吳夫差五

王二月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甲左傳蔡昭侯  
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翻逐而  
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禱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  
弓而先翻射之中前錯遂殺之故逐公孫長  
而殺公孫姓公孫姓公羊傳弑君殺者窮諸  
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賊乎賊者也賤乎賤者  
孰謂謂罪人也穀梁傳稱盜以殺君不以弑  
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賊者不以弑道道也

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賊者不以弑道道也

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胡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謀詐亡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翻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翻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非而弗見廢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得以翻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

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音蠻書既

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繪關曰吳將派注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折與秋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荒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界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遠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亦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此官子曰辟伯晉而楚也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願也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界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罪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又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胡傳**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傳蒲社

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禘之揜其上而崇其下蒲社災何以謂記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

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附錄**

范氏庚午匡五鹿九月趙鞅圍郟鄏冬十一月邾郟降荀寅奔鮮虞趙鞅圍郟鄏任蠻郟逆時陰人孟亞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至張王三五年 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

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春

城毗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

帥師伐衛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誰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嗣從主  
越死於柏人夏趙執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圃

侯杵臼卒 杵公作虞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  
而死堵子齊熈之子茶嬰諸大夫  
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  
昭子立茶真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  
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于組公子  
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  
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旋音 ○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  
數略也深傳 以閏數也喪易為以閏數喪  
不正其閏也

附錄 左傳鄭駟秦富而後變大夫也而常  
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  
位而能 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致  
以多福

六年 晉定二十三年齊安孺子荼元  
年弒衛出四蒸成二鄭聲十  
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信十七宋景二  
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  
城邾瑕 瑕公作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春晉伐鮮虞治 ○吳伐陳 伍傳復脩舊怨也  
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楚子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亦左傳齊陳乞傷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  
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六

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蓋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  
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  
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皆禍矣序  
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  
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蓋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  
戊辰陳乞鮑收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官昭  
之國夏奔莒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

叔還會吳于柎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  
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  
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  
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  
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巨

敢志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二順不可失也與于西于期謀潘師淵塗逆  
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  
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今尹司  
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虞諸股肱何益不殺  
弗崇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  
請祭諸郊王曰三代之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非祭孔子曰楚昭王知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非祭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  
滅而亡又曰允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附錄 左傳八月齊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音徒又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音徒又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音徒又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音徒又

詐舍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  
 見南郭且于曰常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  
 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  
 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任  
 也也成之速行速夜不于齊國人知之僖子  
 使于士之毋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可卯  
 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志君之為孺子牛而折  
 其齒乎而昔之也悼公稽首曰吾于奉義而  
 行者也若我可不亡一夫若我不從  
 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提從  
 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類去鬻奴殺王  
 甲拘江說四王豹于句寶之丘公使朱毛告  
 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與子器不可  
 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  
 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

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  
 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  
 還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沒胃  
 淳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  
 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謾也此其為謾奈  
 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  
 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  
 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  
 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  
 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  
 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請於  
 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  
 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請於之皆色然而駭聞之  
 而至于中霽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聞之

則聞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  
 夫不得已皆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自是往絨舍穀梁陳陽生入而絨其右以陳  
 乞主之何也陽生正茶不正則其曰君何  
 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則其曰君何  
 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  
 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  
 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胡傳** 陽生局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  
 為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已則以父母之心  
 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  
 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局為繫  
 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  
 生之不予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  
 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陽生繫之齊著亂  
 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

之所由生也然而絨茶者陽生與朱毛也  
 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曰欲立茶如  
 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  
 謂乞曰吾聞于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  
 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  
 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  
 景公死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  
 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  
 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  
 君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絨  
 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  
 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敬王三十七年 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  
 十三年 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



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把傳十八宋景二  
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入  
皇瑗帥師侵鄭瑗于春交左傳春未  
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臣傳晉師 ○夏公會

吳于鄆鄆音百半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半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亦  
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半不亦可以乎景伯曰晉

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  
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詔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

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  
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  
能為飾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  
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

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餘於城城  
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  
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  
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  
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十里不三日  
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不足成子以茅成  
師遂入邾處其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  
瑕故有釋邾茅夷鴻以東帛乘車自請救於  
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  
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  
盟於鄆行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  
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入百乘君之賦也邾賦  
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君圖之吳子  
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  
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焉為絕之  
獲也焉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  
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

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  
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  
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

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  
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  
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獲也則不念  
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  
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  
善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  
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  
操賞罰之權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  
救曹長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  
誅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  
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猶聞公孫彊為政  
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駟人公孫  
福好弋獲白鳩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凶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  
救曹長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  
誅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  
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猶聞公孫彊為政  
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駟人公孫  
福好弋獲白鳩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凶

訪政事大誠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  
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肯  
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  
邑於其郊曰黍丘揖立大城鍾邱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七

三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七

哀公二

敬王三十八年 晉定二十五年 齊悼二衛出六  
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 春王正月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 春宋公伐曹將  
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胡傳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  
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

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肯  
曹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  
亡書晉人執虞公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  
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  
亂舊政自取滅亡

吳伐我 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公而  
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  
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逾讎國未臣而有  
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  
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  
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  
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  
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  
楚輔之是四隣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

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於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鄒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濯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期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於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賁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夷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而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胡傳** 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難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昔城借一敵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鄰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能取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讎及闚** 闚，尺善反。公作僂，後同。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

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鮒侯帥師伐我，取讎及闚。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也。曷爲略齊？爲以却妾子益來也。惡內也。

**附錄** 左傳：或謂胡姬於齊侯曰：安孺歸。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歸。邾子益，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榜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率以爲政。闚，深也。傳：益之名也。失國。○秋七月

**附錄** 左傳：秋及齊平，九月，滅宿，如齊。涖雙。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鮑之公謂鮑子或，譜子于姑居於路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之。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路，糜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音。○齊人歸讎及闚。左傳：季姬齊人取讎及闚，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闚，又耐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

者以明歸益于和之能  
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附錄** 敬王三十九年 晉定三十九年 齊悼公卒 衛出  
十四年 蔡成五 鄭聲十五 陳閔十六

杞閔公維元年 宋景三十二年 春  
秦悼六 楚惠三 吳夫差十

**附錄** 左傳 春 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子日昔歲寡人聞命今又昔之不  
所從將進 受命於君

**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

**雍丘** 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左傳 鄭武子贖之  
變許取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宋雍丘朱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  
師哭于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

鄭無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公羊  
甲易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許之也 穀梁

而取易辭也以師 ○夏楚人伐陳 左傳 陳即  
而易取鄭病矣 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附錄** 左傳 秋 吳城邗 溝通江淮 晉趙鞅  
卜救鄭 遇水適火 古諸史 趙史 墨史

龜史 龜曰是謂沈陽 可以與兵 利以伐姜  
不利 于商 伐齊 則可 敵宋 不吉 史墨曰 盈

水名也 子水 位也 名位 敵不可 于也 炎帝  
為火 師姜 姓其後 也水 勝火 伐姜 則可 史

趙曰 是謂 如川 之滿 不可 游也 鄭方 有罪  
不可 救也 救鄭 則不 吉不 知其 他陽 虎以

周易 筮之 遇泰 三之 需 三曰 宋方 吉不 可  
與也 微于 啓帝 乙之 元子 歸妹 宋鄭 甥舅 也

社稷 也若 帝乙 之元 子歸 妹宋 鄭甥 舅也  
而有 吉祿 我安 得吉 焉乃 止

冬十月

**附錄** 左傳 冬 吳子使  
來微師伐齊

敬王三十九年 晉定三十九年 齊悼公卒 衛出  
十五年 蔡成六 鄭聲十六 陳閔十

七 杞閔二 宋景三十二年 春 王二月 邾子益  
悼七 楚惠四 吳夫差十一

**來奔** 左傳 春 邾隱公來奔 ○公會 吳伐齊 三  
齊甥也 故遂 奔齊

**月戊戌 齊侯陽生卒** 左傳 公會 吳子 邾子 邾  
子 伐齊 南鄙 師于 鄭齊

人 弒悼 公赴 于師 吳子 三日 哭于 軍門 之外  
徐承 帥舟 師將 自海 入齊 齊人 敗之 吳師 乃

還

**胡傳** 按 左氏 公會 吳伐 齊 齊人 弒悼 公赴  
卒書 者亦 猶鄭 伯免 頑弒 而書 卒不 忍以

夷狄 之民 加中 國之 君也 其存 天理 之意

微矣 魯人 入邾 以其 君來 罪也 齊侯 為是  
取讎 及闢 如吳 請師 討之 也魯 人悔 懼歸

益于 邾是 知其 罪而 能改 也齊 侯為 是歸

謹及 闢又 辭師 于吳 是變 之正 也夫 變之

正者 禮義 之所在 中國 之君 也吳 人欲 遂

前言 而背 違正 理狄 道也 齊之 臣子 不能

將順 上及其 君此 天下 大變 常理 之所 無

也故 沒其 見弒 之禍 而以 卒書 其皆 深矣

春秋 弒君 大惡 不待 貶絕 而自 見也 君而

見弒 豈無 不善 之積 以及 其身 乎若 夫悼

公變 而克 正則 無不 善之 積矣 故以 卒書

而沒 其見 弒所 謂不 忍以 夷狄 之民 加中

國之 君也 而存 天理 之意 微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 夏 趙  
鞅帥 師伐 齊

齊大夫 請卜 之趙 孟曰 吾上 於此 起兵 事不  
再令 卜不 襲吉 行也 於是 乎取 鞅及 轅 設高

唐之郭倭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及賴而還 ○衛公孟彊 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附錄 左傳 吳子 使來復敵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書救止此

伐陳 吳延用米季氏救陳 謂于期曰 二君不務德而力爭 諸侯民何罪焉 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傳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誤亂臣討賊 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 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 救在夷

春秋傳卷三十

狄則罪中國 楚公子貞救鄭 狄救齊 吳救陳 是也 吳雖蠻夷之國 來會于戚 則進而書人矣 使季札聘 則又進而書子矣 救而果善 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 其以號

舉而不進之者 深者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陳者有虞之後 嘗爲楚滅而僅存耳 今又無故與師肆行 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 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 而與能救之

故獨以號舉 深者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子欲居九夷 乘梓浮于海 而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 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聲橫去

聲橫去

聲橫去

聲橫去

聲橫去

聲橫去

帥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十六年 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年 齊簡公壬

十七年 陳閔十八年 杞閔三 宋景三 春齊國書

十三 秦悼 八 楚惠 五 吳大夫 差 十二 春齊國書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師師伐我 師伐我 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聲為去

人者也。邾子齊之甥，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讎，及聞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代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亂反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頗，鄭大夫，與鄭公作素，頗破多及，因饋其族，轅頗進，稱饋。梁煥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五月公會吳伐齊，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左傳：齊國書，魯大夫也。齊魯交兵，亦止此。月克博王申至于贏，中軍從王，晉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曾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

不承魯集三也

九

復扶

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僑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問立，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頌陳子行命其徒具。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疾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農如敗高子國子。敗，齊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立，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入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于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同馬王賜之，甲師，鼓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真之新篋。君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真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附錄：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

同下

晉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齊其欲也。無所而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詔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焉。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縷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擯擯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虜母卒。

附錄：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不承魯集三也

九

左傳：冬，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嬖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嬖，真於肆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恣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出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媵，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雖不與，由是得罪。同及祖氏出城，鉏宋公求珠，雖不與，由是得罪。處，宋死焉，殯于邱，葬于少楸，初晉悼公，子愬。亡在衛，使其女儀而居，大叔懿子止而飲之。悼子亡，衛人籛夏，戊孔文子之位，故夏戊為大夫。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豈能擇鳥？文子遷止之，曰：匡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口于為。

附錄：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口于為。

度待 下反 統同 並去 聲厭 平聲

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  
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變於禮  
施取於厚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如是則以  
亦足矣若不足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苛而行又何訪焉弗

**成** 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年 齊簡二衛

陳閔十九祀閔四宋景三十四 春用田賦  
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魏始用田賦也 闕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

**周**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踐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對曰盡微乎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微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  
稅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先  
復矣至是猶不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先  
王制土籍田以刀而砥其遠逼賦里以入  
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  
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  
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  
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  
農氏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  
而免也今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  
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  
不宜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  
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  
秋識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因傳夏五月昭夫人孟

絕音 同聲 取去 同聲 下列 則又 則又 則又

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  
小君孔子與而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  
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孟子者何也  
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  
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胡** 傳 孟子與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  
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  
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祖  
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  
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  
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  
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昏姻  
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  
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  
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

**木**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踐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盡微乎曰二吾猶不足

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  
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不知禮執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  
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棠** 棠章夜又音託左傳吳子  
千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  
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  
有盟焉弗可改也巳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  
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  
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音云公作  
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子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  
標善也子木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  
交交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性也長木之斃無不標

齊也國狗之爽無不啞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

世交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景伯謂子貢曰夫諸

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饋以相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公會吳主會則曷為先言符侯不與夷狄之

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是則天下諸侯莫

敢不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

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

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

天王吳進矣吳與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

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

吳進矣王尊稱也于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

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

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夫差

胡傳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

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

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

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

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

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

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

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

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

若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

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

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

劉文靖之策失矣何鬼於父事之如石

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

不為此至於十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

見反形

橫去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上同聲

聲長



伐吳為二陸嶠無餘謳揚自南方先及郊吳  
 大子友王子地三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朝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  
 見離而弗殺也天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  
 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  
 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揚越子至王子地  
 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  
 也自到七  
 人於幕下  
**胡傳**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  
 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  
 切著明之義也會子日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  
 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  
 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  
 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  
 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  
 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  
 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會于其言  
 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王柏舉之  
 後再書於越人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  
 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  
 義也而  
 可廢乎  
**附錄** 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  
 為伯趙執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  
 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  
 不忍父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于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  
 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

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  
 則晉成若為伯矣敝邑將以寡君見晉君  
 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  
 如邾何利之有焉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終之何利之有焉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因景伯景伯曰有焉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  
 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  
 之攻也若不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曰  
 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與申叔儀乞糶於公孫有山氏曰  
 佩玉紫芴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芴余爽  
 疇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麇則有之若  
 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  
 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曰可勝也而  
 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  
 霸國侵伐止此公羊傳此晉魏曼多也 ○葬  
 曷為謂之晉魏文議二名二名非禮也 ○葬  
**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 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  
 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烏侯反 ○十有二  
 月蝓  
**附錄** 左傳吳  
 及越平  
 十九年十有四年 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  
 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

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一五春西狩獲  
 麟至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  
 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符言之大之也曷為大  
 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符言之大之也曷為大  
 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  
 曰有腐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  
 窮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  
 窮矣春秋何意乎隱初之所逮聞也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異辭何以終乎哀公  
 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  
 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春秋撥亂世  
 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  
 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堯舜之為

亦有樂乎此也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  
 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  
 不言來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不

**胡傳**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  
 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舜孔子先義氏後天而天弗違志壹  
 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而天弗違志壹  
 時氣壹之動志也後天而天弗違志壹  
 而麟至無見乎此者則曰文成  
 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  
 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麟之  
 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于為是作  
 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交相感勝之  
 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  
 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傳職周公欲以身

其兄植璧乘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  
 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災感退舍至於勇  
 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感召物生  
 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  
 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風  
 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  
 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  
 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易為作春秋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知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於行事之  
 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於行事之  
 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於行事之  
 蔽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足復有王也何  
 隱公三綱論九法教天下無復有王也何  
 以絕筆於履歷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  
 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  
 諸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  
 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  
 得亦無所慮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  
 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  
 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  
 知之由之予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  
 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七**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八

附錄 魯哀公 杜預云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

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弁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

仲 經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前卷小邾射以

句釋來奔 句音鈞射音亦口小邾射以句

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

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

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

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關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

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

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

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之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

為子我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

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政

有知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闚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豐丘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大陸及而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言不及此 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 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擊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馳未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者上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聘而告桓司馬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聘而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窮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不能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日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出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p>介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君莫辭上</p> <p>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p>	<p>使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莫辭上</p> <p>宋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p>	<p>輪夏五月齊高無不出奔北燕○鄭伯伐</p> <p>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春成叛于齊武</p>	<p>○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饑</p> <p>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p>	<p>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p> <p>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p>	<p>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p> <p>歸不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p>	<p>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初孟孺子</p> <p>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秋晉趙鞅帥</p>	<p>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p> <p>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p>	<p>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p> <p>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p>	<p>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p> <p>卒廷反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齊陳</p>	<p>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莒莒子狂</p> <p>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p>	<p>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p> <p>向難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p>	<p>瑁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p> <p>瑁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p>	<p>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p> <p>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p>	<p>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p> <p>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p>	<p>朝聘而終之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p> <p>喪之禮若不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p>	<p>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p> <p>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p>	<p>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p> <p>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過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p>我入獲國限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p> <p>于在戚孔姬使之焉美孔子卒通於內太</p>	<p>齊衛孔圍取太子蒯蕢之姊生惲孔氏之</p> <p>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衛公孟彘出奔</p>	<p>是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衛公孟彘出奔</p> <p>人加散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闕寡君</p>	<p>衛地自濟以西蒯蕢否以南書社五百與</p> <p>代衛自濟以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p>	<p>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p> <p>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p>	<p>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p> <p>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p>	<p>日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p> <p>侯伐鄭○及齊平冬及齊平于服景伯如</p>	<p>子使告我弟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p> <p>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p>	<p>日然吾受命矣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p> <p>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p>	<p>雪秋齊陳雖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p> <p>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過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p>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鄭伯伐宋○秋八月大</p>



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  
 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語不為威惕不  
 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  
 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  
 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  
 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  
 扶豫章以殺人而後事石乞曰焚庫弑主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  
 乘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  
 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  
 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  
 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難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于閭  
 為王子閭不可遂切以兵子閭曰王孫若  
 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  
 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  
 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  
 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  
 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  
 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  
 幾若見君命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  
 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  
 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葉公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于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困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  
 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  
 死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  
 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  
 烹石乞上孫燕奔領黃氏沈諸梁兼二事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  
 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木春卷傳集卷五

七十一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儋子不得與  
 十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  
 去懼害乃逐大  
 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  
 若之何良夫伐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  
 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  
 器可得也豎告太子而擇材焉五人與假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  
 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其哉  
 夫良夫乘吏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  
 釋紉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  
 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  
 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  
 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極  
 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權救衛得  
 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  
 責執齊柄而命曰我無辟晉師豈敢廢命  
 子又何辱簡子曰我上  
 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  
 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也子高曰率賤民  
 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唐偁也  
 武王之為軍率走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  
 羣蠻彭仲奕申偁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  
 申息朝陳蔡封

木春卷傳集卷五

八十一

相去

救不  
塞先  
自及

隊音

第音  
音放  
音音

相去  
聲聲

有子高曰天命不誦令尹有憾於陳天若  
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合合馬臣懼  
右領與左史有二倖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王之武遂圍陳秋七月使帥師陳陳人御  
之敗陳王與葉公枚卜于良已卯楚公孫朝帥師  
滅陳王與葉公枚卜于良已卯楚公孫朝帥師  
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為令尹沈尹  
過將何為他日敗于國而為令尹  
衛侯夢于其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比  
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也余  
為渾良夫呼天無辜公親蒞之胥彌赦古  
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附侯貞  
亡其闔門塞寶乃自後論冬十月晉復伐衛  
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古  
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野  
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  
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霸之公  
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  
因匠氏攻公闔門而請弗許論于北方  
而陳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  
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  
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髮之以為馬  
姜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伐  
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  
路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李羔  
曰御街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  
然則錄也

細審

難徒  
回反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  
般邑以與之剽般媪而行告桓司馬之臣  
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  
氏公問諸子儀子儀曰將以祀奴之子非  
我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  
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  
皇瑗奔  
晉召之

甲申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  
氏之族使皇瑗為右師  
巴人伐楚圍鄢初右司馬子國之也觀  
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上帥王曰  
寧如志何上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寧  
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  
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折君子  
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  
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  
人不煩上楚惠王其有焉

木末齊集卷下

十

乙丑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  
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魁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  
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  
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  
敬王崩故也

丙寅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驃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  
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  
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越孟降於喪食楚降日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  
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日

好惡同之今越圍吳歸于不廢舊業而

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陰曰  
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越孟曰可乎陰曰請  
嘗之乃往先遣于越軍曰吳犯問上國多  
矣問君親計焉諸夏之人莫不喜唯恐  
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謀其不共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亦父得承齊盟曰將  
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俾勞非晉國  
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首  
日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  
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  
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  
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黜  
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和于盟于顧齊人責

首因歌之曰魯人之阜數年不覺使我  
陷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  
于陽穀齊問立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  
君之軍羣臣將傳遠以告寡君此其復  
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  
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

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  
使肥與有職焉是以不得助執縛使求  
從與人曰以化之得保強錫也有不腆先

人之產焉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繫升  
夏六月晉荀理伐齊高無不帥師御之知  
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  
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  
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十之以守疆於  
宗祧吉矣吾又何上焉且齊人取我英丘  
君命理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足矣何必上壬辰戰于鞌丘  
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  
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  
敵福於周公願乞靈於城氏滅石帥師會  
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  
進是覺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餽滅心  
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半禮不度  
謝之

歸而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

公于荆之毋愛將以為夫人使宗司立夫  
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  
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武  
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國無其禮  
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郟將妻公而多與  
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  
大宰而納  
路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于戰而登席公以  
 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  
 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  
 戰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  
 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  
 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幣賜彭封  
 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成之女雙以為夫  
 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  
 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  
 公使優儀公盟奉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公孫彌年公文要司寇亥司使期因三  
 與奉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奉  
 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謀以攻公  
 野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  
 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  
 休而易問也乃出將適滿曰吾無信不可

將適野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  
 管不足與請適城鉅以鉤越越有君乃適  
 城鉅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  
 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遂揮文  
 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  
 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  
 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  
 朝使史遺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  
 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柞  
 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  
 宴於五柞武伯為祝惡郭童曰何肥也季  
 孫曰請飲瓊也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  
 以不獲從君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  
 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  
 大夫始  
 有惡

不棄棄棄棄

不棄棄棄棄

二十六夏五月叔孫帥師會越與  
 子欲納之懿子曰君使而虐少待之必毒  
 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  
 大敗插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  
 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  
 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  
 夷伐國國幾亡矣請帥之衆曰勿納曰彌  
 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納曰彌  
 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與越人公曰期則  
 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鉅與越人公曰期則  
 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使期  
 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  
 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  
 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綏為右師皇非我  
 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  
 莪為司城樂朱鉅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  
 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  
 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  
 師曰縱之使芻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散乎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  
 與空澤之士千辛奉公自空柩入如沃宮  
 使召六干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干畫六子  
 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三三三三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  
 於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城使宣言于國人曰大尹惑燕其君而專  
 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也矣  
 大尹之罪也得夢格比首而殺於盧門之  
 外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  
 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  
 盟無乃逐我復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

內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甯胡安國四序  
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  
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並撮舉大凡次  
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  
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  
而胡傳則別爲標出間加音注別無發明參考之  
處考元俞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  
附錄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  
傳之稱亦卽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躡躑三傳之列  
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板式猶爲元槧蓋當時鄉  
塾讀本也

# 春秋圖說不分卷

不著撰者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圖說

無卷數》提要

春秋圖說總目

一 隱公年譜

三 莊公年譜

五 僖公年譜

七 宣公年譜

九 襄公年譜

十一 定公年譜

十三 三皇五帝圖

十五 周世次圖

十七 齊世次圖

十九 軒世

二十一 秦世

二十三 蔡世次圖

二十五 曹世次圖

二十七 燕世次圖

二十九 許世次圖

三十一 莒世次圖

三十三 滕世次圖

三十五 虞世次圖

三十七 鄭七穆圖

三十九 八音八風圖

四十一 四凶之圖

二 桓公年譜

四 閔公年譜

六 文公年譜

八 成公年譜

十 昭公年譜

十二 哀公年譜

十四 三王圖

十六 魯世次圖

十八 魯世次圖

二十 杞世次圖

二十二 吳世次圖

二十四 越世次圖

二十六 薛世次圖

二十八 魯三桓圖

三十 歲星之圖

三十二 相圖

三十四 十二戰國圖

三十六 十二戰國圖

三十八 十二戰國圖



四三東坡春秋列國圖  
 四三經傳始見諸國圖  
 四三地理今所屬圖  
 四三魯屬地圖  
 五三晉屬地圖  
 五三衛屬地圖  
 五三楚屬地圖  
 五三陳屬地圖  
 五三曹屬地圖  
 五三邾屬地圖  
 五三許屬地圖  
 五三諸小國屬地圖  
 五三古地名圖  
 五三狄地名圖  
 五三蠻地名圖  
 五三諸國水名圖  
 五三諸國興廢圖  
 五三周王氏族圖  
 五三齊國氏族圖  
 五三宋國氏族圖  
 五三鄭國氏族圖  
 五三陳國氏族圖  
 四三東坡列國圖說  
 四三杜預諸國地名圖  
 四三周屬地圖  
 五三齊屬地圖  
 五三宋屬地圖  
 五三鄭屬地圖  
 五三秦屬地圖  
 五三蔡屬地圖  
 五三吳屬地圖  
 五三莒屬地圖  
 五三越屬地圖  
 五三小國地  
 五三戎地名圖  
 五三夷地名圖  
 五三諸國山名圖  
 五三會盟之圖  
 五三魯一生一及圖  
 五三魯國氏族圖  
 五三晉國氏族圖  
 五三衛國氏族圖  
 五三楚國氏族圖  
 五三燕國氏族圖

五三曹國氏族圖  
 五三秦國氏族圖  
 五三邾國氏族圖  
 五三號國氏族圖  
 五三魯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晉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鄭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秦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陳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曹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邾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諸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薛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雜小國圖  
 五三春秋終始圖說  
 五三鄭樵考今諸國地名圖  
 五三叙山水同異說  
 五三水同異說  
 五三吳國氏族圖  
 五三莒國氏族圖  
 五三虞國氏族圖  
 五三有周名號歸一圖  
 五三齊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楚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衛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蔡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宋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吳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杞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滕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許國名號歸一圖  
 五三諸國興廢圖說  
 五三總例圖  
 五三國邑地同異說  
 五三山同異說  
 五三諸儒傳授圖

春秋終目終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壬辰	八五九四三二六八三	元	六九
癸巳	九六十五四三七九四二七十六		
甲午	十七七六五四八十五三六十七		
乙未	十八七六五九	德	六四九
丙申	十九	相	八七六五九
丁酉	二十		
戊戌	二十一		
己亥	二十二		
庚子	二十三		
辛丑	二十四		
壬寅	二十五		
癸卯	二十六		
甲辰	二十七		
乙巳	二十八		
丙午	二十九		
丁未	三十		
戊申	三十一		
己酉	三十二		
庚戌	三十三		
辛亥	三十四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壬子	九	德	五
癸丑	十		
甲寅	十一		
乙卯	十二		
丙辰	十三		
丁巳	十四		
戊午	十五		
己未	十六		

閔公年譜

庚申	十七	惠	陸	相宣昭莊穆懿相成獻成文
辛酉	十八			
壬戌	十九	惠	僖	相宣昭莊穆文相成獻穆文
癸亥	二十			
甲子	二十一			
乙丑	二十二			
丙寅	二十三			
丁卯	二十四			

僖公年譜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丙午 四十三  
 丁未 五十三  
 戊申 六十三  
 己酉 七十三  
 庚戌 八十三  
 辛亥 九十三  
 壬子 四十四

宣公年譜

宣公年譜

癸丑 五元  
 甲寅 六二  
 乙卯 三三  
 丙辰 二四  
 丁巳 三五  
 戊午 四六  
 己未 五七  
 庚申 六八  
 辛酉 七九  
 壬戌 八十九  
 癸亥 九十二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甲子 十十二  
 乙丑 十三  
 丙寅 十四  
 丁卯 十五  
 戊辰 十六  
 己巳 十七  
 庚午 十八

成公年譜

成公年譜

辛未 十七  
 壬申 十八  
 癸酉 十九  
 甲戌 二十  
 乙亥 二十一  
 丙子 二十二  
 丁丑 二十三  
 戊寅 二十四  
 己卯 二十五  
 庚辰 二十六  
 辛巳 二十七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簡成靈成宣昭景定共共厲相成麟

壬午	七十三	三十三	共八十三	三十三	二五	六十七
癸未	八十三	四十一	七十九	四十一	三十三	六十七
甲申	九十五	五十二	成十五	三十三	四十七	八十九
乙酉	十五	六十三	二二十六	獻三十五	五十九	九十
丙戌	十二	七十四	三十三	二十七	二平十六	六十二
丁亥	十二	七十八	五十四	三十三	二十七	三十三
戊子	十三	八十九	六十五	武十九	四三十八	四十三

簡襄靈成成武景獻平共悼景成麟

襄公年譜

己丑	十四	元十七	六二	二五	四十九	元五十三	十四
庚寅	二	三十二	九八	四三	七六	一三	七
辛卯	二	三十二	九八	四三	七六	一三	七
壬辰	三	四十三	九五	三三	八七	二四	八
癸巳	四	五十四	十六	四四	九八	三五	九
甲午	五	六十五	二七	五五	十九	四六	十
乙未	六	七十六	三二	六六	三十	五七	十一
丙申	七	八十七	四三	七七	四十一	六八	十二
丁酉	八	九十八	五十四	八八	五十二	七九	十三
戊戌	九	十九	六十五	九十九	六十三	八十	十四
己亥	十	十	七十六	十	七十四	九十一	十五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靈襄靈哀成武景獻平共悼景簡麟

庚子	十三	三十一	八十三	三十一	六十五	六十五
辛丑	十三	三十一	九十六	三十一	七十六	七十六
壬寅	十三	三十一	十九	五十三	六十七	六十七
癸卯	十四	四十二	十一	六十四	七十八	七十八
甲辰	十五	五十三	二十一	七十五	八十九	八十九
乙巳	十六	六十四	三十一	八十六	九十九	九十九
丙午	十七	七十五	四十一	九十七	十	十
丁未	十八	八十六	五十一	十	十一	十一
戊申	十九	九十七	六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二

己酉	二	二十七	三三	四七	四八	六五	九
庚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辛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壬子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癸丑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寅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乙卯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丙辰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丁巳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戊午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己未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①

昭公年譜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庚申	四元	七	十四	四	二	三	平	教	平	景	簡	終
辛酉	五二	八	十五	五	三	四	六	豐	六	七	六	八
壬戌	六三	九	十六	六	四	五	七	二	九	八	七	九
癸亥	七四	十	十七	七	五	六	八	三	十	九	八	十
甲子	八五	十一	十八	八	六	七	九	四	十一	十	九	十一
乙丑	九六	十二	十九	九	七	八	十	五	十二	十一	十	十二
丙寅	十	七	二十	十	八	九	十一	六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三
丁卯	十一	八	二十一	十一	九	十	十二	七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四
戊辰	十二	九	二十二	十二	十	十一	十三	八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五
巳巳	十三	十	二十三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四	九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六
庚午	十四	十一	二十四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七
辛未	十五	十二	二十五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一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八
壬申	十六	十三	二十六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七	十二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九
癸酉	十七	十四	二十七	十七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三	二十	十九	十八	二十
甲戌	十八	十五	二十八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九	十四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二十一
乙亥	十九	十六	二十九	十九	十七	十八	二十	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二
丙子	二十	十七	三十	二十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十六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三
丁丑	二十一	十八	三十一	二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十七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四
戊寅	二十二	十九	三十二	二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十八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五

己卯	三	二	六	二	九	三	七	四	五	八	五	八
庚辰	四	三	七	三	十	四	八	五	六	九	六	九
辛巳	五	四	八	四	十一	五	九	六	七	十	七	十
壬午	六	五	九	五	十二	六	十	七	八	十一	八	十一
癸未	七	六	十	六	十三	七	十一	八	九	十二	九	十二
甲申	八	七	十一	七	十四	八	十二	九	十	十三	十	十三
乙酉	九	八	十二	八	十五	九	十三	十	十一	十四	十一	十四
丙戌	十	九	十三	九	十六	十	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二	十五
丁亥	十一	十	十四	十	十七	十一	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六	十三	十六
戊子	十二	十一	十五	十一	十八	十二	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七	十四	十七
己丑	十三	十二	十六	十二	十九	十三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五	十八
庚寅	十四	十三	十七	十三	二十	十四	十八	十五	十六	十九	十六	十九
辛卯	十五	十四	十八	十四	二十一	十五	十九	十六	十七	二十	十七	二十
壬辰	十六	十五	十九	十五	二十二	十六	二十	十七	十八	二十一	十八	二十一
癸巳	十七	十六	二十	十六	二十三	十七	二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二	十九	二十二
甲午	十八	十七	二十一	十七	二十四	十八	二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三	二十	二十三
乙未	十九	十八	二十二	十八	二十五	十九	二十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一	二十四
丙申	二十	十九	二十三	十九	二十六	二十	二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二	二十五

昭公年譜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庚申	四元	七	十四	四	二	三	平	教	平	景	簡	終
辛酉	五二	八	十五	五	三	四	六	豐	六	七	六	八
壬戌	六三	九	十六	六	四	五	七	二	九	八	七	九
癸亥	七四	十	十七	七	五	六	八	三	十	九	八	十
甲子	八五	十一	十八	八	六	七	九	四	十一	十	九	十一
乙丑	九六	十二	十九	九	七	八	十	五	十二	十一	十	十二
丙寅	十	七	二十	十	八	九	十一	六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三
丁卯	十一	八	二十一	十一	九	十	十二	七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四
戊辰	十二	九	二十二	十二	十	十一	十三	八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五
巳巳	十三	十	二十三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四	九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六
庚午	十四	十一	二十四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七
辛未	十五	十二	二十五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一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八
壬申	十六	十三	二十六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七	十二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九
癸酉	十七	十四	二十七	十七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三	二十	十九	十八	二十
甲戌	十八	十五	二十八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九	十四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二十一
乙亥	十九	十六	二十九	十九	十七	十八	二十	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二
丙子	二十	十七	三十	二十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十六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三
丁丑	二十一	十八	三十一	二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十七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四
戊寅	二十二	十九	三十二	二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十八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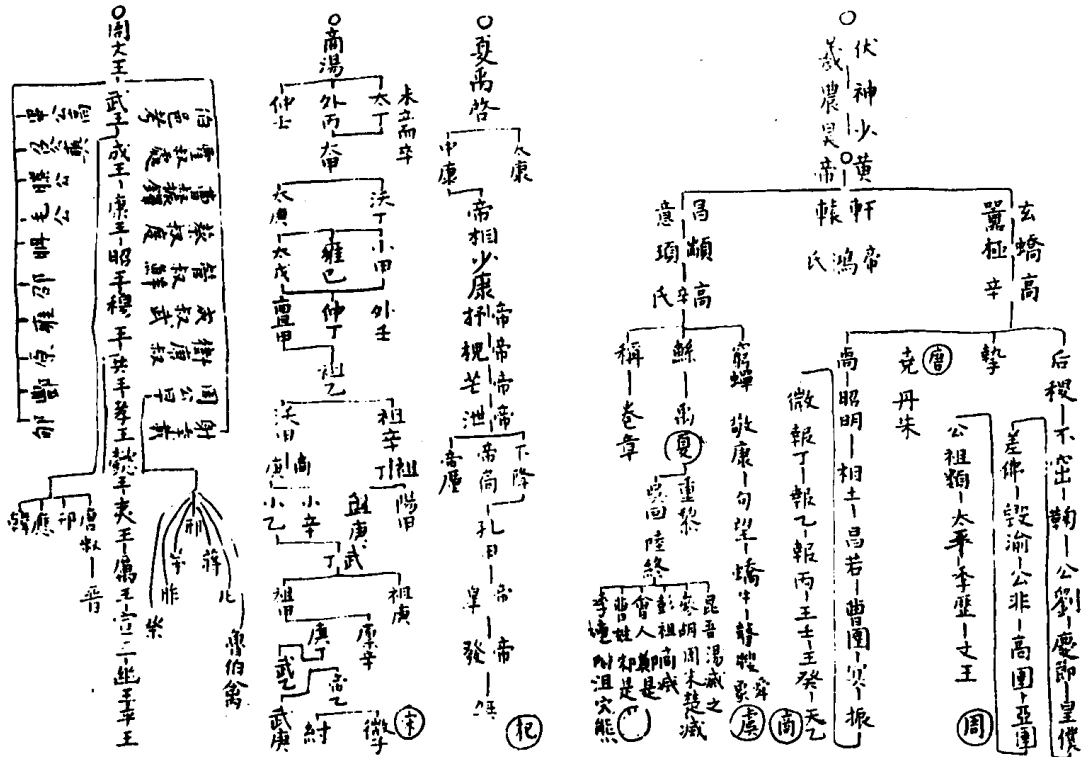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敬定景懷靖簡昭靈景昭定惠聲 差 踐  
 六六 四四 二二 元五 一三 一三 八三 十三  
 七七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八八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九九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十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一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二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三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四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五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六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七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八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九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一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二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三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四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五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六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七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八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九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三十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哀公年譜  
 五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六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七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八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九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一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二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三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四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五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六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七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八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九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一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二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三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四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五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六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七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八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九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三十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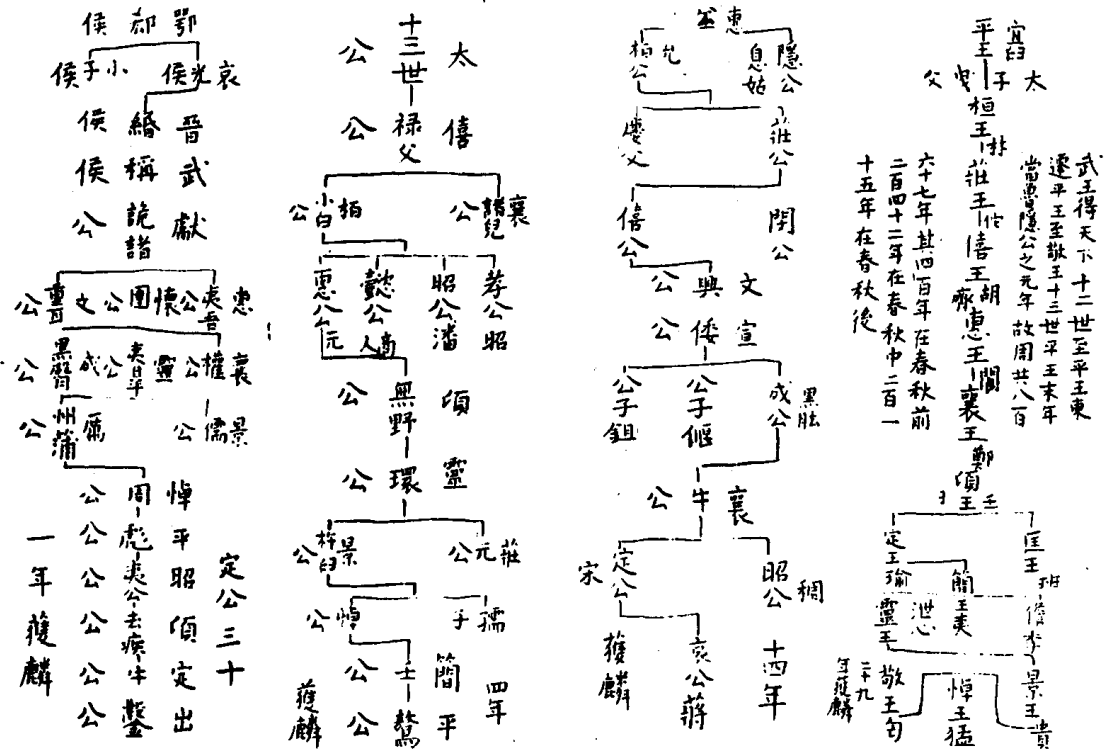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春秋大國年譜

周魯齊陳曹燕蔡衛宋楚晉秦鄭吳越  
 敬哀悼 景 懷 靖 簡 昭 靈 景 昭 定 惠 聲 差 踐  
 九三 七三 五三 三三 一三 一三 八三 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哀公年譜  
 五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六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七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八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九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一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二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三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四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五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六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七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十八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十九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一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二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三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四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五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六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七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二十八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二十九年 五五 三三 三三 二二 二二 九二 十一  
 三十年 六六 四四 四四 三三 三三 十三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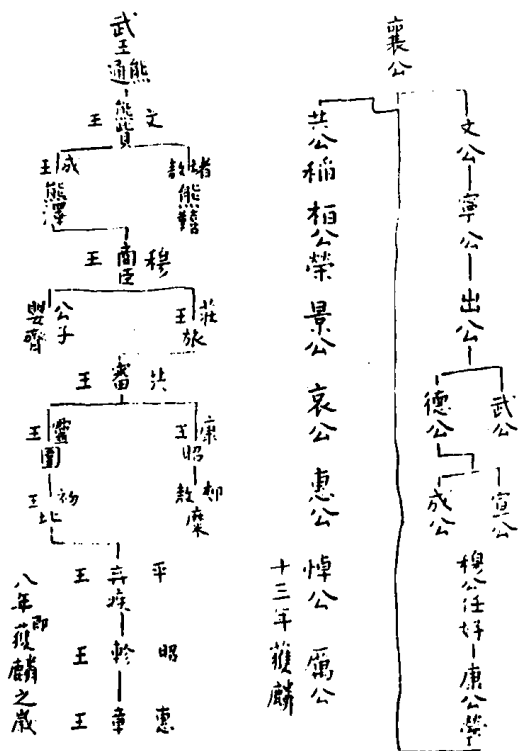
# 三皇五帝圖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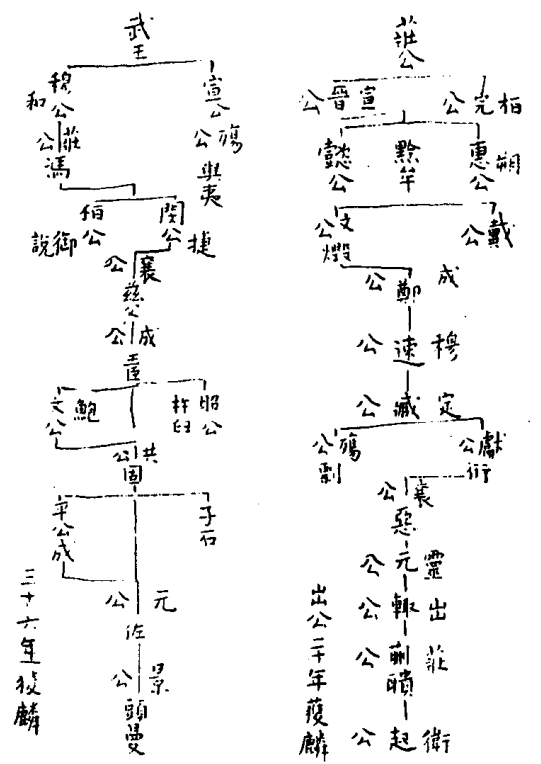
# 周世次 魯世次 齊世次 晉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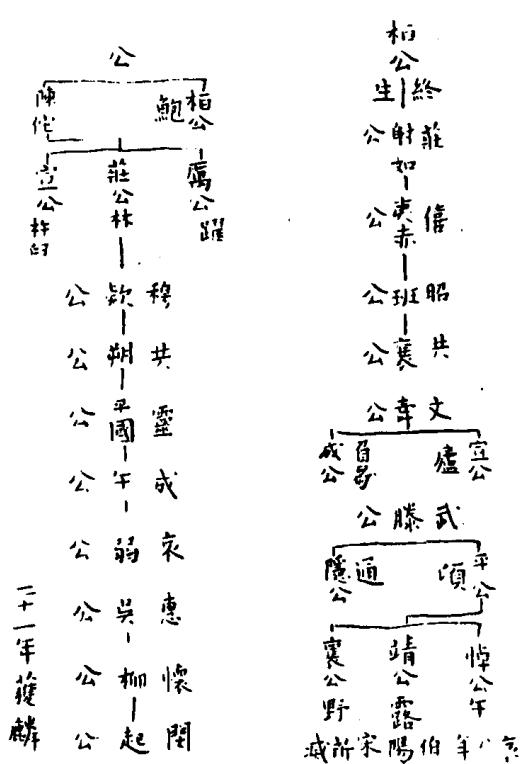
次世楚 三十二 次世秦 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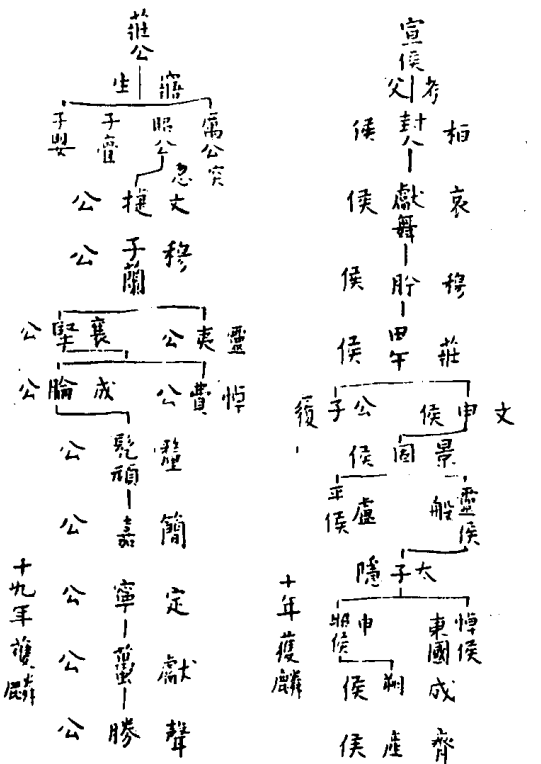
次世宋 三十四 次世衛 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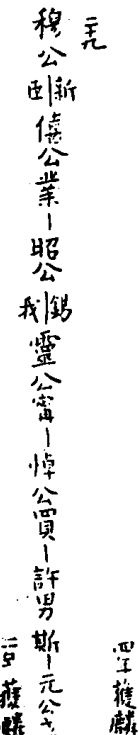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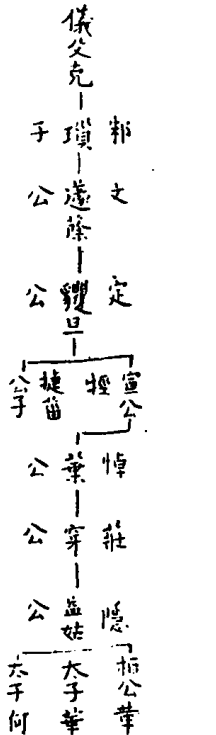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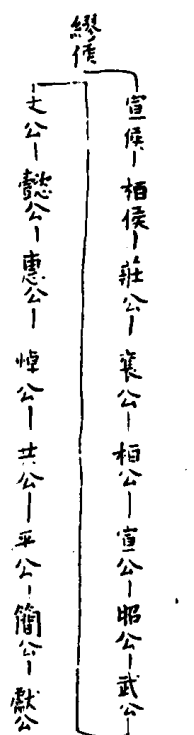
次世陳 三十六 次世曹 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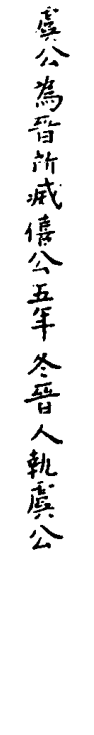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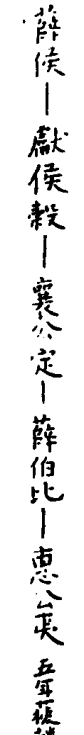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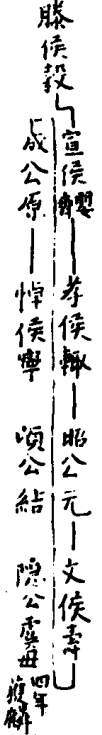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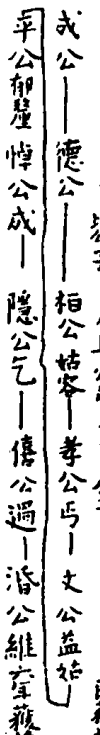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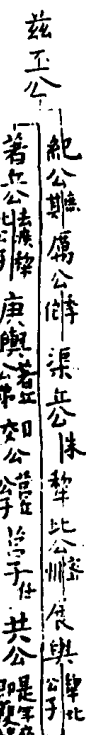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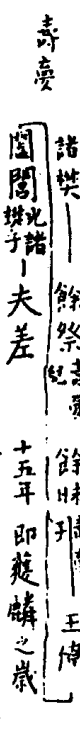
次世鄭 三十八 次世蔡 三十九



世次 世次 世次 世次 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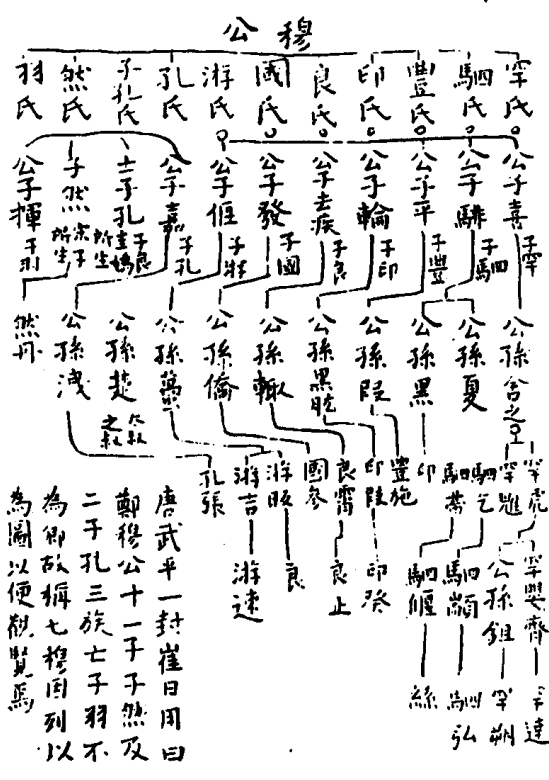
吳 莒 杞 滕 薛 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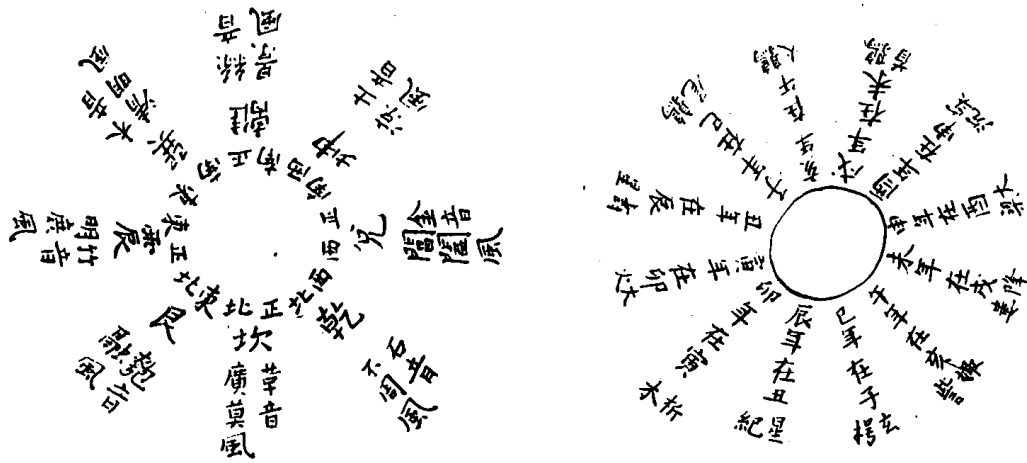
魯三桓圖



鄭七穆圖



# 歲之星之圖 八音八風之圖



昭公九年歲在星紀  
五歲及大梁○襄公  
十九年子崎卒歲在  
降婁○襄公十八  
年曰天道多在西北  
註云歲在冬堂三十  
年曰歲在椒皆之口  
昭公十一年曰歲在  
豕韋○襄公二十八  
年曰歲在塗於玄枵  
○昭公十年曰歲在  
顛頊之虛註云顛頊  
之虛謂玄枵也○襄  
公二十八年與昭公九  
年註皆曰歲在星紀  
三十二年云越得歲  
而吳伐之此非也此  
年宜在寅析木唐史  
以此為越次○昭公  
八年曰歲在析木之  
津○昭公九年曰歲  
五及鶉火而後陳卒  
亡○隱公五年曰九  
月考仲子之官將萬  
馬公問羽數於衆仲  
對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 十 六 相 圖

十四 文十八年曰昔高辛氏有才于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  
臣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高陽氏有才于八人天下之  
民謂之八凱舜臣克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

黃 帝 氏 鴻 帝 高辛氏

少昊 蟠極 高辛氏

昌意 高陽氏 顛頊

高辛氏 帝 譽

忠 肅 恭 懿 宣 慈 惠 和

蒼舒 墮散 倚戴 大臨 危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伯奮 仲堪 叔獻 李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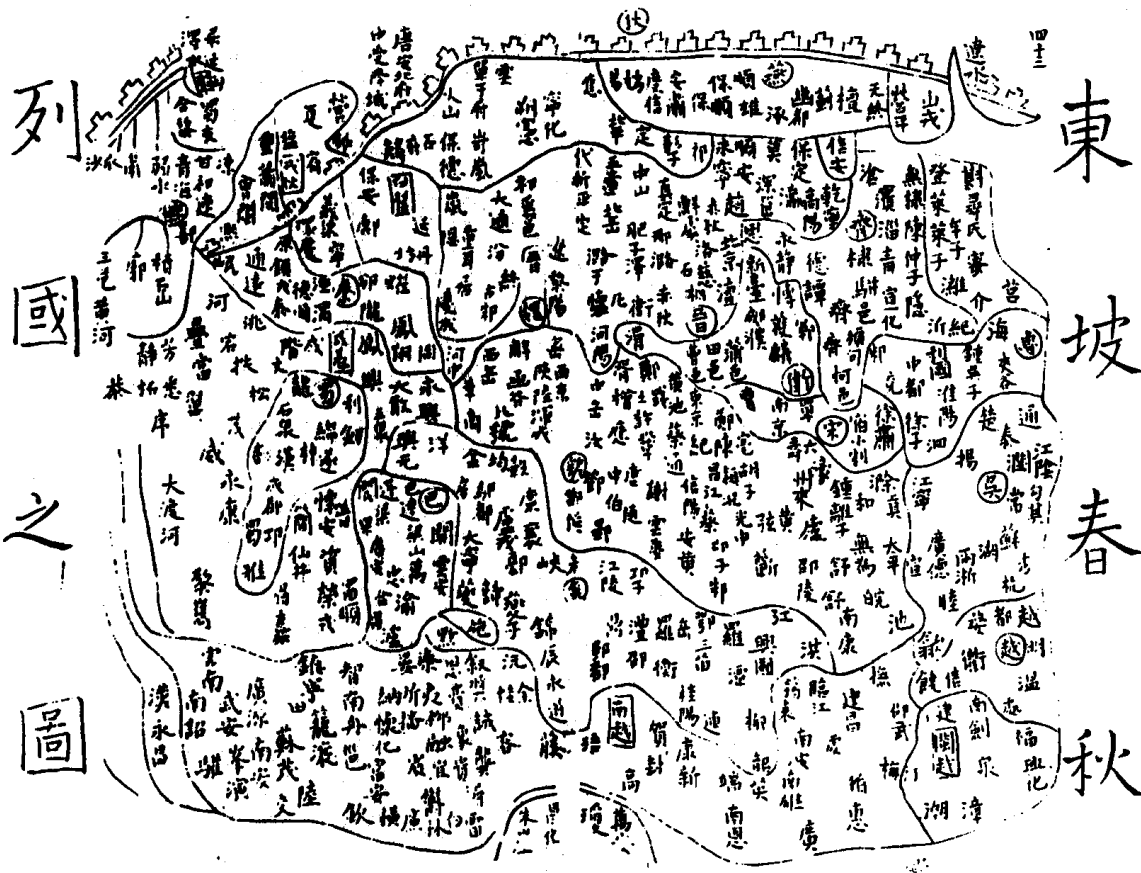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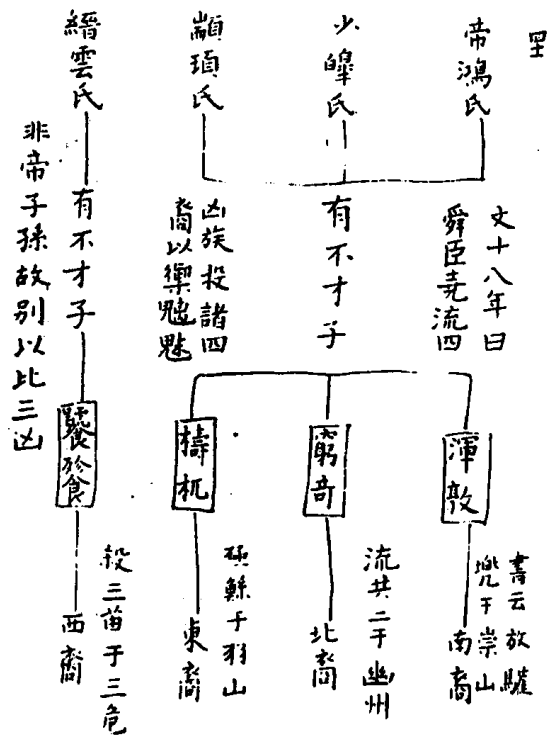
慎徽五典註曰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舜慎美篤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  
舜典註曰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時事敘無廢業也



# 四凶圖 二十國戰國圖



秦韓魏楚燕趙齊共七國別秦而六國



東坡春秋列國圖說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  
 十人爵五品而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  
 者為附庸蓋三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  
 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一百六十五國  
 晉鄭蔡衛西虢隨鄭  
 單蔡息滑而茂陶畢原鄭應韓甘頃毛巴唐吳呂尹北燕胡劉宋和宿曹  
 紀各陳北南燕許州穀登葛仰荆徐舒鄆梁源句夔秦沙齊鄭和共備陽  
 舒鳩趙邠中來說羅天霍耿魏黃溫任黓史德管雍邢邢齊明鄭鄭六  
 揚諱宗宗榮杜頓鍾晉鄭載鄭二軒般牟連權揚共實項相屬通英氏江  
 巢庸介姜長秋自僕厚委陸澤未比根年游甲氏留可鐸辰羊武喬登如  
 無終濮奄淮來肅論出夷戎狄亦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慎鮮虞肥鼓戎莒莚諸國皆在經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  
 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孔子筆之於經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  
 見其處今假取其尤者附次於後舊圖引晉地理志云見於經事

論東西周

昔武王克商定鼎于郊鄆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澀水西而  
 營洛邑是為王城即鄆今河南也王城今河南城周靈王城殺洛關毀王  
 水本澗水自後遂更其名矣經今城之北洛又於澀水東卜亦吉遷南顧民居之孔安國  
 故俱卜之平王因犬戎之亂自鄆東遷而居王城則東周之始  
 王也至敬王與子朝爭立出奔晉定公使魏舒帥諸侯之大夫會  
 於狄泉以其地本成周之域而居恭王按在今各陽之域東二十  
 也狄泉在城中然而成周是王城下都之號故左氏傳曰長弘云西王  
 天春之東王必大克時于朝君王城故曰西王教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  
 曰東王考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宣公乃封  
 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王振立東西周分理則王城也

經傳始見諸國圖

魯 元伯隱	隨 子伯隱	郕 伯隱	邾 伯隱	單 伯隱	虞 公隱	應 侯隱	巴 子隱	北燕 伯隱	宋 子公隱	齊 姜魯隱	許 姜魯隱	兒 伯隱	梁 伯隱	康 伯隱	舒 伯隱	鄭 伯隱	中 姜魯隱	耿 伯隱	顛 伯隱	
鄭 伯隱	成 伯隱	莒 伯隱	蔡 伯隱	周 公隱	韓 侯隱	唐 侯隱	胡 侯隱	齊 侯隱	邾 侯隱	陳 侯隱	州 侯隱	荆 侯隱	須 侯隱	邾 侯隱	邾 侯隱	邾 侯隱	東 侯隱	魏 侯隱	焦 侯隱	
祭 伯隱	晉 侯隱	荀 侯隱	息 侯隱	畢 侯隱	甘 侯隱	吳 侯隱	劉 侯隱	宿 侯隱	杞 侯隱	杞 侯隱	杞 侯隱	徐 侯隱	徐 侯隱	邾 侯隱	邾 侯隱	邾 侯隱	四 侯隱	黃 侯隱	管 侯隱	
衛 侯隱	几 侯隱	賈 侯隱	滑 侯隱	原 侯隱	頓 侯隱	召 侯隱	尹 侯隱	紀 侯隱	紀 侯隱	南 侯隱	鄧 侯隱	舒 侯隱	秦 侯隱	箕 侯隱	邾 侯隱	夷 侯隱	温 侯隱	雍 侯隱	霍 侯隱	任 侯隱
西 侯隱	滕 侯隱	曹 侯隱	邢 侯隱	鄆 侯隱	毛 侯隱	尹 侯隱	尹 侯隱	紀 侯隱	紀 侯隱	南 侯隱	鄧 侯隱	舒 侯隱	秦 侯隱	箕 侯隱	邾 侯隱	夷 侯隱	温 侯隱	雍 侯隱	霍 侯隱	任 侯隱

胙 五文

譚 十子

戴 十子

英氏 同上

桐定二 附庸

盧 三傳 泉 泉 百 根 茅 肅

茅 五文

鍾 五子 蘇 三子

遂 三子 道 三子

郭 三子 江 三子

向 三子

夷狄諸種

鮮 二子 廣 三子 浴 五子

蔣 五文

宗 三子

權 三子

鑄 三子

於 三子

山 三子 介 三子 陸 三子

賈 以上七國

萊 六子

軫 二子

庸 六子

蕭 一子

北 三子 姜 三子 赤 三子

揚 十九子

杜 十子

絞 十一子

崇 七子

鄆 十子

揚 拒 長 白 鐸 淮 戎

魯 今充州

凡 二子

秦 二子

沈 二子

舒 舒 溫 溫

箕 息 韓 原 鼓 戎 巢 陽

杜預諸國地名

曹 曹 邢 邢

齊 齊 項 項

梁 梁 宿 宿

舒 舒 黃 黃

東 甘 蔣 豐 蓼 茅 厲 江 戴 黃 舒

衛 衛

毛 毛

陳 陳

宿 宿

須 須

管 邳 買 邠 根 崇 項 遂 萊

鄭 鄭

劉 劉

南 南

徐 徐

州 州

霍 黎 苟 邠 鄆 鄆 州 州

吳 吳

滕 滕

宋 宋

徐 徐

州 州

雍 雍

西 西

胡 胡

單 單

徐 徐

州 州

雍 雍

野 河南縣  
昨 東郡西南  
楊 河東  
茅 高平昌  
魏 北河東  
耿 平陽  
羅 江蘇

申 宛縣  
任 任城  
顧 武地關  
蘇 地關  
鐘 吾地關  
絳 地關  
逢 澤上

杜 北縣  
道 道地關  
貳 地關  
軫 地關  
鍾 地關  
絳 地關  
紀 隱

桐 縣  
共 共縣  
徐 吾地關  
卿 文地關  
房 房地關  
魚 終地關

附庸 極地關  
郭地關  
地理今所屬圖  
向 龍元  
於 餘地關  
蕭 地關

東 京  
首 止  
城 棣  
承 筐  
南 京  
孟 諸  
盧 門  
西 京  
程 泉  
乾 祭

鴻 口  
蒙 澤  
橫 昭  
魚 門  
彭 城  
揚 梁  
沙 隨  
平 丘  
黃 隱  
武 父  
蒲 成  
曾 襄  
鄭 元  
大 棘  
蟲 牢  
武 父  
黃 隱  
鄭 襄  
鄭 元

唐 昭  
褚 氏  
東 園  
垂 隴  
解 教  
唐 昭  
褚 氏  
東 園  
垂 隴  
解 教

南 京  
孟 諸  
盧 門  
西 京  
程 泉  
乾 祭  
唐 昭  
褚 氏  
東 園  
垂 隴  
解 教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楚 立  
濫 立  
清 立  
秦 立  
○ 鄆 州  
部 襄  
良  
清 立  
梁 立  
重 館  
柳 隱  
○ 趙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 鄆 州



澤邑	西園	團澤	聶	魯縣今之	負黍	窮谷定七	霍哀四	魯	潛並隱	社圃並隱	咸立成七	奚成十	乘立並推	秦並三	密	寧母信七	重館信三	鄆並文	笙宣十
牆人	平陰	瑕	關塞又曰伊	渠	韓並昭二	狐人	穀城足八	魯屬地	崇隱五	謹成三	闕成十	既莊九	晉	梁立並三	夷閉二	卞信十	部	句颺	蜀
直人	杏	隄上	呂	馮	關外又曰	簡城	孟定八	姑蔑	中丘隱七	卽成四	曲池成十	生實	郇並莊二	挑莊二	汶陽田	升陘信二	五梧文七	尺立並文	陽橋
尹	東訾	桂谷	尸	推乃並昭二	滑	姑猶並定	孟定八	卽並隱	許田隱八	祝丘成五	趙	沫	防	薛莊三	鄆	昌衍信二	鹹文十	平陽宣八	龍
阪道	唐	施谷	褚氏	涇	齊靡	儀粟定七	梁	唐	菟裘	成成六	向並成	長勺	諸並莊二	達泉莊三	貫元信	濟西田	立	根牟宣九	巢立並成
棘成三	費襄七	成	陽閭並襄	庚宗	紅昭八	霄並昭	毗哀五	齊	黃成十	貝立	杏並莊	穆陵	鄭文十	轉	輿立	而外表三	維	郭並襄	會中
中城成九	耶襄十	過	灑	立猶四昭	比蒲	炊鼻昭二	糞室	石門	樂成十	姑芬並莊	小穀莊三	無隸並信	申池文十	袁婁	馬陘	阿澤	沂	祝柯	重立
懷墮成十	五父襄十	海陘襄十	武城並襄	塞閭	泉丘並昭	且知昭二	東陽	盧並隱	禚莊四	乾時	落姑閭元	甌信十	平州宣元	莘	石卯	巫山	平陰	督揚	堂並襄二
鹿圃成十	台襄十	挑	徵	粉泉並昭	昌間昭二	郟定十	五梧	艾隱六	穀莊七	堂阜並莊	陽穀信二	鄧信二	垂宣八	華泉	華不註	申池	坊門	高堂	廩立襄二
蒲圃襄四	劉	旅松	高魚並襄二	商衛	莒父	莒定十	却瑕	高成二	葵立	柯	多魚信二	周首文十	清成十	徐閑	東陽並成	郵棠	京茲	灑藍並襄	崔襄二

黑壤 <small>七並七</small>	儵 <small>文十</small>	瑕 <small>六並六</small>	耶 <small>文六</small>	王官	瑕 <small>十並三</small>	綿 <small>十四並二</small>	桑泉	陰	沙鹿 <small>四倍十</small>	東閔 <small>八倍十</small>	汾隰 <small>成三</small>	晉陽 <small>十並隱</small>	晉 <small>五十一</small>	留舒 <small>哀十七</small>	舒州	洛哀 <small>八</small>	婿定 <small>九</small>	攝	夫子	北殿 <small>襄二十八</small>	
董澤	陰地	霸馬 <small>文十</small>	董陰	郊	箕 <small>十並三</small>	南陽 <small>倍十七</small>	廬柳	解梁 <small>城倍十五</small>	莘山	垂棘 <small>倍二</small>	絳 <small>莊二十六各故降</small>	曲沃	太原 <small>一名大鹵</small>	晉屬地	豐丘	黎哀 <small>十</small>	夾谷 <small>定十又名視其</small>	姑	稷 <small>十並昭</small>	菅昭 <small>三</small>	
敖	首山 <small>宣二</small>	渚浮	令狐 <small>文七</small>	茅津 <small>並文三</small>	先茅	河陽	白衰	狐厨	韓原	采桑 <small>倍八</small>	蒲之 <small>莊八</small>	翼 <small>並隱五</small>	大夏	郭閔 <small>並哀十四</small>	郭閔 <small>並哀十四</small>	胎	尤 <small>二並昭十</small>	渠立 <small>昭十</small>	寧風 <small>昭五</small>		
高十 <small>宣二</small>	邢丘 <small>宣六</small>	桃林之塞 <small>三</small>	北徵 <small>文十</small>	董	殷 <small>倍三</small>	南河 <small>倍十八</small>	卯	受鐸	河外列城	高梁 <small>倍九</small>	二屈 <small>莊十</small>	涇庭	參	顧	艾陵 <small>哀十</small>	賴	陽州	沛	棘		
曲梁	向陰	黃父黑壤	河曲	夷	寧 <small>文五</small>	清原 <small>倍十一</small>	綿上	昆都 <small>並倍十大</small>	魏畧	韓倍 <small>十</small>	聚 <small>莊十</small>	十畝 <small>並成</small>	虛昭 <small>元</small>	舟道 <small>並哀十一</small>	艾陵 <small>哀十</small>	野井 <small>並昭二</small>	野井 <small>並昭二</small>	野井 <small>並昭二</small>	鹿門		
穀五	老挑	宋	五十一	中年 <small>哀五</small>	壺口	臨	棘蒲 <small>哀元</small>	沙定 <small>七</small>	楊氏	平陵	良	戲昭 <small>九</small>	大鹵 <small>昭元</small>	孟門 <small>並哀十三</small>	朝歌	揲 <small>哀十七</small>	虛滑 <small>成十</small>	御 <small>並成十一</small>	汾澮 <small>並成</small>	范 <small>並宣十七</small>	櫻
龜 <small>成十</small>	防 <small>並隱十</small>	黃	宋屬地	冠氏 <small>哀十</small>	柘人	邢	上維	五氏 <small>定九</small>	平陽 <small>並昭十八</small>	梗陽	和南 <small>並昭十三</small>	棘津 <small>昭十</small>	中都 <small>昭元</small>	苗	熒庭	溴梁 <small>哀十</small>	欽丘 <small>哀元</small>	涑川	桐鞮 <small>成九</small>	赤棘 <small>成元</small>	野王 <small>並宣十五</small>
衰 <small>成十</small>	稷 <small>成二</small>	宿 <small>並隱元</small>	樂	任	倉野	朝歌 <small>昭十九</small>	汝濱 <small>昭十九</small>	馬首	汝濱 <small>昭十九</small>	乾侯	侯氏	侯氏	鄆 <small>並哀廿六又名畜田</small>	揚 <small>昭二又名揚氏</small>	鄆 <small>並哀廿六又名畜田</small>	著 <small>哀十一</small>	雞澤	河	桑田 <small>成十</small>	梁山 <small>成五</small>	輔氏
蕭	襄 <small>成五</small>	却	少習	逆時	莞和	邲 <small>定三十</small>	適歷 <small>昭三十一</small>	涂水	適歷 <small>昭三十一</small>	祈	谿泉	魏榆	木門 <small>哀二十七</small>	魏榆	雍榆	長檮 <small>襄三</small>	箕部 <small>並成十三</small>	陽樊	鹽 <small>成六</small>	瓜衍	斷道
皂	虛	管	鄆 <small>並哀四</small>	陰人	五鹿	百泉 <small>定四十</small>	平中 <small>定三</small>	孟	平中 <small>定三</small>	鄆 <small>並昭十二</small>	陰 <small>並昭十二</small>	虎析 <small>昭八</small>	任 <small>哀三</small>	任 <small>哀三</small>	東陽	太行	著雍 <small>襄十</small>	温	新田	温	新田

蒙澤十二 幽六 梁三 檀元 貫二 純留八 西鄙懿氏 平丘昭 平壽定 死鳥昭  
 葵丘九 孟六 鹿上三 泓二 緡三 有閭二 東都武父 郭澤八 垂段三 孟五 沙濼七  
 孟諸八 承筐一 新城四 大棘二 鉞六 曲濮定 辛四 外州彭 巢冷 鄒城 少禘上  
 睢上五 沙隨一 汭成 夫渠成 呂六 洧陵成 藉圃七 黃池三 彭州 鄭地 制號 京長 城制  
 留大丘 朝母 桐門 麻角一 龐角 籍圃七 黃池三 彭州 鄭地 制號 京長 城制  
 揚梁二 合六 蒙七 良昭 鬼閭 龐角 籍圃七 黃池三 彭州 鄭地 制號 京長 城制  
 攢桑林 盧門 蒙七 良昭 鬼閭 龐角 籍圃七 黃池三 彭州 鄭地 制號 京長 城制  
 赭丘南里 盧門 蒙七 良昭 鬼閭 龐角 籍圃七 黃池三 彭州 鄭地 制號 京長 城制  
 渠丘五 雍丘九 橫昭 曲棘 老丘丘 萬丘 顧谷 鄭地 制號 京長 城制  
 彌作王暢 城鈕 曲棘 老丘丘 萬丘 顧谷 鄭地 制號 京長 城制

空澤 連中 唐孟六 牧隱五 大丘八 東郊大陵 牛首四 棟五 函三 滑桔  
 衛五 濮越 清四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楚丘七 越成 蒲成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鄆四 城濮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曹二 首止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此言 五鹿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宛濮 帝丘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鞠居 錡成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立宮 阿澤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羊角高魚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茅氏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圍六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茅氏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柯陵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高民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曲洧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戲童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鄆襄元 葵澤 挑丘 莘六 桐丘 大陵四 弭丘 廩五 純門 桔扶



楚荆鄂成三  
 沈鹿成八  
 治父十三  
 那起  
 夕室十三  
 陸  
 折白羽十五  
 商密  
 連毅  
 范十八  
 大林  
 陽立  
 阪高  
 句滋  
 切並文十六  
 葉宣三  
 皇澗  
 夢中並宣四  
 榮澤宣二  
 迎  
 鍾離  
 新石並成十五

鄧鄂成二  
 方城  
 召陵並信四  
 武城信六  
 武城信六  
 為並信二十七  
 廬四  
 阜山  
 臨品  
 漳蒞  
 期思並文十  
 盧四  
 選  
 石谿  
 臨品  
 潁陽  
 潁北宣十  
 呂並成七  
 汝陰之田並成十六  
 駕

荒谷  
 湫並信九  
 武城信六  
 為並信二十七  
 廬四  
 阜山  
 臨品  
 漳蒞  
 期思並文十  
 盧四  
 選  
 石谿  
 臨品  
 潁陽  
 潁北宣十  
 呂並成七  
 汝陰之田並成十六  
 駕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秦屬地  
 靈臺信十  
 王城信十五  
 俱園信十三  
 彭衙

虎牢襄六  
 城棗襄五  
 中分  
 師之梁  
 陽陵  
 穎並襄十  
 濟陰並襄十一  
 向襄十  
 胥靡  
 獻于  
 雍梁  
 梅山  
 樂氏並襄十六  
 黃崖襄二  
 號昭无  
 董隧昭二  
 攀櫟昭十  
 相昭十  
 戶脯並哀  
 黃池  
 尹脯並哀  
 楚屬地  
 季五

鄧鄂成二  
 方城  
 召陵並信四  
 武城信六  
 武城信六  
 為並信二十七  
 廬四  
 阜山  
 臨品  
 漳蒞  
 期思並文十  
 盧四  
 選  
 石谿  
 臨品  
 潁陽  
 潁北宣十  
 呂並成七  
 汝陰之田並成十六  
 駕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戲  
 陰口並襄九  
 蕭魚  
 蕢滑  
 魚凌  
 蒙鹿未  
 斗城並襄三十  
 周昭五  
 鐵哀二  
 阜池定四  
 阜池定四  
 周昭五  
 鐵哀二

五八

蔡屬地

鄧

華

陽二並成

桑隧成六

許隱十

展陂

任冷四並成

叔申之封四成十

蔡隱四  
鄧陽九昭十

曹屬地

重立並襄

鄧昭二

揖立

葉成十

越屬地

函氏十並襄

白羽八昭十  
容城定四

曹威九

大城

鍾

黍

于七並哀

郊二哀十

越於越昭二

樞李

陸十並定

夫椒哀元

姑蔑三哀十

吳屬地

鳩茲襄三

善道襄二

自羊丹阮襄十

紀隱元

浮來隱八

邢鄧

郟元並莊

御莊三

雲婁襄二

延州來襄

朱方昭四

鵲岸

豫章

索阜

紀隱元

邢鄧

郟元並莊

郟元並莊

御莊三

房鍾六並昭

鹿宋定五

推李秀州定

邳哀九

棠阜

紀隱元

浮來隱八

邢鄧

郟元並莊

郟元並莊

御莊三

鄭十一並哀

良五哀十

頰黃六哀十

笠澤

艾哀二

號地

浮來隱八

邢鄧

郟元並莊

御莊三

五二

邾屬地

翼元並隱

偃

虛立元並信

些婁十信三

號隱元

玆莊二

莘莊三

下陽

桑田二並信

邾

繹文十

離姑昭三

濫昭三

漆

閭立十並襄

淨東田

號隱元

玆莊二

莘莊三

下陽

桑田二並信

沂西田

莒屬地

向宣四

渠丘成八

鄆襄十

庸地

號隱元

玆莊二

莘莊三

下陽

桑田二並信

且于

壽舒並襄

蒲侯氏襄

介根襄二

大尤

鄆昭十

號隱元

玆莊二

莘莊三

下陽

桑田二並信

常儀靡莊

鄭昭四

茲

防五並昭

鄭昭十

庸地

號隱元

玆莊二

莘莊三

下陽

桑田二並信

紀昭十九又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許屬地

杞屬地 杞緣陵名二 牟婁並隱 無婁宣十  
 糜屬地 防渚 錫穴並文 蒲駮成十  
 鄭屬地 鄭一成十 夢中宣四  
 薛屬地 薛隱十 邱定元  
 小邾地 小邾邾莊五 句緝哀二  
 鄧屬地 鄧成七 鄧成九  
 黃屬地 黃成八 踏陵莊十  
 梁屬地 梁成九 新里信十  
 徐屬地 徐信三 蒲遂信十  
 郟屬地 郟信五 商密信七  
 邾屬地 邾信四 羽淵昭四

萊屬地 萊宣七 棠裏六  
 有窮地 有窮石昭四 鉏裏四  
 三苗地 三苗昭元 瓜州襄十  
 有虞地 有虞哀元 綸哀元

右春秋四十國并周凡四十一經傳  
 地名九百一十三其四百五十七闕

號 六十六 小國地名  
 向隱二 燕隱五 宿 申 夷並隱  
 惠隱十 郟成二 滕 比並隱 戴隱十  
 已成九 州成十 蓼成十 絞成十 賴成十

牟 葛並成 譚莊十 蕭莊十 遂莊十  
 滑費莊六 權莊十 郭莊三 霍  
 江 巢二並信 弦 道 栢並信 耿並元  
 微信六 鄧信十 厲信十 密信十 任  
 須句 顯史一並信 頓信三 管 雍  
 畢 豐 邢 邢 應 蔣  
 芋 昨並信 夔信二 介信二 蕭信三  
 沈文三 六文五 巢文十 根牟宣九 唐宣十  
 黎宣十 郟信十 寒襄四 有馬 斟灌  
 斟尋 過有過 戈並襄 偏陽襄十 邾信十  
 鑄襄三 豕韋 唐 杜並襄 揚

幽 會並襄 觀 色 邳並昭  
 胡 有婦 梁並昭 大庭氏昭元 駘昭九  
 岐 蒲姑並昭 昆吾昭十 沈昭十 密須昭十  
 甲父昭十 鄆昭十 桐定二 共隱元 極隱二  
 荀 賈並成 貳 軫 英氏信十 項信十  
 於餘丘莊二 陽昭二 溫信十 軫 英氏信十 項信十  
 毛並信 聃 華信二 鄆 偃文六 崇信元  
 郭成六 邾 邾信五 鄆 關昭十 鍾吾昭十  
 嬰 如並昭 毫昭五 鄆 關昭十 封父定四 仍有昭十  
 右小國二百二十九經傳唯見國名二十八闕

六十七

古地名

共地 惡曹並成 垂棘 多魚並倍 牡丘倍十

女栗 厥貉並文 水昏文十 上鄆成二 瑣澤

交剛並成 狸脈成十 虛江 台谷並成 善適衰五

大隧衰十 商任衰十一 泮襄二 曠林昭元 侵祥祥二

厥慙並昭 郭陵昭二 拔郊定三 安甫定十 渠蔭定十

戎地 戎地 戎地 戎地 戎地 戎地 戎地 戎地 戎地 戎地

陸渾之戎 九州之戎並備 姜戎倍三 茅戎 徐吾氏並成

陰戎 昭九 狄戎 哀四 戎州 哀十

廣貨並二 東山卑 落氏狄 閭 膺咎如 白狄倍三

長狄 鄆 潞赤狄 潞氏文二 赤狄宣三 攢函

衆狄並宣 赤狄甲氏 留吁 鐸展三名 鮮虞

昔陽 肥並昭 中人昭十 鼓昭十 中山定四

淮夷 東夷 備百濮文十 肅慎昭九 夷 夷 夷

教並衰 蠻地名 陸渾蠻氏成六 蠻氏成六

羣蠻六 陸渾蠻氏成六 蠻氏成六

羣蠻六 陸渾蠻氏成六 蠻氏成六

羣蠻六 陸渾蠻氏成六 蠻氏成六

羣蠻六 陸渾蠻氏成六 蠻氏成六

七十一

諸國山名

泰山隱八 艾隱六 方城倍四 沙鹿倍十 華山倍十

般倍三 繹文十 首山宣二 教宣十 鄆

櫻並宣 梁山成五 衡山衰三 平山 三塗 陽城

魚並衰 太行衰二 四嶽昭四 三塗 塗山並昭 會稽

太室 荆山 中南 龜定十 羽山昭七

北山昭二 小別 大別並定 阜山文十

夫椒並衰 莞和衰四 二山與教二 阜山文十

靡笄 華不注 萊山 箕之山 萊柞 昭七

岡山昭十 垣昭十 桑山昭十 首山哀十 郭

濟隱二 漢成六 淮成八 彭成十 鄆成十

灤成十 澆莊四 洙莊元 洧莊元 洧莊元

汶倍元 東海 河並倍 伊 洧倍二 漳宣四

汾倍十 睢倍十 潁倍二 洧倍二 潁宣十

澠成六 凍 溱成六 涇成六 涇成六 涇成六

洹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洹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洹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洹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洹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淇成六

濮隱四 泓信二 滑宣八 而襄三 少水襄三  
泚昭元 羅昭五 彭昭二 沙昭二 離昭二  
清發 澠並定 泓哀十 列哀十 九  
右水五十八其十四閱

會盟圖

五霸

齊桓公 始霸於莊公十三年卒於僖公十七年  
晉文公 始霸於僖公二十五年卒於僖公三十三年  
秦穆公 始霸於僖公十七年卒於文公六年  
宋襄公 始霸於僖公十八年卒於僖公二十三年  
楚莊王 始霸於宣公十一年卒於宣公十八年

六國

晉文公 悼公 始成十八年卒昭十五年平公 始成十六年卒襄公  
楚康王 始襄十年卒昭二十二年 平王 始昭二十三年 昭王 始昭二十七  
吳王 始昭二十八年 夫差 始定十五年 越王 始昭二十六  
與盟盟

魯 晉 齊 楚 秦 鄭 衛 宋 陳 蔡  
鄭 曹 滕 邢 紀 胡 越  
齊 邢 許 邢 沈 吳 越  
魯 晉 齊 楚 秦 鄭 衛 宋 陳 蔡  
鄭 曹 滕 邢 紀 胡 越  
北燕 小邾 淮夷 白狄  
衣裳之會 輕梁得曰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秋血之盟也 倍厚也  
北杏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幽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葵十

檀元 陽穀 首止 魯五 齊毋 僖七 葵丘 僖九

五車之會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 未嘗有大戰也 愛民也  
葵丘 僖十 葵丘 僖十

外楚之盟 穀梁傳曰同者有 斷道 宣十 離澤 襄二 平丘 昭十

新道 斷道 宣十 離澤 襄二 平丘 昭十

諸侯與廢圖

魯滅二國 楚滅三國 齊滅五國 衛滅一國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魯滅一國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魯滅一國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魯滅一國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魯滅一國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邢 紀 鄆 遂 蔡

周氏族圖

○王族  
 王子狐 王子克 王子黨 王子頤  
 王子札 王子佖 王子瑕 王叔桓 王叔蘇  
 王子趙車 王孫滿 王子虎 王孫設 王叔陳  
 王子虎 王子還 王子延 王子姑 王子發  
 王子弱 王子諶 王子定 王子稠 王子朝  
 王子禮 王子捷 王太子壽 宰孔 周公楚  
 ○周氏 黑肩 召伯 戴公 伯魚 襄公  
 閔氏 召伯 戴公 伯魚 襄公  
 伯絞 原氏 伯魯 壽過 毛氏

毛伯衛文過

得並昭

○劉氏 劉康 劉夏 劉執 劉卷  
 桓公 劉毅 劉州 劉伯 劉卷  
 ○單氏 單伯 單伯 襄公 須公  
 靖公 獻公 成公 穆公 武公  
 平公 單蔑 成公 穆公 武公  
 ○尹氏 尹氏 尹氏 尹武公 尹言  
 尹何 尹圍 尹辛 尹氏 尹言  
 ○成氏 成肅公 成簡公 成莊公  
 甘公 成公 景公 簡公 悼公  
 甘歌 大大襄 樊氏 樊穆仲 皮

齊皮之子昭

○僖氏 僖李 括季 翮  
 ○辛氏 辛伯 辛有 陰氏 陰里  
 陰忌 陰不佞 內史氏 內史過 叔服  
 叔興 武氏 武氏子 富氏 富辰  
 辛展 蘇氏 蘇子 詹氏 詹父  
 柏伯 伯氏 伯服 伯與 伯與  
 ○石氏 石連 石張 石尚 石尚  
 賓滑 起滑 鄒氏 鄒氏 鄒氏  
 ○便氏 便皮 過 鄒氏 鄒氏  
 簡 南宮 南宮 鄒氏 鄒氏  
 瑕 瑕 瑕 鄒氏 鄒氏  
 鄒氏 鄒氏 鄒氏 鄒氏 鄒氏

榮叔文五

○為氏

○為氏 為國 為成 為成  
 ○卿士 宰咺 南李 宰梁 仍叔  
 家父 王人子 子國 子國 子國  
 祝跪 史佚 顏叔 挑子 簡師  
 倉葛 子服 聃啓 史攸 王叔  
 箕弘 宮壁 周太史 老陽 冷州  
 擊荒 司徒醜 子旅 檀伯 陶叔  
 聃李 諸國氏族圖  
 ○公族 益師 公子豫 公子帶 子般



富父終甥一富父規三

○鉞巫氏 鉞巫氏禮大 鉞季維三

○柳士 費季父禮二 挾德九

曹劇莊十 梁子莊九 曹沫莊十

公傅閔二 登尾樂公元 卜楚丘閔二

公冉務人 太史克並文 匠慶美四

公冶 公巫邵伯仲 割鼓父並美

司鐸射 冶區夫並昭 慮癸

琴張嬭二 雅人檀 寺人僚担

左師展並昭 女賈 泚聲子並昭

樂傾並十 正栢家三 共劉

折朱鉏 微虎並哀 而洩

鉏商表十 郭重哀二 公孫有山哀二

○公族 東宮得臣隱 公子彭生據子

子糾莊元 仲孫湫元 武孟和公子

公子疆惠公 公子角順公子 公子買信三

公孫哲昭七 公子固 公子錡並昭

子問並昭 子車昭八 公孫使昭十

公子駒據 公子嘉據 公子鉏並昭

公孫夏十一 公孫青順公 公子成昭八

○顏氏 顏庚十三 晉庚子哀

○崇氏 崇公棗二

○澹臺氏 澹臺子羽之父並哀

崇无咎子哀 郭最並哀 郭榮並哀 召氏

召揚並三 召忽莊八 宿須無三 邴氏

邴歆文十 邴夏成二 邴師哀二 邴意茲定三

商子車 商子游莊三 烏氏 烏餘哀二

○華氏 華免成十 華還哀二 賈氏 賈舉哀二

賈實實一 賈衣氏 襄罷師哀三 襄伊哀二 敝氏

敝无存九 閭丘氏 閭丘嬰哀二 閭丘明哀 閭丘息哀二

○盧蒲氏 盧蒲就魁二 盧蒲嬰哀二 盧蒲癸哀二

○東郭氏 東郭偃哀二 北郭子車哀二 北郭啓昭二

南郭偃哀二 東郭賈哀二 工僕氏 工僕會哀二

○苑氏 苑伐成二 苑何忌並三 籍丘氏 籍丘子鉏定

○梁丘氏 梁丘據哀二 樂氏 樂子雅公孫

○公孫氏 公孫綽哀九 高氏 高子尾公孫

○國氏 國歸父傳三 國佐歸父子 國勝佐子

國弱傳孫成 國夏 國書哀十 國觀哀十 高氏

高儀莊二 高固儀孫 高无咎國子 高厚周子哀

高止厚子 高暨止子 公孫黃並哀十九 高偃昭十

高燕上九 高无平一 發子 高張偃子昭

○管氏 管至父 管戎吾上 管于溪成十

○晏氏 晏圍哀 晏弱哀 晏嬰弱子哀 晏父哀



晏髦<sup>哀三</sup> 鮑氏 鮑叔牙 鮑牽<sup>城十</sup> 鮑國<sup>華弟</sup>  
 鮑牧<sup>國子</sup> 鮑點<sup>哀六</sup> 隰明<sup>信十</sup> 隰鉅<sup>則孫哀</sup>  
 隰黨<sup>昭十</sup> 崔氏 崔大<sup>信八</sup> 崔杼<sup>天之後</sup> 崔明<sup>子</sup>  
 崔成<sup>子</sup> 崔彊<sup>成弟並</sup> 崔如<sup>哀二</sup> 慶氏 慶克<sup>成十</sup>  
 慶佐<sup>成十</sup> 慶封<sup>哀二</sup> 慶舍<sup>封子</sup> 慶嗣 慶奘<sup>哀二</sup>  
 陳無<sup>字哀</sup> 陳公子完<sup>莊二</sup> 陳豹<sup>哀十</sup> 陳莊<sup>後完</sup> 陳須<sup>無哀二</sup>  
 陳逆<sup>哀十</sup> 陳瓘<sup>弟哀</sup> 子彊<sup>哀二</sup> 陳乞<sup>哀四</sup> 陳恒 王何<sup>哀二</sup> 王猛<sup>定九</sup>  
 王秋<sup>成十</sup> 王甲 王豹<sup>並哀</sup>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sup>並能</sup>  
 卿士 連稱 易牙<sup>信十</sup> 閻職<sup>哀十</sup> 蔡朝<sup>信十</sup>  
 雍廩<sup>莊九</sup> 寺人鮒<sup>莊二</sup> 鄭周父<sup>成</sup> 折文子 殖綽<sup>並哀</sup> 穀榮  
 戎扶 莒恒 山鮮虞 傅執手 卜之登  
 邢公 曹開 牢成 狼遂<sup>疏</sup> 侯朝  
 相眺 夏之御冠 燭庸之越 杞植<sup>並哀二</sup> 州綽  
 封具 鐸父 僕埋 祝佗父 中蒯  
 醜慶<sup>哀三</sup> 消龜<sup>哀三</sup> 商款 祝固 史翼<sup>並昭</sup>  
 司馬<sup>並昭</sup> 子囊<sup>帶昭二</sup> 黎彌<sup>哀九</sup> 弦施<sup>哀四</sup> 江說  
 朱毛<sup>並哀</sup> 宗樓 桑掩胥<sup>並哀十一</sup> 闞止<sup>哀十</sup> 諸御<sup>軼</sup>  
 太史子餘<sup>並哀十四</sup> 萊章<sup>哀二</sup>  
 晉國氏族圖  
 成師<sup>信侯</sup> 莊伯<sup>信二</sup> 太子申生 卓子<sup>成公</sup>

奚齊<sup>並莊</sup> 伯鯨 叔劉<sup>並文公</sup> 公子雍<sup>文公</sup> 公子樂<sup>文公</sup>  
 周子兄<sup>悼公</sup> 公子揚<sup>平公</sup> 公子懿<sup>悼公</sup> 稱鯨<sup>武公後</sup> 趙無恤<sup>諡襄</sup>  
 趙氏 叔帶 公明 趙鞅<sup>晉武</sup> 趙武<sup>無恤</sup>  
 趙夙<sup>帶弟</sup> 武子穿<sup>文十</sup> 獻子衞<sup>宣十</sup> 頃子勝<sup>哀三</sup> 朝<sup>昭昭</sup>  
 趙干 趙稷<sup>定十三</sup> 成子衰 趙盾<sup>並信二</sup> 趙括<sup>信二</sup>  
 趙嬰<sup>弟</sup> 趙同 趙朔<sup>信十二</sup> 趙武<sup>成十</sup> 景子成<sup>昭五</sup>  
 趙陽<sup>定十</sup> 趙孟<sup>鞅子哀</sup>  
 魏氏 畢萬<sup>閔元</sup> 武子犇<sup>萬子</sup> 魏錡<sup>宣十</sup> 呂相<sup>樹子成</sup>  
 魏絳<sup>襄三</sup> 魏舒<sup>終子昭</sup> 成舒<sup>成子昭</sup> 魏壽餘<sup>文十</sup> 魏顆<sup>信十</sup>  
 魏顛<sup>成十</sup> 魏曼<sup>多令昭六</sup> 簡<sup>信十五</sup> 子與 韓厥<sup>卿</sup>  
 韓氏 韓萬<sup>伯三</sup> 簡<sup>信十五</sup> 子與 韓厥<sup>卿</sup>  
 韓无忌<sup>成六</sup> 韓穿<sup>成三</sup> 韓起<sup>信十</sup> 叔叔<sup>昭五</sup> 不信<sup>諡</sup>  
 箕襄<sup>起孫</sup> 子羽 伯音 叔禽 韓固<sup>禽子</sup>  
 邢帶 韓須<sup>並昭</sup> 程氏 程滑 程鄭<sup>並成</sup>  
 荀氏 荀息<sup>信二</sup> 荀離<sup>成二</sup> 荀家 荀會  
 荀賓<sup>並成</sup>  
 荀知氏 知首<sup>信十</sup> 知管<sup>哀十</sup> 荀朔<sup>哀十</sup> 知盈<sup>信十</sup>  
 知躒<sup>昭二</sup> 知伯襄<sup>子哀二</sup> 知徐吾<sup>並昭</sup> 知果<sup>並昭二</sup> 中行氏  
 中行林父<sup>成</sup> 中行伯庚<sup>成</sup> 中行偃<sup>成</sup> 中行吳<sup>昭三</sup> 行寅<sup>吳子昭</sup>  
 中行喜<sup>哀三</sup> 荀息<sup>荀叔</sup> 荀  
 士氏 士蒍<sup>莊二</sup> 士穀<sup>莊子</sup> 士會<sup>莊孫</sup> 子魋<sup>會子成</sup>  
 孫襄<sup>莊十四</sup> 士黜<sup>莊十</sup> 士燮<sup>莊七</sup> 士句<sup>莊十七</sup> 士鞅<sup>莊十四</sup>

士吉射 穀子 士臯夷 三 士富 穀子 別  
士文伯 穀子 士景伯 穀子 士茂 穀子 哀四  
士渥濁 穀子 士弱 穀子 渥濁子

○先氏 先丹木 先友 一 並開  
先克 其子 先僕 文三  
先教 宣一

○卻氏 卻稱 卻尚 並傳  
卻錡 克子 成 卻至 成三  
卻擊 揚子 成 卻乞 五 倍十

○羊舌氏 羊舌大夫 潤 羊舌 職 八 倍十  
羊舌 軒 職子 羊舌 虎 職子 羊舌 射 職子 揚石 職子  
○司馬氏 向 女叔 齊 象一 司馬 叔 游 齊 女叔 寬 足 司馬 彌 年

○狐突 閔 二 狐毛 閔 二 狐偃 子 偃 狐射 姑 偃子  
狐鞠 岳 元 狐溱 倍 三 巫臣 狐庸 成 七 陽氏 伯宗

○里氏 里克 閔 三 伯氏 伯宗

○樂枝 倍 二 樂盾 三 十 樂書 成 六  
○樂氏 樂實 相 二 樂魚 倍 十 樂魴 樂樂 廿 三  
樂京 盧 字 樂弗 忌 成 五 樂約 照 三 樂料 成 十 樂祈 哀 二  
○不 氏 不 鄭 不 豹 豹子 並 成 氏 成 鮒 照 二  
成何 定 八 賈 氏 賈 佗 文 六 賈 華 倍 六 賈 季 文 六  
賈 辛 照 二 右 行 氏 右 行 辛 成 十 右 行 跪 照 二 解 氏

○解揚 宣 元 解張 成 二 解狐 衰 三  
○董氏 董狐 宣 三 董淑 衰 十 董安 干 宣 十 籍氏  
籍 燮 照 五 籍 偃 成 十 籍 諫 偃 子 照 籍 秦 定 七 張氏  
張 老 君 臣 老 子 並 張 略 衰 二 張 趨 昭 三 張 柳 桐 衰 五  
○樂氏 樂王 鮒 衰 二 樂 徵 昭 二 樂 宵 昭 二 樂 下 衰 二  
○梁氏 梁弘 相 三 外 壁 梁 五 倍 一 梁 由 靡 倍 八 梁 益 耳 文  
梁 丙 父 昭 三 梁 嬰 父 定 十 祈 氏 祈 舉 倍 十 祈 彌 倍 二 祈 嗣 昭 二  
祈 勝 昭 二 祈 奕 衰 二 祈 午 祈 盈 昭 二 州氏  
州 賓 衰 二 州 綽 衰 十 閻 氏 閻 嘉 昭 九 閻 沒 昭 二 閻 遺 昭 二  
○箕氏 箕 鄭 父 文 箕 遺 衰 三 一 范 宣 算 遺 昭 二 算 遺 昭 二 涉 賓 衰 三  
○祁氏 祁 豫 祁 師 衰 二 涉 氏 涉 賓 衰 三

○介氏 介 之 推 倍 二 屠 氏 屠 擊 倍 十 屠 擊 倍 十 屠 擊 倍 十  
屠 蒯 昭 九 曰 氏 司 空 季 子 晉 申 晉 之 子 克 申 之 子 成 公 氏  
○胥氏 胥 童 克 之 胥 午 胥 梁 帶 成 公 氏  
成 公 般 照 二 其 某 母 氏 某 母 張 成 王 官 氏 王 官 元 地 文  
○虞 立 氏 虞 丘 書 乘 瑕 呂 氏 瑕 呂 餽 甥 倍 十 潘 父 並 相  
○卿 士 頃 父 隱 六 嘉 父 頃 父 師 服 潘 父 並 相  
寺 人 勤 提 倍 小 偃 倍 五 統 射 倍 八 右 行 其 華 倍 十 山 祈 莊 十  
慶 鄭 唯 十 家 僕 從 史 蘇 城 析 並 倍 豎 頭 須 倍 二  
舟 之 僑 顏 頡 並 倍 二 東 閻 嬰 五 倍 芋 茂 倍 二 豎 行 倍 三  
梁 餘 子 養 罕 夷 並 則 萊 駒 狼 睞 文 二 齊 贏 文 五  
史 駢 文 六 戎 津 文 七 公 婿 池 崩 得 並 文 詹 嘉 文 十

○解氏 解揚 宣元 解張 成二 解狐 衰三 董安 干 宣十 籍氏 籍燮 昭五 籍諫 偃子 照 籍秦 定七 張氏 張老 君臣 老子 並 張略 衰二 張趨 昭三 張柳 桐 衰五 樂氏 樂王 鮒 衰二 樂徵 昭二 樂宵 昭二 樂下 衰二 梁氏 梁弘 相三 外壁 梁五 倍一 梁由 靡 倍八 梁益 耳 文 梁丙 父 昭三 梁嬰 父 定十 祈氏 祈舉 倍十 祈彌 倍二 祈嗣 昭二 祈勝 昭二 祈奕 衰二 祈午 祈盈 昭二 州氏 州賓 衰二 州綽 衰十 閻氏 閻嘉 昭九 閻沒 昭二 閻遺 昭二 算遺 昭二 算遺 昭二 涉賓 衰三 箕氏 箕鄭 父 文 箕遺 衰三 一 范 宣 算遺 昭二 算遺 昭二 涉賓 衰三 祁氏 祁豫 祁師 衰二 涉氏 涉賓 衰三

○介氏 介之推 倍二 屠擊 倍十 屠擊 倍十 屠擊 倍十 屠蒯 昭九 曰氏 司空季子 晉申 晉之子 克申之子 成公氏 胥氏 胥童 克之 胥午 胥梁 帶 成公氏 成公般 照二 其某 母氏 某母 張 成王官氏 王官 元地 文 虞立氏 虞丘 書乘 瑕呂氏 瑕呂 餽甥 倍十 潘父 並相 卿士 頃父 隱六 嘉父 頃父 師服 潘父 並相 寺人 勤提 倍五 小偃 倍五 統射 倍八 右行 其華 倍十 山祈 莊十 慶鄭 唯十 家僕 從 史蘇 城析 並倍 豎頭 須倍二 舟之 僑 顏頡 並倍二 東閻 嬰五 倍 芋茂 倍二 豎行 倍三 梁餘子 養 罕夷 並則 萊駒 狼睞 文二 齊贏 文五 史駢 文六 戎津 文七 公婿 池 崩得 並文 詹嘉 文十

○解氏 解揚 宣元 解張 成二 解狐 衰三 董安 干 宣十 籍氏 籍燮 昭五 籍諫 偃子 照 籍秦 定七 張氏 張老 君臣 老子 並 張略 衰二 張趨 昭三 張柳 桐 衰五 樂氏 樂王 鮒 衰二 樂徵 昭二 樂宵 昭二 樂下 衰二 梁氏 梁弘 相三 外壁 梁五 倍一 梁由 靡 倍八 梁益 耳 文 梁丙 父 昭三 梁嬰 父 定十 祈氏 祈舉 倍十 祈彌 倍二 祈嗣 昭二 祈勝 昭二 祈奕 衰二 祈午 祈盈 昭二 州氏 州賓 衰二 州綽 衰十 閻氏 閻嘉 昭九 閻沒 昭二 閻遺 昭二 算遺 昭二 算遺 昭二 涉賓 衰三 箕氏 箕鄭 父 文 箕遺 衰三 一 范 宣 算遺 昭二 算遺 昭二 涉賓 衰三 祁氏 祁豫 祁師 衰二 涉氏 涉賓 衰三

鉅鹿 靈輒 提彌明 鮑葵 逢大夫 宣十  
 鄭五 緩 穰 穰 桑由 巫 成 第 翰 胡 斌 寺人 張 孟  
 清涕 魁 匠 麗 氏 成 伯 子 同 氏 鏗 過 冠 成 和 組 父 襄 三  
 行人 子 負 囑 田 蘇 襄 七 邢 伯 丑 畢 具 丙  
 追 喜 並 襄 十八 黃 淵 申 書 叔 巖 邢 蒯 並 襄 十一  
 斐 豹 督 戎 並 襄 十三 輔 樂 襄 十四 宛 沒 襄 一 行 人 子 朱 襄 十六  
 師 曠 襄 一 絳 縣 老 人 史 趙 襄 三 辛 廖 閔 元 孤 父 昭 十  
 鄒 臧 孟 丙 僚 安 昭 二 蔡 史 墨 昭 九 觀 虎 定 三  
 小 五 桃 申 定 四 垂 无 恤 繁 羽 宋 勇 傅 便 並 哀 二  
 公 孫 庇 哀 三 王 生 哀 五 史 龜 哀 九 司 馬 寅 哀 十 史 黯  
 楚 隆 並 哀 二十 長 武 子 哀 二 苗 魁 壘 哀 七

宋國氏族圖

宋公族 子游 襄十 蕭叔大心 相 公子成 襄七 公孫固 襄  
 公孫鄭 並 襄 十 公孫師 成 子 公孫孔 叔 文 公孫鍾 離 公 子 印 文 公 弟  
 公 子 毅 甥 文 公 子 肥 成 子 五 老 佐 襄 公 五 世 孫 成 子 五 太 子 座 襄 二 公 子 成  
 公孫援 公 子 丁 公 孫 忌 公 子 寅 母 弟 辰 襄 公  
 公 子 朱 公 子 御 武 並 昭 十 公 子 朝 文 十 公 子 地 景 公 公 孫 周  
 得 啓 用 子 哀 三 六 孔 氏 孔 父 相 二 弗 父 何  
 正 考 父 並 昭 七 靈 氏 公 子 圉 龜 成 靈 不 緩 哀 三 六 公 子 无 地 景 公  
 公 孫 青 碩 公 魚 氏 司 馬 子 魚 襄 公 孫 友 子 魚 石 成 十 六  
 魚 府 並 哀 子  
 邊 氏 子 邊 邊 印 昭 三 二 邊 孫 二

蕩 氏 公 子 蕩 文 公 孫 壽 瑒 蕩 意 諸 壽 蕩 也 意 諸 弟  
 蕩 澤 壽 孫 成 鱗 氏 公 子 鱗 司 徒 鱗 曜 文 鱗 朱 成 十 六  
 褚 師 氏 褚 師 子 肥 襄 褚 師 段 襄 二 公 孫 丁 襄 五 石 疆 定 十  
 南 宮 氏 南 宮 長 萬 南 宮 牛 襄 十 二  
 華 氏 華 父 督 相 司 馬 華 孫 名 禧 華 喜 成 十 五 華 御 事 文 七  
 華 元 昭 子 華 閔 元 子 華 臣 元 子 自 華 比 襄 十 七 合 比  
 華 亥 並 昭 六 无 感 亥 子 昭 火 司 冠 恹 亥 華 疆 多 僚 繼 子  
 華 登 繼 子 並 昭 六 華 椒 宣 十 華 弱 叔 子 華 向 昭 二 華 姓  
 華 豹 並 昭 二 華 吳 襄 十 費 遂 啓 華 郟 延  
 皇 氏 皇 父 充 石 文 皇 卽 襄 九 充 皇 國 父 襄 十 皇 奄 昭 二  
 皇 緩 哀 七 皇 野 襄 十 伯 野 子 鄭 般 瑗 子 糜 瑗 十 二  
 皇 瑗 哀 十 皇 非 我 瑗 五 皇 懷 哀 二 樂 喬 成 十 樂 懼  
 樂 豫 文 七 樂 舉 成 二 樂 齊 成 十 樂 喜 襄 九  
 樂 舍 襄 十 樂 適 襄 九 樂 輓 樂 祈 並 昭 二 樂 呂 宣 二  
 樂 淵 定 八 樂 大 心 定 九 樂 茂 淵 子 樂 朱 鉏 樂 得 並 哀  
 向 氏 向 成 成 十 向 宜 成 子 昭 向 帶 向 爲 人 並 成 十 五  
 向 勝 昭 二 向 鄭 昭 二 向 寧 昭 十 羅 睥 子 子 向 魁 哀 十  
 子 車 魁 弟 向 巢 哀 十 子 頌 弟 昭 十 司 馬 牛 繼 孔 叔 瑗 十  
 卿 士 仇 牧 猛 獲 十 二 門 尹 般 十 二 西 鉏 吾 襄 九  
 彭 班 司 馬 牛 父 並 文 狂 狃 羊 斟 並 文 寺 人 柳 昭 六  
 莊 朝 襄 十 芮 司徒 襄 二 寺 人 惠 墻 伊 戾 襄 二 寺 人 柳 昭 六

司馬奇倉條昭任 鄭翮 豐衍 尉人濮

翟傅新 莊董父 子繼年 十一 省誠 田丙

陳寅定八 遂富獵 成謹 三 却延 三 田丙

子儀剗 大尹 祝襄 十六 壽子 並相 左公子 職

衛國氏族 急子 宣公 昭伯 頑 宣子 叔武 信 廿八

右公子 洩 太子 疾 莊子 孝伯 莊子 昭伯 頑 宣子 叔武 信 廿八

公子 歇 大 公子 瑕 太子 角 穆子 子儀 瑕 宣子 叔武 信 廿八

公孫 克 餘 公孫 無 地 公孫 臣 謀 宣子 叔武 信 廿八

公子 鄧 豐 起 並 哀 公孫 彌 年 哀 三 子 行 子 南 豐 公 孫 良 夫 宣 十

子 嬌 子 伯 子 皮 孫 氏 孫 莊 子 孫 莊 子 孫 莊 子

孫 林 父 良 夫 孫 襄 林 父 子 翁 嘉 並 哀 孫 莊 子 孫 莊 子

昭 子 推 之 寧 氏 寧 跪 莊 六 寧 連 信 二 寧 俞 連 子 信

寧 成 子 瑜 寧 殖 讓 寧 喜 莊 子 襄 相 武 子 石 祈 子 推 子 石 搜 借 四 世

石 氏 石 碯 隱 四 厚 碯 子 石 祈 子 推 子 石 搜 借 四 世

褚師子申圃 褚師北 王孫氏 王孫年 昭十 王孫賈 定八

王孫齊 齊 孔 氏 孔 達 文 二 孔 成 子 連 孫 孔 馮 驩

史 狗 史 緝 哀 二 史 緝 哀 二 史 氏 史 朝 昭 七

華 龍 滑 潤 華 仲 信 二 華 齊 華 甫 並 昭 禮 氏

禮 孔 潤 禮 至 信 二 禮 氏 梁 孔 潤 梁 子 昭 二

右 宰 氏 右 宰 醜 隱 右 宰 毅 哀 十 元 咺 元 咺 子

趙 鷹 昭 九 趙 陽 鷹 子 定 元 咺 元 咺 子 趙 氏

卿 士 擣 羊 肩 黃 夷 閔 二 鍼 箴 子 信 三 長 斟

士 榮 並 信 二 周 獻 治 廬 三 十 仲 叔 于 奚 向 禽 二 成

師 曹 尹 公 他 庚 公 差 公 孫 丁 並 哀 雍 鉅 襄 一

殖 綽 哀 十 子 伯 恭 子 子 高 鮒 昭 三 屠 伯 昭 三 宗 魯 曾

祝 龜 慶 比 彌 子 瑕 定 六 滑 羅 定 十 宋 朝 子 玉 宵 昭 二

祝 鮑 並 定 彌 子 瑕 定 六 滑 羅 定 十 宋 朝 子 玉 宵 昭 二

虎 侯 定 九 行 人 子 羽 哀 渾 良 夫 哀 五 寺 人 羅 哀 五 子 羔 哀 十

公子嬰齊成 公子殺臣成 公子側成 公子丙宣 公子馮宣  
 王子罷成 公子平成 太子商成 公子罷成 公子茂成  
 公子寅成 令尹子庚成 公子何成 公子宜成 公子素成  
 公子成成 公子格成 公子齒成 王子年成 子圍成  
 宮廐尹成 太子祿成 司馬子魚成 王子勝成  
 公子繁成 公子結成 公子罷成 王子蔣成 王孫由子成  
 王孫固成 公子啓成 太師子穀成 右領差車成 左史老成  
 公孫寬成 公子慶成 辰子尚成 比子干成 關伯比成  
 關氏成 關丹成 關康成 關巢成 關紹成  
 關般成 關於成 關於成 關於成 關於成  
 關格成 關御成 關章成 關克成 關宜成  
 關勃成 司馬子長成 關叔成 韋適成 屈元成  
 關辛成 關懷成 韋疾成 屈重成 屈元成  
 屈氏成 屈罷成 連尹長老成 申公巫臣成 子閻成  
 子鴻成 清尹弗忌成 黑要成 屈到成 屈申成  
 屈建成 屈生成 邢侯成 狐庸成 遠章成  
 遠氏成 遠章成 遠呂臣成 遠賈成 遠父成  
 遠子馮成 遠掩成 遠登成 遠罷成 遠居成  
 遠越成 遠射成 射子定成 成氏成 成得臣成  
 成大心成 成嘉成 成虎成 連尹氏成 連尹襄老成  
 黑要成 陽氏成 陽句成 陽令終成 陽完成

陽佗昭 伍參昭 伍負昭 觀起昭 崇文昭  
 沈尹昭 沈尹昭 沈尹昭 沈尹昭 沈尹昭  
 申舟昭 申包胥昭 申叔展昭 鍾氏昭 鍾儀昭  
 市南熊昭 子木氏昭 公子申昭 卿士昭 逢伯昭  
 范山昭 子揚昭 許偃昭 司馬昭 揚豚昭  
 子駢昭 子捷昭 子孟昭 子強昭 息栢昭  
 文之昭 伍舉昭 叔鳴昭 公子貞昭 觀從昭  
 沈尹赤昭 沈尹射昭 沈尹射昭 沈尹射昭 沈尹射昭  
 申無宇昭 申亥昭 申叔時昭 申叔時昭 申叔時昭  
 彭氏昭 鍾建昭 熊氏昭 熊氏昭 熊氏昭  
 子南氏昭 子南氏昭 子南氏昭 子南氏昭 子南氏昭  
 王孫燕昭 子西氏昭 王孫燕昭 子西氏昭 王孫燕昭  
 鄧季昭 耿之不昭 榮季昭 榮季昭 榮季昭  
 盧戡黎昭 盧戡黎昭 盧戡黎昭 盧戡黎昭 盧戡黎昭  
 許伯昭 攝叔昭 唐狡昭 蔡鳩居昭 蔡鳩居昭  
 殺陽昭 鄧廖昭 鄧廖昭 鄧廖昭 鄧廖昭  
 巢中臣昭 析公昭 巢中臣昭 析公昭 巢中臣昭

歲尹且白 蕩侯 鄒尹午 司馬督 陵尹喜  
 僕折父 工尹路 左史倚相 頌務謀 史狎  
 正僕人 枝如子躬 工尹赤 奮揚 李然  
 工尹粟 馮將師 費无極 左尹卻死 監馬尹志  
 右司馬摺 武城黑 史皇 鑄金 閻輿罷  
 藍尹盟 宋木 小惟子 左司馬販 單浮餘  
 晉陳及其子弟石乞 齊管脩 圍公陽 異國來奔  
 蘄然丹 蔡贛子 齊公子鉏 公子轉 衛公孫彌年  
 公族 子封隱元 公孫闕 公孫獲 子元  
 子廩 公子堅 公子廐 世子華 子臧  
 公子士 公子瑕 子俞彌 公子宋 歸生  
 魚臣 公孫申 公子繻 公子班 叔申  
 叔禽 孫叔班 子馬成 孫知成 子狐  
 孫鯀 孫惡 子熙 子侯 子丁  
 公孫州 公孫揮 公孫黑肱 公孫登 公孫黑張  
 公孫完 祭氏 祭仲 洩氏 洩駕  
 洩堵 尉氏 尉止 尉嗣 司氏  
 司臣 司齊 高氏 高渠彌 高克 關氏  
 樂氏 樂耳 樂成 禪氏 禪龜  
 禪諶 宛氏 宛射大 馮氏 馮簡子  
 王子氏 王子伯康 王子伯駢 徐吾氏 徐吾犯

鄧氏 鄧析 足九 鄧廖 三 皇氏 皇武子  
 皇成 皇耳 皇頡 皇辰 侯氏  
 侯宣多 侯羽 侯孺 侯晉 堵氏  
 堵叔 堵女父 堵狗 堵楚 石首 石甲父  
 石荊 石制 石楚 石首 石甲父  
 孔氏 孔叔 孔將 孔叔 大叔氏 共叔段  
 公孫滑 公父定 子人氏 子人 子九  
 子罕 子展 罕虎 子善  
 子良 子耳 良宵 良止 良氏  
 子豐 公孫段 豐施 豐卷 馬氏  
 子馬 馬帶 子西 馬偃 馬乞  
 馬嵩 馬弘 國氏 公子發 子產  
 國參 游氏 子游 子矯 子太叔  
 公孫楚 游連 祝氏 祝明 祝款  
 四姓 遂因氏 王妻氏 須氏 須遂  
 印氏 子印 子張 印段 印段  
 印董 子孔 公子嘉 孔張 公孫洩  
 然氏 然明 子然 然丹 羽氏  
 子羽 羽頡 羽頡 祝聃 原繁 曼伯  
 子卿 穎考父 祝聃 原繁 曼伯  
 班叔 班叔 傳瑕 聃伯 申侯 叔詹

師叔並傳 燭之武 伏之狐 諸商人弦高 外僕龍七  
共仲成三 伯錫成九 唐荀 姚句耳 雍糾 桓十  
師懼 師觸 哀十 師錫 哀十 師慧 師茂 並哀  
僕辰 哀二 祝款 屠擊 並昭 如張 鄭羅 並哀  
六十五 陳國氏族

○公族 五父 佗 哀六 太子免 桓公 公子完 厲公 公子御 冠 並能  
公子黃 靈子 公子過 靈子 悼太子 偃 師司徒 招 靈子 公子留 哀公  
公孫它 人 哀三 公子勝 哀八 逢滑 曹獲  
○夏氏 御叔 成二 夏微 舒 宣子 夏南 成二 夏鑿 昭二  
夏區 夫 微 舒 宣子 轅濤 塗 昭 轅僑 哀三 轅選 文二  
與 變 表 克 轅 頰 哀子 轅 咄 哀十 轅 買 哀十 臧 氏

臧子 隱八 臧宜 登 哀三 慶氏 慶虎 慶寅 並  
慶樂 哀三 孔氏 公孫寧 九 孔奐 哀二 司城氏  
公孫貞子 哀五 宗 聖 哀四  
○卿士 顛孫 莊二 女叔 莊二 原仲 莊二 洩治 宣九  
儀行 父 宣 司徒 印 哀七 司馬 栢子 哀五 于 微 師 昭 逢滑 哀元  
芋尹 蓋 五

蔡國氏族  
○公子 公子樊 哀 公子履 樊 弟 公子乾 昭公 世子有 昭十  
蔡洧 昭三 鄒陽 封人 昭十 公孫獵 哀三 公孫姓 哀四 公子馬 哀二  
公孫 翊 公孫 辰 公孫 霍 文之 錯 並哀 太師子 朝  
朝吳 昭二 隱太子 子 靈公 歸生 子 子 家 公子 俊

曹國氏族  
○公族 曹羈 昭二 公子負芻 哀三 公子欣時 昭十 公孫會 昭十  
公孫 疆 七  
公八 吳國氏族  
○公族 蹇由 齊 昭 公子扎 齊 哀子 公子黨 哀三 公子掩 餘 僚  
公子 庸 哀七 夫 既 榮 王 傳 子 太子 終 榮 太子 諸 樊 傳 子 文 子 友 夫 差 子  
王子 姑 曹 哀八 王子 地 哀三 公子 苦 維 昭二 王 孫 彌 庸 哀三 公子 慶 忌 哀十  
○大夫 壽 越 哀五 屈 狐 庸 哀三 鮑 設 諸 昭二 荀 卑 定 四  
太宰 嚳 哀元 洩 庸 哀二 胥 門 巢 哀一 五 犯 哀八 徐 承  
展 如 哀一 行人 且 姚 哀二 壽 於 姚 哀二 申 叔 儀 哀三  
秦國氏族  
○公族 秦伯 之 弟 鍼 昭 公孫 枝 傳 九 公子 繁 傳 五  
○大夫 小子 慙 傳 八 冷 至 傳 十 徒 父 傳 五 孟 明 十 二  
逢 孫 揚 孫 並 傳 西 乞 術 蹇 叔 百里 奚  
白 乙 並 傳 三 奄 息 仲 行 鍼 虎 並 文 統 朝 並 十  
杜 回 宣 右 大 夫 說 一 暨 綏 史 顆 並 成 成 差 成 十  
士 雅 哀 子 蒲 定 哀 庶 長 鮑 庶 長 武 右 大 夫 莊  
庶 長 无 地 醫 和 昭 元 子 虎 定 五

晉國氏族  
○公族 晉擊 傳 九 展 與 昭 元 公子 務 妻 晉 胡  
公子 成 明 並 羊 夷 昭 五 范 羊 牧 之 昭 蒲 餘 侯 茲 父 公 子 意 恢  
公子 鐸 昭 十 莒 慶 昭 十 太子 僕 昭 公 烏 存 卑 我

九主 邾國氏族

○公族 公子捷留 庶其 稟二 公孫鉏 昭二  
快 昭二 黑肱 昭三 公子何 昭二

○公族 虞叔 井伯 宮之奇 禧

九三 號國氏族

○公族 號仲相 號石父 忌父 文公

號公醜 忌父子

○春秋名號歸一圖

九四 有周名號歸一圖 蔡 曹 晏 齊 晉 楚 鄭 衛 秦 宋 陳 雜

文王 大王之子 文王昌 相六 周文王 禧十 皇祖文王

○周桓公 隱六 周公黑肩 隱六 王子克 禧王 子儀 並同 卅

○平王 見序 宜臼 昭二十六 召康公 禧四 召公奭 禧五

○召伯 交九 召穆公 召公虎 禧三 宰孔 禧五

○宰周公 禧九 石速 禧十九 膳夫 同上 蘇忿生 禧十

○冠蘇公 同上 王子帶 禧三 叔帶 禧三 太叔帶 禧七

○甘昭公 禧二 周公閱 文十 宰周公 禧三 公 禧九

○王子虎 禧三 王叔文 禧三 叔與 禧十 陳媯 禧十

○叔與 禧十 為國 禧十 子國 禧十 王太子 鄭 同上

○王后 禧三 南后 禧十八 王世子 禧五 王季子 禧十

○襄王 禧三 虎仲 禧八 虎公 禧五 王季子 禧十

○劉康公 禧十五 樊皮 禧十九 樊仲皮 禧三 王札子

○王子札 禧十 王子捷 禧十 王叔陳生 禧十 王叔云 禧十

○單公子 禧十 成愆 禧十 伯伯 禧十 尹子 禧十 尹武公 禧十

○毛伯 禧十 毛伯 禧十 衛伯 禧十 原伯 禧十 原公 禧十

○劉夏 禧十 劉定公 禧十 祈招 禧十 圻父 禧十

○原伯 禧十 周甘人 禧十 甘氏 禧十 甘悼公 禧十

○甘平公 禧十 甘相公 禧十 甘悼公 禧十 甘過 禧十

○單子 禧十 單襄公 禧十 毛伯過 禧十 毛得 禧十

○毛伯得 禧十 景王 禧十 王猛 禧十 王子猛 禧十

○悼王 禧十 劉獻公 禧十 劉執手 禧十 劉子執手 禧十

○原伯魯 禧十 原伯魯之子 禧十 伯魯子 禧十

○伯分 禧十 劉秋 禧十 劉文公 禧十 劉卷 禧十

○單旗 禧十 單穆公 禧十 單子 禧十 成公 禧十

○賓起 禧十 賓孟 禧十 樊項子 禧十 樊齊 禧十

○王子朝 禧十 西王 禧十 王子旬 禧十 東王 禧十

○敬王 禧十 召伯奭 禧十 召伯奭 禧十 召伯奭 禧十

○伯服 禧十 尹氏 禧十 尹氏 禧十 尹氏 禧十

九五 魯國名號歸一圖 伯禽 禧十 魯武公 禧十

○魯公 禧十 禽父 禧十 伯禽 禧十 魯武公 禧十

○武公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仲子 禧十



夫人子氏 隱二 魯隱公下三隱 魯隱公見杜序 費伯隱元年  
費季父 隱二 費子德完也 君氏 隱公攝位不敢從正君之札尊其  
○公子益師 隱元 費父也 師字 公子疆 隱五 費子  
○臧孫連 伯子 臧哀伯 伯子 臧孫辰 魯大夫 臧文仲 伯子  
○臧孫許 成元 文仲之子 武仲 臧宣叔 宣字  
○臧孫武仲 成元 文仲之子 武仲 臧孫武仲 成元 文仲之子 武仲  
○公子展 伯子 臧孫武仲 成元 文仲之子 武仲  
○公子無駭 伯子 臧孫武仲 成元 文仲之子 武仲  
○展禽 魯大夫 柳下惠 並同上 名獲字禽柳下食邑謚惠按血  
○公子翬 隱四年 十年魯大夫 羽父 同上  
○莊公 伯子 魯昭公 夫人姜氏 相三 相公夫  
人齊女也 文姜 相六

○公子慶父 莊二年 三十一 仲慶父 莊八 共仲 隱二  
○公孫叔 慶父 子孟 穆伯 文元 下 文伯 文十四 穆 叔 文元 又  
○公子遂 伯子 公孫叔 慶父 昆弟 襄仲 文七 東門襄 仲 信二  
東門遂 襄公三 東門氏 同上 仲 文十八 年傳 仲 遂 宣八  
○公孫歸父 宣字 子家 宣字 莊襄仲 東門氏 東門氏 歸父 也  
○仲則 齊 成十五 孫歸父 弟 宣十八 東門 歸父 也  
叔孫 信叔 氏 並周 公孫 宣 伯 子 也 叔孫 戴 伯 同 上 年  
○叔孫得臣 宣字 叔 莊 叔 文三 叔孫 舒 襄 叔 文 叔 孫 文 子 同 上  
○成彭生 文子 叔 仲 惠 伯 文十一 叔 仲 文十  
○公子友 莊十五 季子 闔 元 公 子 友 季 友 莊 三 成 季 友 昭 三  
○公子季友 莊六 季 文 子 文 之 孫 季 孫 行 父 上 月 文 子 行 父

○季孫宿 襄六 行父之子 季武子 同上 公彌 襄三 季  
公鉏 同上 悼子 襄三 季武 悼子 純 莊 季孫 莊一  
○季孫平子 昭九 季孫意如 昭十 平子 季孫 莊一  
季氏 昭二 季孫斯 定六年 季栢子 定五 栢子 同上  
○南孺子 哀三年 南氏 同上 季康子 哀八 栢 肥 哀三  
康子 哀三 公父 定五年 栢子 公父 文伯 同上 公山不狃 定五年  
費季子 洩 同上 亦作世 鍼 季 同上 公子魚 斯也  
奚斯 同上 夫人風氏 魯之附庸 桓公之妻 成風 文五  
○夫人姜氏 莊六 哀姜 同上 夫人氏 魯公元 年經  
○子 子在喪之稱也 文公子 惡 傳 云 殺 惡 諱 惡 公子 買 魯大夫  
子 莊 同上 婦 姜 伯 之 稱 夫人 姜 氏 文 十八 惡 視  
出姜 襄而見故 出上 哀姜 門 聖 出 姜 惡 叔 文 十  
難 文 七 仲孫 茂 季 五 文 孟 獻 子 文 十 仲孫 羯 襄二  
秩之 弟 季 伯 也 孟 孝 伯 襄 二 孟 孫 襄 三 子 服 昭 伯 昭 十  
子 服 回 同上 敬 喜 文 十八 公 孟 夫人 贏 氏 宣 八 信 公 昭 二 莊 子 成  
魯申 定四 公孫 嬰 齊 二 子 叔 聲 伯 成 叔 聲 伯 成 八 魯 大  
嬰 齊 成 十 子 叔 嬰 齊 同 叔 老 襄 十四 魯 子 叔 齊 子 子 叔  
族 也 齊 子 字 也 叔 子 昭 三 叔 敬 子 同上 子 叔 子 昭  
六年 云 齊 子 叔 孫 儁 如 成 儁 如 成 子 叔 孫 穆 子 襄 十 八 九 叔 孫 晉 同 二  
○宣伯 襄 成 八 叔 孫 儁 如 成 叔 孫 儁 如 成 子 叔 孫 穆 子 襄 十 八 九 叔 孫 晉 同 二  
叔 孫 氏 襄 十 三 叔 孫 儁 如 成 叔 孫 儁 如 成 子 叔 孫 穆 子 襄 十 八 九 叔 孫 晉 同 二  
穆 叔 襄 公 叔 孫 不 敢 定 年 叔 孫 成 子 定 十 年 叔 孫 舒 武 叔 子 舒  
文 子 襄 二 武 叔 定 年 叔 孫 氏 叔 孫 州 仇 定 十





○唐叔 昭十五始 唐叔虞 昭元 叔虞 昭元成王 大叔晉侯 同二

○僖侯 昭六 司徒 昭元 太子仇 昭元 文侯 昭元

○文侯 昭三 晉獻公 昭九 晉侯 昭九 成師 昭二

○相叔 昭三 曲沃伯 昭十 曲沃武公 昭十 曲沃莊伯 昭二

○晉武公 昭十六 晉侯 昭十 共太子 昭十 共子 昭二

○太子 昭四 驪姬 昭二 姬氏 昭二 夷吾 昭九

○荀息 昭三 荀叔 昭九 晉侯 昭十 晉君 昭十

○晉東公 昭九 惠公 昭十 晉侯 昭十 晉侯 昭十

○懷 昭十 太子 昭十 晉侯 昭十 晉侯 昭十

○子圉 昭十 懷公 昭十 孺子 昭十 晉重耳 昭十

○公子重耳 昭十 文公 昭十 韓簡 昭十 定伯 昭十

○晉文公 昭十 寺人勃鞞 昭十 司空季子 昭十 胥臣 昭十

○寺人披 昭十 呂甥 昭十 子金 昭十 子金 昭十

○印季 昭十 陰飴生 昭十 趙衰 昭十 趙同 昭十

○瑕甥 昭十 成季 昭十 子孟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成子 昭十 原叔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原同 昭十 公族大夫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屏季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嬰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莊子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莊子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莊子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莊子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趙同 昭十

○宣子 昭二 宣孟 昭八 趙武 昭八 趙景子 昭七

○趙文子 昭十五 趙簡子 昭二 趙孟 昭十 趙姬 昭十

○志父 昭二 趙孟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襄子 昭二 趙孟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莊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便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伯行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留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續簡伯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屈狐庸 昭二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先軫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先且居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書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伯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欒子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趙姬 昭十

○卻敦 成十三  
○韓厥 宣十二  
○韓起 哀十三  
伯音 哀十三  
○隨李 宣十二  
○范武子 宣十二  
○士貞伯 成五  
范叔 宣十二  
士弱 成九  
○范毅 昭五  
○步毅 成十  
○韓獻子 宣十二  
○大天 天  
○韓簡子 昭二十  
○韓元忌 成二  
○韓宣子 宣十二  
○韓不佞 昭三  
○隨武子 宣十二  
○李氏 宣十二  
○士貞子 宣十二  
○范文子 成二  
○文子 宣十二  
○士鯪 成十  
○范文子 成二  
○士貞子 宣十二  
○范文子 成二  
○范文子 成二  
○范文子 成二  
○范文子 成二  
○范文子 成二  
○范文子 成二  
○范文子 成二  
○范文子 成二

中行吳 昭五  
知躒 昭五  
中行寅 昭二  
知伯襄子 昭二  
晉甲父 宣元  
成公 宣元  
晉侯驩 宣元  
尉武子 宣元  
魏絳 宣元  
魏曼多 宣元  
解張 宣元  
中行穆子 昭十二  
知文子 昭十二  
中行文子 昭十二  
晉靈公 宣元  
晉侯黑臀 宣元  
不鄭 宣元  
晉襄公 宣元  
呂相 宣元  
魏舒 宣元  
晉景公 宣元  
晉侯孺 宣元  
太子州蒲 宣元  
晉侯 宣元  
晉厲公 宣元  
晉侯周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晉悼公 宣元



申叔下並申叔成 伍舉襄二 椒舉同上 伍奢昭二十子  
 連尹奢昭二 崇君尚昭二 伍尚昭二十子奢之 伍員昭二十子奢之  
 子胥昭二 申无宇昭一 芋尹昭昭七 芋尹无宇昭三  
 楚子昭昭二 楚康王同上 鄭敖昭三十九 熊渠昭九  
 楚子榮昭元 公孫黑肱昭元 宮廐尹子哲昭元 令尹圍昭元  
 子哲昭三 公子圍昭九 楚令尹昭三 熊處昭元  
 大夫圍昭元 王子圍昭九 楚公子圍昭元 熊處昭元  
 楚子昭一 其君處昭三 楚靈王昭元 庶子圍昭元  
 王子襄昭三 觀從昭三 其子從昭元 子王同上  
 王子比昭元 公子比昭三 子干昭元 右尹子干昭三  
 楚公子昭昭元 楚君子干昭三 皆敦昭三 右尹子干昭三  
 鄭丹昭二 然丹昭三 公子弃疾昭三 蔡公昭三  
 君司馬昭二 熊居昭三 楚子居昭二 平王昭三  
 陽句昭二 令尹子瑕昭二 陽令終昭二 中廐尹昭三  
 公子魴昭二 司馬子魚昭二 太子建昭九 楚太子建昭九  
 王子建昭二 子木昭二 勝昭二 白公昭二  
 王孫昭二 囊瓦昭二 令尹子常昭二 楚瓦昭二  
 子常昭二 御宛昭二 子惡昭二 左尹昭二  
 却宛昭二 沈尹氏昭二 左司馬昭二 葉公昭二  
 諸梁昭二 沈諸昭二 子高昭二 伯州犇昭二  
 太宰昭二 王孫由昭二 吳由昭二 吳由昭二  
 季子昭二 季子昭二 界我昭二 大子壬昭二

楚子軫昭二 楚昭王昭二 章昭二 楚惠王昭二  
 公子結昭二 子期昭二 公子申昭二 公孫寧昭二 公孫朝昭二  
 莊公昭二 莊公昭二 莊公昭二 莊公昭二  
 子封昭二 共叔段昭二 祭仲昭二 公孫闕昭二  
 祭封人仲足昭二 公孫闕昭二 子都昭二 公子闕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子儀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捷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穆公昭二 子耳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公孫輒昭二 子耳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行人良霄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子同昭二 曼伯昭二 公子忽昭二 鄭忽昭二  
 世子忽昭二 公子突昭二 突昭二 鄭太子昭二  
 昭公昭二 厲公昭二 子俞彌昭二 弟禦昭二  
 高伯昭二 堵昭二 堵昭二 堵昭二  
 子儀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捷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穆公昭二 子耳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公孫輒昭二 子耳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行人良霄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子同昭二 曼伯昭二 公子忽昭二 鄭忽昭二  
 世子忽昭二 公子突昭二 突昭二 鄭太子昭二  
 昭公昭二 厲公昭二 子俞彌昭二 弟禦昭二  
 高伯昭二 堵昭二 堵昭二 堵昭二  
 子儀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捷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伯昭二  
 鄭穆公昭二 子耳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公孫輒昭二 子耳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行人良霄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伯有昭二





叔武信六 衛子信八 夷叔同上 衛武定四 公子瑕信八  
子適信三 衛侯速成二 衛穆公同 孫良夫宣七 孫林父成三  
孫栢子同上 孫林父襄二 孫氏同 孫文子成十  
孫襄襄二 伯國同上 衛侯誠成四 衛定公成十  
定公同上 衛侯弟黑背成十 子叔黑背同上  
衛獻公襄十 衛侯衍襄十 公孫栗元子 衛侯栗襄十  
劉同上 子叔同上 北宮括成十 北宮懿子襄十 衛侯劉襄十  
北宮佗襄十 北宮文子襄十 北宮喜昭十 北宮懿子襄十 貞子昭二十  
子皆生賜 遂伯玉襄十 遂瑗襄十 康公差襄十 子魚同上  
母弟同上 衛侯之弟鮒子鮮 衛侯之弟專太叔文  
襄十五下 太叔儀襄二 世叔儀襄二 世叔齊太叔懿  
云文子

太叔疾下云 太叔悼子瑛 太叔遺襄十 太叔儀子同 史同上  
衛文子同上 史鮒史魚 史魚並 公叔文子定六 子同下云  
公叔發襄十 孔成子昭七 孔圉定四 孔文子壤  
孺之孫圉 曾孫圉並 孔圉定四 孔姬之  
孔圉之 孔伯姬 伯姬十五 孔悝襄十 孔文子文  
孔叔同上 王孫年昭十二 康伯同上 衛侯之兄繁  
公孟 公孟繁衛侯之兄 衛侯之兄繁 衛侯之兄繁  
孟繁昭七 折朱鉏昭七 成子貞子 折成子同上  
齊豹昭二十 齊子氏其家 衛司寇昭三  
公子荆壤 南楚昭二 公南楚同上 祝佗定四 太祝子魚同上  
子魚同上 衛侯元二 衛靈公同上 公子朝宋 宋公子朝

定四哀十 宋朝定十 宋子朝哀十一 衛公子朝昭二  
公子衛大夫 宋朝定十 宋子朝哀十一 衛公子朝昭二  
子魚同上 衛侯同上 衛侯同上 衛侯同上  
曾孫駒昭二 莊公哀十 七人之子輒 衛侯輒  
出公輒昭二 衛出公哀三 公子郢昭二 子南同上  
公孫彌年南氏 文子子之 褚師昭二 褚師昭二  
褚師昭二 褚師昭二 褚師昭二 褚師昭二  
公孫般昭二 般師昭二 公子起昭二 公子起昭二  
公文懿昭二 彌子瑕昭二 彭封彌子昭二 夫人之弟昭二  
衛大夫昭二 下臣昭二 鄭武子昭二 子伯昭二  
昭子昭二

許公為昭二 許為昭二 公子昭昭二 悼  
秦穆公 秦穆 秦伯 任好穆公名 公孫枝九  
秦大夫 子柔 文三 孟明昭三 孟明昭三  
百里孟明視昭三 西乞術 西乞術 西乞術 西乞術  
白乙昭三 太子瑩昭三 秦伯昭三 秦康公昭三 秦伯之弟昭三  
后子 景公母弟昭三 秦伯昭三 秦伯昭三 秦伯昭三  
秦伯車弟昭三 公子鍼昭三 秦穆姬昭三 秦穆夫人昭三  
夫人 伯姬昭三 伯姬昭三 伯姬昭三 伯姬昭三  
宋穆公昭三 宋公和昭三 宋殤公昭三 與夷昭三

宋武公元隱 司空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之 孔父相二大司馬孔武  
孔父嘉三指 大司馬隱三 司馬其指二也 華父督相  
宋督 司馬督 太宰並指 司馬華孫文十三黃  
華耦同上華 司馬子伯文十 華定襄二 宋司徒同上  
華蕢同上華 大司馬 司馬並指 華蕢同上華  
子皮字也並 少司寇昭二華 華控同上 其君捷華十  
閔公同上 公子御執公孫 宋公御執公孫 宋相公同上  
公子馮馮也 宋公馮馮也 宋莊公莊三 太子茲父八  
宋子九 宋公茲父三 宋襄公同上 宋公慈父同上  
大司馬固 公孫固傳二 目夷傳八下九年 宋公王臣同上  
子魚傳九下云 司馬子魚同上 司馬傳三 宋公王臣同上

宋王臣定 宋成公文七 司徒皇父 皇父充石文十 宋公  
子哀同上 公子鮑文十六 宋公鮑文十七 宋文公同上 高哀四  
公子圍圍子 子靈並成 靈不緩左師 羊斟並 子山並  
叔祥同上 鴻澤成十五 大夫山 子山並  
宋共公 宋公固並成 子蕩同上 桐門右師定 樂大心同上  
樂喜襄 樂縶襄 樂初定 樂子梁昭二 司城子梁並昭二  
樂初定 樂子明定 樂茂襄二十六 子潞昭二 司城茂並昭二  
樂得襄二 門尹得同上 褚師段襄二十 子石同上  
宋伯姬襄三 共姬同上 合左師合何成邑也下云 宋左師

向戌並襄 向魋襄三 相魋同上 相司馬昭二 司馬同上  
左師襄十四 皇野襄十四 司馬子仲昭二 向宜昭三十一  
子祿同上 司馬子朝昭三十一 衛公子朝昭三十一  
云司馬昭二 宋子朝昭三十一 宋平公昭十一 世子左昭四 太子佐昭四 宋公佐昭五  
太子瘞昭五 公子城昭五 子城昭五 太子欒昭五 公弟辰昭五 子高昭五  
宋景公昭二 非我昭七 皇非我昭七 司馬昭五 周之子得昭五 昭公昭五

百三 陳國名號歸一圖

陳侯林昭二 陳莊公昭二 五父昭二 陳公子佗昭二 陳佗昭二  
文公子佗昭二 陳五父昭二 五父佗昭二 陳君昭二 陳侯躍昭二  
厲公昭二 公子完昭二 敬仲昭二 陳子昭二 陳子昭二  
陳侯胡昭二 陳共公昭二 陳侯昭二 陳宣公昭二 陳宣公昭二  
陳侯杵臼昭二 陳宣公昭二 陳侯昭二 弒其君國昭二 平國昭二  
陳靈公昭二 靈侯昭二 少西昭二 夏南昭二 夏徵舒昭二  
夏大昭二 夏南昭二 夏徵舒昭二 陳大夫昭二 陳大夫昭二  
夏徵舒昭二 陳成公昭二 陳侯之弟黃昭二 光昭二 公子黃昭二  
陳大夫昭二 陳鍼子昭二 陳鍼宜咎昭二 陳鍼昭二



太子華 哀八 和栢公同上 ○ 考夷鴻 哀七 下同 茅成子 大夫也 云成子

百八 杞國名號歸一圖

杞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杞成公 同上 ○ 杞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杞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百九 莒國名號歸一圖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莒子 伯伯用 哀三 經本侯爵為特王所黜

許國名號歸一圖 許男業 文 許僖公 六年 ○ 許男新臣 許穆公 四 ○ 許男錫我 許昭公 十七 ○ 許男寧 許靈公 十六 ○ 許君買 昭十九年 許悼 進樂卒 許悼公 同上 ○ 許男成 許元公 十三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 並定 ○ 常壽過 昭十 越大夫 同上 ○ 頓子綰 並定 ○ 紀裂縞 左 ○ 紀復 有窮后羿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戎子駒支 駒支 哀四下 ○ 鄭太子朱儒 文十 ○ 鄭伯

頓子祥左  
 頓子捨並定十  
 〇御黎來左  
 倪黎來並莊五  
 沈子運左  
 沈子盈教梁  
 沈子握並昭二十  
 軒異我左  
 軒異異我並襄二  
 徐子章羽左  
 徐子章南並昭三  
 曾子左  
 曾子四並昭十  
 戎蠻子赤左  
 戎蠻子赤並襄四  
 諸國與廢說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始授之後也后搜封於仰及夏之衰后搜之子不密夫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卯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功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

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七百里分以室玉大弓而俾孫子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考公苗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年當平王四十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薨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繼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善世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曰姜氏曰有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成公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禚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太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振

有言魯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干成王城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无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于唐居古大夏實沈之虛參之分野謂之太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地方百里而都于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年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逐其君為家人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略績茂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于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和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也降爵為侯建孫嗣君更號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也

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太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于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東北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節于號節之國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顧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繼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極突孫莊公宿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齊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咎食采于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宋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

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封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嘗迂都緣陵又迂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咸于楚

陳

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于有虞虞暮商孫關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諡胡公生申公犀牟而丁傳罔十世至威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

十餘家為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勾踐

楚

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折而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荊蠻昨以子男之田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六國與秦統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牘悼肅葉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以續太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

近鄭鄭再滅之以為俘邑後附楚楚迂之于城父又迂之于白羽又迂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商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上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河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已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虞武王克商封于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虞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

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仲雍也威公終生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之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太保食邑于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王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滅破

晉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期于宮城陽宮縣是也晉夷君无諡而有號自茲與期十一世而茲本始見于春秋共公庚與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三十年魯侵之紀季以勸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母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  
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鄆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魯  
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威公幸  
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義父頗有功于周周封其子友于邾  
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郟城  
是也齊小白霸師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主卷簡生叔連叔連生周章  
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  
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大陽縣自虞仲別為諸侯  
二世有虞公者會而元謀皆就公用苟息計賂以璧焉而

號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  
在王季藏于盟府而文王方及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  
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號  
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號滅之地入于晉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  
世齊滅之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百五 春秋始於意公

左氏曰攝而不書即位 公羊曰賢其讓 穀梁曰讓非其正  
以行小惠 杜預曰平王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者 范  
甯曰于是以接乎隱公遂因茲而託始 啖助曰幽厲雖衰雅  
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及化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

平之政則比屋不可勝誅故斷自平之迂而以隱公為始

春秋終于獲麟

左氏杜預曰感嘉瑞之无應因所感而作所以為終○公羊何  
休以麟為漢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將有大國爭強  
秦項交戰劉八乃立斯民罹苦感泣而作春秋文成致麟○穀  
梁范甯曰非狩而曰狩大其適也不曰來不外麟于中國也不  
言有不使麟不常于中國也○學左氏者曰麟生于火而遊于  
土春秋禮也修火德而致其子又曰孔子作書麟為之至四靈  
王者之瑞故有素王之說○陳欽以為麟西方毛虫金精孔子  
立言西方允為口故麟至○劉向尹更始曰瑞災不兼今麟為  
周景不得復為漢瑞知應孔子而至也○鄭衆賈逵服虔顏容  
曰自衛及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取麟為水物故以為修母  
子之應○揚士勛曰詩終于麟趾春秋終于獲麟

百十六 總例

正月書王九十三二月書王三十一三月書王十九

- 書正九十七 不書正二百四十五 盟例九十六
- 會例二百六十八 朝例三十八 聘例三十九
- 公至例七十九 公居在例九 諸侯生名三十八
- 遂事例二十 天王出入居三十三 兄弟例十四
- 書月三百三十八 書日三百九十二 書天王崩九
- 魯夫人薨十四 世子內女薨卒 喪用例五
- 日食例三十六 山崩地震各二 地震五
- 兩致雨未冰各一 兩雪大雨雹各三 大水九
- 无冰三 星災四 大旱二
- 饑年八 蟲災十八 宮廟十一
- 祭祀十一 大雩三又雩一 書如九
- 望例三 蒐狩九 蒐例九 大閱治兵各一
- 潰亂例五 逃放例各三 去七例各一
- 焚棄例各一 降刺例各二 青擇例各一
- 求錫例各三 信例三 觀例二 孫例三

奔例八十一  
殺世子母第九  
執例三十一  
侯例一  
侵例五十八  
敗師例十七  
盜例五  
王姬五  
城三十  
書即位八  
四時不具三  
百七

田邑例九  
殺夫公子四十  
圍例四十四  
殺逆二十五  
討弑君賊六  
入例十九  
夏五郭公各  
救例二十三  
來例九  
平例六  
外內逆女九  
內外五

北燕今河北  
周天唐今  
部有今兩  
邢有今兩  
胡有今兩  
巴有今兩  
尹有今兩  
紀有今兩  
鄭有今兩

晉今  
蔡今  
鄭樵考今諸國地名

虞今  
召今  
滕今  
祭今  
滑今  
劉今  
齊今  
宋今  
越今  
許今  
營今

衛今  
曹今  
書非首時  
書首時五十九  
書首時五十九  
書首時五十九

厲今  
申今  
卯今  
韓今  
芮今  
甘今  
葛今  
霍今  
昨今  
魏今

薛今  
宿今  
沈今  
殺今  
舒今  
糜今  
蓼今  
譚今  
遂今  
陽今  
英今

崇今  
都今  
原今  
荀今  
蔣今  
唐今  
云今  
東今  
雅今  
茅今  
朋今

登今  
徐今  
欒今  
須今  
温今  
萊今  
弦今  
州今  
江今  
舒今

庸今  
己今  
豐今  
應今  
賈今  
息今  
黎今  
管今  
尹今  
耿今  
揚今

梁今  
曾今  
舒今  
郟今  
黃今  
賴今  
戴今  
年今  
項今  
巢今



焦今陝州有焦城又亳州任  
 任城州任  
 鍾未詳  
 貳未詳  
 絞未詳  
 柏今西平縣  
 若今襄州樂都  
 毫今亳縣  
 極魯附庸  
 蕭魯附庸  
 羅本在襄陽  
 羅宜城縣  
 顯史州今沂  
 杜今魯北  
 桐今魯州  
 摧今魯州  
 冀今魯州  
 夷一名城父  
 宗州名  
 向今許州  
 向今許州  
 於餘五州為  
 已上並見傳  
 房今魯州  
 道今魯州  
 共今魯州  
 鄭今魯  
 六今魯州  
 蘇一名溫

百六 叙國邑也 異說  
 魯有二魯國謂之魯而昭二十九年劉累遷于魯縣亦  
 今汝州魯山縣也。號而四號仲之封在今號州春秋時  
 西號又以別于鳳翔之號故以謂而號號叔之封在鳳翔  
 又在號仲國之西故又謂之西號所謂號仲號叔王季之  
 是此二號復有一號居于榮陽謂之東號以其在號之東鄭莊八  
 所謂制若邑號叔死焉是又昭七年齊侯次于號地也  
 隨存二隨國今隨州而晉人逆晉侯于隨又晉地也。燕有二南  
 燕在昨城謂之燕北燕在薊亦謂之燕北十九年衛師燕師伐  
 川蓋而燕爾致司馬遷誤以為北燕。唐有三晉謂之唐宣十二年唐  
 侯之國謂之唐今唐州也魯隱二年公及我盟于唐魯地也今在  
 單州魯地也。防有二公會齊侯于防魯地也。在密州魯地也。今在  
 取防宋邑也。在單州魯地也。防五年昔羊夷以防茲來奔昔邑也在密州  
 魯地也。今魯州九年公會齊侯于魯魯地也。二年魯侯鄭伯盟于魯  
 蔡地今魯州九年已魯聘魯國也。今魯城。魯有二鄭有祭邑乃

仲足之封在開封長垣而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又別之祭邑。  
 莘有四柏十六年衛侯使盜待諸莘衛地也。今大名莘縣莊十年  
 荆敗祭師于莘祭地也。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號地也。今同州郃陽  
 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齊地也。魯有云莊元年齊師迂祀郃陽  
 郃在今維州十二年公敗宋師于魯魯地也。魯有云莊七年夫  
 人會齊侯于穀齊地也。今鄆州陽穀伯七年穀伯終雖來朝國也  
 今襄陽穀城而今隕州又有穀城。秦有二莊三十一年築臺于  
 秦魯地也。非秦國。向有四隱二年晉人入向國也。在今沂州十年  
 王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之田在向在今河陽襄十一年師于向  
 鄭地也。在今許州信二十六年盟于向與宣四年代晉取向魯地  
 也在今承縣。新城有五僖四年申生繼于新城晉曲沃也。六年  
 侯國新城鄭地也。在今河南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宋地在今  
 京穀熱而河南舊有新城與抗州今有新城縣。榮澤有二年  
 有榮澤在今榮陽而謂之新城。衛人及狄人戰于榮澤。衛  
 北。滕有三滕國念在兗州滕立開二年。滕之民也。

州復有滕縣。魯有二曹國在今定陶開二年戴公處  
 在今滑州白馬。魯有二隱二年晉紀盟于密魯地也。  
 又鄭新城亦謂之密在河南密縣之密須古國也。在今涇州魯  
 一。蔡立有二年八年成蔡立齊地也。在今臨淄僖九年諸侯盟  
 蔡立宋地也。在今南京考城。玉城有二河南故周都謂之王  
 信十五年晉陰飴生會秦伯盟于玉城秦地也。在今同州。雍  
 三秦都雍在今鳳翔天與僖二十四年莊國在今懷州脩武而開  
 雍立縣亦謂之雍國。戎有二隱二年會戎于潛。在清陽文十六  
 戎伐楚山戎也。在今漁陽。僖有二文十六年禪儻魚者庸三  
 文十七年將悉敵以待于儻又鄭地與晉接壤。黃有三隱  
 年惠公敗宋師于黃宋地在今封丘八年黃隨不會國也。在  
 黃州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齊地也。今登州黃縣。平  
 有四宣八年城平陽魯地在故泰山東平陽縣。昭二十八年趙  
 為平陽大夫晉地在今晉州哀十一年衛侯飲孔淫酒于平陽  
 地在今滑州胖城二十七年盟于平陽魯地在故西平陽縣

。丘與有三成二年晉入丘與齊地也三年敗諸丘與鄭地也哀  
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與魯地也。沈有二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  
楚地也在今潁州沈丘成八年晉侵沈國也在今蔡州平輿。鄭  
有三成十六年公待于鄭魯地在今滑州鄆城九年楚人入鄭與  
文十二年城諸及鄭魯魯所爭之地在今斤州又今東平謂之鄆  
州。滑有四莊三年次于滑鄭地在今拱州十六年滑國在今河  
南緱氏宣八年楚子及滑滑鄭地水名而今有滑州。費有二魯  
費邑在今沂州滑都費在緱氏。鄆有二魯鄆邑亦作聊故魯縣  
東南莒城邦國都鄆所今鄆縣。鄭有二魯國在今沂州襄元年  
次于鄆鄭地也在今拱州樛有三桓十五年鄭伯突入樛鄭地也  
在今許州陽翟襄十一年秦侵晉及樛晉地也昭四年吳入楚棘  
柰麻楚地也在今新蔡。棘有二昭四年棘柰麻楚地也在今  
州鄆縣十年召子山而反棘齊地也在今青州。鄭有二一  
之鄭亦謂之鄭昭元年鄭棘如三邑本鄭地後屬楚。六  
襄城。武城有四僖六年。楚子于武城楚地。

宛縣襄十九年城。城魯。沂州文八年秦人。山  
城在今同州馮翔今恩州有正城縣故謂之東武城圖志  
樞為武城宰是也。鄭有二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鄭在今正  
四年過賴于鄭文楚地。鄭有三桓三年取郟大陽于宋北告  
在今單州成武僖二十年鄭子來朝南郟也今單州有二郟城而  
晉復有郟邑。鍾離有二昭四年晉城鍾離在今漢陽二十四年  
吳人踵楚及鍾離在今濠州。焦有二焦國在陝州為晉所并陳  
有焦邑在亳州為楚所并。解有二僖十五年內及解梁城晉地  
也在今解州也昭二十二年五師軍于解周地也在今洛陽。翼  
有二隱元年盟于翼地也五年伐翼晉都也在今絳州翼城。  
武父有二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也在今陳留洛陽定  
四年自武父以南衛北界也。召有二國在新蔡為楚所并所謂  
王取申呂以為賞田是也宋有呂邑在彭城所謂侵宋呂留是也  
。莒有二莒國在密州昭二十六年陰志奔莒周邑也。此言有二  
昭二十三年單于取皆周地也在今華縣二十五年楚過皆人楚

地也。孟有三昭二十八年孟丙為孟大夫晉地也在今太原定  
十四年崩饋于孟齊衛東地也隱十一年王取鄭劉為邦之田  
于鄭本國後屬鄭又屬周又屬晉在今懷州治亦作並。潞有  
二潞國在今上黨哀八年鮑子及潞齊邑也。黎有三亦作黎也  
十五年晉立黎侯國也在今潞州黎城哀十年趙鞅伐齊取黎及棘  
齊地在濟南臨陰十一年衛太叔疾寘其妻姊于黎衛邑也在今  
通利軍。巢有二巢國在廬江哀十一年太叔疾處巢衛地也。  
鄭有三鄭國在安州為楚所并哀十一年太叔殯于鄭衛地也。  
二年會于鄭吳地也在今泰州。夷有二隱二年紀人伐夷國  
在城陽壯武閔二年齊人殺哀姜于齊魯地也。清有三隱四  
遇于清與宣十二年清丘並衛地在今東阿宣十三年亦狄伐晉  
及清亦謂之清原在今開喜成十七年國勝待命于清齊地也。  
陽平梁陽縣。邢有二隱五年。晉人使申公巫臣為大夫。土  
二晉之蒲在今隰。

子盟于鄆周地也。四年。七年穆叔登鄆陵城營地也。  
鄆陵鄭地也在今鄆陵縣。鄭有二。昭二十一年楚左尹侵。年  
諸迎楚地也十三年楚子比師次于鄆鄭地也亦謂之廩延。  
揚有子成十六年我師次于督揚鄭地也襄九年諸侯盟于督揚  
齊地也在今齊州禹城。柯有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齊  
地也在今鄆州東阿襄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衛地也後屋  
晉今大名內黃縣又齊有祝阿。重丘有二襄十七年飲馬于重  
丘曹地也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齊地也在今德州。為有  
二楚有為周有為。任有二任國在濟州任城襄三十年羽頡為  
任大夫晉邑也在今邢州任縣。維有二成周謂之維而晉復有  
維邑。鄭有二昭二十八年司馬彌牟為大夫為晉地也在今太  
原鄭縣隱十一年王取鄭鄭地也在今懷州。梁有二梁國在今  
同州夏陽哀四年楚人襲梁及霍莖子邑在今汝州治。虞有二  
虞國在今陝州有虞之後其封在今南京虞城。姑蔑有二魯姑

茂在瑕丘越姑蔑在衛州龍遊

百九 叙山水同異說

平陰有二周。平陰在今河陽齊之平陰在濟北。駘有二故周之駘在今永中。平功而齊魯亦有駘邑。中牟有二衛之中牟在今開封晉之中牟在潁水之北。巨有三鄭之巨在今扶溝衛之巨在今長垣宋之巨在今拱州。毫有二莊十二年公子御說奔毫宋地也在今南京襄十一年同盟于毫北鄭地也。越有二越國在會稽指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衛地也。延陵地吳在今鎮江而代郡復有延陵。石門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之地在今鄆州非澧州石門。鄂隱六年晉人內晉侯之也在晉卡。酒泉莊二十一年王與虢公之。為不道國也在余河而非中而非冀也在今壽張東北而非宿州。也在河內而非今鄆州而陽。貝丘。華谷。城。

華谷也。公也。陝之曲沃為成師封邑。

百十 叙山同異說

萊山有三昭五年楚子汝于萊山。萊地在今萊蕪而今登州黃縣復有萊山蓋萊。山有二魯之教山在平陰鄭之教山在滎陽。霍山有霍山在今晉州霍邑。霍氏有霍山在今汝州而今之南嶽亦謂之霍山。霍江之天柱亦謂之霍山。梁山有三晉之梁山在今同州夏陽垂氏有梁山在今汝州梁縣而今奉天好時界復有梁山乃太古去勿踰梁山也。荆山楚地在襄陽南漳而非耀州富平縣荆山富平之荆山禹貢道岷及岐至于荆山是也。而河南故陽城縣亦有荆山。衡山吳地在湖州烏程而非南岳。首山晉地在河東而非吳郡首山。亞山齊地在今鄆州而非萊州亞山。靡笄山在齊州而非鄆州。懷戎之山本不名靡笄蓋因趙襄子殺代王代王夫人于山下靡笄以自殺故名。靡笄在臨

州隋志謂在太原陽曲。大別山在漢陽非壽安州安豐縣大別後儒妄以安豐為禹貢大別致孝者并江漢惑焉。邽山齊地在鄆州平陰而非邽國邽國在濟州。方城山楚地在汝州葉縣而文十六年庸方城乃鄆地在房州竹山。有岷山有城箕之山地山晉地城箕之山楚地。有塗山有三塗山在壽春東北三塗山在河南故陸渾縣。

百十一 叙水同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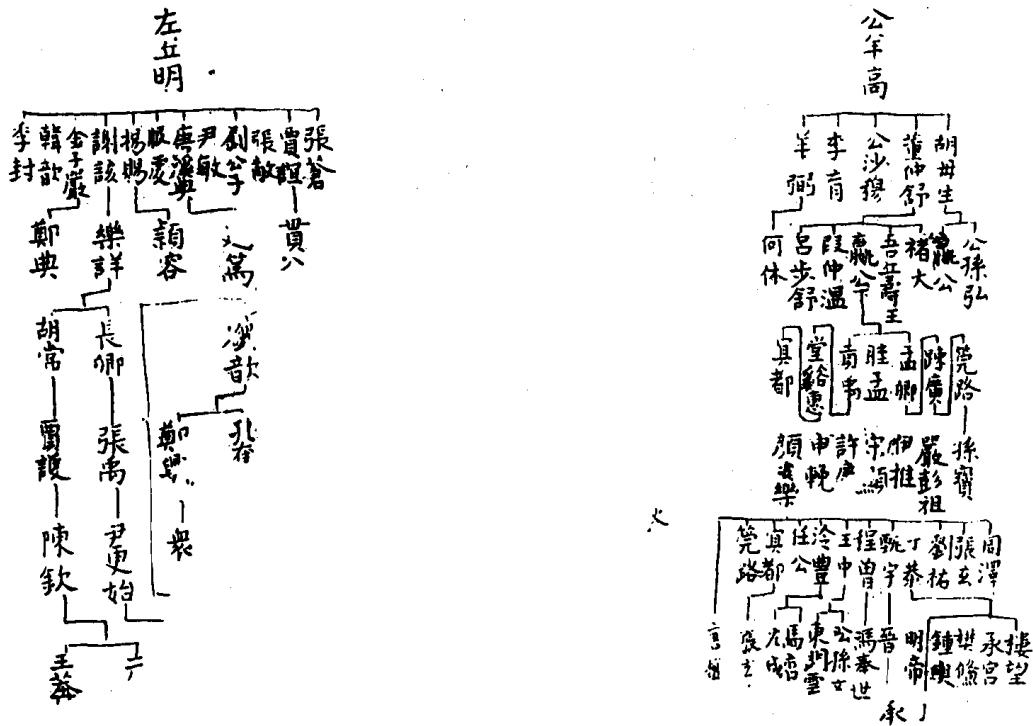
漳上黨有清漳濁漳晉地水也。荆門當陽有漳楚之水而潁上有漳郡有漳。亳州有漳臨沮有漳。沮入于潁者秦之沮入于江者楚之沮而北地故直路縣有沮西入于洛武都故沮縣有沮南入于江故常山元氏有沮東入于河元氏今隸趙州。洛入于渭者秦地之洛入于河者雜地之。而北地故歸德縣亦有洛水入于河又漢州雜縣有洛水入潁。澧入河而南陽故雜縣有澧水東入汝。涇在永與入渭而宣。出蕪湖。淮出桐柏東入海而南有淮。東入漢故丹陽。

淮在。色。有。淮。東入漢故丹陽。

水班固

汶魯水也。汶水。入江。漢水。漢家山而。涓洛地也。故金城今世縣有涓水。洮出西苑中北至抱罕。洮八年盟于洮。魯地也。洮二十六公會杞伯于洮。魯地也。洮。洮晉地也。皆水名。洮亦作洮。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而水出王屋入河亦謂之洮。泗水入淮亦謂之南洮。蒲出故曲逆縣。蒲山東入滎州。蒲陰有蒲水。東入河。易出北新城。東入滎。而汝州故安縣。蒲有易水。東至滎陽。入滎。謂之南陽。滎水。滎城。晉水也。而鄭之春水。故滎國居之。亦作滎水。彰出故新城。昌觀入江。而豫章故南豐縣有彰水。東入湖。漢水也。鄭元云。過章城分為二。清北流。出焉。又陳地亦有漢水。又連車。漢蓋亦因水命。記有二。記皆。水。信二十四年。南起于。記南也。在襄城之南。二十九年。秦軍。汜。南。東。汜也。在中。侯之南。三川有三。山。王。時。三。州。震。者。涇。渭。洛。也。皆。秦。地。水。據。西。周。言。之。而。宣。城。之。涇。河。南。之。洛。無。與。于。此。秦。置。三。川。郡。今。河。南。也。述。據。河。洛。伊。言。之。唐。史。鄭。州。三。川。縣。又。據。華。地。黑。水。會。言。之。

# 諸儒傳授之圖



春秋圖說 無卷數 浙江 吳玉璠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譜終諸儒傳授中間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抄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即馮繼先所撰而分爲十九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掇之五經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撫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敘國邑地同異說敘山水同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掇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攙以襍說僞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贗託棄之不錄而所棄之本又爲吳氏所收耳

# 左鱗一卷

〔明〕邵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曹荃編刻

邵文莊公經史全書五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鱗一卷》

提要

## 左鱗序

二泉山人邵寶

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嘆杜子美所謂讀書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敘錄成帙凡若干條疎陋之見不知於丘明之意果有得歟否也抑諸生佔畢或亦可爲之資乎故名之曰左鱗俾里塾藏之購解結經史全書

左鱗序

之具也是歲冬十月朔書于泉齋

左觴



邑後學曹 荃綱刻

冢玄孫澄較正

大壬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賙緩且子氏未薨豫

凶事 隱元年

謂惠公之妾仲子也左氏不識經文以為兼爾公

與仲子故在公以為緩在仲子以為豫仲子於是

時蓋已卒矣君子信經婦人稱姓遠別也男子稱

氏

齊侯欲以文姜妻大子忽大子忽遂辭諸鄭伯 桓六年

經史全書 左觴

齊人欲妻忽必告其父鄭伯忽之辭不於鄭伯而

於誰哉娶妻必告父母忽之辭禮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十年

班爵祿之班鄭以王兵當先以周班故後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君子以二公子 職之立黔

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莊六年

不謀不為謀也本謂君也度君之能君而立之是

謂知本雖立矣而其後不能繁育是謂本之不枝

雖為謀不強其成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雖生聃生養甥請殺楚子鄧侯曰

將不食吾餘 莊六年

貴者食而餘人樂食之餘而不食賤之至也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莊七年

星隕為石其常也如雨不為石也星隕之變也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 莊二十七年

虢屢伐晉而不報是驕之也亟戰將饑饉則無象

故士蔿以伐晉為不可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大子申生驪姬嬖

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東關嬖五使俱曰 莊二十八年

使俱謂外嬖梁五東關嬖五合詞以言於公

經史全書 左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 閏二年

冢大也冢祀宗廟之祀也

晉使荀息假道於虞曰保於逆旅以侵敵邑之南鄰

僖二年

逆旅近晉南鄰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言虢之

狀如此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僖二年

漏師泄軍機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僖四年

費誓曰馬牛其風疆場事有然者矣風馬牛之不

相及言疆域之遠也抑有譏諷之微意焉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淪

攘公之淪一薰一蕪十年尚有臭 僖四年

臭專言之則與香兼偏言之則與香反香與臭同

所寘之久則香不勝臭

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號射曰期年狄必至夏秋

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僖八年

復言可復也之復期年狄必至之言於是乎驗

經史全書 左傳

三

秋禘而致哀姜焉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

于同不衽于姑則弗致也 僖八年

寢小寢也殯于廟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

謂之殯

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使孔曰以伯

舅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僖九年

加勞謂既老矣而又加之以勤勞也級階之級也

不欲其下拜也故賜之進階

晉侯改葬共大子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太子使登僕

僖十年

登登車也僕為之御也狐突本為大子御今恍惚

見之復使之御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 僖十五年

此筮書之雜辭也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

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

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唯一非君

而何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未之睽史蘇占之曰不

吉其繇曰歸妹之睽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

四

震為車離為火以車則無應是謂脫輶以火則失

位是謂焚旗言離震俱不吉也

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

侍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及禍及之也言其及也非數之所可定也可數不

可數也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子文使為令尹叔伯

曰子若國何對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 僖二十三年

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與字讀

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王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賀子文薦賈不賀子文問之對曰子王剛而無禮過  
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僖二十七年

鞭七人貫三人耳言所戮亦不多也耳助語詞與  
而已二字意同所帥者多則驕而必敗以入言全  
師而歸也

鞭七人貫三人耳

貫以繩貫之也重於鞭矣子文不戮一人鞭與貫

經史全書

左傳

五

皆無之今凡戮十人言雖不及子文然亦甚少故  
曰耳耳者止此而無加之辭也

晉侯圍曹今無入倍負羈之官而免其族魏犇顛頽

怒冀倍負羈氏魏犇傷胸公欲殺之使問魏犇東胃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踴三百  
乃舍之僖二十八年

不有寧寧也躍踊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

直跳也曲踴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

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蓋躍踊之度

大約有此

王命晉侯為侯伯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出入三

覲

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  
也

士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  
造矣士榮為大士則凡是訟也皆與其謀焉故其  
得罪為重

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輔輔其訟也國君不親坐獄蓋周禮如此坐猶今

經史全書

左傳

六

之跪鍼莊子蓋親與於兩造矣士榮為大士居其  
官也亦輔之而已非聽之也殺且刑之者猶刑其

師傳之意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  
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非田獵  
之狩也

公朝于王所

昔公朝于王所則晉率諸侯以朝可知矣然則曷

為不書也魯史書則春秋亦書之史不承告而不



書者春秋固不得而書也若其大意則王符一言盡之矣

葬僖公緩作主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僖二十三年

既虞卒哭雖作主祔廟而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

其在廟則四時之祭如常也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君

子曰王者並建聖哲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

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文六年

經史全書

本義

七

禮則句衆隸民之甚卑者也必賴之而後即命從

民志也言其法如此古之王者猶異代也至我文

王武王皆然故曰聖王同之

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

能久請以待之趙穿怒曰敵至不擊將何俟焉將獨

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交綏文十二年

古人以軍退為綏交綏互退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桓子曰請復賈季卻成子曰不如隨會

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文十三年

能字句絕能言才也楚辭曰重之以脩能下二句

自為對

楚人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蔣賈曰不如伐庸乃出

師時庸師衆師叔曰姑與之遇而驕之七遇皆北唯

裨鯨魚人實逐之文十六年

楚師叔詳三北以驕庸人庸人唯使裨鯨魚三邑

逐之耳其輕楚如此故楚有不足與戰之說

莒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來奔公與之邑季文子使

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

經史全書

本義

八

曰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

德有凶有吉不以則觀則何從知之故曰則以觀

德九刑周所作書之名也誓命存焉傳曰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狂狡輅鄭人鄭人入

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戎昭果

毅以聽之之謂禮宣二年

倒戟猶倒戈也坐此遲緩及為鄭人所獲聽猶聽

政之聽

宋人贖華元于鄭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

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既合卽所謂入鄭師也曰既合則敗在其中矣

晉靈公不君宰夫廌熊蹯不熟殺之趙盾士季將諫士季曰會請先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士會進也

晉師救鄭及河聞晉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曰不可

以中軍佐濟樂武子曰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我曲楚直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

兩宣十二年

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

經史全書

左傳

九

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

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

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

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今

古錯言之不直言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

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後

當夜若今宿直遁持更也與日中之事無與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開致

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車旋則其鞅頽

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以殺子玉而喜則知公前日之憂果以得臣猶在

矣

楚子伐宋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宣十三年

清丘晉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

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

經史全書

左傳

十

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

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宣十四年

寢門之外遠於室皇蒲胥之市遠於寢門之外屨

人進屨追而及於室皇前此未及屨也劍人進劍

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

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

此

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從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

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宣十五年

子反何爲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一懼字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華元輕見情實以爲非純臣殆非知華元者

師陳于鞍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蛇傷故不能推車而及丑父使公下取飲齊侯以免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成二年

出卽三出以求丑父也時齊師皆有退志故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屬退者入于狄卒能左右之曰以帥統軍者也以帥退則師退而不亂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成六年

晉侯方與諸大夫論郇瑕而獻子適至遂從而問焉不再述其事但曰何如此亦作文一法

子重子及殺巫臣之族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七年

百人爲卒言一卒必曰以兩者謂乘車之卒也巫臣以車卒百人適吳故曰兩之一卒於其中舍二

十五人於吳偏偏法也兩之一一兩也二十五人

爲兩

鄭公子班自啓求入于大宮不能及軍于市子駟率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成十三年

焚焚軍於市者也盟以聚衆於是乎焚魚石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魚府曰右師視

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成十五年

馳字絕句

晉楚過於鄆陵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成十六年

以卒告告其所在也然伯州犁晉人也今在楚苗賁皇楚人也今在晉故有爲易行之謀有爲分擊

之擊臨機應變未可測也故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測也在伯州犁則以苗賁皇爲國士在苗賁皇則以伯州犁爲國士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在君側者敗則君敗矣故曰敗者壹大唐苟爲車右則稍遠矣故曰我不如子蓋言分也

蔡鍼見子童之旌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曰寡君使謀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我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言謂好整好暇之言今之承飲必以欲實其言之故識記也謂其能記所以破其計也

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魏絳曰夏書有之曰有窮后羿曰后羿何如襄四年

不待詞畢而輒問之此亦作文之變法也

諸侯戍陳襄五年

戍守也有宵事焉故曰戍

諸侯伐鄭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襄九年

經史全書 左傳

十三

行道也栗栗樹也

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備器盛饌糧肆青園鄭

釋罪人之應赦者以圖之也

子孔當國為載書子產請為之焚子孔不可子產曰

衆怒難犯乃焚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襄十年

焚書而後衆定曰衆而後定者文之也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子嶠曰諸

侯既有成行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

猶將退也猶言同一將退也

季武將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若弟襄十一年

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為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忘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楚弗敢敵言晉強之甚也

諸侯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惡救災患獎王室或間茲命群神群祀先

王先公明神極之

言群臣之秩在祀典者

經史全書 左傳

十四

鄭良宵大宰石奩音猶在楚石奩言於子囊曰使歸

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襄十三年

鄭畏諸侯之伐故二子求救於楚玉帛之綏武震

之攝惟所用之期於退師而已今皆不從雖使之

歸實廢其所以使之意也其君與大夫皆謂不能

使二子者安得不怨且疾之乎舊說近之但欠瑩

耳

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對曰晉之百役與

我諸戎相繼於時襄十四年

役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衛獻公出奔齊使宗祝告亡定姜曰無神何告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視嫡毋如妾而使之加虐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

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故逃是不說初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即上所謂公卿側室貳宗朋友親暱者也皆同姓

之親書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詩曰既

有肥羜以速諸父

經史全書

左傳

十五

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此一句承庶人諉而言旅于市陳其所尚之物也

而言從之是亦為諫也屢賤踊貴之類是已獻藝

工執藝以諫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龐纒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

唯卿為大夫

襄十七年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

季武子作林鐘而銘魯功臧武仲謂季孫曰夫銘天

子令德

襄十九年

令德之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

七章及八章也八章卒章也故曰以卒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年

註疏辯杜氏稱成公之姊為非者是也其殆魯之

宗女於成公為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

之也

晉趙武至于宋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經史全書

左傳

十六

仲尼以此享為多文辭故使舉之舉也者不廢其

紀錄也

趙孟患楚衷甲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踏也謂盡踏而死也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也

在宋城所謂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

言人人也夫能致死言人人能致死晉人與人同

力故可以倍楚

齊慶封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廬蒲嬰氏易內

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襄二十八年

亡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得賊以告  
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  
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  
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  
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  
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

經史全書

左傳

十七

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  
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  
葬

其有乎言無有也無則不足以葬未葬則尸可得  
而戮故曰必得之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子展  
日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東西南北誰敢啓處  
襄二十九年

東西南北隨其所在皆王事也故曰誰敢啓處上  
卿之不行豈得已哉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祀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公告叔侯叔侯曰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

殺之當于夫人不于老臣叔詹因悼夫人先君若  
有知也不尚取之之言而反之如此

晉悼夫人食城祀者絳縣人年長無子疑年使之年  
日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  
襄三十年

季謂四百四十五甲子之末也三之一謂三分六  
十日之一實二十日也蓋自甲子歷甲戌盡癸未  
經史全書

左傳

十八

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  
之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  
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  
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

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  
謂之六者其形如筭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

亦如筭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絳老既為  
隱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  
隱語也

趙孟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穆叔賦采芣曰小國爲蔡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昭元年

省視也穡收也用以薦也何實非命言無敢不

承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請戮其使樂桓子求貨於叔孫叔孫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聞乃請諸楚曰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

大謂篡弑滅亡之事小則疆場之事若取鄆是也焉用之言不足校也

經史全書

左傳

十九

穆生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遂逐之昭四年

不見言不見仲也既自見言仲自見公也

宋寺人柳有寵華亥欲代右師與柳比公使代之見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昭六年

女夫猶言而人

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

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

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也昭七年

立以存絕不以厲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者正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昭八年

與嬖與人之嬖者也殺馬毀玉以馬玉爲殉也馬不殺玉不毀不可以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吾何邇封之有昭九年

東西南北吾封遠矣邇封非吾之有也

經史全書

左傳

二十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

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祀以五成叔孫昭子至自晉高疆見而退語諸大夫曰昔慶封

亾子尾多受邑其子不能任是以此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昭十年

夫人謂子尾也力謂忠也棄德曠宗皆謂先世不亦害乎言害之甚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對曰克哉楚小位下天之假助不善力盡而敵之

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昭十一年

出溺為極凡溺皆難為力而沒者為甚不可沒振  
申無極之意而極言之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伯假謂穆子曰壺  
何為焉其以中雋也 昭十二年

壺何為焉之下微讀不句壺何為焉而以其中為  
異哉言無與於師諸侯之事也

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  
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

遇卦為內之卦為外五六陰變為陽外疆內溫忠也  
然本

經史全書 左傳  
入也故曰內溫

參成可筮

參謂黃裳元也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  
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為之令主 昭十三年

主逆旅主人為之令主善其館舍也

蔓成然故事蔡公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丹城而居之

凡城之固者皆圍之息丹者固城也以克故有毀  
故又城而居之

蔡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依利用為依遷國之依陳蔡雖亡而其人尚在故  
依焉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初共王無冢適  
追書而又追書再敘益前此亦作文之法

初共王無造立焉乃偏以壁見於群望曰當壁而拜  
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壁於大室  
之庭

將以神道服眾密埋而顯拜也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組闕韋龜屬成然焉且曰

經史全書 左傳

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先請命於神而卒人勝之是謂違命

邠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請君無  
勤

毋勤不勞降服也

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

公侯為一列伯子男為一列言鄭伯子男之列也  
非公侯之列也故為伯者從子男之貢可從公侯  
之貢不可

晉人執季孫意如使狄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



飲水以壺藏於水也謂之飲者猶飲羽之飲有吞之義焉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 昭十五年

辱字句求之求在上位也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諸侯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

王曰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若無羹器是福祚之不登也所以尊叔父者又安在乎言羹器之必有也

經史全書

左傳

手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昭十六年

鄙邑且不為也而况國乎

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昭子退

日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十七年

日食而用幣于社所以廣敬君也今卒不行是禮

故曰不君君矣

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而見其居火也又矣其與不然乎

其與語詞猶曰其諸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昭十八年

言不學之說起於下也其必有所指矣

大人患失而惑

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失恐違衆而失位也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經史全書

左傳

二十四

當是時許遷于葉矣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焉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鄭大水龍闕國人請為樂子產弗許曰禳之則彼其室也 昭十九年

龍闕則當就其室而禳之淵龍之室也故曰彼其室也

室也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鄭 昭二十年

司寇豹官也鄭豹邑也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

竟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賓曰阿下執事

阿私也阿下執事猶言私於下執事也不敢斥公故云耳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此非仲尼之言也豈有外於官而為道者哉或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所謂道也招以其物為召非其物雖召猶不召也

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相遇華豹曰城也城怒將注豹則關矣曰不狎節 昭二十一年

經史全書

左傳

三五

此言欲其不速射也言若不與我更迭而射則汝

為鄙夫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昭二十二年

稱子者挾主之力稱以著挾主之功知劉單者以此罪劉單者亦以此

賓孟遠郊見雄雞自斷其尾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

害

自犧者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已故曰

何害喻王自立于朝蓋是時天子既卒廢立之謀

生矣

王田北山五月庚辰見王

見王立猛之始謀也或曰以猛見於柩前也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言王室之亂也一句結上起下文法最妙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濟師濟籍談等之師也

五月朔日食昭子曰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昭二十四年

不克句莫又句莫然不動者積聚之形積聚旱之

地也

經史全書

左傳

三六

會于黃父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子太叔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性直者以禮曲之竹曲者以禮直之赴趨就也

公孫于齊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 昭二十五年

平陰去齊遠陽州又遠野井去齊近齊侯將唁公於平陰而魯侯先至野井齊侯言為近之故而使有司待於平陰所謂寡人之罪者如此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無通內外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非通內外不能入君非去君不能通也外去離也

君君所也子家子自言不可與盟之故如此

齊師圍成齊子淵捷從聲子射之中楛瓦繇胸汰輻

七人者三寸 昭二十六年

矢之來也繇車輓激從車轅之上矢鏃之入楛瓦者三寸此覆言中瓦之狀也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諧卻宛焉召鄢將師且燕

經史全書 **左** 左傳

二十七

之國人投之遂弗焚也令尹炮之 昭二十七年

國人取管矰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燃之

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

疊用與及繁而不亂此可為作文之法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者過於神於是乎謗惡之甚而欲神之聽也

蓋無所不至矣

叔向欲娶於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 昭二十八年

毋諸妾也妾以命於母故曰毋多庶鮮言其母之

妬也

龍見于絳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有夏孔甲擾于上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昭二十九年

乘龍四龍也河漢龍所出也各二共為四

蔡史墨曰中行寅為下弊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

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

孟與焉

鑄刑禹寅之罪也范氏初作刑書久矣而今變而

為鼎使其書復與范之亡於是乎在矣趙孟與聞

故亦宜及

經史全書 **左** 左傳

三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

為我使之無忌 定二年

臨我我伐二我我舒鳩也為我吳自我也蓋吳將

伐楚欲使之無忌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謂楚

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為我使之無忌也不

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所謂多方

以誤之者如此

舒鳩之計致也狎也誤也致以近狎以恒誤以贖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訟漢而

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寘

阨定四年

三者漢東之隘道

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奔字句食而從之句食而從之吳人食楚人所為食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定六年

孟孫何為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經史全書 左傳 二十九

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之而預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詞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疆為之請以取入者也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定八年

如叛之不如叛之也古語多如此

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禧公

禘于禧公即順祀事也然則曷為以時書之見陽

虎之營之也久矣

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黎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后下書左彌先下定九年

登登城也下既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譎詞絕而后下乃譎詞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犁彌從之則書先登矣既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爭先也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犁彌既不得先難也

今猛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如驂之靳則書先而經史全書 左傳 三十

猛略後焉所謂先先於眾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齊侯賞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

賓言其讓也旅言其等也書先登彌先下是旅進退也

侯犯以邠叛武叔懿子圍邠弗克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

此一句與侯犯從之一句相應侯犯從之之時必

以邠之名藉歸齊齊至是來致之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定十三年

未入晉陽朝歌為奔既入晉陽朝歌為叛亂臣賊

子非有所以何以成其惡哉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許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

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寘諸邯鄲衛之意也寘諸晉陽非衛之意也故曰

絕衛之道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繼無

經史全書 左傳

三十一

患吳矣昔闔廬在軍熟食分而後敢食 哀元年

分者分也人各得其分則無不食之民矣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簡子誓曰若其有罪桐棺

二寸不設屬辟 哀二年

屬辟國君之外棺也屬在棺外辟又在屬外非國

君而以無是示貶蓋當時以僭為禮故其言如此

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鄒良曰我

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

絕

我右謂鄒良也良不自伐故太子為稱之以折簡

子之誇下乃良自言之駕而乘材謂既止其鞞之

將絕故不以乘人而以乘材材小木也既而果絕

則前之將絕益驗矣

司繹火桓僖災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

也 哀三年

此二言者欲其備預也諸子皆命事獨此涉議論

於是乎去表之彙道還公官

表所表火道也道有彙則去之使火道周於公官

不相連及

經史全書 左傳

三十二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莒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鞅以為討周人殺莒弘

諸國殺大夫皆書之周殺莒弘何以不書惟辟作

威其殺也雖冤也非專殺也佞夫何以書天王得

殺大夫不得殺弟

莒弘之忠不見於論諫匡扶而論者深歸之夫忠

盡心於國者也故曰莒弘違天天且違之而况於

人乎忠而不可奪也如此忠之至也而殺之以說

乎晉不亦冤乎

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

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今不與盟三軍之士今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五年

二不與皆指群公子也黨公子所在也謂衛與魯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鮑子曰汝忘君之

為孺子牛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敢不唯子是

從廢與無以亂哀六年

亡一公子是廢以亂也亡一大夫是與以亂也

伐邾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負瑕故有釋哀七年

先是得邾之釋民嘗使在負瑕矣

齊師在清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

經史全書左傳 子日就用命焉哀十七年

謀焉則就之之就若曰俯從之也

公會吳子伐齊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

諸子者皆自分必死而揮也獨有志於獲人哉故

戰而不獲於人其言亦驗矣人尋約吳髮短此所

謂志於獲人者也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奉甲從君對之之言而拜受之之禮

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謹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

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  
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  
王孫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之故曰姑蔑  
之旗

左傳終

左鵬一卷通行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註解然寥寥無多蓋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端錄之類也其中精確者數條顧炎武左傳補註已採之所遺者其糟粕矣

# 春秋經世一卷

〔明〕魏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王道行刻

莊渠先生遺書七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經世

一卷》提要

莊渠先生遺書春秋經世

卷之七

晉程

春秋

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於魯  
訖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為始絕  
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為經者也孔子  
所為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隊於地是故  
撥亂世而反之正垂憲百王其名曰史其實固夫子  
之政經也

春秋經世

一

春秋曷為託始於隱以平王之終而桓王之始也周  
衰於平王亂於桓王當其衰也得人焉而扶之天下  
可以無亂是故春秋撥亂自衰世始謹其幾先也

元年

何言乎元年大謹始也人君即位如天地重闢一番  
當大震動於其心與民更始

春王正月

春歲之始也天道更新一番王者法天人事亦當更  
新故始月謂之正月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  
統也此國史也故歲首書王正朔自天子出也正次



王王次春是故王尊天諸侯尊王而國人尊其君

左傳王周正月于夏正為冬十有一月也月改則春

移夏數得天殷周改正終然未協天也故夫子論為

邦欲行夏時乃其作春秋固從周正也說春秋者指

為第一疑義則有謂以夏時冠周月者然則史書冬

王正月乎有謂改正朔不改月數者然則史書冬十

有一月乎正月自屬之建寅又何名正朔乎三傳作

於先秦逮見周正胡後之人鑿空以言壹似殷周本

用夏時夫子以空言設教反不行夏時也

按左傳公不書即位攝也惠公元妃孟子卒繼

春秋經傳集解

二

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而有文在其手為

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

立而奉之隱賁而長且賢桓幼非適隱之立也固當

而成父志避踐祚不敢同正君故魯史因事而闕文

聖人因事以明義見隱公不得正其始則亦不得正

其終魯之亂惠公為之首惡也或謂隱不書即位明

大法於始也周衰諸侯不請命於天子而自立故不

與其為君信斯言也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悉

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且夫子魯人也修

宗國之史而首黜其先君是得為忠敬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公穀作昧聲之譌也凡邾公羊皆作邾婁齊人語

云爾公穀經生未嘗見國史今多從左氏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穀梁傳例

及者何內為志焉爾會者何外為志焉爾愚按邾儀

父者附庸之君也未王命故以字通微者以名盟者

束牲載書而歃血以質信于鬼神也周官有司盟其

諸聖人以待衰世乎惟信不足故呼鬼神要言焉而

卒不信也蓋作民以忠乎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抑有

其本矣

春秋經傳集解

三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鄭武姜愛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莊

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

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

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序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暉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車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穎後悔復爲母子如初穀梁傳曰殺世子母弟目君段弟也而弗謂弟段失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趙氏屬辭曰凡諸侯自攻其叛邑不志準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

春秋經傳集解

四

段出奔共今辭旨卓異知夫子改正舊史修春秋之特筆也愚謂克者盡力以勝其敵也此可施之于寇讐何忍施之于兄弟曰克而不稱弟見兄弟爲寇讐也骨肉相殘古今大惡終春秋書克一而已矣段謀篡其君兄有罪佚而弗殺而目鄭伯同之于無罪而殺母弟者誅其心也鄭莊亂世之雄視殺其弟特凡上肉耳恐人謂已母子兄弟不相容也是故納段于邪使不義而得徒衆及陷于惡逆乃以大義討之而棄母絕不爲親虎狼弗若也微後悔則遂爲梟獍行矣故春秋特誅之爲首惡也身後忽突禮儀爭國久

而弗靖多不良死信天道好還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尊如天故稱天王示天下共主也王德弗若天則忝王位故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凡贈喪車馬曰賵常事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禮也其稱惠公仲子者何聖人特筆也禮重正適故國君不再娶元妃歿則次妃攝主內治恐開並后匹適也惠公違禮再娶仲子爲夫人是二元妃也聖人因事以正名特稱惠公仲子以明私愛也程子所謂繫仲子于惠公妾之稱也繫成風于僖公妾母之稱也隱將讓桓成桓母之

春秋經傳集解

年

喪赴于王室先君之失禮人子固不得而正也天王若能正之則大義以明亂可以復治今乃遣使下賵網常何賴焉以初入春秋故得書天王如恒稱凡王朝公卿書爵比于外諸侯下大夫書字比附庸之君元士中士稱名比諸侯之大夫下士稱人比大夫之微者來接我亦名宰咺士也故名之宰其氏也或疑咺乃冢宰豈其六卿之長而無封爵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始通也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

之盟不月公羊謂之微者此史氏恒例也攷之左傳或君大夫在焉而稱及稱人此則關于筆削之義經之達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寡內諸侯也而來朝禮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周衰而寡內諸侯世夫邦分崩離析而王室日以卑矣朝為兩君之好自列于寡外諸侯也聖人特正其名此非君也惡得而言朝也然則臣焉耳臣也非王命不出境也故書曰來則是以私事自至也穀梁子所謂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此義行則君君臣臣天子

春秋經傳集解

六

子全有畿內可以居重而馭輕矣

公子益師卒

禮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雖公子公孫也不列于卿則不得稱其屬其得稱公子公孫者皆貴戚之卿也尊賢也親親也禮之大經也立賢無方吾何論其戚邪疏邪惟賢則尊之是故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錯也其親而匪賢則吾親其親而不尊益師者孝公之子衆仲其後也而名不登于策書魯是時猶未有世卿也左傳公不與小欵故不書日卿者君之股肱也有始終之恩焉恤典有厚薄故史法因而有詳畧自有

世卿也則日卒以為恒蓋君弱臣強禮悉從厚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聖人撥亂先自治而後治人矣春秋之初中國不能自強故戎狄侵中國不書中國會盟戎狄則書內夏外夷天地有大限界未有中國不失道而戎狄能侮之故惟自責中國而于戎狄不暇問也凡戎狄舉號不別其君臣也不別之者畧之也王者于戎狄以不治治之也

夏莒人入向

凡小國恒稱人其大夫微名不登于策也大國則有

春秋經傳集解

七

筆削之義左傳莒子取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曰入者得而不居也則是嘗破其國也向自是折而服屬于莒矣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肯之是時天下無王諸侯惟強有力是恃天子莫能討也兵法因怒興師曰剛主不可以怒而興師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死者不可

以復生

無駭帥師入極

按左傳稱司空無駭何以不稱公孫構卿也穀梁謂隱不爵大夫也極附庸小國以大虐小不仁也趙氏

屬辭曰大夫曷為有言帥師不言帥師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也內卑者不可言人但書其事此史文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不書治在諸侯也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大夫將書其大夫治在大夫也亦有君大夫將而變文稱人者皆關于筆削之義惟內大夫將悉從其恒稱外變文以示義則內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秋經傳集解

八

趙氏屬辭曰此戎請盟也春秋不屈中國之君以從夷狄故以公及之愚謂中國之尊其視戎狄固若天冠地屨然公乃親與歃血詛盟是將裂冠毀冕而從被髮之俗此中國之大恥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固狼子野心也庸可信乎然則春秋曷不為國諱恥曰聖人爲尊者諱雖然苟其自取之也則亦不諱公也自詘中國之尊固非戎狄所得僥也公行還不書至不敢同正君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昏姻常事君親逆得禮則不書臣爲君逆則書志禮之變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此可以攷書法不可以得聖人之心弗親逆固非禮也雖然當其時諸侯越禮也多聖人撥亂大者是急其于小者固未暇過而問焉且小國之朝大國也猶然有見止之辱焉弗敬之討焉則又有倭焉思啓封疆者其弗親逆容有不得已焉者矣聖人如天溷覆萬物豈忍苛責之乎然則此何以書曰伯姬歸紀而紀亾聖人固憫其

春秋經傳集解

九

無終其姊叔姬之賢聖人將表其節爲世勸故詳裂繻之逆以明伯姬之爲夫人也而弗親逆之非則因而自見矣正如天地之常以其心溥萬物而無心也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傳魯故也程傳子帛闕文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愚謂當作紀侯子帛文之訛耳外離盟不書此何以書以有關于天下之故也天下無王小國惴惴不能自保則求庇于大國焉紀弱國也畏莒之強因魯而與求好聖人錄此蓋傷之也雖然紀侯保邦之道抑末矣孟子曰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苟為不然病紀者寧苦而已乎卒之紀滅于齊魯與莒皆莫能救也則莫若自強而已矣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傳從穀梁隱公之妻也公在故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薨者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愚按春秋書法雖適夫人也苟不以夫人禮成喪則書某氏卒以志喪紀之廢隱讓桓自謂攝主凡事不敢同正君豈肯成其妻為小君然則何以書夫人陳氏曰此修春秋之辭也隱讓桓而卒過弒然隱之篇春秋蓋三致意焉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而隱妻得為夫人

春秋經傳集解

十

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嫡庶之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之分定則隱非攝主也吾魯史也何敢斥言之致意于二三策斯可矣

鄭人伐衛

凡師聲其罪曰伐潛師以攻曰侵淺攻之亦曰侵其曰罪者亦為之辭耳按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其曲在衛也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亦既釋憾矣踰年復討公孫滑之亂則鄭之修怨也為已亟凡諸侯連兵春秋舉重不

也 悉書也書此以甚鄭莊之佳兵且為五國會伐起文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者太陽之精也而有食之陰邪干陽蔽遮天日哉莫大焉人君不大震動于其心是重獲譴于天也或曰曆家逆推日食凡日月合朔不正相交也其適同度同道也而入交月乃掩日而日為之食是則行有常度矣何以云哉異邪曰曆家知天數未必知天道也夫陽統陰者也日固不能不與月交然月終不敢敵體太陽也人主昭德月行小有贏縮其間則陰常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一

陽大明何由虧度其薄食者陰氣已盛敢于侵犯太陽狀若吞吐然此逆氣成象禮所謂謫見于天者也然則如之何亦惟懼而修德怛然省吾治之有闕天理為陽人欲為陰吾心得無有潛慝乎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邪得無干正乎婦者夫之陰後宮得無有潛踰乎臣者君之陰大臣得無有欺蔽乎夷狄者中國之陰遠人得無有乘釁而動者乎此反裁為祥之道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公薨地王崩不地畧于王史也禮天

子之喪計于諸侯曰天王登遐諸侯為天子斬衰同  
軌畢至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書公如京師則是魯  
不奔喪也王崩書葬平王不書則是王室來赴魯不  
往會葬也蓋夷宗周于小國矣嗚呼至尊崩殂一如  
天傾地陷而諸侯晏然若罔聞知蓋心死久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  
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愚按左傳得其事而失其義惠公再取仲子為夫人  
生桓為太子三綱不正國人皆安之夫春秋特為王

春秋經傳集解

主

名是故繫仲子于惠公稱聲子以君氏明隱當立扶  
已墜之三綱也趙氏屬辭曰娣姪之喪不登于策以  
吾君之喪其母也史不可以無書史法苟適夫人喪  
不用夫人禮則亦書某氏卒而無異稱如氏孟子是  
已聲子獨稱君氏其文卓異此夫子特筆也禮妾為  
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女君之黨服是固貴于  
眾娣姪矣經于女君葬稱小君聲子以攝女君其卒  
特稱君氏以明聲子繼室之正惠公再取之非禮也  
公羊穀梁俱作尹氏曰此天子之大夫也譏世卿也  
史法天子大夫卒當書氏書名劉卷是已若惟曰尹

氏卒豈其舉族皆死乎古史謹嚴又經聖人修定書  
法寧有是乎此以空言釋經者也

秋武氏子來求購

武氏子來向求購句後凡書求放此

夫子為政先正名矣昔者魯公有假于季孫夫方正  
之曰取以君不可言假于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也王室而有求曷為不  
正其名邪曰正名則沒其事實是故曲暢以明義書  
武氏子來見天使至于魯書求購若出于其私然所  
以全王室之大體而諸侯之無王由王室自壞之其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三

義自見矣穀梁傳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  
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者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也  
公羊傳曰父卒子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左傳  
王未葬也愚謂稱武氏子者哀周之亂政也古者有  
世祿無世官父死而子繼則是臣與主共國不復擇  
賢也立賢無方湯之所以興也官人以世紂之所以  
亾也有天下者將與治同道乎抑與亂同事乎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魯公稱薨臣子尊君父也外諸侯曰卒別于吾君也  
太上不名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以著代也卒者人

之終事也古人謹之穀梁傳曰諸侯日卒正也曷為或不日或又不月邦交有厚薄喪紀有敬慢也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

令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

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

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吾子其無廢

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即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

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

春秋經傳集解

十

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

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

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癸未葬宋穆公

送死大事也我有往則書趙氏屬辭曰葬者曷為或

日或不日或不月天子葬日諸侯月尊卑之殺也故

天子不及禮不日諸侯不及禮不月諸侯葬日禮有

過也愚按上書天王崩下書武氏子來求聘上書宋

公和卒下書葬宋穆公比事觀之與國何重邪宗周

何輕邪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撥亂之法有二曰防微也曰舉重也公羊子嘗發例

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夫取邑者滅

國之漸也春秋之初特書取邑凡以杜漸而防其微

耳厥後滅國者相繼聖人舉其重者治之則疆場之

爭一彼一此固弗暇治矣此撥亂緩急之次第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一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臣弒其君則是天地翻覆也當速討誅四國乃連兵

以定亂賊之位是率人類為禽獸也所幸衛猶有臣

子討州吁而立宣公卒明大義于天下是歲凡記七

策而六策俱為州吁此聖人懇惻救世之志也

州吁大逆不道以左傳及詩攷之實由莊公之首惡

也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

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間舊小加大滯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  
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  
立劉氏曰諸弑君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公子  
不稱公子未為大夫者也

春秋經傳集解

去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夏過于清按何氏古有過禮諸侯以王事卒相遇  
于塗則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見所以崇  
禮讓絕慢易也春秋凡書過者皆私為之約簡其禮  
以相見無國君之威儀矣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  
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  
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  
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公問于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  
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  
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  
矣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  
必不免矣愚謂宋穆公致國于殤公而出馮居鄭語  
之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所以固殤公也鄭莊欲納  
馮乃其邪謀我無釁焉彼何敢動殤也曾不念先君  
之德欲遂殺馮以除其偪一念不仁上帝固鑒之矣  
今又牽帥諸侯以黨亂賊是教國人一無君也殤公  
誠以大義討州吁而內撫其民則諸侯莫敢不率服

春秋經傳集解

何至于他日身弑而國危哉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  
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愚按伐書帥師其  
恒稱也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此其特書翬帥師何志  
凶人專兵之始也翬不稱公子者何未命也宋公請  
公相見而四國連兵魯不與焉公獨不黨亂賊也宋  
來乞師而公辭之大我得矣翬固請師而行以助亂  
賊翬為無君矣惜乎隱公辨之弗早辨也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



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碛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碛使其宰獮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碛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羊傳例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朱子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公羊傳例稱人眾立之辭也愚謂亦一國之辭也按諸侯嗣位有常

春秋經義卷

未

魯史所不載繼故而後言立重絕世也此亦史氏成法聖人修之必也賊討而後書立君以明綱常復正若宋殤之弑也馮立晉厲之弑也周立聖人皆削弗書既弗討賊國雖立君猶無君矣其為一國之辭何也立君大夫有天王在國人何敢專州吁之亂王室若罔聞知也亂定而後置君亦不請命于王矣于是時天王若贅旒然嗚呼衛莊惟無道也州吁是以弑桓今也又得淫亂之宣生民何辜哉是時王命猶行天王若討州吁詢于衛人立賢者主社稷則周可以復興衛可以無大亂矣吁可惜哉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左傳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將如棠觀魚者滅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

春秋經義卷

九

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胡傳衛侯爵何以稱公失位見弑何以稱桓程傳國人私謚也送終大事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

秋衛師入邲

左傳衛之亂也邲人侵衛故衛師入邲愚按衛入邲書治其以眾暴寡也邲侵衛不書則何以知其始禍邪曰邲之為國微矣聖人寬仁凡在弱小固一切包

誣之非被侵伐不書天地之量也然而前乎此莒入  
向月後乎此秦入滑月此特畧之而不月者何以邨  
人有以來之也聖筆如化工洪纖皆察屬辭所謂因  
日月以明類也

九月考仲子之官初獻六羽

左傳考仲子之官將萬馬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  
佾也愚謂考者何廟始成而祭也仲子三年之喪畢  
也久矣再踰年而廟始成者何疑之也何疑爾天理

春秋經傳卷七

辛

之在人心終未能安也禮廢子為君則為其母築宮  
其制亦殺矣以仲子之嘗為夫人也弗敢下同妾母  
祔而致之廟與則禮無二適又弗敢上匹元妃故遲  
遲也不得已而特為祭宮以成其尊其制必有加隆  
矣國史從而書之志禮之變也雖然其禮亦何敢悉  
與宗廟同故于樂舞而疑之則用六羽也佾有于舞  
也者武舞也羽舞也者文舞也婦人無外事惟列羽  
舞而已其言初者何此春秋特筆也魯僖天子禮樂  
夫子不忍言也則因事而見之書初獻六羽則前此  
乎僖八佾夫六羽用諸仲子之官則後此乎宗廟猶

舞八佾如其故矣雖然亦也疑之矣天理之在人心  
寧無暫明乎惜乎濡染于人欲也深遠巡焉莫之能  
正耳魯之上僭則吾不知昉于何公其諸周之東乎  
而託以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則誣其祖矣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  
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  
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  
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  
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

春秋經傳卷七

辛

之所敢知也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愚按附庸之  
君不列于五等當大國之卿則其大夫固不得先列  
國之微者春秋以主兵而先邾非紊周班也治其為  
戎首也國君自將則以王爵序如恒稱

螟

公羊傳記災也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蠹食節蠹食根  
蝻胡傳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聖人以為為國大  
事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疆卒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

葬之加一等疆之後為臧孫氏與魯相始終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傳以報入邪之役也愚按臧國恒不言圍此取邑也而言圍穀梁子所謂久之也宋殤利人土地久暴師攻城使兩國之民肝腦塗地是率土地而食人肉也暴其民甚卒之身弑國危吁其不仁之積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公穀作輸左傳更成也陳氏曰渝平釋憾而為平也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

春秋經傳集解

廿一

始也愚按渝之為言變也鄭求與魯更成而敗宋前好也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鄭宋連兵宋與魯交好而魯故有憾于鄭鄭欲伐宋魯之交久矣聞宋使之失辭而魯怒之也遂起而乘其隙魯雖許鄭平而宋好如故然已墮鄭莊術中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傳始平于齊也鄭與魯更成猶未得堅要約也齊鄭為黨故鄭通齊使結好于魯齊魯之交合則宋黨自携此鄭莊之陰謀也戰國相傾之俗莊其作偏也哉春秋志此以起三國伐宋之禍

秋七月

春秋過時無事則書首月天道一小更端也四時具而後歲功成天道又一大更端夫人主察此其知所以求端于天乎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言鄭蒙上伐鄭可知也此史文也吾夫子修之固多改正舊史虎牢還繫之鄭彭城還繫之宋皆特筆也此長葛何以不繫之鄭邪曰責鄭伯之棄其民也迹鄭莊之用兵可謂雄長一時矣宋雖大非其敵也長葛之民久困鋒鏑為吾效死不降赴之當如

春秋經傳集解

廿二

揀焚極溺然乃從容玩寇遠交諸侯置長葛民命于度外以罷老宋師憤盈其主之志吾乃收全勝于後而他取償甚哉其不仁也

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也者伯姬之娣也待年于父母國至是乃歸禮天子一取十有二女諸侯一取九女格之同時以定名分以室亂原婦人八歲以上備數十五從適二十承事君子策書之法內女為娣姪從適不書尊適也待年于國不與適偕行則書其歸以其同為先君遺體也夫子修之內女雖夫人非有故畧而不書叔姬

以娣特書錄其賢也終春秋書娣一而已矣關雎王道之基也周以之興世之下衰女德不貞而婦道多缺故聖人表其賢者以為世勸貴賤非所論矣

滕侯卒  
史失其名魯之于小國禮恒慢也夫子修之因其闕畧而失自見矣

夏城中丘

左傳書不時也程傳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教化行則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

春秋經世卷七

廿四

力必書以勞民為重事也城者完舊也築者創始也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結艾之盟也以禮通好曰聘齊魯會盟猶未得堅要約也故又使其貴介弟來申固前好凡言弟者謂母弟也然則同母而加親乎曰否以別適庶之貴賤也同母而加親則是先母而後父狄道也庶子而鈞于適則母之貴賤無別是亂立子之班也禮國君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其賢而與國政者自稱公子不以弟稱也春秋諸侯視其國事以為家事故使

其子弟交政于國中曰常事也聖人則曰非常也國事王事也王事天之事也惡可以私凡書使其弟者皆謂寵其私親匪以賢選蓋有志于天下為公也

秋公伐邾

按左傳為宋討也公猶未絕宋好也魯與邾昔盟于蔑矣因宋而渝盟以強弱為向背信義果安在邾邾終隱世不復通曲在魯也趙氏屬辭曰凡春秋所書侵伐除伯者攘夷討貳之外莫非為亂而已皆從其恒辭則無以示義皆變其文則無以見實故夫子于內師加小國雖微者言伐見其恃眾凌寡加大國雖

春秋經世卷七

廿五

公將言侵見犯非其分悉變其文以示義于外師或以大加小而言侵或以夷狄于中國而言伐或小國而言伐我或大國而言侵我皆從其恒辭以見實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膏之此春秋內師書侵伐之義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常事也魯侯不庭而王室下聘之則非常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

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穀梁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愚謂戎加兵于王臣是不知有王也楚丘衛地如入無人之境焉衛為無政矣猶曰出吾不意也凡伯伐後固當糾合諸侯共興問罪之師而乃衰如弗聞則是中國亦不知有王也或譏凡伯不能死于其位愚謂自我致寇則有之責以必死則固矣戎之襲凡伯也意在辱之匪若敵國俘而臣僕之也凡伯但當不屈其節可以死可以無死只問義如何必死則傷勇必生則辱國矣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愚謂宋公有憾于鄭而重違齊侯故先與衛私約蓋生于一念忌馮而卒成滔天之禍是故人主不可不慎其心術之微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愚謂鄭汲汲與魯平以間宋也要之以齊侯而魯宋之黨不攜于是利而誘之其請以枋易許者陽為漫辭陰實啗魯以利而不責償公貪其餌遂黨鄭而與宋讐黷于用武以至殞身哀哉故孟子斷國論

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春秋無費辭書歸枋則我有之矣書之重辭之費何以故邪曰經世孰重乎莫重于尊王矣亦莫重于尊祖矣枋者非它也天子巡狩于泰山賜鄭湯沐之邑也先君之所受也世守也今以與魯而魯受之其心固謂天子不復巡狩矣先君其何有矣是無父無君也與者受者其惡惟鈞書鄭伯使宛歸以治鄭也書我入枋謹而日之以治魯也凡言入者難辭也此言入則逆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左傳齊侯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愚謂宋衛許齊而藏怒宿怨偽以信要于神明欺天也瓦屋周地三國弗覲王而詎于邦畿無君也三國咸在東夏而西為此盟豈齊侯欲致鄭而鄭不至與八月鄭伯以齊侯覲王蓋有他志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陳氏曰有參盟然後有盟主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于是乎輸平于魯齊亦

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  
交感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傳以成紀好也按屬辭例公特盟外大夫諱不稱  
公惡其仇也君臣之分不可不嚴也莒人微者不嫌  
其仇故直書公以公自貶其尊也

螟

荐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春秋經世卷

廿八

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  
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  
為展氏愚按古有宗法以厚風俗諸侯之子稱公子  
別子為祖也公子之子稱公孫繼別為宗也公孫之  
子以王父字為氏謂之賜族大宗百世不遷以統族  
人有君道焉故教化易行也國有世臣則社稷重其  
世卿則危社稷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也季字也愚謂王聘再至矣公不一知

京師心何安邪故曰哀莫大于心死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  
愚按周三月于夏正為建寅震電發太早則生氣散  
越不至而至大雪復乘之則暴折生氣至而不至皆  
陰陽之乖也故曰人主和德于上則天地之和應  
挾卒

古者姓以別生氏以合族大夫名而不氏者何異姓  
始興為大夫者也有功則卒而後賜族或以官氏或  
以邑氏與別子同春秋之初魯有挾也柔也鄭有完

春秋經世卷

廿九

也詹也紀有裂縞也蓋皆異姓初為卿也自有世卿  
而後大夫無不氏者矣

夏城郎

許氏曰中丘城而後伐邾矣郎城而後伐宋矣公不  
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干非時動眾  
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

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愚謂齊表東海至僖公而小伯有志于合諸侯其平三國意猶近公也鄭莊則欲挾王為重故不肯平先以齊侯觀王而後以不王討宋假公逞私使其疆大則為操也可為裕也亦可聖人于伐宋削而不書誅其心也或疑宋不來告鄭方與魯通豈有不告然而不書明是夫子所削也鄭以國小欲扳齊魯大國之助書會于防志伐宋之始禍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按陳氏曰東遷之後

春秋經傳集解

季

諸侯專征矣小者修怨大者定篡弒猶未衡行于天下也鄭伯首挾天子以令諸侯矯以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知非王命而私會于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于天下

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愚按凡稱師者君不自將也于是公親在行而翬先會特書翬帥師者何志凶人久得兵柄而弒械成隱公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陳氏曰此中丘諸侯也曷為會稱君伐稱人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人之者畧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左傳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莧壬戌敗宋師于管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愚按宋與齊鄭相持公後至而始勝鄭乘勝奪宋二邑歸魯以為公功實昭公以利也春秋無義戰惟伯者彼善于此餘皆樂殺人也聖人有不忍之心焉凡外師書戰而敗績者兵以正合也彼已均有罪焉其直書敗者以詭道勝之也故惟歸曲于勝者內師無論陳與未陳但書敗某不以善戰為功也為外所敗諱之而曰戰會伐則從其恒稱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陳氏曰于是鄭師歸于我曷為以內取書之蔽罪于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郕防書取譏不在鄭也濟西田書取汶陽田書取邾田書取譏不在晉也

春秋經傳集解

世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

而敗愚謂鄭悉師以伐宋乘勝而還不虞宋衛奇兵乘虛擣鄭本根幾亾宋衛勝敵而驕召蔡伐戴携鄭與國而師不和不虞鄭伯起乘其敝全軍覆沒皆為利所迷也故曰爭逆德也兵死地也傳言七月庚寅入鄭經畧而不月以鄭有以來之也鄭取三師不仁之極此戰國坑兵之漸也天道好還禍不于其身卒于其子孫春秋書鄭伐取三國之師傷天下之無王矣書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傷天下之無伯矣此春秋之終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春秋經義卷七

世

左傳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違王命也愚按入國恒月畧之則不月此特日之而加詳者何甚之也何甚爾曰聖人天寬地容其于小國惟恐其不能自存也鄭矯王命加于大國猶可言也加于小國不可言也鄭自是蓋折而服屬于齊矣聖人以齊鄭為已甚也又按十年凡書六策通前一策總為宋鄭構兵屬辭此事始于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而終于宋督弑君突歸忽出凡二十餘策觀之則諸侯之首惡黨惡人心之反覆天道之報施舉昭昭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國君相見曰朝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衰大國莫朝于王而小國朝大國惟謹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來朝時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左傳滕侯薛侯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乃長滕侯或曰其兼言之何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愚按兩君相見于廟禮不可參假令賓同日來主君行禮于廟固不同日也滕薛之爭長請先相見也公不敢當正君而責以僭天子弗近于人情矣

春秋經義卷七

世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公會齊侯鄭伯入許庚辰傳于許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愚按入許何以日甚之也



何甚爾甚齊魯之助鄭為虐也傳言會經言及若我所欲然何也曰蒙上會為一役故更言及耳于是許國破君奔矣何以祇言入以許叔猶得奉其宗祀也雖然亦為之名耳實則兼弁之矣曰聖人與滅國繼絕世苟一綫焉未絕則猶有興復之期不忍言滅也其書入非末滅鄭也以存許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輦弒其君軌實與聞乎故則軌為逆首藏在諸侯之策固曰魯軌弒其君息姑此則曷為書公薨國大惡諱不忍言也其不地者何言死失其所也雖諱而亂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臣賊子之獄具矣穀梁傳曰公薨不地故也公羊傳曰公子翬諂乎隱公謂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將反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于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于鍾巫之祭焉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諧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愚按隱公之弒胎禍于惠公矣使輦也弗握兵禍亦弗作公

自倒持太阿也當輦射利而請殺桓公誠引大義誅之挈國以予弟豈不全吾之讓哉惜乎公之當斷不斷也雖然公能輕千乘之國而利于得枋使上下交征利則公之失其本心久矣左傳不書葬不成喪也愚按軌自以當立謂隱也攝不肯以禮成其喪葬故有闕諸弒君者惡逆已極罪不容誅凡在位者賊不討又從而君之則皆逆黨矣不待別加之罪矣公穀乃創為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罪無臣子也辭義甚偉然不可通于聖經何也聖人因其可罪罪之非有意立法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春秋經世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名春秋  
經世者蓋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所註  
惟隱公一卷其注多從左氏然如公矢魚于棠全  
錄臧僖伯諫詞惟移傳末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二  
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之鈔錄耶問有自出新意  
者如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當作紀侯子帛以子  
帛爲紀侯之名又謂挾卒乃異姓之卿則又皆杜  
撰之談矣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五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涇野先

生五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說志

五卷》提要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一

戊辰八月

隱公

仁問春王正月者何曰即夏之春正月耳周雖以冬十一月為正朔也孔子修春秋則斷自春正月紀之故曰行夏時也故曰食地震水雹星殞霜雪蚤螟之類皆紀之以日月與時也如以冬為春則日與火違事與時背何以訓後世乎故凡有年饑饉麥禾之無必書於冬大水大雩嘗祭麥節之無必書于秋郊必書於春或夏也然則三月震電亦宜也何以書乎曰因康辰之大雨雪不可並見也曰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十年冬大雨雪三十三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者何曰莊僖之十月不雨旱也或雪或雨皆不雨也雨雪大雨雪猶六月雨之意乎十二月矣殞霜猶不殺草李梅實草木犯也殞霜殺菽者何曰他穀未殺耳若是則正月必為夏時之春矣王正月者何曰是豈惟見大一統哉亦以寓行王道也故程子曰假周王以正王法耳即位書之正月者何曰既以夏正紀事則即位可書乎此以開後事也

書即位者何曰桓宣繼弑君而立與聞乎故公  
子所謂如其意而書即位也莊閔位定雖繼弑君  
逐君而立比於桓宣親弑其君者則有間矣故不  
書即位欲討賊也閔公不討慶父定公不討季孫  
然矣若彭生則魯人已請誅於齊而僖公之討慶  
父雖緩亦誅之也奚皆云不討曰齊襄桓公之賊  
也莊公泰然在位與之會盟慶父聞奚斯之爰而  
自殺實未嘗行討也隱公未繼弑君而立亦不書  
即位意安存乎曰以諸大夫拔已而立即篡弑之  
漸不與其即位也故左氏曰攝也惠公蓋命立桓  
也桓幼而隱攝立也故改葬惠公隱公弗臨知其  
憾君父也

干篋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體元而用正以成分  
爭詐偽之俗諸侯始叛而私盟耳其春秋所以作  
乎若魯隱公好乎邾屢盟而覆不假言矣  
于鄆之役者何曰段不稱弟罪段不稱公子罪武公  
初姜氏之請立段武公雖不許豈宜容其亟請乎  
其後請 京請鄙皆自是心之耳其書鄭伯克段罪  
莊公也 叙梁子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  
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

不書段出奔共何曰若即滅之于鄆也寘母城頽  
而晉及黃泉大罪也奚不書曰取改過也悔于心  
而從考叔之言遂為母守如初矣以為改過而不  
書聖人之意深矣

喬問歸賄何以不言賜與錫曰凡命言賜凡物言歸  
則何以言歸曰見諸侯之尊雖王室歸諸侯耳故  
凡賄舍祿脈之類皆書歸若曰不得不歸云耳金  
車之類皆書求見諸侯富於王室若曰不求則不  
得也命何以不言歸曰不可訓也命猶在周耳  
及宋盟宿者何曰諱公之忘親也孝子三年無改于

父之道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即求成其心  
恐矣故諱公不書故冬改葬惠公亦不書吳下豈  
有葬親而子不臨者乎以為大惡而諱之故知盟  
宿之為忘親也

祭伯來者何曰見天王不能制其臣也若祭伯之私  
交不假言矣穀梁子曰案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  
不得出會聘弓鉞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道  
中有至尊者弗貳之也

公會戎盟唐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治中國也故中國  
諸侯從戎秋而會盟耳若魯隱廢伯禽之業亂華

夷之防以為諸侯先其罪又何言哉

鄭人伐衛者何曰見平王寵卿士啟其殘弟之心以至其後不已也故上年衛人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統師伐衛南鄙皆不書

軫問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侵王室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王室不可言侵也不忍言也故凡侵王不書成王書侵王不書不幾于縱奸乎曰鄭莊公及虢公皆王卿士也平王貳于虢而不公至與鄭交質交惡甚矣桓王不能蓋父之愆又畀之政而益長之鄭之師王速之也

入說卷之十

甲

盟于石門者何曰罪鄭伯憤對君父不奔王喪也平王崩于春而齊鄭盟于冬其諸鄭莊以王畀虢公政使祭足帥師取麥禾不足也又私盟石門以脇王乎不然何以視君父之喪若秦越乎以齊為首者何誅黨也以為惡其失信者何曰有是故淺之乎為罪也

癸未葬宋穆公者何曰譏魯之不臣也三月平王崩八月宋公和卒魯如視王如諸侯也亦當論赴之先後而葬焉乃舍王而葬宋公何也且王嘗賄仲子也魯此不冷真憾其君親矣公羊子曰不及時

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日危不得葬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罪莊公不听石碻之言待以公子之道其說精矣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蔡般許止楚商臣皆稱世子豈其君待以世子公子之道邪曰此六弑者當君身也州吁則本先君耳當君身也故公子世子云者因親而與權甚之也若曰世子也而手

入說卷之十

五

遇于清者何曰魯宋之不臣也平王歿而不葬桓王政元而不朝宋殤初立而相遇何也尚奚論其禮之煩周於衛人殺州吁于濮者何曰衛人者著天王諸侯之縱賊也于濮者著石碻之忠也不沒其實也君子而求其實則知石碻請于陳使右宰醜并其子殺之于濮耳

五年觀魚者何曰君無克己之仁斯無代言之智而欲責其為王事民事以出亦難矣仁問楚衛桓公者何曰不與魯葬也黨其賊定其亂而後葬焉不者如有靈不以為哀敬也王使尹氏武氏以曲沃伐翼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

使彌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奚不書曰翼初微也

不然其諸王猶能制命乎故以為常而不錄

衛師入鄆者何曰見天王失命討之驗也衛宣即位

不受命于王既立不見討于王是以敢肆其暴

邾鄭伐宋者何曰罪鄭失用兵之時則亦邾之類也

當其大罪則不治當其小怨則治之大罪者當州

吁抗王師小怨者取都因爾東門以王卿士且大

國也而為侯國之附庸後故序邾下

盟于艾者何曰陳氏自齊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

也故數伐鄭齊鄭一黨也故盟石門至是鄭既輸

入說卷之

六

平于魯故齊亦盟于艾也其諸鄭莊平齊魯以謀

伐宋平然則與之邪曰莊為王卿士不能入正其

君以朝諸侯而建此謀亦未矣若齊魯從其言而

秘盟又何言哉

鄭伯如京師蓋自祭足取麥禾之後至此始朝桓王

也奚不書曰鄭伯本王卿士既不書其侵王亦可

勿書其朝王也

七年喬問叔姬歸于紀胡氏蘇氏奚從乎曰其胡氏

乎噴而得書入鄆之錄自見矣又何必三十年前

而預褒

公伐邾者何曰見宋之強魯之無王也宋逆王師取

鄭邑不足逞志也又使魯伐邾以肆其忿耳雖天

子之使諸侯不是過矣故書公伐若曰不令而行

也何以知為宋伐也前書邾鄭伐宋下書宋伐鄭

公伐邾者故知為宋也若魯不義而叛盟又何言

哉故左氏曰伐邾為宋討也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何曰見王室不

綱也諸侯不朝爭相侵伐王師不加已矣又聘之

者何也宜乎戎執之于楚丘耳胡氏以為責凡伯

不死位者何曰至是而死豈曰戮哉雖死百凡伯

入說卷之

七

祗壇溝壑耳春秋清源不清流

八年宋衛遇申者何曰着宋殤之慘也以馮在鄭又

謀入之也若其無人若相見之禮小之乎為失哉

瓦屋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有畿內也瓦屋畿內

之地宋及齊衛參盟于此視上如無不一觀焉猶

為王有畿而乎以信待人之說如之何曰諸侯無

王之罪且未治尚奚論其私交之信乎永嘉呂氏

亦云

浮來之盟者何曰見天下尚力也昔嘗入向伐杞取

牟婁天子不討焉則可以橫行天下矣故雖昔之

微者而隱公猶汲汲與盟以求援尚奚論其非謙  
德哉是故尚力斯廢禮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者何曰見諸侯之尊強不敢  
不聘也不然魯不朝聘京師戎已執凡伯王之君  
臣曾無憤耻之心而又使南季何也其以戎尚未  
殺凡伯乎甚矣哉其懼諸侯也

爵問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者何曰大雨  
震電矣非震電之小雨不時也而又大雨雪何也  
其君臣錯列夷華交雜之證乎故穀梁子曰八日  
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也胡氏說震電非說雨

雪是

公羊傳卷之一

八

公會齊侯于防士曰何也曰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  
為王朝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防謀伐宋也何以  
不王曰宋初嘗州吁以伐鄭鄭以王師伐宋宋遂  
圍鄭取長葛使魯伐邾乃又盟齊衛于王畿之內  
而不朝六年之冬鄭伯既如京師矣故以王命討  
之也胡氏以為若討違王命則名陵之師不是過  
者如之何曰非也春秋世變日下使召陵而在隱  
公之世人視之猶于防耳且桓公之世陳蔡猶能  
從王伐鄭况隱初入春秋而鄭伯真王卿士乎但

是時也王命甚微雖有之不足重輕然則與之乎  
曰貶也鄭伯不能匡其君石以行王道于天下已且  
使祭足帥師侵王尚何求乎宋乎及其敗宋也又  
取郕防以歸于魯然則雖王命者鄭伯也故會皆  
書爵伐宋變而書人至與輦比不足也又書宋衛  
入鄭以著其効不足也又書伐取賊以甚其罪然  
則所謂逆王命者其程氏所謂矯假以逞私忿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敗宋師獨書公敗何曰惡  
專利也

滕侯薛侯來朝者何曰見天王之無諸侯也諸侯相

不重來也

九

率而朝魯其以魯為京師乎魯之僭竊亦可見矣  
若滕薛不合中聘世朝之禮又奚足論哉  
時來書會罪鄭入許書及罪公何以齊侯主兵也曰  
其諸嚴治其黨乎許莊奔衛奚不書曰免許詞也  
若曰許猶能守其社稷耳允許則鄭人強暴之惡  
甚矣  
王取鄆剽蕪邠之田于鄭以溫原緡樊隰郟攢茅向  
盟州陘隕懷畀鄭人奚不書曰天下之士皆王士  
也一子一取誰敢禁之哉故諸侯取一邑失一地  
必書王而不書聖人之志其欲王有其土乎

桓公

如軫問魯桓求援何以獨先於鄭曰此知魯人  
利魯貪鄭伯之勢皆無王也魯人曰鄭伯王室懿  
親且弑我雖弑逆苟得鄭天子且交歡列國諸  
侯其奈何鄭人曰王政在我苟利于己運恤其他  
此會垂盟越而假許田也故隱桓之世使王政不  
行于天下者皆鄭莊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罪也穀  
梁子曰用見魯之不朝於周鄭之不祭泰山也  
元年書王治魯桓之罪二年書王治宋督之罪程子  
之說也十年書王紀常事十八年書王誅既死自

八說卷之二

十一

三年及餘年皆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胡氏之說也  
如何曰鑿斯甚矣如從程子之說則十二公內亦  
有不弑君之年者矣其書王何也如從胡氏之說  
則十二公內亦有弑君之年者矣其皆書王何也  
然則為闕文審矣

滕子來朝其書子何曰自降也如曰貶詞也即弑逆  
之黨八類所不容矣尚得列于五爵乎故程可久  
以子產爭承之事言也四夷雖大亦曰子者何曰  
禮言四夷雖大國不得稱公侯伯止稱子男降中  
國也然則子男豈或秋之號哉

干稷成宋亂者何曰罪鄭莊也鄭莊王之卿士既取  
許田以成魯惡又為稷會以成宋亂耳魯桓身負  
弑逆會督其小罪也故不書及其先齊侯陳侯者  
何曰此絕鄭伯之黨也絕鄭伯之黨者絕桓督之  
黨也不書立華氏者何曰成宋亂即立華氏耳穀  
梁子曰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君子於內  
之惡而無道焉爾

八說卷之二

十一

其曰取部大鼎于宋者何曰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  
失也故部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  
又將為誰所取也故太廟有靈所不受也若曰以  
利言之許田比鼎孰輕重孰多當哉我之子孫  
以弑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弑逆而失大鼎周  
公之所甚傷也伯禽之所甚痛也故曰納穀梁子  
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  
非禮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杞侯來朝仁曰何曰從經及左氏如字者是公穀程  
子作紀者非也杞一年凡再見後三年又見豈皆  
誤乎書之者何曰來朝于七月入杞於九月見魯  
桓忘義廢禮肆行暴虐之甚也蓋于其君親且不  
顧是何有于杞哉以為求魯為主而不貶者如



何曰滕子朝且為黨惡况于未為主乎然則亦貶  
祀侯乎曰從滕子也春秋起義于先者不再瀆此  
為入祀書也

三年晉命于蒲者何曰見王命之廢也王命廢故諸  
侯相命耳當是時也魯桓宋督接踵弑逆鄭伯既  
得賂以挾王列國諸侯曾不謀此其相命者何也  
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荀子諸傳皆以為善實  
其之所未喻也

五年從王伐鄭王不稱天弼曰何曰省文也省文則  
可讀矣如以為非天討則十二公內非天命天討

者多矣奚嘗稱天且宰渠伯糾仍叔之子來聘豈  
天命乎王皆何以不去天况定魯桓之位成宋督  
之亂者皆鄭莊乎夫直紀其事孔子猶以為罪也  
忽然而稱天忽然而削去其子所得施于君父  
哉夫君父一體也父有不義子諱之已矣遂不稱  
父其可乎三國諸侯從土而稱人何眾詞也虢公  
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不書者何曰王統  
之也射王中肩所未弑耳奚不書曰不忍言也甚  
之也故戰與敗且不書知敗與戢且不忍書則不  
可削天矣又曰作闕文亦可也

七年穀都來朝何以書曰周禮諸侯鄰國間問  
聘而世相朝穀在魯魯鄰國今鄧州去魯絕遠乃委  
魯宗廟社稷不顧而魯猶失國也故名也以為

專春秋弑逆而書名者何曰若是則當于滕子先  
書名矣然則穀都之胡弑逆不貶乎曰從滕子也  
不假言矣春秋起義於先者不再瀆其四年及此  
年去秋冬者何曰欽文也不然則聖人為怨天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仁曰何曰穀梁  
子曰烝冬祭也春夏與之志不時及不敬也夫觀  
是說又足證月數之不改矣胡氏非志不時如何

曰如以春為冬也謂之時則夏之為春而烝也亦  
時乎惟再烝見漢之說為允  
去年楚子敗隨師于速祀今年楚鬬廉敗鄧師于鄆  
明年敗鄧師于蒲騷又明年敗絞師于山下又明  
年羅敗楚師屈瑕死矣皆不書曰畧夷狄也略夷  
狄則急治中國之意可見矣故凡中國侵伐皆詳  
也不然則夷狄方來之禍不可遏  
十一年惡曹之盟主盟在鄭亦先齊者何曰從來戰  
于即之文誅其黨也不如是兵不解不如是盟不  
止故君子遇盟而思救見詐而勸信

宋人執鄭祭仲者何曰罪宋莊也非天子不封諸侯  
非天子不廢諸侯而况執其臣以立其君乎若祭  
仲者任大而不能托孤臨難而不能死則果使忽  
奔突入其罪不假言矣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何以不書公曰諱  
也奚諱乎魯桓以弟而弑兄鄭厲以弟而逐兄其  
罪一也而乃伐宋戰于宋者何哉其以宋未之我  
討乎天下無道而亂賊橫行一至是乎故以為襄  
惡而諱之以為魯惡而諱之其罪不容隱矣然則  
宋之責賂無厭屢盟無信不可罪哉曰比於魯鄭

八說志卷二

十四

罵置之與殺人

鄭語來盟者何曰危二君也鄭盟曰我能逐兄魯  
曰猶不如我之能弑兄也故書弟語則鄭突魯桓  
皆可寒心矣夫語亦弟也彼豈不能逐且弑乎我  
哉故曰危二君也

御廩災乙亥嘗者何志不敬也非志不時乎曰秋宜  
嘗災不宜嘗公羊子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  
而已矣

宋人以齊蔡衝陳伐鄭穀梁子言以齊不以也何曰  
誰使而立突乎故前二年鄭人而不戰嘗宋之食

取也不知自反乃以四國伐鄭焚渠門入大逵取  
牛首祗益衆耳列國之亡公移為之用不假言矣

士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何以稱世子乎曰明其宜  
存國也突之奔蔡何以稱爵曰雖有爵不與也非  
世子而有其爵其方取之乎若曰世子者方歸而  
為之君者其誰邪然則忽之初出奔也奚不稱世  
子曰忽已立乎其位而稱世子則外也則何以不  
稱伯曰莊公卒于五月忽奔於七月爵稱焉是一  
年二君矣故止于突歸不言鄭于忽奔係之鄭也  
然則今之復稱稱伯不亦可乎曰是矣實也君子

八說志卷二

十一

而與十人爭矣非春秋已亂之法

許叔入于許者何曰喜許叔憫亡國也鄭不亂則許  
叔不能入然則聖人幸鄭之亂乎曰鄭莊肆暴而  
入許自以為得矣身歿未幾子孫亂許復有國亦  
天道福善禍淫之常耳雖不幸則固以為宜然也  
胡氏以為譏許叔非復國之義者何曰當是時也  
天王且見射于鄭告諸天王其奈何其大於齊宋  
也數被鄭師所諸方伯其奈何斯其說亦迂矣其  
曰入難辭也

鄭伯突入于櫟者何曰見諸侯為突而伐鄭且明櫟

非鄭所得有耳故上書鄭忽歸鄭下書會伐鄭若  
書突入鄭則嫌于伐鄭矣曰既書會義伐鄭又書  
會會伐鄭者何曰不如是不見宋莊之僭不如是  
不見鄭突之強  
葬蔡桓侯季得輿曰啖助之說如之何曰非也侯定  
爵也蔡季如知請謚在稱桓與他稱耳不在公侯  
葬我君桓公弼曰公羊子以為讎在外者何曰君父  
之讐不共戴天豈有外乎觀莊公不書即位以示  
討賊見矣然則葬者何曰不以為既葬而不討賊  
也

八說志卷之一

十六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一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

莊公

士問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王不稱天范甯曰非  
義所存奚從乎曰從范甯具寵篡弑之罪即錫命  
之文已且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為子而可改易  
父之名字謚號也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紀季以鄒入于齊者何曰者大國之暴與國之懦也  
故上書迂紀下書次滑而紀季入鄒得免於貶然  
則胡氏以次滑兼抑齊者何曰莊公于父之讎且  
不能報于紀何有宜乎次于滑也借使滑不次而

八說志卷之二

一

救紀亦不能準報讎之義也

公會四國伐衛穀梁子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逆王  
命也子突救衛程子曰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王  
命也奈何曰奚必然下書朔入衛又書齊人歸衛  
俘則子突及諸侯之善惡自見如其貶諸侯也豈  
止于書一人如其褒王人也豈止于書一字

仁問乾時之敗諱公者何曰深惡其忌親而納糾也  
如曰為與讎戰雖敗榮亦何憚于書公而諱之邪  
且前係納糾于公伐齊之下即乾時之戰為納糾  
耳則敗也又何榮故不書公者若曰有父之讎而

不知報為討之故至戰而敗績此大惡也故諱以

見義

齊人取子糾之何言乎齊人曰言桓公若非子糾之兄猶途人耳是故糾稱子則人齊桓段不稱弟

則目鄭伯法也

長勺之敗何曰書魯之志親黨糾也前有父之讎而不報後為糾之故而戮戰故乾時不已也則又長勺夫父與糾之親疎莊公且不知也糾與白之邪止莊豈能辨之哉是春秋之所深痛也至是可勿諱公矣詐戰何足道乎

入說志卷三

二

荆敗蔡師于莘齊師滅譚者何曰夷狄猾夏至虜其君而齊侯漠不介意乃方滅不禮已之譚何也可謂既不能攘夷而又猾夏矣

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得乎衆人之心耳故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為誅始亂而人諸侯則桓公又始亂之始者也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法理哉穀梁子之說審矣

如斗問于柯之盟者何曰惡魯也柯齊地吾父所死之處也小白齊義之于吾父所于死者之後也縱

曰敵怨不在後嗣亦可與之會且盟而不動心乎是故明此義則齊地莊公終身之所不忍履齊人莊公終身之所不忍交也死而後已耳其書爵者正以顯之耳

而會于郵齊晉序宋上伐邾而序宋下者何曰侵小凌弱而為宋人役不以伯者待之也去年荆入蔡而不救此年宋伐邾而听命必將滅邾如遂而後已乎明年伐鄭二十六年伐徐皆後宋以見不修德而從人侵伐猶夫人耳然則會盟序宋先者何曰盟以尊周攘夷猶善于侵伐乎故舉善則進之

入說志卷三

三

從惡則退之此春秋王道之公也故二十八年救鄭亦先宋

同盟于幽諱公而惡失信者何曰雖則下書鄭晉自齊邾來為背盟然其諱者猶不止此也夫單伯與齊盟猶可說也忘父之讎從天下諸侯而听命于仇人之子是尚為有人乎是故欲行尊君之忠者必先存尊親之孝

齊宋陳伐我西鄙者何曰此著魯失信之效也前既盟幽而復受鄭晉之逃今雖公子結住盟又何足信哉西鄙之伐宜乎其然也夫齊也懷受晉之憤

外與結盟而內藏禍心秋歛血而冬舉兵又豈王道哉失已與人以招寇之說如何曰非伐我之本意也

肆大青者何曰豈惟譏失刑于人哉所示者深矣王仲仁曰亦莊公以不能報父之讎并干已而肆之乎

及齊高偃盟諱公不書如齊納幣及書公者何曰諱也者以不諱也不諱也者以諱之也仇讎之大夫盟且為惡而諱之况於身娶仇讎之女乎可勿諱之矣

八說卷之三

四

公如齊觀社何曰去冬納幣今夏觀社莊公之志不在社矣父子夫婦之倫于是滅

大夫宗婦親用幣何曰豈惟見男女同誓之失禮哉亦可以見崇利背貨之風也利興而禮廢

齊人伐衛而以衛人及戰傳謂齊桓奉王命以討立子頽之罪者然矣齊亦書人如之何曰齊雖奉王命而取賂以行猶衛人耳

仁問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之傳與春正月相背者何曰此胡氏改月數之說推之自不能通矣

公子牙醜于季子而書卒傳曰善季子子般弑于慶

父而書卒亦為善慶乎且牙有今將之心書季子之殺牙正同周公之誅管叔於季子未為不善也奚隱而書卒曰牙卒猶曰牙自取之也子般之卒莊公之自取也父子一體也莊隨死而子即已莊公自絕其嗣者也夫豈任之子胡能有定哉故牙卒不歸咎于季子般卒不必罪乎慶父公羊子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薨稱子踰年稱君

閔公

爵問春秋于公子弑君者皆去公子以著罪慶父先弑般以如齊後弑閔公以奔齊皆書公子者何曰

八說卷之三

五

如齊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莊公之失也出奔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季子之賢也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殺子般莊公使之也不然何以肆行無忌乎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出奔是季子逐之也不然何以使若人而出乎故公子云然則何以不致討曰力不能也故于季子來歸止曰季子而於慶父猶稱公子以見其勢之在也故敗首師始於季子稱公子明有權斯能討賊矣季子以僖公適邾奚不書曰明季子在內也季子在內而慶父始出奔耳然以僖公適邾者始能殺慶父敗

莒師耳

言禘于莊公者何曰所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此也桓公方弒于祿莊未練而主王姬之昏宜乎  
其後二十二月而去禘于祿

齊高子來盟何以不稱使曰言高子之賢非桓公所  
得使也桓公疑于行義高子果於為善高子之  
執義故不稱使也仲孫來亦不稱使奈何曰經於  
外臣來成或盟或聘必書其故惟王臣則有不書  
者矣仲孫之來比于無上事而至者猶曰不知何  
故而來也然則何以不書名曰其諸比款于無名

八說卷之三

六一

之人乎比于無名之人則幾乎窺垣之盜矣

士問狄入衛諸侯莫救微許穆夫人載馳之賦齊桓  
公猶不使公子無虧帥師以成曹也然則許穆夫  
人其亦賢乎故聖人錄其詩曰然閔公不書即位  
穀梁子曰親非父尊非君尊之如君父受國焉爾  
僖不書即位公子曰臣子一例也

僖公

公子友敗莒師于郟者何曰嘉季友也前書慶父出  
奔莒此書季友帥師敗莒師而稱公子則季友得  
衆為國之志於是乎明胡氏實備季友如何曰莒

人受賊求賂而又興師尚可辭命之能喻君子以  
為迂也

城楚丘不書諸侯者何曰沒諸侯之功也狄滅衛三  
年矣而始城之不亦暮乎微許穆夫人之賦文公  
之自強于為善桓公幾無此舉矣故讀定之方中  
足以見非諸侯之功觀木瓜之詩足以見衛人求  
救之意故左氏以為不書所會後也若曰衛自城  
之也故城邢猶書諸侯之師楚丘愈緩則盡沒諸  
侯矣其專封之罪不假言矣

八說卷之三

七

其所欺而動于利則亦春秋之所深惡虞且以為  
惡而先惡之况晉乎不責之責也穀梁子曰重夏  
陽也夏陽滅而虞號舉矣

召陵之師奈何曰伯者一假王祭猶能攘夷若使正  
其本而責楚之稱王豈惟使屈完來盟於師哉惜  
桓公管仲之見不及此耳故夫子曰器小也遂伐  
楚譏專者何曰豈惟伐楚專哉侵蔡受盟曾稟王  
命邪大抵見義不盡者雖行無益舉見道不遠者  
雖謀無長策故君子之學識其大

仁問首止會盟者何曰臣挾世子以抗王子挾諸侯

以抗父嫡庶之分雖正而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微矣其聖人之所傷乎然則從王之邪命而庶立子耶曰桓公如有匡王室之志率諸侯九復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外為會盟以脇王哉太子鄭如有伯夷之志避諸侯九辭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出而會盟以自立哉故首止會盟正而未盡其正亦公羊子所謂文與而實不與乎然則鄭伯逃盟是與曰不能正君而奉王邪命以從楚過猶不及

晉人執虞公柰何曰晉稱人虞公不名免虞公而罪晉人也晉人之志蓋已慘矣其處心積慮非一日

也虞公之愚又何足道哉夫其貪璧馬失夏陽撤捍蔽是其自取滅已猶曰侯也為常人執矣

寧母之盟者何曰喜管仲能正君桓公能用言也不如是而聽鄭世子華之言以總其三罪人鄭伯豈

能心服乞盟于泚乎或曰是盟為通王貢

蔡丘會盟如何曰孟子以為維不及三王則優于諸侯且天王方崩不奔喪赴燕而會盟者何也伯道多類此

及荀息者何曰當息之以信獻公也世子申生已殺矣息又為奚齊之子之故故其死為成丁信也

里克申生之傳卓非其君也而書弑其君卓者何曰聽優施集枯之歌以中立聞乎鄭多故之論而稱疾其心胡能有定乎是蓋己不為申生臣則不得不以卓為君也天下豈有無君之臣哉其及平鄭既殺也奚皆稱大夫曰君卓者春秋之法不君夷吾而思欲立重耳者克鄭之志有是志而不早決故前書克弑其君是皆可以為善不至者戒穀梁子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予也其君者國人不君也

諸侯城緣陵如何曰楚丘不書諸侯沒其救衛之功

也緣陵之書見楚滅黃狄侵衛而諸侯不救也

不救黃衛故淮夷因而劫杞救黃衛則緣陵不書城矣此春秋急于安夏攘夷之意胡氏曰此不書諸侯譏其專

戰于韓獲晉侯失地也奚不書名曰晉侯雖有三施不報之罪秦伐已矣至于執而獲之則已甚矣救

戰則于秦書及其獲也于晉則不名

宋曹衛邾伐齊之喪齊人既殺無虧宋師又及齊師戰于麻如何曰此齊師乃四公子之徒也齊人將

立孝公與宋公意合四公子之徒乃與宋戰耳故

師救齊不書公見齊人且殺無虧魯之救為緩也  
狄救齊不稱人見四公子不當稱亂狄之救為左  
也然則宋師又書及者何曰本其出師為奉少奪  
長故無虧雖死猶起四公子之爭也若曰孝公既  
可殺無虧而自立昭公獨不可殺孝公懿公獸不  
可殺昭公公子雍獨不可殺懿公手皆宋公教之  
也曰其如桓公管仲之初意何曰君子大從正故  
狄救齊不稱人及與邢人伐衛則稱人

盟于齊如何曰見失齊桓之業也齊桓據楚今陳穆  
從宜楚曾是以為無忘齊桓之德乎于齊之盟可

深思之矣胡氏云后列叙楚下亦如鄭也

唐上之盟稱人孟之會何以稱爵曰孟之會稱爵為

執宋公也盟稱人若微者也執宋公奚不書楚乎

曰是豈惟分惡于諸侯主孟會者宋公執宋公者

誰邪猶曰宋公自執自伐之也楚何足道哉

上書楚宜申來獻捷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則釋宋公者楚子也奚不書楚子而書諸侯曰此

春秋待諸侯若楚子之意也若曰執宋公者皆諸

侯也諸侯之擅執公諸侯也擅釋公楚何足道也

然則為魯諱之諱者非歟曰宜申獻捷且不諱諱

此何哉不諱獻捷則會盟釋宋公而書諸侯者其  
義自見矣故曰實楚子而文諸侯云

泓之戰宋稱爵而楚稱人者何曰楚以小人之術為

弊于前而宋猶以君子之誠投之不亦愚乎故書

及若曰敗績者宋公自欲之也此固公子目夷之

旨乎

齊侯伐宋圍緡如何曰此見宋襄公行不以正雖私

恩之人亦不與也夫齊侯者襄公所立之孝公也

若齊侯背德棄約而伐中國又何言哉

盟齊楚人與焉且諱公不書以楚師伐齊取穀大惡

不說魯本意

七

也奚書公曰無虧之死未必非孝公之罪齊人殺

兄而自立魯假夷而伐之可勿論矣

圍宋楚何以稱人陳蔡鄭許之諸侯何以叙楚下乎

曰言雖陳蔡鄭許之諸侯皆在楚人之下曹夷狄

之不若也

楚人救衛奚稱人曰不與楚救衛也不與楚救衛則

不與衛昏于楚也然則晉侯侵曹伐衛是與曰意

各有攸在

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既入其國又執其君又取

其田其惡甚矣而不名者何曰亦以曹伯之從楚



乎

城濮之戰晉何以稱將稱及齊宋秦何以稱師楚何以稱人又稱師也曰晉稱師者攘夷之主也稱及者戰出於私意也三國稱師者君亦行也見晉侯之得衆也楚稱人者降得臣也又稱師敗績者見失衆也於是乎中國尊而夷狄卑晉文之力也然則此非謫乎曰君子用術以揀夷則為智小人用術以猾夏斯為謫夫子何以為謫曰召天王狩於河陽直謫也已

踐土之會天天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併以為去其實

不詳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以全名然則又何以書公朝于王所也曰者踐土為天王之所也陳侯又何以書如會不言朝王曰陳侯之會本為晉也杜預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又以見在會諸侯其實皆非朝王也然則朝王獨魯公平曰諸侯皆朝何以不言諸侯皆朝曰踐土書會由諸侯會而天子來若與諸侯同會也若書同會則非其名若書皆朝則非其實然則魯朝為實乎曰不有是名則不有是實如狩于河陽者書之矣為不可曰河陽以臣召君故可改而稱狩正名也踐土天子自行故

諱而不言存實也變溫而言河陽者何曰使若自溫會而來也故穀梁子曰全天王之行也謂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

翟泉之盟內何以沒公外諸大夫何以稱人曰踐土王已下勞河陽王已聽召至乎翟泉則王城之內也宜乎皆朝王且賜王子虎以盟矣是尚為有王乎故程正叔以為惡之大而杜元凱以為虧禮傷教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取衛侯鄭復歸于衛如何曰見咺取死而后衛侯入臣強而君弱也然則衛

不詳卷三十一

三十一

侯何以名而咺不去官其以衛侯先有所自取乎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如何曰以戎攻戎也會利而襲人類戎也忌親而及戎直戎也故書及與敗

文公

如斗問即位胡氏以為告廟臨群臣者何曰何必文公諸侯皆然其吉服乎曰然故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而孟子有未學之說如伊尹奉鬻王祗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禮亦皆吉服蓋與世傳持國之大事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據此則康王麻冕黼裳入受

顧命而後釋冕及喪服者亦其舊也舜格文祖禹  
受命神宗皆遜堯舜之子而居喪不可以例論也  
光祖問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郭瑜則謂唐世子弘  
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胡  
氏以為腐儒不知義者何曰即胡氏必陷篡弑誅  
死之罪者觀之亦不過是義耳

彭衙之師何以獨責晉也曰此豈惟處已息爭之道  
遠怨之方哉家氏所謂晉襄背惠忘親之說其亦  
或然乎良王問躋僖公左氏公羊子曰逆祀也子  
雖齊聖不先父復先禰而後祖也何議至是乎曰

八經卷之三

十一

胡子言臣子一例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豈惟  
兄弟哉

伐沈沈潰傳何以言辭無褒貶曰天下之事非善則  
惡聖人之言非褒則貶二端而已辭無褒貶吾不  
知之矣且楚世子商臣手弑其君頽至此二年矣  
而諸侯大夫若罔聞知不一舉師沈小國而服于  
楚固其常也而伐之是何義乎故諸卿稱人貶其  
舍介狄而陵小弱也

仁問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如何曰善晉之猶能伐  
楚又譏晉之伐楚為救江也舍楚人覆載不容之

罪而不問而乃救江乎

秦人伐晉晉侯伐秦如何曰聖人以秦穆將攻過也  
故微其事而稱人以晉襄數報復也故顯其事而  
稱侯大抵事有善惡以名之隱顯者定是非行有  
邪正以詞之大小者為輕重若曰以常情待晉侯  
以王事待秦穆則過矣

數問王使榮叔歸舍賄召伯會葬王皆不稱天者何  
曰此亦闕文也不然僖公之妾母比于惠公之妾  
不重則亦均耳彼則宰嚭來賄王何以不削天

仁問閏月不告月何以不言告朔曰閏月不可以朔

大說卷之三

十一

言也言朔則歲十三朔也故穀梁曰閏月者附月  
之餘日積分而成于月也

士問令狐之戰程氏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稱人  
罪之者何曰有請于秦如此其專也有納于晉如  
此其敬也而以師逆之猶論秦人之罪乎故令狐  
之役其以見趙盾立君之疑亦可以占弑君之幾  
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者何曰見諸侯之弱大夫  
之強故直叙之若曰諸侯也大夫也而公會之  
云耳故公羊子以為公失序也若以為公不及于

會而不序諸侯則又何以書公

良玉問于衡雍于舉者何曰吳趙盾與雒戎等夷公

子遂與盾等耳

公孫敖如京師者何曰刺其行若公而志則私也故穀梁曰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者何曰善救

鄭也善救鄭而人者何曰大夫而人之比于楚子

諸侯也而人之者不亦優乎以是知春秋責安夏

而擯夷

不與魯三

共

秦人來歸成風之祿曰穀梁曰即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

光祖問厥貉新城薛奚有詳略曰厥貉之次同猶夏

也從者之志有不同故畧陳鄭宋而詳蔡新城之

盟同外夷也從者之實斯可見故詳陳鄭宋而畧

蔡

斗問河曲之戰是非奚定乎曰晉趙盾大夫也而稱

人秦康公諸侯也而亦稱人其罪輕重自可見矣

蓋令狐之役秦因晉之迎君而納則無罪河曲之

役晉已立嫡而秦之屢曲師者何哉

諸侯盟于扈者何曰卑晉魯也晉伯主也而曰諸侯

魯我公也而曰諸侯是知伐齊之亂晉受賂而魯

後期者皆諸侯之徒耳皆諸侯之徒者何皆齊商

人之黨耳天下無王一至此孰與後宋人弑君杵

舊而諸侯會于扈以平之者同故胡氏曰分盟於

諸侯也

八說卷之二

七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

宣公

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何曰稱夫人者見宣公當喪急婦以求安姜未至而已為夫人也稱婦姜者見敬嬴以妾母當國主昏而求安姜未至而已成婦也曰遂以者見宣公敬嬴皆為仲遂所使耳姦臣賊弑愚喪人之國家固如此乎其後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是稱者何曰成公非喪而穆姜尚存則宜然耳宜然而亦書者何曰穀子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此

宣公三年

十一

非刺不親迎乎曰惡大而過小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者何曰責晉也宋人弑君晉及諸侯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為是受盟于楚而侵陳宋故盾救陳宋不書救宋責晉也故叙侵陳于侵宋之上見楚鄭討賊雖緩猶可與也削救宋于救陳之下見晉人黨惡之甚不可訓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侯之已也棠林伐鄭歷叙諸侯之爵若又無貶者何曰鄭穆方與浮海之嘆而宋文自緩瀦宮之誅以是與師可謂以群醉而凌莊士矣其叙爵者若曰此宋

公及諸取賂之君也見小利背大義而伐鄭矣殺

梁胡氏皆以為美趙盾者非與曰斯舉也亦趙盾

弑夷暴之萌乎以是為美是天子之賞姦究也再

書晉人宋人伐鄭者何曰猶棠林也足以考鄭人

背晉向楚之實矣故二年大棘之戰鄭先伐宋而

以宋及其罪乃定其後晉宋衛陳伐鄭止書侵矣

以此見強于為善雖弱小必與黨于為惡雖強大

不怨是春秋討賊之意也然則鄭之從楚不為黨

夷狄乎曰比于受賂而當弑君者猶為有說馬耳

二年晉趙盾弑君而書趙盾不亦悖乎曰穿之行弑

宣公三年

十一

盾救之也故河曲之敗養穿惡也齊甲之放縱爭

逆也侵崇之役授穿刃也桃園之舉即提彌明靈

輒之聞也迎于周于京師而即使穿即同志也看

為大臣使出而越境入而討賊猶且不違而况于

不然乎故曰盾弑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者何

曰此豈惟廢匡王之喪哉可以見逆天而郊逆地

而望矣夫郊牛口傷天以告也改卜牛牛死告而

不從天怒也天怒不畏而又借于地猶三望也故

穀梁子曰乃者已乎人之辭也左丘明曰不郊亦

無望可也胡氏曰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楚子伐陸渾之戎者何曰者夷狄所由強也伐陸渾

伐周也往年宋人弑逆而晉及諸侯庇之楚之僭

夏也為有詞今其伯國正卿亦且弑君而四鄰不

問天討不與中國之弱甚矣成周之鼎可問而取

也故伐陸渾之戎見所由米也

前既書晉宋衛陳侵鄭此又書楚人侵鄭削其鄭及

晉平晉士會盟者何曰見鄭之難為國也為晉黨

宋之弑君也而從楚則晉侵為楚之不能庇已也

而復從晉則楚侵力小而無與其鄭乎可以免矣

楚人猾夏之罪不假言矣

四年平莒及邾莒人何以不書也曰邾者魯私也莒

者齊屬也莒子白魯君甚立齊侵其地而定其位

吾不發其奸已矣莒之與邾非有弑逆之禍也其

何辭以平故弗肯也伐莒取向者平之不獲而與

念兵也胡氏謂以利圖成者其本心可見矣故曰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六年齊高固來弒子叔姬者何曰齊也甚立之人何

往而不惴哉其君欲土地則與之其臣欲于女則

與之故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則

高固者豈惟脇魯宣亦又脅齊惠矣人君行有邪  
僻而制于臣下率如此也

七年黑壤之盟不書公者何曰魯也盟不盟無益也

魯專事齊不事晉衛欲為晉致魯使長夫來盟公

始如會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黑壤魯不與盟以賂

免疑公有歟非主會盟者之過故諱之也公以為

畧者何曰晉人以公篡立也而黨齊為是豈止之

矣然魯宣立已七年矣曾不見討主會盟者固如

是乎且晉有趙盾之逆宋有旬徒之逆鄭有歸生

之逆而王使王叔桓公及晉成宋文鄭襄方講斯

盟何為者哉若盟篡逆則魯已躬行勿與可也若

盟不篡立則三國言不願行勿與可也蓋與則不

為榮不與不為辱故曰畧也略之者重之也重則

皆篡逆之人又奚問其盟也書良夫來盟則謂之

何曰衛無弑逆之罪盟可也來盟不可也來盟為

即篡立之黨耳

八年仲遂卒於垂者何曰不欲其為魯公子也管者

樞忠於隱雖卒於致仕猶稱公子明君臣之義也

遂殺大子赤兄弟而立宣公于魯則仇讎也又何

公子之為善如齊而書公子者何曰者宣公親愛

相德之意真兄弟也是故其生也宣公猶可加以  
恩禮其死也則非宣公之所能制矣其伯禽諸庸  
所痛絕也惟非宣公之所制故壬午書猶釋者不  
待以大臣之禮也以為失寵遇大臣之禮者何曰  
若是則聖人為賞亂賊也故穀梁子曰書仲遂疏  
之也得春秋之旨

九年會扈伐陳者何曰責晉及中國諸侯也陳及晉  
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使晉能救之陳豈復成于  
楚哉以中國之大不能庇一陳至復興兵伐之弱  
小之國將何如而後可乎移此師以救陳齊桓之

入說卷三

五

功可幾矣故曰責晉也曰左氏為以討不睦胡氏  
以為與晉罪陳非歟曰胡氏嘗云鄭居大國之間  
從于疆令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  
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夫陳也猶夫鄭  
也

陳殺其大夫洩治者何曰罪陳之君臣也靈公及公  
孫寧儀行父之惡著矣以治為不及子哀叔時者  
如之何曰皆是也夫子不云乎殷有三仁三子者  
其庶乎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者何曰家玄孫曰是歲至杼紘

君五六十非杼也雖然杼之族 其舊國疆矣  
其所由來者漸矣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者何曰言故也 夫子而究其  
故宜為徵舒之所殺耳然則徵舒無 乎子曰以臣  
弑君又何言哉比于書人則不及比于書盜則有  
問矣

十一年辰陵之盟者何曰十年夏書晉宋衛曹伐鄭  
不書取成冬書楚子伐鄭不書上會救鄭逐楚師  
于賴比及成鄭以見前救鄭之念也伐則四國出  
師救則孤將幸成息於救鄭宜辰陵之盟也是故

入說卷三

六

一盟而徵舒誅陳國定中國諸侯所不能也陳鄭  
如之何其勿從乎從楚有功從晉無效故取成成  
鄭皆不書者楚莊之伯也

十二年邲之師何以不書救鄭也曰不成乎救鄭也  
雖為救鄭往不為救鄭戰是故以晉及戰也敗是  
師者先穀趙旃韓厥諸人而書林父者何曰胡  
氏曰定于一也諸葛武侯祁山之戰馬謖違於街  
亭都失于箕谷而武侯遂以是自貶大將軍知  
春秋之意也

楚子滅蕭者何曰實也蕭由是滑也滅陳而書入

鄭而書圍何以不實也曰楚雖縣陳以申叔時之言而復行封未成乎滅也楚雖入鄭以鄭伯之言而復退三十里以許平未成乎入也然而皆足以見楚之強矣

同盟清丘者何曰志不同也以宋師伐陳衛人救陳也伐者是則救者非救者是則伐者非皆非同盟也故先殺華椒孔達皆稱人知然者修道不修言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衛殺其大夫孔達先穀之殺盡滅其族孔達之緣自縊而死皆書殺何曰先穀違命喪師其亦族自取之也以如是之人而用

不說華三

七

之可乎孔達以死利社稷而衛人畏晉從之是衛不有大夫也不有大夫與不知人而用為大夫皆當國者之罪也策惡不憚同辭然則孔達皆大國之盟而救陳於歟曰宋人伐之非其義則衛人救之亦可說也如從清丘之盟楚子以一申舟見殺之故不自反其不假道于宋也晉歲伐宋今歲圍宋汧周乎一蒼至使宋人易于而食折骸以饗而同盟諸侯乃無一能救之是尚為能恤病討貳乎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者何曰平者春秋之所善故傳書子反俱與華元盟經書平不書盟也又以見

同盟者之不能救也故上書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慎而薦賄也曰二卿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惡善之曰華元救國解難而紓其情實果何尤焉若子反之復命莊王也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許之退三十里而平且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皆終於自反矣是以宋無亡國之憂楚免滅國之罪是二卿之力也故殺梁子白子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平稱人上下欲之也其曰及何曰宋志也蓋宋人欲平而

不說華三

八

楚許之也曲直自見矣且宋殺申舟而楚不殺解揚楚之君臣非宋文華元之可及也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毛二伯削蘇而書札是舍渠魁而罪脇從也不亦慎乎曰首是惡者豈惟蘇我王而縱命可知之矣以為王之縱命也蘇可且道也是故求其札必求其蘇求其蘇必求其王矣書蘇則何義之有乎十六年士會滅赤狄甲氏且受黜免之命于王以將中軍汝而不書書晉人滅赤狄者何曰罪乎晉也既以私憾滅潞氏又仍前怨承申氏啟是謀者晉

侯伯宗也荀林父士會無能為有無于其國矣故  
前不書林父此不書士會滅國而錫以服賞罰如  
此紀綱廢矣如此之錫可勿志也賤之也以此為  
防顯王以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猶錫以黼黻之  
服若士會者以訟受服亦不足貴也

十七年同盟斷道者何曰非其同也非其所當同者  
陋之也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首僂同時聘于齊齊各如其人以御之卻獻子  
遂乞師諸侯為是翕然謀舉兵焉前此楚圍宋經  
年陳殺其君則固漠然視之矣孟子曰不能三年

八說卷三

九

之喪而總小功之祭其斷道之盟乎清丘同盟雖  
大夫貶而稱人此何不貶也曰清丘晉人若曰中  
國之無君臣耳斷道書爵若曰此中國諸侯也為  
其大夫怒婦人之笑而盟也可醜之甚矣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東門氏故歸父還自  
晉至至奔齊齊文子何遽至是甚哉曰歸父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以去之季文子羞  
竊聞之矣故當殯而逐之也不然臧宣叔所謂當  
其時不治後之人何罪乎當是時三桓之惡未大

若而歸父恃寵之勢至與赫于齊侯並會而不忘  
文子亦舍心久矣歸父將欲謀人不知其人之謀  
已也若成公君臣速于攻父之臣其罪自見不假  
言也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何曰書常煥也猶書無麥禾于歲杪  
耳故穀梁子曰終時無冰則志夫自十月至二月  
皆冰時也十月不冰則十一月十二月冰十一月  
十二月不冰則正月二月冰二月破凌室而無冰  
則無冰矣其失罰其所當罰乎三桓秉政而歸父

八說卷三

十

見逐其象固若是耳於是又知月數之不改也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何曰不與大夫結晉以背  
齊也此季孫行父之志也而以許及之者何曰不  
欲聽于行父也正卿而不聽之可乎曰正卿正則  
聽正卿不正則勿聽不然是有臣而無君也  
二年齊侯伐我北鄙何以不書取龍侵巢丘曰滅齊  
之罪見魯之自取也龍人不殺盧蒲就魁頃公固  
將盟而不入其封矣况宣公德齊立已也專書  
之將終身矣季孫行父惟以蕭同叔子笑已之禿  
也故于宣公垂歿已盟晉以斷道怨歸父欲去三



桓而奔齊也又以宣公初沒盟晉於赤棘當其國  
有篡逆也德齊過君父及其國勢少安矣昔齊如  
寇仇故北鄙之伐界之自取也故齊侯無貶辭

于牽之師晉有卻克士燮樂書韓厥衛有孫良夫石  
稷齊相向禽乃獨書卻克良夫而於魯則并書季  
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者何曰著季  
氏之強也故斷道之盟于宣公書會若曰迫於行  
父不得盟耳非宣公之所欲也此係三卿于行  
父之下及赤棘之盟書及者若曰俱乎行父不敢  
不行耳非三卿之所專也魯之君臣皆制于季氏

左傳卷三十一

矣若卻克請八百粟于晉侯衛侯使良夫侵齊則  
固出於其君之命晉其主將一人體也頃公不謹  
于禮怒四國之卿又伐魯北鄙敗衛新築以四國  
及戰何曰北鄙之伐魯之自取新築之敗衛之先  
侵于寧之師猶夫四國之志也為小然而謀大舉  
也逢丑父逸頃公而受斮死難之烈士也奚不書  
曰當此時即夏御丑父為右使齊不介馬而馳之  
以乞剪滅而朝食之志者皆丑父也且其以肱擊  
純于鞞下遂不能推車而為晉師所及真孔子所  
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死有餘罪又何書哉

戰既書及袁婁之盟亦書及何曰皆非齊人之志  
也國武子致賂不獲已揖而去之四國請而盟之  
耳

取汶陽田何曰明求賂也前書齊師敗績齊侯使國  
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書取汶陽田明非齊  
歸我也魯取之耳若其為是與師耳則晉取紀廉  
王磐衛取侵地皆可矣

于蜀之盟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說宋華  
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曹薛鄭之  
大夫也書人何曰左氏曰畏晉而竊與楚盟廣盟

左傳卷三十一

也夫匿也者藏也不敢顯其迹若隱暗之約小人  
之語耳蔡侯許男秦不書曰此盟嬰齊為主書於  
其上則失實書于其下則失名故從其乘楚車而  
失位也則不書此盟之惡者也何以弗諱公曰嬰  
齊侵我師於蜀遂至陽橋魯侯已會之矣使臧孫  
許賂以執斮執斮皆百人以公衡為質而請  
盟主是盟者公及嬰齊也雖欲諱之不可得也若  
他盟非我當事則可諱也是故隱盟者不匿也胡  
氏謂皆華即夷不假言矣

晉侯使羣胡獻齊捷于京師王使單襄公辭公幾于

有王政矣奚不書曰王曰勿錕相故春秋亦不得而籍之耳傳何得云爾也日記其傳聞之言耳

二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伯以鄭何曰罪晉及諸侯也方盟于蜀復伐于伯牛牛罪晉及諸侯則鄭之罪可滅矣是故鄭公子假以諸侯之師于鄭敗諸丘與皇戌如楚獻捷皆不書也盟蜀者魯衛宋曹并罪晉者何曰使魯宋衛曹為是盟者晉也晉不能主盟中國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谷如不書厲谷如潰何曰春秋待中國嚴而詳待夷狄略而畧

八說卷三

十三

及荀東孫良夫盟何以不書人曰書公則公不能為主書季氏則有君在國不可為之辭故不人也故穀梁子曰不言人者以國與之也於是而見政在大夫矣其後及卻讎盟及孫林父盟皆是說也五年諸侯不奔天王之喪而同盟彙年也臣也書爵何曰見之也天王崩于上而諸侯盟于下耳若書人則或曰微者或曰大夫猶緩辭也宋辭子靈之難不與盟亦書同盟何曰主鄭服也與之乎曰凡書同者未同也今年同盟而明年魯衛侵宋同盟何足貴乎故宋雖不與盟而書同魯衛書侵宋

見晉不能主同盟也而况命魯衛以侵之乎

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救鄭何曰得救道也得救道則雖侵蔡也不書矣

晉遷新田重事也不書季孫行父如晉賀遷也書之何曰初晉人謀居郕瑕氏也曰饒而近監國利君樂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逸近實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為是而去故絳是擇民利而為之也易不云乎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韓獻子為近之以共如在絳也弗書其曰季孫行父如晉言未改晉

八說卷三

十四

也用是而見動能益民者春秋弗禁也七年麇鼠食郊牛角攻卜牛麇鼠又食其牛乃免牛者何曰天不欲斯牛也天之牛麇鼠焉能食之麇鼠而食非天之牛矣故乃免牛者天免之也魯之郊掃非禮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有司之過也蓋災也

癸公子嬰齊伐鄭公會八國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獲鄭公鍾儀而不悉書何曰從善辭也善多從善惡多從惡猶前樂書救鄭遂侵蔡遇楚師于桑隧而還不書侵蔡也同盟馬陵何曰書同盟于救鄭

之下者順也書同盟於伐鄭之下者強也凡書同盟者未盡善也順而未盡善者何曰保鄭之道豈惟盟乎不然何水幾而鄭又叛也

吳伐鄭及入州來何曰著夷狄之強以怨晉也初楚申公巫臣以夏姬奔晉然則及娶齊亦已之族也乃自晉請使於吳遂通吳于晉教吳乘車及戰陳

吳是以有諸侯也故伐楚及吳及徐者夷狄自相攻也不書至伐鄭入州來則以中國矣故書以怨

晉也故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不云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不詳書季

十一

冬大雪何曰非其時也故穀梁子曰雪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雪也於夏而知月數之未攻也凡書大者天子之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何曰者林父逐君之端定公登之

也夫良父秉大政于衛國身死未幾其子未有

惡也惡而逐之去之曰入身如晉以收其田里使

林父萌叛逆之心者有自來矣故後七年于林父

之歸不書復入亦不書納言有歸道也高閏以為

美定公之知所惡者誤矣

八年晉侯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干齊者何曰

此見晉君之不德魯臣之無才也晉景無桓文之

志懼齊項之七年不飲酒食肉也故使韓宣來季

文子無子產拒環之才乃私言于環錢之時故曰

歸之干齊王通曰輕與者必好奪晉景之謂矣孔

子曰雖得之必失之季文子之謂矣故使者不宜

使也來言者不宜來也歸之干者不宜歸也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獨書侵蔡者何曰侵楚

為報伐鄭之役可免也侵蔡何居故襄陵許翰曰

大國爭衛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晉何曰讖也社預曰因聘而逆婦也蓋

不詳書季

十六

凱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同此義行臣然後國爾

忘家矣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者何曰著其聘為昏也因聘而謀昏簡禮也納幣

而使卿越禮也過猶不及故書何以稱使何休

曰宋公無母也夫宋公無母則國老告廟攝主昏

矣書宋公使譏急昏也不然何方聘而謀昏不然

又何使上卿以納幣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何曰見叔姬之無罪

杞桓公之有私也故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是

出之也五年書杞叔姬來歸則不欲顯其出也在

魯者五年矣其書卒也猶係之杞未失婦道也及其逆喪也不稱夫人知桓公不能有其妻也以歸者者叔姬之有歸道也然皆非叔姬之罪也且杞伯及叔姬為夫婦年已六十矣而始出疑叔姬無子也不然則寵妾妬也故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同盟于蒲何曰譏晉之失信于汶陽之田而潰盟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故未幾鄭叛而會楚于鄧知盟之無益也故曰同盟者不同也

八說卷之三 十七

於鄧以背蒲盟責晉者何曰春秋正已而正人干鞏之役取賂以盟汶陽之言二三其德鄭之所以叛也故季文子曰行父懼晉之不遠猷而失諸侯也故楚鄭會鄧嬰齊救鄭皆沒而不書特書執伐于蒲盟之下隱鄭之從楚以顯晉之失信也不然何晉稱人

楚公子嬰齊伐莒二潰楚人入鄆何曰責晉之不能救也春盟于蒲冬遣大患而不恤伯者固如是乎然則晉何以不救也曰晉景以士燮之言歸鍾儀于楚以求成楚遂使公子辰來結成晉又使糴茂

如楚以報之晉楚既成焉能救莒然則許其成乎曰沒而不書獨書晉入鄆于蒲盟之下聖人責晉之意見矣蓋不以其成也亦以其既盟中國叛而又之楚也此與鄭奚異乎故皆不書也

秦人白狄伐晉何曰責晉也晉外失信于諸侯內讒殺乎大夫盟莒而不救其患伐鄭而不顧其憂此連鄭人之叛而召秦人白狄之師也故傳曰諸侯貳也季文子曰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斯言也驗矣胡氏家氏以為稱人罪秦者如之何曰于秦稱人于白狄舉彌華夷自分

八說卷之三 十八

但並舉之則不可耳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不書晉命何曰罪晉也夫晉若責鄭之失信從楚也然鄭伯已如晉晉已執之矣又殺其行人矣伐其國都矣又命衛以侵之者何也且晉歸鍾儀以求成楚使公子辰結成晉又使糴茂如楚又安尤乎鄭哉若衛受大國非禮之命輕用其師不貶而見矣其曰衛侯之弟者則由是立耳

公會五國諸侯伐鄭何曰責晉也變書以鄭人圍許而立駟頑也受子罕襄鍾之賂而已歸鄭伯其責

晉何曰上書鄭人圍許善公孫申之謀也若曰鄭君雖不在猶為國有人乎此書伐鄭蓋沒其歸鄭伯之事若曰鄭伯已執之矣而又屢伐之何也若鄭伯既至乃討之君者殺叔申則非義矣此書晉侯者州蒲乎曰然璧之天子晉景猶大上皇乎

十一年晉侯使卻躒盟何曰罪魯之君臣不能有立也成公如晉則使送蓋諸侯不在則又止之請受盟而後得歸未幾而卻躒來乃及盟又未幾而行父如晉泣盟進退行止惟晉所使听命于天子不是過也季文子稱賢大夫而謀國如此何哉而晉

八說卷之三

九

之君臣忘人之善言惟強力是恃皆可見矣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何曰罪累上也見王室猶侯國也楚與伯與爭政王已使劉子復之陽樊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奔叛盟而失信則是自絕于天也宜罪之在楚也曰使惠襄徭徼楚者誰之過乎德政不平而盟其臣亦已甚矣故楚不書名而書出王室亦已挾矣有外之辭也然晉伯主受其遁逃而不編算人臣故楚穀梁子曰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上下皆失之矣

晉卻至爭御田于京師奚不書曰不成爭也王使劉

子單子訟于晉曰晉蘧忿生以溫為司寇蘧氏即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卻氏若治其舊則王官之邑也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瑣澤之會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變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也何以不書曰不與其有此盟也故林堯叟曰存中國也然傷之甚矣以是為傷中國也故是冬卻至如楚聘泣盟宴于地室楚公子罷如晉聘泣盟晉侯及罷盟于赤棘及前羅茂公子辰皆不書至於宋之盟楚且先軟雖欲存中國

八說卷之三

十

不可得矣故始書

十三年公如京師何曰幸之也幸其有尊君之名不幸其無尊君之實也故書于卻錡乞師之下自京師會伐秦之上也夫會伐秦自楚魯始也自京師者何胡氏曰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劉康公成肅公皆在會肅公又嘗受服不敬康公譏之矣何以削之曰書此則若諸侯誠心朝王與聞其事而命二公矣然而未然也故沒其事則若諸侯出京師而始伐秦而王不知也猶為有王乎不然天子三公加外諸侯一等曹伯廬卒

于師尚書之成肅公卒于取削之何邪曰下書公  
至自伐秦故不書卒取也孫炎曰不以京師者明  
本非朝京師也足以考削劉單之意也

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下衛何曰著林父逐君之  
由衛君辨之不早也故孫炎曰衛大夫由晉而得  
歸衛國之事可知矣李庶曰林父逐衛立剽叛威  
且為之伐衛皆關乎是也

叔孫僑如如齊送文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左  
氏以為稱族尊君命合族尊夫人何曰非也胡氏  
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故穀梁子曰大夫以夫

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不親迎也

主

十五年仲嬰齊卒何曰劉炫曰仲遂受姓為仲氏故  
子孫稱仲也胡氏以為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  
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者誤矣

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何曰美  
晉而猶未盡然也夫同盟已許其為曹伯矣故其  
執也書曹伯不書名猶曰晉已許為曹伯而又執  
之也程子曰稽夫討也而張合亦曰一舉措不當  
遂開釋姦之門可不慎乎諸侯將見曹子臧于王  
而立之子臧辭以守節遂出奔宋何以不書曰初

晉侯之為逆也子臧將亡晉請而遂已於此而奔  
本之後矣故弗書也

楚子伐鄭何曰足以考晉楚相成之無益此宋西門  
之盟所以削而不書也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  
有言楚之不可信必至此也鄭子罕侯楚取新石  
亦不書所係小也

宋華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許其討賊而  
後入故書殺大夫山於華元歸宋之下而山去其  
族其說是也魚石向為人向帶鱗朱魚府皆山族  
而出奔者此何獨書魚石曰魚石為左師在六官

不賴寵也

主

之上蕩澤所恃以殺公子肥者也書魚石舉重也  
何以不去其族曰比于手伐本根者則有間矣且  
華元之奔也魚石能止之華元之入也魚石能請  
之是殺山者亦石之力也與趙穿恃盾以殺者盾  
反討賊者異矣故不去其族

于鍾離而書會何曰不與其會矣也已會矣而又會  
何也故穀梁子曰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故雖以中  
國大夫猶不欲其往會也子也死于相皆諸侯乎  
此而不慎黃池之盟爭伯矣

許遷于葉則楚公子申遷之也自遷云何曰許畏鄭

逼請于楚耳中國不能居則入夷狄矣許之不能自強固可責而中國之不能守小尤可罪也

十六年楚子反背盟侵鄭鄭亦叛晉侵宋晉厲乞合諸侯之師未及也而先敗楚鄭于郟陵斯亦安攘之師城濮之類也何以晉及曰此駭人責中國以德不以兵威之意也故當其時范文子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之君臣不能聽言惟恃兵力一戰幸勝遂自驕溢楚猶是滋為中國患自郟陵始故曰及

入楚志卷之三

五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何曰罪楚共及嬰齊也共王雖自任過而于重則欲子反圖之也然則貪利背盟忘申叔時之言而集其矢于君目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沙隨不見公何曰此雖晉卻犇取僑如之貨而諸公子晉厲也君子而求其故焉則公上不能正其母下不能治其臣亦宜乎其然耳諸傳以為自反而縮者何歟

會伐鄭書尹子者何曰挾王臣以討鄭也故自京師會伐秦削劉子單子者明無朝王之實此書尹子者明有挾王之意然後天子尊而諸侯早矣

沙隨不見公而書公至自會公至會尹子及諸侯伐鄭亦未見公書公至自會何曰皆不欲晉卻犇聽僑如之譖而止公也若曰公實與焉耳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何曰稱人而執見卻犇聽僑如之譖非其執也舍之于者見季文子之無罪而復舍之也其范文子所謂信讒惡而棄忠良乎故下書僑如奔齊行父及卻犇盟刺公子偃并上沙隨不見公則穆姜與僑如欲去季孟以立偃之情僑如譖行父及犇之實卻犇取貨之跡行父代君而見執之忠而公殺無罪之躬首可見矣

入楚志卷之三

五

十七年衛北宮括帥師侵鄭不書鄭子駟侵晉虛滑公會尹單及諸侯伐鄭同盟柯陵不書楚子重殺鄭公再會單子及諸侯伐鄭又不書楚公子申救鄭何曰畧楚鄭之師見王室不救德而重以兵力加人雖以王臣伯主屢伐而不能服也故柯陵之盟畧尹單于外諸侯而書同若曰以同盟而病楚斯亦未乎襄三年雞澤同盟亦猶是耳

卻犇卻犇卻至之殺厲公聽晉童夷陽五長魚肅而殺之也晉童之殺樂書中行偃殺之也厲公之弒樂書中行偃執諸匠鬻氏而使程滑弒之也皆書

曰晉何曰見晉之君 臣皆無道也夫三郤之死雖  
 厲公聽譏然實樂其之證也君不得獨受其咎矣  
 厲公之弑晉童之難難書偃之為然其無道之甚  
 譏邪之慘蓋晉國之所同也晉人亦常分其惡矣  
 故書晉也若郤錡而聘不敵郤擊取賂僑如郤至  
 諸殺宗伯其與五福奚異我皆足以殺其軀耳  
 齊高無咎出奔莒不書高弱以盧叛及下年書齊殺  
 其大夫國佐不書國佐殺慶克于盧師以殺叛何  
 曰此春秋免高國之辭也齊靈上縱其母殺孟于  
 而使慶克亂于宮闈不能誅之矣乃聽其讒殺則  
 鮑牽逐無咎宜高弱之以盧叛也又使慶克圍盧  
 賊安在哉國佐同姓之臣誅克是也似不應以殺  
 叛耳以叛而復受君盟亦已免矣乃又殺之何也  
 齊靈將不欲正國乎  
 十八年公如晉公至自晉何曰晉方弑君公不能討  
 而又朝之其斯以為危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士匄來乞師何曰罪晉侯也國有  
 弑逆悼公初立雖能逐不臣者七人乃舍樂書而  
 偃之首惡而不討反遣使修聘乞師為他人謀可  
 謂舍田而私人之田矣其以書偃弑君之後使前

楚士匄逆已干京師而得之乎且雖不與聞乎故  
 亦縱賊之徒也故春書君弑夏書士匄乞師及冬  
 虛橙同盟又書晉侯以為主罪其縱賊忘喪也  
 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以魚石係之宋何曰蕩澤  
 之殺公子肥固恃魚石然迎華元以殺蕩澤者則  
 魚石耳計其功亦可贖其過故不終絕也係之宋  
 又書復入不以彭城係之宋也若曰猶為我國耳  
 視歸雖不又視納與叛則又過也故其下諸圍圍  
 宋彭城也晉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孤在夫  
 晉悼初伯而刑賞如此則得之矣其不書老佐華  
 善圍彭城而書諸圍大夫圍宋彭城於楚鄭侵宋  
 之下何曰魚石若自是歸而請罪于君以補前行  
 之愆猶可赦也乃復假強夷之師以敵國兵是幾  
 乎叛矣故子重救彭城不書而書侵始以彭城係  
 之宋明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終



溪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四

襄公

元年既書圍宋彭城又書韓厥伐鄭何曰譏晉悼也  
使賊討賊也上圍者樂書之子佐師者荀偃親行  
夫書偃弑厲公悼公不能討已矣乃使之圍魚石  
而伐鄭彼楚鄭魚石其能服邪伯者舉事不知易  
簡之道每如是故春秋若取其事而必覈其實  
二年書魯師宋師衛甯殖伐鄭何曰譏伐喪也何以  
師係之大夫上也曰師雖與大夫等然晉師伯主  
也宋師主兵者也蓋其春鄭雖受楚令而伐宋然

本義卷四

一

至是既有國喪晉率二國伐之則甚矣故首晉師  
諸大夫并會于戚而城虎牢鄭人始成何以不係之  
鄭也曰雖書鄭之不能亦有以大虎牢也若曰虎  
牢中國之防也得虎牢則得中國矣以虎牢中國  
之防諸侯不與而諸大夫城之足以知政在大夫  
矣此仲孫蔑之謀而荀偃專之也  
三年公如晉矣又書公及晉伏盟于長樗何曰罪魯  
大臣之棄禮也襄公四歲即位至走方七歲耳而  
晉悼止長十歲皆孺子侯也為國大臣者固不可  
以君之無知而長其驕亦不可以甘之無知而論

其卑孟獻子相其君指首于晉且曰敝邑介在東  
表密邇仇讎實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是欺其君  
之無知太卑而可踰也故及盟

公會單于及諸侯既同盟于雞澤矣陳侯使袁僑知  
會何以不書如盟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不亦煩乎曰不以新盟之大夫敵諸侯  
也故杜預曰言諸侯之大夫則非諸侯之諸侯也殊  
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楚子辛為  
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是以使袁僑求成陳請  
服也而言及袁僑何曰請服陳之勢也及盟晉之

本義卷四

二

志也志大而勢小也雞澤之同盟許之乎曰以同  
盟而懼楚亦未矣故卒不能有陳也  
四年陳人圍頓何曰方入中國而即肆樂以怒楚其  
能安乎且當喪而興兵革君子之所惡也故前此  
楚公子何忌侵陳楚彭名侵陳皆不書  
五年晉人執王叔陳生矣不書曰存王室也陳生願  
戎于晉而魏絳受我虎豹之皮已和我矣為是執  
陳生而使士魴如京師言其惡戎斯豈惟諸侯凌  
王室我夷狄亦掩王矣書而晉之人倫滅矣故前  
叔孫豹節世子巫如晉何以不書及曰雖則附庸諸

侯亦非大夫之所得及也何以後于豹曰魯嘗請于晉以屬節至是穆叔以節覲也以節覲故先豹其實也不以大夫及諸侯其名也故陸淳曰魯晉俱失正矣

救陳何曰程子曰與之可也然則猶有所未盡乎曰然所以服楚者亦未也故上書救陳雖美也而下書公至自救陳者則又致勞夫言不能終有陳徒勞而無功也故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夫救人者心力俱至而將之以德然後能成若斯言者名雖救

不葉卷之四

三

與成也其實不能有矣未久而陳逃也

七年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戲鵠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不從也夫獻子惡足以知之夫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故不從者天不從也然此即獻子之言亦可知春秋月數之不改

于郟之會為救圍陳也何以不書曰責晉之不能終救也陳侯逃歸而鄭大夫叛以弑其君責晉奈何曰鄭子駟子盂謂鄭伯曰中國不足歸也以中國

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于是弑之于郟耳使鄭大夫之弑君者晉也然中心從中國者鄭伯也書弑則顯鄭伯之有惡也故從其瘡疾之偽赴而書卒存鄭伯也不沒其實而書于鄭誅鄭大夫也鄭伯方弑于郟晉不能討誠于駟之所云耳也斯陳侯逃歸矣故曰責晉也故范甯曰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不討陳於是懼而去之也若公羊子以為為中國諱穀梁子以為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其說大鑿矣

不葉卷之四

四

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燹何曰此子駟之欲致楚也弑僖公之實見之矣曰侵蔡者子國子耳而歸于駟何曰子國子產之父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發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所謂正卿蓋駟也是子國亦知伐蔡不利逼于子駟不得已也故子囊之師未至而鄭犧牲玉帛已待于境上矣以是而觀鄭伯未見諸侯卒于郟蓋諸大夫不欲其見之也

邢丘之會魯侯在而書季孫宿及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又書人何曰此著季孫之強也諸大夫稱人

猶有不敢敵君之意而季氏遂居然如晉侯鄭伯也且子駟去年弑僖公子鄭今年鄭簡公即會于邢丘而不見討如此而猶曰命以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不亦虛乎故君子以宿為當魯君也晉悼鄭簡其奈何然則何至人請大夫乎曰不有人諸大夫之事則無以見季孫之不稱人也九年冬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奈何曰罪魯及諸侯且志不同也晉士有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駢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智登曰我實不德而受人以盟豈禮也夫姑盟而退嗟乎伯者所見之甲也子駟負弑君之罪而不能討乃與之論盟乎不討其弑君而討其從楚故屢盟無益也故未聞月楚子伐鄭子駟復與楚平明年楚鄭又伐宋圍桐門矣

入世卷一

五

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中國諸侯從夷狄而滅之也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此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為黜車爭田之故殺子駢于朝及子國子耳也書盜何曰言中國之無人也駢弑其君既頑以從楚至是四年矣天王方伯皆不能正名其罪以討之而本國之大也如子國子耳者又且從之猶為國有人乎故書盜殺若曰中國人不能殺盜乃能殺之中國曾盜之不若也故三卿不書大夫明其為于鄭之賊也駢弑其君并及發輒者何曰子公弑君而書于家謂其從也况二子可否則駢是聽雖于弟之忠言惟恐駢聞之以遭戮其何以為知乎故逮之也子虛聞盜厄群司閉府庫慎藏閉定守成列而後出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矣不書曰子報父仇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其春秋示臣子報仇之意深矣

入世卷一

六

鄭諸侯莫之主有也殺梁子曰曰鄭虎牢決鄭乎  
虎牢也亂賊之虎牢雖不有可也

十一年作三軍何曰作者不詳也三軍魯之舊也  
奚作乎作之則非其舊矣非其舊者三子三分公  
室各有其一季氏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也  
蓋季氏攘竊兵權欲弱公室也

公會十一國諸侯伐鄭何曰此中鄭子展侵宋致師  
之謀也善之乎曰未善也以下書同盟及楚鄭復  
伐宋可見也晉鄭於是乎各竭其力矣漢董公曰

不詳卷中

七

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使當駢殺僖公之日中國舉  
師以討駢而殺之楚將奔命之不暇矣何至屢盟  
屢伐而未服也故程子曰王道易簡本乎人情如  
履大路而行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其斯之  
謂歟

伐鄭會首魚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山盟晉侯于  
是歸鄭囚納斤侯禁後掠笑不書盟曰已盟而後  
會也已盟而後會則有私焉耳故不書鄭伯子展  
如會如屈完袁橋例也不書何哉曰晉人取鄭師  
慍師觸師端廣車軌車兵車百乘歌鍾二肆鉦

女樂之賂若曰斯會也非鄭之所汲汲也故猶有  
可議焉胡氏以為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雖取其  
大端若更能絕其賂賂斯近正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何曰不與楚執也行人而執之  
可乎故啖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杜預亦  
曰言非使人之罪譏也蓋良霄如楚告絕以服晉  
楚怒而執之焉耳

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奚不書救鄭晉師敗績于櫟  
乎曰貶秦而怒晉也故家玄翁曰不與秦人為楚  
而救鄭也

不詳卷中

八

二年王求昏于齊使陰里結之奚不書曰以下書  
劉夏逆后此可勿志也然則劉夏奚書譏士也  
十四年于向之會何曰為吳謀伐楚也未伐楚而伐  
秦何曰伐秦亦伐楚也宿及叔老皆列者何曰見  
季孫之強也見季孫以卿為介也齊崔杼宋華閱  
衛北宮括奚稱人曰左氏曰貶其情傷不攝也伐  
秦書括攝也夫情慢不及會書之奈何曰為宋興  
師知其必會雖無人焉亦列也以其不知為閱也  
故人耳杼雖不攝然而其君則不叛也故同宋范  
宣子將執戎子駒支以戎子駒支之有辭也使即

事于會奚不書曰于吳已殊會又書戎子亦已甚矣然則伐秦與之乎曰雖報于櫟之役然濟涇而怠首偃欲西樂屢欲東多遺秦禽迂延無功其晉政之衰乎

衛侯出奔齊既曰奔矣奚不名曰以自奔為文師曠所語晉悼者是也見衛獻之自取也不名者見林父逐之罪也若曰衛獻雖有三罪自取也奔然猶可以君國未應止于失地者而名之則林父逐君之惡不當立剽之意著矣故許翰曰抑強臣而存大義也然則林父殺子矯于伯子皮子行四大夫

不詳卷四

九

也亦不書何曰林父之敗公徒于阿澤使瘦公差逐君出境矣又奚論乎殺四大夫也不書殺四大夫見林父之惡有大于此者也不書立剽何曰不與其立也若林父自為君也

會于戚何曰譏晉侯及諸大夫也孫林父逐君立剽晉侯乃聽師曠荀偃之言以定衛人之倫滅矣奚不貶而稱人曰以顯孫林父故弗人也顯林父而弗人季孫伯士荀華閔公孫董亦弗人何曰猶林父也故高閔曰明皆林父之儔也

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何曰兵弱

不敢救也雖城成郭其奈何是故莒四伐于前齊六伐于後邾三伐于中皆自作三軍始也故許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

十六年莒晉悼公奚書曰見于賢君而反簡禮也悼公在位十有六年即位入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一月取六官于民然六年九合三分四軍雖其大道未聞當其天資視桓文猶過也魯于厲公親往葬之其餘他公數遣上卿至是而使微者會葬可謂失輕重矣宜乎于天王之喪忽然不往也

不詳卷四

十一

渙梁之會十一國諸侯為魯討邾莒也而獨書大夫盟者何曰盟重事也會輕事也諸侯當其輕大夫當其重此世變也且以一齊高厚之逃而為是盟蓋不得乎大夫則不可以為諸侯矣于是而見晉平公不能繼悼公之業而羊舌肸非智靈之材傷之甚也故公羊子曰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請遷于晉許大夫不可晉人伐許先書鄭伯何曰陳傅良曰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君臣

之分也

十七年衛石買孫蒯以曹人詢蒯父之逐君也伐曹

取曹丘獨書石買何曰著買之黨惡而伐人也逐

君者可知矣曹人訴晉執買于長子執蒯于純

晉又獨書石買何曰言逐君者晉已定其位又執

其子則非情也以為非情而不書書執石買晉侯

馭刑之失輕重黨惡之私情見矣

十八年書同圍齊何曰合莒知曹衛魯也莒邾蓋齊

之黨而魯晉之仇曹衛則自相仇者也今晉能合

之而無異故曰同圍齊諸前傳皆以為同惡齊則

此諸侯守惡陳鄭楚屢伐圍者也矣不書同乎若

齊靈背盟棄好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自得此圍不

假之矣

曹伯自芻卒于師何曰著惡人之善終于師也有師

而不加也使罪人得以完終焉雖然人不討而天

終討之曰卒之于師耳

十九年同盟祝柯反不書同如圍齊何曰方盟祝柯

而即執邾子當其盟則有不同心者矣圍齊而以

伐致何曰怨魯也圍齊者諸侯伐齊者魯也齊人

率邾莒九伐而三圍乎魯魯報之未過也

取邾田自漈水則諸侯次于泗上疆之以歸魯者矣

言乎魯取曰譏魯及晉也魯取其田于邾晉取其

賂于魯其義一也若若執邾子而取之者也

晉樂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矣不書樂魴曰著林父

之惡也既逐其君于齊又伐其君于齊耳若書樂

魴則斯師之名義謂何此聖人討賊之精意張洽

以為林父並將者非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何以書鄭殺而不去其大夫曰

討純門之師及為政而專者豈至殺乎若討西宮

之難嘉在賞之列矣

二十年盟于澶淵齊服也矣不書同曰越二年而齊

復伐衛伐晉安在其為服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何曰此見中國之弱而陳蔡之國皆懼楚

也故出奔者亦不敢之中國耳燮謀國以從晉而

見殺慶虎慶寅諸黃而楚討中國不能庇則夷狄

從耳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使臧武仲

詰盜武仲曰庶其竊邑于邾子為正卿妻以公之

姑姊皆有賜于從者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此盜也奚不書叛曰其始也邾雖從齊伐魯矣然  
晉人而執其君魯又取邾田自瀨水未幾仲孫速  
又伐邾邾小國也侵削若是庶其所以不能安子  
邾也越二年邾昇我亦來奔矣故聖人不可以叛書  
書魯邾之君也邾子不能安其臣魯逼之使叛而  
又受之若曰誨之為盜也庶其之罪又何言哉

晉樂盈出奔楚則其母之樂祁通于州寘俱盈之討  
也譜于其外祖士甸而逐之者也奚以自奔為文  
曰樂壓汰害已甚而懷子又濟其父之惡故有母  
不能正是以出也然范宣子不能正其女獨無罪

不說卷七

十三

乎曰女已出在外者也蓋有代我而主之者也夫  
宣子已逐懷子又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璜郕豫  
董叔年古虎雖賢如叔向亦幾不免不亦過乎又  
奚不書曰斯皆樂盈之黨多淫于家者也若叔向  
者社稷之固宣子從祁奚言諸公而免之亦可謂  
得善善惡惡之常矣以為常而不書其春秋示賞  
罰人之道乎

商任之會何曰左氏曰錮樂盈也可乎曰貶也以一  
大夫之私憾動八國諸侯使其世臣不獲容于天  
下大夫幾平有天子之權矣此且為貶而况于沙

隨之會再錮之乎然沙隨之會盈已在齊而齊侯  
與會安在其為錮也

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何也曰譏楚之無  
君臣也子南寵觀起未益祿而多馬則亦康王未  
能禁之于蚤也乃謀于其子而殺之并其子死之  
則康王之過也觀起棄疾之死奚不書曰觀起小  
臣而僭侈棄疾謀君而殺父皆宜死者也然則棄  
疾如之何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惰乎舒也不  
逢申叔豫耳

不說卷七

十四

二十三年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則齊侯使析  
歸父以藩載而納之于曲沃者也奚不書自曰陸  
淳曰潛至也入曲沃又書入晉何曰盈之入也晉  
人大懼范宣子以其子桓子之謀奉君以走固宮  
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則若已入晉矣  
其曰入曲沃者則士鞅逆魏舒以如公使斐豹殺  
督戎以敗欒氏盈奔曲沃蓋不成乎入晉也故又  
曰入于曲沃比魚石之罪加一等矣故曰晉人殺  
樂盈胡氏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晉嘗追齊師獲晏斃奚不書曰免  
晉也免晉則罪齊矣又何以先伐衛也曰意在伐

衛以伐齊為奇兵耳故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初舉斯師者乃齊也

滅統統出奔邾則孟孫羯諸統將為亂季孫宿怒而逐之者也奚言乎自奔曰統既阿季孫之私廢公鉏之長而立悼子故羯用豐點之謀借公鉏以立已而廢其允秩也羯德公鉏公鉏怨統故羯亦志統故借除于臧氏以莖甲從而諸行統由是斬臧門之關以出也其自取乎故仲尼曰以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統自邾如

不書齊書

十五

防自防奔齊矣不書奔齊統自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若不獲立則不辟邑矣不書奔齊而書奔邾明要君也

齊侯饗宮門于且于華周杞梁不貪首子重賂以棄君命遂死于陳矣不書曰齊侯以強襲弱罪莫大焉二子不正其君而犯難焉曾其妻之不若也故勿書

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何曰杜預曰賀克樂氏也夫穆叔謂老宣子以三不姑置其以克樂氏為立功乎亦已誤矣

叔孫豹如京師何曰穀洛闢毀王宮齊人城之穆子始入賀也始入賀而王即以大路賜之不知魯侯來朝何以與之乎當是時也諸侯如天子大夫如諸侯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子崔氏不書殺賈舉州綽邠師祝佗父十人者晏嬰所謂非其私昵誰敢任之者是已若太史兄弟三人者皆以書弑君而死之亦奚不書曰史載人君之言動有微諫之義焉至使莊公數報棠姜于崔杼之第以及其身而後死焉則亦奚史乎哉

不書齊書

十六

再會夷儀以伐齊矣不書伐齊曰本為報朝歌之役乃受隰鉏之成慶封之賂而止也若書伐齊疑于得討崔杼之美矣為其失實也故不書其曰諸侯同盟于重丘者曰諸侯同盟于齊之地耳蓋若齊景及崔杼皆主斯會也人倫于是成矣此春秋討賊之意也

會夷儀之衛侯則林父所立之剽也入夷儀之衛侯則林父所逐之衎也皆不名何曰不書剽見林父當國而諸侯定其位也不書衎見林父之不得而逐也然則剽亦與有罪焉若曰君方自夷儀入焉



國中為君者誰耶一國而二君可乎若書衍恐  
疑于剽之當立也

鄭公孫舍之及子產入陳陳侯擁社使其衆男女別  
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  
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即司空飲地而還是役  
也諸卿皆與不稱人又獨書子展者何曰見陳嘗  
黨楚以伐鄭之罪也故子產戎服獻捷于晉數陳  
之罪士莊伯不能詰仲尼亦許其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也若是已矣公孫夏何以又伐陳也曰初

木說卷四

十一

未成也自是陳始及鄭平矣然則與鄭乎曰崔杼  
弑君人人得而討之于產謀鄭乃介介秋而入陳  
不亦左乎此惠而不知為政也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何曰喜嘗從其父以君  
剽矣又從其父而弑之為君者亦已難矣故右宰  
穀曰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共曰甯喜弑其君  
剽甯喜之君也立剽奚不書曰不與其立剽也亦  
以見孫甯逐君而當君也至其見弑而後書者錄  
衍入與喜罪也林父逐君十二年矣列會諸侯大  
夫不書叛至是始書入戚以叛何曰著始制戚者

之過也又以見立剽而逐衍皆林父也前十二年  
非叛乎曰林父雖叛衍未叛社稷社稷為重君為  
輕故于衛侯復歸書名也前何以不書名曰前若  
名衍則剽為賢而當立矣剽既弑然後可名衍以  
責其失地也初衍與喜之言歸也喜曰必子鮮在  
子鮮既言公命于喜喜而後弑剽也奚不及乎鮮  
曰子鮮一心以從衍者也安知所謂剽哉蘧伯玉  
衛之賢大夫也林父告則出奔若逐而復仕甯喜  
告則出奔若弑而後仕忠臣固如是乎曰伯玉未  
執國政先難而行者也夫子以為卷而懷之者其

木說卷四

十一

此也乎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趙武宋向戌  
也奚稱人曰貶其稱君而助位也故其下執甯喜  
亦稱晉人言執非其罪也曰汝何納君而伐孫氏  
也然則鄭良霄無貶乎曰胡氏曰鄭子產新得政  
為衛侯故如晉而晉即會之也晉人執衛侯囚之  
士弱氏奚不書曰未成乎執也晏嬰私于叔向曰  
為臣執君若之何趙文子告于晉侯釋之矣  
宋公殺其世子痤此寺人伊戾之讒向戌之疾蒍姬

之變也。吳言乎宋公曰：行二人之志者誰也？夫小人一行，聞焉。天子天性，且不能保，况疎遠之賢乎？此人君之側，若此，庸小諸國常多世之，所以鮮治也。

二十七年于宋之會，而欲罪諸侯之兵，蓋晉趙武、楚屈建主會以長莖者也。是夷狄之威也。吳不書人曰：書人則無以明其為諸大夫也。明其為諸大夫而以趙武、屈建主會中國，夷狄之勢成矣。是大夫之為也。孟子曰：今之大夫，大率皆諸侯之罪人也。其謂是乎？其言者何曰：楚雖先軟，然長晉者非

八說卷之四

十九

矣之也。若曰：此盟者，其皆乎中國，而為夷矣。然則向成之盟，不書邪？曰：當其時也，有惡崔杼皆弑君，諸大夫為此會，以代之。楚將斂而朝矣。會是不為，乃驅中國以自處，以為大夫乎。

衛殺其大夫，箝喜嘗弑君，而書衛殺，不去大夫。何曰：夫弑喜以為君，而喜弑之，故曰：喜弑其君，言喜之君也。故遺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夫喜弑以為大夫，而弑殺之，故曰：衛殺言弑之。大夫也。故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故縛出奔，晉殺梁子以為縛之去合乎。

春秋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何曰：以見于宋之會，無諸侯也。若曰：此皆諸侯之大夫也。復盟于宋，以從楚耳。蓋不能計齊弑君相率而入于夷狄也。是中國之滅大夫之罪也。孫覺曰：決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于宋之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公羊子以為再言豹者，殆諸侯也。為衛石惡在，是也。曰：衛石惡在，是以為殆諸侯。齊崔杼不在，是不靈勤諸侯乎。

八說卷之四

二十

一十八年齊慶封虐蒲，斃殺成崔強，遂殺崔杼及其族矣。不書齊人殺崔杼乎？曰：此非討賊也。杼再娶東郭姜，生明，遂廢其前子成強，而以東郭姜之孤棠無咎及東郭偃為相，成疆殺偃，無咎怒而見慶封，慶封遂及姜，討成疆殺之，盡滅崔氏之族。非其討賊也。故不書其書慶封來奔，何曰：子家好田而嗜酒，乃以其政委於其子舍，遂及姜易內而飲酒，初崔慶為黨而弑莊公，莊公之幸臣盧蒲葵、王何皆出奔至是，那復變于舍，故祭何得以殺舍于嘗，而子家不能入也。夫當其弑君也，崔慶莫強

焉未幾而兩族俱斃亂臣賊子可以懼矣其曰來  
奔者罪我之納逆也

公如楚則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也奚獨書公曰存  
中國也若備書林見乎楚則中國之弱亦甚矣是  
向成之故禍也聖人所不忍也但舉魯以見之耳  
嗚呼于天子未有若是行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何曰天王崩而公在  
楚以送葬不亦僨乎且公外則楚止送葬以親禮  
內則季孫宿取卞而不敢入榮成伯為之賦式微  
公之昏弱亦甚矣故穀梁子以為閔公也其訓公

大傳卷之

王

至自楚則曰喜之也殆閱其往而喜其來也可以  
得經意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何曰見魯之不親也內  
則分于三家士鞅至而公臣不能具三朝外則使  
于諸侯為晉歸田甘自瘠以肥杞故書杞子來盟  
于士鞅來聘之下亦以見晉有所求而為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何也曰顯札也顯之奚不字之曰君  
前臣名禮之大闕也故季友于突叔躬書字者皆  
不在君前也然則何為乎顯札曰札之行雖過乎  
中庸然其讓國之風足以厲春秋時之亂賊矣况

乎吳子且舉彌為此而書札始知其為顯之也胡  
氏之說非歟曰非也札在襄二十九年來聘昭十  
五年夷末卒二年趙武方問季子子得立于吳屈孫  
庸也亂未至而預刺之春秋一不如是之刺也

三十年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基宋共姬何曰賢  
之也待傳母而卒于火可以為共矣其無忝于夫  
之謚乎然則何以賢之曰當是時也天下諸侯大  
夫或上叛其天王或下逆其君父書共姬以見一  
婦人也優乎天下之大夫遠矣

大傳卷之

王

過羣成也而曰天王殺弟者何曰僭括遂成愆而  
欲立使夫使夫所不知也使夫王之母弟也此五  
臣者非有王之意安敢動斯必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于產蓋  
枕肱而哭歛襚而殯之則伯有者亦未盡非也  
况子皙駟帶相爭殺之乎乃去大夫而書鄭人殺  
之者何曰伯有汰侈嗜酒而飲于寗室而又強使  
子析如楚子析率駟氏之甲以伐之伯有奔許已  
矣乃復因鄭伯及大夫盟于大宮也遂及馬師謂  
介于襄庫以伐北門駟帶始率國人殺之羊肆耳

故以討賊書也然則子產非歟曰雖勿哭可也惠而不知為政其此也乎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何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乃舍去疾而立展與又廢之而且行虐焉國人為是弑之也程子曰莒子雷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書國人程氏之說可謂得經旨矣

入說卷五

五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四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五

昭公

元年平彌之會尋宋之盟仍謂舊書何以亦先趙武曰罪趙武崇僭逆也是僭逆之魁耳夫楚圍設服離衛蒲宮有前二人執戈居然楚子以臨諸大夫矣使趙文子率諸大夫執圍數其罪歸于京師豈惟伸大義于天下亦楚國之所共頌也乃若言其假而不返或以君執美之釋其賊而尚其強猶曰以信為本擬于不僭不賊夫僭賊在邇而不問又誰則也小信破義其是會乎故申之會不殊淮夷

入說卷五

一

狄諸侯也彌之會先趙武次楚圍而後諸大夫若曰皆圍之兄弟耳或曰楚勢方張其能執圍乎曰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送子產使館于外圍至垂藥而入况此大義之所在其執之何有釋此不為方講小信劉子言武者將知而悉及之者其偷之甚乎

取鄭季孫宿乘莒亂伐而取之者也不書何曰若公取之也季孫無君又何言哉不書伐者取可以蕪平伐夫尋盟未退濟齊盟微叔孫豹之忠信貞義魯且危矣堅冰之戒其謂此乎故疆鄆田且書叔

弓師師此不書季孫

天王使劉子勞趙武于賴奚不書曰武驅中國而長

夷狄王罰所必及也如是而猶勞焉而王又甚于

武矣不書者甚之也且劉子欲武遠績禹功大庇

其民武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以為神怒民

叛不復有年以語王也不知王及劉子又何居

秦鍼奔晉何曰豈惟桓景之過哉亦鍼昧于子弟之

道耳故丹朱以勿滌殄世衛戌以富侈出三皆

去疾未為君係之莒展與已為君削其子者何曰入

者不為犯法出者不能逃刑是春秋討賊之旨也

若更責去疾則天王諸侯環視展與而不討之者

如之何

楚子康季何曰言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始而十國

大夫會于弼以尊其僭終而十二國諸侯會于申

以聽其奸雖宋向戌鄭子產皆獻禮焉是天下不

以圍為弑君也天下不以圍為弑君而聖人亦不

以為弑君何曰見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甚其事

也若革其偽赴而不書本則是時猶有人倫反非

其實矣然則他國亦有書弑君者何曰亂莫甚于

夷狄矣又弑其君矣又率中國而從之尊為盟主

猶為國有人乎其去禽獸幾何春秋自此無伯矣

夫圍將及伍舉聘鄭聞王疾遂遠以冠纓縊殺王

今卒之不亦汲其實乎曰下書公子比奔晉不可

掩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聘于晉何其已速

乎曰韓宣子知禮者也觀易象與象春秋于大史

氏而知周公之德因季武子賦甘棠而思召公之

賢其志大矣故魯選于三卿之中以忠信卑讓之

子叔子者報聘也斯聘也其亦異乎因聘而謀昏

者矣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則子產數其三死罪而殺之者

也奚言乎鄭殺曰豈惟見執政者因其疾而幸勝

之哉而鄭簡公用是人以為大夫而不能去使至

於將作亂焉亦其罪也故劉絢曰惡鄭伯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何曰知其不可而不

往可也已往而見拒勿復亦可也如其既復也宿

亦勿往可也不可往而往不智見拒而復不勇既

復而宿又往不君甚之執如湛氏以為三可耻也

故胡康曰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

下比之迹皆見矣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何曰杜氏曰卿共小國之  
葬過也魯葬葬公豚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然則有  
不葬天王者豈以王不會葬乎故君子循理不循  
情

四年春正月大雨雹何曰正月非當大雨也而又雹  
乎况去冬大雨雹乎陰淫極故正月亦大雨雹陽  
淫極故八月猶大雪陰陽不調君臣失位之象也  
申豐乃以藏冰之事對季孫其杜欽谷永釋王氏  
而以女寵言哭異千

入說卷五

四

于申之會謀伐吳楚子以夷狄而又弑君以主會故  
不殊淮夷明在會之諸侯皆夷狄也胡康侯之說  
允矣然是會也椒舉請于晉而叔向許之楚襄  
其禮而子產向戌獻之胡氏以為賢者聽天所命  
何曰賢者行法以俟命貯僑戌法未之能行也命  
安在乎天豈有使中國從夷狄之命哉然則三子  
者亦狄臣耳故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楚人執徐子不書徐子名執齊慶封殺之不書楚人  
殺滅賴而書遂者何曰不與楚人執不與楚人殺  
不與楚人滅也若曰弑逆之賊不討其禍至于吞

噬中國而難禦也故曰逐也然則慶封不可誅乎  
曰殺梁子曰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也故楚徇慶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族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也然則中國諸  
侯從楚者則何以異於慶封乎

叔孫豹卒則其康宮婦人所生之子豎牛斷其食而  
卒也奚不書曰為賢者諱也穆叔忠于魯而禍于  
家雖其自取不可以其子之惡而掩其忠也况杜  
洩不從季孫南遺之言執王命而竟以路荏恩禮

入說卷五

五

之厚又若此乎故又得書曰也  
五年晉韓起年舌所為楚送女過鄭罕虎將吉戒以  
楚王汰侈已甚叔向以為不能及人然微遠戾疆  
之言圍且以趕為閹所為司宮矣弑君之賊與之  
為昏且涉是險而行何不書曰斯當時之勢也故  
齊景涕泣而女吳晉平遣卿以送女懼其不討賊  
也是以至此耳春秋削而不書其示人正本謹初  
之意深矣

昔年夷以牟婁防茲米奔何曰譏魯之君而尤重  
平魯也然則牟夷無罪乎曰昔亂而者丘公不能

撫其民衆  
二年取郟故外有侵削之爾  
而內無空  
又何以我  
故下書叔  
可知其罪

楚子帥諸侯伐吳越始見經而稱人何曰從徐文也  
伐吳可乎曰以弑逆之人而稱兵不貶而罪見也  
故前此不書吳伐楚入棘櫟麻此不書敗楚師于  
鴛岸下書楚遂罷伐吳又不書吳敗楚于房鍾皆  
可見也以為進而稱人者何也曾是從逆以為善

平胡康侯亦誤矣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何曰平公在位四十餘年以  
伊柙而殺于逐臣其暗如是宦寺之惑人可痛也  
雖然伊柙之譖無成夾之譖亦不能行伊柙何足  
道哉

七年齊子何曰非我所欲也故殺梁子曰暨者不  
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不書去名何曰見季氏之  
專也書公則非其本意書季氏則不可為之訓也  
何休以為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者非也

公如楚公至自楚何曰忘其楚之弑逆也聽遠成體

之言給一童華之臺七閱月而後返其臣仲孫獲  
且以不能答郊勞為病君臣舉動如此其國可知  
矣

石言于晉魏榆笑不書曰非天下災也梁山雖晉則  
關天下耳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般師何曰陳侯也猶  
曰此陳侯之弟殺之也非伊尹人也夫哀公既以  
偃師為太子又復寵次子曹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者何也招非恃哀公之意不敢稱斯办耳故曰  
陳侯之弟也若招之罪不假言矣惟如此也故哀

公縊不書招及留殺其君而書陳侯溺卒見其自  
取也留既為君矣出奔鄭不書陳侯留書公子留  
見其不當寵也夫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書陳人殺  
其大夫公子過者何曰討賊之辭也過且如此招  
可知矣然則何以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若宥  
招者何也曰楚子自弑其君而又假奉孫吳以滅  
陳其志豈討招哉故書執招殺孔奐子滅陳之下  
不與其滅與執也不以亂治亂也不足也又書楚  
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及陳夾公羊子所謂存  
陳也夫楚負弑逆肆其強暴滅賴滅陳卒無能救

其諸晉已許之乎中國之弱甚矣

九年周甘人又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趨帥陰戎  
伐賴侯王室也奚不書曰不成乎侵也王使詹桓  
伯辭于晉叔向又韓宣子遂使趙成如周弔致閻  
田反賴俘以不成乎侵而不書其取人攻過之意  
見矣

十年齊樂施來奔何曰齊魯之受叛也樂施高強伐  
君虎門以伐陳鮑不勝而奔魯魯而不受為亂者  
孤矣不書高強何高閻曰非知也

叔孫舍如晉蓋晉平公則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卒虎及許曹甚邾滕薛杞小邾大夫皆在也奚  
不書曰舉舍以見之也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漢深  
之會大夫執政澶淵之會不討蔡遂于宋于猶楚  
人先歎孟子所謂不與賢者共政也失伯道矣蔡  
之者何曰不廢禮也

十一年楚于庚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以皆書名也  
曰春秋之義不以賊討賊也均賊也皆書名又書  
誘殺虔之罪重于般矣故下書楚公子棄疾圍蔡  
言般雖殺其國猶有人也楚何名也其國之乎  
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何曰夫人薨而蒐君之

忘親臣之忘上也君忘親為不孝臣忘上為不忠  
不孝不忠象其危乎是故楚齊歸而不感未莖而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禚祥又納泉丘人女以生懿  
子故叔也故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忘君也若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  
乎殆其失國

會于厥怒者何曰楚師圍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  
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  
國焉用之是會為謀救蔡也奚不書救曰不能救  
也楚圍蔡于四月滅蔡于十一月會在八月解圍

則已遲救滅則無師故八國大夫書名非褒也若  
曰無事而私相會聚耳若又曰諸大夫也謀蔡而  
不能救亦可耻也其書執蔡世子有以歸者何見  
世子當君父見殺邦國見圍之日不效即位而報  
仇之節也不然蔡既滅也何以又書執蔡世子有  
乎故胡康侯曰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雷  
用之也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出奔何以名納何以  
不名也曰出奔而名罪燕伯之用璧自取之也納  
而不名罪大之已甚拒其君也故穀梁子曰納



者內不交也其曰高偃不以大夫納諸侯也衛衍  
出不名而入名者何曰始罪大夫而終罪衛君也  
公如晉三河乃復蓋吾人訴魯取鄭伐國敗師于晉  
也故晉辭以平公之喪拒公耳然公自有夫人歸  
氏之喪未練而出朝彼何重君而此何棄親也  
楚鄭簡公何曰譏子產當國楚之速也三月而楚也  
且簡公以國反正息諸侯兵民蒙慈仁之惠賢諸  
侯也其禮可譽乎前此叔弓楚宋平公則二月也  
書叔弓何曰又以責卿共同列之楚也若叔孫舍  
一月而楚平公者則又甚矣

不說卷五

十

公子慙出奔齊則慙與南蒯叔仲小謀去季氏而慙  
告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還及衛閭  
費叛而奔齊耳其曰出奔何曰若書如晉還至衛  
奔齊則非與聞其謀者也然則譏之乎曰子仲之  
志雖美舉之不得其人也南蒯豈徐季氏者哉故  
子服而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何以不書南蒯以費  
叛曰若宜叛也以為若宜叛罪季氏之教之者深  
矣  
楚子伐徐則使湯侯潘子司馬督焉尹午陵尹喜圍  
徐以惧吳而楚子次乾谿以援者也其書楚子伐

徐何曰舍其臣而盡君罪楚子之橫志乾谿之由  
也楚子弑君而立者也已執徐子而滅頓滅陳滅  
蔡矣至乾谿之次右尹子革夕楚子遂欲末周鼎  
取鄭田以畏諸侯其志無上矣雖子革以倚相告  
以祈招之詩猶不能自克而遂及于難故曰楚子  
伐徐多楚子之罪也

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何曰見以叛不能討叛也季  
氏不與于君而擅使叔弓帥師圍費其與南蒯無  
幾矣故不書季子以治區夫之謀費人叛南氏亦  
不書南蒯以費叛也

不說卷五

十一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觀從以  
楚子殺其父起也假蔡公棄疾之命召子干于晉  
盟而襲蔡遂及棄疾莫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愛  
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辟公子比立為王楚  
子聞之繼于棘園羊尹申亥氏若治始謀則在觀  
一從若治扶衆則在棄疾子干奔晉十三年矣而書  
此弑何曰觀從何足道棄疾未為王虔雖弑君比  
非有討賊之心志在干篡位耳故雖繼書弑也其  
曰自晉歸于楚何罪晉也罪晉不能討賊于始而  
反成弑君者之自也弑則不地于乾谿何終虔惡

也不聽祈招之詩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夫棄疾既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奚不言弒君曰棄疾立有五利比立有五難况初假棄疾命召比者親從也棄疾見之而逃始謀者比自立為王者比棄疾遂因國人夜駭逼比而自縊書殺公子比不與比為君也

平丘之會何曰若晉之失諸侯也夫晉成廂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祁昔亦許魯取鄭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于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遂

不說卷五

十一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此合諸侯也而曰失者何也曰謀國有要不勞而成功失會無材屢盟而滋叛夫諸侯之二雖因廂祁實以晉受楚其柄也當楚度初弒君也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叔向對曰諸侯君實省之何辱命焉使晉不許楚移此會于前為討賊之舉中國莫安豈有滅賴滅陳滅蔡之事哉至此猶不知省過乃因齊魯而揮甲兵以威之其能得諸侯乎故有不與盟者有與盟而強之者故曰失諸侯也其曰同盟雖同懼楚志不同也然則公不與盟善之乎曰有強臣而不能制其叛

以侵邾莒至使晉侯使叔向辭公且南蒯子仲之憂不君其矣以為自反而縮者吾不知之矣其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何曰執意如是矣劉子在會不歸京師而且受其貨雖得賊不許也

蔡靈公何曰失德不羸滅國不羸弒君不羸葬蔡靈公讎蔡弒君也

四年晉殺其大夫羊舌肸及雍子突不書曰當也邢侯與雍子爭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遂殺二子于朝韓宣子問焉叔向曰昏墨賊殺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

不說卷五

十一

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謂叔向為古之遺直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木滅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故曰當也當而不書其示以義刑義殺乎十五年吳子夷昧卒何以是考書札來聘之非貶也夷昧是年始卒而札在十八九年之前乃譏其讓國治亂豈大理人情哉有事于武宮命入叔弓卒去樂卒事何曰譏失禮也叔弓泣事本于祭所武公以下苟有仁心宜嗜飲食邪而猶卒事不亦誣乎主祭者不能專其誠受祭者不忍食其肉廢之可也故曾子問諸侯祭社

禮記五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此雖大夫然而卒于祭所非聞亦不可推也自左氏公穀以下皆謂之禮予未之前聞也

晉荀吳伐鮮虞何曰罪荀吳也夫鼓人或以城叛荀吳曰不可欲城而通奸鼓人告長鳩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何以罪吳乎曰吳常偽會齊師假道鮮虞入晉陽而滅肥春秋書晉伐鮮虞以狄之矣使其國伐已受惡未能顯其名也至是乃又假仁義之名其欺誣亦甚矣且吳敗狄則詐以卒滅肥則假以道是何有干一鼓人哉可不伐

木龍卷五

十四

而降也行譎于大而行山下小子未之能信也故此書荀吳者明前晉伐鮮虞而謀國于狄者皆吳也人臣以詐謀國之罪不容誅已故後七年鼓人復叛荀吳復畧東陽使師偽雜者負甲以息于晉陽之門外遂襲鼓使涉佗守之胡氏謂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者安在哉

六年齊侯伐徐何曰譏齊侯也故不書及晉人鄭人徐人盟于蒲隧也畧之也畧之者微之也言盟為無益輕重耳以承以受徐甲父之辭也

公至自晉何曰危之也公去年冬如晉今年夏始歸

雖意如之執不如是之久也何危如之無忠信剛正之氣而欲學禮鮮不亂夫

季孫意如如晉莒晉昭公何曰譏御共葬事也昭公在位日淺雖有厥愆卒丘之會然皆不能有諸侯也其餘則用荀吳以詐伐鮮虞耳晉侯猶且不可而况此乎亦已過矣

十七年鄭子來朝何曰家玄翁曰錄之也仲厄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何曰譏吳崇詐以驚王室也夫夷夏有防其始晉武王陸渾于伊川者已非矣晉

木龍卷五

十五

頃如攻先人之過告諸天子徙而去之可也乃以數睦于楚故先使屠蒯有事於維與三塗掩其不備而滅之微長弘覺客容之猛也而敵戎備王室亦危矣後鼠忌器况王室乎吳之用詐也不惟大鹵鮮虞至王室亦不顧矣嗚呼此晉室自平公以來之所以卑歟胡氏以為林父滅潞氏稱師士會滅甲氏稱人此若不貶荀吳者過矣

有暹字于大辰梓慎禘嘗皆以為衛宋陳鄭火胡氏以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前星大子後星庶子當後五年王至亂劉單立王猛尹召立子朝之驗之

二說奚居曰慎言言于未然胡氏擬于已亂言于未然雖難而小擬于已亂難易而大故許翰曰大辰明堂當宋公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然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可轉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何以不言敗曰楚雖敗吳獲其乘舟餘皇然吳公子光以長鬣人而敗楚師取餘皇以歸故胡氏以為不言敗勝自敵也吳先伐楚而曰楚人及吳尚春秋雖于夷狄以應兵為主也且楚方用費無極之讓葉左之食而不知伐也而伐吳何哉春秋待楚又重于吳矣故吳不書人而楚書及以責楚也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書也四國也大之也大而書示人未災而脩政當災而再惠既災而政過也是故子廔以天道為遠人道為邇乃免後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是以先已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何曰非臣子事君父之忽也忽則不敬莫大焉又何必棟乃為弑君哉故君子無微而不慎也而况于藥不嘗乎止雖不立乎位以與其舅廔哭泣歆飭粥啜不容粒未踰年而死亦不足贖其罪也若是何以書葬許悼公乎

曰言無賊可討也穀梁子曰日本時莖不使止為弑父也湛子曰罪世子有致弑之道也或者止之比黨速欲止之定位因藥逢毒或者止察之不早而比及匪人又不先冒藥以杜其邪謀或後稍知未真而隱之皆不能免於與弑之罪如漢霍光之隱專逆也此說亦通

齊高饒伐莒何以不書入紀也曰莒子既不事齊而致齊師其奔紀鄆使齊師鼓譟而入則以所殺其夫之娶婦也不書入紀莒自取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奔不言自而言自鄆

曹無大夫而曰公孫何曰顯子臧也鄆者子臧之邑會者子臧之子也顯子臧而言之者何見會之不能繼前烈也公羊子以為叛劉故以為待放者是以至于善善長而賢之者則非春秋之意矣叛而賞之是何理邪

盜殺衛侯之兄繫者何曰罪衛靈也夫宗魯齊豹之盜孟縶之賊而以為罪衛靈者何曰殺孟縶者宗魯魯宗魯者齊豹用齊豹者衛靈且齊豹伐公也使無公南楚伐受其矢雖公出次死鳥亦不可得矣故曰衛侯之兄盜可得而殺衛侯亦危矣夫宗

魯也雖由豹見于執事駭乘既知豹謀乃周素豹而文死執難止得以遂成名琴張猶欲弔之何也故泄子比宗魯於雍糾之婦蔡仲之女云

宋華亥向靈華定出奔陳則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向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者何也何以自奔為文曰

三卿凌其君而殺其公子六人欲安其身亦已難

矣故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出奔不書也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靈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何曰

此宋之南里也又入之而以叛也非所得入也猶

以三卿係之宋何曰言入宋南里以叛者非伊異

木華卷五 十八

人也宋大夫也胡氏以戚與朝歌及蕭為林父荀

寅士吉射樂大心之私邑南里為宋國城內之里

名若是則私邑可叛乎

蔡侯朱出奔楚則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

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從王欲楚必

圖蔡蔡人惧出朱而立東國乃以自奔為文而書

名何曰此不能有為從夷狄有禍之驗也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何曰譏侵小也莒子不聽苑羊

牧之之諫敗齊師于壽餘而譏齊侯何曰先使北

郭破伐莒者齊侯也故司馬龜如莒泄盟莒子如

齊泄盟皆不書書此者見其無上事而伐人也

宋華亥向靈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初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為枝鳴廩人濮敗華氏于新里而晉荀

吳齊死何忌衛公子朝又救宋敗之于諸丘圍南

里矣不書而獨書出奔何曰罪諸侯惧賊及與楚

也當是時也華亥搏膺而呼謂華龜曰吾為樂氏

矣言必見殺也使龜送華亥而師而出如楚乞師

楚遂越逆華氏於是諸侯之戍宋者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匪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宋人從之故曰自宋南里出奔楚見惧

木華卷五 十九

賊與楚也嗚呼華氏放君而黨夷楚人釋君而助

臣中國猶不能亢不亢焉中國猶為有人乎華氏

與楚人何足道哉

叔鞅入京師華景王何曰四月崩而六月葬宜諸侯

之不至也故高閔曰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何曰景王死而王室即亂言景王作之也夫

太子壽卒次猛次即勾子朝則庶子也王以實起

欲立子朝勾子朝作亂帥郊要錢之甲以逐劉子

單子也其二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何譏諸侯

也天王崩王室亂諸侯無匡之者故劉金單旗雖

不得以天年而不壽名也諸侯不生名况臣稱爵  
于上而王稱名于下可乎曰以猛係之王者明當  
有天下也以王而稱猛者別于群王子也猛當立  
諸侯不能匡景王不能定故書劉單以也胡氏以  
為無能平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曰以  
者能廢之也又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則過矣  
劉納以為景王在而劉單不能格君心者則又愚  
也且當聽賓孟撥難之言而田于北山也微王疾  
已殺劉單矣以為不諫亦非也然則與劉單乎曰  
王室亂大臣有能左右天子者豈曰不可故再書

木說卷五

下

劉子章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亦不名也能左右之  
曰以既曰王猛矣於其卒何以又曰王子猛也曰  
王子猛者不成乎王也一年不二君也前何以去  
其子曰權也前言子若群王子矣無以明其當立  
也然則劉單之能左右之者亦是矣晉籍談荀躒  
帥師納王子于王城奚不書曰沒之也小國大夫有  
事諸侯皆會盟也王室亂而使大夫往可勿志也  
故明年談躒及其遺樂微國郊以伐子朝始書晉  
人不惟微其事又以見緩不及事也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以孫舍何曰見媿不辱君

命故稱行人見至非伯討故曰晉人執我行人也  
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  
木而弗殊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訴晉  
晉人來討舍如晉晉執之曰舍不辱君命晉非伯  
討何曰魯人之取邾師因為侵小矣晉人會諸侯  
而正之亦宜也彼其行人已來有說邾之事矣乃  
聽邾人之訴而執之非禮也且舍之在晉也晉欲  
使與邾大夫班坐舍執周制不果坐又欲以舍與  
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不果與范鞅未  
貨舍又卻之而拘申豐請冠畫冠請狗殺狗其所

木說卷五

王

館墟屋去如始至有光于父豹裂裳帛以拒樂王  
鮒者也真行人矣故曰不辱君命  
蔡侯東國卒于楚何曰見貨之不足以藩身宜其卒  
于楚也初費無極取東國之貨遂蔡侯朱于是東  
國亦朝于楚而卒矣貨安在哉何以不書東國如  
楚曰微之也如昔于康與來奔其前固未嘗詳言  
子出入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貜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何曰惡中國之從夷也夫中國從楚以  
為可恃也復敗于夷而見滅與獲焉此從夷之效

也故楚令尹遠越師六國之師救州來會吳戰于  
雞父不書楚而書六國若曰六國之師胡為而至  
雞父哉宜為吳所敗滅也然則州來不可救乎曰  
王室方亂而陳蔡許沈之國不遣一介以問至聽  
楚而救州來竟何如也胡氏曰書其敗不以國分  
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  
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前書王猛此不書王  
旬何曰已踰年也故曰尹氏明不與劉子單子同  
也書王子朝明不與王猛同而况敢敵天王乎劉

公羊傳卷五

王五

單伐尹氏而敗績故天王出居狄泉夫劉單既能  
以王猛又盡力以定故王亦庶乎以安社稷為說  
者也以為廢立誤矣

二十四年吳滅巢家玄翁以為能復諸樊門矢之仇  
也奚舉彌曰吳本以楚子為舟師以畧其疆遂踵  
楚而滅巢不為復讎舉也然亦可以見其強矣故  
沈尹戌曰已郢之始于此乎在故舉彌以夷吳也  
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何曰為季孫意如逆妻也豈  
惟見平子之專恣而舍之大卑可諭亦可見矣乃  
以宋桐門右師語申大夫而賤司城氏為賤宗賤

身何哉將非樂祁所謂魂魄去而喪心乎不然何  
以不如箕館之強也

黃父之會何曰此鄭游吉以終不恤緯之言動范鞅  
大國之憂以謀王室也夫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  
矣天子蒙塵而魯君帶疾以朝晉季孫使令如宋  
以逆妻舉魯一國如此况如陳蔡許沈之君從楚  
以救州來之類者可勿悉也况王室如何哉黃父  
之會諸侯不行而大夫且至曰明年將納王書以  
譏之也

公羊傳卷五

王五

有鶴鶴來巢何曰左氏曰書所無也公羊子曰宜穴  
又巢也張洽曰不特如師已言昭公出奔之非亦  
必如郕子所謂天下將亂地氣口南而北蓋吳楚  
越迭主夏盟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徇季孫意如以季似之故殺季  
公鳥之臣申夜姑而公若怒以邱氏之鷄金距故  
益宮于邱氏而邱昭伯怒以臧氏執臧會于季氏  
之故拘臧氏老而臧孫怒於是公若以公為公果  
公貴告于昭公昭公遂及邱孫伐季氏季氏請待  
請囚請亡皆不許叔孫司馬驥戾遂救季氏陷西  
北隅孟孫何忌殺邱昭伯遂伐公徙于家囂止公

公不肯遂與臧孫如某謀以行則二家輔季氏逐公也而曰公孫于齊何曰昭公居常而不能有其政任其賢臨變而不能聽其言制其忿故及之也季氏之惡不假言矣其曰次于陽州胡氏曰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子野井使國子高子致糗服罷用而昭公每稱宗廟先君以答之孔子以為其禮與辭足觀者何曰禮與辭足觀也若其行其實皆不足觀也聖人之微辭也如是夫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禮志卷五

十四

戊辰叔孫舍卒何曰責備啓者一死不足以塞責也舍既為季孫逆婦天安能止季孫遂君雖其言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公言將安乘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則以叔孫舊堂季氏其司馬驥屨實敗公徒救季氏也于是昭子自鑄歸平子遂有異志昭子乃使祝宗初死以卒夫未變而無正色不可動以非之操既變而無討賊返君之材且一司馬不能正而况于季氏乎家玄翁以為舍之為君死比于士燮者誤矣

宋公佐卒于曲棘者何曰為其媚季孫意如之逐君也蓋將如晉謀講諸君之事以蓋意如之愆而免其危也初元公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元公告樂祈樂祈曰與之魯君必出魯君失民久矣夫知季氏之將逐君而嫁之女見季氏之比逐君而危其危於季氏且不得為賢豈有正倫恤患之心哉如其有是心也當其初則不妻矣以為賢于當時之諸侯者過也不然何他國皆坐視不行而元公獨舉之邪夫曲棘宋封內地曰卒于曲棘譏不得處于正寢也

禮志卷五

十五

齊侯取鄆為昭公居也何言乎取鄆曰伐季氏正也取鄆非正也伐季氏可勿取鄆矣取鄆非所以伐季氏也舍其大而小是謀也以妾子相之而不能有為是以大人貴格君心昭公不君季氏不臣又何言哉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何曰穀梁子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者送義不外公也杜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也胡氏所謂存一國之防也



公圍成則齊侯使公子組帥師圍成及成師戰于炊  
鼻不書齊師者何曰成師立據之說言不能  
自行故舉其無討賊之誠也夫外使申豐以賂據  
內使成太受師以拒齊者季季子也而書圍成  
何曰著孟氏之罪也孟氏而黨季氏也夫孟懿子  
孔子之門人也嘗問孝于夫子矣當公之奔也則  
懿子殺郈昭伯而敗公徒又公之伐也則據成以  
與公戰所謂無違者安在也懿子且如此况季氏  
乎故孫炎曰見國內皆叛也

公會齊侯

于不

公會齊侯于鄆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  
鄆者何曰左氏曰納公也夫季氏使梁丘據以宋  
元公叔孫舍之事怵齊景公之心也安能納乎故  
上書會盟下書自會居鄆猶犬舊也故孫炎曰謀  
納公而不能也

天王入于成周則晉知躒趙鞅納王使成公般戍之  
者也奚不書曰將吉激之軍旗請之劉釜既焚源  
于危亡五年而後救故春秋畧之也不得為勤王  
之師也不曰京師曰成周者何曰下都非舊京師  
也故公羊子曰明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盈逐王子朝廷

王子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始入成周從子朝者則  
召氏之族及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厲也何以書召  
伯曰召伯始既倡其亂終不能禁其族即召伯耳  
奚不名曰此召伯毛伯皆棄之後也今乃不能絕  
先烈黨尹氏為亂矣猶尹氏也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則諸樊之子光伏甲于地室  
而享僕使歸設諸賓紉于魚中而弑之者也其曰  
吳弑者何曰此者有吳者之罪也諸樊基亂于始  
也夫壽夢有四子定于立嫡則諸樊可也定于立  
賢則季札可也乃欲四子相傳致國季子安知三

六經卷之

七

子皆以次蚤死而季子獨生邪僚之見弑正矣故  
曰吳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則費無極誘使于堂置甲于門以  
飲令尹子常子常使駟將師攻卻氏其執之盡滅  
其族而曰楚殺者何曰子常賄而信讒昭王城而  
失人國無君臣矣故雖子惡之直和國人說之而  
不能存也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邾滕人會于危公戍  
周且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以辭宋衛成周不忌  
而納公不成其列序諸大夫者何曰若范鞅之受

貨及祁喜之從之也言其會為取貨于季孫耳非

勤王助君也

楚費無極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奔屏

王耳目使不聰明令尹囊瓦以沈尹戌與謗之言而殺之奚不書曰去讒常經也以為常經而不書其示人遠讒之意乎

其示人遠讒之意乎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者何曰去年如齊齊侯享公使宰獻而請安又請使子仲之子重為齊侯夫人者見可謂卑公甚矣于家子遂以君出故至是如晉也

左傳卷五

二十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者何曰去齊如晉晉亦不禮而歸故齊侯使高張雖唁公實誚公也夫據鞅取季氏之貨景頃聽據鞅之言故公往來無所依也當是時安嬰在不知何以謀齊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者何曰前書鄆潰譏君此則譏魯之群臣也雖則鄆潰不獲入魯而居乾侯為群臣者亦何忍哉季氏不足道矣

滅徐徐子章奔楚名乎曰徐子已斷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之乃遂奔楚不死社稷故

名也若闔廬者憾徐不執掩餘鍾五人不能燭庸乃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滅之真狄道也故舉蒲焉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嘗言荀躒于適歷何曰非荀躒也荀躒如意如耳不以為罪而又會之也荀躒如意如則言定如魯昭公晉侯將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不來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怨矣書荀躒曰于扈死以士鞅主會而取貨此并見荀躒以從鞅也故下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知

河荀躒掩耳而走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公由是終不入矣諺所謂使然而觀病者乎故曰荀躒也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其曰晉侯使躒則又罪晉侯也

黑肱以濫來奔何曰惡類相聚也季孫始執政而莒牟夷和庶其以其地來奔季孫既逐君而和快黑肱以地來奔善能感善惡能感惡各以類也黑肱不係之邾者杜預曰闕文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何曰見有所據者也猶曰取而奪之云耳其說乾侯者何曰見天下無王亦

無伯也

定公

吉問執宋仲幾何曰京師王都也仲幾宋臣也范獻子晉人也而擅執宋臣於王都雖有城成周之勞君子不與也晉將恃勞以滅王綱乎春秋明道不計功

誘以舒鳩敗于豫章者吳也而以楚人土伐者動以讓而不思服桐之道耳吳不足道也

栢舉之戰不書楚子奔隨而書蒙充舟鄭者何曰楚之禍蒙充舟以致之也然下書入郢則國無其人

不待言楚子之奔矣於此亦可見國君用會人以

卒

致禍敗吳不足道也

卒意如者何曰定公既立則意如不得不卒德其立已也其忌昭公乎若曰昭公薨于外而意如卒于

內雖天道亦左矣

從祀先公甚順也盜竊寶玉甚逆也順事非逆人之所能為於順祀之時而懷為盜之心雖謂之逆祀可也其曰得者幸辭也若寶玉大弓非魯舊有胡然而得之也其不知善守之道明矣

夾谷曰會齊所欲也歸田曰來非魯志也夫孔子相

君以會齊其先以誠意禮容感之者深矣故言出而齊人化且服

州仇憾公若藐之不欲已也乃使侯犯殺若藐犯之不從以叛亦有由矣其書帥師圍郟著州仇不懲忿而致禍也其曰家臣強叛不假言矣

仲佗石彊皆辰之所與宋公寵雖則斯人皆難存矣然至於叛則與魋又何異哉樂大心嘗衰經生子而見逐其從叛人固其志也

觀隨郟隨費之事見聖人之道雖強如三桓亦可行此無他中其幾耳然至國成不克聖人亦不汲汲

則知別有所為或先圖其本不以隨成為功也

寅

寅及士吉射伐鞅而書鞅入晉陽以叛貪衛貢以殺午者鞅也及智文子韓簡子魏襄子逐荀范而書

荀范入朝歌以叛荀范先伐趙氏而始禍至是不聽齊高驪之言而又伐君也鞅書以叛而又書歸晉晉無人焉耳故胡氏曰晉無政刑也

吳子光越殺之於橋李也而書卒若其自取焉故許翰以為玩兵滅身救民伐國之戒

天子使石尚歸服於諸侯不聞諸侯入見天子而殺梁子猶以為責復正也世道至是雖學者亦迷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可以見夫婦父子之倫絕蒯聵戲陽之不若也靈公宋野人之不若也

哀公

仲仁問納戚者何曰惟靈公不父故蒯聵不子惟蒯聵不子故輒又不父聵以逆而不得入輒得不以逆而不拒可以知本末矣

州來不書吳遷者何曰蔡嘗倚吳以伐楚謂吳可信也而不知已不自立吳能滅之竟不自遷也

石曼姑圍戚與蒯聵率戲陽述朝少君之意同公羊子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者

不書蔡侯

三十二

盜殺蔡侯於前而書辰奔及殺姓霍於後言辰姓霍不能先正其君至於危而後殺之與盜徒也胡氏以為魯公孫翻弑君之名者蓋魯謀國不使至于而是而弗見庸也縱若是君可弑乎

陳乞之處國夏高張與處陽生同一論於義者故不免弑君之名鮑牧從誣亦類乞故朱毛革不足道魯不聽子服景伯仁信之言既執和子矣若齊吳不

伐我取謹聞則和子不歸胡氏猶以為能去惡而不積乎惟勢利恃其象也諱之益益

仁問齊陽生卒者何曰雖則魯為齊而齊人自弑

悼公乃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彼齊之臣子又何加其君邪不書弑而書卒其陽生弑茶之自取乎故上書吳伐齊下書齊侯卒若曰死於吳師耳私約於陳乞者豈能令終乎

伐陳惡也結得書名救陳等也札不得書名者何曰此謂書名以彰楚暴隱名以見中國之衰也中國衰者吳能救之也意在取吳以病中國不係於札之名不名也

不書魯卒

三十三

黃池之會夷狄盛而主會乃書魯晉及會者何曰見中國之衰會其我所欲也若曰匪異人任中國自取耳當其先也于蜀之盟中國乃及楚不能自立以從夷矣春秋耻之遂至于宋之盟楚人先歆于申之會楚子序于中國諸侯之上用齊桓晉文之禮不可過矣又不知自立浸淫至於黃池遂於吳以及會焉猶謂中國為有人乎嗚呼此春秋之所以終西狩獲麟宜乎其然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卷之五終

春秋說志五卷

浙江吳王  
樞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所著他書率  
篤實近理惟此書務爲新說苛論凡所譏則皆假  
他事以發之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如以公及  
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公及戎盟于唐鄭人伐衛  
衛人殺州吁皆爲平王之罪又如叔孫豹卒謂經  
不書餓死乃爲賢者諱謂鄭子來朝以其知禮錄  
之大抵持論迂刻不近情理至謂書季孫意如之  
卒爲見天道之左則聖人併怨天矣其失不止於  
穿鑿也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首一卷

〔明〕季本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提要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亦唯直道而行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

春秋私考 不庸序 一 禮序

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存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存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存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

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霸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

春秋考

人前序

二

唐序

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任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遊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嘉靖庚戌歲秋九月旣望武進友人唐順之序

春秋考

人前序

三

唐序

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禮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當是時是非大明於天下詩之好惡一本於人心之公觀詩而政治之得失見矣故善惡著焉賞罰行焉周室東遷王道微而王迹熄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天下人心蓋替替矣甚至臣弑君子弑父亦有邪說文奸而人莫以其為惡者故詩人好惡未盡不公而嘉言在野不得采陳則

春秋私考

卷首

四

自序

詩之為教亡矣孔子周流四方歷觀世變憫人欲之橫流懼天理之盡滅謂天下之亂由於賞罰之不行故即魯隱公以後所見所聞所傳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參考國史副藏提綱舉要刪削而叙正之具文見意無所容心但使是非非不泯其實而已雖西周盛時君臣不能外此而治蓋是非之心王道之本也推此心以正天下則為天子之事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志之所存也豈謂匹夫託南面之權哉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春秋者錯舉四時之名也而義則存乎賞罰矣春秋之書其名起於立編年之法自古

無有實孔子之所作也左氏不知此義乃曰非聖人誰能脩之是以春秋為魯史舊名也故其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魯秉周禮周公之舊典禮經也當周公時王迹未熄詩未亡春秋未嘗作也孟子私淑孔門之教未訛聖學之傳其論春秋全無一語謂其為脩者特以其書嘗有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之言而左氏剽竊得之因遂誇張其說殊不知春秋中之文不盡載於國史猶春秋中之事不盡統於齊桓晉文也孟子之意蓋曰其事則桓文之所能為其文則史官之所能撰然霸者之武功不足以語帝王

春秋私考

卷首

五

自序

之學詞人之記載不足以語性命之文春秋之義彼豈能知哉惟晉之乘楚之檇杞所以別善惡明勸戒者乃成於賢哲之手而魯之春秋義與之一信乎非他人所能與也故孔子曰其義則立竊取之矣不然則列國悉皆有史而何為獨舉晉乘楚檇杞以例春秋哉故春秋者孔子之所作也自左氏誤以為脩而九雜記傳聞之事於經不合者不得不強為之解矣又其語多繁蕪而識尤淺陋大不類孔門家法而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豈不謬哉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傳左氏傳尚未出也公穀之說比之左氏雖稍依經然穿鑿附會不為少矣蓋



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書生欲干世主統為異論以歸已奸而腐儒傳習遂信為真如以伊尹為割烹要湯百里奚為飯牛子秦穆公至謂齊南面而立先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賢叟亦北面而朝之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併孔子之言而附益焉則凡邪說之可以惑人者何所不至非有孟子辯正人孰知其非真有邪故學之失自戰國始穀梁之學一傳為荀况而公羊與穀梁同師則二子者皆戰國時人也其說安得不畔經哉而謂二子受經於子夏則亦謬矣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

春秋經考

入卷首

三 自序

稱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筭律曆而仕漢為淮南王長相者十四年得非蒼乘公暇自與其徒掇拾所聞而著為此傳耶觀其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耐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左氏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也淮南地自戰國時入於楚蒼之門客必多楚士彼蓋習聞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因謂能傳其學而遂以傳名左氏耳黃震說春秋謂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朱子亦嘗言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

又言左傳是後來人做其知此數然則左氏楚產也非魯君子左丘明也三傳源流其近如此而左氏尤獨後焉顧欲執傳以議經移經以就傳奚可哉自漢以下尊宗三家是公穀者則非左氏是左氏者則非公穀雖鍼膏起廢互相譏排而世儒承誤未有斷然盡正其失者惟唐啖叔佐趙伯循獨能據經考例大破三傳之疑而其徒陸淳又能推明師說纂會成書抑宗元既推淳而師事之及韓愈稱盧仝有曰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則仝亦宗啖趙之學者也由此觀之唐人固

春秋經考

入卷首

七 自序

猶或未信故史臣謂其撫訕三家憑私臆決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自為紛紛而啖趙苦心終將湮晦吁可嘆矣夫聖人作經本以明是非之心其所刪削莫重於文奸惑世之言乃撫異聞以為遺事惟諱諉博不論是非此傳之所以畔經也而舊習相沿卒莫能挽邪說惑人可謂深矣不亦重可懼乎予考斯義亦豈好紛紛哉不過以經正傳發孔子明正道之本意耳然恐未合於天下之公也故以私名而析衷淆亂使學歸大同則有俟於君子焉

嘉靖乙巳歲冬十月朔會稽後學彭山李本序

春秋私考目錄

子 卷之一

起己未隱公元年

盡庚申隱公二年

卷之二

起辛酉隱公三年

盡甲子隱公六年

卷之三

起乙丑隱公七年

盡己巳隱公十一年

春秋私考

卷首

八 目錄

丑 卷之四

起庚午桓公元年

盡丁丑桓公八年

卷之五

起戊寅桓公九年

盡丁亥桓公十八年

卷之六

起戊子莊公元年

盡壬辰莊公五年

寅 卷之七

起癸巳莊公六年

盡庚子莊公十三年

卷之八

起辛丑莊公十四年

盡辛亥莊公二十四年

卷之九

起壬子莊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莊公三十二年

卷之十

起庚申閔公元年

春秋私考

卷首

九 目錄

盡辛酉閔公二年

卷之十一

起壬戌僖公元年

盡丙寅僖公五年

卷之十二

起丁卯僖公六年

盡丙子僖公十五年

卷之十三

起丁丑僖公十六年

盡甲申僖公二十三年

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卷之十七

春秋私考

八卷首

十 目錄

起辛丑文公七年

盡丙午文公十二年

卷之十八

起丁未文公十三年

盡壬子文公十八年

午

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卷之二十一

起乙丑宣公十三年

盡庚午宣公十八年

卷之二十二

起辛未成公元年

盡乙亥成公五年

卷之二十三

起丙子成公六年

盡壬午成公十二年

春秋私考

九卷首

十一 目錄

卷之二十四

起癸未成公十三年

盡戊子成公十八年

卷之二十五

起己丑襄公元年

盡乙未襄公七年

卷之二十六

起丙申襄公八年

盡癸卯襄公十五年

卷之二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起壬子襄公三十四年	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三十五年	起癸未襄公三十一年	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起丁卯昭公八年	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春私考	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起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起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卷之三十三	起壬辰定公元年	起己亥定公八年
										十三									
										目錄									

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起丙午定公十五年	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起乙卯哀公九年	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起庚申哀公十四年	凡十二公通計二百四十二年	春私考	卷之三十七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起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卷之三十八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起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卷之三十九	起壬辰定公元年	起己亥定公八年
										十三									
										目錄									

春秋私考目錄終

春秋私考卷之一

起已未隱公元年

盡庚申隱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隱公

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有大功於王室成王封於魯本奄故地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也周公留周相天子使其長子伯禽之國是為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卒弟煬公頤立六傳而至武公教又再傳而至孝公稱孝公生惠公弗皇隱公者惠公之

春秋私考

卷之一

隱元

子也名息姑公非本封蓋臣子尊稱之也在位十一年謚曰隱母仲子先儒以為聲子非也辯見元年春王正月下夫人子氏卒在二年元年祀

元始也古人謂一為元如舜典稱元日伊訓稱元祀亦紀述之常詞耳不必特發一義也○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諸侯奉天子正朔未必皆以天子之元年為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有王者興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位則亦各自有始年矣○按

魯隱公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平王者幽王之

太子宜臼也幽王無道為犬戎所弑平王初立東遷

維也避戎寇周室於是衰微矣然其初衛武公入

為卿士王命為公而民懷其德淇澳稱之其後鄭武

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而人愛其賢緇衣美之故王

室雖微而諸侯猶未敢放恣然平王昏庸無志之君

也雖二賢繼相竭力効勞僅能持危扶顛而已於王

心亦莫能變焉至其晚年國無賢相老至而荒失道

滋甚三綱既淪九法亦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強暴

侵陵無所忌憚亂臣賊子皆有邪說文奸而人亦不

春秋私考

卷之一

隱元

以為非人心之公滅滅殆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愚於序文已詳言之矣然則春秋之前無篡弑者歟曰蓋有之矣而人猶以為當討則公論猶存焉公論猶存則天理未滅善惡之迹史猶得以直書而亂賊身無所容君道由是而可立矣春秋雖不作可也曰史記載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太子宜臼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與繒及西戎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于驪山下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朱子詩註亦據其說且云

春秋考

卷之一

三

隱元

宜曰之廢奔申正為即申共立宜曰張本也如此則申侯者主乎弑幽王之賊也宜曰在申而為弑君者所立難以言不聞乎故矣然而人亦不以為非焉烏得為公論猶存乎曰幽王之弑犬戎之所為耳犬戎國語註以為西戎之別名毛詩疏以為即昆夷今考西戎在今秦州之地而其別分為犬戎則常在秦隴之間遼岐之西犬戎連合西戎乃其族類耳何足怪乎若申則在南陽郡宛縣今南陽縣也繒則在沂州承縣今繒縣界也繒必越宋陳之界而後至申申必越許鄭之界而後至周又越都陽東得與戎會周雖失道侯廢猶存申侯豈能致繒之兵直越王都而往乎此理之所難通也况當幽

王之難扞艱平戎者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皆聖賢之徒其所施為必本天理豈有召戎弑王之賊不能致討而反助之以立其出乎意者幽王愛褒姒而廢太子宜曰乃其失道殺身之本故好事者遂附會其說而說者因以揚之水之詩為刺平王屯戍母家以見忘親釋怨之罪此皆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諸侯之立宜曰必以其為無罪而人心所不欲廢耳當時苟欲立賢又無其人可與而申侯且將挾奇貨以生亂則天命不得不於宜曰歸焉然以衛武公鄭武公相繼相之則周道未有不可興者惜乎平王不足與

春秋考

卷之一

四

隱元

有為也曰小弁之怨本於親親之仁克此心也可以為仁孝之主而何平王終不能入於善乎曰宜曰之廢不可謂無小弁之詩則未必其所作也朱子固已言之矣果有怨慕如此詩者則其良心真切擴充有基輔之以衛武公之德濟之以鄭武公之賢豈其終於不振邪故小弁但可以言放子之詩而不可以為宜曰之作也曰然則史記謂衛武公弑共伯而立晉文侯弑殤叔而立是豈賢人之所為乎曰此春秋時逆賊所為誣善之言將藉為口實以自文其奸乃邪說也烏足據哉夫武公之德不愧屋漏見於抑之詩

文侯之功克昭乃祖見於文侯之命聖人錄於詩書以垂訓後世豈其有此惡行乎雖改過遷善君子所予然身負大惡天地不容尚何以正己而率人乎聖人作春秋本為邪說之害正也而又存此說以惑人則將謂弑逆者皆可善其政教以自文乎知此然後知春秋託始隱公之意矣說者乃謂平王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適當隱公初年是以春秋始焉此未為得聖人之心也夫瀆禮亂倫誠亦三綱所係然不過君心昏而政治亂一念轉移事可立正所謂政不足與間也惟亂臣賊子能制其君死命而使之不

得有為篡弒相尋人莫知討則大惡肆行無所忌憚此則聖人之所深憂耳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一言以蔽之矣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建子之月也蓋自混沌初分陽生於子即復卦之初九正之本也天地之心於是始見所謂仁也剛浸而長至於三陽皆此仁之通暢也三陽皆仁則皆春也遠古之初必嘗以子為正矣其後聖人開物成務法欲宜民必即氣之已著民之易知者而制用焉是故氣之通也而萬物以生以長氣之閉也而

春秋私考

卷之一

五

隱元

萬物以收以藏如晝夜之道始於寅而終於申故出則作而入則息皆百姓之所日用而莫能違也於是順溫涼寒暑之節制作成詛易之宜而以寅卯辰之月為春巳午未之月為夏申酉戌之月為秋亥子丑之月為冬寅為孟春春為歲首蓋自堯舜以前率以此為正至夏后氏則因前古四時之政著以為今而世遂謂之夏時矣蓋建子之正天道也建寅之正人道也天人一理本無不通但語其宜民則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易知耳此夏正之所以為善也外此豈復別有一正哉故商人因之一無所改第以成湯得

天下之初偶以十二月為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為常期故遂用以為朝會行政之首月本亦順時為治用此以始事耳非為地關於丑而別為一正也武王之伐商也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柄謂建子月朔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即武成所謂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既戊午師逾孟津秦誓所謂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云云者也夫武王發兵之初不稱商祀而曰年不用商月而曰春曰一月又即舉王號誓師而武成亦載始告神之詞自稱

春秋私考

卷之一

六

隱元

有道周王發則當其時已稱王改正朔而大會諸侯矣亦以子月無妨於農功故後遂以為朝正之期其順時為治猶夫商也但商之時月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耳何以驗之蓋魯謂之春秋錯舉四時之首也則周人建子之月不為冬而為春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七八月者夏五六月也十一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則周月之次亦因時而遞改矣此豈武王周公有意於新民之耳目哉無亦推本陽生於子之意故氣之盛衰視夏常先兩月蓋

不待其著而察於微是或一道也然而溫涼寒暑之節作成訛易之宜萬世不可易者亦循商之無改於夏也是以民俗所由惟知夏正而天正義徵人所難曉雖賢士大夫亦不以周之改正為是也觀孔子答顏淵問為邦而曰行夏之時意可知矣若秦人以建亥為正而曰冬十月則本於鄒衍厭勝之術而非聖人順時為治之公心也其用夏時豈亦竊聞君子之餘論而不失先王之遺意者與故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如商月始丑然此事之無害於義者也至於時月則民俗所宜已安於夏弗改可也說春秋者以商秦

春秋私考 卷之一 七 隱元

為證謂周亦不改時月而孔子特假天時以立義則是陷聖人於賤好自專之罪其悖理甚矣又按黃震氏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若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夫謂孔子不改周制其說良是但以周實未嘗改天時而謂春王正月即為夏正之寅則有不通者以春秋考之凡魯公之改元即位皆起於正月是為周亦遵

用夏時矣人君之事孰有重於改元即位者而皆以夏正行之則商之嗣王祇見厥祖不必以十二月而十二月亦不必即稱元祀矣魯之元年起於正月雖非孔子所改其為周制可知又何必復以十一月為歲首受朝饗而存周正建子之名乎且桓八年十月之雨雪十四年正月與成元年二月之無冰定元年十月之隕霜殺菽皆以災異特書而必欲求合於夏時則其說祇多牽強耳○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天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程正叔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月者所

春秋私考 卷之一 八 隱元

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餘見三年春王二月下○按胡康侯謹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極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然隱公元年正月不書即位何邪無其事也無其事者即位於先君之年也春秋時凡先君歿而國內懼生變者則必有強力之家汲汲焉擁嗣君以先立乎其位故在先君之年



禮當稱子而即稱君以行事如宣公時齊頃公未逾年而稱侯成公時鄭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不待政元而即位之證也故齊履謙氏曰即位於歲前者四隱莊閔僖不書公即位者是也左氏不知此意遂謂隱公不書即位為攝夫隱兄也桓弟也桓有父命而後隱謂之攝既謂之攝則隱之即真為諸侯是篡也然春秋成隱為君而書其薨也不地以見其弑未嘗畧示以攝致死之詞則固以桓當大逆未見其有父命也隱烏得為攝哉位既非攝則必不肯讓苟其肯讓則何為而汲汲焉即位於先君之年哉蓋惠公元

春秋考 卷之一 九

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實攝內主而仲子班在聲子之下實未嘗為夫人也桓公雖勿必聲子所生當時以為貴隱公雖長必仲子所生當時以為卑故大臣之中有利於立桓者因起子以母貴之議非以仲子為貴也然諸大夫則以隱為長共扳立之而使速定其位故不待於逾年耳夫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聲子雖攝行內主之事其為妾一也母既為妾則子不得為嫡而隱公之立為得正矣後人妄以為攝蓋為桓公弑立文奸耳且又誤謂聲子為隱母仲子為桓母而其說益不通矣然則左氏所傳不足信乎左

氏輕聽失真妄增已見若此類者亦多矣如邾儀父則以臣為君尹氏則以男為女州吁則以為陳桓公所討子般則以為圍人犖所賊城楚丘本魯僖公備戎之事而以為齊桓封衛殺懷公本晉惠公篡卓之謀而以為重耳弑圍魯襄宣公之子也而以為孫穆姜成公之妻也而以為母至於周王則列莊頃之名鄭君則序壘儀之世皆於經無所見而可疑者也苟不揆諸義理幾何而不畔經也邪及考穀梁乃謂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在當時所傳已不的矣何必悉據傳文乎餘見五年考仲子之官下

春秋考 卷之一 十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者兩相欲之詞而以公及之則以內外別實主也孔穎達氏曰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詳見二年及戎盟唐下○邾曹姓出自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國先儒以為魯之附庸非也蓋邾之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里

春秋考

卷之一

十一

隱元

年

當嶧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遠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大約縱廣五十餘里西自訾婁以至沂西即今濟寧州東至沂州西之境大約橫長三百里杜元凱曰茂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今按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卞即今泗水縣方與即今魚臺縣也蓋泗水下流之東即公丘廢縣為古滕子國而滕之東北為今滕縣其東南近嶧縣者為邾城即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自此以北至卞南其中間有濼濼等邑皆邾地也不為不廣矣而况入春秋以來盟魯伐宋如敵國然又自莊十六年邾子克卒後始終稱子烏得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哉意必小邾嘗附庸於魯而遂誤加於邾耳儀氏徐大夫有儀楚陳大夫有儀行父皆以儀為氏者也父名魯有季孫行父公孫歸父宋有孔父晉有平鄭父箕鄭父胥甲父荀林父衛有孫林父陳有儀行父皆以父為名者也稱氏稱名者卿也邾本小國君宜親行或是時邾子克尚幼故使卿出攝耳○盟者歃血詔神之名孔穎達氏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盤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

春秋考

卷之一

十一

隱元

年

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今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今按小雅何人斯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謂犬豕雞也左傳載鄭伯使卒出殽行出犬雞則三物隨所取用惟君盟用牛故云割牛耳也亦有臨時為盟不必用牲者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各隨事之大小緩急以為用耳○邾在魯南常以國小見侮者也今隱公之立諸大夫所振猶懼國人之貳於桓也故急於睦鄰與邾結信汪克寬氏曰諸侯相仇怨不得已而為盟以結之是言衰世之事也故雖儀父以臣盟君亦不以為嫌焉然不能用賢圖治厚本息民則屈己交鄰亦末務耳餘見三年盟石門八年盟瓦屋下○盟以信為本盟而不信何貴於盟凡不信而盟者春秋之所惡也胡康侯曰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死也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哉義又附見六年盟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國伯爵謂莊公寤生也鄭本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虢鄭之間死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鄆都焉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為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史記以為桓公懼王室多難將逃死雒東虢鄭之君見其用車分獻十邑則桓公賢君也豈其懷二心而先謀自利邪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內而鄆都之遷

春秋考

卷之一

三

元

則因祺有功而徙封也然則所取虢鄭之地蓋當辟已滅之國而周以與武公耳武公卒而子莊公立二十二年始入春秋按周封同姓多在武王成王之世蓋立國之初大封諸父昆弟蕃衛王室列為五等以差功德雖其不肖亦弗棄焉故管蔡霍叔皆得與封此即虞舜封象之意所以重親親也然必創業之王乃有此制至於繼世必擇其有功德者而後封之如鄭伯友是也其他無功德者則分之畿內采地而已豈能盡授以國故周之諸侯自武王成王以下鄭伯友之外未見有封焉蓋分封既定國各有君若後王

子弟人人得封則壤地有限而懿親無窮豈先王繼父行遠之道哉故鄭伯友之封論功德也非以懿親也○克勝也段莊公母弟也鄆鄭邑即鄆陵也漢置縣屬潁川郡今屬開封府故城今在縣西北○段本居京京在今鄭州滎陽縣本鄭大邑也而段又以多才不義其為逆謀勢所必至今段不書叛鄆不書圍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詳矣然謂之克則見段強得衆勢不可當雖入於鄆非山谷可依之地亦待父而後克耳故段不稱弟謂已絕於屬籍以罪討也齊履謙氏以為討賊辭是也段既得罪於國則宜稱

春秋考

卷之一

南

元

國以討矣而專目鄭伯責在伯也段之惡莊公養成之也胡康侯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又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馬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是時平王在位四十九年矣春秋繫王於天者以王者法天所賞則天命所刑則天討故王命行於諸侯皆稱之為天此諸侯尊之之辭也若恒稱則但曰王而已○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宰冢宰也咺名也以春秋之例考之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書名中士下士書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五

隱元

人魯史何所據而知其為誰哉不過因天王之命辭耳咺既為宰何以名之蓋本小臣有寵於王使攝冢宰以行而其本職則實元士也故當時猶以名稱耳何以知其非實為宰邪蓋春秋於三公則稱公如州公祭公周公之類六卿則稱爵如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之類以三公兼冢宰其任重職專則繫之官如宰周公之類未有稱其名者宰而稱名不合於當時書六卿之例矣若以為春秋特致貶辭則又若聖人有所作意者豈性命之文哉故咺之稱名不過本其恒稱之實而平王暱私人輕冢宰之意於此見矣餘見

桓四年宰糾來聘下○按舊說上士中士書名下士

書人而今以中士夷於下士不得同於上士書名之列何歟考之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不連中士而禮家以中士下士同為官師則中士固當與下士同稱而不得與上士同等也說者特以襄十五左氏謂劉夏為官師而經書名蓋以夏為中士也因謂中士亦當稱名與上士同耳殊不知劉夏書名下與稱王人者異此經文也至以為官師何所取證而遂以中士遷就書名之例子○惠公隱公之父也仲字子宋姓惠公之妾未嘗以為夫人者也胡康侯曰存則以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六

隱元

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氏者妾也○單馬曰賵所以助葬也云惠公仲子者公羊子曰兼之也是時尹氏專政賄賂公行隱公以母仲子位賤而人卑其身故以賂求寵而得兼賵馬雖為仲子而發不可不先惠公耳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餘見文九年秦人歸棧下夫惠公仲子之葬久矣贈死不及尸此何禮乎○趙伯循曰天子而賵妾母是啓僭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子姓公爵國武王時封紂叔父微子于商丘之墟

以奉湯祀其地漢為梁國睢陽縣今開封府歸德州也傳十君而為戴公戴公子武公武公子宣公宣公立其弟穆公穆公七年始入春秋○內稱及外稱人而不名非大夫也列國唯大夫登名於史策自元士以下皆微者也○宿小國男爵左氏以為風姓而漢志云任姓者非也在今直隸鳳陽府宿州詳見莊十年宋人遷宿下○其地以國宿亦與馬孔穎達氏曰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僖二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一

七

隱元

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也○宿近於宋而遠於魯微者盟於遠地欲密其迹耳是時齊鄭合黨而魯有內憂故及宋盟以結鄰援亦盟蔑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內舊說地近管城即今開封府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其後因為氏齊履謙氏曰祭本封絕滅世仕王朝食采畿內此雖臆度之說亦以管城本畿外侯封故耳然則管城之

祭其說亦或有所附會歟伯字天子之大夫也杜元凱曰祭伯諸侯為王卿士祭國伯爵則非矣蓋畿內之地先王不以封諸侯禮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謂采地耳惟三公則稱公如州公祭公周公之類以其上保王躬以至公為德者也卿士則稱子如蘇子尹子劉子單子之類以其下親民事以子養為德者也故特加此二爵以示重公卿之意然亦宜似外諸侯之世襲哉若侯伯之爵畿內未嘗備封故祭伯尼伯毛伯召伯之稱伯皆畿內大夫之字非爵也畿內諸侯稱子之說詳見文十年及蘇子監女栗下○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一

七

隱元

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祭伯之來非朝也假以與魯同出周公而私交耳是時尹氏執政故王臣來魯最多本欲需求厚贈也而王室自此日卑矣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書公子例見八年無駭卒及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不書官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不書日書卒例見宣五年得臣卒下

二年庚申

春公會戎于潛

杜元凱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按濟陽舊城在交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夫戎昆吾之後姓已故漢於其地置已氏縣故城亦在今曹縣南五十里其南則近宋而與湯及伊尹冢相鄰矣戎本別在夷狄而得居中國者蓋其醜類既繁養將不贍知中國有聖人則歸化而仰給焉王者之德溥博如天施及蠻貊不以其非類而棄之也則處之隙地一視同仁此天地無不覆載之恩也故魯西南之戎本緣殷世安插降夷使觀王化而居於

春秋考

卷之一

九

隱二

朝

此耳其後王道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為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嘗殄滅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且隱公之立懼國人有貳於桓欲結鄰援故既盟邾宋而遂與戎會也屈體交夷莫能制馭雖非君道之正要亦不得已而為之耳○夷狄舉號別中國也夫謂之夷則分無上下尊卑兵無部伍行列欺詐比於盜賊貪殘類於豺狼無復中國禮義之等威則直舉其號或曰戎或曰姜戎或曰茅戎或曰狄或曰赤狄或曰白狄或曰淮夷而已然有中國諸侯而亦以號舉者同一狄

之也而等微異焉蓋荆吳於越則國當蠻服族染腥

汗而變於夷者也秦晉鄭徐則國本侯封兵無統紀而同於夷者也同於夷者偶行狄道耳未至變於夷也變於夷者又遠華風耳未至純於夷也故當其禮從中國則稱人稱爵如其常矣惟純於夷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禮義無可言者卒一夷狄而已惟其時或進於中國而等威有別則亦稱人稱爵以中國待之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得失存乎其事者也聖人奚容心哉或曰秦晉鄭徐之舉號蓋闕文是亦一說也○潛魯地蓋在南鄙近戎者

春秋考

卷之一

三

隱二

朝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駁帥師入極  
莒子爵國已姓鄭語以為曹姓漢志以為嬴姓未知孰是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平公始見春秋○向杜元凱曰姜姓小國炎帝後但以爲醜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則非矣蓋龍亢城在今鳳陽府淮遠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則去莒甚遠非莒所利之國耳詳見襄十四年會吳子向下一統志云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者也其地鄰於莒魯而叛服不常觀桓十六年城向則此時蓋服

魯而為莒所怒也○極杜元凱曰附庸小國今按魯  
未有此附庸因莒人入向而遂入極得非莒之附庸  
歟觀左傳載費公父勝之事則費在魯之東鄙信  
乎其近於莒矣或曰極古劇字通晉東莞郡有劇縣  
本紀故封及紀遷北海而以其地為莒附庸國今直  
隸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北七十五里有紀鄆城杜元  
凱以為莒邑是也蓋當莒州沂水縣之南界豈即其  
地歟詳見冬伯姬歸紀下○莒稱人微者也無駭魯  
大夫也其書帥師用太衆也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  
師君重於師也大夫將則稱帥師與大夫敵也將

春秋考

卷之一

廿

隱二

解

尊師少稱將不稱帥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卑師  
少稱入趙汾氏曰將尊師少言將尊師衆言某帥  
師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策書之法通内外言  
之惟將卑師少稱入外與內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  
言其入故內微者不言將或曰人者從畧之恒詞也  
凡史失其名者則通乎上下恒以人稱閔僖以前世  
遠傳疑尤多闕畧如用兵大事也他國豈無使大夫  
者而皆不登其名惟魯則無駭肇溺慶父單伯公孫  
茲公孫敖公子遂獨詳書之故稱人者畧詞也此說  
似矣然以例推之則但可言於外事若魯與焉雖外

事亦宜有傳如臺會伐宋而齊鄭稱人公孫茲會伐  
陳而齊宋衛鄭許曹稱人至文宣以後如此類者尤  
多向使外國果有大夫在遣魯人豈有不知哉且齊  
桓之時則自北杏伐宋之後二十年間兵止稱人豈  
以霸者遣大夫為將而亦盡不知其主名也竊意傳  
聞失實畧以人稱者容或有之而大義則主乎微者  
矣故微者稱人之說當為正例雖春秋之初魯大夫  
侵伐稱名而他國皆稱人似有可疑然其事猶得而  
解也辨已見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下矣○  
無駭不書族未為卿也例見八年無駭卒下○造其

春秋考

卷之一

廿

隱二

解

國都曰入莒本利向故入其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左氏所謂向莒不安莒而歸事實不必論其有無也  
但莒人入向而無駭入極則俱逞忿之兵耳程正叔  
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  
相征伐與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書入其國也侵  
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胡康侯曰非王命而  
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  
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呂  
大圭氏曰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  
自柔始自無駭率師而後有臺有公子慶父公子友

公孫茲公孫教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  
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  
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教季孫行父公子遂臧  
孫許仲孫蔑仲孫穰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日者約日而往有定期者也例見三年葬宋穆公  
下○唐魯地後漢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杜元凱  
曰在西南按方與即今兗州府魚臺縣也蓋在戎北  
界之地○春既與戎會矣此何以復及戎盟懼其有

春秋私考

卷之十

莒

隱二

高

所不協也蓋會者所以決疑也盟者所以固信也春  
秋諸侯因人事之有疑而後有會會則謀卻地以合  
好慮人心之不信而後有盟盟則歃牲血以詔神心  
相信則無待於盟矣事不疑則無待於會矣子太叔  
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也故有會而不盟者有  
盟而不會者有會而又盟者會而又決則又有不  
同日而盟者會盟雖皆所以脩睦而實二事也故魯  
往會則但稱會議未定而彼此相見之辭也曾往盟  
則稱及議已定而彼此相欲之辭也齊屨蕪氏所謂  
單盟曰及會而後盟曰會是已然皆以會為主者重

內也侵伐圍入戰救平城狩遇而書會書及者義亦  
如之會王世子則及以會者會王世子則諸侯不敢  
先定議也故以諸侯相欲之辭言之會吳則會以會  
者諸侯既為會而後會吳先吳以定議也其事固不  
同矣會葬亦諸侯相見之禮而合好之事也故亦謂  
之會餘見元年盟蔑下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後漢志北海劇縣有紀亭  
古紀國鄭漁仲曰紀訛為劇在青州臨朐縣東壽光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莒

隱二

高

縣西今一統志青州府壽光縣西三十里有紀城是  
也杜元凱以東莞劇縣為紀所自出之地則指贛榆  
之紀鄆城也其地尚在莒南去壽光約七百里非連  
界者也豈紀先封在東莞之劇後以其地別為一附  
庸國而遷紀於壽光之地邪○不稱使公羊以為昏  
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紀有母而母不通也及  
宋使公孫壽納幣則又附為宋公有母之說所謂求  
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夫人君為宗廟社稷之  
主可以親迎則亦可以遣幣但以先人之禮行之而  
已况婦人無外事而夫死從子豈以有母而遂不為



主乎故趙伯循深辨公羊之妄而引祭統國君取夫  
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為證則固以為君所使矣但  
亦未得春秋不稱使之本意耳然則在王朝不稱使  
者非王命也列國不稱使者邦交之常也而宋公之  
稱使則非常矣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不  
○人君親迎但得出至界上逾境則使卿可矣履綸  
登名於史冊則大夫也小國之卿或有不備使大夫  
逆女未為失禮外大夫逆女未有書者履綸何以書  
乎履綸者紀之權臣也專執國命故來逆女而遂以  
至其國不待其君之出逆焉如公子遂叔孫僑如之

春秋考

卷之十一

荃

隱二

字

以夫人也故杞伯姬之歸杞鄆季姬之歸鄆宋伯姬  
之歸宋皆但書歸見其非從逆者而歸也若紀伯姬  
則因履綸以歸紀豈非義繫於履綸哉政在權臣不  
由君制而紀所由以亡矣故外逆女恒不書必權臣  
專制而後書公羊以為譏不親迎者意亦近之而未  
究其義也程正叔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  
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  
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  
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伯姬者惠公之  
女也○書逆女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紀近於齊為  
其所迫而於莒有唇齒之勢故相要盟蓋衰世不得  
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  
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密在今  
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即高密  
縣北界地蓋本紀邑故與紀境相連後為齊有而封  
晏平仲於此杜元凱以為莒邑失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

春秋考

卷之十一

荃

隱二

字

葬夫人之義從夫者也范甯氏曰婦人無外事薨有  
常處故不書地程正叔曰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  
之胡康侯曰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  
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夫人先夫卒  
則無謚義見莊二十二年葬文姜下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也衛本  
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  
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盡有三監  
之地耳史記世家乃謂成王伐殷以武庚餘民封康

叔居故商墟則不知康叔之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辯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氏曰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當為衛始封朝歌之東矣啖趙纂例及鄭漁仲通志皆本史記為說不亦誤乎康叔至桓公完十二君此年實桓公之十四年也○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夫伐國取邑事之大者若果有之春秋何以不書左氏之說不足深據也蓋鄭在河南衛在河北壤地相連忿爭日有奚必討滑之亂哉書此但以見鄭人

春秋考

卷之一

七

隱二

言

擅兵伐國恣行強暴耳衛不書戰或陳詞以師之或完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陸淳氏曰主人不出戰客軍殺人掠物而還此說得之程正叔以為衛服亦未必然也○胡康侯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縲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又曰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

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入不意兵法所謂奇也今按悉虜而俘之曰取是言取師非取國邑也詳見四年伐杞取牟婁下能左右之曰以本左氏說於例難通詳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下大抵侵伐之類皆當時實事也春秋據實而書有不可得而增損焉者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不幾於沒其實乎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此說似是然惟滅不言入一言可以明例若戰因於伐則當先言伐矣圍因於戰則當先言戰矣入因於圍則當先言圍矣故書

春秋考

卷之一

七

隱二

言

春秋私考卷之一

終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二

起辛酉隱公三年

盡甲子隱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三年醉

春王二月

春秋書王所以大一統也歲首之二月始見者必一書王以示義若事不可以的月書而以春繫事者其下雖有二月三月再見則月在事後與時相離於文不屬不可復繫之王矣蓋時天時也月王月也王者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

一

隱三

以德行仁則以月行今義繫於月故因月以發其意耳文不必強同也○汪克寬氏曰春秋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皆於歲首繫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春過每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也

己巳日有食之

胡康侯曰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朱仲晦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遂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

二

隱三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竊意上古陽盛日恒不食故一食即為大變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止三十六食則其時猶有不食之日也公羊子曰記異也其以此歟○胡康侯曰言

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此說本於穀梁大抵謂司歷失之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公羊子曰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此說是已但穀梁之說惟以言日言朔為正朔者得之餘皆有不通者言朔則必是合朔之日不可以為明日而言既朔也言日必蒙本月不可以為前月之晦夜食不足為異經必不書苟朝日而見其未復則已

春秋考

卷之二

三

隱三

在既朔矣何必又起一例邪夫經中言朔不言日者惟桓十年十月一食耳以杜元凱長歷推之則此月之朔乃庚午也朔有定日而不言此必其闕文矣若言日而不言朔者直謂此月之日但司歷不以為朔耳趙汭氏曰食在朔後何休氏曰謂二日食是也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則亦司歷失推而以晦日食也蓋言日則似前月言朔則似後月故直以畧辭書使若不知何日食者然以明非正也及考不言日不言朔者惟莊十八年僖十五年二食而杜元凱長歷皆以為不入食限亦宜乎司歷之失於推步而朔在於晦

則前月大盡之差無可諉矣然自文以後日食無不書日自襄以後無不書朔日者豈獨所聞異辭哉趙汭氏以為周歷交朔之法東遷以後失之至是而月之大小乃得其度此足以補前說之不備矣由是觀之日食雖有常度然有不入食限而食者則又卒然之變也此歷法所以難得其精而古人所以貴於隨時考驗歟餘見襄二十四年八月日食下○曆與通周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史記曰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崩者上墜之形天王崩

春秋考

卷之二

四

隱三

書日計也凡天王崩未有不計於諸侯者蓋合禘賵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於送葬則天子當以禮待賓客而無所利焉者也故賵賵之禮至則雖微者弔喪而亦不之校惟其先至則遂辭會葬而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志崩不志葬也若及葬期而賵賵之禮始至則遂會葬此所以志葬也志葬者非既奔喪而又會葬也禮亦畧矣而周人所重惟在于貨財耳不然豈能免於武氏之求賵毛伯之求金哉觀求賵求金之書則知魯之弔使不至矣大抵周自平王東遷以來朝覲獄訟貢賦不歸京師諸侯

春秋考

卷之二

五

隱三

所以事天子者唯弔喪送葬之禮猶未盡廢雖諸侯不親往亦必使人代之豈有全不奔喪會葬之禮哉何以驗之齊桓方盛義主尊周而惠王之崩在僖八年齊桓豈不知以義率諸侯使之盡奔喪會葬之禮哉然而經不書葬則以周人利於賄賂之不闕而憚於賓客之重煩故齊桓姑仍故事以順物情而魯人弔禮亦先葬期而至耳夫諸侯因陋就簡足以見其不恭然非周人自弱則亦豈至此哉又按史稱桓王之子莊王莊王之子僖王襄王之子頃王此三王者皆不志崩先儒以為王室不告於理不通王崩天下

之大事諸侯之國豈有不知是不待計告而後書者而况天王之喪周所利計至以莊僖頃之世考之王室皆無大亂又安得而不計然則此三王者實未嘗立而以嗣王故追稱之耳史氏序於為君之世次則夫之矣餘見莊三年葬桓王及文十四年春下○胡康侯曰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不書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本尹吉甫之後食采於尹因以為氏詳見昭二十

春秋考

卷之三

六

隱三

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下以其世為天子卿士其族黨眾盛而時以氏稱之故曰尹氏左氏作君氏謂為隱母聲子是目之以婦人也則啖叔佐既辯其非矣○卒稱辛卯則計有的日矣然氏豈可以自計於諸侯之辭哉蓋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懼魯失禮而為之計也雖因時所稱謂之尹氏而世卿權勢之盛因可見矣書而不削者魯往弔也蓋其後嗣方隆禮不敢慢是為生而弔豈為哭死哉隱公媚於權勢非禮義之交亦可見矣○薛季宣氏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有世祿而無世官尹氏則世官矣王臣不卒尹氏之卒因計而記王官之世也餘見文三年王子虎卒下○曰家父所刺尹氏其即此人歟曰非也家父此時尚未出仕蓋當桓公末年正指其後嗣繼世卿而秉國鈞者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稱氏世官之族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與徵者名不登於史策義同義見桓五年仍叔子聘下○賻助也所以助生送死之禮也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天王之崩繼以尹氏之卒魯於尹氏必不敢慢則於天王豈有不弔之禮蓋魯使稍遲賻又不至故周人特遺

武氏子來求也○胡康侯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餘見文九年毛伯求金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

春秋考

卷之三

七

隱三

音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棄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今按與夷者穆公允宣公之子即殤公也觀穆公屬國之言必知殤公德薄故也故後殤公卒以子馮在鄭交爭致弑則穆公處馮亦不能善其後矣大抵馮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要之與夷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出居其國耳世有鄭莊何亂不長陳傅良氏謂罪莫甚於鄭莊齊履謙

氏謂春秋之初鄭為亂階皆有識之言也故論宋事者當歸惡於鄭莊云餘見桓二年督弑與夷下○胡康侯曰外諸侯卒聖人存而不削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書卒者紀死之常也春秋中惟天王書崩魯君書薨而記禮者因為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若有等差然者殊不知崩薨之名乃臣子尊稱之辭其稱鄰國之君與本國異矣蓋古人以死為終事故卒者通於天下之恒稱也雖王之次嫡如

春秋考

卷之三

八

隱三

音

王子猛貴卿如尹氏春秋書之不過曰卒而已則於外諸侯豈得以臣子辭書哉胡康侯乃謂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其國而上不請命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則例有不可通者矣○卒書日計也公羊傳有此說引在後葬宋穆公下餘例見七年滕侯卒下書名例見八年宿男卒下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侯者僖公祿父也齊姜姓侯爵國出自四母其初本為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為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

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北直  
齊城是也又六傳重信公魯隱公之三年信公之十  
一年也齊遷臨菑事見史記而前漢志註引臣瓚曰  
營立即臨菑也其說與史記不同然考之詩宣王時  
仲山甫徂齊而曰城彼東方疑即遷臨菑事也要之  
史記為是但以徙治臨菑為夷王時事或未得實耳  
○石門齊地水經註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  
故石門按盧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  
里則石門當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也○孔  
穎達氏曰天子巡狩諸侯送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

春秋考

卷之二

九

王室是當方諸侯同有方獄之盟也胡康侯曰周官  
有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  
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也蓋惟天子合諸侯  
使之講信脩睦乃有此二者諸侯共盟之禮雖鄰壤  
猶不得越境為盟况遠國乎齊在東海之濱鄭近王  
都之內相距千四百餘里非有疆場不得已之事何  
所不協而為盟乎蓋春秋之初齊僖爭長於東方鄭  
莊假威於王室皆一時之英雄也而鄭莊為尤然而  
宋魯二大國介居其間自相為黨則齊鄭不能獨恣  
耳故莊公親履齊地而要盟齊尊故尊為主見莊

公之茲謀也齊鄭合而天下自此多故矣故凡盟會  
之常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李廉氏曰鄭莊  
以小人之雄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  
無間而入於是黨齊而離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  
黨之始而實齊霸之權輿也王霸消長之機不在茲  
乎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書日知其日而往者也古者諸侯五月而葬此  
天下之定期故葬未有計者也公羊子曰卒何以日  
而葬不日卒訃而葬不告是已先知其日如期而往

春秋考

卷之二

十

者則書日往而待期未踰月者則書月待久而踰月  
者則書時故以事繫日事以日成者也歷日而後成  
則不可以定日言矣踰月而後成則不可以定月言  
矣又有事本有期而傳聞失實則有無從得其日月  
者此皆策書常體他可以類推也○外諸侯書葬皆  
魯往會者也然於大國或急其禮於小國或弱其君  
魯無往會之事則不書葬矣惟成十年親送晉景公  
之葬襄二十九年親送楚康王之葬皆不書葬者義  
見本條餘見七年滕侯卒下胡康侯曰外諸侯葬其  
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傳稱諸侯

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  
同之好其歿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外  
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

四年姪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當作紀隱桓之編多有誤紀為杞者說見桓三年  
杞侯來朝之下矣牟婁紀邑按後漢志北海郡平昌  
有婁鄉其地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南界  
乎莒者也杜元凱誤信其為杞事而不察杞都雍丘  
距牟婁甚遠安得有邑於此乎由一字之誤因謂杞

春秋考

卷之二

十一 隱四

高

併淳于而遷都焉夫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  
之南界也得無因此而通誤為杞邪若果杞遷於此  
則猶遷緣陵之不便也而謂有此事乎杜元凱詳於  
考地而猶失所傳徒滋人惑耳盡信書不如無書諒  
哉餘詳見傳十四年城緣陵及昭五年莒牟夷以牟  
婁來奔下○胡康侯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  
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  
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今  
按莒與紀鄰嘗同盟密不能同惡相恤反暴虐之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如此寡弱之國何所賴乎李廉氏

曰取字例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莒是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郟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  
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愚謂  
收奪與得非其有義皆可通惟悉虜而俘則但可言  
於取師耳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衛莊公之庶子桓公完之弟也不稱公子未為  
卿也其登名於策史已為大夫也例見昭八年陳侯  
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夫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州吁未為卿而能弑君者以其有寵好兵而

春秋考

卷之二

十二 隱四

高

莊公弗禁則權勢已成矣及嗣君稍有所絀安能無  
怨望哉其弑桓公而代立有由然矣程正叔曰自古  
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  
為然而奉之况寵之太過而任之太重乎春秋書此  
所以為後世之深戒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相見之名啖叔佐曰古者邂逅相遇簡  
畧而行蓋其為禮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也春秋  
書遇皆私為之約特簡其禮耳宋殤公初立以弟馮  
在鄭之故懼鄭挾以為亂也而與魯合黨將致衛以



伐之幸於州吁弒逆易得其從故同履其地陽若偶  
遇者蓋欲密其迹耳其實陰與州吁謀焉說之脩先  
君之怨以和民定位而伐鄭之兵自此發矣弒君之  
賊不能致討反與為黨以濟己私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乎○趙伯循曰凡會遇諸侯之  
事也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讎矣○清衛地按水經  
註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今淇縣界  
清水合淇水入衛河之南近牧野處即其地也蓋在  
衛南而近於鄭切於謀衛以伐鄭者也杜元凱以東  
阿縣清其當之則其地屬齊無預於衛矣

春秋考

卷之二

十一

隱四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媯姓侯爵國虞舜之後武王封其裔孫滿於陳是  
為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為宛丘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是也傳十君而至桓公鮑蔡姬姓侯爵國出自文王  
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  
為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  
其地也傳九君而至宣公考父陳桓公之二十六年  
蔡宣公之三十二年皆隱之四年也衛人者即擊鼓  
詩所謂孫子仲也孫氏裔出武公子仲時猶未為大  
夫而其師又少故稱人小序以為公孫文仲則非矣

然則州吁何以不親行乎方以弒立人心未和故不  
敢遠去其國也會不同行者欲使為後應耳○鄭在  
春秋之初挾強恃詐而黨齊為諸侯害陳蔡衛者皆  
地與鄭鄰而畏其凌虐者也宋殤公以弟馮在鄭鄭  
欲納之故為謀主而與陳蔡衛伐之合黨脩怨之兵  
也而衛有弒君之惡亦弗論焉據實直書罪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考

卷之二

十四

隱四

翬蓋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諸侯之子不稱公子  
未為卿也及進而為貴戚之卿始稱公子矣翬於隱  
公時止為大夫故稱名桓公時為卿然後稱公子例  
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隱公不能自斷專  
以兵權授人而卒為翬所弒蓋於此已不能早辨矣  
○翬之會代再序四國左氏以為諸侯復伐鄭是也  
蓋四國伐鄭更夏一時可謂久矣而鄭人不服故秋  
復要魯而伐之否則一事再見當如單伯會伐宋之  
例而四國必不重序矣伐而又伐報怨勞民宋殤首  
惡之罪可勝誅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凡稱人皆微者蓋未為大夫則名姓不登於史冊耳  
然有以衆辭言者兵與則將單師少之謂也國亂則

群小專行之謂也以其名賤則亦均為微者而已殺州吁稱人衆辭謂殺之者衆也公羊以為討賊之辭則過許矣春秋之時弑君之賊人無有以為非者此孔子所以懼也若果石碯能伸討賊之義則空谷之足音也其人雖微亦當特著其名以旌善如紀叔姬以賢得書之例不得繫以衆人之常辭目之也況其大夫之告老者乎此與昭十三年楚棄疾殺公子比書法當互觀然則州吁孰殺之邪蓋州吁阻兵安忍虐用其民觀擊鼓之詩可見矣人心離怨不以為君故衆亂而殺之蓋即從孫子仲南行之兵所為也凡

春秋考

卷二十一

十五

隱四

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為主者特所重在亂故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州吁雖衆亂殺之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泯而猶知所惡也稱人以殺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州吁不成乎君者故但書名弑君之賊宜乎人之不以為君也而春秋討賊之意已寓其間矣春秋中凡逆賊見殺已絕於國屬者皆止書名段糾無知徵舒孳盈良霄之類是也例併見殺公子御寇下○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鄆皆衛地也杜元凱於宛濮

註云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以水經考之其水蓋流經鄆城雷澤鄆鄆之地以東合於濟者也詳見五年衛師入郟下左氏附會州吁朝陳之說而賈逵氏因以為陳地索隱於史記衛世家已辯其非矣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為宣公書名者晉未為卿爭國之辭也衛自州吁見殺至是逾三月矣莊姜在內大臣無權議立嗣君久猶未定豈以晉本淫人不欲使君國乎晉見其遲疑如此必陰結國人而衆共立之既殺州吁又專立晉則衛國之權盡

春秋考

卷二十一

十六

隱四

移於下矣此與唐藩鎮擅立節度使無異故立君未有書者特書衛人立晉以見國人擅置其君自此始也為世道計者豈可以忽而不圖哉然州吁弑君衛人為亂而王朝不問逆黨無所懲焉此周政之所以不綱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五年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魚與魚同觀取魚以為樂也○棠魯地杜元凱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觀魚臺今為魚臺縣地○古之人有臺池鳥獸未嘗不遊觀也然必與民偕樂出

無非事必有所補助夏諺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也今至於棠則遠出國都矣  
以之省耕省斂可也而曰觀魚則見其為魚而出非  
為民也夫取魚漁師之事耳國君而觀魚不亦慢遊  
乎○觀魚書公與桓四年公狩于郎義同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陸淳氏曰侯伯子  
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  
王所賜也程正叔曰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  
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於婦人之手魯子

春秋考

卷之二

十七

隱五

易簣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  
肯為乎胡康侯曰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  
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  
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  
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汪克寬氏曰先王  
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  
其歿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  
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今按  
古無謚法至周始有之蓋周公相武王立此法以示  
勸懲文亦密矣然禮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大夫之

謚請於諸侯諸侯之謚請於天子是勸懲之權制於  
上也使由臣子其心豈忍以惡謚加之君父哉乃謂  
死而以美謚謚君為知忠孝者不肯為豈人情乎惟  
天子至尊無與制者謚禮則舉於臣子但先王之法  
本合天下之公而以天命行之故天子稱天以誅臣  
子率由舊章不敢私焉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正為此耳此武王周公所以警後世為不  
善者之大義也世之衰也諸侯死不請謚而天子亦  
不知畏天守法則無怪乎其加溢美之稱矣鄭漁仲  
於此亦知人情有所不安而盡謂惡謚非所以加君

春秋考

卷之二

十八

隱五

父如此則謚法無所關於勸懲而秦始皇之除謚法  
不為過矣不亦失周公立法之本意乎  
秋衛師入郕  
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在濮州雷  
澤東南按濮州即古鄆城也其北為衛地雷澤在今  
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即漢濟陰郡城陽縣故城西  
北今濮州南七十里古曹地也其東為漢東郡廩丘  
縣廩丘南三十里為郕廩丘東八十里為鄆鄆東北  
即濮州范縣界莊公築秦臺在其西北皆魯濟西田  
近地也自雷澤以至范縣皆濮水所經以合濟水枝

渠之處也。邲以小國居魯衛之間，其母見陵於二國也。有以哉？邲衛之與國，其見入也，必於宣公之立有所不服焉。耳左氏謂邲人侵衛，未見其然也。胡康侯曰：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邲者，其暴也。

###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者，惠公之妾，隱公之母也。觀考宮之事，則隱母可知。先儒以為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前既辯其非矣。果如舊說，則隱公何為舍其母而為桓母立宮？

### 春秋考

#### 卷之二

十九

隱五

乎且仲子單舉姓氏，則魯人實未嘗成之為夫人也。又何由得起為桓祭母之義乎？以隱公平生事實考之，始則屈身以交鄰，終則用兵以克敵，亦武畧之君也。心多猜忌，或宜有之，未必全無智慮者也。特立一宮祀其弟母，以長邪心，何其迂且愚也。故立宮者，隱公自為其母而非為桓也。○考者始成而祀也。古者重嫡妾之分，故於妾母其禮甚畧。左氏所謂不祔於姑者，禮之正也。雜記云：主妾之喪，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謂攝女君之妾而子未及乎為君者，則為壇祭之也。若子既為君，則常有祭所，竊意藏主

之處宜在別室，不但為壇一祭而已。隱公自以母賤望輕，特欲隆重，而春秋之初尚疑有過，故遲遲五載始別立宮。此蓋有子則廟之意，而未敢遽尊為夫人也。禮雖未之有不亦可以義起乎？故凡立宮非禮者，皆曰立。如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是也。此不言立者，以其得變禮耳。言考則已見其為新立矣。然則桓公在位，何以不為其母立宮歟？必以別宮為常矣。或隱母遷而桓母祀也。故穀梁子曰：禮廢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氏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亦曰：慈母與妾母不

### 春秋考

#### 卷之二

二十

隱五

世祭然，妾母之祭似亦宜從親盡而止。故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是妾祖姑，以上猶有祭也。而禮以為子死則廢者，豈緣隱母子弑廢祭而後儒傳聞邪說誤著為定禮邪？要之桓公傳世不絕者，其母之祭豈必止於孫哉？然則桓母卒葬當從有子則廟之例，何以不書乎？必其喪在子未為君之世故耳。○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仲子別宮本以義起，何以書乎？此志禮之變也。程正叔曰：書考仲子之宮，聖人之意又在下旬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矣。

初獻六羽

左氏傳曰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康侯曰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今按干羽之舞始於有虞蓋伯禹征苗不服而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也故即軍中之器而教之養德干盾也羽翳也干所以扞羽所以麾皆以此習兵使養性情也後世以舜樂盡善遂因之以爲常舞爾雅釋言曰翳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蓋即謂翟本折其羽而注之旗竿之首者

春秋考

卷之二

二十一 隱五

也但舞者執旗則重而難舉故取羽以舞而意則欲其指麾進退不失節耳舞羽必執籥者吹之以起舞也凡舞必先羽而用籥所謂始奏以文也及執干戚者繼進則謂之復亂以武矣此舞干羽之本意也而用羽以祀仲子宣亦魯人以義起耶○程正叔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

邾人鄭人伐宋

胡康侯曰主兵者邾也故雖小國而序乎鄭之上

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

主者先因事之變也○邾本小國素畏魯強是時魯宋爲黨邾豈敢首謀伐宋以惡魯乎蓋鄭莊奸推挑邾讐宋而推以爲主耳夫疆場之事何國蔑有苟曉知其故而激怒焉且任爲之輔非能自量力者不能無動况鄭莊虛聲足以鼓衆邾人喜於尊己安得不爲其所愚哉此可見鄭莊之奸計矣何以知其然乎觀冬十二月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邾則以鄭怨爲深而邾不足責故耳然則左傳載邾人請鄭釋憾之辭豈本鄭莊告邾之事而誤言於邾歟

春秋考

卷之二

二十二 隱五

胡康侯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蝨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故書薛季宣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睹災變而恐懼脩省消災變之道也今按蝗若莊六年歷一秋又災之甚者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公子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即臧僖伯其後爲臧

孫氏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伐其國也圍其邑也圍者所以絕其往來之使  
禁其樵採之途必待環攻宜非兵衆不能辦也然而  
稱人者蓋周禮大司馬云二千五百人為師又按管  
仲制齊之法鄉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帥則萬人為軍  
也然則二千五百人以上皆可以言師矣若不及此  
數而精選強兵已踰二千以臨弱國亦足以禁絕其  
行路而况一小邑乎故圍稱人者亦將卑師少之詞  
也餘互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長葛鄭東鄙邑杜  
元凱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為開封府許州  
長葛縣在許北五十里○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邾人

春秋考

卷之二

二十三

隱五

主兵與鄭伐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於  
鄭莊而翦馮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長葛屬鄭而近  
許宋因而利之非恃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  
則十一年鄭莊會魯入許之端已見於此矣○胡康  
侯曰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  
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至是宋又舉兵伐  
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  
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長葛之圍至  
於經年而鄭救不至卒為宋取莊公外示虛聲而國  
無實政可知矣宋以人圍而不以大衆豈非先有以

量鄭莊之不足畏哉

六年甲子

春秋人來輸平

輸納也平成也鄭方見迫於宋深懼魯為宋黨故來  
求成蓋聞魯之計也然是時魯方與宋相睦未遽可  
使為讐但先來下魯結其心耳輸義見昭七年暨齊  
平下張洽氏曰鄭莊之納平為合黨敵宋計是以不  
憚屈己請和於魯繼以納枋而未即求許所以為敗  
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

春秋考

卷之二

二十四

隱六

艾魯地近齊界上一統志云艾山在沂州西二十五  
里魯會齊侯於此者是也後漢志註以為在臨沂縣  
東南蓋臨沂城在州北五十里故也艾當在中丘西  
南實魯地也齊侯至艾與魯為盟為鄭結魯也○吳  
澂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  
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今按諸侯脩睦以悖信  
明義為本者也魯嘗與宋盟宿矣齊嘗與鄭盟石門  
矣至此則魯離宋黨而與齊為艾之盟又二年齊離  
鄭黨而與宋為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  
與鄭為中丘之盟倏離忽合條合忽離不過為結黨

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盟不足貴而周官猶設司盟以掌之其法不廢者誠以衰世人心禁禁罔信薄俗已成勢難遽革惟有鬼神之畏天下同情將以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神道設教之意所以待小人也以神道開人而猶不警悟民斯下矣且諸侯為適子時蓋嘗入太學佩服先王之教人不相信而有待於盟己為可耻况盟而無信乎盟而無信雖盟何益哉

秋七月

程正叔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胡

春秋考 本卷之二 二十五

康侯曰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長葛

何休氏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程正叔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

起乙丑隱公七年

盡己巳隱公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丑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以其母賤故為伯姬媵待年未及至是始歸耳媵非夫人何以書乎為莊十二年叔姬歸鄭張本也紀亡不歸宗國而奉祀於鄭可謂能全婦道矣故蘇轍氏曰書叔姬賢之也胡

春秋考 本卷之三 十一

康侯以為叔姬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而引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為說蓋欲定名分以窒亂源其意善矣但以春秋時考之如宋共姬之媵衛在宋歸之前晉齊在既歸之後亦有不能取齊於一時者故待年於宗國長而後歸者恒有之矣蓋嫡既正名則貴賤之分已定凡欲充媵數者雖後至可也豈必同時哉但貴於有節耳况春秋時媵不與嫡同行如叔姬者亦多而書於經者甚少則叔姬信乎以賢而得書矣

滕侯卒

滕始此滕侯不知其名謚其受封之始詳見十一年  
滕薛來朝下○九計喪未有不以日者滕侯卒亦曰  
不計喪也不計則何以書卒魯往弔也不書葬者不  
會其葬也凡小國力不能備喪紀者禮多從畧或以  
先君命不敢煩大國之弔者恒不計喪其弔與否則  
厚薄存乎其人愛惡存乎其事各因其義求之斯得  
矣餘詳見三年宋公和卒葬及僖七年曹伯班卒僖  
九年晉侯倭諸卒下○程正叔曰不名史闕也詳見  
八年宿男卒下○胡康侯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  
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

春秋考

卷之三

隱七

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  
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比國也楚南  
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  
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  
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  
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

杜元凱曰中丘在琅琊臨沂縣東北按臨沂即今交  
州府沂州也詳見襄七年城費下今以水經考之則  
中丘在沂水之東其東為向其北為鄆其南為郊而

西逾沂水則閔二年齊遷之陽也距魯已將三百六  
十餘里不知何緣有此遠邑在界外乎意者當連沂  
西費枋之地而後人因水道變遷誤記於水東耳○  
中丘近莒之地也莒雖小國而界於東夷隱公之時  
肆行無忌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紀牟婁駘  
駘乎為魯疆場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以為向之外  
應也○孫明復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定制不  
可妄作故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  
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  
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儆忒之深旨也

春秋考

卷之三

隱七

胡康侯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  
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城  
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  
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饒糧度有司量  
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  
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又曰為  
政以民力為重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葉夢得氏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  
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為之者也



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為之備以奪農時春秋所以書也○餘見桓十四年御廩災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諸侯兄弟

稱名例見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下○

聘問也天子問諸侯之禮也諸侯不得遣使聘於諸

侯春秋之初其事罕見齊僖欲為鄭結魯特使弟來

而恃其強大故僭行聘禮此豈所以結魯人之心哉

聘例詳見十一年滕薛來朝及文四年甯俞來聘下

秋公伐邾

春秋考

卷之三

甲 隱七

左氏傳曰公伐邾為宋討也然邾人與鄭伐宋已及

二年而魯始為宋伐之者蓋鄭既結成於魯故緩於

責邾而鄭交猶未固也至是復聲邾罪正以見魯之

於宋猶未絕耳○自此邾服於魯至桓八年始又伐

邾以其從違不常故也十七年復伐則又為宋矣○

胡康侯曰奉詞致討曰伐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

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

無詞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因為氏在畿內舊說本

封在漢汲郡共縣今衛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齊

頃謙氏曰本封絕滅食采畿內今按周公次子止宜

食采不當封畿外地共縣之凡恐亦附會耳伯字天

子大夫也詳見元年祭伯來下○王臣以天子命來

聘者不過為求利計耳豈真以親諸侯之故哉凡書

皆讓也詳見九年南季聘及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

戎伐凡伯于楚立以歸

戎註見二年會戎于潛下楚在戎西北其西南漢

置己氏縣以戎姓得名也則楚立本魯地而近戎者

也詳見僖二年城楚立下○伐者聲罪致討之名凡

春秋考

卷之三

五 隱七

伯營求王命需索諸侯所過道途不勝暴虐戎雖有

辭於伐然執辱王臣則蔑周室矣書伐書以歸罪凡

伯辱君命也隱公不能嚴兵防衛以導凡伯出疆而

使戎得伐之以歸亦豈知重王使謹臣禮者哉○或

曰伐當作執蓋字之誤也

八年 丙寅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一名犬丘即桓元年會鄭伯于垂之處杜元凱曰

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水經註曰縣東五里有垂

亭按句陽城在今兗州府曹州曹縣北二十里蓋曹

地當宋衛之間者也但以其界在衛南故杜元凱誤以爲衛地耳○宋衛本與魯爲黨以魯既許鄭平亦將要齊以絕鄭故爲此遇而瓦屋之盟議在此矣然以遇禮見者恐世所謀欲密其迹耳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

鄭伯稱使特重其事也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宛稱名未爲卿也例見本年無駭卒下杜元凱曰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按費縣今屬沂州詳見襄七年城費下○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枋結之枋田近

春秋考

卷之三

六 隱八

音

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爲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也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枋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呂大圭氏曰左氏言以枋易許經文未見以枋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也○胡康侯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方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

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枋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今按魯有許田爲朝宿之地鄭有枋田爲湯沐之邑本以其上世有功於王室而賜之非爲親也先王時所謂慶以地者此亦其一端歟 庚寅我入枋

枋有城之邑凡言入者皆入其城也入者難辭枋去

春秋考

卷之三

七 隱八

音

鄭遠而貢賦輕安於鄭而不欲服魯者也故以威強之而後得入以日別可以見其得入之難矣枋非我有而委之於我者也鄭不復理焉故稱我爲國以義不以利他人分邑受爲已有而不顧民心之不服也義安在哉趙伯循曰我入枋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考父卒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胡康侯曰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

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汪克寬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今按諸

春秋考 卷之三 八

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聖人亦仍舊而已矣豈有所增益於其間哉蓋諸侯之衆不誌其死則已耳死而不名則其世無所別矣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卒書日計也隱元年宿嘗與魯盟故來計魯往弔故書○赴與計通用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夫參者參錯之意諸侯相參錯為盟而各為一黨也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則踰境而盟非禮也春秋之初魯之於邾於宋於莒紀之於莒雖非請盟於天子然猶以壤地相連

謀莫不協亦衰世不得已之事也及石門之盟齊鄭遠國相聚為盟則合黨矣然猶二國特盟耳至是宋合齊衛為參盟而競立私黨矣合黨之風日熾則世道何所底極乎春秋書此蓋傷之也○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宋衛欲致齊以絕鄭故為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為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陳傅良氏曰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然則盟主之與其亦有感於私黨分而約刺亂歟其後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故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為限也但始於

春秋考 卷之三 九

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爲參耳餘見昭二十六年盟鄆陵下○瓦屋即瓦亭蓋南燕地而北近於衛者也詳見定八年會瓦下杜元凱以爲周地非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侯卒兩月耳而葬太速者穀梁子曰故也今不詳其何故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意畧可推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稱人微者也先儒謂小國無大夫正此類耳然公于意恢牟夷莒卿之見於經者也擘慶庶其誓大夫之見於經者也安得爲無大夫乎意者小國一卿其

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止可以當大國之士而初試為大夫者亦不得同於實授故以列於徵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杜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蓋謂此矣後凡滕薛小邾以人與諸侯之會者倣此公與莒徵者盟而不諱則後凡與大夫盟而言諱公者皆不通之論也○浮來山名一統志在莒州西三十里漢屬琅琊郡東莞縣水經註曰沂水東逕蓋故城南又東逕浮來山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縣故鄆也張洽氏曰浮來莒地杜

春秋

卷之三

十一

隱八

宣

元凱以為紀邑非矣○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復親往其地屈已要盟則以莒強懼其為患耳莒為地主僅使徵者盟公岷傲無禮可知矣魯將黨鄭圖宋而甘心屈於小國勇怯失申如此何以使人畏威懷德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凡諸侯之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稱及其既長則則當為之別宗而賜之族矣賜之族者孫常以王父字為氏而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則因其始受而命之者也無駭公子展之

孫命為展氏禮之常爾杜元凱以為無駭卒而後賜氏故不稱氏胡康侯因之亦謂無駭書名未賜族也則終身為大夫而無氏可稱是天下當有無族之人也豈禮也哉今以宋蕩伯姬觀之伯姬乃公子蕩之婦其孫意諸之母僖二十二年伯姬為其子求婦已繫之蕩則不待意諸卒而始賜之氏義可見矣然則無駭何以不氏未為卿也凡貴戚者為卿則稱公子公孫如公子益師公孫茲之類是也別族者為卿則以名繫氏如季孫行父臧孫辰衛齊惡晉士燮齊崔杼之類是也而以親故世故始得為卿之意亦因可見焉其未為卿者則不書氏如無駭溺之類皆貴戚之為大夫者也挾柔鄭宛之類皆別族之為大夫者也故輩未為卿則不稱公子蕩山未為卿則不繫之族至於小國亦然如意恢稱公子牟夷以名繫氏則皆為卿者也履繻慶快庶其黑肱之類單舉其名則皆為大夫者也其別如此而大夫非親故世故則不得列於貴卿亦可見矣故大夫名而不氏以別於貴卿耳豈真有未賜族之大夫哉左氏於莒擘曰非卿也亦可以為大夫稱名之一驗矣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在位

春秋

卷之三

十一

隱八

子

日久不得為卿見其不輕授也其後官人以世至於籍父祖餘蔭當其始仕而即得為卿則失先王之禮意矣故胡康侯曰三家專魯其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禮天子冢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欲考治亂之迹者宜於此求焉餘見僖十六年季友卒下○無駭書卒以大夫者君之股肱死當加卹也王葆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不書日不卒於位也例見宣五年得臣卒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九年

春天王使兩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季字天子畿內大夫也義與七年凡伯聘同餘見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程正叔曰周禮大行人特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見答失道甚矣胡康侯曰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

三歸賑者一歸葬者四則闕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穀梁傳曰震雷也雷霆也胡翼之曰震霹靂也電者陰繫陽為雷之光也胡康侯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隱九

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例見八年無駭卒下

夏城郎

郎魯南鄙地鄭漁仲曰單州魚臺縣舊有郁郎亭按

魚臺今屬兗州府蓋近宋之地也魯啗枋田之利而將為鄭伐宋矣故先城即以備之義與七年城中丘同趙鵬飛氏曰即逼宋魯將比會齊鄭伐宋恐宋擣虛故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鄭玄氏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賈公彥氏曰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春秋私考

卷之三

十四

隱九

禁是九伐之法也為壇會盟之事同此古禮也諸侯不得專征何為而有會乎不過合黨突疑以行其私耳故趙伯循曰凡相見於外曰會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讎矣○春秋之初齊鄭為黨及六年鄭來輸平而齊亦結魯艾之盟年之聘皆為鄭也八年齊雖與宋衛盟瓦屋然亦陽示腹心而已豈真與宋合哉至是將謀伐宋即魯會防蓋先堅魯黨鄭之志耳明年鄭伯同盟中丘乃始定議而伐宋之兵舉矣此皆鄭莊挾馮傾宋之計而齊則協成之者也○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則過信傳聞

之說矣鄭莊公自入春秋以來常以外諸侯行事何嘗為周卿士哉或者以王室懿親邇封畿內籍其父祖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因假借餘威以恐動鄰國耳此鄭莊所以為小人之雄歟齊僖與之比周致魯同黨凡其所為若鷹犬然惡亦不在鄭莊下矣○

防魯北鄙近齊之地莊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杜元凱以為在瑯琊縣東南則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其在莒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閔氏以為宋地明年魯遂取之是指後漢志山陽郡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昌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本

宋地之近緡者魯方與齊為謀必欲隱密其跡豈肯先至宋地邪故其地當在魯北也詳見襄十七年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下又按公羊防作兩蓋即枋也枋近中丘於理或然

春秋私考

卷之三

十五

隱九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為鄭謀伐宋而為師期也中丘見七年城中丘下其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即而西以達于管即宋之西北鄙也輦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於此而其事

則責成於魯也蓋齊鄭以利啗魯苟有俘獲盡許歸之而使專致力耳故暈率大衆而齊鄭但以人從公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管所取二邑齊鄭不與焉意可見矣隱公爲利所動墮於鄭莊術中以雙舊好之宋卒以兵權授暈功高不賞之故倘在蕭牆曾不省悟其害若見弑也宜哉○劉原父曰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也

夏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暈不稱公子猶未爲卿也掌兵日久而不得爲卿暈

春秋考

卷之三

十一

隱十

高

於此不能無怨望矣憾而能矜者鮮况兵權在其手乎故桓之弑隱暈成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郟 辛巳取防

不言戰而言敗者未嘗期戰而即設詐謀以誘其敗也胡康侯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杜元凱曰管

宋地蓋在北鄙郟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子封

於郟杜元凱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者是也按

城武今屬兗州府即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之郟蓋

先爲宋取而遷其君於南以爲附庸其地亦在城武

當北鄙之南謂之南鄙僖二十年郟子來朝是也郟

之故地是爲北鄙宋實邑之故曾取郟與取邑之辭

同防宋北鄙邑近緡詳見九年會防下啖叔佐曰取

郟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也○家鉉翁氏曰

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枋之故爲鄭所役暈

既帥師會三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

二邑所以著其暴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閔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管之敗而不備故

宋衛乘其虛而入之○宋衛貪進伐戴故又爲鄭取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春秋考

卷之三

十一

隱十

春秋考

卷之三

十一

隱十

高

戴國名不知其所出杜元凱曰陳留外黃縣東南有

戴城今開封府睢州考城縣也○取者悉虜而俘之

之義與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十二年鄭罕

達取宋師于岳之取同蓋俘其衆非取戴也戴方見

伐於三國未爲所得鄭何取戴之有三國將甲師少

而鄭莊則親將以取之亦不得謂鄭爲以寡覆衆也

○高閔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

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

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

爲鄭之弱也○今據鄭莊入或以爲善戰考之經邑爲宋取

國為宋入其戰未必善也但論其黜武則亦宜服上刑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郟近於衛衛之與國故齊鄭入其國以報衛也許翰  
氏以此為女筆之亂者得之詳見桓十二年公會鄭

伯盟武父下  
十有一年已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本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武王  
封叔繡於滕杜元凱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公丘在  
今兗州府滕縣西南薛任姓本侯爵國黃帝裔孫奚

春秋考 卷之三 十九

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於薛杜元凱曰在魯國薛縣  
薛城在今滕縣東南四十里其滕縣東南近嶧縣者  
為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互見隱元年邾儀  
父盟蔑下○滕薛南鄰於宋而北近於魯當是時宋  
方強橫滕薛之地多為宋侵二國漸削賦不能供其  
萊朝曾為魯方敗宋因欲訴宋降爵也不然則春秋之初護  
未有行朝禮者而二國率先下人豈其所得已邪其  
後滕即降而稱子薛即降而稱伯滕事魯而薛事宋  
蓋於此已有所處分矣○啖叔佐曰凡朝聘同時至  
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後不同行

禮則各書之穀伯鄧侯是也故穀梁傳曰植言同時  
也累數皆至也是也○滕薛之朝劉原父以為譏旅

見是論其末也蓋亦求朝聘之本意乎蓋朝者朝事  
之名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聘者

下問之名天子報諸侯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聘也  
東遷以來諸侯放恣凡小國之朝則以臣禮自處大

國之聘則以君禮自居皆非先王之制也觀魯君臣  
朝聘鄰國但謂之如而皆諱言朝聘以其非禮之正

耳如此則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段相聘世相朝  
者其說非矣雖卿大夫以事適周亦不敢僭行聘禮

春秋考 卷之三 十九

故魯卿五如京師皆謂之如而未嘗言聘則王制所  
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者其說亦  
非矣自漢儒附會禮經而春秋之精義遂隱故諸侯  
自相朝聘而亦不知為犯禮也乃以滕薛同時並至而  
區區責其旅見則將使二君分日而行禮乎其瑣屑  
亦甚矣餘見文四年甯俞來聘下孫明復曰諸侯朝  
天子禮也諸侯朝諸侯非禮也斯皆周室不競于戈  
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為之爾是故齊晉宋  
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  
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



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踰境凡書朝者皆惡之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元凱曰時來邾也榮陽縣東有登城鄭地也按榮陽今屬開封府鄭州○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堯時為四岳周武王時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杜元凱曰許潁川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也自文叔十一世至許莊公始見於此○許田先王所削於

春秋考

卷之三

二十

隱十一

木

許以賜魯為朝宿之地者也故其地在許謂之許田世為許治而納貢稅焉隱公時必以地遠不能控制鄭利其近已也而欲得之且長葛近許而為宋所取恃許而能守則鄭於許有隙焉故啓魯為時來之會而連齊以入許許既定而許田復於魯矣夫鄭之歸祊但資魯以為警宋之計未嘗言欲得許田也及魯取郟防獲利已厚於是乎始有取償許田之意且以報許此鄭莊之奸計也魯於許田本非所急但以其近鄭欲索高價焉故未即與耳餘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下○凡會盟侵伐圍入外諸侯為主者恒

序於首而魯則不論為主與否皆會是及之而已今入許本鄭志而序齊於上鄭莊常以其爵尊尊之也書會書及例見二年及戎盟唐下○入許非滅非取非降也但造其國都而已兵入而君臣出避於外則或有之兵退則必反矣左傳所叙許莊公奔衛以下其事似滅似取似降皆與經文不合凡此類為足盡信哉又是歲左傳載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按此事之大者無不告不書之理辯見文十四年春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春秋考

卷之三

二十一

隱十一

高

按程正叔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蓋魯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諱弒言薨者本仍舊史凡弒君之賊豈肯自言其弒必有託辭以謝衆口但國人以事關國惡不敢直言故深諱其實而春秋因之姑以不地見耳隱公之薨桓公主弒而假手於翬其曰館于為氏在當時罪已不能明矣聖人惡居下訕上安可遽以直辭書乎夫隱之為君合黨稱兵志存利國必非柔懦不振者而明察猜疑或不能免故無駭嘗掌兵矣而卒不在位

暈亦繼掌兵矣而又不為卿加以桓公性黠才雄素  
萌非望此奸邪之所以動於惡歟左氏載隱公將授  
將老之言大抵本於攝之一字似謂隱公父居桓位  
宜於與桓不得以君禮自處者亂賊為邪說以文奸  
率多如此而後人遂為其所罔孔子懼作春秋其以  
此夫餘互見宣二年趙盾弑君下歐陽永叔曰魯隱  
公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  
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脩春  
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  
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  
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邪觀於此說足  
以證公薨不地之為桓公弑矣○不書葬左氏以為  
不成喪是也不成喪則亂賊肆為邪說不君其君故  
不計於諸侯不以禮葬而諸侯不來會矣魯臣子蔽  
於邪說罪亦見焉公穀皆謂賊不討不書葬其義甚  
正但以蔡景公許悼公之葬推之例不可通故凡不  
書葬者皆據其不以禮葬之實而義自見矣詳見昭  
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春秋私考卷之三終

春秋私考

卷之三

二十一

隱十一

春秋私考卷之四

起庚午桓公元年

盡丁丑桓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一名允在位十八年謚曰桓母  
聲子先儒以為仲子非也辯見隱元年春王正月及  
五年考仲子之官下夫人文姜娶在三年薨在莊公  
二十一年

元年

春秋私考

卷之四

一 桓元

余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立奸黨輔之而諸臣亦無一人言大義者則  
其位安矣故逾年改元年即位以正其始而魯無臣  
子於此見焉凡篡弑之賊春秋皆成之為君如魯桓  
宣之稱公鄭突衛剽晉夷吾齊商人蔡般之稱伯稱  
侯正以不沒國人君之之實罪當時之莫能討也歐  
陽永叔曰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  
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  
君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夫欲著其罪於  
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

之罪不可得而掩爾求叔之言誠得春秋之意然諸君所以得成爲君者亦以國內無二君也如昭二十三年敬王在國則尹氏立王子朝不得稱王矣○朱仲晦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按朱子此說乃即位之通禮故附於此

春秋考

不卷之四

二

桓元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入許之後許既不得專有許田於是鄭求於魯矣垂之會請許田也張洽氏曰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枋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則其說過矣桓公篡立必有說以文其奸而諸侯亦不以爲賊矣况當隱公末年即與鄭入許則易許豈待桓公時有所挾而然哉○垂曹地註見隱八年宋衛遇垂下蓋鄭適會之道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供朝宿朝覲禮廢魯人非所急也但欲得鄭高價而陽示以不欲棄之之意故鄭伯加璧而以假爲辭魯既得璧乃方以許田與鄭耳陳傳良氏曰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必有詞以自文夫子傷周之弊曰利而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胡康侯曰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枋以邑言許以田言說見僖三十一年取濟

春秋考

不卷之四

三

桓元

西田下而許田則許所治地非邑田也按詩於僖公稱其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鄭假許田至僖公時畏魯強而返矣鄭不使人歸魯不使人取復其故而已故不見於經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及者兩相欲之辭謂其情彼此敵也而以此及彼所以別內外也越之盟鄭以許田既假而懼有渝也穀梁以爲及者內爲志失之矣及例見隱二年及戎盟唐下○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啖叔佐曰凡水旱皆書時者為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程正叔曰君德脩則和氣應而雨暘若相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未詳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督宋戴公子說之子也說食采於華後世因以為華氏督書名與莊八年齊無知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

下○宋殤公在位四五與兵為忌馮而與鄭讐也鄭

春秋考

卷之四

四

桓二

高

莊公挾馮在國合齊魯以擯宋豈無異謀乎華督欲專宋政則曰民不堪命而弒殤公其實陰倚鄭莊為主也而宋魯自同情矣觀三月魯齊鄭往會于稷以成宋亂其意可見左傳序宋殤公亟戰殘民之事乃華督文好惑眾之言耳殤公既弒督召馮于鄭而立之是為莊公難以言不聞乎故矣公羊直謂莊公馮弒與夷則過耳餘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

及其大夫孔父

孔氏父名已為卿也杜元凱曰孔父稱名孔穎達氏曰春秋之世有齊侯孫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

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啖叔佐趙伯循皆以父為字而孫明復則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

夫天子命大夫如祭仲單伯女叔原仲皆繫以畿內之邑而孔之為氏則出自宋湣公子弗父何至孔父

四世為宋公族非畿內邑也安得與祭單女原同例乎而况春秋中凡稱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及累及也殤公被弒而孔父指生赴難因遂

及之耳三傳皆以為先殺孔父則於法宜書宋督殺大夫孔父遂弒其君與夷今於孔父書及則因弒與夷而及孔父明矣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

春秋考

卷之四

五

桓二

高

春秋書大夫之死難者三孔父仇牧荀息皆忠於所事而無二心者也凡非其本心與動於私者皆不預焉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之朝魯稱侯距此三歲耳遂降稱子蓋滕之封境為強暴所侵因土地之削不能備朝貢之禮前既與薛因朝以訴之而此則果以子禮見焉薛不復朝者滕向魯而薛降伯以向宋分事兩國矣不然安能免於爭討乎○孫明復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

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聖主不作諸侯放恣朝會不當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今按杞本伯爵春秋中始終稱伯中間惟兩稱子實非公爵亦非侯爵也辯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傳曰為賂故立華氏也觀經於亂言宋則似意在宋莊公恐非專為華氏發耳督之弑君本為立馮

春秋考

不卷之四

不

桓二

也鄭之讎宋本為助馮也馮立而鄭莊之志遂矣謀起於鄭莊而事濟於齊魯陳三國之合黨此天下之大惡也特書曰成宋亂者則見弑君之謀起於立馮馮不得辭罪焉而成之者四國耳下書取郕大鼎而曰于宋則信乎不止為華氏矣○杜元凱曰稷宋地○按春秋盟會未有書其所為者惟此年會于稷僖二十年盟于薄襄三十年會于澶淵皆書所為以其事有可疑也稷之會四國會宋地疑於立華氏故特書成宋亂薄之盟楚致魯會疑於魯求楚故特書曰釋宋公澶淵之會晉人大合諸侯疑於謀中國故特

書曰宋災故皆所以別疑也而得失具見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大廟

部註見隱十年取部下宋初遷郕而得其大鼎故謂之郕大鼎大廟魯周公廟也四國皆有賂鄭必厚焉魯但得其鼎耳以內事故書魯桓弑君之賊而反取人之賂以歸則有以自文其奸而人亦不以為賊矣胡康侯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實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春秋考

不卷之四

七

桓三

余

程正叔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紀侯國弱見迫於齊志欲託魯故以朝禮媚之然則魯宜為紀謀矣何以紀侯七月來朝而九月即入其國邪蓋紀雖託魯魯則因而責利焉不遂所欲故入其國耳及既得賂然後始終助之非誠為姻好為邦交也胡康侯曰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去晉立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曼姓商之侯國唐置鄧城縣今湖廣襄陽府北二十里有鄧城即其地也以國者鄧亦與焉杜元凱以為潁川召陵縣西南之鄧城則為蔡地恐未必然蓋蔡與鄭會則本蔡意而亦鄭所急也何為一會之後漫不經心則不若以鄧為地主之國而求此會者為切耳○左氏傳曰始懼楚也胡康侯曰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悖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

春秋考

卷之四

九

桓二

子

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為尤近是時楚武王能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先患之然漢東諸侯猶親中國也故為地主而會蔡鄭於其國殊不知蔡桓鄭莊本無遠慮不足與謀者也後五年鄧侯吾離奔魯蓋於此日迫於楚而轉託於周公之後矣

九月入杞

杞當作紀詳見本年七月杞侯來朝下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為患故脩舊好亦猶隱公盟戎之意也

冬公至自唐

按胡康侯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者其黨惡附茲之罪也竊謂此三例者求之通經多有不合豈敢以為是哉蓋凡書至者皆為飲至也左氏所謂友行飲至者是已而策勳不預焉夫飲至必有所為或喜其成或幸其免或飾其耻或大其功下有慶賀則上有燕賜如漢

春秋考

卷之四

九

桓三

音

巡幸車駕還宮而置酒奉觴上壽其禮特異非若君行告廟之常矣孔穎達氏曰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切嘗考之禮註云燕于路寢相親昵也左氏飲至之說恐宜如此豈可以飲酒為樂言於告廟時哉若策勳則另是一事非謂飲至者皆有勞可書也故自外至者恒不書而書者皆有為也隨事以觀其義自見春秋之初禮猶未繁桓文之世事猶有制故會盟圍伐書至者間一有之文宣以來虛文日盛而飲至之禮日以多矣惟夫人之至得禮之正其他書至非美詞皆言其侈也然則昭公出奔

歸而居鄆雖告廟之常豈能如在國哉而如齊如晉與會鄆陵皆書其至於居鄆之上何邪按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國返鄆亦或告于祖禰但書至之義則不以其告廟也正見昭公當旅饋無聊之中而亦與從臣行飲至之禮歡慶如常不恤其所此鄆之所以不堪而潰歟否則直曰公還以起居鄆之文足矣安得例以至書哉內大夫見執而歸如季孫行父者亦恒不致而單伯意如叔孫舍皆書至者亦以其至為幸故賜燕也而侈具見矣若行父則或辭燕耳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侵

春秋考

卷之四

十

桓二

宣

則致侵圍則致圍救則致救書法之常也然有會而致伐者以伐為有功也有伐而致會者以伐為無功也有會而致地者皆特相會者也此往彼來不過二主致會則嫌於從人故以地致亦侈心也左氏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豈反其言以見聖人之意歟趙伯循曰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至稱地皆魯地亦非也按會而致地者五惟唐為魯地穀瓦夾谷黃則齊地也安得以為皆魯地邪○盟唐而致者見桓公以得與戎盟為幸故歸則行飲至之禮也

三年

春正月

桓公三年經不書王闕文也先儒以一公之內九十四年皆不書王為疑遂取穀梁桓無王之說則十年十八年又復書王義不可曉不得不強為之解矣且春秋書王本明大一統之義非以其有當王之實可據也而王月又豈魯國之所得私哉當時天下之弑君者亦多矣如宋督宋萬晉趙盾鄭歸生之類皆以逆賊得免於討未嘗以為無王也何獨以桓公歸罪天王失政而不書王乎故惟闕文之說庶於義例可

春秋考

卷之四

十一

桓三

宣

通耳然簡編剝蝕傳寫脫訛歲月既久不可得知其詳矣孔子曰多聞闕疑其殆此類乎

公會齊侯于贏

杜元凱曰贏齊邑今泰山贏縣按漢泰山郡治奉高奉高故縣在今濟南府泰安州東水經註稱奉高縣北有具季札墓在贏縣西六十里而一統志以為贏在今泰安州界矣○齊僖至贏而與公會欲以女配桓固魯黨也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公羊傳曰晉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諭以是為近古也荀卿亦曰春秋善齊命夫公穀之學同出一師而荀卿則又傳之穀梁者也故其為說無異然此但可以矯末世屢盟長亂之弊耳春秋所書之義恐或不然故趙伯循曰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爾按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齊衛二國何為而相命邪蓋隱公末年魯齊鄭為一黨宋蔡衛為一黨而齊衛接壤勢力皆強猶未合也今齊僖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相疑不過為私黨計耳烏

春秋考

卷之四

十二

桓三

足善哉○按高閔氏曰晉命者相推為牧伯非也注克寬氏曰齊衛晉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則非相推為伯矣蓋晉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杜元凱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長垣今屬大名府

六月公會祀侯于郎

祀當依公羊作紀說見二年祀侯來朝下郎當作成杜元凱曰成魯地在泰山郡鉅平縣東南按後漢志鉅平有陽關亭註云桓六年會于成即孟孫氏之邑

也今按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境內又云泰安州南五十里漢鉅平縣又云陽關在魯城北魯城蓋古曲阜之名也今以水經考之成當在東其西即為陽關皆在汶水之南而鉅平故縣當陽關之西在汶水北而寧陽為魯闡邑則汶南也魯在汶南則成之為魯地信矣○魯去年之入紀也本責賂於紀今既得賂故公與之會自此始終為紀謀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元凱曰曆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程正叔曰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春秋考

卷之四

十三

桓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已為卿也翬為桓弑隱者也自是不復再見而卒亦不書蓋不久罷黜其官不卒於位而恩禮薄矣春秋之初仕未世官故猶易退而桓公雄黠有為才亦足以馭翬弑君貴寵勢必見疑而又欲逆夫人以求嬖幸豈能容於狠惡之朝哉○翬書公子不書卒例見隱八年無駭卒及宣五年得臣卒下○逆女例見隱二年履緌逆女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

至自齊



姜氏齊僖公之女即文姜也○謹齊魯界上之地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下謹亭今當為寧陽縣西界也詳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諸侯不得越疆親迎則使公子翬往逆非失禮也齊侯送女于謹而桓公親往迎焉則授受甚明與仲遂僑如之以夫人者異矣故胡康侯曰不言以至既得見乎公也然則何以書乎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之所重也授受之明如此而魯人猶有疑于同非桓公所生者聖人詳書得無意乎先儒見他公有不書娶夫人者求其說而不得則類以為婚姻合禮者常事不書而於書者每強為春秋考

春秋考

卷之四

十四

桓三

余

之解殊不知隱僖襄昭定哀六公娶在先君之世皆為公子時事義可畧耳何以見其為合禮之常邪○夫人書至以其受賀而燕群臣所謂喜其成而飲至者也詳見二年公至自唐下○是年桓公方娶距隱公即位纔十四年則惠公沒時桓必非始生也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者妄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致夫人也因致女而行聘於魯重在聘矣聘非諸侯所得為也齊僖強故也義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同

有年

楊士勛氏曰凡書有年於冬下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獨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者必二公自慚其得罪於天連遭歲歉而以偶得豐登為慶大受賀焉群臣亦不知其為示侈也故特書以譏之公羊子曰有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殆謂此矣胡康侯謂桓宣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而以其他年之歉為天理不差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夫桓宣雖身負大惡百姓何尤

春秋考

卷之四

十五

桓三

高

焉而使之同困災傷戴胥及滿豈仁人之心哉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張羅守獸之名驅逐守取充數而已不蒐索也惟獸為害然後蒐索取之則謂之蒐蒐蓋備一為之雖非守取之常亦不盡物也凡狩以其為田苗除害也則謂之田入謂之苗以其殺也則謂之獮以其捷也則謂之獵皆一事之通名也故春秋所載為狩者四而皆以春冬二時行之為蒐者五而皆以春夏秋三時行之蓋其事本無分於四時特以守取蒐索之義

不同故異其名耳後世此義不明儒者轉相附會左氏則如周禮爾雅為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公羊則為春苗秋蒐冬狩而夏不田之說穀梁則為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之說名因時異義遂不通矣然四時之祭俎實必待於獲禽而每時之田武備必先於習戰故胡康侯曰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狩蓋事之大者而亦禮之不可廢也禮欲常行則必有常地其犯害民物耳魚之狩地常在大野故常地不書如西狩獲麟是已今遠狩于郎則非常地矣禽荒如此何

春秋考

卷之四

十六

桓四

高

以納民於軌物哉○按三傳四時之田皆主夏正為說而春秋書狩則皆周正也然則桓公春正月之狩正合周禮仲冬之時但時方烝祭祀事具脩又祭日恒用上旬而待狩取物不亦違乎竊疑狩之常期當在祭月之先隨所隙而行事必不限以四仲月而周禮四仲月之云必因時祭有常期而發耳蒐義詳見昭八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蒐蒐閱之類皆國事也則不書公此獨書公者謂公以私意遊田非以國事出也而公之好武於此亦可見矣例見六年大閱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糾字周大夫也晉有狐伯行衛有遽伯玉皆此例也杜元凱以伯糾為名則不察於經傳凡言伯仲叔季者皆字也胡康侯以伯為爵則又不知陸淳氏所謂畿內諸侯皆曰子之義矣惟孫明復以渠伯糾為周大夫而渠氏伯糾字者得之稱氏而繫之宰非實為冢宰也蓋以大夫攝之如王驪以蓋大夫攝卿奉使耳糾苟實為冢宰則不得稱字矣春秋中天子畿內之卿皆有爵者為之故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不書官而書爵以明非有爵不得為卿則所重在爵

春秋考

卷之四

十七

桓四

高

而有權寵者不論其稱否無攝無常則不得以專官書也宰位六卿之長常以三公兼之則有專職而加宰如宰周公是已其任最重非可以字稱者也伯糾本大夫有寵於王故得攝宰以行其曰宰渠伯糾亦本其命辭恒稱之實而已矣義與隱元年宰咺歸賵同○程正叔曰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杜元凱曰國史之記必書首時以成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五年  
成甲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按杜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月內無甲戌則己丑乃六日也甲戌二字蓋衍文耳○陳桓公鮑卒子躍嗣是為厲公○左傳載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事妄傳也詳見六年蔡人殺陳佗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往也非朝也紀鄰於齊懼為所迫故專意向魯以求自助齊欲致之而不得也故與鄭伯親至其國蓋欲挾鄭威而說之附己也以禮下人而不答則有詞於紀矣此包藏禍心之謀而有開天下之故者也若

春秋考

卷之四

十八

桓五

高

以為齊欲襲紀則其時尚早於勢為難恐未必然耳二奸雄同惡相濟如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胡康侯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鈞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豎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

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餘見八年家父聘下葬陳桓公

葬陳桓公

吳澣氏曰不書月史失之

城祝丘

春秋考

卷之四

十九

桓五

慶

王禕氏曰祝丘魯地高閔氏曰祝丘齊魯兩境上邑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莊小人之雄也藉其祖桓公父武公相繼為周司徒而又以王室懿親適封畿內凡所以假借王威凌躐鄰國者無所不有桓王為是怒而合蔡衛陳伐之以三國地與鄭鄰亦必同惡故也左氏以為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則自入春秋以來鄭莊常以外諸侯行事未嘗一日立於王朝何政之可奪且諸侯不朝已為當時常習周固不以為異何獨

以鄭為罪邪其說非矣夫鄭莊恣行不道得罪於王苟欲問之討而不伐可也王乃忿然自將不亦輕乎是時尹氏用事其相業可知矣王既親行則三國之君不可不出也而皆以徵者往則無勤王之實矣然而猶曰從王者僅存君行臣從之體耳王之威令不能召集諸侯如此何以服奸雄之鄭莊哉無功而還勢所必至則祝聃請從之事不必問其有無矣先儒以為諸侯不可敵王故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亦近乎迂避矣夫王師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何惜於諸侯拒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王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

桓五

師敗績于茅戎事見成元年○王不稱天者恒辭也說見隱元年天王使咺來貺下

大雩

雩者吁嗟求雨之祭爾雅所謂號祭也鄭玄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陳祥道氏曰魯以南門為雩門魯之舞巫在城南古者雩樂舞以女巫所以達陽中之陰也故雩以樂為主而壇謂之舞雩亦吁號之義也趙訪氏曰凡設壇祈澤曰雩用盛樂曰大雩蓋本此意○雩書秋者謂午未申之三月也凡雩恒以月書事在月也月恒不日以辛為常也今舉時則三月皆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一

桓五

雩矣觀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定七年一時兩雩則一時三雩豈可謂其無乎餘見僖十一年八月成七年冬各大雩下○大雩者雩于上帝也雩上帝則徧及於山川百源靡神不舉矣故謂之大諸侯則雩于境內山川而已非若雩上帝之大也趙伯循曰稱大者國徧雩也陸淳氏釋之以為都邑徧脩所以稱大則與月令大雩帝之說不合且雩常用辛與郊同日其為祭帝明矣但大之為義則以徧及群神得名而僭亦於此見焉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廟其後因併郊禘大雩而僭之無復諸侯祭山川之雩矣左氏曰龍見而雩夫龍見建巳之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以其月為祈雨之常不勝書耳他月因旱而雩則特書以見其僭若月令以大雩帝言於仲夏建午之月則秦制也非古者龍見之雩矣程正叔曰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穀梁子曰雩得兩曰雩不得曰旱殊不知雩更三月尚不謂之大旱乎故不書旱而以雩書舉重之義也餘詳見文二年不兩宣七年大

旱下

蠶

朱仲晦曰蠶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是時旱而又蠶蠶歷一秋災之甚者也穀梁子曰

甚則月不甚則時此豈知時甚於月乎啖叔佐曰凡

蠶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

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

冬州公如曹

州畿內國鄭漁仲曰州地今懷州武陟縣是也杜元

凱以為淳于則地在高密而其來魯之道不當先至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二

桓五

余

曹矣○州公如曹外相如也而便道來魯則與內事

相繫矣然皆為需索計也書此不惟為來魯張本亦

見周之三公依附尹氏非王命而恣行耳

六年紀

春正月寔來

杜元凱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

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今按來即隱元年祭伯來之

來言州公之如曹其實來魯也考之經文不見其有

失國之義左氏以為度其國危遂不復者誤矣又寔

來與上如曹隔年語不相蒙或曰有關文焉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郟左氏公羊俱作成是也說見三年會郟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外事用剛日故閱以壬午○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

之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通謂

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蒐舍仲秋教

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

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已畢則其

法詳畧則少假時間小試肄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

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脩戰法一一數視欲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三

桓六

其

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觀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蒐舍

治兵之中則大之為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及考莊

八年春正月甲午治兵乃夏時之仲冬不謂之閱而

謂之治兵可見治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穀梁傳則謂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為出入二

事矣夫穀梁之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

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

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鼓進之

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

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急衰即戒嚴之法也爰

者萊沛之區所以處其兵之止舍即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習且復別有一事哉周禮於治兵之外更立振旅旅舍二名似亦過於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於經義者未敢以為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畧而義已盡矣先儒以大為僭天子禮亦由不知此意故耳趙鵬飛氏曰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若魯之車服為僭已久豈必講武之時偶一用之而後謂之大邪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宜因田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合嘗意欲吞紀紀求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四

桓六

言

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魯事不書至名有二義有公親行者有公不親行者魯嘗郊禘蒐狩閱治之類凡公親出按故事行之而非出於一人之私者則不書以其為國事也伐入取滅城築浚新之類凡公不親行但使人為之而名姓不足以登於史冊者則不書以其為微者也此不言公者為國講武非公之私也其不地於常地耳餘見四年公狩于郎下

蔡人殺陳佗

佗陳大夫之未為卿者也舊說佗弑太子免果有其

事則與陳招殺世子偃師事同春秋安得不書今既不書則是無其事也左氏因陳侯鮑卒上有甲戌已丑二日妄傳再赴之說而併附會之耳况殺與卒相詐逾二十月其事已遠若不相關者今不可詳矣然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夫陳蔡為鄰未嘗有隙去年伐鄭方共從王亦未見其不相睦也蔡人曷為而殺陳佗邪人衆辭蓋佗奉使至蔡而為蔡之亂衆所殺也設使蔡人即陳而殺佗則應如邾人戕鄆子于鄆之例而書蔡人殺陳佗于陳矣故穀梁子曰其不地於蔡也佗至蔡而蔡之亂衆殺之是兩下相殺也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五

桓六

言

兩下相殺由於衆亂雖鄰國使臣有弗顧焉蔡侯無政可知矣故稱人者所以罪蔡之國亂也先儒以稱人為討賊之辭則豈知佗本無罪之可討哉稱人例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下佗之殺也雖不詳其何故然亦見其奉使無狀足以殺身亦非不辱君命者矣公羊子以為佗淫于蔡蔡人殺之亦豈有所傳聞與特未盡其實而誤謂佗為陳君耳○佗不稱大夫殺他國大夫之辭也與襄十二年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文姜子也是為莊公胡康侯以為嫡家始生即書  
千策與子之法也其意善矣然文公與成公黑肱及  
子赤子野皆嫡家也而生皆不書者寓與賢之法於  
與子之中耳夫傳子以嫡所以息亂源也苟其人不  
足以承宗廟之重則聖人亦豈輕授哉故伯邑非賢  
不可以承文考衛瓘有疾不可以繼襄公必俟稍有  
成立見其可勝付託而後立之以誓於天子既立則  
懼生亂不可復易也故齊桓之禁曰無易樹子豈謂  
始生即為世子哉而與赤黑肱子野之生其父又皆  
牽於世情莫適為主實未嘗立為世子也不然春秋

春秋私考

卷之四

二十

桓

宣

豈不以此為重而盡畧其事乎然則子同始生而即  
書之何也桓公客死於齊文姜因致淫縱魯人咎之  
而併疑同非桓公之子矣然自齊侯送姜氏于讎之  
後公與姜氏如齊之前曾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往  
來而襄公嗣位近在桓十五年又以單伯逆王姬之  
年計之則子同生之時襄公當尚少也魯人豈疑其  
為襄公子哉或以公子翬貴寵出入禁闈而致疑焉  
則不可知耳然桓公性黠才雄必不輕貴當此時夫  
人猶未敢失正也聖人懼人之惑故特紀子同之生  
而於公子翬逆女書之獨詳其顯微闡幽可謂至矣

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殆謂此乎

冬紀侯來朝

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

七年丙子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正叔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菴翳以逐禽獸  
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  
見其廣之甚也胡康侯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皆愛  
物之意也推此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

春秋私考

卷之四

二十七

桓

宣

之過矣夫二月建丑之月也丑月昆蟲未出用火無  
害但焚林而田則為過耳故凡夏時冬狩之月未嘗  
不用火田而經恒書狩如四年正月狩即是也此獨  
書焚則所重在焚矣○高閔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  
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杜元凱以為高平  
鉅野縣有感亭則與高氏說不同蓋高平即今兗州  
府也鉅野西南為金鄉縣界正魯西狩之常地何必  
復出地名哉具澈氏曰咸丘非狩地故譏是也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穀近楚國贏姓伯爵張洽氏曰在襄陽府穀城縣今

按縣西北五里有故穀城鄧詳見二年會鄧下○繼  
吾離皆名也朝未有言名者二君何以獨名公穀皆  
曰失地也失地來奔卑伏屈損則無自立之志矣故  
本其卑屈之實而稱名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  
出奔蔡下魯周公之後人望之國也遠國猶知重之  
故來相託而不知桓本弑逆之人非可以語大義者  
因失其親詎可宗哉然則何以不言奔而曰朝邪桓  
以巨奸要名飾美偶因二君並臨諭以朝禮相見蓋  
誇示於人雖厚其燕賜而亦不惜耳書名書朝實欲  
沒其實也自是曹及邾牟葛皆覘知桓意相繼來朝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八

桓七

高

而桓之巧於自文見矣○穀鄧特言詳見隱十一年  
滕薛朝下○按趙鵬飛氏曰穀鄧朝魯終春秋不復  
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及考莊十六年楚伐鄧滅之  
穀雖不見而其地已為楚有矣然楚之滅國如滅弦  
滅黃滅夔滅江之類雖在所傳聞之世春秋必特書  
之安有穀鄧見滅而皆不書邪意其服為附庸而實  
未嘗滅者則不書滅耳如隨在漢東最先怒楚而卒  
未嘗滅至哀元年隨侯猶復經見則凡近楚之國不  
以滅書者或皆自相服役為楚附庸而已豈可遽以  
為滅哉○是年關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 丑丁

春正月己卯烝

內事用烝曰故烝以己卯其後烝以丁丑嘗以乙亥  
吉禘以乙酉大事以丁卯有事以辛巳癸酉郊雩以  
辛義同○春正月夏之仲冬也烝衆也謂品物衆多  
之祭也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  
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  
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杜元凱曰  
夏之仲冬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春秋考

卷之四

二十九

桓八

余

家氏父名與二年孔父同蓋天子之元士與叔服劉  
夏石尚同例當稱名者也但由世族進者則係之氏  
耳杜元凱以父為字則又與釋孔父者不同矣蓋春  
秋之中凡繫之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  
此家父即作節南山詩以陳於王而刺尹氏者也其  
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誼而可不以名稱乎然則  
家父蓋賢士也何為亦聘桓公後又來求車乎蓋執  
政大臣如尹氏者以天子命使之父以小臣安得不  
行乎意者家父作詩以刺尹氏必因他日求車使命  
煩煩而發耳觀駕彼四牡之言亦畧可想矣故家父



實止一人非有二也○天王聘魯三及桓公他公未  
有若是之多也蓋桓以弑立有歉於心不吝貨財  
事權貴而尹氏專恣政以賄成故於桓公天討不加  
而反屢示恩寵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見尹氏之  
亂政矣詳見僖三十年宰周公來聘下

夏五月丁丑烝

五月者建辰之月也以夏時論之則四月為建卯之  
月於祭當祠而以建辰之月烝見其欲以豐腆媚神  
也不亦瀆乎程正叔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  
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春秋考

卷之四

三十

桓八

言

秋伐邾

邾小國為魯所迫然叛服不常尤加兵者皆不服故  
也

冬十月雨雪

程正叔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 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即隱元年祭伯之族○當時天子微弱制於權  
臣凡諸侯有女欲求為后者必先結權門然後始通  
媒議觀桓王嗣位十有七年其齒必長而尚未成婚  
意可推矣蓋祭公當尹氏用事之時其來魯必因尹

氏而私交先儒以為命魯為主非也程子曰逆王后  
無使諸侯為主之理其說是已若果有命魯為主之  
事則當稱使矣為主說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不  
稱使例見隱元年紀履緌逆女及成八年宋公使公  
孫壽納幣下魯以紀方見逼於齊欲假王靈以為紀  
重故因祭公之來為之納女為后而祭公遂專報可  
竟自往逆耳趙鵬飛氏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  
不能庇紀於是為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為重焉祭  
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其說是已遂者急於後事  
之辭先儒樂以為繼事則春秋中繼事者多矣如晉

春秋考

卷之四

三十一

桓八

言

文公伐曹繼以伐衛公子遂盟趙盾繼以盟維戎而  
皆不書遂則凡言遂者皆狀後事之急也而得失則  
存乎其事實矣祭公此行欲以逆后為功而急於裁決  
者也故稱遂趙伯循曰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是也  
非恃尹氏安敢如此而世卿擅權之迹著矣以天子  
而不能保其后家卒為齊滅強之凌弱而無忌也豈  
非小人用事政權下移之所致哉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四終

春秋私考卷之五

起戊寅桓公九年

盡丁亥桓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寅

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是為桓王后○按襄十五年劉夏逆王

后不書歸而此獨書歸者以其過魯國都也凡王后

非過國都則不書歸○胡康侯曰往逆則稱王后既

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

春秋私考 卷之五

桓九

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

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摻屈逮下使

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

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公羊傳曰京者

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蓋國

有主焉則衆心歸而體勢大矣餘互見昭二十二年

王猛入王城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於曹其地禹

貢交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漢濟陰定陶縣是

也按定陶在今曹縣東五十里振鐸傳十一君而至

桓公即此年曹伯終生也○稱使者欲重其事也而

不知其非邦交之常矣詳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

納幣下○曹世子射姑來朝先儒以為曹伯有疾故

也觀終生之卒近在明年正月則此時必已有疾矣

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

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曹伯既有疾何急於

朝魯而使世子哉蓋魯桓好為夸大厚遇過賓素有

春秋私考 卷之五

桓九

欲人親己之意而曹在魯之西南國弱未有所屬或

者魯桓陰以計致圍歸術中而曹伯欲託其子故弗

敢違耳其不能自立亦可見矣或曰周官典命凡諸

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從朝會之禮矣

殊不知此乃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若諸侯相朝非先

王常典而使世子攝行豈禮也哉朝例見隱十一年

滕薛來朝下

十年卯巳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曹桓公終生卒于射姑嗣是為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魯地杜元凱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以水經考之蓋濟西齊南界地也西南距衛尚隔范鄆等邑先儒以為衛地則遠矣○魯桓公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讐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將以間齊也而衛已由他道先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但當言弗至耳安得以弗遇言哉

春秋考

卷之五

三

桓十

高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不言侵伐兵至未嘗侵伐而遽請戰也不言敗勝負敵也是時齊欲吞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為此耳而其曲在彼可知矣餘見十二年戰于宋下○按左氏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其謬妄甚矣夫北戎在狄北燕西距齊甚遠非能加兵於臨淄之境者假使突然而至亦不過倏來忽往耳而鄭復去齊千四百餘里烏能遠待其救却邪

且却戎勤戍大動諸侯不可謂其不關天下之故也

而春秋不書安有是理至於鄭忽柔懦昏愚不能自立千載之下猶可想見而盛稱其善戰有功於經何據乎及考魯以援紀之故於齊不親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者已及六年矣何由而魯乃至齊為班邪不信經文而信傳聞之說多見其滋惑耳

十有一年庚辰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戰罷先歸又使其微者為盟以固黨蓋欲讐魯耳趙鵬飛氏曰其後齊僖鄭莊衛宣皆至死不

春秋考

卷之五

四

桓十一

高

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此說得之蓋事有關於天下之故故雖微者會盟亦書之于策先儒以為必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而後志於春秋則論人之尊卑而不論事之大小矣豈為切時務哉○惡曹必曹地蓋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由曹境以入既歸則遂講盟其地耳○按左傳謂宋預盟而杜元凱因曰宋不書經闕此附會之說也宋莊公雖因齊僖鄭莊之會稷以來未嘗一預諸侯會盟則固為齊僖鄭莊之所擯棄矣且郎南距宋尤近而宋不預戰豈得又預盟乎不踰半載鄭莊甫沒而宋即侮其後人蓋素為

鄭所抑下而欲泄憤懣者久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公寤生卒庶子突逐其嫡子忽而立是為厲公

○鄭莊公一時之雄也陷第害鄰無所不至而謀立

宋莊其惡尤甚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遂

為宋莊所反噬為不善者可以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公之卒方踰兩月而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其故

也何必慮嗣子有爭焉爾蓋嗣君以送終為大既為

喪主而諸侯會葬者聞之則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

春秋考

卷之五

五

桓十一

高

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畿內邑仲字也蓋畿內大夫祭伯祭公之族以天

子命而為卿於鄭亦尹氏之黨也杜元凱以仲為名

非矣例見莊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鄭莊公卒忽

本嫡子當立但以柔懦昏庸不協人望祭仲緣此遂

制其權進疑觀望如後世之居攝然忽雖嫡嗣莫適

立也是時宋人本無納突之意特以突方在宋奇貨

可居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而鄭大夫不相下於

是宋人執仲以脅之而鄭人震懾遂開門納突遂忽

出奔耳以經文考之義當如此若宋果為突而發於

法應書納突而突歸之後不當遂與為讐忽果已立

則亦應從在喪稱子之例不當以名繫國也宋莊公

忘義利之分亂嫡庶之倫此強暴所為不足責矣祭

仲為諸侯相專執鄭權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而

遲疑日久專制事權以致身處國危豈不有愧於命

卿哉

突歸于鄭

突歸于鄭與赤歸于曹例同皆蒙上以接下文故不

言國非太義所繫也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

春秋考

卷之五

木

桓十一

高

自宋歸可知曰我侵曹赤歸于曹則亦自我歸可知文

省而意自備矣不然則闕文耳若忽羈展與之出則

不可以蒙上文忽之奔於衛也羈之奔於陳也展與

之奔於吳也不繫之國則疑於魯事矣餘互見莊九

年齊小白入于齊下○不稱公子例見昭八年陳侯

弟招殺世子偃師下○歸易辭入難辭開門而無所

阻者曰歸開門而有所拒者曰入○突立是為厲公

鄭忽出奔衛

凡未踰年之君例皆稱子而忽不以子稱者蓋權臣

專制未嘗立以為君也稱名者未君之恒辭也然而

不稱世子者忽實未嘗立為世子也國本不定以致  
生亂鄭莊雖奸雄不得為善謀國矣凡書奔者皆見  
逐者也餘見昭元年甘展與出奔其下○觀春秋於  
忽書名之意則一柔懦人耳人心不齒者也左傳載  
忽為質於周而陳請娶有功於齊而齊請婚之說何  
足信哉○忽未嘗立不知何以歿有昭公之謚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未為卿者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內大  
夫與外諸侯盟始此說見隱二年無駭入極下叔嘗  
作侯蓋蔡桓侯也先儒以為諸侯兄弟而稱字則凡

春秋考

卷之五

七

桓十一

先公之子出與會盟者皆臣禮也法當書名不得以  
字行矣孫明復曰折魯地○宋莊公弑立本倚鄭莊  
然得國以來為鄭所抑故凡諸侯盟會皆不得與焉  
其積憤久矣故鄭莊卒而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  
則必助已也然而鄭之群臣猶足拒宋突為衆議所  
迫既歸即絕宋交宋莊不得志於鄭肯但已乎故魯  
與陳蔡皆鄭之讐國也合三國以為盟將為圖鄭之  
計矣是盟也宋公為主故魯公不親行而使大夫往  
既而五會桓公必欲堅魯之志凡為鄭也蓋鄭素與  
齊為黨宋既得魯以為應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

可專意向鄭耳此折之盟所以為宋公志歟說者以  
為宋責鄭賂無厭而魯為鄭平之則似鄭突本因行  
賂而得立者何為一歸其國帝未及温而宋公遂與  
三國為黨邪此難以言魯之欲平矣

公會宋公子夫鍾

杜元凱曰夫鍾邾地按夫鍾之為邾地見左傳文十  
二年邾伯來奔下邾者衛之與國也竊疑魯宋為會  
不當至邾地豈以隱公時齊鄭嘗入邾有隙而因以  
察其情實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春秋考

卷之五

八

桓十一

闕魯地詳見昭三十二年取闕下○臣與宋公盟于  
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宋莊公欲  
結魯以讐鄭之計也必桓公懷疑故數會以堅其志  
耳

十有二年 辛巳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是也杜元凱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  
北有曲水亭水經註亦以為然蓋漢汶陽故縣在今  
曲阜縣北境故以曲名池也汪克寬氏曰隱二年紀

昔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昔以援之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南燕姑姓伯爵黃帝之後故國猶存於周者即今衛輝府胙城縣是也其地在府東三十五里燕人微者杜元凱以為南燕大夫非也說見隱八年公及昔人盟浮來下穀丘左氏以為句瀆之丘杜元凱曰宋地蓋句瀆之為言穀也一統志曰穀丘在歸德州南四十二里其東為漢梁國之穀孰縣即古宋地也應劭以濟陰之句陽為句瀆之丘則在今曹縣

春秋考

卷之五

九

桓十二

北三十里當為曹地矣○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年又與燕盟所以斷齊鄭之道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躍卒弟林立是為莊公○杜元凱曰不書葬魯不魯

公會宋公于虛

杜元凱曰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

杜元凱曰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即突也此盟鄭求於魯也魯與宋合而宋無魯

規則鄭受其害矣故要此盟然鄭非許以棄齊則魯亦必不肯宋魯與鄭合而鄭亦援紀矣桓公為紀之心此亦可見左氏謂宋公辭平故魯與鄭盟非識勢之論也桓公本以戰即之怨故為宋離鄭豈復與鄭請平於宋耶杜元凱曰武父鄭地竊意鄭求魯盟不應魯先往就地當闕疑○許翰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春秋考

卷之五

十

桓十二

丙戌衛侯晉卒

孫明復曰再言丙戌者羨文也○衛宣公晉卒子朔嗣是為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內稱及微者爾趙汭氏曰不言公蒙上文也天武父之盟公會鄭伯至此且二十日兩君散歸各遣小臣為將矣安得謂公為一事再見而蒙上文乎且一事再見者如公子遂公子僑如之逆女下以夫人歸其蒙上文但去公子二字而已亦不盡沒其名若公行而亦不書則疑於微者矣以經考之成二年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尋及十一國盟本一事也未嘗以公蒙上文則此非公及可知矣○凡戰不言伐者未伐而即期戰也先言伐而後言戰者既伐而始期戰也為主則存乎所欲矣公羊傳曰戰不言伐書其重者則於例豈可盡通哉蓋戰者兩相競之辭而以及者為主謂非有主之者則不成乎戰也若伐則所主在伐者矣此戰伐之義所以不得以舉重言也胡康侯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此以主乎戰者立義耳若要其極則凡交戰者兩俱有罪矣戰不言敗勝負敵也○鄭之伐宋頗

春秋私考

卷之五

十一 桓十二

高

亦有辭魯人棄信而助鄭果何義乎必欲決於一戰則逞其小忿而已此匹夫之所為也吳澂氏曰魯桓棄慶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讐舊好之宋交道之翻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况國君乎

十有三年

壬午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衛鄭本一黨也故前年宋公結魯以讐鄭及武父之盟鄭與魯合則宋燕亦轉而黨於齊衛矣齊欲滅紀魯深援之故桓公與紀鄭合謀而期日以與齊戰

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在我也其不地於魯也凡戰於外未有不地者則知此為內辭耳先儒以為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則於法應書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而公會紀侯鄭伯及戰矣况公與鄭伯因紀被伐而援之則救兵也亦宜書救而乃與紀混為一辭何以著其實乎燕師之師當作人字之誤也蓋與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例同而與僖二十八年楚師敗績事異也豈宜有戰以人而敗以師之書乎○呂大圭氏曰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

春秋私考

卷之五

十二 桓十三

高

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後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績功也凡戰欲成功必積集衆謀故謂之績敗績則無功矣春秋之始當隱公時諸侯之交爭甚矣未有戰也戰自桓公時始然皆客至而主應亦未有各集其黨而大合戰也七國分為兩黨而大合如此戰者終春秋世亦鮮矣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與兵而以所不愛及其所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雖百戰百勝猶服上刑而况未必盡勝乎

紀本小國為齊所陵魯欲援之故有此戰齊宋衛燕皆以敗歸其民固不免於糜爛矣魯與紀鄭豈能盡保其無傷乎聖人所以慎戰為計萬全耳然臨戰而始慎之則晚矣亦其所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爭也不在於微辭請罪之日而在於脩好睦鄰之初是故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告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正謂諸侯交鄰則有燕饗之禮陳俎豆焉可以不至於陳也其後孟子發明此義而告齊宣王

春秋私考

卷之五

十三

桓十三

王事昆夷惟知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重鬻勾踐事吳此則所謂俎豆之事也聖賢當衰周擾攘之世所論止於如此未嘗遷就世俗功利之見以為為遠怨之方惟在於脩睦耳使齊侯而知此則不至於侮紀使紀侯而知此則不至於怒齊使魯宋諸國而知此則必能平難善鄰而齊紀免於爭矣春秋諸侯惟皆不知此道宜乎兵爭之不息也而況紀人不度德不量力輕與齊戰雖倚魯為援安能保其無後災乎然則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小國不得其所天子方伯莫能治矣則如之何曰孟子固言之矣貴德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令則亦受命於大國而已事之而不得免焉能如太王之辟狄民以為仁人而不忍失則遷國以圖存可也度其仁不足以圖存則亦以其世守非身所能為而鑿池築城與民同守效死勿去可也舍此無他策矣紀侯無志寡謀之君也卒至於去國而遂不能振豈不兆於此戰哉此可以為當時諸侯不能愛民以保國者之鑒故備論之

三月葬衛宣公

胡康侯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然

春秋私考

卷之五

十四

桓十三

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據事直書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杜元凱曰以曹地曹與會按九年射姑來朝曹與魯協者也曹在衛南而東北為齊界亦所以伺齊衛之



往來也

無冰

何休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  
溫也胡康侯曰按颶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  
辭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賔食養祭於是乎用藏  
之周用之備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  
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春秋書法  
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按襄二十八年

春秋考

卷之五

十五

桓十四

言

書春無冰春者子丑寅之三月也終時無冰故以春  
書此繫於正月則建子之一月也凡言無冰皆謂其  
全不凝結耳子月之候已在月令水冰地凍之後而  
冰尚未凝故以為災異特書也豈善於二月三月之  
有水哉苟其月水中畧有凝結雖非堅冰亦不得以  
無冰書矣例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下黃震氏  
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  
為災故書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冰  
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災而先  
書之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

水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今桓公春書無冰無  
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  
於是書之春秋之正月即今之正月據此則是誤認  
周之不改天時而不自知其說之牽強矣餘詳見隱  
元年春王正月下

夏五

孫明復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  
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關者不隨而刊正之哉  
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寫之脫漏爾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秋考

卷之五

十六

桓十四

言

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稱弟例見昭八年  
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  
也非前定而有約言也若齊高子楚屈完之來盟豈  
嘗先有約言哉凡外大夫請盟於魯則曰來盟內大  
夫請盟於彼則曰泣盟而所與盟者皆其君也蘇轍  
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泣盟於他國皆盟  
其君是也餘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泣盟下○鄭厲  
公特使私親來盟所以固魯交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災火也言災則為害矣左氏傳曰天火曰災○胡康

侯曰明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染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矣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今按僖公嘗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者亦以宗廟為重也觀此則凡春秋所書用民之事皆謂其不必為耳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乙亥嘗  
嘗用夏時宜以建酉之月八月乃建未之月何為汲

春秋考 卷之五 十七 桓十四

汲於嘗耶以御廩之災懼鬼神之怒也而先求時物以速薦之則時既不待物成而禮亦不能風戒矣先儒以為供未易災之餘者未必然也廩既被焚必無餘粟豈復能以供染盛哉王葆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四日不上木戒非獨不誓天變而驚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齊僖公祿父卒子諸兒嗣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蔡陳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者也今合為一黨矣宋莊公當鄭莊公存日畏不敢為及鄭莊卒而遂與鄭讐至是齊僖又卒則遂侈然雄長而能以四國之兵矣伐鄭所以報厲公連年之怨也以者用人力而已不勞之辭也宋以四國伐鄭見四國之以私黨為人役耳○趙伯循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也何以知其然經書以者唯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三處而已柘舉

春秋考 卷之五 十八 桓十四

之戰左氏所敘事迹並具楚自戰都不言蔡經下文又云庚辰吳入楚亦不言蔡師明吳楚自戰蔡不交鋒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且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言以范甯云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蓋言宋委制齊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人齊人知人伐鄭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

十有五年 甲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胡康侯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

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購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吳澂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貢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况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是時尹氏專權諸侯趨附魯尤諂事易遂所求故車非天子所當求也而亦取之於魯家父小臣不得已而承王命則責在使之者矣節南山之刺其在此時歟餘詳見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下

春秋考

卷之五

十九

桓十五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惠王間嗣惠王者史以為莊王之孫僖王子也按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竊意天王崩事之大者雖不告必無不書之理此二王者蓋因嗣王追稱而實未嘗立也今當直以惠王間上繼桓王之世詳見隱三年天王崩及莊三年葬桓王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厲公雖因宋得國而祭仲實制其權故連年與宋

為讐又而悔禍於仲必有所不平矣故惠其專而欲使雍糾往殺本為此耳仲既知之則其殺雍糾以逐厲公豈非勢所必至哉故程正叔謂突避祭仲而出非國人也然而出之蓋人君未有肯自奔者凡君奔皆見逐於臣者也然而必以自奔為文者書奔則逐自見祇以明其自取耳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與奪惟其所制故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已雖有權臣豈無默奪之術而至於見逐其不能正己以格物明矣餘互見僖二十八年衛侯奔楚襄十三年衛侯奔齊下○奔書名者失君道也凡諸侯之生名者春秋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

桓十五

之微辭也蓋其失國也屈伏強邦甘為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處之其歸國也諂求群小許授事權而人亦不以君禮待之則不能自立失君道矣故皆名之本其自屈之辭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按趙訪氏曰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名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於忽也此說亦有不可通者夫厲公始終為君而忽亦嘗稱爵何必稱名而後辨於忽哉考之於經衛侯鄭之奔楚叔武未立也衛侯衍之奔齊則未立也而奔皆不名則宜與衛侯朔蔡侯朱之奔例同蓋朔之有黔牟朱之有東國於時亦

宜未立也而朔朱皆名則朔朱豈得預為黔牟東國  
立辨邪北燕伯欵之奔齊也則稱名其納于陽而不  
得復國必有拒之者矣乃不稱名是惡可以言辨也  
鄭之時叔武稱衛子衍之時剽稱衛侯又何為不同  
於忽之稱名以別突乎然則諸侯之稱名者豈為其  
欲有辨哉○蔡方與宋睦鄭之讐也而突奔其國必  
因之訴仲於宋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按胡康侯曰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春秋時世子皆  
由其父自立無誓於天子者矣忽雖嫡嗣而其出也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一

桓十五

高

稱名則本未立為世子也歸而復稱世子者蓋為蔡  
仲所立以制厲公也然而止稱世子不即君之如孫  
林父之於衛侯剽則寵終厲公之計耳實不欲奉忽  
以為君也權臣之悖侮如此可勝惡哉○復者已絕  
之辭也凡諸侯失國而威權已去大夫失位而田祿  
已除則國人之望絕矣故其歸也則稱復言失而復  
得也詳見莊六年衛朔入衛下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之弟也叔字也凡諸侯之兄弟志於祿  
而欲歸得國者則稱名不受祿而以不臣之禮待之

者則稱字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可入

者難辭許叔之入不知其何自杜元凱以為隱十一  
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  
居位是以許叔為自許東偏而入也如此則復社稷  
以順人心不可以難辭書矣如使許叔志於入立為  
人所拒雖得國以正亦宜與小白之入齊同辭豈得  
待以不臣之禮哉觀許叔之稱字則知其非欲得國  
也意者是時許莊公方卒國有權臣嗣子未定故許  
叔排難而入以定新臣之位是為穆公穆公既立許  
叔終身不仕矣其入雖難而其志則與蔡季同此其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二

桓五

高

所以為賢而稱字也先儒乃謂許叔即為新臣得無  
誤歟夫許莊公之卒以魯不往弔而經不書故其事  
遂無可考許叔入許之由亦止可因經文而斷耳盡  
信傳聞之說何可通乎大抵左傳叙鄭伯入許之事  
多過其實而後儒移經傳傳則於許叔之入不得不  
強為之說矣

公會齊侯于艾

謀紀也會與鄭厲公合而援紀則足以當齊今厲公  
既奔則勢孤而齊患必及紀矣桓公安得不求齊為  
會乎書此以見紀之禍自前年之戰始也左氏以為

謀定許也迂亦甚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牟子爵國祝融之後本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或曰在寧海州則亦福山同郡連界之地也杜元凱以為泰山牟縣乃根牟非牟子國矣詳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葛嬴姓伯爵夏時諸侯杜元凱以為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寧陵今屬歸德州○稱人以朝微者攝也朝者以下見上之辭非特諸侯親事大國可以名也雖使人攝行自大夫以至於士皆得謂之朝但士攝則名不登於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三

桓十五

史策耳桓公弑立好大喜名欲使三國附已故招致同時來朝以夸示鄰國而三國僅遣人來襲禮甚矣餘見七年穀鄧來朝下○朝非諸侯之所得為也春秋之初其禮絕少隱公末年僅始一見至桓文時則甚簡矣見桓文之能以禮正天下也雖間有一二不過附庸甥舅之國耳豈若桓編書朝之多哉觀朝桓者之多而見王禮之僭濫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南鄙邑杜元凱曰在河南陽翟縣按陽翟今為鈞州○厲公入櫟非復國也蓋祭仲挾忽為主以專

制國權厲公特求割一邑以自食耳櫟人畏仲猶拒

不容故以入書入難辭也書名者詔求郡小之辭也說見本年五月突奔下厲公必以甲辭下仲而仲聽之矣不然豈得入居於此哉○按厲公雖不得復國然忽實未嘗為君也凡經稱鄭伯皆謂厲公耳而左氏於忽稱昭公又於十七年載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載齊人殺子亶而立子儀莊十四年載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等事是以鄭之國內更立三君而厲公則始終為君也但其初不得復國耳蘇轍氏因起春秋有一國二君之說豈所以正統緒一人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四

桓十五

心哉且人臣弑君鄰邦討罪皆事之大者而有關於天下之故春秋豈得不書然則高渠彌之弑忽齊人之殺慶傳瑕之殺儀於經無據何足信哉意者慶儀皆忽諸弟均為祭仲所挾以制厲公而實不以為君也史失其傳乃以列於為君世次不亦誤歟餘互見莊四年遇垂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左氏傳曰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杜元凱曰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按相縣在今徐州蕭縣西宋之東界也由此以伐鄭則太遠矣故孫明

復曰袁鄭地於義為近○宋者鄭之讐而衛陳則宋之黨也去年冬皆為宋所以而伐鄭矣今何以肯為厲公謀邪蓋魯桓深德厲公援紀為之請宋而宋莊重違魯請欲市私恩以致厲公故欣然為之謀納此見當時諸侯之易合也凡會伐不言會地隨會而即伐者也地而後伐則聚謀遠處未即加兵緩辭也夫厲公在位日久已成爲君而蔡仲逐之自專廢置此人臣之大惡也特以忽復尊爲世子名義足以壓人此不可不求正其本耳爲諸侯者謀於鄭衆果以厲公奪嫡人思反正則廢之而君忽可也若以忽不足

春秋私考

卷之五

二十五

桓十五

言

君而願戴厲公無貳則亦奉之復國以正蔡仲之誅而已何乃持疑懷畏謀無所成姑致一伐而遂還哉

十有六年酉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魯桓復爲鄭求宋合諸侯以納厲公而終不能納也自是魯宋諸國遂棄鄭而不爲之謀矣胡康侯謂厲公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豈知魯桓不與調護厲公亦無能爲乎○先蔡而後衛陳春秋常序也義見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下今蔡本厲公所託之國也會

袁之役既不至今又怠事故抑之列於陳下而蔡之孱弱亦可知矣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爲之胡康侯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蔡常先衛自是遂序於衛陳之下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春秋私考

卷之五

二十六

桓十六

言

伐鄭無功以其去國日久歸而飲至耳例見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城向

向即隱二年莒人入向之向近於莒魯而畔服不常者也魯之城向如城鄆城諸然蓋因其服而城之也後向降莒爲附庸而實邑之故宣四年魯復伐莒取向也城向言冬通後月之辭也書冬城向雖不失時亦見桓公勞民力於所不當爭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者衛惠公之名也朔代宣公而立衛之臣子臣事

者既四年矣以不得於公子洩公子職而逼逐出奔  
蓋自隱四年冬亂衆擁立宣公廢置不由其上自此  
權臣擅命亦何有於朔哉故凡國君之奔皆強臣所  
逐也但爲君而不能脩德以馭群臣至於見逐則其  
自取焉耳故以自奔爲文書名者據其奔齊而言屈  
損下人甘爲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處之則夫君道  
矣故本其自卑之實而書名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  
詳見十五年鄭突奔蔡下公羊子謂朔得罪於天子  
而書名以絕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又按左氏序  
急壽之事以二子乘舟之詩考之不可謂無但恐亦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七

桓十六

庚

多失實耳蓋衛宣公蒸於夷姜而生急子必不在先  
君之世當在即位後事及奪急子妻爲宣姜而生壽  
暨朔必又當在十七八年之後自隱四年冬至桓十  
二年冬纔十九年而宣公已卒朔即嗣位計其時朔  
繼壽而生宜甫一二歲耳何以不四年間遂即見逐  
奔齊邪當宣姜構急於宣公之世朔在襁褓之中必  
不預聞也而謂與朔同構則何可通哉况宣公殺急  
及壽倫理所關宜如晉申生宋痤之目君以殺若微  
者殺之而踪跡不明則亦宜如衛勢之稱盜以殺矣  
然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果何爲者而二子乘舟

之詩亦何所指邪竊意宣姜必宣公嫡妻故從夫  
謚如鄭武公之武姜衛莊公之莊姜而所奪乎急者  
史記不曰宣姜則別一齊女也朔已年長可君則未  
必奪急之妻所生也史記於急稱宣公以爲太子則  
或嫡出而未必表姜所生矣至於乘舟之事或以不  
得於父而出亡以死亦未可知朔既失其二兄則於  
次應立而又謂黔牟與弟昭伯頑皆急之母弟而朔  
之庶兄也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邪且  
謂昭伯蒸於宣姜生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則益不通矣夫昭伯既生二子二女則其蒸宣姜也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八

桓十六

庚

非但私通而已必已明爲妻室矣而又以朔爲宣姜  
子安有子方爲君而母爲庶兄妻之理乎姦生之子  
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爲君而其同母之女宋  
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爲夫人乎此左氏之必不足信  
信者也然宣公淫亂備載於詩雖左氏所傳有誤其  
惡固難掩矣而急壽之死乃其自爲於朔何尤乎公  
羊不察朔本無罪乃以王命絕之則是附會之言而  
豈春秋書奔之本意哉

十有七年

成丙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桓公爲紀求平於齊也張洽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杜元凱曰黃齊地孫明復亦云惟汪克寬氏以爲紀地後屬齊今登州黃縣竊謂黃縣當爲萊牟界上地在紀極東不應紀能致齊魯遠會於此也然則黃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黃矣

二月丙午公會和儀父盟于越

邾在宋北界上懼爲所侵故十五年與牟葛同朝本欲託魯也至是以儀父在隱公初年嘗來盟茂故復遣尋盟將以固魯交耳○杜元凱曰越魯地○汪克

春秋考

卷之五

二十九

桓七

寬氏曰下書伐邾則越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內稱及微者也齊稱師用大衆也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奚魯地近齊界上者○左氏曰疆事也蓋齊襄以魯助紀欲示聲威故遣大衆歷於魯境疆吏得公命而遂與期戰也不書侵實未嘗侵掠也左氏以爲齊人侵魯蓋民俗之恒稱耳吳澂氏曰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封人卒弟獻舞嗣是爲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之弟獻舞之兄也季字也自陳者因其力也歸易辭桓侯無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則季乃諸侯之兄當如魯叔矜書公弟之例而書蔡侯之兄季矣今不書兄則以獻舞未成爲君桓公既卒國人召季必以立君未定而亂或乘之故季因陳力以歸則本欲靖國而意不在於爭立也季之歸國人所欲故無難焉既歸而獻舞立矣故遂不爭而終身不仕待之以不臣所以稱字也然則季其恬退之士歟何休氏謂其反歸奔喪非也果爲

春秋考

卷之五

三十

桓七

奔喪而歸則何必因陳力哉○季嘗奔陳何以不書春秋凡書人臣之奔皆有罪見逐而忿然自棄其君者也故國遇亂而出避難者則不書奔如齊小白糾晉夷吾重耳莒去疾陳公孫宣儀行父齊陳文子是也位未定而出求援者則不書奔如鄭突曹赤邾捷箇是也君不合而好潔身者則不書奔如蔡季是也凡此皆非以罪而見逐者也以其無繫於大義必待其因事然後見耳然則謂季爲恬退之士豈不信哉

祭已葬蔡桓侯

蔡封人卒纔三月耳而葬之速者亦由獻舞欲急於



襄事也○啖叔佐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今按蔡季之歸本因衆召及蔡有君則遂不仕豈肯干與國事而為之請謚乎况當時請謚之禮天下盡廢不行必以執政需求煩重故也總使季知行之則甫歸未踰一月安能即得所請邪故杜元凱曰稱侯蓋謬誤而趙訪氏亦曰不稱公文誤也其說是已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曰宋志也今按衛為宋黨其從宋何尤焉魯方與邾盟趙而亦為宋所叛稱兵失信以大國而中

春秋私考

卷之五

三十一

桓十七

子

無適主何以使人任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庚午日也然而不書蓋闕文

耳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十有八年

亥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之時齊欲併紀而魯深援之故自姜氏至魯之

歲齊僖僅一使年來聘其後絕無往來但有戰爭而

已及襄公代立而魯為紀會黃尋亦相惡襄公知紀

有魯援必難甘心於是以致魯矣濼齊地水經註

云濼水出歷城縣西南歷城即今濟南府治也而桓

公至此與齊為會則必為齊所誘矣夫婚姻之好又

不相通而一旦與夫人如齊畧無難意襄公豈無用

計於其間乎與者黨與之意言其協於夫人而往也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言其本欲與夫人如齊也蓋襄

公說魯以睦婚姻而桓公欲因是以平紀難也故先

往會濼而文姜之車亦偕至矣此非預有定期何以

能如是其急乎襄公初會必有美色淫聲深中桓公

之所欲者而桓公亦不虞其餌已於是留連數月必

至於墮命亡軀而後已焉桓公薨而紀遂不支襄公

春秋私考

卷之五

三十二

桓十八

首

之情可見矣然非桓公陷溺之慘豈肯淫酒至此則

其薨也豈真有人加刃哉故以自薨為文而其喪其

葬明白如常本無可疑夫人特不能以大義勸之早

歸耳安有逆謀乎惟以魯人恨齊陷桓死地歸咎文

姜物議騰焉而姜自孫齊之後遂喪其耻心肆無忌

憚則為罪大矣書此以著齊襄操心之不良魯桓徇

欲之志返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桓公之薨非有故也左氏傳曰齊侯使公子彭生乘

公公薨于車當時遂以為彭生弑故載齊人殺彭生

之說然魯公弑而薨者恒不地以見其弑未踰年者不日以見其弑今曰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別無微辭以示隱諱則未有以見其為弑也况齊人殺彭生之事乃魯人之所欲言者自可直書何為而併沒其實乎故桓公之薨非彭生弑也乃自薨耳○凡喪至告廟成喪故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公之葬本以君禮成喪而同盟之國會葬故書殺梁子以為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牽強甚矣

春秋私考

卷之五

三十三

桓十八

夫父母之雖不共戴天豈以在外不討而桓子之事可終乎况桓公之薨實非被弑又何討賊之有餘見

隱十一年公薨下

春秋私考卷之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六

起戊子莊公元年

盡壬辰莊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莊公

桓公子名同十四歲即位在三十二年謚曰莊母文姜見桓元年上夫人哀姜娶在二十四年薨在僖

元年

元年

春王正月

春秋私考

卷之六

一

莊元

亨

不書即位即位於先君之年也莊公嫡冢何危何疑而汲汲於立不以正始乎蓋桓公客死於齊魯人歸咎文姜其大臣如公子結輩必有不欲立其所出者而其餘如命卿單伯輩別為一黨欲輔莊公故率先擁立而不待於逾年也不然則庶長如公子慶父豈無窺伺於其間乎故莊公位雖克定而魯諸臣之不協實在此矣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三月夫人孫子齊

夫人文姜也孫者退讓不居之名凡諸侯不君而見逐者則曰奔不安而避位者則曰孫內出奔稱孫諱

之使若自去然以存禮也不稱姜氏者魯方絕齊不與為親也齊人雖非操刃弑桓而桓實由齊以死則魯臣子之讎齊理之正也文姜迹涉可疑為人所咎亦由處齊日久不能使桓早歸故耳則亦遂與齊絕守義不回庶可自明耳春秋繫之夫人以魯人之義猶未絕乎文姜也乃復往託於齊忘讎求助則天理喪矣耻心自此遂亡不亦賤乎故以絕齊示義絕齊所以責文姜之不與絕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畿內邑鄭漁仲曰成王對茂於單邑故以為氏伯

春秋考

卷之六

二

莊元

字

字也蓋周世卿單子之族以天子命而仕魯為卿故穀梁子曰命大夫故不名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王姬桓王之女嫁於齊襄公者即召南何彼穠矣之詩所稱王姬也○按公羊傳曰逆之者何使君主之也曷為使君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休氏釋之曰不自為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似亦有理但主之者必當主於京師行禮之處非可在塗命主也如此則同姓諸侯當即畿

內而用之於義始便魯侯非至正京師安可使哉故高閔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往逆之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其說是已觀詩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為言則意亦似謂於魯無預而使單伯代逆者非矣蓋親迎重事也况王姬乎或諸侯有故不可越疆而王許人代則亦使其貴卿往逆而王使主嫁者送焉可也豈有天子之女而可使他國之臣代逆乎蓋單

春秋考

卷之六

三

莊元

百

伯當尹氏用事之時以畿內大夫出仕於魯則必尹氏之黨矣是時桓公不得其死魯之大臣方與齊讎莊公則私於其母親齊無間而單伯逢迎其意乃為齊求寵於王將假王威以脅魯大臣之不協者也故越禮以逆王姬而下書王姬歸齊以見之先儒不知此義附為魯主王姬之說陋亦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過魯者多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事之變也蓋為齊逆王姬者單伯所主而魯大臣方與齊為讎不欲王姬之入故因有喪而築館

于外然春秋時喪紀已廢特假此以爲辭耳穀梁子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說是也而所以然之本意則亦未知也故書築主姬之館于外於單伯逆王姬之下而單伯怙權尊群臣之不協可見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林卒弟杵臼嗣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榮公采邑杜元凱曰鞏縣西有榮錡澗周畿內地也其後因以爲氏○錫賜也杜元凱以爲追命桓公

春秋考

卷之六

四

陸元

音

褒稱其德是也桓公未嘗入朝受命死而復追錫之此何禮乎是時尹氏專政桓公存日以利結之使者之來必獲厚贈而是時單伯仕魯內有力焉故復來錫命也詳見桓八年家父來聘下錫命例見文元年毛伯錫命下○凡稱王必繫於天諸侯尊王命之辭也獨此與賜葬成風皆不稱天何邪當時以王命爲不足重耳在桓公時宰糾仍叔子家父凡三聘矣及桓公薨而又來錫命文公時叔服毛伯凡兩加恩矣及成風薨而榮叔召伯復相繼賜葬恩禮既瀆則使命日輕蓋執政者本以責報爲心而將命者亦以厚

贈爲望魯人既厭其煩寧復以天命視王命哉據魯人輕王命之實而言則本其恒稱但曰王而已矣○胡宏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爲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王姬歸于齊

凡王姬過魯國都則書書歸于齊而後見單伯之爲齊逆矣

齊師遷紀邢鄆部

春秋考

卷之六

五

陸元

音

按杜元凱邢在東莞郡臨胸縣東南臨胸今青州府屬縣也鄆在北海郡都昌縣西皆城都昌即今平度州昌邑縣也部在東莞郡朱虛縣朱虛在今臨胸境部城則在連界安丘東南也三邑爲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既徙紀唇已亡齒安得而不寒哉魯桓既歿而紀遂不支於此見矣○胡康侯曰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趙訪氏曰徙其民取其地曰遷不書其地分背之非一處也○餘見十年宋人遷宿下

二年丑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者莊公之庶兄也本庶子孟則次先莊公故字以仲行以其為桓公子故後世列於三桓仲謚曰共是為共仲後凡舉謚加字如僖叔成季之類倣此慶父不稱兄而稱公子者已為卿也然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也未逾弱冠而即得為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非公選矣凱觀之端其肇於此歟○國而曰伐於餘丘杜元凱以為國名孫明復以為附庸國是也於餘之

春秋考

卷之六

六

莊二

言

為言瑕也於餘丘疑即瑕丘蓋魯之附庸後實邑之所謂負瑕者也杜元凱於哀七年註負瑕以為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南平陽今為鄒縣地鄒即邾也於餘丘南界邾瑕蓋在今兗州府嶧陽縣東南界上慶父以其與邾通也故伐之所以誌慶父之早得兵權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公穀以於餘丘為邾邑則邑未有以伐言者也得無以其地近邾而遂訛傳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此齊襄公夫人也外夫人卒不志此其志何齊告喪

而魯往弔也告則何以不日史闕文也不然則齊實未嘗告喪魯自往弔耳王姬由魯主嫁魯欲媚齊故往弔焉婦人無外事人無知死之哀來告非禮也往弔亦非禮也其他妻母外祖母之喪豈無往弔而經皆不書者豈以母非夫人而其國不成喪歟按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汪克寬氏曰周禮為王后齊衰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畧矣竊意王后之喪尚不書卒則齊衰之服已皆不行安有為王姬制服之禮記禮者之言得無

春秋考

卷之七

七

莊二

言

因春秋卒王姬而附會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元凱曰禚齊地○文姜往會齊侯必多從侍女蓋因王姬既卒而以淫慾導襄公也是時群臣方歸咎而顯然出會如謀國事然亦可謂無忌憚矣○夫人之孫不稱姜氏魯耻桓公之不得正終欲與齊絕臣民之公心也今復稱姜氏者莊公睽於母志迫於齊威不敢與齊絕見莊公之不立也皆據實而言耳然桓公實非見弑曾於夫人豈有絕理乎但自是喪其

耻心則莊公亦宜知愧矣○胡康侯曰婦人無外事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  
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  
道也○趙伯循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  
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  
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  
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  
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  
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家鉉翁氏曰當是時莊公以  
童稚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

春秋

卷之六

八

莊二

音

其道無絲矣

乙酉宋公馮卒

宋莊公馮卒子捷嗣是為閔公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之未為卿者未為卿故稱名例見隱八年  
無駭卒下○孫明復曰朔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朔  
也○魯莊公以齊襄之甥故遣溺會伐衛而不念其  
父如齊不返忘親之罪大矣是時魯大夫多與齊讎  
而溺獨往會其必單伯之黨觀溺不與公子結諸

臣協志讎齊雖同姓亦必踈族矣穀梁子以為公子  
溺則當為惠公之子桓公之弟恐未必然耳餘見五  
年伐衛下

夏四月葬宋公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曰緩也按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  
是七年矣當時王室未聞有亂何以若是其緩邪蓋  
嗣王幼冲尹氏專攝不早以喪主成其君俟其既長  
然後葬耳嗣王孰謂謂惠王問也史記載桓王子莊

春秋

卷之六

九

莊三

音

王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五年崩子惠王立今以惠  
王直繼桓王之世果何據乎以春秋不志莊僖二王  
之崩知之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事孰有大  
於天王崩者而可以不志乎故二王之崩不志必皆  
未立而卒者也特以惠王父祖之故而追稱為王耳  
其在頃王亦然蓋尼史傳所記每失本真或以父為  
祖或以攝為君或以死為生或以無為有亦多出於  
臆說也不信經而信傳則其理有不可解者矣然則  
桓王之葬烏得非惠王成立時事邪而當時大臣以  
立幼為利亦可推矣○劉原父曰王崩記葬者皆為

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卿也不著者微者也○陳  
傅良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  
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  
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  
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  
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訕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  
秋不徒志葬也○餘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  
伏紀季以鄒入于齊

季字也公羊傳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杜元凱曰鄒  
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按東安平在臨淄縣東一  
春秋私考 卷之六 十一 莊三

十里蓋紀之西鄒而接壤於齊者也汪克寬氏以為  
東昌之博平縣誤矣○凡人臣盜地以下敵者恒書  
奔季不書奔董子以為紀季受命於君蓋以鄒事齊  
請後五廟實非為臣而私逃也故以字稱齊既遷紀  
邢鄆鄆紀勢孤矣必欲盡得紀地故紀季雖止欲存  
鄒而齊亦難之故曰入也紀侯之意固以其國為不  
可守矣然存鄒之請豈無興復之微意乎惜其勢衰  
力弱終不能振耳劉原父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  
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雖  
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鄒

是也可謂明於權矣又曰紀季之以鄒入齊非利之  
也此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析地以求利  
此與和庶其首年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  
冬公次于滑

次止也○杜元凱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按  
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而滑在其西北即今大名府  
滑縣也本衛南鄆地杜元凱以為鄭地非矣餘見十  
六年盟幽下○是次也公穀以為欲救紀而不能則  
紀在魯東北而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紀之兵  
而次于此是猶北轆而入越也左氏以為將會鄭伯  
春秋私考 卷之六 十一 莊三

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且不暇  
何暇為紀謀邪况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  
大異桓公時矣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為  
紀也蓋滑在衛南鄆其必奉齊命以俟諸侯納朔而  
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於此矣書此見公  
之輕舉也不言所俟期諸侯者齊也非魯所得知耳  
四年 辛卯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孔穎達氏曰鄭玄儀禮註云饗謂烹大  
牢以飲賓則是飲酒大禮又曰諸侯受賓聘享皆在

太祖廟若饗則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據此則饗是禰廟飲賓之禮與享不同蓋饗飲也享獻也公燕作饗者是矣胡康侯曰享者兩君之禮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閔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祝丘魯地見桓五年城祝丘下

三月紀伯姬卒

紀伯姬紀侯之夫人即隱元年履緌之所逆者也○自魯桓公薨後莊公不能庇紀而紀亦不復恃魯矣

春秋考

卷之六

十一 莊四

音

伯姬之卒當紀垂亡之際無計喪者故卒不書日內女嫁為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得服親服而為之大功其卒之正也然必恩禮有加焉而後書卒義與卒公子同春秋之初猶存禮意故紀雖亡而伯姬之喪魯猶往弔且與葬焉於紀叔姬亦然僖文之間內女嫁於諸侯猶有書卒者而恩禮漸衰無復往葬矣宣公以後政在權臣凡魯君嫁女皆不得尊或為妾媵或為公子大夫妻而贈送之禮日益以薄故往嫁皆若不聞而卒亦不弔春秋遂不錄其事矣惟宋共姬卒葬皆書則國人皆以其為賢而禮獨厚耳不然成

襄以下豈皆無女而不一見邪傳者不得其說遂舉常事不書之一言蓋之而春秋之精義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簡禮相見曰遇說見隱四年遇清下垂曹地說見隱八年宋衛遇垂下○此鄭厲公求齊釋輔魯援紀之怨也厲公之入櫟也宋衛陳蔡之怨既釋而齊怒獨深久猶未解然尚賴魯桓為助耳桓公既沒莊公又以甥故從齊則厲公失恃而懼齊甚矣此其所以因陳為介而即垂求見齊襄歟夫祭仲專制國內厲公邑食無聊欲會諸侯莫能鼓舞故自入櫟之後不預

春秋私考

卷之六

十三 莊四

音

諸侯之事者七年其為此遇亦僅能以簡禮相見而已觀此則是時厲公猶未復國也自後不在諸侯者又復十年至莊十四年祭仲已死群孽盡亡厲公乃乘齊桓始霸而大會諸侯于鄆焉如此則齊復國何以不書厲公父居于櫟非他國也文畧而義自見矣餘互見桓十五年鄭伯入櫟下○按高閔氏曰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懼心先遇于垂使紀失援此說大誤蓋陳鄭去紀甚遠何能救之况鄭厲公居櫟未得復國惴惴焉懼不自保而齊襄友欲結其懼心邪



紀侯大去其國

杜元凱曰大去者不反之辭汪克寬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為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耳今按紀侯以齊志欲併吞度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即先棄去有季存鄭則非滅也故不言滅不因逐出則非奔也故不言奔明紀侯之自去庶幾不至殘民耳然則可乎國君死社稷正也然困於強暴不得免焉而去亦愈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耳自是無興復之志卒底於亡則失其世守得罪於先祖矣故胡康侯曰

春秋私考

卷之六

十四

莊四

音

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張洽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第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紀侯去國不知所往今兗州府鄆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為紀侯遺邑且有紀子墓焉豈即紀侯避居之地邪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嫁於諸侯葬必稱謚如宋共姬是也伯姬之不謚紀亡故耳紀亡則葬必不能備禮魯何以會之蓋齊侯欲以葬伯姬示仁故告葬期而魯往會也孫明復以為其齊侯之詐得之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稱人蓋所選之徒而實微者也禚齊地即二年夫人會齊侯之禚○以狩嗟之詩觀之則莊公善於騎射者也故齊襄選其國人以從公狩蓋將使公率以

春秋私考

卷之六

十五

莊四

音

伐衛而先教之練習耳以國君之重踰境而與他國之人馳射順舅情而失君體不可以為能自立矣劉原父曰齊人者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此說是已若夫志親釋怨則豈待今日而後貶乎

五年

辰壬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蓋衍文也若果以師出則必有所止之處不得泛言齊師矣○孫明復曰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師王

葆氏曰前此會禋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  
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秋邾黎來來朝

邾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頰有  
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邾為附庸國杜元凱曰東海  
昌慮縣東北有邾城樂史曰邾城在承縣按昌慮在  
今滕縣東南承又在東南今嶧縣界也詳見隱元年  
邾儀父盟蔑下竊意邾初本邾附庸以其國小近宋  
為宋所侵故今朝魯蓋附魯以求死耳至十五年宋  
桓公方輔齊桓而齊遂與之爭邾然從宋非邾本心

春秋考

卷之六

十六

莊五

也所以寧從子爵之列自為一國而齊桓亦不能拂  
矣故於僖七年為請於王進為小邾子而聽其服魯  
終春秋之世小邾朝魯不貳非其本心所欲在魯乎  
書邾黎來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而周公之澤能使  
人親附亦可見矣○黎來名也與介葛盧同春秋繁  
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董子此說  
必有所受矣先儒以為夷狄附庸而書名則邾本邾  
之支庶地非夷邦不知謂其附於何夷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以微者往而魯莊

公獨親行者蓋公為齊甥而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  
事託之也衛朔為公子洩職所逐齊欲納之正也然  
其心利於俘獲而已豈真討洩職以納惠公哉觀明  
年齊歸衛俘而義自見矣

春秋考

卷之六

十七

莊五

春秋私考卷之六終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七

起癸巳莊公六年

盡庚子莊公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天子之元士也於法不應稱人蓋衍文耳不稱使者無王命也例見成

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洩職衛之強臣其遂惠公必陰結亦貴以濟其不臣之心故五國伐衛而

春秋私考

卷之七

莊六

突獨秉權臣命私往救之無王失正甚矣先儒不察不稱使之義皆以突救為善豈不誤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凡已絕而復者例當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傅良氏以為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

不稱復不可通矣劉原父以為不與復也則衛侯衍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於魚石纒盈之

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於鄭忽復歸之下持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

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是不以復為紀實之辭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

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殊不知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黔牟者必洩職以之權攝國

事而實制於二卿者也春秋時若此類者蓋多有之如鄭祭仲之於忽曹大臣之於羈劉子單子之於王

子猛皆未立以為君者也不過挾之以令人耳夫衛君既未立則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於已絕而復者

之例哉此其所以不稱復也然則何以稱入乎洩職拒之於內則其入難矣五國同伐取俘先還實不成

乎納朔也朔特藉其餘威得以入國而於洩職必亦

春秋私考

卷之七

莊六

許授事權降心無忤觀稱名以入則其得國豈能以君禮自處者哉左氏謂其殺公子洩職則春秋豈得不書今既不書則無其事可知矣○朔事詳見桓十

六年奔齊下當互考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

下

秋公至自伐衛

至例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頭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者虜其軍實也凡軍獲囚俘曰捷寶玉曰俘儀備

之謀本齊納朔四國皆徵者往而魯公獨親主之因齊命也及其所得則皆併入于齊而齊實主分此衛俘所以自齊來歸也○胡康侯曰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則知其有欲貸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七年甲午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詳見隱九年會防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孫明復曰恒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劉原父曰何以書

春秋考

卷之七

主

莊七

紀異也張洽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其首月建午麥宜登矣而至於無必大水之前多雨未獲或小麥後甦而熟者其月節氣稍遲則麥亦宜有未刈者耳苗穀之始生者對麥而言必指黍稷稻粱也范甯氏曰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劉原父曰曷為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何以書記災也張洽氏曰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國之大事故書杜諤氏

曰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按黃震氏曰周無改夏為秋之事春秋之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為苗麥苗即麥之苗也是以麥苗為一物矣然今日之秋終於九月九月始築場圃至十月納禾稼而後可耨麥亦未宜即有苗也舊說為是若果以午月為麥已先刈則麥字直當為禾字之誤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元凱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按穀城在今東平州

春秋考

卷之七

四

莊七

東阿縣南二十二里○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夫人與齊侯之行可知矣

八年紀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元凱曰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孔穎達氏曰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境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侯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侯故知期共伐邾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邾○師者用大衆之稱也

大出師徒次以俟人本期伐邾不過為報怨計耳夫豈義之所急乎○或曰邾在宋北界魯莊恃其善射方構宋讎故俟陳蔡欲以攻之也而十年侵宋之端肇於此矣於義亦通

甲午治兵

治兵義詳見桓六年大閱下○胡康侯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 邾降于齊師

春秋私考

卷之七

五

莊八

邾以小國介在魯衛之間而為衛所脅服者也莊公五年魯會齊宋陳蔡伐衛而衛侯藉之入國魯力猶能制之於是謂邾可爭而欲加兵以脅其從齊宋大國也恐其上已故止期陳蔡而二國之人不至不得已而約齊師以圍之莊公素聽齊襄之命者也魯師豈敢與齊爭功哉書邾降于齊師見圍邾本魯志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邾在濮州雷澤東南距魯僅三百里間耳解圍在夏計日可歸遂巡一秋乃始克返見勞師日又部署不

收也故師未有言還者而此特書師還以病之○胡康侯云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邾之役也然其次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此蓋謂經諱公而言師耳殊不知聖人所書皆據事實若果莊公親行則前書公次公及而後書師還以見黷武如諸侯戰敗書爵於前書師於後之例義亦無害何必迂避其辭乎○還者旋返之恒辭劉原父以為善辭也是亦過信左傳所載莊公罪已之言而強為之說失經意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六

莊八

無知不稱公子與隱四年衛州吁同齊僖公之母弟年生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則其權寵已盛必有覬覦之心者也及襄公紂之遂至為亂此齊無知所以能弒其君也胡康侯曰古者親親尊賢並行而不相悖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按襄公淫縱之君也觀其連年會享文姜恣情無節已非正身馭下之道况國語謂其田狩異弋不親國政安得不致姦邪之窺伺乎有國家者可以戒矣○齊襄公諸兒見弒第小白與糾爭而得嗣位是為桓公小白與糾

皆僖公之庶子而小白為長按管子書稱僖公生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史記稱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稱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兄則皆僖公子也程子乃謂糾與小白皆襄公子義不可通矣蓋襄公於莊元年始娶王姬其時必尚少也距此纔九年安得遽有二子能爭國如糾與小白者乎但諸家皆謂子糾為兄小白為弟則誤矣詳見明年齊人殺子糾下

九年

申丙

春齊人殺無知

春秋考

卷之七

七

莊九

稱人以殺者衆亂而殺之也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故以國人共殺為辭未必盡由討賊之義也殺雖因亂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者猶未泯焉無知已立為君既踰年矣殺而不稱君者不成君之辭也未得乎人而人亦莫之君此則明其為當討之賊耳義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同○孫明復曰此不地者齊人即國內殺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杜元凱曰莒魯地瑯琊縣北有莒亭非也今按莒與鄆同在今嶧縣東八十里莒在其北則距魯已三

百里不惟去齊為遠而亦非魯適齊之道齊大夫何

為而至此盟乎孫明復曰莒齊地其說是已蓋糾者

齊小白之弟而皆齊僖公之庶子也襄公亂作而鮑

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故莊公親至齊地與其大夫盟而謀納糾焉齊大夫

不名盟者非一人也齊大夫承無知之後正宜謀立

賢君以靖國難而徇魯所請棄正戴邪卒至兵爭不

息害及人民豈謀國之道哉○胡康侯謂莊公有父

之讎而不知怨欲以重德報之此論亦迂濶夫魯所

當讎者襄公也糾以襄公庶弟出奔于魯豈宜與之

春秋考

卷之七

八

莊九

為讎邪故公為糾謀但當論其輔不正不當論其忘讎也

夏公伐齊納糾

糾以庶孽而魯納之非正也凡納君及大夫已得納

者則但書納某于某而已未得納者則書弗克納糾

亦未得納也何以不書蓋其事未終直至殺糾耳糾

不稱公子非為卿也非為卿則論語何以謂之公子

糾邪蓋國人通尊之稱也春秋以其常食祿預大夫

之列而別於卿也則曰糾而已矣其不繫國例見文

十四年納捷菑下

齊小白入于齊

莊公既與齊大夫盟既則納糾者齊大夫之所共欲矣但舉國之人則皆欲立小白而人心之公卒莫能勝也故魯雖納糾而小白得入焉特以魯方加兵而諸大夫未附故其入為難耳書入所以罪齊大夫也左傳稱齊桓有國高為內主是以有國則國高必齊之賢臣而不欲輔糾者歟杜元凱以國氏高氏為齊上卿則據其後日柄用而言當盟既時必不在齊大夫之列也○小白書名與糾同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小白之入與鄭突曹赤之歸俱

春秋考

卷之七

九 莊九

自外至然突亦皆不繫國而小白獨繫齊者蓋突言歸鄭赤言歸曹其義已明蒙上文宋執鄭戎侵曹則又見突因於宋赤因於戎也小白苟不繫齊則若因於魯之伐齊而文晦矣然或闕文亦未可知此類何須別立義邪餘互見桓十一年突歸于鄭下趙汭氏曰小白繫齊錄外之辭也春秋外辭必繫國不繫國者一事而蒙上文也若公伐齊納子糾一事也齊小白入于齊又一事也二事則不得以後事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趙汭氏曰桓公入立而葬襄公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古人重喪紀如此○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元凱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又水經注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今按博昌即博興與高苑縣相距三十里皆屬青州府而時水出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岐流至高苑則為乾時也其地直出齊北魯兵至此蓋出濟水之下流矣○莊公伐齊納

春秋考

卷之七

十 莊九

糾師尚未還以有齊大夫內應必待一戰以遂所圖杜元凱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是已不言公者趙汭氏以為一事再見蒙上文者非也說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下然則乾時之戰不嫌於微者歟下書我師敗績則知其非微者矣公實與戰而不書者諱之也如此則有所作意豈得為性命之文乎蓋當戰敗之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當時魯以為耻國中已諱言公不與戰矣春秋亦不過據其自諱之實耳莊公輔邪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

也喪師辱國果誰咎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糾不言地殺之於魯也左氏以為殺于生竇豈必然乎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殺糾者桓公也其稱齊人何蓋糾志欲篡兄倚魯為亂國人之所欲殺也故桓公乘魯敗歸即使鮑叔牙率國父取糾於魯承風旨而遂殺之書齊人所以重糾之罪也不待歸報桓公而殺使若國人自殺者然此則桓公之飾詐而亦不能掩矣糾不稱弟絕之於族屬以罪討也其稱子衍文也古者刑死則無服安得復以子稱乎夫

春秋考

卷之七

十一

莊九

糾危社稷誠有罪矣桓公苟有仁人親愛之心豈無可處乎必不得已如周公之誅管蔡其用心必有所在也今以計功計利之見而欲自附於誅惡之名則於道義能無歉乎哉故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子糾之難召忽死之而春秋不書者蓋糾弟也桓公兄也召忽輔糾所事已不正矣况桓公已立尚可復爭乎忽自納糾不利可以擇所從矣而倚魯稱兵乾時決戰豈非欲危社稷之計乎此糾之所以得罪於齊而見殺也忽於此時宜知悔過如管仲之自免以圖後功斯可耳乃

猶不知其非義而屑屑以死難為忠孔子比之匹夫

匹婦自經溝瀆而不知也可以為萬世之公案矣說者多以子糾為兄桓公為弟則召忽之死當為大忠孔子乃目為自經而反有取於管仲之不死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乎公穀因傳此說而於桓公之入一則曰篡辭一則曰不讓公子糾荀卿之學出於公穀亦曰桓公殺兄以爭國蓋皆不以桓公為兄矣獨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故程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為弟然後有合於聖人不許召忽之意衆言淆亂折諸聖不然則盡信書豈若無書

春秋考

卷之七

十二

莊九

哉

冬浚洙

洙水名杜元凱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水經註曰洙水出蓋縣西北臨樂山西逕新泰縣西南流于卞城至魯東北流逕孔里此謂洙泗之間也又曰北為洙瀆南則泗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流而東南入淮今按蓋與新泰魯之北鄰近齊者也張洽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



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杜元凱以為魯地而齊師至焉不知其何為故不言侵伐左氏以為齊師伐我則必求其說以實之而近於鑿矣魯聞其至即設伏以敗之未嘗戰也故以敗齊為文所謂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也黃震氏曰齊兵先涉吾地魯潛知逆而敗之耳此說得之夫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十三

莊十

乾時之戰雖魯加兵然既敗還齊又取子糾殺之亦可以已矣何為復以兵臨其地哉魯人不能論以解命使知不縮引去而以詐謀取勝亦豈解怨息爭之道乎據實以書罪自見矣張洽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以詐謀而僥倖一勝者春秋深譏之○竊意應敵之兵與問罪之師不同問罪可以從容論服故先為不可勝以待之若敵兵厭境則禦門庭之寇也

必不得已則隨機制勝而已乃欲專恃車戰豈不迂乎云惡詐戰者謂其不能論却非所以息爭耳車戰法詳見昭元年晉荀吳敗狄大鹵下門庭之寇詐戰無譏說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二月公侵宋

侵始此按詩稱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文王之事也書稱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武王之事也是聖王未嘗不用侵也但恐敵兵相抗未免老師費財則啣枚卧鼓出其不意亦兵法之所不得已耳豈欲擾民哉若春秋之侵則多在殺掠矣隱桓之世未嘗有侵非不尚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十四

莊十

侵也度其力能勝人則出正兵以聲其罪而已莊公獨當強宋懼為所乘故掩其不備取快私讎異於先王之侵矣趙伯循曰凡書侵伐不書戰敗殺掠而還也其知強暴之情狀者歟○宋閔公以莊二年嗣立未嘗與魯通惟五年伐衛始以人從蓋助齊納朔耳於魯無所親厚焉是時齊與魯讎必陰結於宋故公乘長勺之勝而侵之蓋驕憤之兵耳張洽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杜元凱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其說本左傳定十年圍郕弗克駟亦先如宿之言以宿近郕正是無鹽而後漢志亦云無鹽本宿國按一統志無鹽城在東平州東三十里當魯衛之間且北近齊境而南則去宋甚遠不惟宋得其地不易於守而遷遠民以就近疆亦安保其不為肘腋之患哉一說宿故國在今宿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遷耳蓋二月公之侵宋自沂取道於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為通於魯也故遷之高閔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遷之是也○按敎梁傳曰其不地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十五

莊十

子

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汪克寬氏曰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曰某人遷其國蓋自所欲遷則雖改地而猶為列國為人所遷則國不知其所終矣此所以有言地不言地之別也故遷國不言其地徙而臣之自是而滅焉之辭也古之遷國者皆不得已而為之或困於鄰患則遷之安地或墊於水災則遷之平地或狹隘而人不能容則遷之隙地皆圖全之道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然去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苦營築之勞猶恐民不率從致興嗟怨必屬其父老告之話

言乃始啓行不敢輕動也春秋時為人所遷者迫於強暴非其所欲固仁人之所深憫也自所欲遷者亦不過為一時利害之計但求自便其私斯已矣而未慮久遠謀安全以話民之弗率者此所以一遷而鮮有能興復也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元凱曰乘丘魯地漢志濟陰郡有乘氏註引博物記以為即古乘丘而應劭亦謂敗宋師之地也一統志云城在曹縣界內者是也師古誤以泰山郡之乘丘當之而鄭漁仲因謂蛇丘後為乘丘唐省入鉅野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十六

莊十

子

為濟州治則本泰山郡之乘丘為言而又誤合蛇丘為一也殊不知即是魯地鄭漁仲云郎在單州魚臺縣蓋齊宋至此魯伺其分兵將歸誘而敗之則乘丘宜在今曹縣近單父之地也○胡康侯曰齊宋輕舉大眾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許翰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魯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州名即楚始封以為國者也至成王顛改號稱楚  
詳見僖元年楚人伐鄭下楚半姓顛頊之後也其後  
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  
子爵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者是也  
十六傳而至熊通始自立為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  
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杜元凱曰南郡江陵縣北紀  
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今為荆州府而紀南城在  
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莊公五年熊通卒  
子熊貲嗣是為文王而國勢漸強憑陵中國自此始

春秋考

卷之七

十七

莊十

矣○杜元凱曰莘蔡地汪克寬曰莘在今河南府  
一路裕州莘縣按裕州今屬南陽府而莘縣當在州之  
東南今則廢矣○荆以號舉例見隱二年會戎於潛  
下○張洽氏曰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  
夷狄也胡康侯曰凡書敗書獻書入而以其君歸皆  
一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  
嘉許斯頊詳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  
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  
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  
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

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

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書名  
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楚兵至蔡詐誘  
蔡師而敗之所敗者蔡師也蔡侯不預焉特因敗而  
出降耳出降而以之歸國與戰陳中擒獲者不同故  
不書獲凡經書獲者皆擒於陳中者也不過據其實  
事而已公羊傳謂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趙汭氏釋之遂謂國君生得曰獲春秋謹華夷之辨  
故畧其恒辭變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則  
似聖人有所作意而失其事情矣○按史記楚文王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十八

莊十

虜蔡哀侯以歸留九年死於楚蓋楚欲服蔡故留哀  
侯理所必有也凡諸侯見以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  
事者則不書歸國觀蔡哀侯之卒不見於經其去而  
不返可知矣不書歸國例見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下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子奔莒  
譚子爵國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有譚城即杜  
元凱所謂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者也其地處齊  
西界約三百里乃齊所欲兼併之國也桓公得國而  
用大衆以滅之使其宗廟不得血食其不仁甚矣左  
氏稱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則小白奔莒在齊

東南譚非所由之道謂譚不禮焉者非事實矣蓋齊之滅譚不過為無國廣地計耳齊履謙氏曰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不書名託於諸侯猶未至卑屈也以見其君存焉於義未絕訴於天子則理可伸而國可復惜乎上無明王小國困於強暴無所控訴耳○齊桓得國甫及一年即有長勺及郎之師不過報怨復讎而已今又大出師徒併吞鄰國欲濟其貪民勞弗恤皆非遠圖也充此所為將去僖襄不遠矣蓋其時管仲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十九

莊十

雖舉尚未得君故桓公始謀強暴如此王葆氏以此為管仲攻瑕之計不為知管仲矣然則管仲相齊不在齊後見桓之日而尚在脫縛三年之後也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左氏傳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元凱曰鄆魯地汪克寬氏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胡康侯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杜元凱曰公使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此王姬必亦桓王之季女歟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距此十五年耳或當尚有此女也黃震氏以為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為婦姑非順也今按齊桓與襄公本兄弟未為非順而詩謂王姬嫁齊侯者為平王之孫則亦當是桓王女

春秋私考

卷之七

二十

莊十一

耳况莊王不見於經不知其世史記以為桓王子則莊王已為平王孫矣豈可以二女併父莊王耶○公羊傳曰何以書過我也○胡康侯曰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富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內事  
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而始歸鄭宗廟在焉義當  
歸也書歸于鄭見紀季之以鄭入齊為請後五廟矣  
紀侯不書卒見紀亡而魯不弔也○胡康侯曰叔姬  
歸于鄭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  
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  
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  
故其歸于鄭其卒其葬悉書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  
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奩之弟婦也寡居  
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  
春秋私考 卷之七 莊二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 及其大夫仇牧

萬即南宮萬其書名已為大夫也本宋有力之士乘  
丘之役為魯所獲其時未為大夫故經不書耳捷閔  
公名弑於國中故不言地左氏謂弑于蒙澤非也凡  
國君死於境內非國中未有不地者楚公子比弑其  
君虔于乾谿宋公佐卒于曲棘是已今閔公之弑不  
地安得以為蒙澤邪閔公弑而弟御說嗣是為桓公

○公羊傳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舍諸宮  
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公曰  
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  
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  
闔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按左傳萬有南宮牛猛獲  
為助而立子游則萬已有黨勢必見疑矣其弑閔公  
豈因一時博戲之言哉公羊之說要亦止得其然耳  
○督亦死難而不書者死非其本心也詳見桓二年  
及大夫孔父下○吳澂氏曰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  
已幸矣又以之為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弑自取  
春秋私考 卷之七 莊二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傳宋萬弑閔公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  
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而殺  
萬不書先儒以為蔽罪於陳也夫陳人納奔黨惡受  
賂失刑誠有罪矣然宋人必求討賊之義豈可少乎  
若萬殺於陳則書曰宋賂陳人殺萬可也不然而至  
宋始殺則書曰宋人殺萬可也今一無所見得非傳  
文亦有失實歟意者宋萬恃力縱淫多招怨怒而陳  
之婦人乘醉殺之裹以犀革因求宋賂耳凡亂賊非

正名討罪者恒不書殺義與慶父崔杼同說見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擊及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其書宋萬奔陳者幸宋之臣子猶知賢桓公而立之以逐萬也萬八月行弑而十月始奔見其力強而不易制也雖不易制而終不相容豈可遂謂宋無人哉○宋閔公不書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十有三年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是時楚人虜蔡侯宋萬弑閔公而中國諸侯漫無統紀此有志世道者之所宜憂也管仲相齊時方秉政

春秋考

卷之七

三

莊十三

子

故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此北杏之會所以講歎古者四方諸侯各有一長謂之方伯官不必備而惟其人則或以一人或以二人無統之故唐虞之四岳殷周之二伯皆是職也方伯之下則有連帥此即唐虞時十二州牧也在王制則名連帥耳如春秋時以小國會盟征伐之賦屬於大國准附庸附於諸侯之例而總以霸者統之此非衰世之所創故霸者之興本依方伯之制而為之者也然古聖王之立方伯必天子以侯伯之有功德者而加命焉豈諸侯所得自為哉而桓公之為此會則王未有命而自有所經

仲得政之初非有義聲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宗廟

社稷而無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也黃震氏曰齊滅

遂而戍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

以為霸歟○滅國而不書君奔不書以歸者或其國

無君或其君自匿不知所終也公羊子以為滅者亡

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胡康侯因謂國滅死於其

位是得正而斃者信如是則誠賢君矣然國君之歿

於例應書况又死節而可泯其名乎以孔父仇牧荀

息之死君難猶特書之豈有死社稷之君反不錄焉

何以示勸哉故楚滅蔡而執世子有用之特書于策

春秋考

卷之七

五

莊十三

子

焉凡國滅之君或奔或以歸皆未有不書者惟楚師滅陳以陳無君而但書滅其餘則皆不知所終者耳○齊稱人將卑師少也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未有不稱人者雖以不欲勞民之故亦見其兵精而不貴於多也胡康侯曰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眾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當作阿即今東平州東阿縣在魯北境齊邑也杜

元凱曰柯齊之阿邑是已○公羊傳曰莊公會乎桓  
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  
子曰城壞屨竟君不圍歎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  
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  
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  
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今按柯之盟齊致魯也齊  
合諸侯於北杏而魯人不至桓公脩霸非得魯不足  
以為重而魯不易屈故滅遂以威之魯於是始有見  
伐之虞矣然齊謂魯周公之後宜以禮先故屈已下

春秋考

卷之七

二十六

莊十三

年

人俯要講信雖曹劇抗言亦不加怒蓋新集人心量  
宜寬大也公羊之說所以李廉氏斷其不可謂無歟  
但以理論之盟非曹劇所要而汶陽之田事不經見  
難以盡信耳趙鵬飛氏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  
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  
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糾正齊所讎  
魯又敗齊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  
魯者今釋前憾而為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信於  
諸侯自柯之盟始也○桓盟多不書日者不限以日  
也從容款待諭使自孚不急於期會可知矣

春秋私考卷之七 終

春秋考

卷之七

二十七

莊十三

春秋私考卷之八

起辛丑莊公十四年

盡辛亥莊公三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大國也而爵以上公常權齊上今齊桓創率諸侯宋人不欲相下雖以宋桓之賢亦不免狃於舊習不虞齊霸之有成也左氏所謂宋人背北杏之會者意蓋如此齊桓以為宋萬弑君其國宜先懲創而於茲

春秋私考

卷之八

莊十四

義舉視若虛文諸侯之中責當尤重於是伐之則其名甚正足以示威矣然征者正也上伐下也敵國不相正也齊欲舉義舍此何先邪夫諸侯所以不得專征者以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耳古之明王豈故以此自私而不與人共哉良以下無法守則衆亂日滋况兵得專行人將殺人無忌矣故嚴為防制以禁戢奸萌此聖人慮患深遠之意也惟攘門庭之寇與討弑逆之邦乃可先發亦豈敢不遂後聞哉否則會且不得擅為而况於專征乎然當是時上無明一矣下無方伯矣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矣有志經世者

將坐視而不圖歟曰請于天子而天子聽之則舉方

伯之職可也苟為藉外權受私賄者所沮而奏請不

行則亦息民固圍通使睦鄰不敢謀動干戈也必聞

被患簡書而後出兵往援蓋諸侯於鄰國有相救恤

之義不得已而用之不為專矣此湯文所為以德行

仁交鄰有道而卒成王業歟使其行一不義必不肯

為故甘受夏臺羑里之囚而終不蹈挾威震主之罪

齊桓則不可以語此矣北杏之會雖為世道憂然以

諸侯而欲主天下之政專征伐焉本無王之心也心

本無王而欲以尊王令人人誰信之因人不信而遂

春秋私考

卷之八

莊十四

加以兵蓋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不可為以德綏諸侯矣故齊之伐宋其樓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歟仁義不足而震之以威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其功雖高聖人所不道也故邵子曰春秋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學春秋者宜於此求焉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之命大夫說見元年單伯逆王姬下○是時曹魯始從齊矣陳曹魯皆與宋遠界之國齊桓伐宋不欲遠勞人力所以發其兵也陳曹從齊既先臨宋而魯兵踰時不會者則以諸臣懷疑於齊猶未深服



故耳及日久不至懼責有歸而後單伯以兵往會矣  
單伯在魯群臣之中獨深向齊而宋亦尋復有郟之  
會焉齊雖未免用兵假力而亦但脩文告薄伐踰時  
待其自服亦可見齊兵之不迫矣豈遂不足以感人  
哉宜乎宋桓自此從齊獨固而霸業之所賴居多也  
三國異於彙復會四國伐鄭之例歟  
秋七月荆入蔡

荆之以蔡侯歸為欲服蔡也北杏之會蔡人從齊豈  
不欲謀救其君哉而齊桓霸業初基勢尚未盛楚恃

春秋考

卷之八

三

莊十四

其強遂復入蔡蓋其憑陵中國蓄謀已久雖無息媯  
之故亦安肯置蔡而不圖哉左氏好紀異聞喜談女  
德故以蔡禍盡誣息媯殊不知蔡者楚所由病中國  
之要道也苟非得蔡不能長驅中原此天下之大形  
勢齊桓豈有不知顧威望尚輕無以濟目前之急耳  
蔡不能支安得不南向從楚哉呂本中氏曰蔡自敗  
莘以來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  
甘為楚向齊桓倡霸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  
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趙鵬飛氏曰先治內而後治  
外霸之序也齊桓圖霸三年諸侯未協而荆又入蔡

齊桓蓋患之而未以制也其後二十四年諸侯協  
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服而  
齊桓之持重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  
於此責桓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杜元凱曰鄆衛地東郡鄆城按鄆城今濮州也其西  
南五十里為洮詳見僖八年盟洮下○吳澁氏曰春  
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會伐時宋已成單伯  
復會齊宋之君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齊霸畧定矣  
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

春秋考

卷之八

四

莊十四

便不欲煩諸侯也石介氏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  
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  
至矣宋服故也按是歲鄭子儀死突始復圖適齊霸  
興而來預會說見遇垂下曹邾不預說見十六年盟  
幽及僖四年侵蔡下○先儒以此為衣裳之會一也  
其說本於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一言故  
以九定會數又計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以衣裳  
之會九兵車之會四足之穀梁以來皆為是說此由  
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朱子辯之詳矣夫桓公之合  
諸侯以誠相與出皆不以兵車從焉非若往時之懷

疑設備動衆傷財也自是諸侯之賦於民者薄而澤之所被者廣矣此皆管仲相齊之功故曰管仲之力也然則桓公衣裳之會豈止九哉

十有五年寅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是會魯公不預焉以群臣猶未協也趙鵬飛氏曰踰年再會懼諸侯之離也張洽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諸侯之心猶未一也許翰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

春秋考

卷之八

五 莊十五

重慎

夏夫人姜氏如齊

春會于鄆莊公為群臣不協不得預焉故文姜如齊以解之○文姜自齊桓立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必以醜行為齊所責故自此不復如齊而遂再如莒矣此可見齊桓制行之正知絕文姜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鄆詳見五年鄆黎來朝下○鄆附庸之國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懷疑故齊桓助宋爭鄆以脅魯焉魯宋主兵示謙德也故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

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齊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齊霸資宋而成故尊宋以結其心耳於宋示驩虞之恩於魯用脅制之術至僖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鄆為小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霸者之用心矣

鄭人侵宋

黃震氏曰鄭以宋舊怨間之故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櫟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遠興脩怨之師猶未知世有霸主也今按宋桓公以十三年即位鄭厲公以十四年復國即同會鄆二公未宜有隙也蓋必鄭詹用事間宋伐鄆而脩疆場之怨

春秋考

卷之八

六 莊十五

鄭厲公特以威權不足未能禁戰耳而其實主之者詹也故又明年詹見執焉

冬十月

十有六年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背鄆之兩會侵宋故齊桓率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鄆同許翰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鄆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是時鄭尚未與楚通左傳以為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不亦妄乎蓋蔡已服楚中國無蔡規則楚患可以及鄭故乘宋齊衛伐鄭之斃而繼伐之以圖得鄭則可以窺中國而鄭自此又為南北之要樞矣趙汭氏曰楚與中國爭鄭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魯會不名微者也齊桓初立莊公以納糾之故相與為讎至盟于柯而怨始釋然猶未心服雖單伯欲往

春秋考

卷之八

七

莊十六

伐宋會鄆而群臣不協尋復懷疑故幽之盟但遣微者行而公不親會也趙汭氏曰言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滑姬姓伯爵國周之同姓意必周初所封杜元凱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古滑國近在洛陽王城之東鞏邑之西去鄭汜水不遠蓋即元凱所指也然則滑在王畿之內矣王畿之內何以亦有諸侯封國邪蓋周未東遷之前鎬京實據邦畿之地武王雖嘗定鼎雒邑而周公又處殷頑民於其城東然其外尚餘隙地故雒戎茅戎姜戎蠻戎陸渾之戎皆得遷居于此况於中國

友邦必多分土如虢在陝南虢畧者及周之東雖不免於徙封更置其境上諸侯豈無一二尚存者乎且天子地方千里但計其田賦足以出車萬乘斯已矣固不必四面皆方整如棋局也此滑之所以得在東都疆內也歟此與三年公次于滑之滑不同矣餘見

僖二十年鄭人入滑下○許先潰義與僖四年侵蔡時先曹同○滕本屬魯以魯疑於從齊故為宋桓公所致而自此亦遂屬於宋矣○自此滑滕諸小國不復預齊之會盟者蓋桓公事從簡便使之附於大國而後之霸者率以為常惟以事誅責小國及不欲附

春秋考

卷之八

八

莊十六

人者始親至焉孔穎達氏曰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邾滕猶尚附人齊履謙氏曰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

春秋考

卷之八

九 莊十六

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餘見僖四年侵蔡下○同盟者一乎霸之盟也周室衰微中國無主強暴相陵夷狄交橫而楚患及鄭有所急也桓公奮興有志安攘信義著於諸侯而同患之國共推為主故滑滕小國皆至而天下人心始一於霸於是乃有同盟焉陳傅良氏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即此意也○同盟推霸實始於此及晉霸既衰威信不立諸侯又復無統而猶援故事以講同盟人心屢散則其盟屢同雖德愈下衰而以同心推

邾子克卒

是年邾子克卒距隱元年五十二年矣則克當盟蔑時必年幼也其為儀父以卿攝行可知而克非儀父矣○克卒子瑣嗣俱史失其謚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春秋考

卷之八

十 莊十七

齊稱人微者耳非貶辭也例見僖四年齊人執轅濇塗下詹書名鄭大夫未為卿者也○左氏稱鄭不朝齊似出臆度惟侵宋之事起於鄭詹鄭伯盟幽必言其故故齊人既與宋衛伐鄭矣而又執詹以罪在詹也詹固有罪而齊則不免於以力服人耳張洽氏曰諸侯不服不能脩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觀下書自齊逃來則詹在齊矣桓公使人召詹至國而執之以見桓執非自鄭故不言以歸誘道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曰逃義曰逃劉原父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為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觀

此則左傳載管仲稱魯為為政之良者矣矣魯見齊之始霸魯猶懷疑故逃來相託書自齊逃來罪魯不當叛齊以為通逃主也齊自此治魯而不治鄭以沮撓霸事者在魯耳此可以見魯不服齊之驗矣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胡康侯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sub>巳</sub>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春秋考

卷之八

十一

莊十八

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夏公追我于濟西

濟西濟水之西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其地近曹戎在其南而鄰於魯即隱桓時所與盟者莊公好武未嘗和戎故戎至魯境公聞而追之則既去矣言追我則疆場知警以告公而追之也杜元凱以為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明復亦仍其說恐未必然凡外兵至魯魯豈盡知但以兵久不去故書侵伐去者不追故不書追耳况我與魯鄰常于疆事雖素有戎備安能盡保其不來哉所幸者戎兵遄退由有畏心

而公即出兵以追之不可謂不急門庭之寇者穀梁子曰追之不使戎邇於我大之也此說得之不言不及見追兵猶及其去也追而舉時日久之辭也久而不還則過矣故高閔氏曰先王之法從綏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敵知畏而道斯止矣弗追也○戴溪氏曰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蠶

左氏傳曰為災也張洽氏曰蠶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黃震氏曰此其所以書有也

春秋考

卷之八

十一

莊十八

冬十月

十有九年<sub>午</sub>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蓋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然惠公之沒至此四十六年則結已逾強仕矣○鄆衛地註見十四年會鄆下○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夫陳人微者而往媵其婦則卑事耳結之至鄆蓋私

行也齊宋二君何為適來至此豈結所得致哉蓋桓公霸業侍魯而成魯之與齊先雖通好不過以文姜制於中單伯贊於外而蘇公以甥故曲從耳其餘群臣尚多未協觀其遣徵者以盟幽受鄭詹以黨叛可知矣桓公豈不能增以兵威哉顧以人望所屬降志招來知結老臣送滕遠與宋公過從桓公可謂能委曲睦鄰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遂逆王后下夫齊宋親臨義不應拒雖許之從可也但當歸告於君然後定議而輕於裁決急與為盟則齊宋所信在結矣乃復不能和輯衆心猶懷疑貳尋致

春秋考

卷之八

十三 莊十九

西鄙之伐結亦豈為善謀國邪○胡康侯曰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讎今易世矣而桓公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

夫人姜氏如莒

莒必魯之外姻故文姜託故而往○張洽氏曰為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第者抑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宋與結為盟而魯群臣猶未心服齊蓋有辭於伐

矣宋本同謀陳以滕故亦與焉然將單師少不急交兵惟欲得其從而已矣雖未免以力假仁亦安得謂非節制之兵哉書時以伐見魯之久而後服也

二十年 未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黃震氏曰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胡康侯曰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

春秋考

卷之八

十四 莊二十

禘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冉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餘互見二年會禚下

夏齊大災

劉原父曰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廡庫盡矣何以書弔焉爾弔之者哀其禍而救其乏○今按災以夏書連月有災也言災則為害矣然魯之鄰國災亦多矣惟此年書齊大災襄九年三十年書宋災昭九年書陳災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而他皆不與焉

者必此諸國者民間之被災已甚當時以為重事矣  
特不若齊大災之盡及於宗廟廡庫耳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我在魯西南而為魯患及其未熾而圖之霸事之所  
宜先也為魯伐我示以威而懷以德其亦服魯之術  
歟

二十有一年申戊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春秋私考

卷之八

五

莊三十一

言

鄭厲公突卒子捷嗣是為文公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黃震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  
之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義免僖二年葬小君

哀姜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元凱曰八月乃葬緩或曰鄭聽齊人會葬之命而  
始定期也

二十有二年配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過誤也穀梁子以眚為災謂過誤而害及

於身耳故舜典曰眚災肆赦今謂之大眚則不幸而

陷於大罪者法之所得赦也先儒以為縱釋有罪惡

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不得云大眚矣莊公幼年

嗣位制於文姜魯之群臣皆不協焉而單伯實專用

事則凡國內臣民以拂意而陷於大罪者亦多矣至

是文姜既沒公論漸明魯方從齊亦霸令之所欲釋

也大眚之肆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

韓瑗柳奭親屬也故大眚肆而文姜葬矣春秋特書

肆大眚於文姜薨葬之間善莊公之能補過而齊霸

春秋私考

卷之八

六

莊三十一

言

寬仁之令因可見矣戴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獨莊

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其說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桓公夫人不從夫謚而曰文周禮素矣孔穎

達氏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詩稱莊姜宣

姜即其義也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

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姑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

姜定如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

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

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

也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御寇陳國卿也不繫之大夫者闕文耳左氏以御寇爲太子則公子乃世子之誤也凡殺世子皆直稱君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是也他人殺之未有言其者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今陳人殺而曰其則爲大夫之闕文明矣若以御寇爲有罪先絕於仕籍而去其大夫則與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同亦不必言其矣而况御寇未見其有可絕之罪乎蓋

春秋考

卷之八

十七

莊三十一

子

是時陳從齊霸每與會盟而御寇以貴卿當國必勸其君以急於趨事者也但人習怠心憚於供億徵求欲速未免過嚴此御寇之所以取怨而豪強之所以欲殺者也不然陳侯方睦於齊國無他釁何以有是事邪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方有齊桓可仗威令可行而姑息苟容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上替之漸長矣然齊當是時始起霸圖人心未一威令尚未盡行也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齊霸既定人知所懲終桓文之世以國人殺大夫者無聞矣○稱人以殺與稱國以殺者不同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

之若國事然李庶氏所謂有司法守之辭也若果以

國法殺人則至公也然而見殺者不去其大夫則仕籍未絕未絕則罪狀不明不當殺者也蓋以私意殺之特文之以國法耳或罪其君或罪其當國大臣則存乎所主矣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而以私意文法殺之非正刑矣此豈足以服大夫之心哉如晉欒盈鄭良霄之殺皆不稱大夫則因其有罪爲衆所排而絕之於仕籍矣然而稱人以殺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不由乎君非國討也衆人擅殺者或強族所忌或惡黨所讎主乎殺者非一人則主者之名不可專指矣

春秋考

卷之八

十八

莊三十一

子

稱人以殺而不去大夫者未以罪絕猶爲大夫也而國人得殺之則有關乎國政爲治者安可忽而不圖哉蓋殺稱大夫者殺在位之辭直謂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但以例推之則孔父仇牧苟息義不繫於諸侯之專殺而亦稱大夫明罪不在於大夫是亦無專殺之義也至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陳孔與皆在位者而不繫之大夫則以其爲他國之人所殺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耳然陳干徵師亦爲楚殺而特稱行人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同蓋皆以行人之故執之也若齊執單伯不稱行人則以單伯之私罪



執之不以爲行人故春秋據實而書與叔孫舍異辭也而有罪無罪因以別矣或曰晉欒盈鄭良霄皆世卿也而欒盈之奔又未嘗仕齊良霄之奔又未嘗仕許則其入也以大夫入矣况欒盈既言復而良霄又未絕本在位者以其有罪故不繫之大夫此說似矣然春秋中殺大夫浮於欒盈良霄之罪者亦多矣而况二臣之殺主不由君何爲獨去其大夫乎是蓋因其既入爲衆所排以其罪絕之於仕籍者也故直言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皆據實而書耳觀此則凡殺稱大夫者豈非在位而未絕者乎在位未絕安可

春秋私考

卷之八

十九 莊二十

不請于天子而遽以私意殺乎孫明復曰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

夏五月

五當作四不然則下必有脫事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奚盟于防

莊公當齊襄時稚弱事多制於文姜必使待婚齊女魯之群臣則皆不悅也且齊女尚幼故父未成言公以納糾之故亦與桓公有讎誰已相通猶存形迹至是文姜既沒魯遂無意請婚桓公欲求魯好以禮下

之故使高奚至防議成婚事高後齊卿之賢者也而屈己求盟桓公可謂委曲睦鄰矣然魯使徵者往焉爲群臣之不欲也夫魯可以釋桓公之讎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群臣之不欲未爲失也莊公以從母之令爲孝不能斷之於早此其所以終不可絕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者大夫之事也大夫不欲行則公不得不親往矣咎將誰歸哉○莊公十四歲即位至是已三十五矣納幣又二年而始娶者以齊女待年猶未及耳程正叔以爲齊疑昏議而難之則不知高奚之來乃齊

春秋私考

卷之八

二十 莊二十二

求魯蓋懼魯之辭昏也公既納幣而齊豈復有所疑難乎

二十有三年 庚戌

春公至自齊

居喪納幣猶可諉曰畏齊也歸而飲至獨不可已乎祭叔來聘

祭畿內地說見隱元年祭伯來下叔字天子之大夫也趙汭氏曰祭叔者祭公之弟○聘以上閭下之名必有使之者蓋柄臣之所爲非王命也故不稱使而王臣私交之罪見矣

夏公如齊觀社

如齊觀社齊致公也欲以蒐兵威魯而堅其從耳智謀如此何以致魯心服哉程正叔曰婚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非也既親納幣而歸何疑之有○吳澂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劉原父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境內不可以言如

春秋考

卷之八

二十一

莊三

子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是時楚文王卒而子頽代兄堵敖立是為成王或以為頽弑堵敖而代立未必然也○荆稱人微者也不使卿大夫來非無卿大夫也荆人久不通於中國中國皆擯之為夷則卿大夫未敢驟至耳○是時齊桓始霸楚既聞之故假以親魯為名且使微者行聘實以覘齊桓之霸事也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荆聞中國惟齊之先君嘗以此加魯故亦倣而行之其人亦習於禮文與平時夷俗不同示欲與齊抗耳故據實

稱人非進之也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為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穀齊地說見七年會穀下○魯大國也恒與齊抗莊公雖嘗納幣結婚而群臣志猶未協桓公欲堅其從懼魯人之有間也故約公至穀以遇禮行使若邂逅相見然者則機不先泄而謀可必成桓公蓋寓致魯之術於其間矣○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城臨古汴在今直隸徐州蕭縣叔字也附庸三十里以上者稱字蕭本附宋未有隙焉桓公方與宋睦必不使其屬國

春秋考

卷之八

二十一

莊三

子

改事他人而莊公至穀又本密謀蕭叔何以預知而遠朝其地哉蓋宋欲為齊餌魯故使蕭叔因齊朝之則莊公喜於得蕭功歸霸王而從齊必固矣然蕭實未嘗真服魯也卒歸於宋而已否則蕭之附宋已久一旦去而向人豈能免於他日之計哉觀宋之與蕭始終無間而知桓公致魯之術矣○按胡康侯曰為禮必當其所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其說蓋本穀梁云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此不惟不得朝公之本意而亦不知朝外之可行故趙伯循曰若於國中而不於廟乃為非禮若於境外如何

求廟乎且諸侯朝於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秋丹桓宮楹

杜元凱曰楹柱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黜堊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莊公射姑卒庶子赤逐其嫡子羈而立是為僖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孫明復曰扈齊地蓋明復齊人必有所據矣杜元凱以為鄭地此但可言於文宣時會盟之扈耳去魯甚遠莊公安得至彼與齊盟哉○穀之遇齊既以蕭鉅

春秋考

卷之八

二十三

莊三十三

言

魯矣而莊公奪於群議必有疑焉故齊復要之盟扈以堅莊公從已之心也程正叔以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婚好則納幣之後姻好已成女非待年有何別議正為不知魯人不協之情雖莊公亦不能為主故耳故桓公之求魯凡為圖霸也趙汭氏曰盟于防遇于穀矣其復盟于扈何也用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齊侯於魯勤矣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齊侯知公不可以力服也故委曲調虞十有餘年而卒致公於盟會桓公庶幾有霸者之度矣

二十有四年 亥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杜元凱曰刻鏤也楹椽也穀梁傳曰諸侯之楹斲之龔之刻楹非正也○丹楹刻楹皆崇宗廟也婚禮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此祭禰成婦之義也故因夫人將至而特飾桓宮欲夸大之夸齊女所以夸齊示不相下也狗俗見而存童心是不知桓公非前日之齊也徒為齊人笑耳然桓公惓惓親魯降志相從而魯人卒不肯為之下得非桓亦每以智術待魯而無誠心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於此驗矣

春秋考

卷之八

二十四

莊三十四

言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之親迎為諸大夫不肯適齊也張洽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親迎例見隱二年紀履緌逆女下

秋公至自齊

公不與夫人同至者蓋齊女之娶魯人所不欲故公先至以調停之耳公親迎而夫人不與同至亦非禮也○至書秋而加之八月之上者至在前月而飲至在後月之辭也飲至以公則夫人之至不飲可知矣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姜氏莊公夫人哀姜齊襄公女也公至而後夫人自入不以夫人禮至矣入者難辭見群臣不欲受也自後不得已而尊之為夫人禮亦畧矣其陰結慶父以成弑閔之亂有以哉○胡康侯曰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侯讎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杜元凱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贊以見劉原父曰覲見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卿執羔

春秋私考

卷之八

二十五

莊二十四

年

大夫執鴈士執雉婦人撻栗暇脩用幣非禮也○按胡康侯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贊以見蓋本何休氏以是年八月丁丑夫人入而戊寅大夫宗婦即覲因此以著禮耳然婦人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未嘗見廟必無見群臣之禮則明日見大夫之說古所無也故張洽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今未至宗廟而大夫與婦同見於內則為私禮矣故以覲言見夫人而以私輕夫人也夫王帛諸侯附庸之贊非卿大夫之所得用况婦人乎男女同贊是無別也春秋中絕無此事莊公時何獨行之蓋厚

其禮幣以示侈其實不肯下齊也此與丹楹刻桷意同而群臣不欲從齊之本心於此見矣並覲同贊倉卒禮成苟且取具而已豈所以告虔於夫人哉莊公亦不得為以禮馭群臣矣

大水

冬我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我註見隱二年會戎于潛下○羈者曹莊公之嫡子也亦其庶子而我之外孫也戎在曹南界故曹莊公卒而赤奔戎曹之大臣因羈柔懦昏庸不能自立遂遲疑觀望嗣久不定故莊公之卒已及一年矣而羈

春秋私考

卷之八

二十六

莊二十四

年

猶不得稱爵是曹大夫居攝挾以令人而不立乎為君也故春秋以不成君之辭稱之是時赤方在戎故戎挾之以侵掠曹境非為納赤也故不書納而曹人不勝戎患故遂逐羈而開門迎赤耳罪曹臣也而赤亦自此倚援於戎矣此與桓十二年宋執祭仲事大畧相同○齊方圖魯無暇及曹故曹君未定而戎得亂之魯服而衛又叛矣

郭公

郭春秋時別無郭國疑即東虢也武王封文王弟虢仲於虢謂之東虢即今滎陽縣也滎陽之西今為汜

水縣虎牢地皆號封內而京制二邑處乎其間春秋初號君恃勢失德而二邑為鄭所有左氏所謂制嚴邑號叔死焉者也號叔雖死而其國猶存至是始亡也號亡而其地盡入於鄭矣公穀多以號作郭或者以其聲相似而傳寫誤耳然號叔蓋言死制之君字叔或謂仲弟號叔所封則誤矣又按國語亦云號叔恃勢章昭註以恃勢者為號仲之後蓋別一號叔非謂仲弟也故賈逵曰號仲封東號號叔封西號似為有理何則號仲兄也先封東號得號之名號叔弟也後封下陽但以系出東號因亦以為西號耳○郭公

春秋私考

卷之八

莊三

莊三

之公當作亡例見僖十九年梁亡下○胡康侯曰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春秋私考卷之八

春秋私考卷之九

起壬子莊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莊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與汝同周畿內地今南陽府汝州是也蓋周大夫之采邑而因為氏叔字女叔者天子命仕於陳以為卿者也夫畿內大夫以天子命而得仕於諸侯者恒為國卿以天子之大夫當諸侯之卿也先王盛時

春秋私考

卷之九

莊三

莊三五

諸侯之國各舉所知以其卿請命於天子而天子不得私焉自王綱不振諸侯之卿不請命而天子始自命之其必衰周之制歟然亦間一有之而非盡用天子之臣也雖世入春秋事猶有節特所用多出於私門耳故自祭仲相鄭之後惟女叔原仲同時相陳單氏二伯接踵相魯而他國無聞焉則以二國猶尊王命他皆墜格不行人不樂居其國故也宣成而下權臣專政各世其卿而命大夫不復見於天下矣然則命大夫雖非公選亦庶見王澤之未竭歟○女叔之聘以莊公昏齊而親魯也陳自以先代之後為大國

而女叔又天子之命大夫因見荆之聘魯過陳知其  
舉用齊僖故事故亦偃然以諸侯之命遣使來聘不  
自知其失禮矣然春秋初年惟齊楚聘魯他國絕無  
行者而陳獨行之必有以也豈以殺公子御寇之故  
懼齊見討而先懷貳心將因魯以示強歟觀其用齊  
楚並行之禮似有挾楚抗齊之意耳不然陳何為自  
大如此哉桓公示以坦懷而陳奸終不之發其實圍  
之於術中也不則不幾於為楚毆陳乎他日楚服而  
轅濤塗執其端蓋在此矣○聘例見文四年甯俞來  
聘下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

春秋考

卷之九

二

莊二十五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公朔既與齊侯盟幽尋皆不服為齊所惡故魯  
亦不會其葬也朔卒子赤嗣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社元凱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孫明復曰凡救日  
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  
變常故書又曰凡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胡康  
侯曰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  
矣○今按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左氏稱天子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皆附會之說耳凡救日在

朝故伐鼓亦必于朝伐于社以責神此何禮乎幣固  
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  
躬亦無待於禱也夏書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但  
曰警秦鼓畜夫走庶人馳而已未聞在社且用幣也  
况倉卒用牲乎莊公時必惑於術士之言故創為祭  
社以救日之禮而其後因有援此以為故事者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女或以為桓公女非也莊公十四歲即  
位三十七歲始娶哀姜則當其既冠知好色之時割  
臂盟公如孟任輩者必先有所出然則伯姬至此年

春秋考

卷之九

三

莊二十五

亦可嫁若以為桓公女則以年計之伯姬將及三十  
歲矣安得有此失時之女邪其不書逆先儒以為逆  
者非卿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亦非  
也宋共公之娶伯姬特厚其禮故納幣猶使卿來豈  
有小國逆女反使微者之禮蓋以卿往逆而其君親  
受之境上為常則但舉重書歸而已例見隱二年紀  
履緌逆女下然歸有不書如杞叔姬齊子叔姬鄭伯  
姬者則或以母賤愛輕而薄於禮耳其書歸者皆鍾  
愛其女而贈送之禮厚焉者也觀齊僖公親送文姜  
至謹可以知厚矣餘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祀始見經此蓋東樓公之後惠公也惠公一作德公  
史記序東樓公至德公七世恐年代稍遠中間失紀  
者多矣祀本伯爵如姓國夏禹之後武王克商求禹  
後得東樓公而封於祀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或以  
為侯爵則因桓三年祀侯來朝本紀侯之誤也又有  
以為本公爵者得非以其為王者之後歟夫王者之  
後所以稱公者為宋發也本以易姓受命繼商而王  
而微子之德又可繼世以有天下故特崇其爵耳觀  
堯之後止為唐侯舜之後止為陳侯豈必王者之後  
皆稱公哉故史記及杜註於祀皆不著其爵亦為其

春秋考

卷之九

四 莊二十五

所傳不的耳今以春秋考之祀始終稱伯中間惟僖  
二十三年祀子卒襄二十九年祀子來盟僅兩書子  
則以其君不能自強欲降從卑而大國不聽故終從  
本爵也至於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說者遂謂遷祀  
於此則益誤矣辯具見各條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元凱曰門國門也高閼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  
祭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  
脩行為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  
豈有伐鼓救水災之禮乎○按左氏曰凡天災有幣

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夫謂非日月之青不鼓其說  
是也天災有幣無牲或未盡然蓋天災正謂水旱若  
其小者禱而不祭則但用幣可也至於大水且旱安  
得不告祭乎故大水而用牲於所當祭者禮亦有之  
但于社于門則非所當用之地耳伐鼓失又甚矣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也是為成季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  
列為三桓不稱弟而稱公子已為卿也凡公及內卿  
往他國皆不言朝聘而曰如存周禮也詳見隱十一  
年滕薛朝下○杜元凱曰報女叔之聘

春秋考

卷之九

五 莊二十五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許翰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  
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  
崇也餘見本年夏曹殺大夫下齊伐戎見二十年冬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曹大夫不名殺者非一人也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大  
夫下曹亦因戎得立國事遂制於戎諸大夫之所不  
服也必有陰以其事愬魯者魯以濟西之怨本欲報

我故因我侵曹而遂致伐焉曹所以敢於盡殺諸大夫者為我故也而亦與我為黨殘忍不君之罪見矣趙鵬飛氏曰公纔至自伐我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為曹伐我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我也黃震氏曰魯伐我曹大夫之不與亦者預聞其謀故亦殺之耳此說是也孫明復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亦一說也殺大夫例見二十二年陳殺公子御寇下○曹亦以庶奪嫡又專殺大夫惡之大者也是時齊桓主霸氣象一新而於曹不見有討焉何邪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若此類者亦多矣况人心猶疑

春秋考

不卷之九

六 莊二十六

尚多未服則姑赦過宥罪咸與維新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桓公所以能成霸業也○曹以近魯之國凡曹君卒葬未有不書者亦卒在莊三十二年而子班嗣是為昭公賢君也於魯必無不計之理而經獨不書其卒豈以亦為我黨諸侯共惡而魯因以我怨絕之遂不弔其喪歟此可以見外諸侯卒魯不弔喪則雖計不書卒之一驗矣餘見僖七年曹伯班卒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故城在今泗州北五十里

即晉下邳國僮縣地也詳見僖十五年楚人敗徐婁林下○伐徐魯治我黨也然宋亦序齊上者宋比魯尤近徐我亦志於伐者也特事起於魯而邀齊以為輔耳齊自北杏以來漸已經營霸業但人心未盡服則霸事尚未專故諸侯之事猶有不為齊主者而齊亦謙讓不違至明年同盟于幽與之者衆宋公心服不敢當先而齊亦盡任天下之事矣○胡康侯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我則我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我秋又伐徐者必我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春秋考

不卷之九

七 莊二十六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杜元凱曰曹地見僖八年盟洮下於此又云魯地非也蓋曹當杞會之中耳左氏傳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鄉非君命不越境詳見本年冬杞伯姬來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按是時陳鄭雖有貳心外實未叛然魯雖服而衛又不至宋桓公懼人心之未一乎齊



也故復合諸侯而為此盟自此再推為霸而齊桓遂專征伐矣詳見十六年盟幽下○張洽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周畿內邑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一十五里原城是也仲字本原大夫而天子命仕於陳以為卿者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葬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而請於君以行也魯大夫適列國者多矣未有書其事者此獨書葬原仲何邪以私事行也凡內

春秋考

卷之九

莊二十七

吉

大夫私事恒不書此特為公子友書也於時慶父專掌國政與公子牙比周友必有所不合故託以葬原仲而適陳也否則友本賢人而肯為此哉蓋自是遂棄官而不歸矣書此所以為季子來歸張本耳左氏序奔陳於子般卒之後則不知春秋書葬原仲之意矣友與國政纒及二年而即謝事權以求遠害其亦庶幾能潔身者歟書私事例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冬祀伯姬來

左氏以此為歸寧也後儒多祖其說竊意歲一歸寧

之禮亦有不可通者蓋親迎重事諸侯循不得越境况其夫人乎女嫁從夫則亦不得越境以寧父母矣葛覃之詩所謂歸寧父母者蓋太妣嫁於周國在渭水傍自周歸渭以寧父母乃境內也嫁於鄰國而欲歲一歸寧恐非先王以禮制情之教矣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必書以厚別也果有歲一歸寧之禮則他女豈無可書而如此其畧邪故知夫人越境歸寧非通禮也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此說得之矣然則祀伯姬何以來乎以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祀伯姬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時伯姬何

春秋私考

卷之九

莊二十七

吉

以先夫而至邪夫春之會洮必亦為此故也而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而莊公鍾愛其女使情勝禮焉是豈所以齊家而治國哉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名叔姬莊公之女祀伯姬之姊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以大夫而遠來逆女禮之正乎程正叔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蓋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

春秋私考

卷之九

莊二十

雖親迎重事亦不敢出疆在春秋時則奉君命越近境以自逆婦者亦漸有之然必先通媒氏之言而非有所強也故凡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強家有強於魯而後書如蕩伯姬齊高固是也莒嘗入向取年婁又敢以徵者盟魯公于浮來蓋媿傲之國也而慶又莒之強臣其來逆女必魯所不欲故特請於其君躬親來魯以強公必成因納幣焉而遂逆以歸如楚公子圍之入逆鄭公孫段氏也失禮甚矣不書納幣舉其重耳大夫自逆不書歸正以國君不與大夫敵公不自為主也公羊子曰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

說耳

杞伯來朝

齊桓晉文霸事方盛之時諸侯無相朝者然甥壻服屬之國於義可通者亦未能盡禁也杞伯為莊公壻且屬於魯此其所以來朝歟杞伯不能自強求庇於魯使其妻先求通問非以禮遜國者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衛自前幽受盟尋亦不服故齊要公于結盟鄭乃衛地也宋公至焉而衛獨不預其背齊可知矣故衛惠

春秋私考

卷之九

莊二十八

公卒而諸侯不會其葬觀齊意也懿公嗣立棄賢慢霸抑又甚焉但齊方以圖魯為急於衛不暇理耳至幽盟再同大會也而衛又撓之不可不圖矣城濮之會蓋齊以魯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其亦可謂能脩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歟戴溪氏曰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此說近之但以爲謀伐則伐衛何待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行邪

二十有八年卯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

績

會城濮而衛又不至故齊伐之此可謂序成不至而有攻伐之兵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然皆以一當百之士衛必師將不足且忽齊兵而止以人當之懿公之不淑群臣之無謀於此可見書及在衛見其不能度德量力而與齊抗也戰而言伐伐而言日急辭也齊以是日伐而直以是日與戰輕亦甚矣其敗也宜兵敗莫支而尚不知誠心輔霸之為急也不亦殆哉甫及七年而國有狄難幾至滅亡非棄霸忘危之明驗歟張洽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

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為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康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如此則事關天下之故莫有大於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之類而齊又能伸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單子朝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畧焉何所張本而見其為討子頹之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伐王不克宜如蘇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

春秋考

卷之九

莊二十八年

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號叔謀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於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撥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則不惟事失本真而亦自陷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桓公本為圖霸與師非規規於為利者是併霸者心事而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子遠除嗣是為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伐鄭非卿大夫帥師成行列者故以號舉左傳稱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非也若楚果出車六百乘則齊豈止以人救哉觀文十五年書齊侯伐曹入其郛則伐而入門者亦當書入矣蓋楚在當時雖凌中國而亦未敢大肆也不過縱兵殺掠以試漸強耳○齊桓圖霸攘楚其急務也十六年荆嘗伐鄭桓公豈不欲救哉顧其時人心未孚難以輕舉至是幽盟再同霸圖已定乃即救之善桓公之勤中國也止合魯宋二國者為楚尚未可與爭畧示威武以驅逐之而已然宋魯大國足繫諸侯觀望且

春秋考

卷之九

莊二十八年

冬築郛

將漸次鼓舞人心耳程正叔曰齊桓霸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趙汭氏曰救鄭之役曷為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能師者也故伐齊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為功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

郛魯下邑公穀作微設紂都朝歌時為微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今按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當尚在鄆城西南則郛邑當在鄆城西北范縣界上

與秦臺相近其地北近於齊南近於魯即濟西也而  
郟秦二邑近郟則為魯地矣其為此築以戎常出沒  
及之欲設備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  
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郟邑而書築者胡康侯以為創  
作邑非也蓋城雖創始未有不書城者故齊履謙氏  
曰臺園曰築郟字上下疑有闕文此可謂善疑矣但  
郟與秦相連之地去魯國都稍遠非可終日恣遊觀  
者築郟不久而復即其近地以築秦臺果何為乎竊  
意郟邑之築本欲為臺望遠築基已成而形勢未便  
志欲改園因遂停工未畢故不言所築耳然他日定  
春秋私考 卷之九 西 莊三十八

築秦臺蓋實本於此矣濟西見十八年公追戎于濟  
西下○胡康侯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  
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大無者汪克寬氏以為舉國皆無是也若止倉廩之  
竭則猶可取給於民間不必告糴於齊矣麥謂二麥  
禾謂黍稷稻粱麥熟於夏禾成於秋以所收之次為  
先後也黃震氏以麥禾為一物而曰若果二物並書  
不應麥先於禾其說非矣大無書於冬者至冬而後  
公私皆盡非以有司會計所入多寡於歲杪也○是

歲未有水旱而無麥禾服虔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  
養故禾麥不成也孫明復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大  
無麥禾土失其性也此固然矣然使素有蓄積則亦  
豈至此哉故何休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今莊公  
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良由好兵崇侈故耳  
使非齊與之糴幾何而不至於饑邪人君為國而不  
知務農重穀節用愛人者可以鑒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名是為文仲公子彊之曾孫也鄭漁仲曰  
春秋私考 卷之九 十五 莊三十八

公子彊食邑於臧因以為氏○不言如齊而曰告糴  
于齊以告糴行也非平時脩好之常矣齊霸方謀恤  
鄰故往告焉辰魯之貴卿也告糴而使貴卿重其事  
也凡遇凶災而不以民事為急者其國恒饑告糴則  
急民事矣春秋以此為救荒之切務也故書告糴者  
幸其不饑之辭也而桓公之不遏糴於此見矣張洽  
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  
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二十有九年 兩 辰  
春新延廐

言新者有故也廐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故新之新廐常事耳何以書廐長而盡新之則非荒年所宜爲耳孫明復曰告糴矣延廐雖壞未新可也王祿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脩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廐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春秋私考

卷之九

十六

莊二十九

言

夏鄭人侵許

許本預盟前幽特以國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背齊也鄭與爲鄰何以侵之豈去年荆之伐鄭得許人以爲鄉導邪雖或有之罪不在君勿問可也方有敵國外患不能脩德睦鄰而報怨稱兵肆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之在鄭矣○按趙鵬飛氏謂後六年楚伐鄭由失許援是以爲許因鄭優而導楚伐鄭也恐其時齊威方振許必不敢向楚耳

秋有蜚

左氏傳曰爲災也雖端良曰負蟻今謂之蜚蟻蟲好以清且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按羅氏之說本爾雅通志本草必舊時魯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爲常耳汪克寬氏謂負蟻常有而取山海經以蜚爲獸之說則怪亦甚矣觀蜚字從非從虫必虫之能飛者恐非獸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於鄭也國既亡矣猶繫之紀者不以亡

春秋私考

卷之九

十七

莊二十九

言

故而賸婦道也不書日國亡無計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之而往弔恩禮有加焉但未能即治其葬耳

城諸及防

杜元凱曰諸魯邑即城陽諸縣按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邪蓋諸乃紀邑北連高密安丘之界皆紀故地而爲齊所併者也特以諸近於莒控制爲難而禦之爲邑密邇齊都叔姬老死禦無主焉齊欲得之矣桓公賢叔姬之守義以其爲莊公之姑也而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其實以諸

易鄰也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霸者之假仁因可見矣其不稱齊人歸諸者魯往受之而齊不使人歸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邑不稱帥師者齊所欲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無制之術也蓋防魯故邑也防在鄆西亦近於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不敢叛矣不然則諸在莒卧榻之內必不欲人鼯睡而越境以造新邑亦豈魯人形勢之便哉且防在齊南魯北境上因得以備齊耳防詳見襄十七年齊高固圍防下○及者有別之辭城邑而書及別新舊也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為差耳

春秋私考

卷之九

十八

莊十九

言

三十年丁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成魯北鄙地詳見桓三年會邲下○幽之再盟莊公雖已服齊而從會從救矣然心猶有疑聞齊將出師不知其為鄭故也故次于成以待之可以見齊霸之信未能遽孚於天下而魯莊交鄰之不誠經世之無志亦可見矣或曰欲救鄭而不能或曰為齊聲援皆非也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封於鄆後漢志東平國無益有章城註以為齊所取之鄆水經註以為在無益城東北五十里者也按無益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杜元凱以為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絕不應有附庸在此况紀滅已久安得尚存附庸於越境之地哉蓋本小國在遂西而北鄰於齊者也○降者脅服之辭凡使其國服已者則曰降收之以為己邑者則曰取降止是服其人使歸已耳取則有其地而收其貢賦矣啖叔佐曰凡服從內附曰降○家鉉翁氏曰齊魯圍邲邲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鄆

春秋私考

卷之九

十九

莊三十

言

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胡康侯曰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叔姬卒八月矣無與治葬者至是魯人特往葬之其書日日由魯定也叔姬以亡國遺孀死無所主而葬事克襄不委溝壑亦可見節義之能感人矣○胡康侯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鄆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日食下

冬公及齊侯過于魯濟

杜元凱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按魯濟今為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即齊濟矣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按左氏曰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謀先定魯何預力焉蓋魯濟之謀魯自謀戎也魯濟之西即為濟西其地近徐州之戎而三臺備戎之議定於此矣以遇禮行者簡畧不煩則機易

春秋考

卷之九

二十

莊三十

王

密耳

齊人伐山戎

山戎即古無終也故杜元凱於襄四年昭元年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為北戎是不知北戎別一種也說見僖十年伐北戎下無終在今順天府薊州遵化縣地漢志右北平有無終縣趙鵬飛氏所謂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者是已自此至宋平府皆山戎也在燕之東未見其為患中國若邊境尋常寇盜則或有之何足遠征乎蓋齊桓無因而伐託以病燕為辭也伐山戎非齊所急

特為諸侯尚多未服欲立奇功以恐動中國耳其稱人將卑師少也亦以示兵精而不勞餘力之意則諸侯將必懼焉此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三十有一年戊午

春築臺于郎

四方而高曰臺築三臺所以備戎也魯與戎鄰懼其為患故欲為臺望敵如後世墩臺看家樓之類耳戎在魯南界其南為宋其西為曹其東則遠合於徐之道也即近宋秦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於魯之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沒矣此策必自魯濟受於齊桓者然徒恃崇侈以防虞而不脩德政此豈為國之本哉○何休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胡康侯曰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此其為說正矣但築臺之本意則非專為遊觀耳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薛界宋邾之間地為所侵而國日以削故隱公末年因朝訴魯然猶稱侯爵也自是降侯稱伯而遂服屬於宋矣何以知其然邪蓋自桓至宣薛不復來朝無

春秋考

卷之九

二十一

莊三十一

吉

事可見雖齊桓之世亦未嘗與諸侯會盟則以屬宋故耳又凡附庸小國不敢蓋於大邦屬他國者多不計喪本屬雖計喪而弔喪之禮亦畧此其所以不見於經也今薛伯之卒不日則不計者也何為亦書其卒乎魯往弔也薛為宋屬與魯無交焉而魯人弔之豈真盡喪紀哉蓋魯方將築臺故因弔示恩而求

薛割近魯南界之地耳上書薛伯卒下書築臺于薛而義自見矣○今按薛即近常之地魯頌有居常之語鄭玄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莊公築臺于薛是也六國時孟嘗食邑於薛又漢地理志魯國薛縣註

春秋私考

卷之九

二十三 莊三十一

引皇覽曰孟嘗君冢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蓋常近於薛薛弱必不敢侵意者先世與魯易地至是魯欲築臺始言故地尚未盡復而詩人以居常復宇頌僖公耳

六月齊侯來獻捷

我捷即山戎之捷也捷者囚俘也以囚俘見是為獻捷諸侯相遺則當曰遺獻者下奉上之辭也齊侯親來卑辭尊魯故據其所稱之實而謂之獻蓋桓公因魯人未肯心服故以伐山戎之捷親來致獻以示不勞諸侯之力而成外徼之功名雖下魯其實所以威

魯也莊公常懼徐戎為患方與齊謀魯濟而桓公即使人立功山戎出魯不意夫山戎之強豈徐戎所能比哉而得捷如此其易魯雖服齊未誠亦不能不震懾矣○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註云在縣西北鄭漁仲曰魯有秦氏居於秦邑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

春秋私考

卷之九

二十三 莊三十一

南皆濟濮枝渠所經則知秦近於鄆矣餘見二十八年築鄆下

冬不雨

冬之三月不雨而不書旱不為災也故公羊子以為記異何休氏曰異者不害物也害物則為旱災矣義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下○王葆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日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閱時不一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歲之災也故特書



之

三十有二年紀

春城小穀

魯猶懼齊未能深信故又城小穀以備之○孫明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按杜元凱以小穀為齊邑為管仲城之則何為不繫之齊而以內辭書邪故胡宏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攷此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元凱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蓋在今交州府金鄉縣界內即宋緜邑之西界也齊桓有志攘楚而

春秋私考

卷之九

二十四 莊三十二

中國諸侯尚多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歸齊常降心求魯而魯終懷疑故成之次防與小穀之城皆不忘備齊蓋桓公滅譚滅遂降鄆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鄆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後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託宋致魯若不期而會者且私推尊之以示密厚之意魯服而諸侯之信可孚此桓公之志也亦可謂善糾合矣○趙鵬飛氏曰桓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為主所

以為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張洽氏曰齊侯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莊公之庶弟也是為僖叔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為三桓牙為卿矣故稱公子書卒加恩禮也卒書日死於位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左氏傳曰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曰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

春秋私考

卷之九

二十五 莊三十二

為季子諱殺也然則善之與曰然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今按二傳之說皆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友刺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友之善處變邪是春秋之作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難殺者蓋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牙與為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倚者也友以季弟得政

未專烏得而殺之乃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酖牙其肯飲乎萬一飲酖而死則季友必先及禍而慶父之變亦豈待於立子般之後哉况此時友已出避於陳矣故牙之卒直自卒耳非酖殺也汪克寬氏引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為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一條其說本是但後儒狃於舊聞而不察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趙伯循曰公必薨於正寢以

春秋考

卷之九

二十六

莊三十一

字

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精射能狙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情於大義暱於私情母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踈宮壺而禍隱蕭牆矣非遇齊桓寬大不計舊嫌幾何而不辱身危國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按杜元凱曰子般莊公太子孫明復仍之如此則嫡出也其說亦有相抵牾者世安有嫡子已立為太子而復問後於叔牙及留情於慶父者邪其不近人情

甚矣此無稽之臆說也且莊公之娶至此九年子般雖非嫡出長亦可君奚必為太子哉左氏又以子般為孟任所生則益非矣孟任割臂盟公本由苟合魯人必不遽立其子為君何也以僖公為閔公之兄知之夫僖公為閔公之兄則未立閔公之時當先立僖公矣而魯之定君必立閔公者蓋僖公之生在哀姜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而名義不正如孟任然則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媵所出也故順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而

春秋考

卷之九

二十七

莊三十一

字

無應立之子矣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覲然後求僖公而立之此於人情事勢乃為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於次為正不得不以為君未敢遽弑也凡魯君未踰年而遇弑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時子卒是已子般日卒與襄公時子野同其非見弑明矣然則左氏謂慶父使國人蒙賊子般者豈足信哉○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胡康侯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

民之心也今按既葬不名之說義亦難通如僖公成公之葬皆在嗣君即位稱公之後曷嘗以其未葬而稱名哉蓋未踰年稱子卒則稱名以別於踰年之君乃常例耳故齊履謙氏曰子卒不名闕文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以閔公幼弱無寵於哀姜欲謀自立也齊桓不肯曲徇而聽魯竟立閔公此可見桓公知義不欲以私意專制諸侯之事也胡康侯以為書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非也是時桓公主霸方以大義正天下觀他日哀姜預聞子弑猶不敢如齊而卒因討縊亦可見矣慶父既弑子般豈敢公然如齊以犯桓公之討乎故子般之卒非慶父弑也乃自卒耳

春秋考

卷之九

二十八

莊三十三

狄伐邢

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之墟中山者今直隸真定府定州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而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者也詳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杜元凱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僖元年始遷夷儀或以為邢初封邢丘遷於襄國非也

蓋邢丘畿內地名而邢則畿外國名也詳見襄八年會于邢丘下○狄之為國其西南則邢衛矣其東北則冀燕也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關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汪克寬氏曰此狄入伐之始許翰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戎荆楚交侵中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惟楚為甚矣

春秋考

卷之九

二十九

莊三十三

春秋私考卷之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

起庚申閏公元年

盡辛酉閏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閏公

莊公庶子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也九歲即位  
即在位二年謚曰閏左傳云閏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如此則因哀姜通於慶父而遂無寵耳

元年

春王正月

春秋私考

卷之十

閏元

吉

子般之卒慶父欲代必有謀於哀姜矣特畏齊桓故往請命而魯之太臣以閏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立故汲汲焉擁之即位以其事在先君之年故逾年正月不書即位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齊人救邢

按狄之伐邢在去年十月至此踰時必無及於事矣救之何以若是其緩耶蓋狄無遠志不過擄掠而去耳桓公以為勞師無益本不欲與爭也特以衛在邢南觀望所繫况衛方懷疑事多撓霸不一救邢何以服衛人之心哉故管仲以簡書相恤為言而桓亦聊

以一國輕兵應之蓋欲道出衛疆飲之以能畏鄰戒而已書齊人救邢於狄伐三月之後而見齊之所急不在邢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克寬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氏傳曰請復季友也杜元凱曰落姑齊地○先儒以為公九歲即位蓋就莊公娶夫人之年而數之也即位之年遂能至落姑與齊侯盟則亦知事矣

春秋私考

卷之十

閏元

吉

季子來歸

魯人知慶父陰懷異志故群臣奉公以求託於齊桓而齊桓從魯望為之迎季子而相之見齊桓之能定魯也季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以不臣也凡不期而至者謂之來歸季子本以賢德避居於陳今欣然歸慰國人之望則出於所不意也公穀皆曰來歸喜之也得其意矣朱子誤信左傳成風事季友之說乃謂友為魯國之賊而聖人著其專國為禍之端則於春秋不名季子之義安可通乎○稱季子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歸例

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下

冬齊仲孫來

仲氏孫名齊卿也與文公時華孫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趙訪氏以為不名非也春秋之中未有已為臣而不名之理不稱使鄰國交好之常辭也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孫明復以為私來亦非也齊桓始霸君令臣共群臣必無無君命而私交之理○當時齊桓雖立閔公而使季子相之然慶父父執兵權疑於生亂故齊使仲孫過魯省難因以覘之蓋倦倦為魯之意焉善齊桓也故仲孫之覘覘慶父也其曰

春秋考

卷之十

三 闕元

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也左氏附為齊欲取魯而覘之說非惟不知齊桓之善意亦不知事勢之不可行也不言聘者見聘為僭禮而齊桓不行矣

二年酉辛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境水經註所謂沂水流逕其東南者也東踰沂水為中丘地南為費地西為根牟地北為蓋地蓋在齊穆陵關南而東南近魯防邑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非齊所急而遷其民以有其地得無以魯恃

強不肯相下而欲制其肘腋歟此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王者之大祭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魯之為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蓋因成王賜周公廟祀以天子之禮樂其後親盡之世因僭禘焉故孔子於禘不欲觀而或人問禘則曰不知為此故也然魯禘非禮已習為常有不勝書矣凡書於經者皆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因事而見者也○禘冬祭也故周書洛誥周禮

春秋考

卷之十

四 闕二

司動通謂之烝今以五月行之則周正建辰之月耳因事特禘非禘之常時也詳見廟制考義○吉禘者易吉而祭也禮喪三年不祭非廢祭也使人攝之耳蓋非初即位時祇見厥祖之比矣今莊公之服未終而閔公與群臣皆易言而祭苟非有為何以如是其急于乎○于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併及于莊公禘為莊公而發故耳然所以急於禘莊公者是時慶父以桓公庶子有覬覦之心焉而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立故親率群臣特舉此禘以示莊公功德足以上配

文王周公宜及其子孫欲以杜慶父之奸萌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閔公弒而書薨例見隱十一年公薨下○弒閔公者慶父也慶父專掌兵權為日已久魯人固疑之矣然於子般未敢加弒者猶畏名義也及如齊謀立而不得常懷覬覦然後魯人益疑其心而慶父亦自疑矣此閔公之所以弒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群臣雖欲輔閔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內交官禁而國毋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以為專授兵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

春秋考

卷之十

五

閔二

左氏載公傳奪下齣田事非經意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子邾

此哀姜也姜氏不絕於夫人以魯人猶未正名其罪也姜氏所恃者慶父慶父不安則姜氏孫矣孫義見莊元年夫人孫齊下○吳澂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為魯人所逼也慶父父掌兵權魯人力不能制但其弒君無與為黨如季

友者必將仗齊威而討之逼之者最於是慶父不能自安故逃於莒蓋畏齊桓之討也齊桓主霸威震諸侯於此亦可見矣○春秋時弒君之賊不能討而與之為黨者比比皆然季友計安社稷使賊無所容其忠安可少乎但力量止於此耳孫明復以為惡季子緩不討賊胡康侯以為譏失賊則皆責之太過矣義與十二年宋萬奔陳同

冬齊高子來盟

不稱使交鄰之常辭也說見元年齊仲孫來下○高子杜元凱以為高後也高後則曷為不名時已致仕

春秋考

卷之十

六

閔二

不受祿蓋齊之老臣桓公以為賢而待之以不臣之禮者也子者男子之美稱自慶父弒閔公與夫人既俱出奔矣而魯人猶懼見討於齊人心洵洵故齊桓特屈高子以安魯高子嘗來魯盟防有素望焉魯人之所深服也因與僖公盟以定之而魯人遂無疑焉高子之能安魯所以善齊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伐衛懿公及狄戰衛師敗績遂滅衛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國都耳若果伐而後戰戰而後入則書法亦應有別不得繫以入書也况衛

實未滅而何得謂之滅乎然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  
言歸唁至漕則當時衛侯亦嘗暫出避狄久不得歸  
也故其詩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  
極羊非卯辰之月未為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  
處漕邑則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齊  
桓方大合三國之師以城邢而於衛則不之救焉此  
許穆夫人所以為無所因極也齊桓攘夷安夏志業  
方勤而獨於衛不救者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  
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  
以歆之至衛文公經營復國而於齊亦遂心服矣此

春秋考

卷之十

七 閱二

衛避狄難野處漕邑之本末也先儒所謂衛為狄滅  
桓公封之者誤矣○狄之入衛也懿公失政也夫霸  
令行於諸侯諸侯奉之則自治交鄰政事脩舉外患  
莫能加焉此霸者所以有功於世也歟懿公不肯服  
齊非所謂畏天保國矣狄禍之及也宜哉○是年懿  
公敗不知所終史記以為狄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  
於法當特書矣而經不錄必自卒而非殺也又以衛  
立昭伯頑之子為戴公則頑子不應為君已辯於桓  
十六年衛朔出奔下矣戴公尋卒而明年立其弟燬  
是為文公戴公之世不知其有無意者文公其即懿

公之弟歟

鄭棄其師

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為界故使高  
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故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逃  
亡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眾之失  
也左氏以為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為  
惡其將則不探其本矣夫高克將兵而使眾不返誠  
非善撫馭者然鄭之使將此師豈為欲遠克哉今觀  
清人之詩未見其為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地連牧  
野其說已見隱四年遇清下矣而彭消軸則皆衛邑

春秋考

卷之十

八 閱二

之在河北者也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於近河之邑  
未見追逐則狄患尚未遠能渡河至鄭也第遣一旅  
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為晚也  
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翱翔逍遙旋抽作好  
逾時在外竟不召還此非棄師之道乎是時楚方為  
患於鄭而鄭乃自棄其師楚兵所以敢於連至者蓋  
先有以知其虛實矣然則聖人所書之意豈真為高  
克哉詩序察理不精亦與左氏無異鄭玄因之遂謂  
清為高克所帥衆之邑而水經註亦以中牟之清陽  
亭當之則高克所帥乃一邑之人耳經文曷為以師

言而屬之鄭邦

春秋私考卷之十

九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

起壬戌僖公元年

盡丙寅僖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僖公

名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之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  
謚曰僖母成風薨在文四年然僖公時詩人已稱其  
為壽母則莊公初年當已入後宮而僖公之生必在  
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  
不見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則僖公之年信乎長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僖元

於子般及閔公矣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趙汾氏曰姜  
氏者公為公子日所娶齊侯女是也

元年

春王正月

慶父弒閔公本欲代立者也季友忠誠國人共附故  
汲汲立僖公於慶父未奔之前而倚齊以定魯國則  
即位不得書於逾年正月矣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  
下○按僖公之立以閔公既弒而於次應立也季友  
以賢定社稷實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  
繇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



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兵入衛父猶未歸桓公無及於衛懼狄乘勝而歸將暴邢也則救邢而已聶北邢地當在邢南齊桓霸業方新大合三國之師以救邢非應故事也其次聶北豈緩於事哉正以遏狄人自衛入邢之衝也用兵大事相機而動豈以急於求敵為功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為貶非矣孔穎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洽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曹師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二 僖元

者曹昭公班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謹而曹與宋鄰亦相親信自此黽勉從齊遂自供賦則曹昭之賢亦可知矣齊桓與宋特遇梁丘而諸侯漸為齊役見齊霸託宋以寄心後之妙也宋曹近衛而役之救邢不煩遠國又見兵有節制焉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為邢遷處則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衝邢若南遷於此狄豈竟無一至其地乎其說非矣蓋邢故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為固耳蓋遷

者邢之志而城者桓之功也邢自此無狄患矣桓公一臣天下民到于令受其賜茲非其一歟○邢在衛北邢遷則衛無輔桓公何以不為衛謀耶蓋衛人不服齊棄不圖且狄已入衛無及於事矣邢小難支不可不救而衛以北州大國狄退猶能自立且救兵在邢則亦足以威狄耳桓之知所緩急也如此豈特以衛人不服之故哉但師獨為邢創城而畧不助衛脩復則桓之於衛所重在棄矣謂之誰因誰極信矣哉餘見閔二年狄入衛下○孔穎達氏曰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三 僖元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齊人以歸 鄙小國名而南近於莒杜元凱曰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按城陽即莒州今莒東北高密縣境有夷安城必因夷而得名矣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往從而莒送避於夷爾薨于外而言地恒詞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蓋桓公使人召哀姜于夷雖不明言欲討而哀姜自疑有縊而已書薨義見五年晉殺世子申生下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衛魯宋齊弑者不加誅討人道亡天理

滅矣自桓公奮起雖以哀姜之親猶誅死不赦四十年間而天下諸侯無敢有動於惡者蓋桓公之功於是為大而聖人稱之以為免民於左衽者殆亦有取於此云○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齊人本由桓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凶喪歸國焉人豈為之哉書夫人書姜氏書薨詞不異者桓以閔公之弒慶父所為哀姜雖亦與聞猶可從末減也今既伏辜於法已正則以親親之故使魯為國諱耻若無其事然者其喪既歸而魯不得不以夫人禮成矣此則霸者飾名姑息之過耳不然哀姜之孫由魯逐之而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四 僖元

又一無所出魯人何為而厚送其終乎汪克寬氏曰以歸之義文定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舍且贈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

楚人伐鄭

杜元凱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孔穎達氏曰荆楚一

亦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是時始改為楚以後常稱楚也黃震氏曰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文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此楚成王顧時事也其曰人者將卑師少微者之稱也而軍行有紀則漸學中國矣春秋書此非進之也紀其浸強之勢耳然終桓公世君大夫未嘗親犯北方得非養重蓄威而但分兵示武歟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五 僖元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杜元凱曰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按此即今陳州地也○榿之會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即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為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計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邾以小國界於魯宋之間觀桓十七年二國同伐蓋兩事焉至莊十三年宋人與邾從齊會于北杏而邾始專附宋矣齊桓主霸不欲重煩諸侯故凡小國皆使附於大國以共貢賦故自莊二十七年盟幽

之後小國無預會焉則各有所屬也今會于榿而邾何以復預乎以魯貴邾不恭故勉齊於會也邾之所向在宋則齊有從其所欲而已此魯之所以怒邾而有偃之師歟終偃公之世邾與魯抗至有升陘之戰而須句皆婁之取皆相繼及之則信乎其不向魯矣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元凱曰偃邾地此蓋魯兵至邾而敗其出禦之師也魯方從齊會榿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齊矣齊恐失魯姑勿治焉左氏虛丘成歸之說牽強難通蓋以春秋所書哀姜薨葬之文觀之則魯於夫人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六 僖元

之故若無警邾之義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慶父弒君奔莒齊桓非不欲討也但中原未靖鄰國

猶疑姑以計處不欲輕用兵耳既而慶父揣無所容

尋即自殺蓋必齊計亦有所施矣以其不因正名討

賊故不書殺凡罪人自殺者恒不書如齊崔杼是也

崔杼自縊說見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慶父當

桓霸方興之時常懼見討幸於得亡豈敢復至齊魯

之境哉公羊所記齊人不納奚斯入請之言其亦不

察於人情甚矣蓋慶父之死死於莒也莒人欲冒以

為功故求魯賂魯人弗與故來加兵莒在東夷肆行無忌如此此其所以敢容慶父也歟○凡書敗某師者皆未陣而以計敗也敗之者為主敗書日者見其計之速也胡康侯曰莒人與師來伐罪在莒也季友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也○鄆杜元凱以為魯地竊意當在魯之東鄙蓋僖公因是而賜季友以費或者鄆即費間之地歟至謂賜季友汶陽之田則誤矣汶陽說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獲者擒人於戰陣中之名也生得曰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七 僖元

獲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馮下云敗莒師獲莒挈

者師先敗而後大夫獲也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

於師也師敗而大夫獲必兼言之見師與大夫敵也

○擊莒大夫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者姜氏也不稱姜先儒以為絕之於齊也審如

是則何以不於薨夷時絕乎杜元凱以為不稱姜闕

文其說是已喪至自齊齊使魯自迎歸也力不資於

齊故不書齊人歸姜氏之喪哀姜預弒嗣君幾於亡

國大義已絕而使得葬以小君入於宗廟齊之過也

霸者不能以義正諸侯而仍使盡私情焉則魯君臣不得不純用夫人禮矣如宗廟何故高閔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然諸儒多謂僖公請而葬之則喪歸於禮難處而哀姜無子魯人情非所急恐未必然爾詳見本年齊人以歸下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魯地杜元凱以為衛邑非也蓋楚丘在今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以唐志考之當在城武單父西南武德中於此置戴州者也城武單父春秋時皆為魯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九

信二

地而楚丘與之連界魯人有卜楚丘者以地名入者也又漢志註云城武有楚丘亭元凱亦以為楚丘在城武西南則為魯地可知矣焉有衛欲遷都謀利之地而遠去故都越境偏安於曹國之東南乎文公既為避狄而遷楚丘則後日成公之遷帝丘亦為狄圍故也帝丘又在楚丘西北歷曹濮諸州而後至何為狄兵已至其南而衛反遷入其北耶要之衛止帝丘一遷而桓公城衛楚丘之說則因齊嘗伐邢宜必及衛而遂附為衛事耳殊不知齊因衛人不服棄衛不圖其說已見狄入衛下矣若是則定之方中作楚官

也其詩何以列於鄘風耶曰此必非衛詩也蓋魯襄

公薨於楚宮則楚宮乃魯之離宮也意者魯之先君嘗築宮於此以為勸農之所故詩人稱之曰秉心塞淵非盛世賢君豈易及此衛文公困於狄難而齊但城邢衛實分齊不救雖服亦讎故桓公初薨本心遂見既伐齊喪遂滅邢國此誠無道之君所為烏足以語秉心塞淵哉然則定之方中蓋美魯先君之賢者而寡入鄘風耳不然則必別有所指而今不可詳矣左氏不得其傳亦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夫狄之入衛本未嘗滅何封之有城楚丘魯事也故以內詞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九

信二

書亦何預於諸侯哉夫楚丘在曹宋之間而西南實當戎界隱七年戎伐允伯于楚丘即其地也是時曹宋方睦未有警焉其必魯以備戎而城歟夫魯之於戎在莊公時既築三臺以候望而今又城楚丘以備之戎自此不敢為患矣非齊桓主霸經營四方而魯人安得知此計乎餘互見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先儒皆謂哀姜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子無繼母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婦人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

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餘見元年齊人以歸及夫人喪至下。○高閔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為泰伯嗣。其地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虞城。晉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也。詳見成七年吳伐郟，下晉侯爵出自武王子唐叔虞。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本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一 僖二

武公併晉都絳，又徙新田，復命為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是也。武公子獻公詭諸，在莊十年嗣立。下陽，號之別名，猶荆謂之楚，郟謂之啓陽耳。下陽亦公爵出自文王季弟虢叔。武王封於下陽，以其兄虢仲先封東虢，系所出也。故下陽亦得號名，而謂之西虢。其地在漢弘農陝縣。今河南府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是也。詳見莊二十四年郭公下虢。虢世次國微不可考矣。按此三國者，皆姬姓，同出於周，而相鄰之國也。虢在虞南，而晉在虞北，晉兼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而虞界其間，則已制在籠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虢

之計也。杜元凱以為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而註後漢志者，因之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如此則正在晉絳都之西南界上，一出國都而即至其地矣。何待假道於虞哉？且謂下陽邑而非國，則假道於虞尚未伐虢也。特與虞師先滅其所屬耳。而滅國在後，反畧不書理，何可通耶？蓋下陽即國名也。故可言滅別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若以邑而言滅，則事反重於滅國，不免費辭說矣。○孟子曰：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為首，何耶？貪得重賂，踴躍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一 僖二

爭先道晉出兵以為功，首晉遂示謙，陽居其後，而虞人不悟，卒至自亡。書此以見虞之愚也。獻公以利餌人志，滅同姓，其亦立心不仁者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黃皆嬴姓國。江，顛帝玄孫伯益之後。漢汝南郡安陽縣有江亭，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黃陸終之後。漢汝南郡弋陽縣有黃亭，今光州定城廢縣西二十里是也。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梁國即今歸德州，其北五十里為蒙。○江黃近楚之國，為楚所逼者也。故桓公使宋招徠與之為會，蓋江黃

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遠交之計也宋自會鄆以來從齊獨固故齊以服江黃之事密託於宋而他國不預焉先儒以為諸侯皆在而獨言遠國失之矣夫齊桓攘楚雖江黃遠國猶與相結而獨不連秦晉何邪蓋秦晉僻處西方非楚患所及之處而其國又方悻慢岬強必不為齊用苟與相連反增一敵故但外示聲威不與通好程正叔曰齊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正謂此耳若江黃則當楚後門常逼楚患與之相結則可以得其心而斷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一 僖二

楚右臂矣齊桓之算其亦知先後著歟趙鵬飛氏曰桓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今按齊桓之結江黃功利之計也夫江黃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甘心焉者也齊桓豈不知其伏取滅之機哉以王者之心論之宜為之慮久遠矣教之以脩睦鄰之道授之以禦暴保民之方而中國又皆同心一德救患分災使有所依憑無憂強暴乃為盡誠

耳不然則寧不得其助而不忍苟欺其愚徒欲濟己之成而不顧遺彼之禍仁者弗為也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為此說者其知春秋之意矣

冬十月不雨

一月不雨則書月說見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下非每時而一書也一月不雨雖未為旱災然恒暘之變亦天道之不和也故僖公三不雨公羊皆以為記異得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一 僖二

之矣○僖公非賢君也始則背齊會而敗邾中則瞰齊衰而滅項終則乞楚師而伐齊棄義趨利報怨行私無所不有特為周公之後齊霸所賴以成而桓公每庇翼之故能不失聲聞耳豈真有志於民者哉先儒乃盛稱其務農重穀閔雨憂民之美得非徇虛名而不求實德者歟

楚人侵鄭

張洽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額已長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

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甲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舒郟姓臯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今直隸廬州府是其地也舒有數種謂之群舒僖公時猶合為一故總謂之舒至文宣時舒始分為三種而不能統於一矣一曰舒蓼一曰舒庸一曰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皆繫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南有廬江廬江南有舒城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十四傳三

皆群舒之地但不知孰為舒蓼孰為舒庸孰為舒鳩耳其後楚滅舒蓼舒庸舒鳩而不見別有滅舒者可見舒即群舒之總名也○胡宏氏曰取不言滅者取為附庸不絕其祀也家鉉翁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六月雨

書六月雨見彌月而雨非志喜也不雨而止即雨矣因不雨以見雨則不必書雨曰冬十月不雨則十一

十二月雨矣曰春王正月不雨則二月三月雨矣曰

夏四月不雨則五月雨矣公羊云上雨而未甚正謂

六月已上之月有雨而非大雨也至六月彌月以雨

則太過矣周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二麥方熟宜暘

之時而雨太過則亦傷農雖未為大災亦見恒雨之

變也餘互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在齊之西鄙非江黃之便道也宋公致江黃遠

至於此蓋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窺其迹耳陽穀

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十五傳三

聲援此其謀也是會也所託惟在宋公諸侯不與焉亦猶貫之盟耳先儒以為大會未言不又誤乎○張洽氏曰去年盟江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

我也孫明復曰涖臨也凡言涖盟者受盟于彼也來

盟者受盟于我也餘見桓十四年鄭伯使第語來盟

下○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黃遠國定議矣豈有中

國諸侯不為師期之理蓋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

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爲之招徠受事即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蒞盟趙鵬飛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而魯人從齊之心至是始固矣

楚人伐鄭  
李廉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四年丑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 蔡潰

齊桓自北杏之後未嘗與蔡會盟蓋蔡與楚鄰爲楚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六 傷四

言

所逼雖欲招徠必不肯至故大合諸侯出其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降者則蔡人勢必潰散奔告于楚而楚人震恐不知所爲此齊桓素定出奇之計也豈若左傳所載蔡姬乘舟蕩公之誕說哉趙鵬飛氏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說者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齊桓合諸侯雖從

簡便然會鄆盟幽之際制猶未定故曹嘗列於小國與邾滕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爲同會之常而諸小國皆附賦於所樂從之國不親行矣薛季宣曰許男何以先乎曹大也非禮班之序也詳見桓十六年伐鄭及莊十六年盟幽下

遂伐楚次于陘

陘在召陵南漢志云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蓋召陵蔡地今許州偃城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其地近在蔡西距楚尚遠杜元凱以爲楚地豈擬後日爲楚所併而言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齊合諸侯本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七 傷四

牙

爲楚也故兵既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然次陘以脩告詞而不即進兵相逼亦可見桓公從容待敵以全取勝之謀矣○按桓公所以責楚者必以其陵霍諸夏爲辭也若左傳所載包茅不貢昭王不復之事則其詞不足以服楚桓公管仲之智豈宜不及此哉况楚始受封五十里濱江小國漢水沮漳皆非境內其初勢猶未盛必不敢加逆於巡狩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在周之盛時九伐之法猶未弛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



耳不足信也至真德秀氏則謂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責之蓋為桓公失德者多恐楚指斥以對此又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楚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也此其罪狀尚屬未明必有含容庶開悔過雖湯武專征諸侯亦豈肯盡發其隱哉蓋桓公所為雖非王道然名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匡天下使諸侯皆知尊王攘夷終春秋之世楚雖強橫而霸緒相沿人心不泯諸侯無敢黜周而王楚者桓公之功於是為大矣此其所以為仗義執言之兵而孔子亦許其為正也歟然則孟子以為春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八

僖

秋無義戰何邪蓋非天吏而伐國則是以力服人據諸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逆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仁無思不服者何如哉餘見莊十四年伐宋下

夏許男新臣卒

胡康侯曰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禋歲一添之出疆必載禋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

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許穆公新臣卒于業嗣是為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屈氏完名楚卿也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杜元凱曰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按潁川即今鈞州東界許州偃城縣餘見次陘下○來盟者自外請盟之辭曰來盟則既盟矣孔穎達氏以為屈完本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十九

僖

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後儒多宗其說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盟退召陵而始盟耳如此則云如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哉况經中凡書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別出一盟是再盟矣蓋屈完初至于陘本畏齊師之盛而求服也故先請為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歸楚則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書盟歟但來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出齊意耳然即召陵之盟而又有以見楚人之心未足深信也何也

於慕義則一言即乎何待再盟哉書盟于召陵而楚人滅弦圍許滅黃伐徐之端已見於此矣然桓公但知懷遠以德而已何暇計其他哉師徒不勤兵刃不血而強楚屈服諸侯用寧雖不足以盡合王者之心亦庶幾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之事矣豈非二百四十二年之所僅見哉故孫明復曰召陵之盟專與桓也齊人執陳轅濬

轅氏與袁同濬塗名陳卿也凡執人皆使其國衆執之以聽命故恒不稱君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左氏公羊皆以轅濬塗欲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二十

辟軍道故齊執之如此則小事耳責以大義薄示刑威斯已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桓公雖非以德行仁然必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輒以重怒加陳此今之諸侯之所爲也管仲以練達賢臣豈應聽其爲此暴虐失人心之事乎况當時天下諸侯大兵雲集強楚方服威振華夷而齊之軍令素嚴法宜畫一濬塗安敢復行辟軍之術哉○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不復與齊會盟蓋陳之爲國南與蔡鄰勢必懼楚而又以殺公子御寇之故懷疑於齊此必有挾楚抗齊之志者也說已見莊二十

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下矣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恐陳漏泄事機不以腹心相託但示之以坦懷而已觀江黃於陳爲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以爲陳人陰懷二心異日必先向楚故乘楚服即執濬塗以其執陳政也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侵而皆以魯主馬以示陳之與國如魯遠國如江黃皆爲我用而七大國之兵迭爲侵擾勢不可當凡以威陳而已此固霸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天下之故豈爲陳大夫一謀不協而發哉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二十一

穀梁傳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吳澂氏曰江黃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大伐楚之功也公與齊桓公會多不致此獨致者亦以伐楚事大也六年伐鄭事干攘楚故亦致之見齊霸之時諸侯所重在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莒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魯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魯以卿出六國皆以人行  
統在卿矣伐陳則使魯臣率江黃之人侵陳則使魯  
卿率六國之人蓋齊桓以魯與陳相好示陳以能用  
魯也

五年寅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丞于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生重耳小戎  
狐生夷吾驪戎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僖五

子

嬖諸群公子將立奚齊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  
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狄  
夷吾奔梁○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若本無  
欲殺之心而智慮不周因事致死雖臣之於君子之  
於父猶不可加以殺况父之於子乎故哀姜自縊  
齊所欲討也以桓公未有賜死之命故止書薨夷况  
本無欲殺之心乎申生為驪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  
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殺其傅矣新城  
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

自縊實晉侯拒不得通而逼令自殺其為賜死無疑

故直稱晉侯罪獻公之嬖寵庶孽本有欲殺其世子

之心矣左氏所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之說亦

因其父志不可回而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雖

新城亦不必奔矣既奔新城則申生猶望其父以不

殺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赦則申生知無所逃

不得不自縊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於晉侯書殺之

意而豈虛加以立義哉○張洽氏曰獻公嬖寵庶孽

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

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所謂為人

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僖五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之子其後為成公是時未立為世子故不稱名

○吳澂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

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

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

位蓋伯姬預欲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  
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倍受  
其朝皆非禮也高閔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  
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

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仁而勝朝乎○今按  
杞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魯婿必無不計喪之理  
然而不書卒者魯弱其君因有諸侯之事出外日久  
遂不弔也詳見七年曹伯班卒下

夏公孫茲如卒

齊桓之時事從簡省故小國皆不與會盟而貢賦則  
助大國如附庸然卒自桓十五年來朝已屬於魯魯  
以從齊侵伐會盟之故故使公孫茲如卒取貢賦之  
助焉見魯之政令無常小國不服而不免於征求也  
○左傳以公孫茲如卒為娶雖請命而行實私事也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僖五

春秋中凡如此類亦多矣非關天下之故法不應書  
娶焉之說非也趙鵬飛氏以為私交則當與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同例然而公子友特書其事則以其棄  
官而去為他日來歸張本耳茲以國事書亦豈得為  
私行哉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范甯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王世子與  
諸侯齊列啖叔佐曰齊不敵為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王世子名鄭惠王后陳媯之子也按史記鄭母早

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杜元凱曰惠王  
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  
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竊謂齊桓之會王世子必有道  
焉誠使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為植黨

齊桓率諸侯徑請于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為脅君  
未見其為可也蓋必齊桓會衆請朝以誠懇陳願  
奉王世子之意而惠王感悟知義之不可易也因遂  
下令免朝使王世子就會諸侯焉如此則於禮為順  
於情為安齊桓有翼戴之功惠王有從諫之美一舉  
而父子君臣之道咸得矣苟非此此感乎勢必不久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僖五

齊桓必非不謀成者霸者一興而王室遂定其功豈  
可少哉○杜元凱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  
鄉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  
會不應如是之遠疑首止必近周疆非衛地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之盟欲諸侯翼戴王世子也○世子不與盟故  
言諸侯以別之會盟異月故復言首止此書法之常  
耳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胡康侯以為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  
言首止書重詞復有大美焉則鑿矣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氏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此說恐未必然何也惠王既使王世子出會則已從齊請不疑矣安有會畢而盟又復陰沮鄭伯者哉况鄭伯連歲從齊與諸侯同事何以見其不朝而有懼也此蓋叔帶之黨欲撓齊事故假王命以離鄭心耳且楚自召陵求盟雖已輸服而讒慝之口猶為鄭危鄭乃楚患易及之國烏得而不動邪不察人言而逃歸即楚蓋本鄭伯庸愚而不虞近禍耳顧併惠王從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二十六 僖五

諫之美而失之則將謂齊桓首止之盟乃拂王心而強為者乎○胡康侯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趙鵬飛氏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關輕重然桓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桓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

楚人滅弦 弦子奔黃

任公輔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即杜元凱所謂弦國在弋陽鞞縣東南者也楚稱人將卑師少也

豈必闕殺於楚領兵哉餘見莊十年譚子奔莒下○

左氏傳曰江黃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高閔氏曰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也張洽氏曰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黃震氏曰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哉弦非黃比也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齊之罪耳餘見十一年楚人伐黃下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僖五

冬晉人執虞公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則其國滅矣何以不言滅邪虞之土地人民已服屬於晉特其君存焉耳執其君不矜其所不能也故不言以歸不言所舍以為猶存於其國耳其君雖存而實為晉所制若一匹夫然亦自是而亡矣是故滅人之國而毀其宗廟社稷則曰滅未滅其國而收其貢賦以為附庸則曰取以兵脅之而強使服已則曰降三者咸無稱焉而惟曰執虞公見晉已縶其地而得其民制一匹夫何難焉則不待勞兵力而虞自亡也然則不書虞亡者晉實

制之與外患未逼魚爛而亡者異矣但比滅下陽以觀而虞已困晉術中亡可知也虞公不名者見執而始有悟僅能不屈焉耳噬臍何及哉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

二十八 僖五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起丁卯僖公六年

盡丙子僖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 丁卯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黃震氏曰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

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新城杜元凱以為鄭新

密即今鈞州密縣南近方城必為楚導故諸侯之師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僖六

越鄭都而圍之趙鵬飛氏以新城為虎牢則非矣伐

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趙伯循曰將卑師少何能圍國

竊意兵精人勇不在於多以臨弱國人誰敢當若但

環攻四面絕其往來雖人少亦謂之圍矣奚必厚繞

數匝哉觀昭二十五年圍成僅用所居鄆邑之人則

書圍信不繫乎人衆也餘互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

下○楚欲救鄭故圍許是其志未嘗不欲圍中國也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書遂救許見桓公之急於救患

矣楚雖服於召陵而尚乘時竊發非齊桓公勤於攘却則其為患豈止此哉終桓公之世不敢大肆於中國者皆由能抑其暴故也趙訪氏曰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諸侯救許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強也○黃震氏曰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許不旋踵與洮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秋救許而楚子已還至冬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圍急而下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二 禮六

冬公至自伐鄭

黃震氏曰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餘見四年公至自伐楚下

七年

春齊人伐鄭

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而諸侯之心搖矣此天下之大機也故桓公急於服鄭張洽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邾黎來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

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通也○齊嘗輔宋爭鄆今則進鄆為小邾子而仍使附魯故來朝桓公霸令之行諸侯無朝者而獨此小邾朝焉則以附庸之故也亦禮之所不能盡禁者耳餘見莊十五年伐鄆下

鄭殺其大夫申侯

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申本國名而邑於楚以國為氏者也侯者名也申侯由楚而仕鄭故鄭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以說於齊不罪己而責其臣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

春秋考

卷之十二

三 禮七

見其殺非正刑也黃震氏曰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說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於齊譜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為說○凡別族之臣以名繫氏貴戚之臣稱公子公孫皆為卿者也置卿因國大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於天子若大夫則諸侯自命而以名通此禮之常而卿大夫之所以別也春秋時凡為卿者皆不請王命矣故於其見殺雖卿亦謂之大夫王制以卿為上大夫而下言大夫又別有上下二等前後自相抵牾至以次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四傳七

國一卿小國二卿命於其君而不命於天子則於理  
 尤為不通漢儒附會之說其亦不察於春秋不書卿  
 而書大夫之義矣然卿必有職如太宰司空之類皆  
 官名也而卿大夫之等則其爵也春秋於大夫未有  
 書其官者見其非公選也當時用人或以私愛而登  
 庸或以世官而承襲官無專職兼攝無常皆非因德  
 而授任者也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耳胡康侯以為  
 不書官者不與其自為卿也夫魯之單伯鄭之祭仲  
 皆命大夫也而亦不書官此豈繫於不命而自為卿  
 乎張洽氏以為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  
 城之書亦非也蓋司馬司城義繫於官耳若宋果得  
 自命則華向皇樂之族以貴卿而見於經者亦多矣  
 何以悉不書官乎此皆不通之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杜元凱曰魯地高平方與縣有甯母亭按方與  
 即今兗州府魚臺縣其地在宋北而西近曹蓋謀曹  
 故也左氏以為謀鄭則是年春齊人伐鄭而鄭殺申  
 侯以說方懼齊見絕求通無門何待於齊謀哉若果  
 為鄭而謀則此時鄭當即請盟矣何復遲疑至於盟  
 洮時乎此傳之不切於事情者也意者三族違命之

春秋考

卷之十二

五傳七

說本是曹事或別有因而左氏失其本意誤言於鄭  
 耳左氏又謂子華好命而齊侯辭焉則子華宜在所  
 黜矣而並列會盟於文何以畧不少見乎蓋鄭伯懼  
 于齊怒先使子華求通以為已謝罪之地子華實與  
 甯母之盟矣餘見本年曹伯班卒及八年盟洮下

曹伯班卒

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  
 代立今班卒子襄嗣是為共公○曹伯班卒不書日  
 不計也曹昭公與魯同盟日久而齊桓時諸侯方睦  
 何以不計乎嗣子有爭故也甯母之盟曹伯不預必  
 以其有危疾而為之謀定其後耳嗣君未定則不暇  
 計喪而諸侯先使人弔之矣故錄其卒○凡外諸侯  
 卒魯往弔雖不計亦書卒如曹昭公班是也魯不往  
 弔則雖計亦不書卒如曹僖公赤是也以祀事觀焉  
 祀惠公之夫人伯姬莊公女也惠公之卒必無不計  
 之理而經不書蓋魯弱其君而不弔也祀伯姬卒亦  
 不書則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誤詳見本條趙方  
 氏曰魯素卑祀故雖告而不弔爾不然祀小魯亦  
 敢匿其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故知凡書卒者皆魯  
 往弔也



公子友如齊

趙鵬飛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泣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嘗廢也○今按諸侯無朝聘之禮故魯君臣之事齊也皆止言如齊桓主霸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然則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於僖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六 僖七

公親往以五年為期則必古者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也而舊論相傳例稱朝聘則誤矣餘見十三年公子友如齊下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已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欵盟于洮 鄭伯乞盟

洮杜元凱以為曹地水經註曰鄆城西南五十里有

洮城今按鄆城即今濮州南界於曹則洮當在今曹

州之比境古曹地也汪克寬氏引鄭漁仲所謂洮水

出西羗中者當之則甚誤矣○齊桓公以曹共公始

立恐其國人未靖也故復即其地而為此盟見桓公之能善鄰也左氏以為惠王崩襄王不發喪而告齊以謀王室蓋因曹故而誤言於王耳○鄭伯聞齊將會洮謀曹故來乞盟其初棄首止之盟而逃本迎惠王意也惠王聞之故欲為鄭伯求解耳而使王人來因預盟焉此豈齊所要哉鄭伯所乞者盟而倚於王人言乞盟則已得預盟可知乞者卑遜自屈之辭鄭之為此宜矣以天王而亦使人下齊蓋為私情所係也何足以言君道哉桓公知尊王室故序王人為首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七 僖八

本常禮耳非春秋特立此例也

夏狄伐晉

晉方盛強威加群狄而狄得伐之者蓋獻公自殺世子申生之後國人寃之而群臣亦多不協得非狄有以乘其隙邪然則有國家者欲治四夷當以內治為本矣○晉距齊甚遠未嘗相通狄之伐晉於齊何預邪而吳澣氏亦謂桓公不能攘豈不過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氏曰夫人者

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劉原父曰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成之為夫人以妾為嫡也孫明復曰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也齊履謙氏曰致者三月廟見以成婦之名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即其事也今按婚禮云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禮記云婦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禘成婦之義也蓋天子至於士皆當以夕成婚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無三月廟見之禮三月廟見乃舅姑既沒之事以婦致之於廟故謂之致凡廟見未有見禘而止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僖八

吉

者祭禘之後群廟必皆見之但以舅姑為親故先見禘廟而後及祖禮家偶畧見祖之文耳諸侯娶夫人在先君既沒之後禮必三月廟見故致夫人於親廟禮之常也但禘無致夫人之禮蓋禘之為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魯則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於致夫人何預焉是時僖公以私恩崇母又與諸侯娶夫人者異矣他日成風薨葬已見其僭則凡廟見之常弗書可也特舉禘祭而致之則襲文王輕周公矣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夫人去其姓氏義繫於夫人也夫人之致不當於禘蓋不特為妾母也諸家多

謂成風以妾僭嫡之故去其姓氏而不言禘無致夫人之禮則經之文義晦矣將使後之嫡夫人三月廟見者皆可以禘致為常禮乎夫人之義不明久矣左氏以為莊公夫人哀姜公羊以為僖公夫人齊女夫哀姜之致是謂祔也哀姜薨在元年既以夫人禮葬安得踰七年之久而始祔乎僖公之娶本在未即位之前故夫人之至不見於經經無夫人始至之書何所因而有廟見邪此其為說皆由不知禘致之非禮故也然則禘致夫人古無此禮特自成風始耳至宣公亦援成風故事立敬嬴為夫人而經不書禘致者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僖八

九

豈曾人知此禮之為非而遂廢歟○不書日闕文也禘說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此惠王間也惠王之立繼桓王之世說見桓十五年天王崩下至是惠王崩子鄭嗣是為襄王○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是也春秋之時諸侯皆不親奔喪矣則以王室自弱但得賻贈禮至則不責諸侯之親行耳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九年庚午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御說賢君也齊桓始霸惟宋桓公最與同心而致諸侯從齊與有力焉僖公既與同盟又相接壤其卒也必無不往會葬之禮而經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諸侯于葵丘故葬禮遂簡諸侯亦不遣人往會耳趙汭氏曰桓公御說不書葬蓋迫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致諸侯之送葬者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冢宰也公三公也以冢宰蕪三公者也義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宰周公名孔即周公閱也見春秋列傳周本漢扶風雍縣今鳳翔府岐山縣地即岐周也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一傳九

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二公別於東都受采仍存周召之名而已非西周矣晉書地道記曰河東郡垣縣有召亭此為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蓋召公邑亦東周畿內地也孔穎達氏曰周地無闡焉豈亦近於成周者邪周為采邑起於周公旦其元子伯禽既封於魯采邑亦當以其次子世守故孔穎達氏曰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周公召公是也則春秋中凡言周公者皆周公旦之裔矣張洽氏曰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貴有常尊之比也○穀梁

子曰宋稱子未葬之辭也禮極在堂前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此論甚正但以春秋

之例推之則稱子者未踰年之恒辭不為喪在殯也况宋公御說卒於正月其葬不見於經而葵丘之會在夏安知宋子不速治葬事而出會乎○葵丘鄭漁仲以為齊地是也故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元凱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今在縣西二十里及於此則註曰陳留外黃縣失之矣○葵丘之會會宰孔也非諸侯會而宰孔始來也宰孔之來豈齊桓有要於王哉蓋襄王之位桓公所定也以其能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一傳九

臣天下故特報之而立方數月即使錫命焉則宰孔必親至於齊矣桓公合諸侯而為會所以重王命也○按錫命者必命為侯伯也故齊緣此即大明王禁而使諸侯報成馬史記所謂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左氏但曰賜胙又曰加勞賜一級而莊二十七年霸功未著之時乃遂虛張召伯廖錫命之事則皆失其義也夫襄王於此既以弓矢大路錫齊桓而又於二十八年錫晉文亦以弓矢大路則皆命以牧伯之事而二霸得專征伐矣如此則事有關於天下之故而春秋何以不書蓋桓文之專征伐而

挾震主之威久矣豈待於錫命哉襄王特感二霸定位之恩因而遷就其意耳故畧之以同於外事之例明其不足錄也故啖叔佐曰桓文之霸不書錫命蓋有微旨也殆謂此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繫國此不繫國未適人也伯姬僖公長女也僖公夫人始至不見於經未立而先娶也何以知之伯字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之如此則伯姬之生當在莊公時矣書卒者恩禮有加也義與卒公子同公穀所謂以成人之禮喪之是也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一 僖九

啖叔佐曰內女為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亦然其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桓以王既錫命於是大明王禁於諸侯矣五命之辭雖皆正論亦不過道之以政而已然束牲載書而諸侯咸喻其視歎血以要人者大不侔矣此桓公之所以為盛也○云諸侯盟則宰不預矣此見桓文之時猶未敢私要王臣以假其威重也○桓盟不日此何以日以天子之命行於諸侯則急於期會矣公羊謂其震矜殆以此歟

甲午晉侯詭諸卒

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計而魯往弔故書其卒卒以日故知其計也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時猶為僻壤至是其國日強欲脩喪紀以魯同姓故來計焉而魯亦遣使往弔也凡不往弔者雖計亦不書卒矣莖不會者禮猶畧耳○按晉雖同姓而前此喪俱不計吳隨北燕亦然可見地非同盟而親盡則禮有節矣其後因勢盛強而私相通問者豈非王制之所禁乎若鄰部諸同姓國雖在同盟之地而不一紀其卒者則以國小服屬於人而不敢計喪以煩大國之弔矣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一 僖九

餘詳見七年曹伯班卒及隱七年滕侯卒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名晉卿里克中立者也則與驪姬為黨矣何為而殺奚齊乎夫中立之言出於國語今詳優施所以告里克者識陋術疎非長策也蓋申生已立為世子矣驪姬譖之獻公而欲易以奚齊所忌者里克耳優施欲為驪姬說之但可微示獻公廢立之意而已欲殺申生其謀甚密雖驪姬亦安肯先露機緘哉况里克執政又與平鄭皆申生之黨志必相通何為而遽以情實告之此語左傳所無未必得實意者以申

生既殺重耳夷吾皆奔而里平猶免謂其懼禍不言也故附為此說耳所傳一誤而里克所以殺奚齊之故遂不明矣觀里克之殺奚齊則豈真從優施之言而中立者哉詳見十年弒卓下○其君之子云者未立之恒稱公羊以為未踰年之君非也遇弒雖未踰年稱君觀商人亦未踰年而曰齊人弒其君則可知矣廬全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

十年辛未

春王正月公如齊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十四 僖十

公之如齊非朝也桓公之時方明王制諸侯無相朝聘者惟附庸之國如小邾子則或私自稱朝乃曲盡附庸之情耳而亦非先王之制也然則公之如齊必以桓公葵丘盟禁之後諸侯聽命而以國事報成焉此必古者諸侯事方伯之期而桓公仍著為令耳然霸者號令天下幾於改物雖管仲之家猶設反坫則諸侯皆至其私第而於君又可知矣豈能盡合先王時方伯親諸侯之禮哉

狄滅溫 溫子奔衛

溫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己姓顓帝裔孫封於蘇鄴西

蘇城是也今按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南近衛而東界於狄者也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則地已入於狄矣左氏以溫子為蘇子故傳又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杜元凱因之註云周司寇蘇公之後今考蘇子至文十年復見於經未嘗滅也其采邑在今河南懷慶府南五十里即晉文會溫之溫則周畿內地而與鄴西之溫本不同也今比而同之遂以狄滅之溫為畿內蘇忿生之邑則誤矣及考左氏於僖二十五年又謂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則是以蘇子之邑已與晉也然十八年之間蘇子尚為卿士而未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十五 僖十

絕其說豈可通乎○吳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溫亦霸國之有關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卓者奚齊之弟詳見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下竊謂卓蓋即懷公也辯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卓見弒而兄夷吾立是為惠公○左氏傳曰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厚在大夫對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六 僖十

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卓荀息死之按里克平鄭荀息皆晉卿也申生之殺重耳夷吾既皆出奔獻公以里平為世子之黨而息忠信可以託孤遂以奚齊屬之而併及卓焉夫陷殺申生者驪姬也奚齊方當幼弱未必預謀故春秋於奚齊不以賊討而以子書謂雖勿殺可也况卓以驪姬弟子又何罪乎荀息受託於申生既殺之後未為從君於昏也然國人方以申生之死為冤而里克實忌奚齊之立故殺奚齊而迎立重耳國語所載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請納重耳者必即此時事也蓋從眾望而假以公心猶有可諉及重耳不欲犯亂辭使不從則荀息乃執先君之命以立卓里平亦既北面事之而為君矣卓立而夷吾陰結里平以求入焉於是克又弒卓而立夷吾此何以自解哉事之本末固有次序而國語載納文公事於弒卓之後則有所不通矣且荀息之死實死於卓於奚齊可以不死者也然里克必不以殺奚齊之謀告之而左氏以為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息將死之而里克謂為無益此豈近於人情邪○張洽氏曰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七 僖十一

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弒君之罪○荀氏息名胡康侯曰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世衰道微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別是一種杜元凱以北戎為山戎趙伯循曰伐北戎不稱山戎即非山戎也汪克寬氏曰書戎有姜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秋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山戎說見莊三十年伐山戎下北戎蓋在燕西狄北其必在今紫荆倒馬諸關之地歟北戎未嘗為患而距齊甚遠何以伐之桓公見狄滅溫勢難猝制而又恐其與北戎合也故託以邊疆之警而親率許男往伐焉其實將服北戎以威狄也北戎不虞其來而齊兵忽至則易為力耳桓公之計於是乎窮矣楚之圍許諸侯管救之已為許而勞者也故伐北戎專以役許而於諸侯稍休息焉亦見桓公之節制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之立左氏謂卻芮使賂秦以求入夫惠公在

梁本晉西小國也何預於秦而賂之且百里奚時方用事於秦而穆公又賢君必不助人為弒逆者蓋陰結秦公子枝輩外示聲威耳實則內成里平之弒也故卓子之弒夷吾實預聞之不然則里克手刃弒君宜以賊討而先絕仕籍何以不去其大夫而寓罪狀不明之辭邪公羊子曰里克立惠公公曰爾既殺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此惠公疑克之本意也但欲泯其預弒之迹則假他罪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而曰殺大夫義與衛獻公殺甯喜同○胡康侯曰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不死於世子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八傳十

吉

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晉惠公預於弒君天下大惡是時齊桓主霸方明大義何為而不討邪蓋非糾合之國也晉在北方遠於楚患莫能強其從焉苟欲圖之徒分兵力則亦置而不理聽其獨當秦狄而已矣左氏謂齊隰朋會秦師納晉惠公不惟不知齊桓管仲秦穆百里奚之必不黨逆且齊與秦晉本未相通桓公亦安肯遠為越險出師邪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氏鄭父名即左傳所謂平鄭也平鄭者里克之黨與里克同納惠公既殺里克未有不疑平鄭者特以不款一時併戮故且外示寬容耳左傳所謂平鄭告秦以出晉君納重耳之言正惠公所加之罪未必實有是事也蓋里克之殺在去年之夏而鄭已如秦矣果有是言則何待於半年之後而事始發邪且臣有貳心法亦當以罪討不得以罪狀不明之辭而稱大夫矣故平鄭之殺非其罪也而假國法以治之故特稱國而不去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

春秋考

卷之十二

十九傳十二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僖公夫人聲姜也蓋齊公族之女或以為桓公女則非矣蓋僖公娶在未立之前母賤名微議立之所不及桓公安得遽以女妻之乎觀僖公即位之初於齊尚未親厚其非桓公女明矣但亦近族故得與為會耳桓自葵丘以來功名遂而威嚴亦少霽矣故於人有親而婚姻不遠意雖若厚而大開則踰無以率諸侯矣霸業之不振有以哉高閔氏曰以兩君為會而婦女廁於其間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八月大雩以旱舉也旱非一月恒陽之所成也一月恒陽不足為灾積久陽亢而成旱耳旱月始為灾而舉雩故書於八月而恒陽之積久可知矣不言日者日必以辛常事不書也詳見桓五年秋大雩下

冬楚人伐黃

滅未有書伐者皆兵一至而即滅也冬楚人伐黃而明年夏始滅之未嘗圖也何以頓兵日久邪蓋伐兵既退而又往滅也則非一時事矣黃既服齊不供楚貢故楚伐之然亦未遣大將未用大師姑以試齊耳當滅弦時先已交夷黃黨矣而齊無戍黃之圖至是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僖十一

伐又不救則楚何有於齊哉黃亦失所恃矣書伐於前而書滅於後所以罪桓公之負黃也陳傅良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耳餘見二年盟于貫下

十有二年 酉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滅例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下

秋七月

是時管仲死矣齊桓之不能慎終自失管仲始穀梁

以為管仲死而楚滅黃是也左氏於此序齊使管仲平戎於王事不惟仲之不死無所據而平戎之說亦妄誕之甚也果有此事則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可以不書乎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陳宣公杵臼卒子欵嗣是為穆公

十有三年 戌

春秋私考

霸者之德不能及遠當齊桓之盛狄不敢窺中國者僅十年耳其後乘間竊發亦有以量中國矣吳澂氏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二十三 僖十三

曰北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霸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而東界於齊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地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元凱曰東郡濮陽

東南有鹹城是已是年春秋侵衛故為此會以謀備狄也左氏謂為淮夷病杞之故則不考甚矣夫杞都

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



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邾宋西越徐  
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為難况當時淮夷未嘗  
為中國患乎且於鹹為會則去杞遠而不切於事情  
矣左氏之不足信有如是夫餘見十四年諸侯城緣  
陵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預戒事期矣公子友復如  
齊所以陳未盡之議也張洽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  
會凡既會後公子友皆如齊足以見支專魯政也

春秋經

卷之十一

十一

僖十三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者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則以凡舉耳緣  
陵不繫之國不可以一國言也夫齊衛接壤而狄當  
其北三國所界之處是為沙鹿而緣陵蓋沙鹿間華  
夷雜處之地非專屬於一國者矣詳見本年沙鹿崩  
下其為此城殆即蒙恬於河南地霍去病於令居西  
各築城而徙人克實之計歟緣陵於齊衛窳切而亦  
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也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  
不敢犯衛者十八年桓公安中國之志豈可謂其盡

衰邪左氏以城緣陵為遷杞已辯其事於會鹹之下  
矣但杜元凱謂緣陵為杞邑而前漢志北海營陵註  
引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陵  
春秋謂之緣陵而鄭漁仲因之亦指為營丘則其失

益遠矣夫營丘城在今昌樂縣東南實太公始封之  
地也其後徙都臨菑相距百餘里間耳桓公不惟不  
肯輕棄先祖故都而卧榻之內亦必不容人鼾睡者  
况杞故都雍丘距營丘千二百里許而遠遷於此豈  
所以便杞邪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不足據也桓公安  
中國之志如此則猶足以聯屬諸侯孰謂震矜萌而

春秋經

卷之十一

十一

僖十四

九國叛哉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 使鄆子來朝

鄆季姬莊公女也舊說以為僖公女非矣古者稱字  
以伯孟仲叔季為次而季在叔下觀魯叔牙為季友  
兄可知矣僖公長女伯姬既卒其少女叔姬嫁杞桓  
公又有子叔姬嫁齊昭公矣安得季姬反在叔姬之  
上邪季姬不繫國女而非婦也其稱字蓋已許嫁於  
鄆矣故與鄆遇而先儒以為使自擇配者亦非矣季  
姬所為如此而公弗禁其必成風所出而溺於母愛  
歟崔西疇曰後書季姬歸于鄆是始嫁之文則此時

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鄆子遇又終歸之于鄆此何義哉吳澂氏曰未嫁之女而與鄆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鄆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何以居人上乎○鄆亦作繒鄭漁仲曰鄆妣姓子爵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鄆城是也按承縣註見莊五年邽黎來來朝下防註見襄十七年齊高固圍防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元凱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按陽平今大名府也治元城縣山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春秋考

卷之十二

二十四 僖十四

沙鹿土山也以林麓得名故不言山而曰沙鹿西為衛地東為齊地其北則狄地也當三界之間則不可繫之國矣沙鹿距晉甚遠而僖公時晉猶未至東方左氏附着晉卜姬之言而後儒因以為晉地其亦不之考歟鄭漁仲曰沙鹿不盡晉地通衛狄此說得之但亦不知此時尚未屬於晉耳是歲齊城緣陵動中國之諸侯而緣陵蓋即沙鹿以北華夷雜處之地沙鹿地臨緣陵城於魯事有所繫故聞其崩而得書於策沙鹿之崩變之大者也事關乎夷夏矣餘與成五年梁山崩義同

狄侵鄭

緣陵之城切近於衛且能遏狄東道入齊之衝蓋桓公所以為己謀者重而衛患亦少殺耳不越三時狄遂由西道以侵鄭竟不能急發一兵以截其歸路見霸威不振而狄無所畏也若衛文公任狄往來境上畧無追逐之兵則亦無備甚矣至其後世終受狄患而至於遷都帝丘也宜哉

冬蔡侯肸卒

蔡穆公肸卒子甲午嗣是為莊公蔡從楚者也故不計喪而魯亦往弔不欲失同姓之情耳汪克寬氏曰

春秋考

卷之十二

二十五 僖十四

穆公父獻舞見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十有五年子丙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張洽氏以為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則過矣詳見十年公如齊下

楚人伐徐

齊桓自召陵服楚以來未嘗不在諸侯之事不可謂其盡怠也然身任安攘日勤四方桓之鼓舞精神不無少倦而列國之勤勞征役亦既重煩漸不若初年

之奮發矣夫桓公所恃以服人心者威耳雖素望加於友邦未敢違其節制而楚遠在南疆久已習知中國形勢固有以先窺其南畧之不能矣徐距楚尚遠而近在江淮之間亦楚所利之國也僖三年恃從齊而取舒舒則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待時而後伐之齊蓋反囿於楚筭中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遊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鄭漁仲曰牡丘齊地與匡近今按一統志云牡丘城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但與匡地不相近耳孫明復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二十六 僖十五

曰衛地則又不當在東昌矣杜元凱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按一統志云匡城在開封府睢州西二十里蓋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則割入睢州矣○齊桓晚歲憚於用兵故十一年楚伐黃十五年狄侵鄭皆當急救者也而齊不理焉諸侯亦因有怠心矣至是楚人伐徐桓公雖以為耻而人心不一則不得不為盟以要之此牡丘之盟所以講也然齊亦懼於損威不欲親往則進次于匡以張兵勢而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次其本意也故以遊書然使大夫往救猶愈於不救耳而霸威之不足以懾楚亦可

見矣胡康侯曰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戴溪氏曰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公孫敖慶父之子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二十七 僖十五

厲神農之後楚之與國杜元凱曰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一百八十里是也○齊桓之志既衰而德亦不足以服楚故楚伐徐而不能卻則又出師伐其與國將謂攻所必救而厲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策也伐厲兵遣而諸侯散歸逾二月而公至矣桓公尚有何策能禦楚哉○張洽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趙汭氏曰厲者屬楚之微國也桓公合七國之君盟

于壯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微者齊為不兢矣齊率諸侯據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卒不兢於楚以力假仁者則有時而窮也○諸侯皆在會而獨遣曹師同伐厲者以諸侯志急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八月冬

九月公至自會

黃震氏曰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鄆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二十八 僖十五

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已邠晦震夷伯之廟

公穀皆以晦為冥非也趙伯循曰晦者晦朔之晦古

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

○夷謚伯字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耳此大夫已沒

之恒稱趙伯循曰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是

也先儒皆謂夷伯為公子展夫展無駭之王父字也

當其時尚未賜氏宜以字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蓋

魯之大夫而不可知其為誰矣○夷伯大夫之始祖

也故有特廟詳見廟制考義○震大雷震擊之名震

而至於壞廟天怒甚矣欲人君敬天之怒也豈必為夷伯哉左氏以為展氏有隱慝焉是專為夷伯而震也太穿鑿矣

冬宋人伐曹

曹自昭公以來與宋桓相厚凡有諸侯之事率從宋

往至共公時必以宋襄不及其父意稍忽之而齊之

伐厲曹獨從焉宋襄以其私厚於齊也而使人伐之

其輕齊爭霸之心已見於此矣趙鵬飛氏曰齊桓之

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

曹而諸侯攜貳桓不能制矣李庶氏曰宋曹之爭始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二

二十九 僖十五

此宋報曹之深者曾在宋之宇下也十九年圍曹宣

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

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

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

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元凱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蓋即今

泗州地也是時楚兵尚掠徐境以計挑徐出至婁林

而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為文齊桓大合七國以

救徐不親致力而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

復敗徐于婁林書以病桓也○徐以號舉以其兵亂也凡中國兵無統紀如夷狄然者皆但舉號非真以爲夷狄也或曰徐舉號蓋闕文耳劉元父曰徐始稱王故夷狄之非也春秋中徐本稱子未嘗僭王惟漢史載徐偃王事謂爲楚文王滅之與春秋不相合蓋徐偃王乃周穆王時諸侯故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以爲穆王與楚連兵伐徐然以詩考之偃王旣稱王蓋世與淮夷共爲患者也周室中衰至宣王始命將伐之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已則伐徐猶不得爲穆王事又豈與楚文王同時哉舉號例見隱二年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僖十五年

王

會戎于潛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徐廣曰天水郡隴西縣秦亭也在於陝西鞏昌府秦州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之元年即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浸強則盡有岐豐蓋乘周弱而請乞併兼耳周之本意豈肯以故都與秦邪史記以爲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之地則誤信當時自文之言

矣○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爲晉所併後爲桓

叔之子萬食邑因爲氏其地與秦連界括地志云

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縣南十八里古韓

國也○晉惠公殘忍薄行人也弒君得國遂欲抗秦

幸災怒鄰肆爲強暴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

及秦則晉志可知矣凡戰不書伐者皆未嘗致伐而

即約戰期耳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不惟

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且與桓二年魯與宋戰而

書伐宋莊二十八年齊與衛戰而書伐衛者例亦不

合矣畫蛇添足不亦失實畔經歟秦自僖二年虞滅

春秋考

卷之十二

三十二

僖十五年

下陽時百里奚入秦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

雖惠公弒立有罪可聲亦聽王朝所爲置之弗問穆

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繫子桑葦皆勇力之臣必媚

嫉之穆公誤爲所惑於是忿然出與晉戰遂獲其君

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已責躬之道實有

歎焉此秦誓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竊謂宜在此

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汔汔勇夫必指繫

桑諸臣也而媚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

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而自此之後真能

改過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夫穆公得百里奚之

後至僖二十八年自此一戰之外未嘗用兵此可以見賢人之作為矣惟敗楚城濮圍許圍鄭三役則皆與晉文共成霸事為中國計者也故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然則古人所謂顯名傳後者豈以戰勝為功哉世儒不察乃以入滑敗殺之事皆為穆公所為則亦不知穆公甚矣詳見僖二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書獲例見元年獲莒擊下劉原父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晉侯之獲秦穆公悔而即釋未嘗以至其

春秋考

卷之十一

僖十五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國也凡以諸侯歸至其國者曰以歸因大國私釋而竊歸諸侯不預知者則不書其歸國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事者亦不書大抵左氏叙事與此例不合者皆當以經文考正然則陰飴甥之言雖或有之亦必不當在秦王城也何也惠公若久留秦地雖未至秦都亦當如季孫行父在荊丘之書舍矣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起丁丑僖公十六年

盡甲申僖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所凝也蓋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邵子曰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鷁陽禽也雌雄相

視乘風而孕者也故莊子曰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僖十六

風化石隕者陽不翕也鷁退者陰逆驅也此正氣分而妖侵進之象也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言是月則非戊申同日也五與六偶然之數耳五言石下散在地則察而後知也六言鷁上聚在天則仰而先見也穀梁子曰後數散辭先數聚辭正此意也石隕散於四鄙者五而同在戊申鷁飛過於國都者六而屬於是月則見鷁飛境內欲進而不能者不知其何日矣此春秋時所未有之異也襄公於此蓋亦內自省德乎猶不知戒而以強暴陵人何足以弭天變哉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適合五

石六鷁之數蓋不在於鬼神之有意而在於感應之相通也○杜元凱曰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今按外災非水火兵戎無赴告之理故劉原父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處告之有據此則石隕鷁退于宋何以得書乎宋魯鄰也孔子之先宋人也不必魯史察知而春秋亦自有以考得其詳矣况石隕鷁退當世

春秋考

卷之十三

二十六

所無之變豈有不知者乎因而書之以記異為重也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之卒稱字與仲遂同皆平時為其君所敬而不名也僖公以季友有翼戴之勤宣公以仲遂有援立之力故以殊禮待之字而不名如齊桓之於管仲稱為仲父云爾蓋皆不臣之禮也故聖人於其卒也據實而書使人觀其所由而義自見矣先儒以為稱字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此說出於程子竊恐不然蓋公孫之子將有承宗之責羈貫成童出就師傳則宜有族以別其宗不然則無可屬矣故孫以王父字為

氏禮之常也苟其賢也固有父子同朝者雖當祖父之存亦無害於命氏豈待卒而後賜哉且古者賜氏本為世祿非以世官也後世命氏遂以世官自失禮意耳乃遂以生而賜氏為禁豈禮也哉賜族於其孫何必加其祖以孫之受氏而加於其祖之卒則稱其祖者乃氏也非字也然則友之子無佚已可以稱季遂之子歸父已可以稱仲而不必復言公孫矣於理豈可通哉蓋其說起於杜元凱論無駭卒後賜氏而後儒因附益之耳不得於言則亦求之吾心而已矣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春秋考

卷之十三

二十六

內女卒葬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杜元凱以為臨淮郡左右按晉臨淮郡即今泗州盱眙縣地淮水所經之處泗州北五十里為古徐城淮之會蓋以去年楚人敗徐婁林而為徐謀楚也齊桓志怠而德衰楚已知其不足畏矣徒謀以救目前豈久安長治之道哉○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預焉何也邢自請從於會耳邢以小國避狄

夷儀桓公憫其新造而欲休息焉者但糾合諸侯常以八大國而相鄰小國各從其便附共賦焉則邢蓋屬於衛者矣自緣陵城守供億重煩而邢賦日加不得復休息焉故訴於齊而欲自當一國之賦不以附人也是時齊必助邢使列於會於是衛文公以齊為抑已而又明年伐齊之憾基於此矣春秋特書邢侯以起邢之所以見滅於衛也然則邢侯何以序於鄭許伯男之下乎因其賦之多寡以為差也

十有七年寅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四 僖十七

英邇姓臯陶之後近六之國史記陳杞世家註云臯陶後有英蓼英蓼未詳黠布傳正義曰英後改為蓼杜元凱曰蓼國安豐蓼縣今按蓼在壽州霍丘縣其西南界六安州即古六國皆臯陶之後也○桓公為徐謀楚而伐英氏聊以報復塞責耳豈所以服楚之心哉○王葆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

夏滅項

項小國蓋在齊魯境上杜元凱曰項國在汝陰項縣即今陳州之項城也魯之至項必越宋陳之境而南

近於楚非魯為利之國也何為滅之意者陳州項城即古頓子國與項字相類而後人遂誤以頓地為項耳其實滅國不因近地不惟勢不能遠畧而亦何益於得耶以齊桓之霸而欲兼國廣地所滅惟在譚遂近國其後猶不能保戍者之殲况其他乎按後漢志東平有須昌縣杜元凱以須句國在西北蓋本左氏今考須句不當在此豈其本即項國而又誤項為須邪頓之誤為項也項之誤為須也猶紀之誤為杞也而謂左氏皆足據乎須句詳見二十二年春取須句下○滅項者本魯君臣合謀公在會而別遣人耳胡

春秋考

卷之十三

五 僖十七

廉侯乃謂魯事常諱滅書取此蓋季孫所為不與之諱亦不考於事實矣蓋季友方卒嗣子無聞其孫行父以卒日計之此時尚在稚年當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之朝未專國政季孫馬得擅此事哉且滅與取不同取者取之以為己邑而已其國尚存也滅則宗廟社稷盡毀矣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耳何嘗有意於不諱哉夫僖公本無為善實心特為齊桓仗義畏威強從今桓志稍衰而魯又恃其親厚即肆行矣殊不知桓公主霸禁令猶嚴安有諸侯放恣滅其鄰境而不討者乎討而止公則知罪在公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夫人聲姜也○吳澂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為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成人之美者惜焉高閔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今按吳氏謂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非也魯之滅項尚在會時故公後夫人會下而始自淮之會至則齊之止公不當在諸侯既歸之後矣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六傳十七

詳見九月公至自會下○下說見隱元年盟蔑下

九月公至自會

今按經書公至自會則公非留齊乃在淮也齊謀伐英氏而未有功尚將為徐謀禦楚之策耳心雖尚顧名義其如死期已迫而智慮不周何哉○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為齊所止而歸故受賀而以至書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小白卒子昭立是為孝公○齊桓晉文固非以德服人者然亦假仁義以行於諸侯故其事多有可觀而人亦帖服若據左氏所傳齊桓私孝公而致

有五子之爭晉文納懷嬴而公行聚應之事則是今

之諸侯之所為也不可以為久假不歸之霸矣當其得志何以令人二公自用管仲舅犯之後皆知勵名節者恐不至此要之五公子之爭在其後世兄弟相繼之日蓋孝公昭公懿公惠公皆桓公子也懿公惠公皆為弑君者所立至頃公時國猶未靖後人因以為爭耳以此歸咎桓公不能齊家所致未為不可但謂桓公死後而五子即爭吾恐諸公子必先及禍無有存者惡能次及為君哉世儒好言桓文之短往往自陷於誣善不特此也如謂糾為桓公之兄固為文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七傳十七

公之君而加之以弑逆將使後世篡奪者欲掩大惡之名以政令欺天下其害教不小矣餘辯見莊九年齊人殺子糾及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黃震氏曰霸業惟齊為盛惟晉為久惟齊桓晉文為可以言霸霸之為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桓晉文是也宋襄秦穆楚莊皆不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之世主之者齊桓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力詆桓文者有為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凡桓文之功皆指以為桓文之罪嗚呼獨不觀桓

公未起天下之亂為何如桓公霸而天下定矣桓公甫歿天下之亂又何如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為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而顧以為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殺奪僭竊者終不可蓋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今按齊桓晉文之始霸以楚之病中國也是以中國諸侯賴焉欲倚以為重而推戴之故雖未有王命而其勢可行及楚氛少息則人心漸弛而霸威亦有時而窮矣惟以葵丘踐土之會皆因尊黃王室而王錫之命故遂得以號令天下諸侯無敢違者至其子孫苟能有志安攘恪承餘烈則人心懼楚猶賴匡扶假借餘威一呼可集而霸圖繼久不絕矣不然則齊晉亦一列國耳安能世世召集諸侯哉晉霸所以能久者其子孫每有英君故也若齊則桓公沒後五子交爭弒君篡國數世相仍所以一衰而即不振耳昔鄭莊公以奸雄之才用其父祖餘烈猶足以示威中國况以英君而嗣霸業乎此晉霸所以能久也餘見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及昭十六年晉侯夷卒下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傳十七

十有八年紀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狄救齊  
左氏以為齊桓公與管仲囑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宋以諸侯伐齊非也齊桓公果欲以孝公為太子而既協於管仲則公心也齊人豈遽遠之何待於宋兵何待於持久而交戰邪且孝公者鄭姬所出而鄭不與焉此又理之難通者也杜元凱附益其說以為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傳十八

納孝公亦非也若果孝公在外而納之則當書納與魯之納糾晉之納捷菑趙鞅之納蒯賁同辭否則亦當書孝公之入齊矣至於齊人殺公子無虧亦事之大者於法不應不書也而經文何以皆無其事邪及考襄公盟會孝公初未嘗預惟鹿上之盟乃以計愚之卒至伐宋而圍緡則與宋為讐者也其非襄公所立明矣故齊履謙氏曰考之於經左氏之言有不可信者是已蓋宋襄公無道之君也當桓霸之時久居齊下積忿於中故因其初歿不自度量而輒欲爭霸耳乘喪伐人幸其倉卒及齊人不服日久將歸亦可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一傳六

見大義不足以一人之心矣而復以大衆迎敵必欲一戰取威先聲如此人誰與之昔宋桓公輔齊成霸終始一心而齊亦專倚重焉襄公不能世其父矣其卒無成也宜哉曹邴又服乎宋無怪其從衛文公每遭狄患桓雖未嘗發兵救之然緣陵之城諸侯同賴衛以會淮時桓公抑己之故獨先負焉真小人懷私背義之心也魯方與齊親厚以其師救善矣惜乎踰時始救救亦不力使宋師復得敗齊亦有愧於大衆之興矣然則魯衛諸君在齊桓時皆號爲賢而今盡見本相不過因人成事而得虛名耳何足齒哉狄之救

春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齊本惡衛也衛於平時必假齊威以馭狄故特來救以愧其心雖救不及事亦伸義而歸庶幾他日有辭於衛耳而衛之不免於狄禍其幾不在此歟○齊地蓋客兵日久將歸齊師備之出境而宋復獨還擊之故戰於此以宋爲主者宋爲志乎此戰也而齊人不能固壘按兵論詞卻敵亦不免爲兩相及矣

胡康侯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

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今按付託非人亦謂以孝公囑宋襄公也全章獨此語不瑩耳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稱人將卑師少也狄稱人非進之也部伍行列漸同於中國也狄欲正中國故先整其兵耳邢人本非衛敵所以敢於犯衛者恃狄強也狄人志欲陵衛非一日矣特以齊桓主霸故不得甘心焉幸衛負齊正其可以假義之日也邢本小邦自救不暇又無天子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一傳六

方伯可恃安能起而正人乎苟念齊桓之功而欲恤其後人則亦脩德息民要結與國以通好於齊相時而動可也不然則亦盡事大之禮以誠意感動乎衛而已今乃借狄餘威憤求一逞未有能善其後者何則我狄豺狼欲不可厭飽即棄去寧復相顧乎邢於是乎失謀矣其見滅於衛也宜哉春秋書此惟以閔其一念之善而於狄人之假義則固爲中國憂矣

十有九年庚辰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稱人微者也例見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下滕子

即宣公名嬰齊按滕子至二十二年伐鄭復見於經亦宣公也其始立不可考蓋當在莊僖之世也春秋纂例謂叔繻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而近世左傳類解因以宣公為隱八年即位則距見執之年已八十二歲併未立之年而計之得無近百歲者歟豈宜尚任諸侯之事而為宋所執邪大抵滕之先世以國微故多不詳耳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不書以歸未歸其國而即釋也例見十五年秦獲晉侯下○滕自桓二年服屬於魯至莊十六年為宋桓公所致從齊盟幽而滕改屬宋凡有諸侯之事賦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一 僖十九

皆附焉終齊桓之世政從簡便故小國如滕皆不使自列於會蓋由宋以通故也宋襄不道屬國皆之伐齊之役滕人不預故宋人責其背已而執嬰齊自是滕復事宋而後三年遂從宋伐鄭終嬰齊之世不從魯矣夫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滕不服宋非有大罪也宋欲求霸而恃威陵轢諸侯暴虐甚矣豈待貶而後見哉薛季宣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霸是已嬰齊不能以理自明而遂屈已以下宋失國君之體矣故本其自賤之實而書名不書以歸見滕已服宋

也滕至文十二年始復從魯而朝之詳見宣九年及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皆從宋之國而去年宋所與伐齊者也宋公圖霸而僅能合此二國見大邦之不從矣曹南者范甯氏以為曹之南鄙也宋公親至於此以要盟去曹不遠而曹伯不親會乃以人從則見曹亦有厭心耳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宋襄公之謂矣其霸事之無成也有以哉

鄆子會盟于郟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三 僖十九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高閔氏曰諸侯終則名鄆子不名史佚之吳澂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為牲以祭神○邾服宋而與鄆邾鄆為魯壻則邾所讐之國也為宋致鄆乃邾私意鄆畏宋有伐齊執滕先聲不敢不往但至邾而聞邾子不親赴曹南之盟則姑就邾以盟邾子而已有何罪哉既而國人亂殺用以祭神本邾子之謀也是時宋方以弑劫諸侯邾或附勢特用淫刑而以為宋討鄆之名謝宋耳豈必宋預知哉李廉氏以為若宋公使邾執之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蓋亦不以宋為主矣

齊桓既沒中國無主諸侯之放恣遂至於此惜哉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因曹伯不親會曹南而討之也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車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令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胡康侯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故子夏為昔父宰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四 禮十九

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衛人伐邢

張洽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盟于齊

宋襄暴雷諸侯皆有挾楚相抗之心是以陳蔡為楚致魯以為此盟內稱會外稱人皆徵者初為之約故君大夫尚未行耳地以齊者其君亦預焉宋既伐齊則齊亦苟且依勢不顧辱先君矣抗宋無能而

為重是反開門延盜也陳蔡近楚齊方勢孤尚可以鹿死不擇陰為解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屬而外患未有加焉乃亦出預此盟僖公烏得為賢哉

梁亡

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為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未知是否其地在夏陽梁山按夏陽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蓋即梁山南地界於秦晉之間者也詳見成五年梁山崩下○是時秦穆公以賢稱而晉惠公以惡著陸淳氏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未必然也夫韓在梁西父為晉併而梁界其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五 禮十九

東與晉接壤安知不為晉有邪且左氏於此既曰秦取梁而文十年又曰秦伐晉取少梁少梁即梁地也則其說自相牴牾矣○凡強暴毀人宗廟社稷者曰滅非有滅之者而民逃其上曰潰民逃其上而尋自滅者曰亡○左氏曰梁亡自取之也梁伯好土功墜城罷弗堪而潰○穀梁子曰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

二十年 辛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南門者杜元凱以為魯城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以易舊是也穀梁子曰南門者法門也劉原父曰南非一門也蓋謂魯有庫雉路三門乃諸侯南面聽政之所故通謂之南門耳如此則雉門旁設兩觀春秋宜書新作門觀以別於他門矣安得槩言南門邪南門未嘗有壞有災而新作焉可以已者也無故而勞民故書以譏之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觀此則知春秋書新作南門之意矣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一 僖二十

夏郕子來朝

郕姬姓國詳見隱十年取郕下郕宋之附庸也知宋之不足恃而依魯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夫有西宮則有東宮東宮者世子之所居也然則西宮其妾媵之所居乎禮夫人居中宮媵居西宮此與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當互考

鄭人入滑

凡用兵而言入皆造其國都之名也滑在今偃師縣南

姬姓畿內諸侯詳見盟幽及三十三年秦入滑下

○按黃震氏曰滑鄰於鄭而服衛故鄭入之此說本於左氏然畿內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理必以滑本頹叔之黨而倚勢以陵霍鄭境故鄭報之也齊桓既沒中國無霸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憚甚矣詳見二十四年狄伐鄭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二 僖二十

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為盟也左氏傳曰齊狄盟于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家鉉翁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侯爵漢東大國即今德安府隨州本漢南陽郡隨縣晉屬義陽郡按南陽郡今治南陽縣義陽郡在孝感縣北今皆易舊屬矣隨在厲南一百八十里

此厲尤近楚雖常為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如楚武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為季梁在何益是也凡近楚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左氏謂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則猶能與楚抗而後服者也自是亦服楚矣然不至於滅而哀元年猶與楚子圍蔡則隨廢幾能自強者歟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黃震氏曰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今年狄侵衛者為邢故也○許翰氏曰中國

春秋考

卷之十三

七

信二

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後漢志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水經註以為盟鹿上處蓋乘氏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潁水之南宋之北鄙也杜元凱指汝陰原鹿縣則非矣原鹿在今光州固始界上汝水入淮處宋襄豈宜遽至於此哉○此楚陰與齊合以求於宋推宋為首蓋愚宋之計也而宋公不悟則與鹿上之盟其楚人之鴆毒乎黃震氏曰宋襄愚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耳知此意

矣

夏大旱

夏者卯辰巳之月也大旱者亢暘為暘也暘亢於卯辰巳之月則失節甚矣其不以暘書者巳月正脩龍見之暘以此為歲事之常耳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亦歷卯辰巳之月然而不以旱書者暘猶未亢不為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為災不為災則亦但於巳月一脩龍見之常暘而已餘互見文二年不雨下春秋大旱惟此年與宣七年兩書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十九

信二

公以伐宋

杜元凱曰孟宋地○齊桓之世楚雖浸強然未有稱子者以其來者名微不登史策而君大夫猶以鄙陋自疑不敢輕至中國也孟之會楚子窺見中國無人則公然親來為會而居於陳蔡鄭許曹五國之上矣楚子親為安得沒其實邪○楚與宋會本欲侮之非善意也故齊本預楚鹿上之謀尋亦疑其變詐無常懼而不至宋襄墮其計中不太愚乎趙鵬飛氏曰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讐也見執固無疑矣戴溪氏曰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

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固敢或遠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蠻夷執其會主而中國諸侯拱手聽命尚何以立於世乎故以同執為文而五國與楚為黨之罪見矣胡康侯曰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

冬公伐邾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二十傳二十一

黃震氏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鄆魯之親也而邾執鄆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餘見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人者楚子也宜申楚大夫名本闢氏未為卿故不稱氏使者君命臨遣之辭凡使大夫未有以人言者其曰人文誤耳然則先儒以為貶者非歟春秋據實立文比辭見義初無作意於其間也會孟既稱楚子矣何獨於其遣使又立一例而稱人邪是若舞文弄

法者之所為矣楚子實在諸侯之列而稱人者二此與二十七年圍宋皆誤文也○魯自從齊攘楚不與楚親惟齊之盟陳蔡為楚致魯僅遣微者往會然猶有所觀望故鹿上及孟魯皆不與焉楚欲脅之故來獻捷也捷即宋公以宋公捷而獻魯不知有中國其矣戎可以言於捷宋公不可以言於捷蓋中國之羞也魯自諱耳故穀梁子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是也餘見莊三十年獻戎捷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史記作亳亳有三故書曰三亳阪尹柘地志云宋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二十傳二十一

州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為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按宋州即今歸德州也穀熟故縣在歸德州東南四十三里今為穀熟鎮其西近穀丘故名知穀熟所在則知亳矣是時楚子伐宋進至於此必其地在孟之北也○齊履謙氏曰孟薄皆宋地凡諸侯見執境外曰歸境內曰釋其曰釋宋公者蓋執而未出境也○楚使宜申獻捷以脅魯故魯畏楚而與之盟薄楚以魯為周公之後而假重焉故以釋宋公之名而召魯與盟然非魯本意也故特書曰釋宋公以見楚致



魯之術耳而魯自此亦專意從楚矣盟書所為例見桓二年會稷成宋亂下○夫宋當東諸侯之中亦天下之要樞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執宋公而復釋之何邪蓋僖公時蔡陳鄭雖以近楚強從尚未心服而齊芬未泯諸侯苟有倡焉則猶恐其得以擬後是未可得志於宋也故假魯以釋姑少示威而已至宣公時蔡陳鄭既皆服楚道無所規則長驅中原悉力圍宋更歷三時期於必取宋若無人不能城守則國亦殆矣其時楚人苟得宋公安望其能釋哉故宋及楚平而叔向荐起弭兵之說亦以楚強而中國無霸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傳二十一

不得已也此天下大勢之所繫因併及之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按左氏曰須句風姓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于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乎壽之國矣奔因成風則為魯事矣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故春秋何以不書邪此李廉氏所以言無此事也而趙鵬飛氏直辯須句乃邾邑則益明矣又按杜元凱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昌即今東

平州晉東平郡治此距邾二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平之東南皆為魯有西北皆為齊有邾人豈能越魯境滅須句以有其地乎魯人欲取須句直伐須句足矣又何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邪况此年公既伐邾取須句矣至文七年公又伐邾而取之則須句不服魯而服邾者也非密邇於邾而服習其治魯又何煩再取哉觀文公既取須句而遂城郟正以控制須句也蓋郟魯邑在卞縣南與邾相界則須句當在其間乃邾之屬邑而非國矣公本以邾恃宋害郟故乘宋囚俘以伐之今至於再伐而取其邑焉則逞忿貪

春秋考

卷之十三

傳二十二

得之兵耳卒至邾人來報而兩敗俱傷魯亦何利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書伐鄭則知啓楚盟孟而執宋公者鄭也然宋不自反而必於報讐是又挑楚釁矣泓之大敗果誰咎哉○衛滕皆宋與國無怪其從許則附楚會孟以陷襄公者也今又轉而黨宋以與鄭讐自此之後遂又從楚而不復預中國會盟真一反覆小人也卒為晉文所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

升陘杜元凱曰升陘魯地邾人之來兵至而未嘗侵  
伐故不書侵伐其及以魯魯志乎戰也內稱及外稱  
人皆徵者左氏以為邾人獲公曾則似公親行也失  
之矣不書敗勝負敵也○魯以中國無霸本欲侮邾  
及升陘一戰兩敗俱傷魯雖少息豈無欲報之心哉  
隨有晉文再霸而邾始得親預於溫之會矣然則霸  
者有功於世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書曰書朔例見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孫明復曰

泓宋水○鄭楚之與國也宋率三國而伐之楚之所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二十四 僖二十

必欲救也但自夏及秋散歸已久則無及於救矣於  
是發兵至泓將以報宋宋公一聞即親往迎戰戰有  
定期故特書日主戰在宋故書宋及表楚兵至泓以  
夷狄而爭中國也其不義不待言矣宋襄於此蓋亦  
內自反乎引咎責躬諭以辭命楚人當釋宋俘囚之  
餘豈必自得志哉而忿然一戰自取喪師益重其辱  
矣宋襄之得不愧死乎左傳序泓之戰全垂經意鄭  
救無及以爲伐宋救鄭敗者在師而以爲君傷股  
則既不矣至於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阻隘不鼓不  
成列之說則尤不切於事情蓋宋欲雪楚俘囚之耻

方懷必勝之心惟患無間可乘耳豈暇爲迂闊之論  
哉世儒但見宋襄寡謀致敗而遽附益其說殊不知  
宋襄之急功利殆有甚於他人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杜元凱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洽  
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按緡在洧水之南今兗州  
府金鄉縣南界也餘見莊三十二年遇梁丘下○齊  
孝公本與楚盟鹿上以計愚宋者也及孟之會齊懼  
不往任楚肆行乘宋既困遂自取威故親伐宋而圍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二十五 僖二十

其邑以報伐喪之怨蓋孝公方將繼桓餘烈不欲立  
楚下風此已有爭雄之志者也而不知兵無義聲不  
足以服中國况盟齊始謀先已見輕於楚矣安望齊  
芬之克續也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茲父卒非爲身傷左氏謂傷於泓故非也觀  
泓之敗不言宋公敗績可知矣得無因敗而以慚憤  
致疾乎公卒子王臣嗣是爲成公○是時楚與宋齊  
而諸侯亦皆輕宋魯方善楚心實畏之故不會宋葬  
廢喪紀矣張洽氏曰時僖公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

公之葬是也○宋襄公迂愚暴虐之君也不惟不能救恤鄰患取重諸侯而危國辱身幾於不免此齊僖鄭莊之所不屑而實五霸之罪人也說者乃與秦穆楚莊同廁五霸之列殊不知五霸之為霸行仁義以終身者也但以本非已有之實德而徒假其名以濟功利之私故孟子直以假之一字斷其心術之微耳其實功業豈尋常之可及哉夫宋襄秦穆楚莊三君雖皆霸術初未有匡正天下之功也三君之中秦穆最賢然在中國但隨晉文行事而已楚莊則貪暴自私為害中國遠不及焉若宋襄者抑又下矣况孟子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二十六 僖二十三

謂五霸禮諸侯以伐諸侯宋襄秦穆楚莊安有是哉若荀况以吳闔廬越勾踐列五霸而不取宋襄秦穆則亦不知闔廬勾踐與楚莊五十步百步間耳皆不足以為霸也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譎而孟子所載亦但云齊桓晉文之事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鬻周齊桓晉文為五霸蓋本於應劭氏其言曰按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豕鬻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

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晉文納襄尅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穆公襄公莊王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同之霸功豈不暗乎由此觀之宋襄公之不得為霸明矣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秋楚人伐陳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為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於法不當稱人矣又謂討其貳於宋亦非也吳激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二十七 僖二十三

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其說是也然則楚何為而伐陳邪蓋楚方強盛中國畏之頓在陳南尤迫楚患其勢不得不從楚矣然頓本屬陳陳猶責禮蓋頓人訴楚而楚伐陳耳觀楚城頓而還則伐陳信乎其為頓也而陳自此怒頓益甚矣故李廉氏曰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第姑容嗣是為桓公○齊桓之霸恐重煩諸侯故國小而力不能自通盟會者則從其所好使

之服於姻親大國若附庸然祀為魯甥屬於魯者也  
然祀成公不能自強安於卑弱故僖公五年因父祀  
伯之喪遂求降爵為子魯人以其無志不足親也故  
不遣人弔葬而祀亦不供伯貢矣此祀成所以稱子  
也但伯姬嘗親朝其子以求託焉而齊霸尚存諸侯  
方以恤小為事故未致討耳及其卒也又不來討於  
不書日見之其卑弱可知矣至二十七年祀子來朝  
魯遂責其非禮而入祀然則祀之降伯為子豈魯人  
之所欲哉祀本伯爵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祀下  
○其不書名者闕文也高閔氏曰不名者史佚之義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傳二十三

見隱八年宿男卒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配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前此狄嘗猾夏但及於相鄰之衛雖一至鄭境亦不  
過侵掠之而已矣今乃直抵鄭都敢於奉詞伐罪何  
邪必以二十年鄭人入滑近逼周疆而滑者周大夫

春秋私考 卷之十四 傳二十四

頽叔之黨也頽叔方有寵於王故啓狄伐之而已為  
之助此為滑困鄭之謀也不然則狄距鄭甚遠安得  
有辭於伐哉富辰之諫蓋為此爾而王亦不助頽叔  
此頽叔之所以生怨而奉叔帶以逐王歟詳見後天  
王出居于鄭下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自國而奔曰出奔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天子以天下  
為家故所在稱居也趙鵬飛氏曰三傳鑿為異論曰  
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

邪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非謂王不可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此說得其大意矣凡人君失位出奔未有不由強臣逼逐者襄王之適鄭必為頹叔惡黨之所逐也而太叔帶者或正其所挾以拒王者歟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如此則襄王者有怨於鄭者也何以往託其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傳五

國邪且頹叔既奉叔帶以狄師攻王則是亂也天王出居之上何以不書王室亂邪居鄭不繫之汜則本鄭都非在汜也左氏之言與經文多不相合未足盡信意者止是頹叔先嘗陰致狄女納王後宮而因寵以竊權及召狄伐鄭與王遂不相能而失權以生變也則亦由王不能正家乃其自取焉耳故以自出為文自齊桓歿而襄王遂不能立無霸非細故其以此歟○今按襄王之出五載蒙塵至晉文盟踐土而始迎復辟別無晉侯勤王取太叔于溫之事有則於法不應不書然則左傳所載請隧與田之事果非虛夸

亦當在河陽狩歸之後而不當言於重耳初立之時矣趙鵬飛氏曰或者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為實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

晉侯夷吾卒夷吾晉惠公也喪不計故不書日時晉浸強故魯以同姓之故往弔而書其卒夷吾弒卓以立而魯人遠弔其喪則亦不知其為亂賊矣○夷吾之卒兄公子重耳代之是為文公文公之立其歸自秦蓋必晉人召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也故不書納左氏以為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傳五

于高梁如此則弒君之賊也孔子正為此懼而作春秋文公又顯名諸侯事必難掩豈有不書之理及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不告不書然則春秋凡書弒君者豈皆因其來告乎逆賊忌衆文奸何所不至不惟不以告於鄰國雖國中亦諱不敢言矣然於晉里克趙盾之弒得知其實者以其國本有乘史直筆可徵而賢士大夫猶能傳信故得正其弒逆之名耳豈因不告而遂不書哉且重耳出亡知勵名節而舅犯輩從行又皆以忠肅見稱當里克初殺奚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而辭不預亂觀仁親為寶之言則固以道義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四 僖五

甚誤後學哉○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二十有五年丙戌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書衛侯滅邢見衛之滅同姓也衛文公不記一匡之賜而伐齊喪不念同姓之親而滅邢國此小人不仁不義者之所為而先儒乃以為秉心塞淵之君誤亦甚矣○朱仲晦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趙鵬飛氏曰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

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文公燬卒子鄭嗣是為成公○衛文公無道之君也已論於二年城楚丘下矣夫楚丘魯地其城非為衛也左氏誤傳桓公封衛之說遂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亦無從考其

春秋考

卷之十四

五 僖五

車數之實縱使有之必嘗習聞富強之術而偶有獲焉未可以為教養之所致也若究其所成則不及甯俞佐成公之政遠矣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蕩意諸之母也蕩之稱氏當在公子蕩之孫實意諸時也意諸既得氏因其母繫之蕩耳詳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此魯公族之女也嫁於大夫則稱字然則胡康侯以為公女者非邪夫莊公之女已有一杞伯姬矣僖公之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為公族女也

此淺事耳則何以書此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強家有強於魯而後書如莒慶齊高固是也宋之蕩氏強族也伯姬以宗婦得請於其君躬親至魯而強公成婚非禮甚矣况婦人而越境以逆婦乎姑自逆婦故不書魯女之字公羊子曰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大夫逆例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下

宋殺其大夫

殺大夫不名象辭也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辟臣不忠所致故懼人欺己過疑其臣而盡殺其大夫蓋亦追咎其在先君時辱國之罪也然暴虐甚矣一傳昭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六 僖五

公而卒以輕去其群公子見弑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趙鵬飛氏曰宋為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而殺其大夫此說於理為長不可盡以為億度也○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殺公子御寇及文七年宋殺大夫下

秋楚人圍陳

納頓子于頓

頓偃姓子爵國漢為南頓縣屬汝南郡其地在今陳州項城縣界○按杜元凱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圍陳以納頓子今考之經頓子不書奔非實

見逐而奔也特往訴陳於楚耳其書納者必頓之臣民為陳所脅欲遂拒君使不得入而頓子因假楚力以奉邪若止為備陳而奉則但當言自楚不得云納矣然則陳所以迫頓者豈必加兵其國哉蓋自前年楚人為頓伐陳陳之怒頓已甚惟以畏楚不敢顯然加兵故經不書侵伐然所以陰為戕賊之計者無所不至而頓子固惴惴然不能自安矣故不得已而投楚非賴楚人之納幾何不陷陳術中邪黃震氏曰中國虐小夷狄反借為義舉得其旨矣○納例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下

春秋考

卷之十四

七 僖五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在魯東衛在魯西僖公蓋致二國以從楚也前五  
年衛尚從宋伐鄭而魯則善於楚矣僖公為楚植黨  
如此尚得為人望之國哉  
二十有六年丁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甯速即莊子乃甯俞之父也○盟于向尋洮之盟所以堅衛莒之從楚也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僖二十六年

九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僖二十六年

九

是時齊欲爭雄不與楚同黨言齊鄰也衛齊離也而  
 僖公皆致之從楚以要洮向之盟此豈齊所欲哉西  
 北鄙之伐蓋為此耳○胡康侯曰書人書侵書師罪  
 齊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  
 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  
 其為諷明矣○鄭齊地非紀季入齊之鄭鄭漁仲謂  
 鄭為博州汪克寬亦曰在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  
 齊西而南近魯之西鄙者也若以為紀之鄭邑則在  
 齊臨淄之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僖公既見  
 齊師逐之出境可矣何必復追哉而猶深入他境遠

至於鄆幸而弗及耳否則幾何不至於喪敗乎書追  
 書至鄆弗及所以譏其深入耳說者以魯有畏而不  
 敢及為譏是犯窮寇勿追之戒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稱人將卑師少左氏以為孝公非矣侵不得志故  
 又伐也

衛人伐齊

黃震氏曰衛之伐齊為魯伐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因號東門氏莊公之子必

僖公之同母弟也觀僖公時任事之專又文公初年  
 即能貶抑出姜非恃其母成風何敢為之○胡康侯  
 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  
 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  
 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  
 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  
 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  
 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今按魯之讐齊皆以  
 楚故而又使重臣哀乞則楚師安得不為魯所以哉

秋楚人滅夔 以夔子歸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僖二十六年

九

夔子爵芊姓國楚君熊摯之後後漢志云南郡秭歸  
 本國杜元凱以為夔國今荊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  
 故夔子城○夔在楚西相距五百里楚所利之國也  
 滅之本為兼併之計其曰不祀祝融與鬻熊者特假  
 此以為名耳且夔祖熊摯又豈得遠祀其上祖哉

冬楚人伐宋圍緡

齊侯之伐宋圍緡也隨乘宋襄之沒既得其從矣至  
 是楚與齊爭故復伐而圍之左氏以宋為即晉得非  
 因晉文將興而為此依勢之言乎殊不知晉方養銳  
 尚六且諸侯相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魯以周公之後望於諸侯雖楚之強暴猶欲結之以為重况魯之讐齊又本為楚乎故以楚之強大而亦為魯所以書以例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下○僖公以夷狄攻中國取非所有失正甚矣乃以為功而飲至不亦羞乎

二十有七年城

春杞子來朝

此杞桓公也猶用子禮朝魯故魯使公子遂入其國齊桓既没而貢賦日繁此魯之所以責取於杞也然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僖二十七

五

則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矣惜哉餘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齊孝公昭卒弟潘嗣是為昭公○左氏曰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齊孝公六十六日而葬速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然則齊之兄弟爭立於此已可見矣史記稱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則事不經見不足信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杞桓公以子禮朝則禮物必不備而群臣之責望者多矣故公子遂入之○吳澂氏曰魯在春秋為次

國未嘗不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己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乘禮之國而凌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餘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僖二十七

五

楚序諸侯之上而下云公會諸侯則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文誤耳詳見二十一年宜申獻捷下○楚成所以累挫宋襄公者為其欲圖霸也宋襄既衰則齊孝公又爭強矣觀楚人伐宋圍緡則似其時宋成公以緡下齊矣楚成爭霸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既皆南向而宋獨不從此楚之所以圍宋也歟其合陳蔡鄭許者皆楚道之所由也曹衛於道少迂則不預圍蓋為之遙應以絕宋通晉之道也魯以絕其北道不使通齊既而僖公親會諸侯盟宋則所以困宋之謀至矣使非晉文侵曹伐衛以決救宋之策則宋將何所

恃而不亡乎○趙鵬飛氏曰楚之虐宋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乎歟又曰楚虐不已諸侯比楚以成中國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蓋興霸不速則無以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宋不預盟例見隱元年及宋人盟宿下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楚率四國圍宋晉欲救之則西連秦東連齊而以宋為內應乃克有濟晉文之計蓋已出此特以宋圍方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三 僖二八

急而齊秦未來則不得不親出偏師且以孤軍示弱則楚有翫心庶幾易為力耳曹近於宋出其不意而侵掠之彼必奔告於圍陳蔡許鄭聞之皆有攻所必救之恐雖欲不解圍先去得乎四國既去則楚必退軍而宋師方可出與晉合矣竊謂宋圍當解於此時也宋圍雖解而晉文猶必欲致楚一戰於是又親正名伐衛楚得簡書度必分兵來救則可牽制而邀擊之此皆誤楚之計也然所以相持不決者為楚之大眾背鄆而舍與救衛之兵尚相聯屬而晉之容兵未集進未可輕耳及秦齊將至則晉乃入曹以絕楚人

之後使其兩軍相離不能進退且執曹伯昇宋人以激楚大眾之怒蓋楚之背鄆而舍者其地亦近於曹

不可舍前軍而去故得牽之也楚為所牽志將急闔似可以戰矣晉文却又遷延以待其情自三月丙午

至四月己巳實歷二十四日之久楚志怠矣而後卒然與齊宋秦三國之師擊楚分兵之救衛者以決戰

于城濮此又聲東擊西避堅攻瑕之計也楚人後應不及安得不速敗哉而大眾聞之驚惶無措一日之間望風盡潰矣故城濮之書法於楚則戰曰人而敗

曰師其以此歟凡此皆以見晉文之譎也若齊桓則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三 僖二八

必違而討之服而舍之不以戰勝為功猶倣三王之遺法焉視晉文為正矣蓋齊桓之霸經營於二十餘年而晉文之興由於一旦年且暮矣其意欲急於成功決求一戰故變詐百端不知所出耳此晉文之所以不及齊桓而孔子直斷其為譎也歟○侵曹伐衛各言晉侯此紀兩事之恒辭也與後事為急而書遂者不同矣先儒以為再言晉侯譏復怨者非也晉文崛起信未孚人苟非假義安得取威定霸乎曹衛方服於楚而與宋為鄰當楚圍宋之時豈無以宋之情實告楚以益其橫者而况閉宋通晉之道是欲絕其

救也其可惡亦甚矣故侵曹伐衛不惟可以激楚怒而亦可以快人心以晉文之譎而肯失此名哉○按史記晉文是年當有六十五歲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也刺者殺之也審其罪曰刺春秋於魯以殺為刺內辭也買為楚戍衛非正也因晉侯伐衛不卒戍而歸則知所畏矣魯乃置之於法何義乎故刺有罪者恒不言其故如成十六年刺公子偃是也此特書戍衛不卒戍見買之不當戍也劉原父曰買受命而出疆外欲權宜以避晉難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四 僖二十八年

故不卒戍也可謂識變矣而魯友誅之脅於強楚不察忠臣之心甚矣○左氏以為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晉殺之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則救在刺前而不卒戍乃謝楚之辭耳考之經文不合矣

楚人救衛

楚之救衛以夷狄而爭中國不義之兵也而衛侯從楚之罪亦見矣○楚本易晉而少與之師所謂將卑師少也故稱人觀陳蔡鄭許之師不再見而城濮之戰宋師亦往預焉則楚人救衛之時宋圍已解矣但得臣聞晉侵曹欲從晉戰計其地當已至曹南境及

聞晉已至衛僅率孤軍謂其弱也則大衆遂背鄰而舍聊遣一旅救之以示不欲棄衛之意豈料晉能敵哉然而晉文本謀正欲楚人如此當時特以齊秦之兵未至故不與交鋒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執曹伯畀宋人

曹在衛南而近於城濮城濮在曹衛之間晉所欲致楚而夾攻之地也苟非楚人離其大衆而聲援不及豈易破哉晉侯既先示弱以誘楚人救衛矣然猶恐其大衆先歸得自全也故躬還入曹而執曹伯以畀宋人將激楚怒使欲鬪耳三月丙午入曹至四月已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五 僖二十九年

已戰于城濮凡二十四日中間所以誘楚而牽其進退者蓋亦多術矣詳見春晉侯侵曹伐衛下夏四月已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人即救衛之楚人也楚以晉兵易退故少與之師而得臣之大衆則在曹南背鄰而舍不盡行也晉文本欲示弱故以孤軍誘楚救衛而伏齊宋與秦之師夾攻城濮蓋齊宋者楚方為患之國而秦師則穆公

練習之兵也齊宋必能用命而秦師又敢死之士故合此三國皆精兵也其筭先定將以一戰取威耳楚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六

僖十八

人不知正墮其計雖欲避而不戰不可得已及力不能支兵皆奔北則晉遂乘勝追逐大衆盡摧而得臣亦倉卒不能爲謀矣然則晉所與戰者楚救衛之人也而敗則盡其大衆矣故戰書楚人而敗書楚師正以見晉人攻瑕之速而一日之間楚師亦無能爲也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先書齊人而後書齊師蓋亦有此例焉左氏序此最詳然亦雜亂失次求之經文則不合者多矣如楚稱人本將卑師少之詞也乃謂得臣使鬬勃請戰宋圍之解在救衛之先衛侯之奔在敗楚之後乃謂得臣欲請

復衛封曹以釋宋圍謬誤如此經義何由而明哉○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春秋責霸者之意也晉文用譎必求一戰以爲功則好攻樂殺全無仁者之心又不及齊桓召陵之師矣○城濮當在鄆洮之間曹衛界上也詳見四年盟洮及隱四年衛殺州吁于濮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

大衆背鄆而舍少與救衛之師又不相機早退此得臣之所以致敗也楚以軍法行辟必誅不赦欲使賞罰行而兵強於天下此其功利之故習得臣亦必無

辭矣然安與大衆凌虐中華以取怒於霸國者誰所主乎此楚子當自反者也而歸罪得臣亦異於秦之不替孟明矣故雖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明非正刑也○得臣楚大夫名成謚也以未爲卿故止書名左氏以得臣爲令尹則非矣

衛侯出奔楚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七

僖十八

衛之罪不甚於陳蔡鄭許晉侯伐衛特欲致楚戰耳未有深惡也衛侯之奔蓋元咺懼晉故逐之而更置君也何以知其然也以後書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則知之矣蓋自楚者有奉之詞也復歸者已絕之詞也衛絕於內而楚奉於外則見衛之臣子其初必有力主而不欲其歸者矣左氏云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似得其實特未指言元咺歸罪於君耳又謂衛侯請盟歛孟晉人不許及公羊所載文公逐衛侯之說則恐不然若果晉不許盟而逐衛侯則晉所主也方及兩月之間衛侯豈敢遽歸而楚人豈敢遽奉哉故衛侯不名非罪晉也未至於卑伏屈損不失寓公之禮則據實書爵而已然則衛侯爲元咺所逐而以自奔爲文何邪蓋君者一國之主豈臣所能逐哉不能自立棄夏從夷事急責歸虜身

無所則其自取焉耳故凡春秋時君之出奔皆身逐於強臣也使不為強臣所逐則國君之重他人豈易動搖哉故孟子論治而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其亦深有戒於此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傅良氏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霸也汪克寬氏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衛子者衛侯之弟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六 僖廿八

吉

叔武也蓋元咺擁立使預晉盟將以廢衛侯也叔武代兄而立亦稱子者蓋未踰年之君不論子繼父弟繼兄例俱稱子以嗣君上承宗廟有子道焉耳邾莒小國也自齊桓以來未嘗從八大國盟會踐土之盟莒子預焉至溫之會邾子又預焉何也蓋莒嘗因魯以即楚邾嘗附宋以伐齊皆得罪於中國今魯宋既服邾莒亦恐懼請從而晉文示以坦懷遂使預於會耳○踐土在衡雍西北今榮澤縣西北一十五里有衡雍故城杜元凱曰鄭地在榮陽卷縣者是也○襄王自出居於鄭之後至是尚未復晉文以楚患方急

未暇納王今既敗楚城濮於是會諸侯于踐土先定盟焉將以謀王復辟也趙鵬飛氏曰踐土之盟三傳

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此說是也杜元凱以為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則亦因左氏之誤耳天王下勞晉侯乃事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其實非下勞矣故諸侯自盟何預於王而左傳乃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邪○又左傳載策命晉侯事雖有之當在河陽再朝之後誤附於此耳義見九年

春秋考

卷之十四

九 僖廿八

朱

會葵丘下

陳侯如會

杜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今按陳侯以是年六月卒必以疾歸也則其會不及盟豈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懼晉見責不得已而託疾以往邪此可以見陳侯葉異即同之美矣

公朝于王所

王所者襄王出居之處諸侯皆在而魯獨朝王故但書公朝何以見之春秋之例凡會盟侵伐等事前已列序諸侯而又有後事者皆前自後凡以溫之會論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僖二十八年

之諸侯既列序矣而下文圍許則凡舉諸侯豈有朝王重事而反不言諸侯乎故齊履謙氏曰朝王盛典也當備書之今獨書公見諸侯之不朝此說是也然則天子在是諸侯何為而不朝也王自辭之耳凡諸侯入朝必有燕饗之恩車服之賜東遷以來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慢不恭而王亦因循自避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服群辟豈皆盡無恭敬之心而况桓文一匡天下豈亦不能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禮亦豈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惟僖公

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通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美自見矣穀梁子曰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其說誤矣故趙伯循曰按天子巡狩諸侯會朝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即為非禮哉且物理人情豈有天子出巡而諸侯不朝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歸書曰自楚因楚力也歸而稱復衛既立君位已絕也衛侯因楚力以復國則元咺為主於內不欲其歸矣但其歸也甯俞入盟國人不貳則其歸無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僖二十八年

難故曰歸耳然而要盟陰結降心相從乃屈已求民非民思已也故特稱名以為失君道矣叔武不書殺則非殺也意者叔武之立本元咺所脅而衛侯之歸武實有讓心焉故但廢而不罪公羊以為叔武治反衛侯而稱其讓國似非誑語第謂衛侯得反終殺叔武則未見其然耳夫衛侯之奔豈獨元咺之罪哉衛人亦多有不協者矣今衛侯既使甯俞與盟而有居者無懼其罪之言則於元咺亦宜有處使之感格自新可也而又逐之使無所容則衛侯豈為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哉自是君臣交訟辱及其身則亦衛侯有

以自取之耳○元咺奔晉所以翹衛侯也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

陳侯欵卒

陳穆公欵卒子朔立是為共公

秋杞伯姬來

吳澂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杞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當亦老矣而匍匐來魯豈其所不得已哉國小為魯所凌也夫伯姬數

歸固非禮矣然大國不能恤小以致婦人不得自安使僖公稍念親親之恩能無愧乎哉餘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公子遂如齊

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則恃楚而讎齊者也及齊從晉敗楚城濮則遂畏齊之類晉矣故因踐土會盟而使公子遂如齊通好非有晉霸懷柔其間友邦安得而輯睦哉故張洽氏曰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春秋經傳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僖二十八年

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溫畿內地說見十年狄滅溫下○溫之會以公朝王所諸侯既得所請而待王出狩也○狩謂田狩先儒以為巡狩非也古之言巡狩者所重在巡如書稱時巡傳稱南巡史稱巡隴西巡北邊之類皆以巡包狩而凡單言狩者則皆指田狩也如春秋所載狩即狩雒西狩之類豈得謂之巡狩哉况巡狩之禮王者所以考功能行慶讓後世德意既泯未免假此誅求供應煩勞多生怨讟此諸侯之所不欲也故穆王共王以降無復周狩者民情既便晉文又豈肯導王脩舉

邪若假其名以示義則又非春秋紀實之意矣然則

襄王之狩其必舉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因田狩以講武故事歟河陽即溫以其在河之北迤邐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陽南踰孟津則為雒陽王城不過百里間耳本屬畿內杜元凱以為晉地非也畿內非方岳之地而謂於此巡狩則信乎有所不通矣夫鄭在河南自鄭還周當逕偃師然滑都所在恐類叔與之合黨有異謀焉故託於會狩而紆道河陽且以存武備耳由是觀之則襄王之於叔帶實未嘗殺而叔帶本在王城不在溫也晉文初為此謀必開示恩威

春秋經傳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僖二十八年

調和上下而不以刑誅恐之此類叔輩所以革心而襄王所以光復也歟不然則伊雒諸戎雜居畿內類叔所挾以奉叔帶者正在於此反側懷疑變將不測豈旦夕所能定哉衰世之事大則貞凶姑以康濟目前耳然大合諸侯以講武焉亦足以寒奸邪之膽矣餘見二十四年狄伐鄭及天王出居于鄭下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不書月冬下有闕文也杜元凱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孫明復亦曰不月者脫之穀梁以不月別生義則誤矣○公再朝王所送王而面辭也餘義與踐

土之朝同然襄王得歸當以晉文爲功首而不預朝焉豈人情乎蓋當狩時必以戎服見王所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者是已但不成乎朝禮耳况王有策命之頒禮數已特厚矣其不受晉朝豈亦尚有宰孔使齊桓無下拜之意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執衛侯稱人微者耳晉侯方有王事故使人執之而襄王適還故歸之京師也按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言歸于京師彼蓋爲王而執也此獨言歸之于者則已執之而不以自治之辭也與晉韓穿言汶陽田不

春秋形考

不卷之十四

二十四

僖十八

以自得而歸之于齊者例同執諸侯以歸京師而不親行見其威令幾於改物矣夫元咺翹晉必以衛成得歸外資楚力而叔武嘗預勤王名既通於王室者也今遽廢之不由王命而河陽之朝衛又不曾晉文豈不以成公爲得罪王法乎故復執之不敢自治而歸獄于王亦假義之事也然成公能以理自明其詞不屈故不稱名○衛侯從楚圍爲有罪然其初亦因中國不足恃而爲魯所要大臣必亦預謀矣元咺身爲正卿惟恐及已故歸罪於君既專廢置及君既歸又訟於晉元咺之罪豈下於衛侯哉晉人苟察其情

則亦彌縫其闕可也今乃爲臣執君專恃威力則非以德綏諸侯矣何以致衛侯之心服哉元咺之位已絕而又因晉力以復歸則專國蔑君恣行無忌而晉與爲援非所以正人倫明臣道矣晉文惟無以德仁之實故爲元咺所蔽如此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

其事也歟○左氏稱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如此則執當在王狩之前矣王事未畢晉文必無暇於治衛獄既待對則元咺宜至京師又豈得先歸邪君歸則身出而翹晉君出則晉奉而身歸是咺爲晉侯之所助者也曷嘗與衛侯面對哉及觀衛侯

春秋形考

不卷之十四

二十五

僖十八

之執書於狩後而晉以人稱則是晉侯別遣人執也其不在會所可知矣諸侯逐圍許

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蓋因宋敗而從楚矣至二十七年遂與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顧焉諸侯罷朝而即往圍之其義豈不正哉使晉文奉詞開諭脩德撫綏則不勞兵力而許自歸心矣然而樓諸侯以伐諸侯則霸者以力服人之事耳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晉雖起於勤王而實欲假仁以服諸侯也許向楚則急以



兵圍而霸者之本心見矣安能致許心悅哉故程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之二役而許卒安楚宇下不復返矣霸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餘見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下

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不生名凡生名者皆屈服之辭奔而名者屈於所往之國也歸而名者屈於所屬之臣也復者國內立君而已絕於位之辭也曹伯初為晉執猶能不屈故不書名今曹已有君其位既絕而諂求臣下許授

春秋考

卷之十四

二十

事權以圖謀復國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屈之實而書名歸易辭群臣既協為之撫管則內必謀廢乎攝君外必求解於霸國而其歸無難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曹與宋鄰而距許稍遠自宋歸曹而遂會諸侯圍許則席不暇煖矣書以見其急於畏晉也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介莒之附庸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取介根是也漢志瑯琊郡黔陬縣有介亭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葛盧名也春秋繁露曰附庸二十里者稱名凡小國無事而來魯者不知所託何名其實志在窺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二十一

規耳

公至自圍許

由會溫朝王所而後圍許何以致圍許而不至會朝邪欽至以圍許之功也魯人不以朝王為大而以圍許為功正見當時諸侯急於圍許之意其不知所重亦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汪克寬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孫明復曰翟泉內不出主名外曰人皆微者也○襄王雖復辟然恐群小之心猶未安也故為此盟使不相疑耳盟以微者則人不驚晉文之慮周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故書左氏以為公會王子虎等盟胡康侯以為諱公貶卿失經意矣○翟泉近王都之地也詳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狄泉下

秋大雨雹

胡康侯曰正象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二 僖廿九

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疇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黃震氏曰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為雹大者過甚之名○兩雹不書月日闕文也

冬介葛盧來

黃震氏曰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介葛盧再來魯之道路覘亦熟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十八年秋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至是則三年之內遂兩侵齊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中國者可不謹哉○趙鵬飛氏曰晉文之霸狄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治之也衛侯在外而使人歸治咺獄如左氏云衛侯使賂周欵治屨殺元咺者理或有之但所加者法也非晉文不校則衛侯豈敢為哉蓋晉文假義而霸者也初執衛侯特為元咺所蔽耳及衛侯詞直襄王猶不能斷故留京師者踰二年而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三 僖三十

晉亦漸悟其失其釋歸也晉無忤也故衛侯得以治元咺之罪耳夫元咺無人臣禮於法應誅春秋不以討罪之辭書而繫之大夫何邪蓋元咺得罪衛侯亦衛侯有以自取也當甯俞始與衛人盟既許居者無懼則咺固有不死之望矣及其為君逼逐愬晉復歸未嘗別立一君以危社稷則咺於此時似有悔心未見其終絕於衛侯也觀衛侯再歸不稱復則不絕於位可知歸而稱名必又若甯俞始盟之降心於國人矣而又可失信以殺咺乎衛侯若能反躬自責一切坦懷則咺雖有惡必長自新之幾而過於忌克竟以

私怒殺之不道甚矣故不去其大夫以見其罪狀不明謂宜待以不死也

及公子瓊

按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十七年殺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皆不言及以諸臣同黨故刑一施之不得有所別也殺而書及則同受害而不相為黨之辭然以此及彼罪累可知矣瑕亦衛侯弟而為卿者也故稱公子衛侯見執咺使瑕攝國事焉初實未嘗黨咺為惡豈得與咺同罪哉而祭施以殺是因惡咺而連及於瑕矣故書曰及而蒙上文大夫之稱見其不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四 僖三十

馬

當殺也文九年殺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殺慶虎及慶實義同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之歸求于國衆降心相從如賂周獻治厓而許與為卿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卑之實而書名公子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為君則其位未絕與初歸時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矣故再歸不稱復○王以君臣無獄為辭而諭晉欲使釋之則衛侯之釋雖王亦聽於晉也與成十六年曹伯之歸斷在王者異矣故書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李廡氏曰衛不書自京

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是也然晉文之釋衛侯實以其辯明也但不能早為原情請王歸斷遲疑於二年之久未免蔽於先入之言耳左氏乃謂納玉十鼓與晉侯則非所以語賢霸矣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本謀王室而鄭不預有貳心焉此晉所以加兵胡翼之以為討翟泉之不會是也鄭誠有罪矣然晉文內省豈盡無關乎則亦脩文德以來之而已矣而遽至於圍不亦甚乎秦晉稱人將卑師少非貶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五 僖三十

馬

辭也人而能圍兵強可知矣○秦自城濮以來雖從晉霸而君不親行會溫勤王事之大者亦僅遣微者來穆公雖賢其亦欲雄長西戎而不欲以伯爵下人者歟

介人侵蕭

去年介再來魯而此年遂侵蕭蓋由魯道以至蕭也而魯人關譏無禁不為小國畏亦可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者也見九年會葵丘下其來聘報信公王所之朝也厚其禮故使重臣也夫聘者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僖三

天子所以懷諸侯之禮也在先王時諸侯不朝則有貶爵削地之刑豈復加之聘乎隱桓之際尹氏擅權求利無厭使命不絕雖二君未朝王亦弗問也然於桓公尤獨親厚故來聘者五而桓居其三蓋桓公弑立有歎於心不恤貨財諂事權貴是以王朝恩寵常賁及之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以見世卿亂政之實矣自是尹氏中衰代者知戒尋及桓文政從簡約諸侯常貢使自致王而天子之使遂不煩其下聘矣故莊僖之編久無王聘之事豈非周卿既懲尹氏之失而桓文亦制諸侯之節故邪至是宰周公始復以

報朝聘魯則於禮為合與其他以利交者不同而襄王念舊德驅諂親之善可見矣汪克寬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蒞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此說得之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下公子遂如京師專為報宰周公之聘也以天子特遣重臣皆由晉文所致故使因便以謝晉耳雖先周後晉然志實以晉為急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先儒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僖三

謂罪僖公不親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於理甚正但覲禮不行積習已久雖桓文以義正天下猶不能復於僖公何責焉姑亦取其不忘報周之一念而已矣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入于鉅野經鄆城至壽張西安民亭南東合汶水入于海鉅野之西為鄆鄆之西北為范皆濟西也壽張故城在今縣東當與今東平州汶上縣接壤而濟水流經其西則為濟東而地名魯濟與餘互見隱五年衛師入郕下濟西田東界於魯北界於齊南界於曹蓋皆小國見侵之隙地不在齊魯百里本封之內者也故不繫之國孫明復曰濟西田本魯地則非矣左氏以為分曹地也使滅文仲往公羊以為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皆謂濟西為曹田也然宣公時濟西取與皆齊魯自為而曹不預焉則濟西雖亦南界於曹而曹小非齊魯敵豈能久據哉若果滅文仲往分於法宜如叔弓疆鄆田之例不應卿出不書而晉執曹伯在二十八年亦不應踰四年而始分其地也趙伯循於此已辯其妄矣故濟西者齊魯界上互爭之田也詳見宣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下○僖公以宰周公來聘有寵於王既而使公子遂報周因以事晉則天王方伯皆足恃矣而齊昭嗣世懦弱無為於是乘勞之盛而取濟西之田則齊人不敢爭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義與成三年取汶陽田同○凡取田疆場之民自扞僭擄及不勞君力而其民自來歸附者恒不書必以國事舉而以力得者然後書故趙伯循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取者或以師威偪或招致而得之取之非正皆為力得又曰凡取田者得其土地而不得其國邑也歸田亦然以今論之有田必有邑取田而不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僖三

取邑但收其賦稅而已猶遺其民而弗籍也若取邑則籍其民而併據其田矣觀昭元年取鄆而下書叔弓疆鄆田意可見焉

公子遂如晉 公子遂如晉言取濟西田之故也而齊弱無能執辭以辯者此晉文之所以聽魯偏辭魯自此事晉甚謹皆為保守濟西計耳

夏四月卜郊 郊者天子所以事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

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群神於此偏焉六宗者日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皆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瞻仰者也故曰望群神者寒暑五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僖三

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為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禋于群神觀書此言雖為攝位告祭而然然即其類聚群神者言之實與郊之百神受職者無異是郊之為祭蓋盡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所為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為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為對而主宰乎大地者即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總稱為上帝而已地即后土通名為社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以魯事言之卜郊不能猶二望魯諸侯不敢盡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蕪望也又祭義言郊

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  
文不詳然即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  
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  
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  
郊為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日至祭天神於圜丘  
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  
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為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日  
常用辛則郊祭豈為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  
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  
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亦得為祭帝矣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十一

僖三十

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為后土即社也  
在禮謂之大社稷配故社為社稷其專位在應門內  
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為社稷其專位在應門內  
右不在方澤矣祭則當夏秋之間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直其月故  
禮家因以夏至為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社祭本  
與四郊列為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  
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帝至其合天而祭則亦得  
稱上帝矣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為召和  
氣而祭者恒於郊為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  
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  
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

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蠶用  
禮所謂祈年十四祖是也建卯之月則祈于社周禮  
所謂仲春獻禽以祭社是也建酉之月則祈于方周  
禮所謂季秋獻禽于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祈于  
事則所謂季秋獻禽于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祈于  
則祭風雲雷雨在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  
則饗饗則祭霜露水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

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逆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  
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逆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  
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夕月於西  
郊周禮所謂仲秋逆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  
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十一

僖三十

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  
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告祭焉則謂之旅在周禮  
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或曰旅四望是也旅非  
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  
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驟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承  
傳世儒迂腐之談參雜當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  
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  
事明之雲雷霜露冰雪昏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  
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  
于天宗正主殺物宜為祭霜露水雪者而註家乃謂

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水雪之祭何其疏邪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祀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註家因指為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贖矣月令季秋之月有曰大饗帝說者遂謂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十一

僖三

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即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祭嘗祭為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水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禋于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祭嘗祭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擬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

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于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為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於三耳然則郊之合祭天地禮之大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十一

僖三

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之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註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為日月而發亦庶幾知古禮之意者歟○馬貴與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十四

僖三

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不知成王何名而錫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為成王念周公之勳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公之封杞宋也以其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十五

僖三一

明堂位言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遂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獨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太廟重祭而僭郊郊非成王賜之也僖公作頌以郊為誇其言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言有天子禮樂下文即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使果成王之賜作頌者當顯稱之以釋其僭竊不當直目僖公言之也唯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近代學者多從其說然東遷之後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事多矣未必皆嘗請于天子而天子賜之也○胡康侯曰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不從乃免牲

胡康侯曰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卜郊不從免牲詳見成七年免牛下



猶三望

左氏傳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祭泰山河海猶者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胡康侯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魯得用重祭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按胡氏之意乃謂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其說本於春秋通志然孔穎達李瑾氏謂魯在汶南則泰山乃在汶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十六

傳三

北非周公百里封內矣魯頌所稱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者亦據後世斧鑿封畧言之耳戴溪氏曰魯國居東方親密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此說亦非蓋天子四望通指四方山川而言也魯東尚有齊限非國之窮邊也舍東方而獨望西南北三方此何義乎濟水在魯封內其所當祭不必言望若泰山與河海俱非魯封故指以為三以見其不當望耳

秋七月  
冬祀伯姬來求婦

求婦求僖公之女叔姬也是為杞桓公妻稱婦者有

姑之辭也杞弱為魯所陵故伯姬方以二十八年來

魯謝過今又親來求婦此豈可與婦人預政者同科哉蓋因僖公有兄弟之親欲以其子求庇於魯耳魯本輕杞不欲與為婚姻不然何待於伯姬自求哉杞叔姬必母賤愛微故以許之而送嫁之禮必薄故其歸不見於經然叔姬為杞所輕至於見出其端已見於此矣詳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元凱曰帝丘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十七

傳三

又水經註曰濮陽城東北故衛地謂之帝丘東郡治濮陽一統志云帝丘城在滑縣東北七十五里今按滑縣在開州西南界上矣衛都朝歌在今淇縣之西左脇正受狄衝故徙居東南帝丘之地以避之先儒謂其初遷楚丘已遠入南鄙之外而今又北遷帝丘此何義乎辨見二年城楚丘下黃震氏曰狄侵衛伐之今又圍之衛不得已遷帝丘以避晉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衛成公自歸國之後用審俞以為政徙帝丘以圖安氣勢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則強於政治之效也而衛文公不能及

矣世儒反以文公為賢豈不誤哉孔子嘗稱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說者以文公為有道成公為無道則失指矣餘互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捷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劉原父曰盟何以不地於狄也黃震氏曰狄有亂衛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傳三十一

王

人侵狄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

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重耳卒子驪嗣是為襄公○黃震氏曰文公

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傳之襄

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

垂二百年使齊桓既沒而不有晉天下胥而為夷矣

趙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

桓之與天下習衰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桓

求諸侯為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

然欲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蔡鄭而已故諸侯

既合則一問而楚服晉文之與則諸侯蓋習於從霸

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

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桓之時也齊桓之時楚不出

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

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

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

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

蔡許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為如何論者不察而妄

疵晉文以為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傳三十一

子

齊桓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

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暮之間故務

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又勢之不同也今按

鵬飛之言亦功利之見也若孔子則從心術之近正

與否者辨之故於齊桓則許其為正於晉文則直言

其謫而二霸之優劣不當論勢之難易矣餘見十七

年齊侯小白卒及二十八年侵曹伐衛下○按秦穆

公之霸與晉文公同時其卒亦不在重耳之後而左

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恐未為得實也蓋

秦自圍鄭以前事多從晉而所為皆善則一賢者之

事也又重耳卒後則遂入滑構難而兵爭不息全不若往日之所為矣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顯且可傳則誠賢君也故疑穆公若在必不至此雖是時百里奚年老無存而三良未殉必能以義相規穆公豈盡不從而迷復終身邪借使終身迷復則不可謂之顯天下而傳後世矣自左氏誤傳其卒在後而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殺之餘稽之事實豈相合哉故秦誓必戰韓時所作而穆公之卒則亦與晉文同時也及考風俗通載穆公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事則不唯謂穆公時猶未沒而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二十

僖三十一

百里奚亦尚存也其說不益誣乎今數百里奚入秦之年至於敗殺之歲已百有二矣安有如此元老在位而為顯名傳後之君所殺者邪世儒不究本末妄信傳聞至於誣善者多類此耳餘詳見十五年戰韓下然則穆公何以不計喪乎秦非方岳同盟之國而去魯又遠弔莖不及焉即是亦可以見古制之猶存矣

三十有三年甲午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在今偃師縣南杜元凱所謂都費之滑而在河南

緄氏縣者也凡入國言入皆未滅之詞也左氏云滅滑而還與經文不合矣又按成十三年晉呂相絕秦書有殄滅我費滑之語正謂此也襄二十九年晉司馬女叔侯言虜隳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是以滑為晉所滅也及考昭二十六年稱王起師于滑則又以滑尚屬周未嘗為秦晉所滅左氏之不足信也有如此哉餘見二十八年鄭人入滑下○秦自三十年秋從晉圍鄭已識所過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歸途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二十一

僖三十三

諸侯之國矣故于殺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夫秦勞師遠襲志在力爭不足以顯名傳後必非秦穆公百里奚所為蓋穆公與百里奚此時必已沒矣竊意入滑當為康公時也故左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未為得事實也任好穆公名也康公名瑩穆公子也辯義見上年晉侯重耳卒下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氏齊之公族歸父名稱氏稱名卿也國歸父之聘蓋晉文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脩好也昭公亦不自量哉詳見三十三年公如齊下○古者諸侯邦交其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二十三 僖三十三

禮甚簡或通計告之言或脩弔慶之問或謀疆場之事或解鄰邦之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如年之來聘死之歸枋語之來盟皆義之所不得為者而率遣親暱之臣為之禮亦瀆矣至於齊桓漸復及正仲孫高子之來為寧魯難也其它別無非禮之聘故當時諸侯亦不敢肆以魯事觀之如臧孫辰之告糴為救荒也公孫茲之如牟為徵賦也公子友之屢如齊為聽期也皆主於事霸故特遣重臣雖非王制之舊亦庶幾以公事出者晉文代興績脩桓業道途聘使無復翩翩此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可見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疎猶存古意也至國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中國者紛紛無制矣  
姜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四岳之裔冒姜姓耳舊說本左氏以為晉惠公時窟居於晉因遂撫安使居南鄙今不詳其何處殆必河外列城虢略之間歟其種類有流入王畿者亦因而處之近雒水南者謂之維戎近伊水北者謂之陸渾之戎地皆相去不遠按後漢志陸渾西有虢略地今按虢略頗廣自陝州之盧氏縣北連靈寶皆其地也姜戎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二十三 僖三十三

必當盧氏之東北而其東南有茅峪水經又謂之蠻谷其即茅戎所在歟水經註又謂虢畧在陸渾西九十里乃指其所近一處而言耳戎居於此蓋先王所以處降夷之常法也左氏於二十三年載秦晉遷陸渾戎於伊川之事則是以諸侯遷戎於王都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何以不書乎然於十一年已云伊雒戎同伐京師此事亦非細故而豈春秋所得畧哉就如其說則戎居畿內已久烏得逾十二年始言遷乎又按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左氏如此類者不惟理有不通而亦自相牴牾故諸戎之至未必晉惠公時事也○殽杜元凱以為在弘農澠池縣西即今陝州東硤石關蓋晉河外虢畧之東境也晉在其北姜戎在其南故因秦人入滑而邀其歸路也晉稱人將卑師少耳左氏以為子墨衰經者背經文矣况衰經不服則亦已矣而烏用墨乎秦人鄙穢兇頑漫無統紀如夷狄然故以虢舉亦據其實也或曰秦下當有人字蓋闕文理或近之夫秦之入滑恃強生事貪兵也晉與姜戎相結厄人于險邀而敗之固足以挫其遠攻之銳然秦晉連兵構怨休息無期實自此敗始矣睦鄰之道亦有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僖三十三

歎焉○及者兩相欲之辭而以此及彼則主乎所重之意也凡序諸國主者為先而其餘列數於下以其有所統屬別首從也恒不言及書及則兩相敵矣但魯與他國同事則書及在魯重內也中國與夷狄同事則書及在中國重中國也故與夷狄同事如邢人狄人伐衛晉師白狄伐秦皆兵不言及者也而此獨以晉及姜戎者晉人角之諸戎倚之不相統屬安得不異文乎故盟不言及而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書及會不言及而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及皆此意也然而必以中國主之不與夷狄先中

祭已葬晉文公

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謚為文豈以今稱公足以別於侯歟然非禮也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狄侵齊

晉霸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為不足畏也故文公未沒而侵齊今又乘晉喪而侵之無忌憚甚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春秋考

卷之十五

三十五 僖三十三

訾婁疑即邾婁聲相似而誤也杜元凱於哀六年城邾瑕註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蓋正謂此必其地相連故遂指邾瑕為邾婁耳○自戰于升陘之後魯既與邾從晉會溫則怨已釋矣此復伐之何也蓋無霸則邾見凌有霸則邾從會今晉文既終魯仍無忌見邾稍弱則侮之而已耳胡康侯曰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按僖公以前魯之用兵多遣大夫為將如無駭翬溺單伯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屢見於經而它國兵爭則遣微者故恒稱人夫用兵大事也豈其獨不一使大夫哉蓋春秋之初禮樂征伐猶自諸侯出特以當時君懷疑忌不欲以兵權授之貴臣故國君親將之外常使其私人統領要之其人雖微而皆廝養之銳士也亦不待於將尊師衆耳魯則篤親厚舊猶有周公之遺風焉故出兵常遣大夫而微者罕得與焉然大夫將兵之端實自魯始至文三年則晉陽處父亦帥師伐楚而列國之政遂自大夫出矣

晉人敗狄于箕

狄在今廣平北鼓肥之狄也非白狄也詳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及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箕晉地杜

元凱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今太原府大谷縣東三十五里狄勢方張肆行遠略深入至箕則晉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不書狄伐者晉人設伏以待而伏未得肆也則舉重書敗而已耳昭元年敗狄大鹵義同劉原父曰春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趙鵬飛氏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僖三十三

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未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僖公如齊非行朝禮也蓋齊昭公夫人為子叔姬乃僖公之女而祀叔姬之娣也其嫁當在三十一年祀伯姬求叔姬為婦之後然而往嫁不見於經者以母賤愛輕而贈送之禮薄也是時齊昭懦弱魯本無意與為婚姻特以僖公時方事晉既取濟西齊必憤之

矣則姑以女與之以成和好耳而豈誠愛齊哉及晉文既卒魯失恃焉則齊復張大侈然使國歸父來聘名雖親魯實以大國臨之魯人安得不懷疑乎今公又與仲遂相繼伐邾懼其往愬以啓齊洩憤也則特親如齊以文前過前倨後恭非邦交之正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康侯曰即安也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

春秋考

卷之十五

僖三十七

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僖公不道之君也其有可取者皆從齊桓晉文時事也舍是無善者焉此霸者以義率人所以有功於世也及桓文既沒而當時諸侯已為五霸之罪人矣後儒以僖公為賢無乃誇大之辭而不考其實歟

隕霜不殺草梅李實

穀梁傳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范甯氏曰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也胡康侯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

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今按此冬燠之咎徵也而文公弗戒三桓之專魯自此始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趙鵬飛氏曰晉文之霸獨許不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許亦不預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詳見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下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主人 信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文公

僖公子名興在位十八年謚曰文母聲姜見僖元年

上夫人出姜娶在四年出在十八年

元年紀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即位皆以冢室攝行告廟臨群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六

文

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群臣人君即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餘見桓元年公即位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名蓋在上士之列者也書來會葬見襄王之

厚也汪克寬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今按襄王當為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為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公會晉文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及其歿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及其子貽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矣雖禮文或失之過而春秋時能懷諸侯如死者亦不多見也文公親被寵榮畧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

春秋考

卷之十六

文元

伯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負義不忠如此何以立大本而勸群臣哉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命

毛文王子毛伯采地在畿內因為氏伯字天子大夫也與召伯同杜元凱謂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失之矣詳見隱元年祭伯來下○襄王厚報僖公施及其子故來錫命也○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胡康侯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

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裘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謂來錫命乎李廡氏曰胡氏取禮及詩為證而分為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黼冕也王命士會以黼冕是矣錫命有命辭有命物又

春秋考

卷之十六

文元

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重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今觀李氏之說則毛伯之錫命也其有命辭而無命物者歟○按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伯循辯之謂錫命如漢以來就加爵秩何得無乎若一一召而錫之則勞弊甚矣竊意穀梁之言但為諸侯素不受命於天子者發耳苟嘗受命何害於來錫乎

晉侯伐衛

晉侯之於衛成素未有恩者也豈獨執歸京師之故



哉及被狄圍又棄而不救致有帝丘之遷不可為以  
德綏諸侯也然成公復國之後即用審食為政惟務  
自強毅然侵狄而狄遂城下受盟此何賴於晉哉自  
是全不事晉而反與晉抗矣故伐許之役襄公將以  
嗣文業也而衛亦不從此其所以有伐衛之兵歟襄  
公不能反己有闕專恃兵威而不知衛非可伐之時  
也不亦愚乎其書侯君將之恒稱耳左氏謬傳晉侯  
朝王伐衛之說而後儒因以襄公為克續父功繼為  
盟主首能威服諸侯則似襄公真能仗義討罪者殊  
不知襄公非賢君也權歸臣下志在兵爭第承文公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四  
文元

餘烈未遽失墜耳豈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是為莊叔黃震氏

曰如周拜錫命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

孫壽納幣下

衛人伐晉

衛人伐晉示強也不用大衆而能抗晉用審食之效

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元凱曰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今開州城北七里

有戚城是也○戚之會魯欲為晉說衛而衛尚不服  
也不然則衛人乃地主而何以不預乎晉侯親至於  
戚其不振甚矣○左氏謂晉侯之伐衛也圍戚至是  
疆戚田是不知文宣時晉界尚未交於衛也况戚不  
書圍又不書疆何因而發此傳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

左氏傳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五  
文元

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

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

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

成王丁未王縊縊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今按左氏

序商臣所以弒君之由其事宛然如見可以為後世

之鑒但縊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二言則恠誕矣君

薨舉謚常在葬時故吉主始刻謚安得謚於未殯之

前乎成王頹弒而商臣立是為穆王○黃震氏曰商

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頹稱君以見其有君之

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胡康侯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一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罪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六 文元

字

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寒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懍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醜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

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顏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商臣立至文十三年卒而不見於經楚不計魯亦不弔也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七 文元

朱

是時魯方事晉而商臣亦不敢以強暴加魯故耳公孫敖如齊

晉襄嗣立無志霸圖德不脩和政歸臣下諸侯既多不協矣而齊昭志本昏惰乃以霸嗣自居尤不率從公孫敖之如齊蓋為晉致昭公因以察其舉措也而昭公終不相下以至於死未嘗一預諸侯之事其自棄不足與有為亦甚矣然使襄公能繼文公之烈則諸侯豈至如此哉

二年丙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師者秦康公之師非穆公時事也杜元凱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彭衙城在今西安府同州彭衙縣東北六十里○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侵伐晉侯聞之即與期戰故書及在晉夫秦懷敗殺之怨而興師欲以襲晉取敗之道也然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未知所為徐而待之彼或自知不縮而引去矣何必急於一戰哉善戰者服上刑此春秋責晉之意也

丁丑作僖公主

胡康侯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六

八

朱

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此說本公羊然經書作僖公主卒哭而祔時事也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謂此也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而豎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道也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栗主也栗堅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義主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以謚別豈非在卒哭時哉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間傳曰既虞卒哭又按左傳註疏言卒哭葬之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六

九

子

餘事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雜記之說杜元凱所不用然既葬反虞而卒哭其禮節大致則無異也卒哭之祭主爲告神將祔於廟以告祔在卒哭之後因名其祭爲卒哭非爲卒哭而祭也故士虞禮載其告辭曰來日某隍祔爾于爾皇祖某甫而檀弓亦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既祭祔祭在吉祭後吉祭可知也既祔之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新主皆當遷祭於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於寢馬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杜元凱以爲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以爲新主既特祀於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非不祭也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以卒哭爲常也卒哭之主即吉主矣豈待練而後作哉既有練主之名則卒哭之祔必當有主故又言虞主以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一

文二

通之而用桑用栗不得分矣夫主因祔作虞時有重奚必作主哉鄭康成以公羊之說本謂虞已有主則與左傳祔而作主之言不合故遷就其說以虞主為既虞埋重之後乃作蓋謂虞未作主作於虞祭之末也如此則時已有謚易名鬼事方始就用粟主祔廟已可通行却乃主虞以桑而練時又復易粟其禮不亦煩瀆乎且又泥於左傳凡君二字謂不通於卿大夫而說者遂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則益牽強矣夫左氏此例上下皆通但為君薨而發耳安有士大夫之死而祔可

以無主乎禮家附會之言大抵如此則謂虞練之有二主者豈足深信哉孔穎達氏曰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此說得之矣蓋檀弓曰殷練而祔此緣孝子之心不忍遽死其親般時或有此事非通禮也公羊得於傳聞因存練主之說而虞主之名亦強立焉穀梁亦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是不以卒哭告祔當吉祭而以吉為作練主遷入廟也故鄭康成以練後遷廟為定禮而世儒之論始紛紛矣聖人制禮具有節文新主即於練後遷廟不待三年喪畢尚不亦失之太速乎故用粟之主非練主也作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一

文二

於卒哭之時者也主以謚稱別於生事也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始作主者亦以文公愛親之過不忍即始鬼事故耳吉主初作告祔方自此也已踰卒哭之期而始告祔者以閔公乃僖公之弟而為君之次居先文公欲私其親將使僖公升居閔上而群臣之議不能決也決則祔後當序於袷矣故去冬不袷至是論定將躋僖公乃始作主以先祔耳然則此主未祔之前重猶未徹而群廟之祭必皆因仍簡畧矣豈為得禮之中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內稱及微者也處父者陽處父也陽氏不繫之陽者未為卿也其不地於晉也○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為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故使微者至晉而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密其迹之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耳餘見三年公如晉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士本士師以官為氏者也穀名士為之子晉卿也餘

見定十三年士吉射叛下杜元凱曰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按榮陽縣今屬鄭州○垂隴之會晉襄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霸業也然君不親行委於士穀而魯亦效尤使公孫敖往諸侯之來預會者惟宋陳鄭三君耳它不預焉可以見晉德之不足以鼓衆矣左氏以此爲晉討衛而曰陳侯爲衛請成於晉殊不知此時衛不預盟冬亦不預伐秦安得有請成之事邪○陳傅良氏以爲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亦非也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伐鄭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莊十九年公子結于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二

文二

字

鄆及齊侯宋公盟已皆與諸侯敵矣烏得以爲始於是乎然觀及處父會士穀二盟則晉政委於大夫可知而處父士穀之以專權見殺其端實見於此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之日長何以不書旱乎不爲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爲災爲災則謂之旱不雨雖久然春月多冰水源未竭其時太暘不至於亢則麥苗猶有灌溉之滋不成乎旱災矣月令疏曰若霧露濡壘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即此意也故但以不雨書見其恒暘而已不雨止七月則後即得雨不言可知非爲文公無意

於雨而不書也○不雨不爲災則不書或如月令註所謂有禱無雩者也其龍見而雩方在六月則歲事之常不見於經矣餘見僖三年六月雨及二十一年大旱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

公穀二傳曰大事者禘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於太祖其說是也但周禮所謂大烝即禘也禘之常時當在冬月故亦以烝名今以八月禘者祔後急於躋僖公也則非時矣○黃震氏曰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欲尊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三

文二

字

其父故躋僖於閔公之上蓋躋升也躋僖公二傳皆以爲逆祀是也禘祭之禮所以序君臣以臣先君豈不逆哉先儒以僖公視閔公爲禮亦有可疑若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則可苟遂以父子二世分昭穆則不可詳見廟制考議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胡康侯曰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者欲娶出姜也出姜事始此○此仲遂專政之事也是時魯國兵權掌於仲遂志在內交官禁以濟已私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為君求娶以宣元年逆穆姜事觀之其實欲遂逆女也使齊人肯從則舉重書逆而以夫人至矣必其與魯不協執禮謝之不得已而納幣以歸遂於是乎有忿心矣不然納幣非卿事也而遂亦為之三年之外夫豈不可往逆而何以使微者行邪出姜不得於權臣而子弑身歸其端已見於此矣

三年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四

文三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衛成至是始與晉合矣稱人將甲師少也而叔孫得臣獨以貴卿往會則以魯方政遠大夫故得臣特親鼓晉以興是役而五國因為所統耳○沈姬姓子爵國杜元凱曰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按故城在今汝寧府汝水南○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有可伐之道者矣然楚之與國人不易凌而諸國所以敢於加兵者則以是時楚穆羸若人心未附而沈又政亂民離於時可侮故乘間一伐

以襲取威聲耳此豈真能伸大義者哉家鉉翁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為而不為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瀆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元克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五

文三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蓋惠王之子也以其為上士故稱名馬左氏以僖公特盟翟泉之王人即王子虎非矣王子不當稱人例見襄三十年天王殺弟倭夫下○王子虎書卒魯使人往弔也虎蓋外結諸侯以要時譽是以眾皆悅之特哀其死耳此與定四年書劉卷卒義同先儒以為因其訃喪而書則不知春秋卒不書日者喪皆不訃也惟隱三年尹氏卒書日則以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謹為之訃而魯因得不失弔生之禮耳然則尹氏書卒媚權貴也王子虎劉卷書卒感

秋情也各國私交互相黨援使朝廷威令反廢不行非小故矣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書三卒豈非以此三臣奸足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原歟

秦人伐晉

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伐晉以報去年冬四國伐秦之役憤兵也左氏以為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夫濟河焚舟於理宜有但秦伯不應稱人取邑不應沒實求之經文不可通矣

秋楚人圍江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六

文三

王

稱人以圍例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江詳見僖二年盟貫下○黃震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吳澂氏曰自齊桓之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之深前既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蓋江猶能守其國也故至今年有圍江之師今按江所以能守其國久而始被楚患者雖由其能自強亦以能親中國故也蓋雖晉霸嗣興禮必未失而楚因亦不敢急焉至是六國伐沈而潰其民於是楚穆以中國為侮已也忿然發兵圍江以示武且威江淮間小國也薛季宣氏以為

報沈之役其亦知此意歟

兩螽于宋

孫明復曰兩螽于宋謂兩而為螽之體兩毛雨土之類爾左氏以為墜而死公羊以為死而墜皆非也兩螽以時書三月之間每見其雨也此豈死物哉則災害亦大矣○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於雨來告故書今按螽災無訃告之禮說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七

文三

字

文公先使人結盟慶父而後如晉以盟其君託處父為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如此本為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為重則齊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為此又魯之所以專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以伐沈之役故奮然有忿晉之心故特圍江陽處父初掌兵權亦激於忿故親自帥師以救之其意實以楚為不可敵也故不敢逕向江圍而但以伐楚虛張聲勢夫伐楚者豈必深入楚境哉左氏以為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兵甫至楚固已即退矣此

豈真有安中國之志哉不過欲以此恐動鄰邦耳胡康侯曰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黃谷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汪克寬氏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八 文三

字

書伐以救實為特筆考於傳之所錄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代非計賊）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者不名其人微也婦姜者出姜也蓋齊孝公之女或以為齊昭公女則齊昭公娶子叔姬時在祀伯姬求叔姬為婦之後未應有女可嫁也趙伯循疑非昭

公女得之矣婦者有姑之稱也身祖姑成風及姑聲姜尚在故也婦姜何以不氏氏者族黨從之之稱不稱氏者不使其族黨得從也往逆不稱夫人不以定為夫人也不以定為夫人則不得以夫人禮至矣故不書至蓋仲遂惡之而魯人貶使為妾耳不稱字者混於衆勝之詞也趙鵬飛氏曰不稱夫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此說是矣文公既幼冲不立而齊昭公亦柔弱無為仲遂又成風寵子於齊有憾此其所以肆無忌憚而夫人不得正其始歟書法如此而強臣無君之情見矣餘見二年公子遂納幣下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十九 文四

字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黃震氏曰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不直救江而遂伐楚故江卒滅吳澂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為救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期而其國竟滅晉霸不競而荆蠻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也夫

晉侯伐秦



此報焚舟之役也秦晉之爭不息皆秦康晉襄之所為也左氏乃載秦穆卒於六年之夏而胡康侯於此遂謂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得無近於癡人前說夢邪秦穆卒葬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卿也甯莊子速之子是為武子○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春秋之初大國始僭行之故齊僖自矜其強大兩使弟年聘曾既而荆人女叔皆習為常然荆以強夷女叔以命大夫名雖親曾實有自尊之意焉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二十

文四

意焉觀小國無敢聘於大國者其為大國專行可知矣孫明復曰列國相聘非禮也東遷之後諸侯橫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乃有王帛交聘之事爾此說是已齊桓晉文之世霸令行而非禮革於是諸侯絕無聘者至是甯俞相衛脩政自強復舉此禮以親於魯自後大國遂沿習以為邦交之常矣禮之始失也其幾甚微至其父也不可復正甯俞衛之賢大夫也而首犯桓文之禁亦其不知禮之故也惜哉然則儀禮有聘禮皆諸侯相於之事而曲禮亦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其說非歟曰此徇春秋之僭而立義

非先王之正禮也餘見僖十年滕薛朝及僖三十三年齊使國歸父聘下○甯俞聘魯欲抗晉也以魯與晉睦欲因以示尊大之意耳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康侯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没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二十一

文四

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齊履謙氏曰僖公尊成風為夫人以妾亂嫡非所以正名分尊君父也至其後世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失禮自成風始也春秋惟弋氏文獨異說者以為哀未踰年餘並同夫人書之不沒其實而已今按魯公推尊妾母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惟定公夫人未薨故弋氏不得推尊非以定公喪未逾年而未及也弋左氏作姒惟公穀以為弋耳

五年

亥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春秋考

卷之十六

文五

年

王不稱天詳見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下此榮叔與桓公時榮叔非一人然亦世為大夫者矣○歸不書來缺文也○含口實也珠王曰含車馬曰賵車馬所以助葬賵猶可也含者殯前之禮何以久復歸含乎穀梁子曰賵以早而含已晚其說是矣雜記有含者入致命既葬委於蒲席之言則已無及於用乃虺文耳或者因春秋時失禮而傳為此說非聖人制禮之本意歟葉夢得氏曰死三日而斂則含祿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致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為之節也此亦因雜記禮

文而曲為之解耳襄王之於僖公禮意誠厚矣然於僖公止來會葬而成風則又加含賵焉不應反簿於僖公也蓋王朝諸大夫利魯將迎贈送之禮故因襄王之厚魯而假僖公母喪以求使馬雖過寵妾母有弗顧矣周之諸臣不能以禮正天子使以厚僖公之故成妾母為夫人豈非以私情害公義哉○餘見元年叔服會葬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康侯曰仲子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

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召公奭之後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為氏至平王時別於東都受采詳見僖九年宰周公下伯字天子大夫也此與甘棠詩稱召伯者不同蓋彼實召公封為燕伯故云爾此召伯當與毛伯同例杜元凱以伯為爵非矣詳見隱元年祭伯來下○胡康侯曰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

春秋考

卷之十六

文五

年

於成風已盡亂人倫廢王法甚矣○餘見前歸含且賵下

夏公孫敖如晉

吳澂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致襍會葬者又四馬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踈或數或無所為或有所為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郟

杜元凱曰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郟縣又曰商密郟別邑南鄉丹水縣也今按南陽

府南陽縣南一百里有南鄉城鄧州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內鄉縣即蔡所遷之白羽其本名為析亦郡別邑也今鄧陽府上津縣與內鄉相界處置析川縣屬鄧州然則今之上津其即切近古之郡國者乎其後遷於南郡郡縣則鄭漁仲所謂襄陽府宜城縣西南有郡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郡時則尚在商密不然則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人豈能越境而遠至其地哉○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郡又以窺楚也使一非晉以勅敵迫居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聖人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二十四 文五

書此蓋有經世之志矣

楚人滅六

鄭漁仲曰六國姓臯陶之後廬江故六城是也按六故城在今廬州府舒城縣東南六十里○晉襄公志意怠驕才猷庸劣但藉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嘗親出一會諸侯楚已覘其不足畏矣滅江滅六之兵相繼而發尚誰咎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許僖公業卒子錫我嗣是為昭公

六年庚子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始見於此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為文子其父為無佚不經見○前此陳與魯未嘗有邦交惟公子友嘗兩如陳必陳待之有恩禮焉者今魯與陳通好于晉故行父始得政而即請如陳雖有君命非政之大體也若行父者其亦篤私恩而昧公義者歟左氏以為娶非也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秋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二十五 文六

子之禮矣詳見三年公如晉下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晉襄公驪卒子夷臯嗣是為靈公○李廉氏曰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起甌之爭秦尋殺之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霸則殺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襄公復霸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興秦雄西陲狄犴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霸去矣襄公夏

戰殺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霸者之畧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悉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毅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况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按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乃皆先蔑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二十六

文六

吉

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利於立幼者而趙盾豈爲杜稷計欲立長君者哉况公子雍長而且賢又強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也不問可知矣而乃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毅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必尚在天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實陰結於襄夫人以圖貪天功邪惟其陰結襄夫人以立靈公而後權始屬於趙盾不然則陽處父等謀

卿皆世家也安能一一殺逐無遺邪六卿既盡而晉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爲萬世之公案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汪克寬氏曰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助爲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婁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駟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今按春秋之初禮猶近古故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然則子太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二十七

文六

吉

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名姓不登於經則大夫弔卿共葬事之令亦豈晉文之所助爲乎蓋魯以取濟西之故事晉甚謹至文公時禮猶過恭送葬特令卿往而晉恃霸威責人日厚遂習爲常禮而以此令諸侯耳○公子遂特往葬晉侯見其心欲陰結晉也葬晉襄公

葬之速也必有故也說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晉自襄公以後書葬者悼平昭頃四君皆甫三月耳殊不知其何故也豈其意在速定嗣君而遂以爲常制

歎其不懷甚矣汪克寬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陽處父狐射姑皆晉卿也陽處父見二年三月及處父盟下狐氏本出於戎射姑名狐偃之子○殺陽處父乃趙盾專權之始事也陽處父在襄公時得君專寵父矣而兵權又為所掌此趙盾之所忌也襄公既歿欲立長君陽處父實主其謀則襄夫人豈不銜怒哉乘襄夫人之怒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其大夫狐射姑必處父之黨也安得不

春秋考 卷之十六 二十八 文六

奔奔狄則遠去以避禍矣○按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已之班使續鞠居殺處父而奔狄公穀亦以此為君漏言所致如此則當以兩下相殺之詞書而曰晉狐射姑殺陽處父矣不然則亦當以國亂無政之辭書而曰晉人殺其大夫陽處父矣今殺而稱國則是以國法置之死罪也操刃者不在狐射姑矣趙氏之黨欲為盾文奸飾詐則以陽處父為能薦盾而歸殺大臣之惡於射姑蓋將塗人之耳目也而世儒不悟乃盛稱趙盾之賢既自為奸人所罔而又以罔後世不亦愚乎故崔西疇曰從三家之論則處

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為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邪此言庶幾不為三傳所惑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此告朔之禮也閏月不告朔而云不告月者文公以閏為附月之餘不足數也是主乎月而不告矣聖人以為閏有朔望弦晦與常月同故特以月

春秋考 卷之十六 廿九 文六

言明其月之不可廢耳廟者群廟之通稱非專指太廟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但以其月朔日至廟瞻拜而已猶者幸其不已之辭此紀失禮之始也自是閏月必恒不告而拜廟亦不朝者有矣故於此朝廟言猶以見其初禮意尚未盡失也其後禮文日廢有不勝書矣故定哀之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則其沿襲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孫明復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是當告也然則當告而不告豈止此一不視事邪蓋原其失實自此始耳餘見十六年公四不視

朔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六

三十

文六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起辛丑文公七年

盡丙午文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辟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本邾邑為魯所取而不服故復伐邾取之如此則須句復為邾有何以不見於經邾兵不加而須句自服耳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如向之於莒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七

文七

是也

遂城部

部魯邑杜元凱曰卞縣南有部城即今泗水縣地城部所以控制須句也詳見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王臣卒史記載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棼白是為昭公此經所無蓋妄誕之說也宋成公嘗與魯盟踐土翟泉垂隴又本同盟之國也何以不會其葬乎蓋成公無道之主盡殺大

夫暴虐寡恩特以才智猶足以馭臣下故得保其首領然人心必多怨怒而薄於喪紀者也及昭公初立群族亂作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由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者宋成公是矣卒不書日國亂不討也義與成十五年宋公固卒同高閔氏日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為強盛故昭

春秋考

卷之二十七

二

文七

言

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為主者特所重在亂故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宋之亂必華氏主之也故左氏於八年之殺司馬曰因華氏之族蓋亦畧知此意而所見未真不免附會其辭有自相牴牾處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左氏曰不稱名衆也其說是已見殺者衆如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列其名此獨不名者彼蓋義在郤氏此則義繫於殺大夫耳餘見八年殺司馬下

○汪克寬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群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爲君可知矣魯未十年而有帥甸之弑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爲宋人之君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晉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令狐晉地張洽氏曰河中府

春秋考

卷之二十七

三

文七

王

猗氏縣有令狐城猗氏今屬平陽府蒲州蒲州即唐河中府也先本邑名以邑爲氏者也蔑名晉卿此必先軫族子也○左氏稱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多與之徒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以禦秦師如此則秦晉皆當稱師不得稱人也且秦奉公子雍至晉而不書納則必非送公子雍也蓋秦晉自殺以來凡二戰而三爭矣今秦復至令狐豈專爲公子雍之故哉蓋報四年晉侯之伐也晉襄之卒距此已九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則必召先蔑而止公子雍雖爭無益秦豈自然復納雍哉特假此爲辭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四 文七

王

以責晉耳晉人不能引咎責躬論以詞命而必欲一戰故書及在晉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先蔑常逆雍于秦趙盾以其陰與秦通也罪將及之故遂奔秦奔不言出者先蔑既還而尚未復命如公孫敖之奔莒歸父之奔晉然則與在位而出者異矣公穀以為不言出在外也是謂先蔑為在師而奔也以卿在師為趙盾禪將而經何以稱晉人邪故先蔑之奔非逃軍也

○趙鵬飛氏曰左氏初言先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邪理無可通者皆失之

全與經相背也今按此二說者蓋本啖叔佐云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

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杜元凱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按卷故縣在今滎澤縣西北黃河之南○是時晉靈尚在襁

春秋考

卷之十七

五 文七

十

祿趙盾欲合諸侯而事權未一故雖要盟而晉之諸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先都士穀與同列大夫未肯相下皆並出焉而諸侯亦皆分散無統魯雖會盟其實無定議也故諸侯之不序齊履謙氏以為散辭也左氏以為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則非矣若諸侯已盟而魯後至則當書曰公會某侯某侯晉某人盟于扈不及如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及盟之例則於義乃明不得以不序諸侯見公之後至也大夫不名衆辭見事權之未一也及先都士穀箕鄭父見殺而晉之事權歸一於盾矣晉之事權未一此見先都士穀箕鄭父之所以見殺歟○黃震氏曰諸家皆祖左氏以為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為公後至邪

冬徐伐莒

徐以號舉詳見僖十五年楚敗徐于婁林下○徐在淮泗間為楚所爭而南向者也是時楚方強橫而徐假其威以東北伐莒蓋浸浸乎逼於魯矣中國之無霸豈細故哉

公孫敖如莒泣盟

趙鵬飛氏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



敢仇諸侯霸王不作徐將為魯患今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脩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備徐○按左傳載敖為仲遂逆己氏見其美而自娶事語近於誣其亦喜談女德之故態歟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舊說以為子壬臣嗣是為頃王今按頃王之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六

文八

之世是為匡王詳見十四年春王正月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趙邑名以邑為氏者也盾名晉卿也趙衰之子是為

趙孟餘見定十三年趙鞅叛下衡雍故城在踐土東

南今榮澤縣西北一十五里地也見僖二十八年盟

踐土下○魯本事晉而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因與趙

盾相結此奸臣之黨也故今年公子遂復往與趙盾

盟而為之要維戎以為援趙盾之惡魯成之也

乙酉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

維戎允姓在維水南後漢志維陽園鄉注園鄉西南

有戎城是也詳是僖三十三年晉及秦敗秦于殺下暴必近於維戎杜元凱以為鄭地是也○魯距維戎甚遠又素無交焉公子遂何為而與之盟邪其陰為趙盾植黨明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公孫敖如京師以君命弔襄王之喪也是時王室厚

求弔使而敖自度禮不能供故不至而復將使魯加

賄以往耳凡諸侯之使不至則曰復執事則曰還公

怒其不終事也欲罪及之故不復命而還奔莒奔不

言出不自位出也義與七年先蔑奔秦同教嘗如莒

春秋考

卷之十七

七

文八

位盟素與親厚故往依焉豈為魯奔已氏故哉觀明

年毛伯來求金而叔孫得臣如京師以葬襄王則教

之所以復者本不為色而周禮之以賄成亦具見秦

宋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稱人以殺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下司馬者公子

邲也司城者湯意也司馬掌兵之官司城守土之

官皆重任也宋有大司馬司馬大司寇小司寇則司

城亦必非一人矣故司馬之殺司城之奔皆不稱名

併其屬也華氏既散群族作亂則本欲得兵權以濟

其惡者也故樂豫既會司馬而去則華氏必覬覦馬特以桓族相持故不可得則以與公子邛而已邛者昭公之弟而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鼓衆殺邛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本欲抑奪華氏之權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哉遇逐出奔而併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華氏無君之心著矣至成十五年蕩山亦與桓族謀逐華氏雖為報讐非以華氏本有不忠之實哉○蕩氏世系詳見僖二十五年蕩伯姬逆婦及成八年公

春秋考

卷之十七

文八

孫壽納幣下○石介氏曰古者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虧而其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牙爪盡去君孰與處哉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杜元凱曰求金以供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

使今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此毛伯所以求金也不稱使非王命也胡康侯以為古者諒陰三年而家宰獨專國政故踰年而亦未君恐周禮已不如此其說畧見元年公即位下矣但初喪未葬則家宰攝行之禮猶未盡廢耳義與隱三年武氏子求賻同

夫人姜氏如齊

說見三月夫人至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此何以特重其禮邪蓋僖公之薨襄王使叔服來會葬又使毛伯來錫命而其

春秋考

卷之十七

文九

後於成風又歸含賵又來會葬周之於魯禮意亦甚厚矣故襄王之崩魯亦特遣公孫敖往弔以其不至而復故又遣得臣送葬所以報也然而魯君不親往會何足以答天子之寵光哉○陳傅良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餘詳見莊三年葬桓王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必亦先軫族子也餘詳見三月殺士穀及箕鄭父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姜始至仲遂惡之恃其母成風私愛既待之如妻  
矣及成風既沒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懽心則又以夫  
人之禮處之故聽其如齊以明寵異既為夫人則族  
黨衆矣故稱氏書至者以夫人之禮飲至也則其禮  
始隆耳先儒以為歸寧蓋假歸寧以往也婦人既嫁  
不踰境况出姜父母已終安得歸寧兄弟乎歸寧說  
見莊二十七年祀伯姬來下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  
自唐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 及箕鄭父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九 文九

不

名晉卿也○趙盾當靈公之初本在下大夫之列殺  
陽處父逐狐射姑而始得為卿以將中軍然先都士  
穀箕鄭父皆先朝舊臣志不相下故扈之會諸卿盡  
行而經書曰晉大夫蓋衆辭也箕鄭父雖或以老臣  
居守而先都士穀則必與趙盾俱出矣故趙盾之所  
忌惟此三卿而先都士穀為尤於是鼓衆亂而殺之  
故稱人義與七年宋人殺大夫同例見莊二十二年  
陳人殺公子禦寇下左傳稱箕鄭父先都士穀作亂  
使賊殺先克則此三卿者當討之賊可去仕籍以先  
正其罪者也而經何以不去其大夫且先克之殺於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九 文九

不

法應書盜殺晉先克矣而經亦無其文豈非為盾文  
奸之說邪箕鄭父稱及其雖在三卿之列而不與  
先都士穀比周爭權可以無殺者也而併芟夷之則  
不欲使先朝諸卿有餘肆矣盾之險惡一至此哉書  
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按禮大國三卿惟  
天子則有六卿晉於是時有六卿僭天子之制矣何  
以見之凡經之書卿必以氏以名陽處父狐射姑先  
穀先都士穀箕鄭父皆以襄公舊臣殺逐於靈公初  
年而同時以名氏見故知其有六卿也至於軍制亦  
然天子六軍大國止三軍耳晉文公初蒐被廬亦止  
三軍僖二十八年增置三行以禦狄故有中行氏清  
原之蒐復罷三行更為上下新軍是有五軍五軍各  
有將佐則為十卿夫晉文賢霸以義令人其軍國成  
規未宜盡變所謂五軍者或一時制伍之法而將佐  
十卿亦總暫設領軍攝職者之數歟竊意增設六卿  
以預國政蓋襄公時事觀其末有夷董之蒐則實  
三軍也其將佐具六卿矣然當是時陽處父士穀皆  
當國用事之臣而不在軍帥之列趙盾始事乃遂將  
中軍理有不可通者左氏之言大抵輕信傳聞且於  
趙盾事多所文飾而不知盾所殺逐之六卿則見於

經而名氏可據者也然則晉之有六卿不自此始乎  
又按魯於是時有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  
父臧孫辰叔仲彭生同時經見則魯亦備六卿矣宋  
之有六卿也當亦自此而豈為王者之後得備官哉  
蓋禮一失而天下效尤耳及晉景公賞鞅之功遂作  
六軍而將佐至有十二卿則僭橫又甚焉悼公即位  
始欲復古三卿而軍制之增者不可盡革於是定為  
四軍八卿之制如厲公時而古禮卒亦不可復矣王  
制之孟彘蓋自無霸始豈可以變法之端歸之晉文  
哉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一 文九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及晉宋衛許稱人皆微者也左氏以楚人為楚子  
晉宋衛許為趙盾華耦孔達許大夫非矣○楚素欲  
憑陵諸夏者也况以穆王之克殘乎所以兵又不至  
鄭者為城濮之後猶懼晉霸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  
不能親事而趙盾又方亂國無志諸侯此其所以乘  
間而伐鄭歟○趙盾既殺陽處父先都士穀箕鄭父  
專權自恣主少國疑懼同列之擬其後也故常居君  
側不在諸侯公子遂與盾相好故獨親會列國微者  
以救鄭若與盾代為主然此可見遂之與盾為黨也

夏狄侵齊

張洽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襄卒子壽嗣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傳曰震動也任公輔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  
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  
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  
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  
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三 文九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闔氏宜申之族未為卿者也故稱名楚在  
曩時恒以人稱蓋其君臣不敢驟至中國惟僖二十  
一年楚成親臨孟會輕中國矣則據實稱子遂與中  
國等豈復前日之楚哉自敗城濮而勢稍殺耳至是  
則又窺見中國無人遂以君命遣使來聘偃然以大  
國自居蓋知魯與晉相好故假天子親諸侯之禮以  
制魯欲使不為晉合諸侯耳豈誠善意哉張洽氏曰  
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詳見下條秦人歸棓  
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稱人非大夫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孫壽納幣下○僖公成風云者公羊子曰蕪之也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公羊子曰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如此則仲子卑於惠公矣而何以不言及乎蓋僖公君也以君為主故先於成風耳啖叔佐以為僖公成風傳謂兩人誤也史家豈將子居母上乎殊不知夫死從子之義雖先僖公可也若但為成風歸襚而不及於僖公此何禮邪秦康公雖賢不及父而禮必從宜豈至失正如此之甚哉而况以成風一人繫之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四

文九

僖公若兩人然者則辭亦贅矣趙鵬飛氏謂成風為僖公之妾蓋為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同詞耳亦非也夫仲字也成謚也豈可以一例論哉○衣被曰襚所以送死僖公成風薨葬歲久無及於用秦特假此以為名耳詳見五年榮叔歸會賙下○秦去魯甚遠未嘗相通此何以特歸襚乎蓋秦方與晉為讐而知魯獨善於晉恐為之合諸侯以相助也故尋會溫舊好而託此以結魯耳明年秦即伐晉則此非遠交近攻之計歟張洽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其說是已至

十二年使術來聘而尋有河曲之戰亦此意也然則靈成景公之世秦嘗為患而晉卒不能合諸侯以致討者豈惟晉之自弱哉而秦亦有以間晉矣觀成二年盟蜀而秦即與楚序於八國之上則南與楚合而倚以為重之驗也豈獨通使於魯而已哉然秦晉之交自此遂合亦因二使在魯而通言耳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謚曰文是為臧文仲張洽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五

文十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卒已與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是時趙盾欲專晉權謀身未定今狐之後不暇報秦而秦則規晉多虞伐兵又至矣結怨怒鄰禍何時已邪秦以狄書者以其縱人殺掠無將領行伍之列如夷狄之所為也據實而書耳或曰闕文也○左氏謂取北徵此妄傳也蓋伐國取邑未有不書取者然則春晉人伐秦取少梁之事經皆不書則亦誣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此闢宜申也不稱氏猶未爲卿也○吳澂氏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而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今按吳氏之說善矣而皆本於左傳然宜申以謀弑而誅雖去其大夫以明正典刑可也其稱大夫豈宜爲謀弑故哉蓋宜申自僖二十一年來魯獻捷至是二十三年楚之老臣也然位止工尹不得爲卿其心不無缺缺矣去年椒闖來聘魯不報焉而楚穆竟不得與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六

文十

十

諸侯盟會宜申與椒同族聲問或因之相通楚必疑其有貳心於魯焉而椒又以狼子野心之德無能庇其族者此宜申之所以見殺歟然吳楚殺大夫事多不詳如左傳於宣四年載楚殺令尹闢般哀九年載吳殺行人伍員皆以謀國之臣見害於說隱之口而經皆不書豈其傳聞或有失實而伍員又未爲大夫其事不足錄耶

自正月不兩至于秋七月  
詳見二年秋七月下○此年春書王三月矣則此自當但言正月汪克寬氏之說近乎贅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采邑因爲氏周司寇蘇忿生之後詳見僖十年狄滅温下子爵天子之卿士也按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蓋謂所食采地之祿非實封也惟爲卿則爲王所重而加之子爵以其下親民事示子養之意耳其受祿則固視侯而食采也豈若外諸侯之世襲子封哉然子爵止當元士謂之卿士而卿未有爵以侯伯者此其一驗矣陸淳氏曰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單子尹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七

文十

十

子是也然則周書顧命有芮伯彤伯衛侯皆周之六卿何以不爲子爵邪蓋成王之時尚都鎬邑而芮彤衛皆以外諸侯入爲天子六卿故仍其本爵耳由是知王制所謂天子縣內封方百里者九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皆附會之說矣餘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內稱及微者也女栗畿內地蓋近水蘇子爲王卿士方執政權而魯與之盟乃使微者往欲密其迹可知矣春秋之時諸侯雖不朝貢京師而天子猶使人加禮以求親雖爲利交而諸侯亦未敢忽然忘報也僖三十年宰周公來

聘而公子遂報焉文元年召伯錫命九年毛伯求金而皆得臣報焉至十年及蘇子盟而周使不至於魯魯使不至於周者十有八年則魯人以利賂蘇子而貢獻之常數皆託庇焉不復遣它使需求耳然猶畏人知密為私約至成末年以後則尹單諸卿遂敢大會諸侯肆無忌憚矣餘互見成十二年周公奔楚下冬秋侵宋

自晉霸不競狄既侵魯侵齊矣然猶未敢至宋也今侵而至於宋焉豈特以晉弱故哉宋自國內亂後疆場無備而為狄所窺亦可見矣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八 文十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蔡自晉文公卒後復從楚矣其次厥貉蓋楚人睥睨中國也是時晉雖不在諸侯而魯公子遂諸臣猶能為之鼓衆亦庶幾為楚人之所憚故不敢肆而還高閔氏曰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諸侯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此說是已○左傳於此載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如此則厥貉之次當列陳侯鄭伯而楚子宋公狩于孟諸所繫不小亦無不書之理而於經

畧不一見安得盡從傳文邪且宋陳鄭於盟垂隴伐秦伐沈每皆從晉伐鄭之後中國之兵繼楚伐而至未見其後期則鄭未宜遽及楚平也陳雖不預於救然密適楚道以兵守國於勢為宜亦豈可因是而即謂其與楚平哉觀新城之盟三國皆至則其未嘗與楚可知矣說者不此之據而乃於厥貉之次附為削三國書蔡侯之說不亦牽強之甚乎○杜元凱曰厥貉地闕

十有一年己 春楚子伐麇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九 文十一

杜元凱曰麇小國近楚鄭漁仲曰在均州鄖鄉縣按鄖鄉即今鄖陽府鄖縣也○楚不得志於中國則伐其近國而已左氏以為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何所據而見其然乎凡近楚小國伐未有書者必不嚴而後書見麇之能自守也然自此亦服矣義與僖二十年伐隨同○楚既滅黃及江六矣今又伐麇蕪併日廣則其勢日強能無為中國患哉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叔仲彭生公孫茲之子叔孫得臣之弟別為叔仲氏 彭生名是為惠伯卻缺即蕪缺是為成子承匡宋地

杜元凱以為在襄邑縣西按襄邑今睢州也○是時蔡從楚次厥貉而中國無主魯欲為晉致諸侯故往與晉會趙盾不欲離君側而使卻缺至承筐其意本非所急亦徒謀而已夫魯之諸臣情雖媚晉然猶有中國之慮惜乎趙盾志不在此耳

秋曹伯來朝

莊僖之時曹本服宋自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此終身之耻也當其歸國不得已而從晉圍許及襄靈政衰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至是共公既没文公嗣世知魯之諸臣有志輔晉而與晉親睦也故特來朝

春秋考

卷之十七

二十一

文十一

相依而自此曹遂從魯矣○桓文之時諸侯相朝者少不敢以事天子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朝禮遂紛紛矣

公子遂如宋

公子遂如宋謀禦狄也是時狄兵侵齊侵魯以至於宋暴橫甚矣魯之諸卿欲有以攘之故公子遂親如宋以定計蓋使之為應援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即鉅鹿以北之狄說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下左

氏以為長狄豈因偶獲長狄僑如而遂誤以為種名邪鹹衛地說見僖十三年會鹹下○叔孫得臣乘狄侵齊設伏于鹹以誘敗之此可見魯之諸卿能立國威也自此政逮大夫有由然哉戴溪氏曰戎嘗為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趙鵬飛氏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一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

春秋考

卷之十七

二十一

文十一

十有二年午丙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註見隱五年衛師入邾下○孫明復曰莊八年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偏爾此說善矣但邾自降齊之後未嘗改事它國齊復何偏之有故凡書君奔皆見逐於強臣也或有如元咺之愬衛侯於晉者則不敢以之齊耳往而不返故不書復

杞伯來朝

杞桓公本屬魯者也會方委政諸卿懼於見責故來



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趙伯循以為時君之女非也古者女子十五始笄笄而命字叔字也加子者以女中之少異其文耳豈以此別於先君之子哉文公四年始娶不應即有及笄之女而宣公時嫁齊高固之子叔姬則文公女也若僖公則亦有一子叔姬嫁齊昭公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子叔姬乎例互見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及宣五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意此子叔姬卒必祀伯姬卒之誤耳蓋內女嫁為諸侯妻則尊同尊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一

文十二

同則書卒例之常也先儒因祀伯姬不書卒遂附為不訃之說殊不知當時祀之事魯甚恭而伯姬之婦叔姬又魯女也懼魯致討豈有不訃之理其為傳焉之誤可知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祀至此已五十五年則年亦高矣○內女卒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夏楚人圍巢

杜元凱曰巢是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按巢今巢縣在廬州府城南一百八十里地當群舒之東與舒接壤之國也楚圍巢則巢服而群舒之服楚亦可知矣左氏於此隸楚子平理或然也王葆氏曰

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是年楚子商臣卒不見於經子旅嗣是為莊王

秋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滕自宣公嬰齊見執於宋而即從之至是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始復朝魯當時宋方有亂故不暇爭而昭公亦強於為善庶幾能保其國者歟○按左傳類解以滕昭公直繼宣公之世嬰齊之卒不見於經不知昭公何年嗣位蕪國微失傳其名亦

春秋考

卷之十七

十三

文十二

無從考其世及之實矣餘見宣九年滕子卒下秦伯使術來聘術大夫名秦伯至是亦以君命遣使矣義詳見九年秦人歸綏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黃河之曲秦晉交界之處晉在河東秦在河西即今蒲同二州之間蓋水戰也杜元凱曰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是已邊境之守自相忿爭至於交鋒無主客也故不言及趙伯循曰凡戰不書及交為主也○人微者蓋將卑師少之稱以其君平日不相羈睦

故聽群小相挑如此非睦鄰之道也左氏載趙穿撓  
史駢之謀及與胥甲父同為軍門之呼以宣元年放  
胥甲父觀之似有其事然胥甲父史駢趙穿當其時  
必未為大夫也故春秋但書人耳又載秦伯伐晉及  
趙盾御缺欒盾將軍軍事皆與經文不合附會可知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元凱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  
鄆鄆也今按鄆在沂水東即莒州沂水縣城陽漢國  
名本治莒姑幕城在莒州境內此東鄆也成元年楚  
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七 三十四 文三

至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皆東鄆魯別有西鄆詳  
見成四年城鄆下○今按鄆微國先儒以為莒邑非  
也何以見之凡城外邑未有不繫之國者如哀六年  
城邾瑕是也凡用兵邑未有言入者而鄆兩書入取  
邑未有不言伐國者而鄆不繫國同於取根牟鄆邾  
鄆之例則鄆之為國明矣但以其距莒綽七十里嘗  
附於莒故以為莒邑耳隱桓以來莒嘗與魯盟會慶  
以強臣結昏自託於魯向未有稍焉及城鄆之後莒  
人兵不加魯者又三十一年至襄八年始來伐我東  
鄆亦未必以爭鄆故也若果鄆為莒邑魯人安能偏

城其地而莒又安能久無報復邪然則云何意必莒  
人以婚姻之故或有為魯說鄆來附者而季孫食邑  
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故獨往城之耳然鄆在莒  
西諸在莒東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  
附方新故先城諸以及於鄆蓋將因諸以制鄆也又  
恐遠人心不可測則親率大衆而脅以兵威此闢土  
服遠之計而引君當道者之所不為也孰謂行父為  
賢哉○諸併書及例並見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下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七 三五 文三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

起丁未文公十三年

盡壬子文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未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朔卒子平國嗣是為靈公○黃震氏謂陳共

公背夏從夷者終其身此因九年左傳載陳及楚平

事而信其實也考之經文未見其然辯見十年次于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八

一 文十三

厥貉下

邾子遽除卒

邾文公遽除卒子獲且嗣是為定公○左氏載文公

遷繹之事蓋就其國而徙居近地焉耳非有關於大

故者也故不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與十年不雨同

世室屋壞

世室藏桃主之室也詳見廟制考義○公羊傳曰世

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杜元凱曰沓地闕

狄侵衛

自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及盟之後狄兵未敢犯衛

而衛成亦未嘗忘防故凡諸侯之事皆不親行至是

會文公于沓沓必魯適晉之便道也去國稍遠矣狄

遂乘間而侵之夷狄之心其可信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

于棗

棗汪克寬氏以為即棗林也詳見宣元年會棗林下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八

二 文十三

○魯文公之時晉霸不振伐衛而衛不服救鄭而鄭

不親加以趙盾奸邪欺君專恣內戕同列外怒強秦

身履危機自救不暇故於諸侯之事姑置弗理而諸

侯亦皆不屬於晉矣文公第以公子遂善於趙盾故

特往朝而衛慮楚狄方張中國無主故會公于沓將

因魯以求晉主盟而晉亦許之與魯盟于其國及其

還也鄭伯亦會公于棗以問晉故猶衛志也魯方厚

晉故以衛鄭之情告晉而尋有新城之盟趙盾本無

意於諸侯皆文公為之調護勸成也公之不能自立

諂媚權奸固無足論而中國之事亦庶幾有賴焉趙

鵬飛氏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中國無  
霸主而楚人伐麋圍巢無復顧忌寢寢然兵及衛鄭  
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  
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  
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  
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  
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  
亦不為無益於天下也○按杜元凱以為鄭衛貳於  
晉畏晉故因公請平考之於經未見其然鄭事說見  
十年會于厥貉下衛事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三

文十四

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按左氏於此附錄云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  
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又  
按隱元年附錄云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十  
一年附錄云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  
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  
臧否亦如之躋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  
策此左氏之傳例也夫諸侯之事多矣惟水火兵喪  
有相弔恤之義故必遣使赴聞其或不赴必有故者

也如弑君之惡辱國之名人誰肯自播揚哉然春秋

不以不赴而不書蓋使命之往來鄰封之傳報亦必  
有得於所聞者但以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者有矣  
若有關於大故雖史官或為所蔽春秋必求其實以  
明大義豈遂因循以罔後世哉故紀人伐夷或止以  
疆場小事不足告人則信然矣若鄭伯以虢師伐宋  
則所繫不小雖不來告安得不書乎况天王之崩事  
莫有大於此者亦因不告而不書則春秋之作全據  
舊文而不敢增一實事於其間也如此不惟義有不  
明而文亦不屬君子博學於文以文會友其於天下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四

文十四

吉

之故一何闕畧之甚邪竊意頃王雖襄王之子匡王  
之父而實未嘗立也左氏謬存其世次耳此與莊王  
僖王義同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齊履謙氏曰春  
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誠如此不惟當時諸國封壤  
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  
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十一年會承筐之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僖  
末年公伐邾取訾婁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邾為魯

所凌逼甚矣至是魯諸卿始專國政而曹杞及滕相繼來朝邾定公初立魯必責邾無禮也而公之如晉蓋道捷菑以往託焉是時邾方遷繹稍振國威豈能安然受侮哉故伐我南邾邾固非所以睦鄰矣而彭生尋帥大衆以報之又豈反己責躬之道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潘卒于舍嗣○高閔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祭酉同盟于新城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五

文十四

王

新城鄭地說見僖六年伐鄭圍新城下鄭為中國要衝楚人之所必爭也故諸侯謀楚會盟常於鄭地杜元凱以為宋地非矣○同盟繫於祭酉會盟異日也鄭漁仲曰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趙盾專權但知有己戕害同列蒙蔽幼君身犯危機自救不暇故自其執政以來未嘗有盟會諸侯之事今楚人強盛志圖北方中國諸侯散無統紀趙盾豈有意於糾合哉蓋魯文朝晉往還而知衛鄭情實所在懼晉之失諸侯也於是調護其間而勸使趙盾出為此盟亦姑以收携貳之心耳自是

不會諸侯者又五年而始有裴林之師蓋晉靈年長而漸燭其奸盾始不得暇逸矣然則新城之盟豈非文公為盾而輔成其事哉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何休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掃故置新之象孫明復曰孛籒之屬偏指曰篲光芒四出曰孛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今按北斗近於北辰蓋彗星也而孛入焉王靈掃蕩之象而自此政自大夫出矣詳見昭十七年星孛大辰下

公至自會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六

文十四

朱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菑邾文公蘧蒢之庶子文公卒而邾人立其長子纘且捷菑奔焉夫邾距晉甚遠自文公始霸以來僅一會溫以後絕無往來捷菑何因遠奔於晉而晉亦豈肯遽與之納哉蓋捷菑之奔也必先至魯去年公如晉而以捷菑往託焉晉納捷菑則捷菑以魯為恩而事之必謹此魯欲服邾之計也晉方善魯遂為納之不顧邾之已立長君也非我甚矣邾人拒而不受故弗克納見晉霸之威不能行於小國也然不求必勝而去亦可見其不急於納捷菑矣公穀以捷菑為

晉出則晉主此謀期於必克者也納之必不在文公  
既卒十四月之後而亦豈應聽其不受而遽去哉且  
晉大非邾耦又遠國也必無得妾晉女之理則捷菑  
安得為晉出乎其為魯所誤明矣稱人者將卑師少  
也左氏謂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公羊謂卻缺革  
車八百乘穀梁謂卻克長轂五百乘所傳雖微有不  
同而其意則一皆失春秋書人之義矣○捷菑不繫  
國以其既從晉而絕於邾則從畧耳或曰闕文也孔  
穎達氏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  
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七 文十四

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比  
燕伯于陽彼舊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  
衛世子蒯瞶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  
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凡內大夫卒于官者則計喪而卒書其日非卒于官  
未有書日者詳見宣五年叔孫得臣卒下今公孫敖  
奔莒自莒適齊而卒于齊何以亦日卒邪蓋其二子  
文伯惠叔哀誠無已請於魯而許之復矣將歸而卒  
故告喪以日及其喪歸則恩禮有加焉耳陸淳氏曰

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  
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餘見十五年齊人歸喪  
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  
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舍○商人桓公妾密  
姬子昭公之弟也代舍立是為懿公○趙汾氏曰舍  
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正君臣之名以定篡弒之罪也  
例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下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八 文十四

宋子哀來奔

哀者宋大夫非昭公所更置者也奔者以罪見逼而  
憤然棄去之名非善詞也凡春秋書卿大夫之奔未  
有以為合於義者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左氏以  
為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非實也蓋當時仕者皆隨世  
以就功名之士真能輕利祿者已不復見高哀若果  
見幾則於樂豫舍司馬之時棄官而去已為晚矣及  
華族再亂賊殺司馬則昭公已為惡黨所制不得有  
為所謂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也而高哀混於亂族  
不能沉幾嘉遁以濟時艱如晏嬰之處雀慶而遷延

六年乃復去位何邪果以力不能為自全而去則本  
非明哲保身之志僅可免於貪位慕祿之譏非有繫  
於一國之輕重者此類若陳文子出奔而不錄者亦  
多矣而况高哀偷安日久實非自欲潔身乎然則哀  
固浮沉取容之士既不自忤於亂族而又欲陰結於  
昭公者也故為權臣所逼逐耳於法不當稱字其曰  
子必衍文也不然則或國卿而為公子之闕文邪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僖公之女杞叔姬之娣也僖公長女伯姬  
未嫁而卒次女為杞叔姬又次為子叔姬凡女兄弟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九 文十四

吉

長者俱謂之伯若叔以下則或加子以別之或謂之  
季其名稱不一矣例互見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宣五  
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杞伯姬求杞叔姬為婦之時  
在僖三十一年則子叔姬之嫁齊昭公當又在其後  
矣齊昭公以僖二十七年代孝公而立必其時尚少  
故立父始娶耳詳見僖三十三年公如齊下○單伯  
亦天子畿內大夫而命為魯卿者也此與莊公時單  
伯同族但非一人耳餘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子  
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魯因商人弑君而使單伯往  
問其故義之正者也以命大夫往所以示重也乃淫

於子叔姬焉則身有罪矣故齊人一執單伯一執子  
叔姬反致討焉故單伯不言執我行人子叔姬不言  
執其夫人穀梁子所謂私罪也而公羊亦以為單伯  
淫乎子叔姬得經意矣然齊人懷商人之私惠不知  
討賊俱北面事之而執其所惡以取悅焉則皆不知  
有君父者也故稱人以罪之○按齊人公然敢執魯  
命卿辱子叔姬而無忌者良以文公柔弱無為故也  
魯諸卿不能輔其君伸大義以討賊不亦辱國之甚  
乎顧其平日乃汲汲欲為晉趙盾合諸侯而不知本  
心先已為齊人之所窺矣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十 文十五

吉

十有五年配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吳澂  
氏曰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  
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籍霸主之  
重請于齊以釋之也今按商人弑逆由於陰結人心  
挾強齊而又得國人為助此所以肆行莫之忌也行  
父為卿不能伸沐浴請討之義而反因晉以求齊行  
父之為人可知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八

十一

文十五

華孫蓋華督之曾孫而華元之兄也孫者名也若以  
 為族則外臣未有來盟于魯而不稱者蓋氏以為  
 華耦豈果名耦而誤作孫邪然閔公時有齊仲孫則  
 固有以孫為名者矣○不稱使說見成八年公孫壽  
 納幣下○華孫之來懼子哀之愬也是時魯善於晉  
 欲求晉庇耳觀成十五年華元奔晉而得歸蓋華氏  
 於此已自結於晉矣○宋昭公得罪於巨室戴族既  
 殺司馬而以華孫代之則昭公之威權已去久矣故  
 華孫不由其君擅來盟魯以固私交而無所忌書司  
 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尊也豈以為宋得命官而

夏曹伯來朝

官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

稱官哉夫兵權掌於強族而其君不得有為於國矣  
 自是華元為右師而昭公遂益孤之其卒至於弑也  
 有以哉胡康侯但見華孫以世族為司馬遂謂其世  
 掌兵權殊不知司馬之官事權最重宋亦不輕授人  
 故子魚樂豫公子印皆相繼為之未有世者華孫苟  
 非以亂殺印則此官豈易得哉知此則知華孫書司  
 馬之意矣前書宋人殺司馬而此書司馬華孫則華  
 孫乃代為司馬者也司馬非華氏所殺而誰哉宋書

曹伯十一年來朝終越四年而又朝者畏齊而託於  
 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之喪非魯國遣人取歸而齊之歸喪亦非出  
 其本心也特以文伯惠叔哀誠求齊資送而魯因厚  
 其郵典耳書以見二子之孝也胡康侯曰以教著教  
 是已餘見十四年公孫敖卒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閔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  
 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八

十一

文十五

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  
 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單伯以淫見辱而歸  
 猶飲至不益羞乎  
 晉卻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  
 楚自九年三月伐鄭以來不加兵於中國者凡十年  
 楚莊新立志方有為非不知中國之無霸也特養銳  
 以驕敵耳卻缺不能勉其君脩德恤民柔遠能邇徒  
 見楚勢少退遂信其衰則以往歲承筐有會嘗謀及



之無以謝叔仲彭生也故請獨帥一師乘間伐蔡而入其國都徼近利而取小名非真有志於諸侯者也不則豈肯自以為功而不與扈之諸侯同會盟哉或曰是歲蔡莊公甲午卒子申嗣是為文公以其從楚不通中國故經不書卒卻缺蓋乘喪伐之也則幸人之危耳何足致蔡之服哉故呂本中氏曰卻缺伐而不從是中國諸侯堅於事楚莫如蔡也自此終春秋之世蔡竟安楚之宇下矣○公羊傳曰其日何至之日也高閔氏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卻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五十五

朱

服然後入焉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曾不脩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黃震氏曰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溫翟泉皆與會晉文沒復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

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釋單伯欲絕子叔姬曾猶望晉之助而不許故齊人來侵蓋惡魯之事晉而欲得其從之計也

季孫行父如晉

高閔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為齊故今按季孫行父兩如晉告齊難而晉不問其無志於諸侯甚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是盟左氏載晉侯蔡侯於列非也夫靈公幼冲未嘗遠出若有晉侯在焉則諸侯有主而當列序矣今諸侯不序則晉人不至莫適為主無霸之辭也陳傳良氏曰國君不序散辭也諸侯無統紀矣此說得之蔡侯從楚志已安故文公甲午之卒不見於經已論於前卻缺伐蔡下矣雖使晉勢未衰猶難強其內附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五十五

朱

而况靈公稚弱政在權臣無意於諸侯乎故諸侯者新城之諸侯也而魯晉不預焉蓋季孫行父求晉謀齊因約諸侯聽命於扈而趙盾視如尋常恬不為意故晉人不出行父竟歸而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要結以尋新城之盟而退耳故曰諸侯不序無霸之辭也左氏又以此為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亦非也商人弒逆由於陰結人心故執單伯子叔姬皆公然為之肆無忌憚蓋其弒君必有邪說以文其奸者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况當時趙盾謀身晉霸不振商人恃其險遠富強雖晉侯親行猶不足畏又何

有於衰弱無為之諸侯乎魯鄭地見七年盟魯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按杞叔姬鄭伯姬來歸直繫之國皆見絕於夫也此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國人絕之也自國人言則當繫之夫人今但曰子叔姬則以淫故絕之於夫人也商人弑君又執單伯及子叔姬可謂肆無忌憚矣及行父如晉而單伯釋後又如晉而子叔姬歸晉不為援而齊終於歸也行父求晉而晉不理焉四鄰方伯如此尚何以禁亂臣賊子之欲哉○子叔姬不書卒說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五

文十六

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郭也齊人釋單伯歸子叔姬之後遂相繼侵我西鄙欲威魯而脅其從也又伐曹入其郛則以威諸侯矣其暴橫如此而當時無能討者惜哉黃震氏曰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 庚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

黃震氏曰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不肯與盟張洽氏曰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

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

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樂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也禮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委任公子遂而自取便安以至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左氏公羊以為有疾非也若果有疾則其不視朔亦常事耳何必書乎故書公四不視朔而無疾明矣或者託辭有疾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十六

文十六

以謝衆口歟高閔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

之非有疾而然也杜諤氏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四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孫覺氏曰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戴溪氏曰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其怠於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

不親告朔矣孔穎達氏曰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不復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杜元凱曰鄆丘齊地○黃震氏曰行父不得盟公使遂納賂於齊乃得盟齊強魯弱也家鉉翁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十七

文十六

子

此聲姜也杜元凱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毀泉臺以聲姜之薨由泉臺蛇出之妖也左氏傳曰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毀泉臺孔穎達氏曰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是也但以爲蛇入于國適合先君之數未免附會耳蛇從臺出事非異常故經不書而但曰毀泉臺則見治蛇不必毀臺而文公於是乎惑矣若公羊以爲即臺則即與棠紅相近蒐狩游觀之所必至至昭九年猶且築園其間惟日不足本有之臺何爲而肯遽毀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巴姬姓于爵國本漢巴郡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北合州南有巴子城是也○庸商諸侯武王時助伐紂者本在漢漢中府上庸縣今鄖陽府竹山縣也○庸人據險自強不爲楚下如隨麋然故楚北連秦南連巴三面夾攻以滅其國也楚之滅庸本爲吞併之計也乘其有隙而動耳先儒以滅庸爲爲賈善謀功利之說也○趙鵬飛氏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西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爲賈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十八

文十六

子

之謀乃爲莊王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群公子以攬政權耳群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夫則權在強家制其舉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爲不至於弒不止矣故稱人以殺衆亂之辭也左氏以爲昭公不禮於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奸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鮑所弒則當書曰公子鮑弒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蓋公子鮑者弒君者之所立也而弒逆之罪則當歸於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尤乎春秋特以衆亂爲

重故畧其主名耳餘見十七年伐宋下○蕩意諸昭公之黨也而戴族逐之華氏方專宋政豈肯使之復歸得位哉若竊歸君側匿怨苟安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觀春秋不以死節書則左氏所言蕩意諸死之者不足信矣○昭公杵臼弑弟鮑立是為文公

十有七年 亥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晉因宋人弑君欲得其賂故率三國之人伐之得賂則已矣此晉大夫所生也特以微者往耳左氏以為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

春秋考

卷之十八

十九

文十七

子

鄭石楚伐宋則若春秋貶而稱人矣意者荀林父等於此時尚未為大夫其名未宜登於史冊豈曰貶乎然是時衛甯俞當國以人從晉蓋全事大之體其本心非助為不義者也○左氏又謂猶立文公而還是以文公為預聞乎弑也殊不知宋人之弑昭公與商人弑君不同商人稱名以弑為主在商人而宋弑稱人則出於亂眾也文公特為弑君者所立不能討賊耳視商人之躬行弑逆蓋有間焉傳乃載其禮於國人竭粟以貸事則與商人驟施聚士而志主於弑者一例矣此豈知春秋稱名稱人之別者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閔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文公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鄭丘之盟齊既得魯賂而與公子遂同好矣今復伐西鄙者齊以魯專事魯必欲服之也故文公親往盟而自此魯遂專事齊矣○穀齊地即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所取者意者此時已復於齊故公往就其地歟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二十

文十七

吉

諸侯會于扈

春四國伐宋宋以賂免則文公遂求諸侯從晉為會故諸侯至扈晉既得賂不復再出但聽諸侯所為而已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為會而退耳故會扈者亦新城之諸侯宋文公亦預焉矣稱諸侯則魯公與晉不預可知魯方事齊故不預會其不序義與十五年盟扈同莫適為主無霸之辭也齊履謙氏以為春秋有散盟蓋謂此矣

秋公至自穀

至書地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公子遂如齊

公及齊侯盟穀之後公子遂又往可見魯自此事齊矣魯本事晉而卒轉之齊由晉不兢故也

十有八年壬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基之下也臺不言名其必在宮中歟薨于臺下或曰隕而斃蓋變之出於卒然者也則非謹疾而正終者矣故穀梁子曰臺下非正也○趙鵬飛氏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二十一

文十八

吉

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息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王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卒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急情庸昏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浸弱而權移於人也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逞其責也

秦伯薨卒

秦康公瑩卒子穉嗣是爲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人者衆辭左氏以歐職二人謀弒懿公則豈足以盡春秋稱人之義哉齊人者皆懷商人之私惠者也但本非義合恩盡則怨易生所謂鳥獸飽而忘恩也商人稍以君道治之則遂有所不堪矣故衆亂而弒商人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天道豈可誣哉○齊懿公商人弒而庶兄元立是爲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二十三

文十八

魯大夫如他國未有二卿並出者今使介皆卿並書于策何邪見共謀如齊乃魯卿之同欲也觀夫人歸齊之後季孫行父亦相繼如齊可知矣子赤者夫人之子夫人始至仲遂黜之而諸卿皆不以爲夫人矣使其子得國群臣能無自疑乎况敬肅私事仲遂而諸卿意有屬焉此廢立之謀所由起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毀亦而譽接又以接託之而求婚其女焉此常情之所易動也况齊惠公亦爲弒君者所立方喜於有黨苟欲親焉無不相就出姜雖其兄孝公之女彼亦何暇顧哉此魯卿之所逆料者也無伊尹之志

則篡魯諸卿不能免矣

冬十月子卒

子謂子亦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侯既許廢黜則仲遂因而弑之以絕根本蓋廢立者魯國諸臣之同欲而弑赤者則仲遂之專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討賊亦難乎免於與聞矣○凡事必繫日策書常體况君卒而有不知日乎卒不知日則有可疑所以起問而見事情也孫明復曰不日弑也不忍言也按成君弑不地子亦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不稱名闕文也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按左氏於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三十八

此載仲以君命召惠伯殺之夫惠伯即叔仲彭生魯卿也卿死無不書之理苟死非其正特不當以死節許之耳安可併沒其事乎况惠伯為仲所殺必以忠見忌於仲者雖仲偽以君命召亦不失為可欺以其方也安得不謂之死節乎左氏此言未敢盡信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文夫人出姜也夫人之歸蓋仲遂誣之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左氏以為哀姜蓋紀魯人一時之言耳莊夫人已謚哀姜則文夫人豈得復謚哀哉出姜歸齊情無所愬竟亦不知其所終矣哀哉胡康侯曰

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毋其罪未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預聞廢赤之謀者也及仲遂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為之營解矣出姜甫歸齊而行父遽如齊者亦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於是始矣家鉉翁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奸臣之利也舍嫡立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三十八

庶奸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茲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為社稷臣誤矣

莒弑其君庶其

庶其者紀公也其始立無可考庶其弑而子朱立是為渠丘公一名季佗○庶其之弑稱國者大臣假國法以廢其君而因以誅之之辭也義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莒自莊僖以來制在權臣如莒慶是也至於文宣國勢不振而當其時鄰國強臣弑君相望則

莒諸臣亦何所憚而不為乎○左氏載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僕以寶玉來奔據此則是僕弑父也春秋何以不同蔡般許止之例乎且僕因國人以弑則又何以不自立而立季佗乎此理之不通者也吳澂氏既辯其非矣至於述季孫行父出僕於竟之言則又似為行父文飾者何則行父助成仲遂弑君之惡者也時方如齊自救不暇安得謬為大言以責莒僕乎惟以為多行無禮於國此國人怨惡庶其之本也庶有合於稱國以殺之意耳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八

二十五

文十八

吉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念稽季本考義

宣公

文公娶敬嬴之子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謚曰宣母敬嬴薨在八年夫人齊姜娶在元年葬葬在襄二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一宣元

義與桓公即位同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公子遂如齊迎女

胡康侯曰魯秉周禮喪未甚年遣卿迎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寔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齊惠公女不稱氏程子以為脫氏字是也○敬嬴欲結齊惠懼為出姜所謀故喪娶其女如是之急也宣公雖敬嬴所生亦當在文四年娶出姜之次年至此約可十五歲耳而即為晉喪娶婦可見其急○公羊傳曰遂不稱公子一輩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高閔氏曰稱婦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康侯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約賂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

春秋考 卷之十九

二宣元

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行父魯之所謂賢大夫也公子遂弑赤而亦與之為黨蓋與聞廢立之謀因之此周共事也然則行父之惡亞於仲遂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氏甲父名胥臣之子胥卿也胡康侯曰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事殺者其罪深乎云爾蔡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賤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

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死之也今按胡傳據左氏說是也但河曲之戰晉將稱人則微者耳胥甲父當其時必未為大夫也至是晉靈漸長察河曲無功由於撓史駢之事而有以胥甲父為穿之黨也故但放而不置之死姑以詳說而已蓋晉靈於此已疑趙盾矣○以趙穿之罪併歸胥甲父故不去大夫以為軍門之呼罪之小者弗治可也是時衛善於晉故放於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

春秋考 卷之十九

三宣元

西杜元凱以為在泰山牟縣西是蓋認牟臺為牟縣也陽都註見閔二年齊人遷陽下年註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胡康侯曰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筮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夫篡弑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狄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汪克寬氏曰齊惠因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大足以庇魯故宣公



君臣總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  
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  
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  
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之所與齊爭者濟西田也僖公時取之而文公事  
晉以求庇至此則以濟西田賂齊不復吝矣胡康侯  
曰魯人致賂以見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考

卷之十九

四 宣元

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  
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  
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  
而助之也經書取田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  
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文公時邾魯相讐魯所以不能下邾者邾恃齊也宣  
公篡立而邾即首朝則以宣公援魯而邾不敢與魯  
抗耳然魯因齊得和故終宣公之世不復讐邾矣趙  
鵬飛氏曰邾舊雖附魯常屬一齊每視齊爲向背今

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

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

楚子者莊王也鄭陳宋皆新城徙晉之國也而鄭獨  
改事楚矣○胡康侯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  
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  
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趙鵬飛氏曰楚莊天下  
奸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  
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  
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東西之勢合羽翼  
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耳陳傳良氏曰南北之勢於是

春秋考

卷之十九

五 宣元

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  
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得政握兵久矣自當國以來未嘗少離君側蓋  
恐同列間之也今晉靈漸長察知趙盾專行於國外  
失諸侯之心以致鄭人從楚爲患故特使救陳以遠  
之此趙盾所以心懷疑懼寔起異謀而晉靈由此殆  
矣楚鄭之兵已移於宋而盾始救陳無及於事則兵  
遂卻回蓋本無救宋之事故經不書而盾志有他塞  
責遽歸不急於懷楚亦可知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救陳者趙盾也以其將尊師衆故稱帥師以示師與

大夫相敵之意然會則稱師者蓋一事再見則從畧

之常詞也觀昭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而下書楚

師滅蔡齊復讎氏所謂承上省文而稱師是已○棗

林鄭地杜元凱曰滎陽苑陵縣東南有林鄉即水經

注所謂林鄉在新鄭東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東南

五十許里者是也地而後伐會而殊晉師見楚鄭時

已退兵晉師至是聊以塞責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

緩辭也盾為身謀不知所急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宣元

人之心矣不半載而歸生舉大棘之師有由然哉○

宋陳衛曹皆與晉同盟新城之國也而許獨不願焉

志已向楚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即今西安府鄠縣在秦東約二百餘里秦與國也

左氏以為晉欲求成於秦故侵崇此謀之迂者也迂

謀不可以有成盾必不為也盾方見疑於君常欲居

中自固以穿為族子可以託心腹也故以兵權付之

代已使立功於秦以雪積憤而後自侵崇始焉不過

擄掠之計耳非策之善者也原其本意但欲兵柄掌

於私人耳雖無功而得罪固已先有跋扈之心矣弒

逆之變其端不在此歟趙鵬飛氏曰穿盾之黨也崇

秦之與國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為秦於

晉世讐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媚

盾而固其寵焉

晉人宋人伐鄭

晉初未嘗救宋而棗林之伐又無功故與宋人復伐

鄭聊以係宋之心而不知速宋之禍也吳澂氏曰棗

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伐不復

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宣元

二年寅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是時鄭方從楚

其受楚命信矣但伐宋不書則未必致伐耳例見僖

十五年戰鞌下大棘宋地杜元凱以為陳留襄邑南

按其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書敗獲例

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擊下華元華督之魯孫

宋知也○鄭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於楚

命不義甚矣宋華元不能反己息爭而輕與之戰至

於喪師辱身豈為善謀國哉

秦師伐晉

秦師報侵崇是穿之啓釁也而靈公疑其掌兵為趙看用私人矣此看之所以動於惡而假穿以行弑欺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四國之微者也鄭人受命於楚與師以暴上公之國而獲其正卿其罪著矣晉為霸國不能大合諸侯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八 宣二

伸大義以聲鄭罪乃以四國微者侵掠而還蓋是時趙盾方以失諸侯見疑於君故姑為此盜賊之計以塞責耳趙鵬飛氏謂趙盾塞宋之請姑為龜勉之行侵鄭而已此說得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此趙穿弑君也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穿之弑盾實主之也說見元年趙穿侵崇及二年秦人伐晉下

○春秋時凡弑君未有自言弑者雖其史比力多說以權臣而不

實書此春秋所以作也左氏所載靈公不君之事皆為盾文好也而董狐斷獄之言亦不切於事實假令

果有直筆如狐者則以看之專橫得政之初即殺陽處父先都士殺箕鄭父諸卿使威權盡出於己而後已豈有既弑靈公之後反能容一董狐哉太史書崔

府之事亦不然崔府果殺二史春秋當特書以彰史氏之賢如紀叔姬以賢得書卒葬之例而畧不一見則南史執簡以徃亦似無其事也雖有之則或私為

野史之人未必面忤奸臣者也左氏好紀異聞以誇人耳故語董狐告看之事若面斥然不知弑君之賊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一 宣二

者而聖人周流列國通交賢士大夫則又有以考得其實矣故於外事禮可無諱必加弑於首惡之人而文好之言悉從刪削彼雖欲蓋而不可得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靈公夷臯弑季父黑醫文公之庶子也代立是為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巨王崩弟瑜嗣是為定王

二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三望

詳見僖三十一年及成七年不郊三望下

葬匡王

胡康侯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名姓故城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詳見信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陸渾南近於楚故楚伐之欲使服已也左氏載楚子至雒觀兵之事於經無可見未必得實雖有之亦或偶然泛問而遂撰為王孫滿拒楚之詞其詞雖勝而亦近於浮誇矣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一 宣三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曰鄭即晉故也今按趙盾既弑靈公則事權一威令行而鄭亦從晉矣不必晉侯伐鄭而鄭及晉平也傳載此事而經不書則不可以為實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為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懷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其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為規蓋自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強則取道

於狄而無忌矣害及於遠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特以無懼可乘耳其後鄆舒為亂而赤狄遂為晉滅有以哉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夫昭公子不知其名足錄與否姑置勿論若司城須則國卿也又文公之母弟因亂以殺所繫不小而曹師伐宋正宋師圍曹之所起釁於法不應不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二 宣三

書而經皆削去此何足以著其實乎且以時世考之昭公在位威權盡制於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城而華耦代為司馬華元主為右師是戴族之力足以鼓國人弑昭公矣其氣焰何如也曹以小國近與宋鄰夫豈不知而敢為武穆伐宋邪此理之所無者也然則宋師圍曹必不為武穆之亂矣蓋晉宋陳衛曹同會裴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獲於大棘戴族之耻也故尋裴林舊好以侵鄭正以雪此耻也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楚不出此宋華氏之所以深怒也然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故久而未

報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間圍曹耳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鄭穆公蘭卒子夷嗣是為靈公

葬鄭穆公

葬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鄭穆公卒未餘月

而葬則以靈公欲定其位而沒沒於治喪也蓋公子

歸生意屬於其弟襄公亦可見矣不然何以甫及九

月而靈公即見弑乎

四年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三 宣四

向

張洽氏曰邾已姓國秦有邾郡漢屬東海郡故城按

邾在莒之南沂之東其水西則界於邾之沂西田也

今為邾城縣屬兗州府沂州向本小國後為莒附庸

實邑之矣然而經無降取之文者蓋向自服於莒非

莒用兵而得也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餘見

桓十六年城向下○邾莒壤地相連故有隙戴溪氏

曰莒大而邾小故平莒為難平邾為易邾之於魯有

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而莒傲然不顧故宣

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高閔氏曰莒邾相怨而邾

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為邾平莒而挾齊以為重公之

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為然

而從之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

以得莒後書邾伯姬來歸則邾亦不能固其好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稻卒子產嗣是為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靈公夷弑而弟堅嗣是為襄公○歸生自大棘戰勝

必恃功驕恣而見疑於嗣君者也故假手於公子宋

以弑之而歸生實造此謀故以歸生主弑與趙盾同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三 宣四

吳澂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

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

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

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趙鵬飛氏曰

左氏載食鼈之事其跡甚詎世豈有一饑之隙而弑

君哉

赤狄侵齊

高閔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

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宣公此年如齊謹於事惠公也然每行必欲至不知

何所喜耶

冬楚子伐鄭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復伐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曰伐其實止爭中國非為討賊也○張洽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徵事晉於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郟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餘見五年楚人伐鄭

五年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四 宣五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子叔姬文公少女蓋鄰伯姬之妹也趙伯循以為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非也宣公娶於即位之後至是終五年耳安得即有此及笄稱字之女乎例互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下高氏固名高偃之曾孫齊之世卿也齊大夫自僖公以來舍國歸父少有行事於魯者至是而固親自來逆蓋固方當國用事而得請於君耳公之如齊

高固請叔姬焉公必不欲故高固親來強公必許如楚子圍之逆鄭公孫段氏也詳見莊二十七年首慶逆叔姬下胡康侯曰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叔孫得臣卒

事必繫自策書常體况春秋魯史內大夫卒豈有不  
知日者卒而不日之例三傳說皆牽強惟胡康侯恩  
禮疎薄之云庶幾為近而發明未盡故得臣之卒遂  
不可通以今考之蓋得臣不卒於位也左卿大夫卒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五 宣五

於位則書日以其計喪也不卒於位則不書日以其  
不計喪也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  
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  
卒者卿大夫君之暇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  
子翬為桓弑隱而桓公竟黜遠之卒不在位而恩禮  
亦不加焉則併其卒而不書矣此可見春秋之物君  
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  
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  
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蓋欲廢  
子赤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哉

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耳得臣必有悔焉而  
秦官以去故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  
君所卒何以不書日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及馬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  
見成婦遣使及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啖叔佐曰大  
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今按娶非本國無歸  
寧之禮高固權臣舍君事而從婦歸寧無忌憚甚矣  
歸寧禮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楚人伐鄭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一 宣五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為楚子謀矣荀林父救  
鄭之說亦經所無不足信也黃震氏曰鄭三年三被  
兵不為楚屈而晉不能死之是也餘見四年楚子伐

鄭下

六年 午戌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氏免名衛卿蓋良夫之族左氏傳曰晉衛侵陳陳  
即楚故也夫陳人從楚不能反躬自治而輒加之兵  
趙盾既失招徠之道矣又不能大合諸侯振中國之  
威僅與孫免侵掠而還則大義不足以畏懾強楚矣

小國何所持哉奚怪其待盟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  
也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 金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  
起賦歛既繁矣氣應之矣黃震氏曰書災也

冬十月

七年 未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為桓子與孫免同族來盟例見桓十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七 宣七

四年鄭語來盟下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  
下此晉人致魯之術也趙鵬飛氏曰魯宣以稷立之  
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與霸業惟衛父睦  
於晉凡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  
今晉將為黑壤之盟故仲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子爵國杜元凱以為萊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  
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是萊子國也○黃震氏曰  
萊東夷之國近於齊故伐之魯為齊役故助其虐

秋公至自伐萊

以其險遠得歸為幸而飲至也

大旱

秋者午未申之月也大旱者亢陽為虐害及於物也  
春秋之中凡大雩書秋書及舉一時者一雩不雨而  
至於三月皆雩也三月皆雩則大旱矣而皆不書旱  
因雩以見之耳此獨以大旱書者不雩故也公羊子  
曰大雩者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是已  
宣公以六月方為龍見之雩故秋旱不復再雩是愛  
牲樂怠而無恤民憂國之心也昔宣王遇災靡神不  
舉則因旱而雩者豈禮之所得廢哉此與僖二十一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一

年大旱意畧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杜元凱以為一名黃父非也說見昭二十

五年會黃父下○家鉞翁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修

而臣專政亂於內威發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

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岷強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

立合四國之君以為此會鄭合楚而從晉再會于鹿

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霸也○左氏所稱黃父

之盟春秋不書當是無此事也但晉人止公之事或

宜有之蓋待公備禮而後得復雖謂之賂免可也觀

公父而後至至而不復從晉會意可見矣晉政在私  
門而德不足以服諸侯有如此夫若曰盟于黃父而  
公不與盟則於法當如平丘之特書豈得妄生諱義  
哉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吳敬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為晉致  
魯故去春使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  
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之季亦必懷疑而自危而自是  
不敢如晉矣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十九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註見桓十七年盟黃下杜元凱曰齊地○胡康侯

曰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

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

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

辭焉上介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

日遷次今君命遣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

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

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 仲遂卒于垂

有事告祭也詳見廟制考義仲遂卒稱字說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于李庶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蒙上文也○齊魯地杜氏以為齊地非也蓋仲遂之卒與有事太廟同日必境內之地訃可及者若在齊地則訃必後於卒期其書法當如士甸侵齊至穀先書齊侯環卒後書聞齊侯卒乃遂之例先儒不察遂附會魯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之說豈不誤乎有事太廟重喪可以不訃而仲遂之卒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於

春秋考

卷之十九

辛巳

宣公也大夫卒境內書地例見成十七年嬰齊卒于貍服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朱仲晦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竊意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後以賓禮燕送耳賓尸在堂然爾雅曰繹又祭也家語曰繹祭於枋在廟門之西則復求神於外而告以尸歸之意也○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籥武執干戚以干羽之舞起亦有虞氏征苗之師故謂之萬何休氏曰

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此據周而言耳凡舞入廟必

先文後武去籥者以文舞言之也舉舞之總名故曰萬終焉籥不先則樂不作可知否則去籥何義哉此與昭公時籥入而去樂者同但此言於樂後則以仲遂卒不當舉籥重而後則收弓卒於籥入齊履謙氏曰之後正當吹籥之時其文所以異施耳齊履謙氏曰萬武舞籥文舞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去矣此餘詳見昭十五年叔弓卒下○胡康侯曰猶者可已之詞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此存君臣之義也

春秋考

卷之十九

壬午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敬嬴也文公之妻宣公之母自成風以僖公妾母立為夫人得以夫人禮葬其後皆以僭禮為常矣故啖叔佐曰成風以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別為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晉呂相絕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鵬飛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懷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圍今之神禾縣洛今之洛川

縣皆屬延安府蓋延綏葭州悉其地也○此趙盾當國之事也結白狄以伐秦而秦自此不敢加兵於晉者七年於憤世矣然必於報怨而不顧自傷其類尚為能善其後乎

楚人滅舒蓼

舒蓼詳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張洽氏曰此如舒鳩舒庸蓋群舒別種非二國也文公時楚人圍巢群舒俱已服楚今必因其叛者而滅之其未叛者猶存也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舒蓼其勢益強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宣八

矣趙鵬飛氏曰舒蓋楚之黨而逼近中國舒滅則中國失南門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胡康侯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曰婦有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魯君臣之責可知矣

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孫明復曰兩不克葬譏無備也凡喪浴于中雷斂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葬既有日不為兩止且經言巳丑葬我小君敬嬴兩不克葬是巳丑之日喪既行而遇兩也且兩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決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按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今按有備而可以葬則葬為合禮其或兩甚水至不可即工則何必急於葬以安不懷之咎哉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宣八

悔焉耳○趙鵬飛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兩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兩不克葬豈亦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兩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城平陽

平陽漢泰山郡東平陽也隋改今新泰縣見水經洙水注蓋平陽在魯北鄰近於根牟城之以為偪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非為備齊而去晉甚遠晉兵未有加魯者且備之亦當在西南境上也李廡氏以為備晉失之矣

楚師伐陳

高閼氏曰陳以晉術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三十四 宣八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終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醉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公子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也是為孟獻子

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故為孟氏以庶長不可先嫡而

字曰仲其後因氏仲孫○仲孫蔑魯之賢大夫也見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

一 宣九

魯專事齊而於周貢獻常闕故請如京師此當時之

所僅見也然魯使之往自卿大夫以上不免於燕賜

有加非周人之所欲也况自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

之後疑魯之貢獻皆王臣受之於魯而致之王以為

私殖之計故不欲貴卿往而以微者行其名姓不登

史冊而魯卿之如京師者鮮矣不然魯之於周有歷

一君數十年而未嘗有如京師者豈禮也哉左氏於

此乃曰王使來徵聘豈亦不察於此乎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可以觀惠公畏強凌弱矣李蕪氏曰東萊有萊山  
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  
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應劭以為附庸也若附於魯則不必取矣  
附於他國安有不爭者其為小國也明矣漢為泰  
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蕪澤之間牟汶出焉者  
即其西境也顏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  
以為牟子國也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  
縣西北三十里漢為東萊郡東牟而距根牟遠矣魯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越齊萊之境而往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遷勢之所不  
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顏說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  
所分而別為一國如小邾之於邾則不可知耳夫根  
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元凱以為根牟魯東界邾邾  
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於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  
言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邾邾牟屬泰山求之水  
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  
流出魯北界者為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為牟縣  
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矣  
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為都安立則又以隋嘗於此置

牟山縣而誤也荀盡信舊文則其義有不可通耳詳  
見閔二年齊人遷陽及定十年齊人歸龜陰田下○  
根牟蓋屬魯小國而北界於齊必困於強令而悖慢  
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夫小國有闕則  
亦彌縫之而緩以文德斯可矣必欲邑之而盡收其  
租稅以入於己此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也義與  
成六年取鄆同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史佚其名卒不書日不計喪也其書卒  
魯往弔也滕自桓二年來朝遂屬於魯至莊十六年

春秋考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又從宋宋襄公不道滕又從魯及卒安齊而滕復從  
宋為人所屬如附庸然故桓莊僖閔文五公之間滕  
不敢以諸侯禮齒於大國喪俱不計而魯人亦絕無  
弔葬之禮及之至是滕不計矣而魯往弔焉何耶蓋  
文十二年滕昭公以宋不足恃而來朝魯故魯人因  
其喪而弔恤之而宋師相繼圍伐矣餘見成十六年  
滕子卒下○滕昭公卒子壽嗣是為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荀氏荀息之後林父名晉卿也是為扈子以其嘗將

中行故又為中行伯而氏曰中行餘見定十三年荀  
寅叛下○左氏傳曰會于邲討不睦也胡康侯曰會  
于邲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伐之經書林父  
帥師則諸侯之師不預可知而以為林父兼將誤矣  
凡列國統於一將者皆書某人某人如隱公十年聲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則此安得為林父以諸  
侯之師哉趙鵬飛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  
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  
得為鄭乎黃震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  
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一

四十九

又會于邲中國賴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邲

晉成公黑臀卒于鄒嗣是為景公○汪克寬氏曰諸  
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  
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  
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鄆宋  
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  
畢故不言會爾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鄭卒于速嗣是為穆公○衛成公初年向楚

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  
之時而甯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  
再造抑狄抗晉國勢浸興境內既安息爭脩睦自伐  
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甯  
俞之效也於是為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  
餘互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胡康侯曰晉成  
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  
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  
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  
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邲之會皆前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一

五十九

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討亦皆不會此所  
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書卒而以私怨棄禮忘親  
其罪見矣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而朝魯宋人內有國亂外有  
楚兵故不暇討至是昭公卒乃因其喪而圍之兵加  
小國用將軍而出師少故稱人宋人伐喪不仁非禮  
豈待貶而後見哉然魯坐視不救有負於滕其不義  
亦甚焉滕人被圍終不屈服以致明年宋師再伐亦  
見其善於守國矣自是以後國日強而諸侯日親至

孟子特謂其猶可以為善國其基不立於此乎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黃震氏曰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代鄭晉景方立而未  
能霸雖卻缺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長陵之盟  
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  
楚○楚之伐鄭或稱人或稱爵先儒以人為罪之辭  
為與之則例有難盡通者不得不曲為之說矣殊不知  
知微者稱人君將稱子例之常也至於救與不救乃  
皆紀實聖人豈容以己意加筆削於其間乎

陳殺其大夫洩冶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木

宣九

洩氏也鄭大夫有洩駕亦以洩為氏治名也稱氏稱  
名則為卿矣○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  
此致亂之道也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不君甚  
矣其殺之必加之罪而蔽以國法故稱國以殺然罪  
以私加非正刑也故不去其大夫而靈公之所以不  
保其身者已兆於此矣

十年

戊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康侯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

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楚雖諸侯事天子

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  
歸之也○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  
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既取之而宣二年又為齊取者  
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  
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  
田齊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  
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  
則知其當分於魯也自莊公以來爭斯田亦久矣但  
疆場之民自相據奪雖有爭訟而國不與力焉故未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七

宣十

取濟西之前不見於經耳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

田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年

齊惠公元卒子無野嗣是為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食邑於崔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矣是歲至襄  
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雖嗣立  
必方弱冠其父崔天以前俱無經見雖亦世家要非  
當國用事之臣未有大罪可逐者也必以惠公繼諸

况而立群從不能無爭崔氏必立君之際意有不同而高國則擁立頃公懼其逼已所以逐之耳故穀梁子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舉族可出其無根據難除之勢可知矣蓋齊大夫自魯信公以來少有行事於魯者惟國歸父一見至宣公而高固國佐相繼親來可以見高國之權方盛而崔氏尚未得專也果以崔杼為奸而早辨之未為不可舉族而盡去之豈所以安巨室之心哉至成公末年出高無咎連及國佐而崔杼以慶氏之黨復歸其國亦非如繁盪之以宗強而入曲沃也權寵相傾習以成俗而欲不怙勢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 宣十

作威難矣此崔氏之歸所以不可復制也故為國者不能以道脩身為取人之則其何能使人臣盡忠不貳哉崔氏之奔雖由高國所嫉然悻悻怒見於色而盡舉其族窮日之力以去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書奔以罪之奔而復歸何以不書蓋竊歸也凡大夫去國託於私黨而竊歸者恒不書○或曰氏當作大蓋字之誤也於義為順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汪克寬氏曰公如齊止

此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氏徵舒名稱氏稱名則國卿也凡臣之於君非有所逼豈肯遽加弑哉徵舒負恃君寵積久致疑懼禍及身故志於弑苟非威權重而勢力強則必不敢輕動動亦安能免於國人之誅戮耶徵舒弑靈公而成公午以子嗣立猶不能討焉則徵舒必巨族權臣才智足以服國人而非稚弱可知矣靈公通徵舒之母其事不可謂無但左傳所云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裘相服相戲於朝而謔徵舒皆委巷兒戲之言不足道也靈公寵徵舒常至其室羣臣就之決事因與飲焉宜有之矣觀株林之詩則見靈公特駕乘馬說株林以朝食於夏氏信矣然言乘馬則非微行也言朝食則非夜聚也其適株林未必盡由夏姬而夏南之從則國政委焉有術以致其君故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安有不由專權生亂者哉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 宣十

六月宋師伐滕

宋昭公為弑君者所立滕人以其不足恃而棄之乃宋已德有關所當自反者也去年圍之不服今又用大衆以伐之何義乎宋本以滕事魯故起兵爭左氏

以為勝人事晉而不事宋其亦不考於勝昔宋事魯之本末矣自是宋有楚患亦不能爭而勝之事魯終春秋之世云宋之盟叔孫豹曰勝宋私也成周之城宋仲幾曰勝吾侵也此皆左氏之見與經文不合者也餘見九年并成十六年勝子卒下

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胡康侯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宣十

葬齊惠公

齊惠公卒三月耳而葬太速者必以孝昭懿惠兄弟相及國內群從有爭也觀崔氏見逐於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於未踰年之前則必有故而舍卒即位以治喪矣義與成四年鄭襄葬速同未踰年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速葬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黃震氏曰前日楚子伐鄭郤缺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而晉又伐之胡康侯

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然亦當稱王季子也誤倒季字於子上如王子札之為王札子耳果如王季子之云則似今王少子之稱然而定王嗣位至此纔八年未必即有少子能奉使也而况稱子以字其義何居耶季字也已為大夫故稱字左氏指王季子為劉康公則又因成王以王季之子食采於劉而訛傳耳故凡諸說有不可通者以理斷之而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宣十

已矣例見襄三十年窮僂夫下○自宰周公以來無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之制而不煩王聘也至是始復見焉豈以貢獻常數多有所遺而假聘以徵之耶此與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事有相關義可互見然自是贈遺禮薄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矣○胡康侯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元年邾雖朝魯然亦恃齊為安而魯不得志焉故今  
惠公卒而歸父即往伐之凌弱暴寡之兵也○繹邾  
邑之近魯者杜元凱曰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考之一  
統志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以為邾文公卜遷  
於繹處則為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為北繹矣  
故鄭漁仲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  
都也非北繹也

大水

張洽氏曰陰盛陽微夷狄乘弊之徵家鉉翁氏曰宣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宣十

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  
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如齊賀嗣君也夫齊惠公亦為弒君者所立身  
有瑕矣魯何以事之甚謹乎蓋齊人之弒猶足自文  
而宣公篡立則齊實預知其臣事終身亦始謀所許  
也故惠公雖沒而禮猶不廢雖頃公得國倉卒未寧  
而行父亦先往賀躬負不義故不免於畏人亦其同  
惡相好而不知愧歟

冬公孫歸父如齊

頃公之立季孫亟行則歸父可以已矣而即繼往者  
左氏曰伐邾故也蓋魯因齊而得邾者也惠公卒而  
即伐之以取其邑則足以取怒於齊矣故懼邾之愬  
而先往說焉明年歸父會齊伐莒其亦因是始謀而  
許與為復歟中國無盟主而強鄰朋比以凌弱則小  
國何恃以安靖已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宣公時魯君臣事齊  
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豈特為行父之  
賀嗣君哉蓋齊頃公之立亦因嗣子有爭國中未靖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宣十

而高固既逐崔氏亦恐其愬於諸侯也故其禮獨異  
以固魯交耳自此魯使不復如齊豈亦有以徵見其  
情實歟○無使說見六月葬齊惠公下

饑

義見十五年饑下

楚子伐鄭

鄭從晉則楚又伐之矣左氏以為晉士會救鄭經無  
其文則是附會之說也義見九年楚子伐鄭下○呂  
祖謙氏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  
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

十有一年癸亥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杜元凱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按長平故城在今陳州西華縣東北○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欲爭者也况楚莊方強遷陵尤甚陳鄭乃其所偏之地則亦不待加兵而心已先畏矣所恃者晉霸有足杖耳晉德不足以庇之則陳鄭有從楚而已辰陵之盟其始以晉為不足恃乎故左氏載鄭子良之言曰晉楚不終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安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固十一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自會溫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侵伐况去晉甚遠未嘗恃晉張治氏以為首恃晉而不事齊故魯從齊伐之非也蓋莒本小國僻處東夷文宣之間制在強臣不能自保豈敢爭強於鄰國哉特以四年平郊之故為齊魯所讎耳魯既伐之而取向矣然莒又背齊益深齊怒歸父以取繹之故許為齊復故又會伐焉

則此伐乃齊侯之意而歸父助成之也夫莒季佗為弒君者所立蓋弱主也齊魯苟以大義致討必宜有以得其罪人者然魯宣齊惠身負此惡不足以聲大義斯亦脩忿凌弱之兵也夫豈義乎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欒函狄地其距晉遠矣晉侯於此無事焉而親來與狄為會何也亦狄浸強晉欲圖之矣恐狄為聲援先離其黨耳此遠交之計也晉挾強霸之威不深致力於諸侯之事而志存圖狄將以服遠啓疆此非有自私自利之心者歟自後狄土闢而霸業衰君子於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固十一

此蓋有以先鑒其微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徵舒弒君本有邪說以文其事雖成公以子嗣立亦不知所以為怒矣况於楚人素無禮義豈復知討賊乎特以孔寧儀行父奔翹於楚而徵舒方秉陳政欲奪其權故楚子假此示威而使國人往殺其實欲親入陳而先脅其眾耳左氏序此似謂莫能討賊者則楚莊庶幾知義矣何其行事全無可觀邪故楚人之殺徵舒為入陳計也非討賊也稱人者言其眾亂殺耳非歸於其君而正典刑者也然徵舒本負大惡殺

之亦足以快人心矣為他國之人所殺是兩下相殺也故楚殺陳夏徵舒與蔡殺陳佗楚殺齊慶封陳孔與晉使盜殺鄭公子駮公子發公孫轅皆不稱大夫丁亥楚子入陳

辰陵之盟陳雖從楚而楚子恐其有貳實有取陳之志故乘陳有亂親入其城蓋肆行強暴憑蔑中華而不信不足言矣書入陳者止於入耳左氏誤謂縣陳則遂附為封陳之說而不知陳實未嘗滅也何封之有楚實未討賊也何取於未滅而書入乎故直書楚子入陳而義自見矣然使陳自此終不敢貳則所以

春秋考 卷之十

十一

經理其國者已若一邑然謂入陳為縣陳亦有以哉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即孔寧也儀氏行父名二子皆陳國卿也左氏謂其通於夏氏未必有無但遇亂以出而經不書奔則非有罪可知矣及既至楚則遂為莊王腹心故殺徵舒而以儀行父代之使執國政陳之所以從楚不貳者以二卿為主於內也其賣國不忠失臣道矣楚莊制陳國命而以縣鄙待之少知念神明之後者肯如是哉孔寧儀行父不繫之陳以其從楚而絕於陳故從畧耳或曰闕文也與文十四年晉納捷菑于

邾義同

十有二年甲

春葬陳靈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楚子圍鄭

圍鄭者本止於圍未入其國也自左氏附為入自皇門至於達路之說世儒因之遂謂未滅書圍則事亦可以不從實錄乎且楚之入陳本圖其國非真為討賊也乃欲緣此併圍鄭之罪而滅之是聖人論事不究人心術之微也其不至於長奸者幾希矣若以為

春秋考 卷之十

十一

退師與鄭為盟其情可想則凡楚兵所加之國如此類者亦多矣何不悉從末滅乎此理之難通者也故書圍鄭者直著其憑陵諸夏之罪耳鄭既與楚盟于辰陵矣楚又曷為圍鄭邪蓋鄭用子良之謀與其來者而又微事于晉故也然則鄭之不信乃其累世相沿故智豈待子駮而後犧牲玉帛有二竟之待哉此非效死守國之道其得罪於晉而見侮于楚宜矣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駮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衛雍之北大河之南今當為滎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為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及者兩相欲之辭而及之者為主蓋晉不濟河則無此戰故書及在晉也當時楚勢橫行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既服楚無及於事經不書救可以見晉霸之怠矣及至于河衆皆欲返先穀懼晉失霸奮欲濟師雖或失於觀釁亦以效師武臣力之忠夫豈畏敵爲身謀者哉林父當元帥之任專閫外之權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勦民則下令三軍退而脩德雖先穀欲濟必不從也既不能違師皆同濟則與衆一心焚舟誓死人人思奮不畏敵強况師據敖鄆地利先得亦豈遂無致勝之理而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 十一 宣十二

何憂於敗乎乃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以避失屬亡師之罪謀之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命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爲矣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諉於先穀哉春秋以林父主此戰而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楚雖滅之而不能有其地猶屬於宋觀定十一年辰佗疆地入蕭以叛猶爲宋地可知矣楚既敗晉乘勝滅蕭其志將以脅宋也中國無霸而楚

人肆無忌憚遂至於此寧非有志經世者之所憂哉 ○或曰滅當作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故稱人左傳以爲卿不書非也是時晉霸不振楚子入陳圍鄭晉荀林父亦爲其所敗矣至是又滅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猶欲推晉霸以爲主而晉方畏憚不能自強姑遣微者以塞責以卑將而連三國之弱師何足以制楚哉 ○杜元凱曰清丘衛地水經註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今按濮陽廢縣在開州西南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 十九 宣十二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宋既與晉盟于清丘以晉爲可恃也故爲之盡力以討陳夫晉本不德而陳爲楚所凌其從於楚而不貳亦其所不得已也宋乃爲晉而妄興大衆以伐之何足以服陳乎世未有攻其與國而不報者其謀國失圖甚矣衛人救陳恐速楚禍所慮在宋非爲陳也觀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豈欲與宋敵哉其實不過解紛而已耳調停之術不得不然胡康侯猶以其叛盟爲惡則求之末節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

起乙丑宣公十三年

盡庚午宣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丑

春齊師伐莒

伐莒說見十一年

夏楚子伐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而去年宋師伐陳攻其與國則楚人有辭于伐矣書翦楚子親行也楚既傷陳尋又服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三

一 宣十三

鄭惟宋未服故欲圖之觀其初滅蕭以脅宋可知矣

蓋陳鄭宋皆在河南而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

處其東而陳則介乎鄭宋之間者也得鄭則可以致

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則可以致鄭

宋者也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

楚有自是將圖天下矣而為世道計者未見有人焉

使非宋人猶足以自守中國幾何而不淪胥以陷于

夷狄邪

秋蟲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晉卿先軫之子先穀之殺左氏以為討邲之敗

與清之師則其說有不通者蓋赤狄伐晉及清經文

所不載此事之無者也自戰邲至此已餘一年有半

先穀又同列卿用事矣何為始討其罪乎意者穀之

為人好剛任直多為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欲救

不能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穀耳夫致邲之敗者實由

林父而先穀之罪為輕今以先穀獨陷於死其辭豈

服哉晉之用刑於是乎不當人心矣故不去其大夫

以為非正刑也

十有四年寅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三

二 宣十四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氏達名衛卿宋人無故伐陳撓楚與國非謀國之

道也衛人救之實由孔達本為與宋同盟懼於楚討

其策豈為盡失哉然衛亦不之問矣去年楚復伐宋

晉不能救必歸咎於同盟之不協謂衛之有貳於楚

也故衛懼於晉而殺孔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去

其大夫○左氏以孔達為縊死恐未必然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壽卒子廙嗣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晉景公不能反身脩德大合諸侯以攘夷安夏而欲  
雪敗邲之耻乃獨率一軍以伐鄭此姑以塞讒間之  
口而已何益於成敗之筭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去年楚子伐宋而未得志故又圍之其暴橫甚矣蓋  
當時陳鄭既從楚而楚又欲服宋其志本不小也宋  
惟仗信守國更歷三時楚亦無如之何結成而退矣  
楚所以未遽得志於中國賴宋爲之支也此華元所  
以見稱於後世歟

葬曹文公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三 宣十四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宋之東北界即魯地也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  
之慮矣歸父會齊侯將以謀救宋也而齊侯不任其  
事此魯所以遂使歸父親會楚子于宋以求免也歟  
魯人背齊向晉之端起於此矣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歸父會楚子脩和好也其亦畏天保國之意歟若能  
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理之正也惜乎魯人不  
足以語此歸父自其父仲遂以來本深向齊背之非

其本意今魯使會楚蓋行父當國懼其陰有間言欲  
使無辭以自解於齊耳而歸父與三桓相忌之端已  
在此矣○趙鵬飛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  
計耳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遂以爲歸父平二國  
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  
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  
犯其怨而爲宋謀蓋宋與魯爲鄰宋去則楚兵至魯  
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  
迎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四 宣十五

稱人者眾詞也楚子圍宋更歷三時兩主相持城守  
不下然其民則皆困於久役惟欲息兵者也宋有必  
斃之志楚無可克之幾則徒困而已故宋人以其情  
告於楚人而請成楚人亦以其情告於宋人而許退  
此真衆欲所同安民利國之事聖人爲政之所必順  
焉者也而其君不能欲焉故特稱人以見人情同欲  
也其君不能早謀及其既成則不得不聽以息其民  
耳及者兩相欲之詞宋人爲主故以宋及楚也說者  
乃罪華元子反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則非春秋  
稱人之意矣且華元子反知民所欲而不強其君於

義可乎且欲使華元以大義責子友則益濶於事情而何以通天下之志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詳見三年赤狄侵齊下赤狄兩肆侵齊勢日昌

感晉與為鄰慮其為患欲圖吞併久矣今酈舒為政

殺潞子夫人而又傷其君目潞勢亦稍衰矣晉於是

乎乘衰而滅之稱曰者謀定於先出其不意不待崇

朝也稱師者師衆將卑耳謂為荀林父主將者非也

子爵嬰兒名潞故城在今潞城縣東四十里而東界

於黎則唐虞夏商畿內之地也赤狄得以雜居其間

春秋考

卷之二十一

五 宣十五

意帝王之威時諸夷降附因處以閒曠之土民其人

爵其君使並生於政教之中王道之無棄物如此然

非類異性貪婪狠攫則亦整兵固圍以威不恪而正

何必殄滅其國哉書罪晉也左氏載伯宗之言以為

討酈舒也或者因晉當時所執之辭而文其說耳非

真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酈舒何以反害潞子邪且晉

人已殺酈舒則與楚人殺陳夏徵舒例同而經不書

必非真有其事者矣呂大圭氏曰楚之圍宋歷三時

而不解晉不能與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備書而義

自見矣

秦人伐晉

趙鵬飛氏曰晉有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

乃脩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左氏以為王子捷杜元凱因之註云札子王

子札也文倒札字陸淳孫復氏亦云則王札子者先

王之子也○毛伯召伯天子之大夫也說見文元年

世官專政以行已私而王子札殺之必有所不得志

矣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

也不言王殺而以兩下相殺之詞書則為王子札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六 宣十五

檀殺可知矣左氏謂王孫蘇使殺則經何為不以蘇

首惡哉

秋螽

胡康侯曰入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

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

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

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蓋齊地王孫氏以為牟婁即其地非也蓋牟婁

已為皆取而齊魯方與晉為讐安得往會其地况非齊魯之便道邪意或表婁之誤則不可知耳歸父始會齊侯于穀而齊侯無意於援魯故仲孫蔑復與高固為此會以再定議而齊終無志也晉當其時方滅路氏甲氏留吁兵威頗振魯由是決意於從晉矣○胡康侯曰禮之始夫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今按大夫相會不自此始胡氏特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一

七 宣十五

發例於此耳

初稅畝

胡康侯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秣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

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稅畝者貢法也貢則稅其私田助則八家同井中為公田借其力以耕之而於私田則不稅也後世計畝取租則貢法之遺意也就田分稻則助法之遺意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墾田漸廣則分授漸多其實助因於貢徹因於助助之田亦可以貢貢之田亦可以助也故夏田專貢而無助殷田專助而無貢貢助本無二田而法則有變耳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此變貢為助之端也夫貢法亦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一

八 宣十五

更唐虞數聖人而定按數歲之中而存裕民之意所授之田雖久而未墾之地尚多必有贏餘以符荒歉其初豈果不善哉特以衰世之政常奢農時使不得耕釋則凶年始有稱貸而益之者矣是不若助法之公私同利也助法之弊又至民各自私不相友助於是濟之以徹徹即助也義取通力合作而已周之盛時本行助法至是征役日煩民多失業亦猶夏之衰也宣公以其公田入薄國用不充乃復稅畝而行貢法則即助法之田而反古凶年取盈之政也先王之良法於是壞矣稅畝一行常額既失則斂之漸厚勢



所必至至於哀公十而取二何足怪哉

冬蟪生

冬蟪虫未啓之時也而蟪生亦見時令之不正矣胡康侯曰始生曰蟪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

饑

胡康侯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饑而遽至於饑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九 宣十五

者宣公為國虛內事外而不敦其本水旱餘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餘義見襄二十四年大饑下○啖叔佐曰凡歲饑年終之事故不繫於日月皆以冬後書之

十有六年

辰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潁吁

晉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為士會帥師非矣潁氏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故繫之赤狄猶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之別種而繫之舒耳留吁近潁小國非殘

邑也邑不可以言滅晉既滅潁氏又盡其餘黨豈仁人之所忍為乎是時晉畏楚強不能攘却而威加赤狄聊以闢土耳謂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作災趙汭齊寢護氏俱從之左氏謂人火曰火以別於天災則因一字之誤而附會其說也蓋災者為害之稱也凡火之為災豈盡不由於人乎胡康侯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也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李康氏曰公穀知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一

十一 宣十六

宣榭為宣王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今按廟必有室所以藏主也無室之堂不可以為廟此實宣王講武東都大射之處而非廟也其以宣榭名見後王之不復講武於此矣

秋鄭伯姬來歸

鄭伯姬文公長女也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以其失身虧德魯人薄之故不書卒例見成八年九年杞叔姬卒及逆喪歸下胡康侯曰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

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詳見桓三年有年下

十有七年已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許昭公錫我卒子寤嗣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蔡文公申卒子因嗣是為景公書曰訃也是時許蔡  
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吊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春秋考  
人卷之十一

十一 宣十七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元凱曰斷道晉地○宣公事齊最謹至是始與晉

盟魯衛曹邾相鄰之國也見楚之圍宋切近於災齊  
不能為主故復推晉為霸而同盟于斷道非以婦人

笑客之故也左氏謂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  
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怒請伐齊此事

不知其有無假使有之亦一人之私怒而斷道之盟  
必不為是舉也且謂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

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經文所無則  
其言何足信哉笑客事又見成元年冬十月下夫推

晉主盟而僅止四國亦可以見晉霸之不振矣宋不  
與盟者未貳楚也宋被楚圍晉實不救則固以景公

為不足與矣華元方以平楚全國為功豈肯遽為晉  
下哉邾本附於諸侯不與大國之列今急於得眾亦

聽其從會矣○黃震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晉  
不為是盟恐兩衛復背而南向故晉侯為是盟以固

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卻克徵會于齊齊婦人  
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為謀齊不思

微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為之會以  
謀之耶

春秋考  
人卷之十一

十一 宣十七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者宣公之弟叔者其字肸者其名也凡內大夫

雖去位而未絕者皆書卒公子益師公子驅無駭挾  
之類是也已絕者則不書卒公子覺慶父公孫歸父

叔孫僑如之類是也今叔肸書卒非卒其官也卒其  
賢也魯大夫莫賢於邾下惠奚斯史克子家驕而皆

不錄其卒獨卒叔肸何邾以其公弟恩禮有加焉

賢也魯大夫莫賢於邾下惠奚斯史克子家驕而皆

凡內大夫書卒皆恩禮有加者也。昫不稱公子不為卿也。其稱公第別於他親也。稱字者以其不仕待之以不臣也。稱名者紀卒之常也。穀梁子曰：稱字賢也。何賢乎？叔昫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凡第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十有八年庚午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伐齊之謀始此。以其不從斷道之盟也。魯本與齊相厚，絕交未久而諸卿中如公孫歸父者尚多未協故。

春齊私者

卷之二十一

宣十八

宣十八

不會晉兵而行，父則實與晉為黨。自此動齊之爭而北鄙之伐新築之兵相繼及之。然後謀大舉而為鞏之戰矣。晉景欲嗣霸業而以伐齊為首事，何以服諸侯哉？按左氏載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強為質于晉，則何為復有鞏之師哉？况盟緡事關離合而不見於經，不足信也。故黃震氏曰：齊自恃霸國未嘗服晉，文公之霸齊嘗懼而從之。晉粵四世嗣霸齊未嘗從也。

公伐杞

斷道之盟，晉實首事，必期杞而杞不至，故伐之也。○

按趙鵬飛氏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此說善矣，但如此則其伐當在宣公初年而不當在晚年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人衆辭邾之亂，衆往殺也。邾鄆為鄰，鄆服魯而邾嘗為魯所陵，鄆恃魯以侮邾者必亦多矣。邾之所以不報，邾者懼魯為之援耳。今魯通好於邾，同盟斷道，鄆稍踈焉，故邾人乘間而殺其君，亦甚矣。○公羊傳

春齊私者

卷之二十一

宣十八

宣十八

曰：戕者戕賊而殺之也。何休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胡康侯曰：戕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余中國則重門擊柝，嚴階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申戕楚子旅卒

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碎其號也。胡康侯曰：楚

僭稱王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楚莊王旅卒子審嗣是為共王○楚莊之興志本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為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舒蓼滅蕭肆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為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詳見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下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宣十八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父仲遂之故素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已改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蓋季孫行父當國實主此謀欲使歸父必與齊絕之計也左氏以為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殊不知魯之於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腹心時哉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事晉乃三桓之意特懼歸父有異志故使奉使耳歸父欲去三桓不謀於素厚之齊而謀於初交之晉智者不如是也蓋行父本忌歸父有寵於君而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相

疑之地也不待宣公薨而歸父危矣謀去三桓以張公室之說得非行父誣加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焉實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歸父自仲遂以來得君專寵而是時季孫行父當國所深忌也今歸父使晉而還適遭公薨之變行父欲自文預聞弑赤之故於是誣加謀去三桓之罪以激衆怒而實以何不事晉之罪歸之謂其有事於齊也則歸父懼罪於晉勢無所歸有奔於齊而已設梁傳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宣十八

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季氏之惡不待貶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歸父之志在齊也左氏以壇惟復命於介為善而胡康侯遂許其志仁則過矣至筮遂奔而使介復命蓋其事勢不得不然耳况考歸父平生則如齊取繹伐管屨事乃一導欲濟函之人而奔齊必以國事期焉非忠臣也何善之可言哉不自位奔故不言出杜元凱曰筮魯境也○主逐歸父者行父也仲孫蔑賢大夫必不預謀焉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終

宣十八

宣十八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二

起辛未成公元年

盡乙亥成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成公

宣公子名黑肱在位一十八年謚曰成毋齊姜見宣

元年上夫人穆姜娶在十四年薨葬在襄九年先儒

以穆姜為母齊姜為妻非也辭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元年粹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二

一成元

無冰

二月建丑時當極寒矣詩謂二之日鑿冰沖沖正此

月也胡康侯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

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

在二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返寒而常燠

應之餘見桓十四年無水下

二月作丘甲

胡康侯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

取於民者出長較一乘此可為法一成之賦也李靖

曰周制一乘坂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

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

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

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今按一成之田通計百井

以四井計邑四邑計丘四丘計甸其文始見於周禮

小司徒而穰苴本之以述司馬制車之法非古制也

蓋古者萬人為軍計井均賦魯千乘之國當有公徒

三萬則魯之三軍始於井出三人井十為通當出三

十人為一乘通十為成當出三百人百人為甲是為

三甲不必以四計井以甸定賦而旁加一里於甸外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二

一成元

以為成也然則四丘三甲不止七十五人而已其以

四計井邑三甸之法本臆說及每乘七十五人乃臨

時部分之數非起旅之常已嘗有辯矣今魯將報齊

有四卿並將之圖故每甸復增百人以為一甲則每

丘出百人而自為一甲矣故曰作丘甲也要之魯之

三軍其增至四萬人矣乎杜元凱以為丘出甸賦加

四倍者雖說猶襲舊而以七十五人為甸之法計所

增之數則猶通指三百人耳據此以論甸出百人者

豈足以為多哉○彈制詳見前卷圖第三

夏城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魯卿臧孫辰之子也是為宣叔赤棘杜元凱  
孫明復皆以為晉地是盟雖臧孫許往而主之者季  
孫行父也左氏曰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此言未為  
得實蓋魯方善楚而齊非善楚之國也齊本強國不  
賴於楚其欲伐魯則自晉侯及衛世子滅齊之後  
已畜此謀至是以將出師故臧孫許往與晉盟以期  
禦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也杜元凱不詳其處當在畿  
內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蠻谷水東流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一

三 歲元

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  
駁詳見僖三十三年姜戎下○茅戎又居畿內非為  
暴之國也考有闕焉則亦不能撫綏所致耳何必用  
大衆以臨其境哉○用大衆故曰師左氏以為劉康  
公非矣言王師見其兵多而勢重也不言戰者為戎  
所邀不戰而自敗也茅戎非強而即為所敗王靈寧  
復得振於天下哉凡欲邀功而為敵所敗者曰敗績  
于某餘見桓五年從王伐鄭下

冬十月

按穀梁傳於此載季孫行父禿晉卻克取衛孫良夫

跛曹公子首偃同時聘齊而齊蕭同叔子突之客不  
悅而去則此當有季孫行父如齊一語矣然經闕焉  
與左氏公羊同則無其事○考季孫行父止當頃  
公初立一如齊而其後仲孫也齊高固於無妻之  
前五年之內於齊尚未有隙則房帷笑客果何時事  
哉左氏載於盟斷道時而專以為卻克事則所傳聞  
亦不同矣要之非經所書者皆不足據也

二年軒

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康侯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一

四 成二

與晉侯盟于澗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  
吾此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鞞之戰豈義  
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  
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春齊既伐魯夏遂至衛是齊與此役也而衛人思  
啓釁之端乃在衛世子滅之伐不務反躬而必欲一  
戰豈解紛遠怨之道乎故書及在衛而見衛師之敗  
乃其自取矣○孫明復曰新築衛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鞆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為宣伯公孫嬰齊叔肸之子是為子叔聲伯卻克缺之子是為獻子○大國三卿古之制也東遷以來諸侯僭越如晉初命六卿後加至八魯於此特亦以四卿並將而其外尚有仲孫蔑焉則又不止四卿也非復先王之制矣詳見文九年晉殺士穀及箕鄭父下○魯本三軍以齊強國故魯作丘甲而以三軍分四將領之非謂滅孫許本不將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五 成二

兵特往來預謀議也觀四卿並將而仲孫蔑不與焉可見是時魯之兵權猶不屬三家也蔑獨不預此戰賢可知矣○杜元凱曰鞆齊地穀梁傳曰鞆去國五百里蓋在今濟南之西也○魯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讐而又伐魯挑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此有取敗之道者也行父以四卿並出而合晉與曹衛之卿必欲一戰而敗之自癸酉至乙酉凡三十七日而兵在齊郊大肆忿怒強暴甚矣四國雖同讐而行父以歸父奔齊之故不遺餘力故以行父為首而其惡尤重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使者君命賄遣之辭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師而請盟也今齊師既敗而齊侯猶以君命遣使示自尊也曰如師則國佐非請盟特以賂免耳故齊侯命辭第曰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此豈志在必服哉而諸卿乃欲其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盡東其貳以待長驅則令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則諸卿將何以藉口而歸國乎夫紀甌王磬所以賂晉而地則汶陽之田所以賂魯也魯自宣公時濟西為齊所取而尚多未歸此行父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六 成二

諸臣之所素憤正欲乘勝取償者也今既得汶陽豈肯遽舍故汲汲追至表婁而與盟焉及者內辭不言其人微者也盟者盟汶陽也魯既得盟而賂之及晉不待言矣非為汶陽他何足盟邪蓋鞆之戰行父為首故魯兵獨盛特假晉威望而推以為主衛曹雖從無所急焉故盟國佐者魯也左氏乃謂晉師及國佐盟于表婁公羊則曰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于表婁而與之盟則不惟不察於盟之所由為汶陽而亦昧於春秋內稱及之意矣使盟國佐者果由晉主而魯衛曹諸大夫皆與焉則於國佐如師之

下應止書已酉盟于袁婁如楚屈完盟于召陵之例  
不得以及言矣又或果因魯衛之使所請則宜書及  
衛人追國佐盟于袁婁亦安得漫無分別混於內事  
之詞哉○穀梁傳曰袁婁去國五十里張洽氏曰齊  
國治臨淄縣西有袁婁按齊國漢名臨淄今屬青州  
府臨淄縣北有古齊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鮑卒于固嗣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速卒于滅嗣是為定公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一

七 成二

取汶陽田

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謹龜  
陰田及桓三年公會杞侯於郟下水北曰陽按水經  
註汶陽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蓋汶水自漢鉅平縣  
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為寧陽縣即魯闕邑也水北  
為漢蛇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圃也又西南  
逕下謹城南即桓二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謹北為  
棘即成三年叔孫僑如所圖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  
十里與蛇丘下謹連界棘之西南為遂城則莊十三  
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

之界內蛇丘也謹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田也蛇丘

本鑄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通謂之謹也謹曰下謹則

蛇丘為上謹可知故定十年歸謹而蛇丘在其中矣

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田

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故不繫

之國左氏於僖元年季友敗獲莒擊之時即云賜友

汶陽之田而說者遂以汶陽為魯故田失之矣魯恃

晉兵力一戰勝齊遂取汶陽豈為以義得之者乎此

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義同而今汶陽之取則亦

以宣公時濟西田復為齊取有未歸者而欲因是以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一

八 成二

取償歟說已見前及國佐盟袁婁下○胡康侯曰取

者得非其有之稱考於建邦土地之圖在邦域之中

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

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

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

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於田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宣公末年陳鄭宋皆從楚矣惟魯衛曹推晉為斷道

之盟而諸侯尚合故楚兵猶有所畏而不敢加於中

國者四年至戰筆敗齊之後人以晉為不足與矣楚



人窺見晉失諸侯無遠志也故遂乘間與鄭侵衛雖其有喪而不顧則是憑凌諸夏之兵也而其心實欲因此而得諸侯矣左氏以此役為救齊者豈其然哉楚之放肆如此而晉霸之不振可知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字子重時為楚令尹杜元凱曰蜀魯地蓋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衛又未退兵而嬰齊實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亦遠交之術也故成公特親會之夫楚雖強橫於魯實親故僖公出盟而宋襄薛歸父往會而宋圖平凡有所言無弗聽

春秋考

人卷之七

九 成二

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為侵我師于蜀經文所無則附會矣然成公以周公之裔中國諸侯之望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以求免焉厚已甚矣而無憤排自強之志亦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蓋此盟成公因楚嬰齊侵衛欲為楚致諸侯以求成也而當時諸侯以楚大夫未有主中國會盟者必有疑焉故皆以微者來

而嬰齊不欲與微者盟也則以其師歸而亦使微者與盟觀盟皆但使微者而知中國君大夫之心未為盡散在晉猶可收也秦於中國無事焉然南界於楚是時已與楚合而又方通好於魯故亦來與盟焉與楚並序諸侯之上秦強亦可知矣而中國諸臣不敢先焉魯公以諸侯之望親共地主之禮會莫之耻是雖晉不足恃姑以免一特之急而中國諸侯之衰弱盡為夷狄之所窺矣豈不慎哉○邾薛鄆親來預盟漸非桓文之舊晉景亦聽其自至未有改焉至悼公一特則遂以為定制而小國多不附大國矣

春秋考

人卷之七

十 成二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自晉敗于郟之後從楚而不貳者也宋以平楚解圍亦不向晉故斷道推晉主盟惟魯與衛曹同焉及楚合鄭師侵衛而公子嬰齊至蜀與魯會盟於是前日晉所同盟之衛曹皆為魯致而轉就楚矣然蜀之盟皆微者往則列國之君大夫猶不屑自齒於楚也中國無主懼其憑陵不得已而苟從耳今晉景以諸侯從楚由於鄭人附楚侵衛故特起而討鄭以復霸圖則前日同盟之諸侯復合而宋亦至焉此三國者

雖皆以魯為望然亦見中國諸侯不忘晉霸之本心矣使晉能以德撫綏則凡諸侯之携貳者孰不改圖北向哉然而專務力爭使小國無所恃以安靖此鄭之所以卒不心服也歟魯公今日致諸侯從楚明日致諸侯從晉而諸侯亦無固志反覆無常則皆其不自立故耳夫豈盡由中國之無霸乎若宋衛皆殞越境以從金革之事則不待敗矣趙鵬飛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久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霸王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鞮之役於今日乎今兵力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成三

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樓諸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丘輿則經所無不足據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祔於廟則桃其親盡之祖及迺遷其祖父於他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於寢而名其廟為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謚舉謂之其官宣公薨至是已及二十九月而猶

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於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劉質夫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官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

乙亥葬宋文公

胡康侯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蓋車馬重器備君聖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成三

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葬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夏公如晉

左氏傳曰拜文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也○鄭本事楚之國豈敢責許之恃楚哉苟為其事楚而伐則楚必有爭矣左氏之說非也蓋是年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又不為鄭謀禦敵之策故耳然則許蓋恃楚以自保之國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北界田也杜元凱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

春秋考

入卷之三

三

春秋考

入卷之三

十四

蛇丘今按蛇丘故縣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今當為肥城縣地矣詳見二年取汶陽田下○左氏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何休氏曰不先以文德束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按趙伯循曰內言圍皆叛也而李廉氏因謂內叛書圍者始於此昭十三年圍黃二

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郟圍費十二年圍成是也夫費郟則誠叛矣成與鄆豈盡叛耶蓋小有不服即名為叛耳春秋內叛不書書圍而叛自見矣

大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如

齊答如杜元凱以為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蓋本一種而別分為族如狄之有鮮虞也答與阜同閏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元凱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註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阜其即古所謂廣谷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齊答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伐蓋夾攻也以其未嘗為患故不至於滅耳胡寧氏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齊答如又欲盡殄

春秋考

入卷之三

十四

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羗種羗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羗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林父之子晉卿也蓋郤克之黨孫良夫衛卿與郤克會魯敗齊于鞏而魯因之以得汶陽田者○自同盟斷道以來魯衛與晉為黨而魯事晉甚謹故晉使荀庚來聘衛藉晉威欲與並列亦舉窳俞故事而使孫良夫同時至焉夫聘以君命若為脩好也而貴卿特來豈真示重於魯哉蓋庚與良夫假此為名意

實有所要也然外大夫來聘而盟者五苟庚孫良夫  
卻鞮孫林父向戌皆強族也其親來魯蓋皆求厚贈  
焉而魯遂陰結之故各願為盟以成密約私交之迹  
著矣此庚與良夫所以為生事專命于先王之典也  
歟魯人陰結以利則欲察其迹而使微者盟君大夫  
不預焉故稱及觀庚與良夫同時至魯而盟不同日  
私交可知矣一入於利則雖微者及盟而亦所甘心  
尚為不辱君命哉先儒以為諱公言及見二卿之抗  
則公及魯人盟于浮來抗為尤甚而書公不可通矣  
○聘例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下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十五 成三

鄭伐許

伐許事詳見明年鄭伯伐許下○鄭以狄書亦據實  
耳義與文十年秦伐晉同或曰鄭下有闕文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文宣以來大國習行之以  
為常矣宋八春秋未嘗聘魯至是以成公事晉甚勤  
晉特遣荀庚報聘故效之而使華元來蓋假以親魯  
而實欲夸大於鄰國與晉抗也華元自以平楚為功  
於是後心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襄公堅卒子釐嗣是為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訴叔姬也詳見五年杞叔姬來歸下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鄭襄公堅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

其後嗣子有爭也觀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必有故

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與宣十年齊惠公葬速事同

春秋私考

卷之十三

十六 成四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此魯西鄆杜元凱曰東郡廩丘有鄆城水經註以為  
廩丘縣東八里有故鄆城即此城是也按廩丘當  
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界鄆城今屬濟寧州蓋在鉅  
野壽張之西即濟西地也其後昭二十五年齊侯取  
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定六年季孫仲孫圍鄆十  
年齊人來歸鄆田皆西鄆也別有東鄆詳見文十二  
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下○鄆本在濟西內田宣十  
年齊人分其地以歸于我者也田歸而鄆邑亦來附

矣第以取汶陽田之故懼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鄭伯伐許

鄭伯喪未逾年急於伐許以脩先人之怨而令國人也鄭與許皆附楚之國也去年春諸侯伐鄭許人旁觀而不救又不為鄭謀所以禦敵之策故夏使公子去疾伐許楚人不問其冬又伐之又不問今年冬又伐之蓋示許以楚人之待已厚也鄭介晉楚之間國尚不能自立而乃屢年用兵爭勝於鄰國豈固本保邦之道乎蓋楚之用兵亦有節制自宣十四年圍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七 成四

之後至成二年始一侵衛又四年而公子嬰齊伐鄭亦以蓄威息民不輕用也故諸侯伐鄭而不爭鄭三伐許而不問而鄭遂以楚為可託也豈不愚哉然恃楚而無憚於晉之情亦可見矣○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救許事皆不足信鄭未嘗取許田何疆之有既為許敗則經何以不書許自文宣以來又安楚字晉豈得以兵救之哉

五年紀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康侯曰杞叔姬來歸出也按叔姬即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是四十四年夫婦要皆六十餘矣蓋必杞桓公多內寵而叔姬愛弛不得於夫故去年杞桓來訴其事遂至見出然未見其有應出之罪也訴而始出亦見其有畏魯之心矣苟非魯人視叔姬如路人而聽其所為則杞亦安敢輕棄大國之女哉詳見九年杞桓逆叔姬喪下仲孫蔑如宋

黃震氏曰茂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成五

荀首林父之弟別食於知說曰知莊子○穀齊地非過魯之道而荀首至此僑如往會焉見荀首之返自齊也蓋自戰筆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晉欲求諸侯故使荀首如齊以相講而僑如會之則因齊好之成而定議焉於是有益牢之盟矣

梁山崩

梁山即漢志所謂夏陽有梁山者也註云梁山在西北水經註亦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於河上今夏陽故地西北為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梁山本古韓鎮也雖韓為晉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為晉地西南則

為秦地西北則為白狄地晉夷三界之間則不可  
擊之國也先儒專指晉地豈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邪梁山山之大者也又當隄隔華夷之處而至於崩  
則為變不小矣梁山之崩必無告者此以其變為大  
據所聞而書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晉自文宣以來久失諸侯至是魯衛附晉為之經營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九 成五

復合諸侯推為盟主而同盟蟲牢焉蟲牢之盟齊鄭  
皆服矣○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此事似當有之然  
則三年晉雖伐鄭鄭固未嘗服也若齊則素不與晉  
會盟惟文公之時嘗從城濮踐土河陽翟泉諸役而  
後亦竟不至焉蟲牢之盟蓋晉所甚喜也然未有就  
兢懼楚之心而以得諸侯為侈故戴溪氏曰晉景公  
於是有驕泰之心矣○杜元凱曰蟲牢鄭地陳留封  
丘縣北有桐牢按封丘縣今屬開封府在府北七十里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二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三

起丙子成公六年

盡壬午成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丙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者是也  
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時歷十一傳  
為八世親久盡廟久毀而復立焉故公羊子曰立者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一 成六

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然則武公本無廟矣何為  
而復立乎蓋武公有武功者也先王尚德不尚武故  
武公雖有武功而不得尊於宗及行父有董之功以  
武歸美於成公而追立武宮焉見行父之不引君當  
道而導之以好武也○按武公稱官則群廟皆當稱  
官矣而明堂位以為魯公之宮文世室武公之宮武  
世室此何所本邪故趙鵬飛氏曰記禮者出於春秋  
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

取鄆

凡取地乎外者皆先書伐國如伐邾取須句伐莒取

向是也鄆自爲一國故不繫之伐國地見昭二十六  
年盟鄆陵下杜元凱以爲附庸國非也若魯附庸則  
不必取他國附庸則又非魯所得取也蓋鄆近魯微  
國而素屬於魯者也必困於強令而恃慢不恭故盡  
收奪之以爲己邑耳觀鄆屬魯而卒取之可見矣凡  
脅其國使服己者則曰降收之爲己邑者則曰取取  
非滅也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必蕪其地豈恤小  
之道哉義與宣九年取根牟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衛本同好之國也三年既皆從晉伐鄭矣五年又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十三

二 成六

復從晉同盟蟲牢矣宋大國也衛又未有隙焉何爲  
侵之蓋晉命也按蟲牢之盟左氏以爲諸侯復謀會  
宋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所欲討也晉景  
之德本不足以服諸侯徒以戰鞏有功虛聲亦足恐  
衆耳而華元方以平楚爲功志亦不爲晉下則其不  
欲再會蓋有由然雖有內難豈必以此爲辭哉良夫  
止於淺侵則見其無辭可執而晉之令人如此不足  
以昭霸業矣此與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事相屬  
當比而觀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即子叔聲伯也左氏傳曰子叔聲伯如晉  
命伐宋今按晉於二月已使孫良夫侵宋矣宋無大  
咎何爲又命魯乎蓋命魯必與良夫同時魯人以其  
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故晉人責魯而嬰齊往謝焉  
則復使之再伐以補前過耳書嬰齊如晉見魯不能  
自立奉強令而不敢違也而行父之爲政有可愧矣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費卒弟輪嗣是爲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十三

三 成六

魯之於宋本和好相與之國而又繼爲婚姻故前此  
二年宋使華元來聘而魯以仲孫蔑報之後二年宋  
一來納幣請伯姬焉而魯又特厚其嫁遣之禮本相親  
厚非有隙者也此則何以侵之左氏曰晉命也如此  
則魯無重怨第遣一軍塞責足矣而命二卿爲主將  
動大衆焉何其不遺餘力哉蓋晉之命魯當與孫良  
夫侵宋同時魯人以其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晉人  
之所甚怒也公孫嬰齊往謝而復承晉命以歸則行  
父懼於見討而偪遣二卿帥師也夫以二將之尊而  
大軍之衆可以大聲其罪矣然止於淺侵則以仲孫

茂乃賢大夫意本不欲擾宋特為晉命所迫姑不廢君事而已此豈與其他潛師掠境尋為暴虐者同哉行父當國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此楚子重也左氏傳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陳傳良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今按僖二十一年書楚子執宋公以伐宋文九年書楚子使叔來聘至此又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而楚君臣之禮盡同於中國矣

冬本孫行人如晉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四 成六

行父如晉以報侵宋之成也左氏以為賀遷則經無遷新田之事恐未必然耳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以邑為氏書名枝之孫也是為欒武子○欒書救鄭而列國之師不與焉見諸侯之不協也黃震氏曰左氏載欒書出而楚還趙同趙括欲戰欒書力遏之亦還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之功主將善御下也

七年 町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孫炎氏曰鼯鼠如鼠很鄭漁仲曰草鼠而微黃頰師古曰鼯小鼠也即甘鼠陸淳氏曰子晉怪鼯鼠食郊牛致死因避兵會稽有小鼠能噬牛纒傷皮膚無有不死者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失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縊之詞也其緩詞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詞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縲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牛者從其本獸不可饗上帝之名也卜而置之上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五 成七

帝福而繫之牢可以饗也則謂之牲牲則衣之緇衣縲裳有司奉以待投可也穀梁子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未牲者尚未卜置上帝之稱也卜置上帝矣而復有傷則亦不得稱牲矣故何休氏曰養牲有傷天不饗用不復得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是也陳祥道乃曰在牧為牛在絛為牲則在絛之牛尚當有未卜為牲者或亦難通耳○免放也穀梁子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縲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竊謂緇衣縲裳所以飾牲如莊周所謂犧牛衣以文綉者而牛未成牲豈宜有飾牲既免矣則縱之



出牢使脫楅衡而已安用特為緇衣纁裳而玄端裘  
 至南郊哉夫免牛者卜而免之也牛未成牲何必卜  
 免免牛所以免郊也意在不郊不敢斥言不郊也故  
 以免牛為卜耳凡免牲未有言不郊者不郊因免牲  
 而見矣穀梁子又曰牛嘗置之上帝卜而免之不敢  
 專也卜之不吉則不免繫而待庀此說可過於牲而  
 不可過於牛卜牲不免猶可繫待來年之用傷牛而  
 卜不得免焉待將何用哉故免牛者非免已卜而有  
 傷之牛謂免待卜而未牲之牛也是明不再改卜矣  
 苟如舊說則凡牛傷改卜時將先卜免舊牛乎故言

頭再卜且稷牛唯具之說亦似不度苟皆在滌三月  
 而後牲成則改卜之後安得又養三月哉此與魯事  
 尚猶可遲以天子之禮言之則有常期安可久待竊  
 意古人養牲必不止於二卜常牲之外宜有備焉雖  
 非卜置上帝而皆繫之於滌庶足以待不時之需耳  
 餘見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下

吳伐鄭  
 吳本仲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今蘇州城  
 是已其爵為子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大伯則因  
 大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為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  
 章之第虞仲封虞為泰伯嗣乃公爵也今按史記亦  
 以太伯為吳大伯而曰從大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  
 虞仲之封於虞者為嗣仲雍也竊意不然虞爵為公  
 而吳爵為子大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  
 在德宜有仲雍得封為公而大伯又居子爵之列哉  
 ○此壽夢之始事也壽夢立二年矣吳始益大稱王  
 ○吳在荆蠻習於夷俗僭稱王不循禮義此中國  
 之人素以夷狄待之者也今勢日強盛舉兵伐鄰夫  
 吳距郊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  
 也而晉宋齊衛之道亦自此開矣此夷狄所為故本

其恒稱耳○鄭註見宣四年平莒及邾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汪克寬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范甯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

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杜元凱曰間有事故書不郊

愚謂一說相妻其義始備蓋正月免牛事已遠矣而

復三望是無所因也故特書不郊以明重起一事耳

餘詳見正月免牛下

春秋公孫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春秋考

卷之三

公 盛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莒自會溫以來未嘗與中國會盟至宣十三年齊始

伐莒亦未見其有所屬但以蟲牢之盟諸侯皆從晉

故於馬陵莒亦出而從之耳杜元凱以為莒本屬齊

齊服故莒從之以經文考之未見其然但小國不屬

於大國而親來供役則以萬人為重煩耳蟲牢既盟

而諸侯尚多不協故復合諸侯救鄭而同盟于馬陵

晉侯見樂書之救列國不至故特親往戴溪氏曰楚

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為之大會諸侯其勢可以有

為矣家鉉翁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

之猶同也馬陵鄭地按河南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

有馬陵岡是也漢河東郡平陽縣及魏郡元城縣各

有馬陵晉非諸侯同盟處也蓋平陽晉地元城衛地

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於晉衛地耳

公至自會

凡公行飲至皆倭心也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救

鄭必無及於事魯耻其無功也故飲至以會耳左氏

稱晉以鍾儀歸不足信也啖叔佐曰不致本事者本

事非功也高閔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

春秋考

卷之三

公 九 成七

至

杜元凱曰州來淮南下蔡縣按今鳳陽府穎

上縣一統志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穎上之連界

也○王棟氏曰州來楚與國也家鉉翁氏曰州來楚

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高閔氏曰吳楚爭強

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兵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強而吳

敢與之敵也項安世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

郊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按此年春正

月吳伐鄭所以制中國也至秋八月吳入州來則

楚矣蓋是時楚強而中國弱服楚則中國不足圖也故自是中國遂與兵會而類具以制楚矣夫楚方憑陵諸夏吞併江淮自以為天下莫與敵也而不知兵兵已擬其後乃復不自省德惟務力爭楚之為楚徒勞何益哉至昭十三年州來為吳所滅而楚遂危好攻樂殺者可以戒矣此說與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傳意同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為旱也雩而舉時則歷三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當酉戌亥之月時方盛陰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庚七

而亢陽為災害及於物此非常之變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為文子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內專兵柄外結鄰邦如孫良夫者宗強權重不易拔矣及良夫沒而林父漸不可制此衛定公所以逐之也晉為霸主正宜明君臣之義使不得復肆其惡乃受通逃而為之調護使衛不得絕焉卒致奉之復位以貽衛禍晉霸之失諸侯也宜哉

八年 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韓萬之後晉卿也○齊自會溫盟翟泉之後不復與晉會盟至蟲牢始服而猶未協故馬陵之後晉使魯交汶陽之田以媾之霸者之所為如此何以令諸侯哉此晉意也故稱歸之于齊歸之于者不以自得之辭也例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汪克寬氏曰晉人徒知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知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邀人心之強同乎春秋書戰于鞏取汶陽田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霸之益偷也或謂季文子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成八

陳義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近楚之國也自中國之威不足服楚而蔡安楚宇下不復可離徒以兵侵其境何益哉許翰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其說是也公孫嬰齊如莒

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又絕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未嘗服魯也至是魯人

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盟齊如莒以求通好而莒並  
無交好之使報魯可見魯之忠信素薄而不足行於  
莒也先儒以為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求之經  
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為妄也詳見昭二十五年  
叔孫舍如宋下高閔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是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六年魯使二卿侵宋本非魯意故淺侵焉而宋亦德  
之故華元來聘復通好也而圖婚之事由此起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成八

使者以上臨下之辭雖使其臣實以使命行於諸侯  
夫天子之命得行於諸侯故凡遣使聘聘之類必稱  
使其不稱使者皆稟於權門非王命也諸侯之命不  
得行於諸侯故會盟侵伐婚喪賀問凡邦交之常遣  
卿大夫行事者事闕本國則君臣合謀事闕鄰國則  
簡書相告稽典故以行之而已於法不當稱使故魯  
大夫如外國皆不稱使存周禮也其有德懼人之不  
服使懼人之不禮事懼人之不從言懼人之不信必  
遣貴臣假君命以為重者則特稱使如弟年來聘弟  
語來盟射姑來朝宛來歸昉國佐如師韓察來言田

高張來唁公之類皆以使命行於諸侯而用臨朝遣  
使之禮循襲效尤遂不知其疑於天子之制矣故諸  
侯之大夫凡稱使者事之變也不稱使者邦交之常  
也其公私則存乎其事矣如齊仲孫高子楚屈完事  
之公者也宋司馬華孫事之私者也而義不繫於不  
稱使也然則宋來納幣亦婚禮之常耳何以稱使邪  
蓋公孫壽者貴戚之卿納幣未有使卿者而公孫壽  
來又以君命臨遣得非以共姬為賢魯人不敢輕許  
而特重其事乎先儒以為婚禮不稱主人稱使者宋  
公無母自命之也是蓋不知諸侯使命不得行於諸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成八

侯而耐會其說耳○公孫壽杜元凱本左氏以為公  
子蕩之子蕩意諸之父非也蕩意諸在文八年已為  
司城而見逐於華族至是三十六年矣安有子先以  
卿見逐而三十六年之後父始為卿乎况公子蕩者  
宋桓公之子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而卒於僖九年  
蕩之年齒長少不可得而知使其為卿則當在兄襄  
公之朝不在父時其世次必不遠也至僖二十五年  
蕩伯姬來逆婦距桓公之卒纔十六年耳而蕩已為  
氏非其孫時安得氏王父字哉如此不惟公子蕩之  
卒已久而其子亦不存矣自此至文八年亦止十六

年耳而意諸來奔必非伯姬來逆之婦所生而婦即為意諸妻矣於三十六年之上又加一十六年則五十二年而娶妻時年齒尚弗論也世本以虺為意諸之父庶幾近之而又以為壽生虺則亦不通矣壽非公子蕩之子也其必別是一族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敘趙莊姬事較之史記載屠岸賈事似為近實但趙武者莊姬之子而莊姬又晉成公之女也莊姬既譖殺同括而併廢其子於義難通竊意此蓋樂卻專權之禍而挾莊姬為譖言耳同括既以亂誅則武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古成八

為同族不得復立矣若屠岸賈之讐孔穎達氏既辨其妄而程嬰杵臼之義黃震氏亦謂其無安有武為晉侯外孫畜於宮中而為外人抱匿者哉夫趙氏之盛權在趙宗樂卻之所忌也今趙氏衰而樂卻盛矣則同括之死樂卻必欲為之豈待趙嬰亡齊之故哉自此趙氏無一人用事至成十八年三卻誅樂書文而晉悼公初立寬厚坦懷趙武漸得進用其時尚幼又二十七年武始專執國政出會列卿於宋則武年四十餘矣蓋武之所畜養而有恩者韓厥也苟非韓厥武一不立但左氏即以韓厥立武事載於此非

則樂卻方秉政權正宜趙武深避之日厥安政言要其事當在悼公時耳○殺大夫例見莊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說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當作天王陸淳氏曰傳寫誤也召伯別是一人文公時召伯已在宣十五年殺矣賜當依公毅作錫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例見文元年毛伯錫命下○成公即位未嘗朝王亦不遣卿大夫如京師而周使亦久不至魯若不相覲者矣何為加以錫命之重禮抑蓋必魯人缺於供貢而王假錫命以追求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古成八

耳王命之輕如此宜乎諸侯之侮慢也歟此與宣十年王季子來聘義同自是尹子單子劉子出與諸侯會盟私相要結而諸侯所當貢於天子之常禮盡為王臣所利至於定十四年則石尚又來歸賑矣○高閔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迨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觀春秋所書天王加恩於諸侯者其衆而懲禦諸侯

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也  
不足以爲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於人耳此天子之賜命所以  
譏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杞叔姬僖公之女成公之祖姑也諸侯無大功以下  
之服其卒叔姬何蓋內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同  
則服不降而書卒然皆恩禮有加焉者也義與卒公  
子同被出而歸何以復繫之杞叔姬不以出故而  
廢節義者也若齊子叔姬邾伯姬之來歸則失身自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一

七 成八

辱魯亦薄之而不復紀其卒矣例見莊四年紀伯姬  
卒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士燮士會之子是爲范文子○按左氏士燮來聘言  
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夫邾在魯東界魯之與國也七  
年吳伐邾而邾與吳成矣邾之事吳魯所不欲晉則  
去邾甚遠非所急之地也故伐邾之事乃魯請於晉  
晉豈肯先聘魯以求助伐邾哉但晉有疆長不及馬  
腹之慮或至損威故使士燮託以聘行而魯因以僑

如與之同伐耳魯卿親行而齊人邾人皆以微者可  
見此伐魯之所欲也邾最爾小國而勤四國之兵邾  
方恃吳所以威吳爾吳初伐邾既不能救及其既成  
豈獲已也而魯率諸國以伐之諸侯何所措手足哉  
邾亦必不服也晉士燮徇魯之請而不以德威諸侯  
霸業亦可見矣

衛人來媵

例見十年齊人來媵下義與九年致女同

九年紀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一

七 成九

杞叔姬被出而歸本無大過及其在魯又能守禮故  
魯人得以義賁之而杞伯逆喪以歸然送葬之禮亦  
遂畧矣故魯不往會而不書葬○按杞叔姬往嫁不  
見於經以母賤愛輕則薄於贈送之禮故也凡內女  
嫁於諸侯而不書歸者三杞叔姬齊子叔姬邾伯姬  
皆待之薄而不以夫人之禮送焉者其後皆見出  
而歸以見魯人薄於親親而不能庇其親也當父母  
時不能親厚則至兄弟時必視如路人有過不能教  
訓也有闕不能彌縫也一或不得於夫則聽其所爲  
不復與之脩睦所謂雖有兄弟不可以據矣以齊子

叔姬郊伯姬之失身虧德其見出宜矣杞叔姬未有大過出而不獲竟不得卒於其夫之寢焉蓋猶能庇其本根魯人不能無愧矣○內女嫁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註見桓三年晉命于蒲下○馬陵之盟諸侯既同推晉為主矣而晉之所為不足以服諸侯豈特以汶陽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鄰使樂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故諸侯皆貳惟魯衛始

春秋考

卷之三

七 成九

終從晉而衛為尤親蒲為衛地則衛為地主要諸侯為此盟以推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宣公女是為宋共姬也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

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勝

婦本致於廟致女者因其廟見而以禮安之之名也

自魯而言則曰女魯卿如列國未有言其事者此獨

書致女所以賢伯姬也胡康侯曰致女者何女既嫁

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賤以見褒者致女來勝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三國來勝詳見十年齊人來勝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無野卒子環嗣是為靈公

春秋考

卷之三

七 成九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不足恃則鄭人勢必從楚楚人何必以重賂求鄭哉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非也書執鄭伯伐鄭則

鄭之從楚可知矣汪克寬氏曰晉不能招携以禮懷

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暴矣○左氏

又載楚子重侵陳以救鄭之說經文所無亦不足信

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鄆小國註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本屬魯特為

莒得之矣。○莒在郟之東北界距郟約三百里而  
楚至莒則又遠矣無所繫於必爭之利者也故楚自  
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使貴卿帥師  
遠越淮泗而沂沂以伐莒且是時晉方執鄭伯以伐  
鄭楚之所宜爭也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  
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為備兵之計也郟兵稍強可  
以為用吳自七年伐郟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  
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郟兵以出淮泗則自汝  
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郟北以爭諸侯郟之所  
畏者莫如莒故命貴卿帥大眾以臨之而其民遂潰

春秋考

卷之三

二十九

秦人白狄伐晉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左氏傳曰諸侯  
貳故也胡康侯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  
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中國友邦

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  
乎○秦自敗殺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矣晉本  
倚白狄以伐秦今白狄又為秦所得則晉復將何恃  
以抗秦乎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為此故耳

鄭人圍許

成公之時鄭人見伐於晉則必加兵於許以許之坐  
視而不為謀救也又凡諸侯見執不久因霸國私釋  
而竊歸者則不書歸例之常也而傳載示晉不急君  
之說理或有之但當言於執鄭伯之時而不當言於  
圍許之日蓋圍許者鄭伯既歸之事也若歸在圍許  
之後則鄭伯不應不書歸矣○戴溪氏曰鄭既被執  
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  
餘詳見十年伐鄭下

春秋考

卷之三

二十九

城中城

中城杜元凱以為魯邑在東海厚丘縣西南非也薛  
季宣氏曰中城者郟之內而宮之外也高閔氏曰蓋  
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郟懼而城之也胡康侯曰經  
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濳池以為固也莒雖  
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郟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  
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



為敵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今按中城之城本以完舊義所得為時亦未失而春秋特書以其久廢不脩而取急於一時耳胡氏之說蓋在德不在險之意非謂中城不必城也讀者不以辭害義斯可矣

十年庚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也是為子叔氏○左氏曰黑背侵鄭晉命也蓋晉因鄭不服而使衛侵掠其境也衛自文宣以來凡交鄰討叛皆使貴卿預諸侯之事如甯俞孫免孫良夫是也黑背不稱公子未為卿者也而特使帥師則以弟故寵之耳龍隆則必親信而權奸繁觀望矣至其子公孫剽為孫林父逐君而得篡得非黑背因寵而嘗市私恩於林父歟義興襄元年公孫剽來聘相厲當互考之○稱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夏四月五下郊不從乃不郊

五下郊下在四月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五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不郊當是五月事矣據四月卜郊為義故終言之詳見十七年用郊下○凡卜不從者皆言免牲此獨不言免牲而直曰不郊者卜免牲不吉也卜免牲不吉有待於改之辭也然五卜不從魯已自知其瀆故不復再卜而遂不郊耳皇天不享可畏也哉餘詳見七年免牛下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伐鄭以其不服也非以歸君也若歸君則見執已久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而諸侯又共知焉當書鄭伯歸于鄭矣故凡左氏之說與經文不合者皆不足信也晉之於鄭執而伐之矣又使黑背侵之矣而鄭終不服晉亦可以自反矣而又率諸侯以伐之雖強其從豈能久哉齊人來媵衛晉皆魯之同姓而齊則異姓也見媵不論於姓之同異矣胡寧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直議三國來媵非禮豈為異姓子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為異姓與同姓高閔氏曰伯姬

嫁已父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  
可復加乎餘義與九年致女同○媵前後至例見隱  
七年叔姬歸紀下

丙午晉侯孺卒

晉景公孺卒子州蒲嗣是為厲公○趙鵬飛氏曰晉  
景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不順即命魯衛伐之  
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反前日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  
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成公如晉用晉景公也先儒以為止公送葬知其一

春秋考

卷之十三

二十四 成十

而不知其二者也夫晉景公之卒在是歲五月而公  
之如晉以七月至明年三月始歸蓋公之留晉者凡  
九月距晉侯之卒實十有一月矣古者諸侯五月而  
葬苟非被弑客死及國有大故未有久而不葬者歷  
考晉之諸君其葬期恒速惟文公五月而葬其餘諸  
公則皆止三月又其國事之常也今景公之喪正當  
國家無警豈其幾及一年而始襄事乎苟欲留公送  
葬則至季秋而事已畢矣何必又止五月邪蓋晉之  
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及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  
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於初厲公新立銳志報秦

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  
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款而服貳闡遠之謀亦密以  
為託矣故公既歸而卻孺即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  
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為人役而不知所耻止之  
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有羞  
惡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於葬晉景公沒而不書蓋  
魯史亦以為諱使若不為送葬留公者而在外留連  
逸遊忘反亦具見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秋考

卷之十三

二十五 成十一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入君輕棄國家父遊不返譏  
之也○左氏謂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非也魯  
之君臣懦弱始終事晉以經考之是時本無貳楚之  
事也

晉侯使卻孺來聘 已丑及卻孺盟

卻孺卻克之從兄弟也卻孺來聘及盟與三年荀庚  
聘盟事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吳澣氏曰卻孺既歸而行父逆往報聘畏晉故爾左

氏以爲且蒞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但蒞盟未有不書者而今不書則左氏之說妄亦明矣

秋收孫僑如齊

自蟲牢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將以媚晉也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於此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先王時慎選三公常兼冢宰重其任也春秋之初尹氏專政不重其選矣惟僖公時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成十二

以周公閣爲宰廢幾公選而猶見三公之權足以統百官也今周公不繫之宰則奪其要職事任他分而體勢下陵矣蓋是時尹子單子專政三公無權而周公又不能以禮立身猶將求利故爲其所輕至於見逐耳自位而奔曰出書以見周官之無統也自周公奔而尹子單子劉子相繼出會言候肆無忌憚又不若蘇子時猶有畏心矣餘互見文十年及蘇子盟文栗下○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月復出奔晉此說亦見周公之奔起於爭政但所謂伯與者不知爲何人

而周之政權乃王尹單偏周公者必不在他族或結黨相排則未可知耳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傳作沙澤是也即定七年齊衛盟沙之地杜元凱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今按元城屬大名府有沙河近沙鹿然則沙澤其沙鹿間近水之地北當狄境而西連衛墟者也晉人遠爲此會必孫林父在晉道之以闢狄土歟晉既滅赤狄而狄又稍衰此易乘之勢也晉將爲敗狄之謀矣魯衛皆同患之國故與會焉○自十四年林父歸後晉有會盟常就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成十二

成地戚林父食邑也距沙僅二百里間耳蓋倚林父以濟其私者亦多矣晉之所以深助林父者有以哉○趙鵬飛氏曰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鄭漁仲曰交剛狄地今按其地蓋在瑣澤之北既會瑣澤晉遂誘致狄師而敗之設詐謀以威狄將利其土而亦漸得其歸焉故以晉敗書然自此狄不爲患比之友邦自相讐害者庶幾有間焉耳義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三終

卷之二十三

平八 成十二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

起癸未成公十三年

盡戊子成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子有三年換

春曹侯使卻錡來乞師

卻錡克之子晉卿也晉欲伐秦而卑辭下魯如此可見昔者止公本善意也晉每征伐常遣使徵兵不待求也厲公之時於魯屢言乞師者蓋晉失諸侯人心懈怠魯為人望苟有難意諸侯亦且有辭故特使貴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一 成十三

卿卑辭以求之而於他國禮必執謙威令不及在日矣乞師於魯亦以東方諸侯託魯也

三月公如京師

朝必于王見必以日如公朝于王所言日是也書三月公如京師而不言朝于王是過而不朝也若果朝王者則當於公如京師之下書某日朝于王矣諸侯至京師禮無不朝者必天子辭焉諸侯習為故常遂不入王城王靈益不振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曹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詳見桓八年祭公遂遊王后下  
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見諸侯皆在而以伐  
秦為急也云自京師則非去京師而始為會矣其道  
由函谷關入從東諸侯之便也秦自春秋以來未嘗  
預中國盟會至僖公時始與晉文公敗楚城濮而預  
於溫之會翟泉之盟然皆序於諸小國之下弗敢先  
也及文公卒而始與晉抗其後互相報復兵革相尋  
宣成之間秦勢漸盛故十一國盟蜀推楚主盟而秦  
則偃然序於宋陳諸國之上矣既而乘晉之衰遂與  
白狄伐晉此晉人之所痛心而未克逞志者也厲公

春秋考 卷之二十四 二 成十三

初立銳意報秦欲集人心則善魯以厚其禮欲資兵  
力則乞師以卑其辭經營二三年間亦唯伐秦一事  
而已然而內無用賢厚本之政外失及己息爭之方  
而徒欲以威制強國卒何以服秦哉

曹伯廡卒于師

曹宣公廡卒子負芻代立是為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明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詳見僖二

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甲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即渠丘公季佗也朱卒子宓州嗣是為黎比公

○莒子朱卒不計故不書日魯雖使微者弔之而亦

不送其葬見莒自嬰齊伐後遂從楚而諸侯之禮亦

畧矣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七年矣而田祿未收故歸不稱復不惟宗強

亦以晉之庇也然林父所以不得歸者衛定公尚

能為主不之聽耳是冬衛定公卒此時必已有疾故

春秋考 卷之二十四 三 成十四

晉人奉之而擲強臣介恃大國而不知有君晉實為

之也何以為盟主哉高閔氏曰晉受衛國通逃罪累

之臣又強歸之故晉自晉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逆成公夫人穆姜也僑如此行讎自十一年如齊

始矣先儒以成公夫人為齊姜於義有不可通者蓋

齊姜宣公之夫人也詳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許之棄晉從楚又矣

鄭伯始因晉伐而伐許繼因晉勦而圍許皆以許之

不圖救也至是鄭方從晉則遂恃晉而陵許矣晉霸  
失道而不知所以恤鄰服貳許安得不遷葉以依楚  
哉○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吳為急姑  
待而徐舉也故明年六月楚始伐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從省但舉其名耳夫人齊  
頃公女是為穆姜婦者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齊姜  
尚存也以者不待公逆而徑自以至於國也蓋諸侯  
雖不得越境親迎然女之父母兄弟送至境上則就  
館而迎之如齊僖公送文姜于謹而桓公至謹親迎

春秋私考

卷之十四

四

禮之正也僑如以卿往逆未為失禮但不待其君迎  
至所館而輒以之至國此何義哉蓋僑如通於壺內  
故主娶齊女與仲遂私於敬嬴而娶婦事同皆權臣  
內交官禁專制無君之事也故特稱以穀梁子曰大  
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者蓋為此耳  
親迎說見隱元年紀履緌逆女下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

衛定公滅卒子衎嗣是為獻公○左氏載太子不哀  
事是孫林父文奸之說也

秦伯卒

高閼氏曰秦桓公也史佚其名○按秦桓公卒其子  
嗣是為景公

十有五年配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稱氏稱名則為卿者也而未嘗見其行事蓋不  
久而即卒耳○仲嬰齊所以後公孫歸父也非後歸  
父所以後仲遂也歸父奔齊不返今既卒矣故為仲  
遂立後行父方傾歸父必不立歸父之子而仲嬰齊  
者必歸父之弟之子而仲遂之孫也然亦行父當國

春秋私考

卷之十四

五

獨存忠厚之體於仲遂矣胡康侯以為嬰齊者公于  
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  
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  
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齊若果仲遂之子於法  
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  
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所謂為人  
後者為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又劉炫云仲遂受  
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則其說亦非矣何也  
蓋歸父繼仲遂之後止稱公孫則子不得以父字為  
氏可知而嬰齊稱仲必非仲遂之子矣且歸父字子

家而其孫以王父字為子家氏本非無後者也公羊亦何所據而為此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景之時諸侯已貳厲公新立不能以德撫綏而即以伐秦為事大合諸侯遠勞師衆人心又解體矣故復合諸侯以盟戚焉戚衛地見文九年公孫叔會晉侯于戚下即孫氏之邑也孫氏出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則其受戚久矣去年林父歸衛晉即就戚而同盟亦以親林父也

春秋經傳

卷之十四

六 成十五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自晉文執衛侯外凡執人未有歸京師者晉厲豈獨不能專治曹哉為王執也蓋晉侯伐秦諸侯雖不朝王然必私致禮焉曹宣公以疾卒禮不能備而王以晉故歸咎厲公於是晉侯親執曹伯于會以歸京師所以媚王也曹宣已死責及嗣君此正周之失君道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曹伯不名無所屈辱也左氏以為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之果有其事則綱常所繫春秋宜書負芻殺其君之子某以正大法豈得反為亂賊掩惡乎惟曹伯既歸京師而子臧辭立奔

宋一節以時論之似當在此但謂其諸侯欲立而去

晉侯命反而歸則以晉之不道豈肯為曹謀立賢君者哉其說迂闊甚矣夫子臧即公子喜時也觀公羊載公子喜時讓國以負芻為當主則負芻本無殺太子事且謂喜時在內平國初未嘗謂其出奔而返也如此則意亦平易亦足以見子臧守節盡忠之賢矣而乃附會不可通之說豈不滋後學之惑乎○歸于說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春秋經傳

卷之十四

七 成十五

宋共公固卒于成嗣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

趙鵬飛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共公卒不書曰非計也宋近於魯而共公又嘗宣之婚何以不計乎宋亂故也蓋宋昭公時華氏之族逐蕩氏而蕩山者意諸之子也故因共公之卒而與

桓族謀逐華氏諸大夫不協國內不靖故不討喪也然魯以共姬之親雖不來討亦遣人弔之魯使往弔即已知其葬日而會者如期往故葬則書日也三月即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群臣交爭恐有他變而急於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山即蕩澤司城意諸之子魚石司馬子魚之孫皆桓公之後也經文重出宋華元三字與襄三十年鄭良霄入許例不同蓋衍文也○按左氏宋共公卒既葬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四

成十五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國人攻殺蕩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今以經文考之則有不然者元既奔晉因晉力而得歸故曰自晉則止于河上之說不通矣山之見殺非有良霄變益義絕之故故不去其大夫則弱公室殺公子肥之說不通矣魚石與山同族山既見殺則魚石懼禍而奔勢所必至若以爲魚石止元而許討則已處於無過之地不必自疑者也何故奔而爲亂又以爲五大夫同奔而元止之

則經但書魚石奔楚其說亦不通矣趙伯循劉原父皆嘗辯之而亦未知左氏所傳乃爲華元文奸之言耳蓋華元宋之巨族專掌兵權如蕩意諸者公子蕩之孫本卿族也昭公之時斥逐蕩氏使無所容而魚氏與蕩同族亦致見疑及華元代爲右師國事皆其所制文公繼弒君而立又其所擁也至於共公其勢如舊桓族怨之矣特以元得君專寵未敢動耳至蕩山魚石因共公之卒乘嗣君之幼而共謀逐之元之奔晉蓋以此也夫山石以私怨報害同列志在專權不爲無罪然亦元有以致之豈可不自反哉今奔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四

成十五

未踰月藉晉即歸倏忽之間便生變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竟使蕩山不得全其生魚石不得安其位權勢所在莫不承風而國人皆以元爲真能討賊矣非春秋於元之歸書自晉山之殺書大夫則元之奸惡孰從而白於後世哉山不書氏未爲卿也自蕩意諸失官山爲之子不得世其位矣左氏謂山嘗爲司馬則既列於六卿者也是安知春秋非卿不族之義哉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晉奉華元歸宋而魚石奔楚厲公不可謂能正宋矣宋中國要樞楚所欲爭也他日助魚石入彭城非悼公討之不幾於禍天下邪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輔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無咎固之子也鍾離古羸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為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元凱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吳楚以此為界杜佑所謂鍾離互為吳楚之邊邑是也吳以號舉本其夷狄之恒稱也會而殊會中國往與之會而至吳也以其倨傲自尊坐致中國懼然用天子之禮則亦夷狄所為耳春秋據實而書義自見矣趙汭氏曰吳者其君也曰吳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四 十一 成十五

以號舉也其言會又會何是兩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也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為會然後會之也○前此八年吳伐邾入州來聲勢可畏而中國又方病楚故皆俛首親吳以鍾離為吳之界使楚畏敵緩於北爭雖屈於強夷而不計也晉霸之不振可知已趙鵬飛氏曰晉欲得鄭當先制楚制楚當先結吳以拮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此說得其意矣

許遷于葉

葉今為南陽府裕州葉縣在楚方城北一百二十里

許南界一百五十里內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為許居楚地非也楚人豈肯以近方城之要地與人哉

許自僖二十八年晉與諸侯往圍至三十三年再伐而僅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二役自後安楚宇下矣然成三年四年以至九年鄭之伐圍許者凡四而楚皆不問以其皆與國也但調和之而已矣至十四年公子喜伐許則鄭方從晉而以舊憾侮許楚亦不能平也於是許遷於葉以避鄭許固不能自強矣然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豈非經斯世者之所憂乎○餘見昭九年許遷于夷下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四 十一 成十五

十有六年炳 春王正月兩水冰 高閼氏曰兩着水兩成水王孫氏曰陰陽和則兩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着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此滕子左氏以為文公然季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謚文公是以公別於侯也魯孫姜謚齊而歸氏亦謚齊歸是

以歸別於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  
以別稱謂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卒而書日來計  
喪者也滕自宣九年從魯為宋所圍至成十三年伐  
秦之役即自列於諸侯蓋能自強而不以附庸自處  
故其計喪如諸侯至襄公時每從諸侯大會而車魯  
尤恭或來朝或來會葬終春秋之世魯之弔喪會葬  
亦有加禮不復以附庸待滕矣然則小國強於為善  
豈不足以自立哉○滕文公本名壽或史失之耳文  
公卒子原嗣是為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四

十三 成十六

魚石在楚故鄭為楚侵宋將返魚石也高閔氏曰  
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  
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晉卿欒書之子也○左氏傳曰晉侯將伐鄭欒  
黶來乞師程正叔曰時以叔孫簡如將作難故師出  
後時高閔氏曰晉失霸王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  
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晉欲公親行耳今  
按晉之乞師託魯最重而欒黶之來執禮亦卑他國

視魯以為進退則魯公之不至晉怒獨重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書日書晦例見僖十五年襄夷伯之廟下○鄆陵  
地在今縣西北說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下○鄆  
陵鄭之東鄆郟也魯以孤軍越其國而與楚相接於  
此晉固未及伐鄭而楚亦未及救也蓋晉將伐鄭鄭  
人懼有晉師使告于楚晉師濟河聞鄭引楚師將至  
急趨爭利遂遇鄆陵勇於一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  
其目而薄楚于險因以致勝耳胡康侯曰不書師敗  
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四

十三 成十六

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耳幸非持勝  
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  
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  
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郟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  
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戴溪氏曰鄆陵之戰城濮同  
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  
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友楚之大司馬也汪克寬氏曰楚審射  
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目乃歸咎於司馬側

而殺之亦異於秦穆之不贊孟明者矣嬰齊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圖心而委罪於側何邪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著楚君與大臣之非正刑也書法與殺得臣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北西南距鄆陵約三百里晉蓋自鄆陵至此為會也鄆陵之戰魯與齊衛

宋邾之師皆不至而獨不見公何邪蓋當晉使乞師

之時責專於魯故齊衛宋邾皆以魯為望魯公後期

則罪有所諉矣夫沙隨之不見公叔孫僑如為之也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四 成十六

是時季孫行父當國而仲孫蔑以賢輔之故二卿皆

以賢稱僑如忌之欲使得罪於晉故搆於君母將為

內難以致師出後期因而譖之耳魯侯自反非有大

咎晉聽僑如之譖不明甚矣春秋直書不見公以明

曲之不在公也與昭十三年盟平丘公不與盟義同

汪克寬氏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

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莒

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

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

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

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禮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矣

公至自會

公實未嘗得會也書至自會所謂歸其辱而飲至者

也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尹子王卿士子爵自此以後厲公凡三

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鄆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

王臣為重以脅諸侯耳以霸國而要結王臣以王臣

而協助霸國失道無王甚矣然而諸侯之兵終不合

一其末猶至於荀彘乞師非以厲公無服人之德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得釋必以賄行也無故而拘留諸侯者三年以

責賂焉周亦何以為天下之共主哉穀梁以為斷在

晉侯者誤矣詳見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下○李

廉氏曰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

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

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十五 成十六

舍止也杜元凱曰若丘晉地不稱行人非使人舍之  
于若丘明不以歸○季孫行父從成公伐鄭而魯執  
之也沙隨不見公之後公又與晉伐鄭見公事晉之  
謹也然而晉人又執行父者則僑如所譖卻鞏之說  
行矣晉不以歸而舍之若丘亦若畧知僑如之情者  
而成公謹於事晉庶有所感動矣○行父不書至例  
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即宣伯也僑如之情既白於晉則魯有所恃而  
僑如無所容矣故公未至而即奔齊僑如自此不復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十六

成十六

經見蓋終於齊而不復返也高閔氏曰季孫得釋將  
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  
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鞏盟于扈

高閔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若丘與卻鞏為此盟也  
今按季孫及卻鞏盟則卻鞏之心亦明矣扈鄭地見  
文七年盟扈下

公至自會

伐恒致伐此不致伐鄭者伐無功也與七年救鄭致  
會同明年伐鄭致會義亦如之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曰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  
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告曰請父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傲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鞏曰魯  
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鞏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  
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鞏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十七

成十六

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茂從晉矣若欲得志  
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茂也不然歸必叛晉人  
執季文子于若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  
于晉卻鞏曰苟去仲孫茂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茂與行  
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  
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曾必  
父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殺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  
侯何乃許魯平救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

欲擊盟于魯歸刺公子偃今按壞噴蓋魯西鄙之地  
一鄆即西鄆也左氏序此大槩似實但穆姜非宣公夫  
人當是齊姜耳辯見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下○公子  
偃宣公之子而成公之弟也偃蓋僑如之黨以卿攝  
國者故先刺後名不言其事以為刺有罪也若公子  
一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先名後刺則非其罪矣吳澂氏  
曰象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  
殺已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一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  
人倫之至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備身齊家以感化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十八 成十六

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真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  
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  
何如也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會孫是為懿子○此晉欲伐鄭而使衛先  
侵之也左氏以為救晉則趙鵬飛已辯其非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

周使二卿會之高閔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

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為重也夫晉厲之失  
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  
天下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盟因人心有貳故不能服鄭而後推晉為主也王  
臣亦同推晉而與盟失正甚矣杜元凱曰柯陵鄭西  
地

秋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者伐無功故耻言之也與十六年伐鄭  
致會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十九 成十七

齊高無咎出奔晉

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  
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哉此高無  
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王孫氏曰無  
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問至於見逐  
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辛者郊之常日也內事用柔日而以上句為敬故郊  
用上辛用郊者卜從而用對不從而言也周郊必於  
建子之月蓋周以子為歲首也周禮大司樂冬至日

禮天於園丘而禮記郊特牲亦云郊祭迎長日之至王肅氏謂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是也若以冬至日為郊期則冬至不常在辛而郊日何以必用辛邪天子之郊禮不可廢郊日有常何待於卜然禮亦有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云者卜郊即周禮釼期十日卜日之事也蓋先求神意以一衆心苟不得吉則嚴戒百官使積誠感格而已故曰卜之日王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是其義也魯本諸侯郊非常禮必卜從而後戒誓不從則不郊矣郊期必聽於神是以四時皆得用之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

成十七

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減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春秋則四時錯舉矣此見魯郊特卜兩角也趙訪氏曰魯人自知郊為非禮故雖牲成而不敢必祭猶假卜以聽於神其說蓋有所本云公羊子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此正為魯言也但何休氏遂以禮天子不卜郊為說是豈知天子亦有卜郊之禮乎故魯之卜郊與天子同而或有不從則異於天子之必郊耳劉原父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凡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

者魯既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自建子之月而始也此說是已然有連月而卜者如成十年四月五卜郊是也有間月而卜者如襄七年四月三卜郊是也有連月卜而間一月者如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月四卜郊是也有間數月而始二卜者皆以不書用見之如定十五年正月改卜牛而五月郊哀元年正月改卜牛而四月郊是也魯既不敢必郊則以三卜盡春之三月可也苟有故而不得及時以郊則歲以三卜亦不害其歲事之常耳凡卜而不從則書卜郊卜從則不書卜未逾三卜則不書用今卜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成十七

既逾三至於九月始用則前此之月非止三卜可知而期必用之強亦甚矣蓋亦反求皇天所以不享之故哉穀梁子曰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上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上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亦但謂禮之常耳若歲止三卜而無所強焉雖郊期不必皆春而承春未至於秋末亦豈遽至失禮

之甚哉。嗟叔佐乃謂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十三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是又不察於春秋之郊皆上辛也。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年辛丑九月四日也。定之辛亥五月朔日也。哀之辛巳四月六日也。而未見有用中辛下辛者，穀梁之說於經為合矣。

晉侯使荀躒來乞師

荀躒，晉卿荀首之子也。是為知武子。師植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歲七

已為甲辱，况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手哉。

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李庶民曰：晉自鄆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杜元凱曰：十一月無壬申，誤也。舊說狸服魯地，蓋公孫嬰齊未嘗如他國，則其卒也必非竟外釋例，以為魯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非矣。黃震氏曰：卒于狸服者，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子貜且卒于徑，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卻錡，卻克之子，卻犇之從姪，而卻犇則卻至之伯父也。樂卻自傾者，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卻氏一族三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歲七

卿尤為強，豈不惟晉重惡之，雖樂氏素為當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諺言一至於此，而晉重等遂奉君命以攻卻氏，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卻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卻，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也。○凡殺大夫非一人者，恒不列其名，義繫於大夫，則以殺辭書耳。三卻之殺，義繫於卻氏，安得不以名舉哉。○孫明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楚人滅舒庸

舒庸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異志於吳故楚滅之以振威於與國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晉卿胥克之子而甲父之孫也○胥童既致二卻於死而遂欲併晉彙書中行偃則生亂之道勢有所不可行矣故書偃得以亂國為辭而致胥童於國法故吳澂氏曰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是也然殺胥童者書偃之私也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成十八

故不去其大夫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自十二月丁巳至正月庚申凡六十四日則其間當有閏月矣○晉厲公剛暴之君也不能備德息民連年用武國人必多怨讟矣及殺三卻則舉朝諸卿無不自危樂書以晉國世臣此所以與荀偃諸臣共謀廢置吳澂氏謂其將廢置而更立焉者是也廢君則大臣以國人之公行大義必有文好之說或以為得罪於王法得罪於祖宗於義應廢而國人惑於邪說亦真以獨夫目其君矣故可稱國而程滑弑之亦因

衆怒若舉國共廢而誅之云爾故公羊子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而齊履謙氏亦曰州蒲之死不著其賊之名氏見其事出於衆而辭不可加之一人皆此意也然而春秋猶謂之弑君者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而况於弑乎但當時本君有不善而得假公義以弑之故據其實而稱國所以警後世之人君耳非以書偃為可免也左氏以為書偃使程滑弑厲公則宜書主名與稱國之意不合矣然則悼公即位而不討書偃之罪何邪厲公之廢既託於國人之公則不得不順人情以安衆志矣然自此變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成十八

書不復再見而以祁奚代將中軍則悼公亦畧有所處矣惟荀偃猶佐上軍意者廢置之謀本主於書而偃又得免於廢黜乎○悼公名周襄公之曾孫厲公之再從子也厲公弑而悼公代立時年十四矣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書大夫則左氏所謂棄命專殺以殺叛者正當時文致之辭也若夫怙權賣直而為人所忌則誠有之耳李庶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黃襄氏曰晉悼公嗣立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伐宋以其逐魚石也而魚石乘之以入彭城宋  
背納魚石於宋也故不書納而魚石之奔止以忌害  
華元故不能安其位非有大罪也而倚楚為援國伐  
復入以奪其邑可乎復入者既絕而復入也自魚石  
之奔至此未及三年而已先收其田里不欲其自新  
宋於魚石未為不薄也其致此亂華元亦安得辭其  
責哉夫魚石據邑要君特欲求復其位耳雖非人臣  
之禮然未至於叛君也故不書叛聖人之意精矣○  
杜元凱曰彭城宋邑按今直隸徐州即其地也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成十八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卿欒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許翰氏曰公朝始  
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  
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也邾子邾慶公也成公末年杞邾相繼  
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厚於  
魯故二君來備舊好實欲依附晉耳

築鹿園

按杜元凱曰築牆為鹿苑也蓋其地必近國都○李  
庶氏曰築園三始見於此年成公有朝晉而歸士匄  
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晉以圖霸業故致  
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園之樂所謂國  
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己丑八龜于路寢

成公柔弱之君也以世適嗣位四鄰未嘗被兵國家  
亦可謂無事矣特以季孫行父當國聽其與叔孫僑  
如比周始則倚晉以報齊既而從楚以背晉既又事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成十八

晉以致諸侯憚於強而不能自立者也故韓穿之言  
汝陽唯唯奉命而卒歸于齊為國如此何以善後所  
賴仲孫蔑賢臣夾輔而季孫亦漸信向焉故二卿率  
為僑如所忌而卻擊之潛幾於危國非有子叔聲伯  
委曲營救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將盡移矣子叔  
聲伯之賢亦蔑之徒歎自是專意向晉而中國亦多  
賴之成公所以國體無失而正寢克終者安得不謂  
蔑賢所致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恃彭城有魚石無以擬其後者則

又與鄭侵宋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李廉氏曰晉厲公

乞師三卻錡為伐秦樂慶為戰楚荀躒為伐鄭厲公

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

為救宋悼公初與霸事未定謀以接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宋公晉侯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野

晉悼公始立而即以楚黨游臣陵虐中國為慮故即

合諸侯於虛打然承厲公之衰人心方散曹滕諸國

入卷之十四

三十一 成十八

多有不至晉以喪故使仲孫蔑齊以遠故使崔杼晉

皆柔懷之而已但即見在諸國而推晉主盟然悼公

唯有成霸安強之志是以雖當衰弱之餘而諸侯復

合霸業復興矣○崔氏嘗奔衛今崔杼已歸齊靈公

復以為卿矣○杜元凱曰虛打宋地

丁未葬我君成公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

起己丑襄公元年

盡乙未襄公七年

會稽季本考義

襄公

名午成公之庶弟宣公之子而其母定姒則宣公之

妾也謚曰襄在位三十一年其即位時年必長矣故

三年能遠會諸侯于雞澤史記以為成公卒時襄公

三歲蓋緣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而左氏有會沙隨

之歲公始生之說故也已辯其非於三年公如晉及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五

一 襄元

四年葬小君定姒下矣定姒薨在葬之前夫人齊歸

始至不見於經娶在先君之世也薨在昭十一年左

氏以齊歸為敬歸之姊則襄公妾耳亦非也辯見薨

下

元年記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榮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卿甯俞之孫而甯相之子也曹時為成公首

特為黎比公邾特為宣公滕時為文公薛自土三十

一年書薛伯卒後至是始見國小無以考其世矣桓桓文盛時凡諸侯會盟惟八大國而小國各相附屬皆不預焉今邾莒滕薛皆預于會者則以賦役日煩小國附於大國不若親供一國之賦者之為簡便故因晉悼興而更制也自是小國多列于諸侯恒書卒葬矣詳見莊十六年盟幽下又按莒邾滕薛每預諸侯之會多以人書者蓋小國一卿其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或初試為大夫者止可當大國之士故以列於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當時主會者亦不以此為慢也例見隱八年盟浮來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五

二 襄元

下○凡伐國而圍邑者則國於伐見如伐鄭圍長葛是也非伐國而圍邑者則以邑繫國如圍宋彭城是也彭城宋邑也而魚石能據之以其有家衆且恃楚也魚石復入不因楚力則左氏所謂楚封魚石戌之三百乘者或非其實矣果有之亦豈易圍哉魚石倚楚為援據邑要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即合諸國討之可謂急於為義矣然魚石不書殺不書放不書以歸則何所終乎宋有華元在焉則魚石必無生全之理然魚氏自是無一人任職者必其宗已亡如崔杼之自縊耳宋以華元專恣之故致亡魚氏一族亦

不能掩其失政之咎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郟

韓厥即獻子晉卿韓穿之族杞時為桓公與上條莒邾滕薛同○郟與鄆國之郟不同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睢州也遠鄭而近宋蓋宋地杜元凱以為鄭地非矣○悼公既討魚石則使韓厥伐鄭以聲其從楚虐宋之罪然懼楚人來救出晉師之後而與鄭夾攻也則又使東諸侯之師就近次鄆而以逸待勞絕楚衝突之路可謂勤於義而審於謀矣非其有志於興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五

三 襄元

復霸業而信用知菴魏絳諸賢其能然哉果而公子壬夫師至但一侵掠宋境而去不敢肆矣趙鵬飛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闞楚而不憚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闞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子壬夫字子辛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所以救鄭也而諸卿次鄆楚不敢肆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泄心嗣是為靈王

邾子來朝

邾子以去年朝魯入故得自列于晉悼公之會今魯襄公新立猶懼見責焉故復來朝以賀之自是邾人恃霸少安遂不事魯至定公時晉霸不復能合諸侯則邾為魯凌連年不已而定之十五年又有邾子來朝之書矣然則小國終不免於事人而出其宇下良由中國無霸而誅責者無常故耳豈其所得已哉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盈來聘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五

四 襄元

公孫剽衛獻公之從弟而穆公子子叔黑背之子也時為衛卿○魯以周公之裔為列國之望桓文始霸皆藉魯以聯諸侯而况襄公初年仲孫蔑當國政事猶有可觀者乎晉悼公嗣立方與霸圖屈己交鄰志猶屬魯故特遣荀盈來聘以通嗣君雖以大國之禮臨之而欲尋舊好其意則誠厚矣若衛則孫林父所為難以繁論蓋林父為定公所逐定公者獻公父也雖定公已沒而林父豈能忘情於獻公哉意其歸也或黑背為之調護故私於公孫剽焉則公孫剽者林父之黨也林父歸後恒偵晉之動靜察知將遣荀盈

聘魯則亦假以尋孫良夫舊好而即使公孫剽先晉而來善欲通刺於魯也而權奸之用計深矣然則衛之以禮相親蓋亦林父欺魯以其方耳內私貴戚外

結強鄰而其君不危者鮮矣他日逐獻公而立剽其幾不見於此乎○胡康侯曰簡王崩計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

春秋私考

八卷之十五

五 襄元

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今按二卿不但不奔天王喪為非禮雖通嗣君亦非禮也嗣君方在喪豈可以行吉禮之時乎

二年庚

春王正月葬簡王

黃震氏曰五月而葬速天子七月而葬今按送葬之禮畧則可以速於襄事矣

鄭師伐宋

左氏傳曰楚令也趙鵬飛氏曰鄭成公為人固而不

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霸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知矣反受彼於楚以狀中國黃震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晉悼公依其叛國而取之義聲振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為尚為楚而伐宋邪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夫人齊姜也詳見葬下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鄭成公輪卒子光頑嗣是為僖公○高閔氏曰不言

春秋私考

人卷之十五

六 襄二

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今按諸侯背中國從楚而魯會其葬如許僖公蔡文公陳靈公鄭襄公之類亦多矣然皆以中國無霸而有畏於楚也至晉悼時銳意為諸侯主魯不敢懷二心矣故鄭成公之喪但一使微者往弔不復加厚焉見當時以送葬為重而鄭成公見輕於中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稱師者師將將也稱將者將尊師少也晉霸國宋上公故序衛上○趙鵬飛氏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

為鄭方在喪伐喪為不義吾以為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返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為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黃震氏曰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盈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戚註見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秋七月會戚將以謀制鄭也而諸國大夫多有不集故至冬又會則告以城虎牢之謀矣晉之為會每就戚焉可以見孫林父之倚晉也深而晉之親林父也至矣趙鵬

春秋私考

人卷之十五

七 襄二

飛氏曰合六國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倘一為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按齊姜宣公夫人先儒以為成公夫人非也何以見之蓋齊姜薨在是年定姒薨在四年定姒乃襄公母而宣公之妾也必嫡夫人薨後始可推尊而成之為夫人蓋凡春秋中推尊妾母如成風敬嬴者在嫡夫人已薨之後者也故定公之嫡夫人尚在而哀公之

妾母姒氏不得稱夫人今齊姜之薨在前則知爲宣公嫡夫人矣若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則其薨後於定姒五年不應定姒先以夫人禮卒葬既以夫人禮卒葬則亦可以先嫡而祔廟乎是時仲孫蔑魯國必不至悖禮如此之甚公羊傳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已有疑於此矣此與四年葬小君定姒當互考○杜元凱曰齊謚也三月而葬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而僑如之弟也成十六年僑如以諛

春秋私考

人卷之三十五

九 卷二

敗奔齊而叔孫氏少沮至是正卿季孫行父以羣在告而仲孫蔑專行國政以豹賢故使奉使諸侯漸進用矣○魯與宋本姻國宋以魚石之亂連年被兵魯襄公初立未及專問焉故特使豹往此仲孫蔑勸其君以睦鄰之事也左氏曰通嗣君蓋謂此耳

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小邾初本屬魯今亦自列于會矣餘見七年小邾子來朝下○虎牢巖險之地即號之制邑而爲鄭所併在漢爲成皋今鄭州汜水縣也其地在鄭之西而楚

在鄭南非能斷楚爭鄭之路但鄭人得之則足以揆楚而抗晉者也夫鄭之所以常服楚而不畏晉者亦料諸侯遠來致討兵必不能久留耳故晉人特設此謀先爲城守以偪之鄭見虎牢城而諸侯之師常在則必不敢棄晉南向而自當仗信以守國矣然晉城

虎牢非欲助鄭以與楚戰也特偪鄭而使之不敢貳耳此即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計也晉以虎牢本號舊封非鄭分地與衆共之不令鄭有故不繫之鄭夫以兵遠戍制人服從豈可常之道哉惟強仁脩政而使之懷德畏威斯可矣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

春秋私考

人卷之三十五

九 卷二

乍叛乍服惟強是從鄭人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蒞是盟而天下無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今按鄭於虎牢初亦不以爲險未嘗倚此以抗中國也晉悼城之亦不過一時制鄭之下策趙氏以爲有功於天下則過矣要之論晉悼之功者尚當在桓文下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公子申楚司馬

也楚兵連年不得志於宋而諸侯又城虎牢以制之則謂公子申不能振兵威也故殺之高閔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是也

三年癸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是時吳與中國合好楚人患之欲先威吳以服中國故公子嬰齊以重兵伐之而不知吳方強盛非可以力屈之時也楚如遣使通問相與運和不使吳為晉得則中國將罷於奔命矣乃結怨與兵反駁吳以合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五

十一 襄三

中國楚於是失策焉寧非中國之福乎高閔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小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趙鵬飛氏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倚其東也

公如晉

觀襄公如晉而能與晉侯盟于長檮則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始生而說者遂謂四歲即位者妄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公至自晉

孔穎達氏曰文公三年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悼公讓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出盟在外也○公之

如晉雖報荀瑩之聘其實欲合諸侯而推晉霸也或與晉侯盟于長檮然則雞澤之盟魯公請晉為之也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盟于雞澤

雞澤今為縣屬廣平府其地在邢之東則春秋時蓋衛地也杜元凱以為晉地蓋據後為晉併而言耳○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五

十二 襄三

雞澤之盟諸侯大會而推晉悼公為主也其地逼於狄境謀中國且以威狄耳同盟繫於己未會盟異日也晉厲公時始假王臣為重而要之同盟悼公嗣興循循故事故亦要單子以與此盟自此平丘召陵凡大會諸侯率以要王臣為常矣晉悼有志復霸人心信從雖又叛之陳亦使表僑如會則其事與厲公異矣

陳侯使表僑如會

表與轅同僑蓋濬塗之孫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

諸侯既盟表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  
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辭也陳自辰陵即楚  
二十有八年楚之侵屠小國豈陳所樂從哉亦由中  
國無主不得已而偷安耳今悼公始霸政令一新陳  
聞雞澤之盟遂使表僑如會悼公豈可例於與國之  
如會者而不加親厚哉故使大夫特與之謀可以見  
悼公招携有禮矣殊表僑者以明為表僑而盟也趙  
鵬飛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  
備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又矣今與虎牢之役隻矢

春秋考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表三

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耻獨為夷亦遺表僑如會  
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  
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  
矣表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與  
之盟則表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  
無屈己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所  
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  
夫之事殊不知大夫奉君而盟表僑何得為專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今晉悼  
公合諸侯於雞澤陳鄭皆服而許獨不來故伐之許  
為鄭虐遷華適楚蓋倚楚為盟必不能叛楚而事晉  
者也使悼公有齊桓召陵之志以禮招携則楚畏而  
許自來矣乃遽臨以重兵何益哉荀瑩晉之賢大夫  
也而規模欲速如此不惟許終不服亦併已服之陳  
而不能保矣然則荀瑩亦豈有遠大之見者哉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午卒于弱嗣是為哀公○胡康侯曰午者襄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五

十三

表四

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  
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  
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  
也名所獨也然禮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作春秋以  
法萬世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  
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質也後世不明此  
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  
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焉者違禮  
以為孝論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  
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自是魯之事晉漸密矣李廉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此襄公母定妣也

葬陳成公

趙鵬飛氏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定謚妣姓杞女也公羊妙作弋詩有美孟弋則弋亦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五

十四 襄四

姓耳公羊傳本豈有所自歟妣氏襄公之母宣公妾也杜元凱以為成公妾非也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意妙氏乃齊姜之媵故遂謂襄公四歲即位如此則會雞澤之年纔六歲耳何以能遠出邪蓋襄公實宣

公子也即位時年長已婚觀其娶夫人不見於經則可見矣妣氏安得為成公妾邪妣氏既為宣公妾而

用夫人禮卒葬則穆姜之薨在後不當復為宣公夫人矣妣氏死纔二十三日而葬之速以妾母為群臣

所輕其禮畧耳然妾母為夫人之例起自成風敬而

而群臣之喪紀則薄於其初之甚矣餘見二年葬於

而群臣之喪紀則薄於其初之甚矣餘見二年葬於

姜下

冬公如晉

公之再如晉本為晉謀合諸侯也而善道會吳之議始於此矣餘辯公無請獨節事見明年會戚下

陳人圍頓

頓近於陳陳所侮也特以僖二十五年楚人納頓以後頓為楚與故陳不敢爭耳今楚勢少衰陳遂恃晉以圍頓此豈謀國之道哉左氏以為頓聞陳而侵伐

之故陳人圍頓恐未必然也李廉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五

十五 襄四

其後皆連兵數戰而不息非處己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也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 祭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來聘

公子發字子國時為鄭卿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

高閔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

侯得以息兵脩好也李廉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

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今按聘本

天子問諸侯之禮而大國每僭行之鄭爵當居魯下而亦以君命遣使來聘蓋鄭從楚返志欲恃強遂效大國所為而侈然無忌觀魯人不報而鄭聘亦不復再至焉則茲聘也寧不見鄙於魯國哉

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鄭之東界與晉密邇是時昔人強橫志在逼鄭而鄭與魯本婚姻之國所依者晉故叔孫豹助卽世子巫以託於晉預會戚焉魯既衰弱而晉悼公亦以遠不能庇小國安得不困於強暴哉不書及闕文也下會善道不書及義同

春秋私考

人卷之二十五

未

卷五

仲孫茂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仲孫茂不書及闕文也善道吳地在今鳳陽府盱眙縣以其地在淮水南當鍾離之東本屬吳者也○晉將邀吳為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晉命以通好焉許翰氏曰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吳如此義與十五年會鍾離同餘詳見後會感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黃震氏曰楚忿陳之復歸於晉也魯令尹子辛之侵欲于陳故殺之○子辛壬夫字時為令尹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鄭人于戚

鄭序吳下孫明復以為鄭微弱不可先也鄭以懼亡之故甘心聽命於會暫當一小國之禮非魯以屬鄭為不利而使之也惜乎鞭長不及馬腹而晉人亦不能庇鄭耳此與卽世子巫如晉當合為一事左氏於去年公如晉下有公請屬鄭之說非也鄭原無從晉今會戚亦不得已而暫預耳○善道於吳以殊會者魯律二卿往與之會而主吳也左氏以為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非事實矣晉欲脩好於吳故

春秋私考

人卷之二十五

未

卷五

使仲孫茂孫林父往請先就善道而與吳為會然晉悼公初政精明風聲及遠亦吳人之所慕也故使人遠至於戚以從諸侯之會焉是會也吳序諸侯之下與殊會者異矣晉悼公欲興霸業而亦與吳會何歟壽夢方強懼與楚合故悼公遠與吳通使為楚愛亦制強夷紓近患之微權然不脩德息兵柔遠能邇而又結一強夷苟紓目前忽遠而忘後害此策之下者也寧非經世者之所憂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辰陵之後晉霸日衰而陳之從楚日固晉遂無意於  
爭陳矣故范宣子曰有陳非吾事蓋本其不欲爭陳  
之心而言也晉悼一興衣僑議會於是乃謀戍之而  
陳近於楚民朝夕急亦料其不能久也故不欲夫勞  
諸侯而以魯方親晉姑使戍陳聊示聲威以謝陳意  
耳故穀梁子曰戍陳內辭也趙伯循曰經文無諸侯  
字曾自戍之耳孫明復曰不言諸侯者曾戍之也○  
陳傅良氏曰悼公之霸蓋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  
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兵以制楚矣會  
于威于相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

春秋考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襄五

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時為令尹○公子貞  
伐陳以其從晉也楚伐而晉即合諸侯以救之其勤  
如此陳之服晉也宜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自成十六年及晉卻鞮盟扈以歸以至於卒凡  
八年不見於經必以見執為耻而請老謝事矣然稱

日以卒則猶預聞國政而同於在位者焉○行父奸  
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  
深而謀身之密者邪觀其黨仲遂之弑君傾歸父之  
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氏  
盛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  
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則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  
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政焉此其所以猶以功名  
終歟

六年甲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春秋考

卷之二十五

十九 襄六

杞桓公姑容卒于句嗣是為孝公○杞自襄公時列  
於晉悼公會盟而告喪書卒不復事魯矣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司馬華椒之孫亦相繼為司馬夫華氏宋之強  
族世掌兵權豈易去者哉然其事恣則自華元奔晉  
之時已見疑於君矣至是華元方卒樂喜為政而華  
閱時猶未為右師也又當晉悼公討魚石之後群臣  
万有畏心華氏勢稍殺矣故因弱不勝樂喜之桎而  
遂逐之為其勇力不足以掌兵也雖云退不肖實以  
漸抑其權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自成十三年伐秦之役已自列賦於諸侯向無朝魯矣此復來朝者滕成公以魯睦於晉悼凡會盟之事或有闕焉賴魯以為庇耳然自此雖不恒朝而弔慶之禮實魯亦可謂能自強而不失事大之禮者歟餘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二十 表六

也胡康侯因之遂引黃歇呂不韋之事為證蓋欲嚴異姓亂宗祀之戒其意善矣然以經文考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者夫毀人宗廟社稷而後謂之滅若以異姓代人宗祀則其世雖絕而宗廟社稷猶其舊也夫滅國之與絕世其事不同其辭亦當有異今莒公子得為鄆後必在鄆子沒時不知鄆夫人欲立其私生之子歟抑亦莒人以兵破鄆而立其所出邪蓋必有主者矣莒廢姓也法當明言以廢代鄆之意不得槩以絕世之辭混於滅國之例而無所別也夫曖昧之情理難輕信必考得其實而後可書以為戒聖人

豈肯含糊不明深晦其語而使人難曉哉公毅之意特以昭四年魯復有取鄆之事故以此為非實滅耳

而春秋所書則實滅也若實滅而或復封則又事之大者而何以不似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乎趙伯循以為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以為附庸庶幾知據經文矣但莒既邑鄆為附庸則鄆屬莒昭公取

鄆之時宜如伐莒取向之例而先書伐國不得直言取鄆也直言取鄆則似鄆未嘗為莒屬矣意者滅鄆止是伐鄆而誤伐為滅耳鄆恃魯以從晉此莒人之所以惡鄆而齊靈南與莒鄰時方輕晉安知其不陰

春秋私考

卷之十五

二十一 表六

為挑莒撓晉之計乎其義蓋易見也

冬叔孫豹如鄆

自晉悼始霸以來邾欲依魯嘗兩朝之且虛打諸會無役不同仲孫蔑之所欲親睦也故使叔孫豹往報朝焉高閔氏以為無忘舊好是也至謂四年有孤貽之戰而往聘脩平則過信左傳矣豈有邾莒伐鄆滅統救鄆侵邾敗於孤貽事關魯故而春秋可以不書者乎○李廣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行父之子是為武子○趙伯循曰左傳晉人

以鄆子故來討後鄆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耳啖叔佐曰古者大夫士居喪致事於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不復循喪紀覽文可知不具讖也今按行父之卒尚未及葬而宿即以吉禮奉使於鄰國自成公以前未嘗有此有之自宿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高閔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齊靈公於晉悼會盟其初但遣崔杼雞澤以後則使世子光已皆不預焉而伐萊則親蒞其事可見

春秋考

入卷之十五

三十一 案六

其獨雄一方而於晉則固輕之矣然則國卿世子之從悼公亦豈真有從霸之心哉

七年紀

春鄰子來朝

鄰國微不知其世次○鄰自出伯姬必不通於魯吳成七年吳伐鄰鄰既從吳魯又嘗會晉伐之至是吳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鄰之親魯故復來朝以脩舊好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以前月下辛卜次月上辛四月之下卜五月郊也然止三卜可以見其有不卜之月矣餘詳見

牛及十七年用郊下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二年冬會戚已自列於諸侯矣今復朝魯貢雖不附而禮猶不敢闕也故終春秋之世小邾不敢夷於魯而卒葬不書自僖七年朝後至此始朝國小無以考其世矣

城費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今屬兗州府沂州沂州即臨沂也臨沂故城在州北五十里水經注曰洛水出冠石山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則自中立城西而南

春秋考

入卷之十五

三十一 案七

逕臨沂城東合洛水而又南逕啓陽城東者也啓陽之西南為邾地中立之東北為莒地費在顛更枋田之間而界於邾莒季氏以為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當時大夫食邑猶屬於公城以國事舉也然私邑自專之禍於此實造端矣左氏傳曰南遺為費宰叔昭伯為隊正欲善季氏而求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通衛好也時仲孫蔑執政政務睦鄰故多遣使於鄰國宿非私行也或其意所欲往而因以植私黨者則

有之矣○趙伯循曰左氏曰報子叔之聘豈有鄰國經七年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左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某之聘多類此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孫林父來聘報季孫宿之聘其盟尋孫良夫之盟也

義見成三年荀庚聘盟下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卷六

鄆鄆地蓋在鄆陵之間近陳者也鄆亦鄭地當在鄆

西楚公子貞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於伐矣然以十

月圍陳至於十二月將歷一冬民朝夕急而悼公始

會諸侯于鄆遷延鄆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

陳也夫陳之所以從晉恃其能救己耳楚患日迫何

以能存此陳侯之所以逃歸也而晉人緩師畏敵之

罪見矣陳既失恃而晉遂無以宗諸侯自是終襄昭

之世中國盟會非晉楚之從交見者無復有陳而晉

亦不復致討此豈真有意於懷陳者哉

鄭伯禿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也至於鄆越鄭都矣而鄭伯不會則有疾可知

如會而卒于鄆以疾卒也三傳皆以弑言不經之說

也穀梁子曰志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

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

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此數言者足以見

其從中國之善矣而何必附為不言弑之強說哉趙

鵬飛氏曰若是弑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鄭僖

公禿頑卒于嘉綱是為簡公

陳侯逃歸

逃者匹夫之事也陳侯不能下令國中大夫備備以

義激晉使使發救兵乃效匹夫之事私逃而歸棄中

國從蠻夷無效死以守之志豈得為禮義之君哉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卷七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六

起丙申襄公八年

盡癸卯襄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八年炳

春王正月公如晉

汪克寬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趙伯循曰左氏朝聘之下一切須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六

一 案八

言事由多非其實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鄭稱人將非大夫也公子燹蔡司馬國卿也鄭人恃晉欲以示威故侵蔡而獲其公子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蔡楚之與國也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為政於是乎失謀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晉地後漢志河內平臯有邢丘故國周公子所封臣瓚曰丘名非國是也邢丘在今懷慶府東蓋周

畿內地而為晉所得耳○此鄭侵蔡獲公子燹而懼

故鄭伯親至晉地以會諸侯而季孫宿與蔡朱衛邾

之使偶皆在晉故亦與焉以其事非大會故魯公雖

在晉而但使季孫夫晉所以為鄭謀者不過靜以待

之而已此其本指也先儒以為晉悼公改命朝聘之

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則當時從晉之國尚有

曹莒滕薛杞小邾諸國何以皆無聽命而鄭伯何獨

親往不使其臣哉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七

二 案八

自戌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之後莒人不復預中國

一會盟雖晉薦公數為大會而亦不至焉蓋已從楚矣

至悼公嗣位復脩霸業時則楚勢稍衰莒乃從會然

陰與齊通志存觀望悼公恐失諸侯姑以術羈縻之

而已莒實無所忌也觀其乘間虐鄙則可見矣鄙者

魯之屬也魯人見其被禍安得無忿莒之心哉則莒

又執辭以聲罪魯人方欲為晉遠圖姑置弗問則

莒兵又不旋踵而至矣竊意莒必有恃而然蓋是時

齊靈公方有輕晉之心得非挑莒以為撓霸之計乎

不然莒安敢肆行如此也然晉霸不為人心所服而

悼公終無以緩之亦可見矣餘見十年莒伐東鄙下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公子貞即子囊也○左氏傳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

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

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

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

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

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舍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一

三 襄八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乎子駟請從楚○鄭人無故侵蔡虐其與國則楚有

辭於伐矣悼公所以不救者為其志在二境待強本

無信義不欲勞民與楚戰耳若鄭能完守以老楚杖

信以待晉而晉終棄之則咎宜在晉矣然則鄭人可

不知所自反哉

晉侯使士句來聘

汪克寬氏曰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二

年士句荀瑩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

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九年訂

春宋災

夏李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成公夫人也無子故葬速則其禮亦畧矣○舊

說以穆姜為宣公夫人今不從辯見二年葬小君齊

姜及四年葬小君定嬖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一

四 襄九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之見伐於楚悼公不欲勞民以與楚戰故常不救

及其從楚則伐之而已矣此虎牢備鄭之計也是時

晉因鄭服復以虎牢與鄭故鄭又從楚雖諸侯伐之

猶不心服所使來請成者微者耳而晉亦姑聽退師

以示柔服然諸侯恐有怠心也故復同推晉霸盟戲

以明不貳之意左氏謂此盟為鄭服若鄭伯親至則

當書鄭伯如師如遣大夫則當如齊國佐之書名氏

矣今經文不然則知其為微者也微者行成當時亦



不使預會故畧而不書啖叔佐曰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此說得之然下晉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矣晉自厲公以來國勢漸衰諸侯皆貳雖悼公有志復霸而兵力已困乏矣特以鄭為要地不得不爭耳此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謀所以聽之不疑而盟戲之役鄭人雖非心服亦遂退師蓋以息民為重庶幾力可繼也不然則本將先慶何以能服鄭而屈楚哉故曰善陣者不戰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悼公近之矣○杜元凱曰戲鄭地

楚子伐鄭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六

五 襄九

虎牢之城鄭既從晉而楚以晉人為能庇鄭亦不爭矣及鄭人侵蔡怒楚而楚公子負來伐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故鄭復從晉則楚遂加兵矣晉伐則鄭從晉楚伐則鄭從楚此所謂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强者而請盟也鄭之執政乃欲以是而庇民焉其謀國不臧甚矣

十年戌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

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吳之有異志也則楚無

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晉率諸侯又往會吳蓋會壽夢也諸侯親往而以吳為主其尊吳也至矣凡諸侯往與之會而以之為主常在吳地今諸侯親往而吳亦就之則于桓亦吳之所便也吳可謂倨傲自尊矣而晉霸其心焉蓋不得已而為中國屈耳不知何術以善其後邪義與成十六年會鍾離同○相古偃陽國地在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後漢志彭城國傳陽有相水水經註曰相水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六

六 襄十

偃陽姬姓小國子爵其地在今沛縣一統志云在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觀晉以偃陽于宋公蓋本宋之屬國也偃陽去晉甚遠素無得罪焉而楚師每至宋境亦未聞其有異心於楚也苟有異心於楚則偃陽在彭城之上悼公必於發兵圍彭城時明大義以伐之矣而何待今日邪然則何為而滅之也蓋偃陽近桓必閉道不與吳通中國而諸侯所欲為其甘心者也今諸侯親至其地會吳燕享日夕而偃陽地主之禮闕焉以是為慢也故遂滅之遂者急辭見其滅偃陽之速也晉欲親吳而滅無罪之

國以懷遠意豈所以懷諸侯威天下哉偏陽子不知所終故不錄其末云汪克寬氏曰偏陽居吳入中國之要衝悼公蓋謀滅偏陽而通吳也

公至自會  
為吳滅偏陽亦魯所耻言也故不致滅而致會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之從楚以鄆陵之戰其君為鄭而親集矢於目也

晉之伐鄭以鄭人從楚助魚石而伐宋也故晉兵如

鄭則報必及宋鄭之恃楚而不知自反久矣今楚子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一

七 襄十

伐鄭鄭之從楚復堅故楚又助鄭伐宋以報去年伐

鄭之役此不過逞其私忿耳豈解怨息爭之道哉宋

惟從晉不貳是時宋樂喜又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

於先禦備於預完壁以守不與交鋒楚雖加害卒亦

無如之何矣豈若鄭人信無所立惟強是從徒使其

民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哉○鄭公孫輒公子去疾之

子也詳見冬盜殺公孫輒下

晉師伐秦

晉悼公方用兵爭鄭而又出大衆以伐秦此何意哉

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公妹又為楚共王夫

人恃公懼其為楚出師以擬己後故先伐秦以攻其心耳然晉文之霸也先親秦穆故卒資其力以敗楚於城濮今以相讐之國而又以詐力處之但可為備以沮其一時之謀耳安能使之久而不報哉

秋晉人伐我東鄙

汪克寬氏曰首屢向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餘詳見八年首伐東鄙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所以爭虎牢矣自此晉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六

八 襄十

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則亦不得

已而應之者也○黃震氏曰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

位滕薛之上以其先至而躋之也非禮矣陳傅良氏

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霸者作而後小國或序於

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世子長於

小國之君則悼公為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孫輒

公子駢即子駢公子駢即子國公孫輒即子耳皆穆

公族也○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

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竊謂如左氏說則衆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今書曰盜殺於成鄭虎牢之上而成鄭虎牢又蒙上諸侯伐鄭之文則似晉掩殺之是刺客之事也不稱大夫外他國大夫之辭也與桓六年陳佗同程正叔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張洽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駢之罪也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故駢者從夷之人也而發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此二說者善矣

春秋考

卷之二十六

九

襄十

但以是而立不稱大夫之例則牽強耳

成鄭虎牢

晉自城虎牢以來鄭不叛者六年而楚亦以晉爲能庇鄭不復爭矣然城守虎牢亦諸侯之師所難久也故晉人因鄭已服乃以虎牢與鄭守之亦待鄭不疑之意也鄭得虎牢其勢可以自由而楚公子貞之伐鄭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遂復從楚而楚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於是爭兵復至而與鄭爲患矣凡此皆以晉失虎牢故也况是時晉方伐秦又懼楚之與秦合也則虎牢尤爲要地而在所必爭矣但

鄭人已知虎牢之當據而欲據虎牢之險以從楚者其謀主於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也故盜殺三子而仍成虎牢謂盜非晉人可乎成而復擊之鄭者是時晉以虎牢與鄭也而鄭無從中國之誠晉無殺諸侯之道皆可見矣○按成鄭虎牢之文有似內辭故趙伯循以爲魯自成義同五年成陳竊意成陳在公至自會之後則不可以蒙會戚諸侯故但當爲魯事成虎牢則公會諸侯伐鄭尚未歸也而蒙上文盜殺之文盜因伐鄭起也而成義自當屬於伐鄭之諸侯矣且鄭視陳爲魯魯以遠國安得獨成此哉

春秋考

卷之二十六

十

襄十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公子貞救鄭所以堅鄭之從非知爭虎牢者也故晉不與戰而楚師退矣楚本爭鄭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乎紀其實而已耳

公至自伐鄭

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成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襄公以此飲至焉

十有一年紀

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康侯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天下莫強焉僖公時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丘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民不屬公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今按魯之三軍詩稱公徒三萬則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本萬人爲軍也成元年丘出一甲增至四萬人雖嘗四卿並將然猶統制於君未有三軍之分也至是三家各分其一而不屬於公矣以其不復合一故謂之作三軍耳丘甲之所增者俱列於三軍則每軍豈止萬人哉周禮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其亦緣表世諸侯增賦之制歟又胡氏謂事畢將歸於朝則信然矣若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則未必然蓋已賦之軍將計丁而供力役焉恐無復還之理耳義見作丘甲及哀十二年用田賦下○魯千乘之國也而有百乘之家則孟子所謂千取百焉者也

意此特可言於當國大臣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故十分取一庶無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數宜有差不必皆百乘也觀未至於百乘之家已有馬乘之畜如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則固各有所入之賦矣不然則大國三卿魯至成襄時已備六卿如皆百乘則去六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且車乘之賦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萬則百乘爲人三千計丁出役以備賓客將迎輿夫出入之需而已其車固通國所賦非就以爲采地也苟有調發千乘同征而百乘豈私家所得專乎百乘且不可專而况并千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乘而分有之乎今作三軍盡以國之千乘分屬三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矣其後享范獻子而功臣不能具三耦宜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與成十年五卜郊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即子展公子喜之子也○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是時鄭人從楚不貳必亦請命於楚矣左氏以爲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爲謀迂拙不近事情蓋毫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

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見鄭及晉  
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此直報復之忿兵  
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舍之侵宋晉亦不救但亦伐鄭而已是時諸侯之兵  
常在虎牢國君一集則兵力不勞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皆作京服氏亦同其地在虎牢之東今滎陽  
縣西也左氏作亳說者以爲湯都偃師之地則在周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六

十三 襄十

之畿內而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安得迂途而  
至此盟乎當從公穀爲是亳北之盟鄭本不至特諸  
侯推晉爲主以明不貳之意耳故啖叔佐曰此盟止  
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鄭惟不至故  
楚無伐鄭之兵然而晉即班師者其意止爲舍之侵  
宋欲攻其所必救耳不窮兵以強其服也

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以退公孫舍之侵宋之兵鄭雖未服不爲  
無功也故以伐鄭致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楚子親與鄭伯伐宋欲求必勝於晉也而晉亦不救  
但出虎牢之兵伐鄭而已以逸待勞攻所必救而鄭  
不得不罷於奔命矣然實畏楚不敢請成也而晉亦  
退師不與之較蕭魚鄭地會於蕭魚將以說鄭也蓋  
鄭人連年用兵利無所得食竭兵疲人將悔禍晉欲  
乘其息心論以禍福故爲此會以一衆謀而鄭人之  
服猶在既會之後不從楚者見之故蕭魚之會但蒙  
伐鄭諸侯而於鄭畧無所見左氏以爲鄭使王子伯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六

十四 襄十

駢行成則經何以不書其如師乎悼公之服鄭不血  
一刃開諭數言而鄭人感動卒亦來服若悼公度幾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矣然則欲合諸侯者豈在於  
戰勝攻克哉

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爲功以會爲喜也蓋蕭魚會而  
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公孫輒之子以其祖公子去疾字子良故以王  
父字爲氏霄名鄭卿也○是時鄭人已服于晉但外

相如故不錄耳下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鄭之服  
晉可知矣鄭既服晉而使良霄告絕于楚故楚人執  
之行人無罪焉故即釋之然楚所以不復加兵於鄭  
者亦以助鄭失利徒爭無益耳晉悼公之善於屈楚  
於此可見矣

秦人伐晉

晉既服鄭而所以備秦者怠矣故秦人報之而伐晉  
秦自敗殺以來至此兵爭十五年矣一往一來相仇  
不已豈交鄰國之道哉

十有二年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六

十五

春王三月首人伐我東鄙圍台

杜元凱曰台瑯琊費縣南有台亭按費縣今屬兗州  
府沂州在魯東境○高閔氏曰諸侯伐我未有書圍  
邑者書圍自此始詳見八年首伐東鄙下

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鄆

鄆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近莒小國叛服  
不常服魯則魯城之服首則魯爭之今入其城則鄆  
之服首可知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入其與國所以  
沮其再伐也先儒以為專行而書遂失之矣黃震氏  
曰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

季氏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黃震氏曰鄭人既服遣人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  
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乘即壽也既卒而子過嗣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帥師侵宋

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於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  
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為晉人  
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六

十六

公如晉

高閔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  
之禮恭矣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

杜元凱曰邾小國任城充父縣有邾亭水經註亦曰  
充父縣有邾亭今按充父縣在今濟寧州南六十里  
一統志以為邾城在濟南府濟陽縣二十五里乃  
之北境也魯豈敢越齊取邾哉其說誤矣○邾近

徵國素服乎魯者也取之以爲己邑耳詳見成六年取郭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審卒子昭嗣是爲康王

冬城防

防在齊南而近於莒是時已爲臧孫氏邑去年春莒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也趙鵬飛氏曰魯既事晉而外齊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故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十六

七 襄十十四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以其祖叔盼字爲氏老名鄭公孫萬即子矯穆公孫也向非伐莒取向之向杜元凱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按譙國即今亳州龍亢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俱屬鳳陽府蓋吳楚界上地○是時壽夢已卒而中國復往會吳者蓋鄭人雖已服晉而悼公尚欲報秦故親吳不絕使楚不敢爲患耳然諸侯不親行皆使大夫會而禮殺于祖則見壽夢既卒而諸樊威望亦不及其父矣自是吳

楚交爭晉亦不復與吳爲會而至於黃池始見焉魯

爲晉求吳欲以取媚而叔老亦以卿爲介幸於得親

尚爲能自立哉胡康侯曰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

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吳激氏曰

左氏以此會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

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

氏所載事迹非其實吳舉號殊會例見成十五年會

鍾離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十六

七 襄十四

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與晉兵爭已非一日晉之世讐也故悼公脩復霸業服鄭駕楚後即合十三國之大夫伐秦蓋自文公以來出師未有若此之衆也然秦開河四塞食足兵強豈易攻之國哉雖將帥輯睦未必能成功也悼公智豈不及特欲假諸侯之兵以示威耳而秦果閉關自守終春秋之世不復與晉爭矣秦自此蓄威養銳至孝公時內脩耕稼之政而後世併天下蓋實肇基於此○荀偃之子是爲中行獻子晉卿也北宮括衛卿也秦宋稱人皆非大夫而序於括上者蓋當

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事之勤惰或以至之後先皆由為主者之意向而爵位之尊卑慎越其常矣左氏於春秋深著權行華閱之名而附以情攝之義不亦煩乎

己未衛侯出奔齊

觀左氏載蘧伯玉出關之對則獻公未至於可廢大抵定姜師曠之語史臣逢迎孫齊風旨而為之辭耳衛侯之逐孫林父主之也孫林父之惡晉人黨之也夫晉人之援林父父矣林父之執政權專矣何有於君哉衛獻公以正得國君位已一十八年與晉悼盟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末

十九 襄十四

會未有失焉本無大惡者也特以在位日久燭於孫氏之專林父懼其害己也故倚於晉援不恤其他遂假暱辭小掩冢卿之罪而出衛侯蓋公孫剽者子叔黑背之子也非次而立其私事林父何所不至焉固林父之所易制而欲立者也其逐獻公意可知矣然則獻公以自奔為文何邪此以君道言也君者一國之主所宜正身脩政以馭群臣而至於見逐則其自取焉耳子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此之謂矣故師曠之語晉侯者亦以君道言也若為權臣而則豈聖人之言哉定姜數獻公之語皆林父使

託自文之辭而晉人蔽於林父之奸信之獨切故師曠亦以此而戒晉侯也使無蘧伯玉之言則亂臣之逆節幾於伊尹放太甲之忠矣此三綱所繫不得不辯但考蘧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為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耳○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剽本無篡國之意制於林父而不能以禮自持耳亦難免於篡矣為人臣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其卒至大罪也宜哉

晉人侵我東鄙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末

二十 襄十四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壽夢既卒晉人特以伐秦之故會吳于向以資其制楚自後亦遂與吳不通好矣楚無晉規於是使公子貞伐吳而二十四年楚子又親伐之亦可以見諸樊之時吳勢稍衰矣制吳而後可以圖中國也○左傳載吳敗楚事則當書吳敗楚師于皐舟矣今經止書伐吳則其事不足據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蔓莒人邾人干戚

華閱華元長子戚衛地孫林父之私邑也○張治氏



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王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黃震氏曰左氏載衛孫林父逐衛獻公而自立刺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定刺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誤於荀偃之謀為不小矣自是至刺弑而衍歸衛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

春秋公使向戌來聘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六

二十一

表十五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以字為氏者也戌名宋左師也食采於合是為合

左師鄭漁仲曰劉魯地○此與向戌私相要盟也向

戌臨還至劉而遣微者往與之盟故書其地義見成

三年晉荀庚聘盟下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劉子之族也夏名也天子之上七左氏以為官

師非也辯見隱元年幸咺歸賈下鄭漁仲曰成王封

王季之子於劉邑因為氏杜預曰緹氏西北舊有

劉亭按緹氏皆入河南偃師此姬姓之劉也○天子

不親迎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胡康侯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其說是也所以然者當是時齊靈岫傲無禮倨然有輕諸侯之志必陰結在朝權貴將納女為后以求寵於王而王之柄臣專主其事遂使劉夏往逆意本易齊故其禮輕也王后不書歸其歸不過魯之國都也齊方讐魯故出別道耳餘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及九年季姜歸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靈公倨傲自尊嘗有輕晉之心故晉悼公大會諸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六

二十二

表十五

侯者六而靈公皆不親行但使世子光往然自盟虛

打以至伐秦齊人亦未敢違悼公之事及衛獻公奔

齊由於孫林父之逐以此罪晉之怙奸也而益以晉

為不足重矣孫林父來聘於魯私與結盟魯公又方

事晉甚謹則去冬會戚以定刺位而使獻公不復者

魯實與晉同謀而助成其事也齊侯欲納獻公而無

由致力故親伐魯圍成此亦激於義也君子當有以

原其心矣高閔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

定位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

此之故

公救成至遇

杜元凱曰遇魯地今按公至遇而不進者不欲急於求戰也使齊解圍而去斯可矣先儒謂譏其畏齊不進不亦迂乎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成孟氏邑也公親救之而季孫叔孫為之城其外郭可見孟獻子之賢不為同列所惡也然自六年以後茂遂不復經見豈其時以疾在告故不預救成歟○成註見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邲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襄十五

邾人伐我南鄙

此齊靈公挑之也高閔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魯故來伐○許翰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盜竊國柄齊與邾首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周卒子彪嗣是為平公○晉悼公十四歲而立觀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殺諸卿弑厲公之後而即慨然欲復文公之業豈

非表世一英君哉至其召集諸侯則惟示謙德經營

中國則惟務息民所以不戰服鄭而楚不能爭可謂有君子之資而暗合王者之事矣但其皆止及於鄭而亦適值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不然則以孫林父之懷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撓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於中國治亦踈矣使當熊頡強悍之世力不知其果能不勞否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為然也孔孟之稱霸者但言桓文而不及晉悼其優劣固已定矣然悼公立十五年而卒壽蓋不滿三十耳苟假之年而不至於衰怠則其所就安可量乎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襄十五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盡壬子襄公二十四年

會稽李本考義

十有六年甲辰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平公初立見悼公時諸侯尚多不協而齊與邾莒皆陰為黨而伐魯以撓霸圖故汲汲焉欲合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七

伯小邾子于溴梁

衛侯者剽也獻公奔而剽立出預諸侯之事矣溴梁溴水之深也杜元凱曰溴水出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軹故城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溴水所經之地水經註曰梁水堤也

戊寅大夫盟

凡大夫與於兵好皆曰諸侯之大夫如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今日大夫盟而不繫之諸侯何哉大夫自盟不由諸侯之命也溴梁之會晉平新立初合諸侯

是時邾莒伐魯懼誅而反以魯侵其田為解平公於是下令諸侯使友侵地必因邾莒之言而有激矣故

左氏曰會于溴梁命歸侵田自世情論之似若迂緩

然霸者以義率人必先正本平公果能扶弱抑強一

正疆理則物得其平兵爭可息此政之善者也豈但

可以繼悼公之業而已哉然而諸臣之志專在富國

強兵而侵田之利多入強家尤其所不欲也故荀偃

鼓衆獨盟惟以同討不庭為事蓋謂當時齊人不服

而邾莒實恃之肆暴當先致討不當聽其怨而歸侵

田也故雖君命有弗從焉專恣無君如此豈復諸侯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七

所能制哉晉平為臣所抑命墮不行則遂以伐魯之

故執邾莒以歸其國君若猶不能為主而晉靖公

廢趙籍韓度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然則晉之所急

豈在霸業之不振哉亦惟正身脩德禮馭其臣而使

之敬忠以勸斯可矣左氏以為高厚歌詩不類荀偃

怒而為盟則似畧知齊人不服之因而未究其實者

也何則齊方輕晉弱為仇讐高厚必無來會之理果

有其事則當列高厚於會而曰高厚逃歸矣今經文

無之安定信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昔子知子之執正荀偃所謂討不庭也凡執諸侯未  
有言以歸而此獨以歸者見晉臣之所甚怒也其見  
執皆不父而歸其國矣故不書歸例見僖十五年秦  
獲晉侯下○此鄭意想魯為荀偃所沮而見執也及  
平丘之會平公交聞邾莒之期遂拒昭公而執意如  
感於讒言如此其不競也宜哉

齊侯伐我北鄙

高閼氏曰齊既殺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  
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  
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七

三 襄十六

伐為昔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澳梁以  
討貳邾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  
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之遷葉本為避鄭患也鄭雖與許為讐不過因許  
親楚而疑其構已耳何侯必報今鄭既服晉遂恃之  
以伐許何義哉鄭伯親往而魯晉宋衛君皆不行自  
是晉亦不復爭許可以見伐許之非晉意也霸者不

能以義率諸侯而徇人以虐小國晉之志亦既荒矣

高閼氏曰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  
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趙鵬飛氏曰許為鄭虐遷於  
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不察復聽鄭伐  
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許故也悼公在位十五  
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怨為宋鄭之患  
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而失則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七

四 襄十七

黃震氏曰齊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  
穆叔往晉告魯高閼氏曰魯不能內備其政以禦無  
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十有七年己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邾宣公經卒子華嗣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

高閼氏曰七年鄭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  
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是時楚  
方備吳無暇於圖中國宋人謂其已誦也而乘間伐

陳此豈安邦之策哉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名衛卿也石稷之子○曹近於衛而不與會戚以立剽雖嘗同會決梁而國人又必有詢孫林父之事者故石買伐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詳見十九年齊殺下桃魯北鄙邑或以為即齊

西之桃立或以為在汴縣東南之桃墟皆非也何以

見之以其非北鄙耳防亦在魯北鄙滅孫氏邑也杜

元凱曰蓋縣東南有防城按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

春秋私考

卷之三七

五 襄十七

七十里沂水即昔爭之鄆也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於齊者高閔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待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華元之子閔之弟也今華元已卒而宋又以其使賊殺華吳之故治之蓋子罕為國因事以去不肯實所以抑華宗也與六年逐華弱意同左氏以為向戍勸宋公為大臣蓋耻合之不問因國人逐彘狗入

華氏臣懼遂奔則似有不通者蓋奔者其國不容而忿然棄去之辭也華臣賊殺華吳以暴宗室亂政之事也於法應討向戍方與樂喜同心輔政勸其君以

免討足矣豈肯庇之而復使居位乎况國人逐狗倉卒聞事耳臣何為而遂至於奔邪故華臣之奔實因得罪見逼而自疑也而樂喜之政可以見其善矣○

高閔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蠻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閔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

春秋私考

卷之三七

六 襄十八

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白狄去魯甚遠無事而來必假以互市為名其實志於窺覘耳道自

晉知闕出不禁中國所以譏察非常者防亦弛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伐曹也不告於晉而晉謂曹已嘗同會決梁雖不與立剽不必復治也故因其使晉而執之非禮

也罪石買而黨孫林父豈所以正霸討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強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而靈公不悟方且眇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公輕晉未嘗親與悼公會盟而又以黨怙孫林

春秋私考

卷之三

七

父逐衛侯之故連年伐魯此雖人心之所惡而實晉不德之所致也晉侯不能自反乃徇荀偃討不庭之說而合兵圍之何義哉况齊遠在東方兵強地險雖諸侯共圍何益於事書同圍齊懼圍齊之難服而諸侯同心推晉為主也晉平初立以是而主諸侯非所以服人心定霸業矣○邾莒本黨齊伐魯者也見執於溴梁而始畏晉今晉合諸侯以討齊而二國從之見其惟強是附豈真有定志者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曹成公負芻卒于滕嗣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午字子庚○楚子久不出師而午為令尹伐鄭以嘗之至于純門此憑陵諸夏之志也鄭方恃晉楚師無功而返矣左氏載鄭公子嘉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則恐不然詳見明年鄭殺公子嘉下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張洽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按齊州今濟南府禹城在府城西北一百里○祝

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為害則

春秋私考

卷之三

八

祝柯之謀也欲以是服齊其策下矣○孫明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汪克寬氏曰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某會盟無王臣而再舉諸侯間有異事若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諸侯

晉人執邾子

邾莒黨齊伐魯晉平公既皆執之溴梁莒不復肆而邾則再伐魯而鄭其恃齊而無忌憚甚矣今邾悼公雖從晉圍齊以盟祝柯而晉之積忿猶欲泄焉故復為晉執之以劫其歸地此何以正霸討而服人心乎

○趙汾氏曰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

公至自伐齊

伐當作圍不然則圍當作伐必有一誤矣

取邾田自瀨水

杜元凱曰取邾田以瀨水為界瀨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按合鄉在今滕縣之東湖陸即湖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自瀨水者田在瀨水之西也至哀二年取瀨東沂西田則又盡其東界以至沂水矣○黃震氏曰晉怒邾之伐魯不已故取邾田以與魯高閼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

春秋私考

卷之七

九 襄十九

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于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非公之意也又云自瀨水者隨瀨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季孫宿如晉

吳澂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之取怨于晉本為林父逐君而伐魯也諸侯既同圍齊矣而林父又獨伐齊其不知自反甚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靈公環卒子光嗣是為莊公

晉士臼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士臼有綏齊之意故聞齊侯之卒而還此士臼所以為賢歟胡康侯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臼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臼者宜殫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晉師未出晉境如是

春秋私考

卷之七

十一 襄十九

馬可也己至齊地則進退在士臼矣猶欲殫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孟獻子也大學記其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善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即請如京師而戰審之師四卿並出殫獨不預焉亦可以見其有特立之

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饗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以出於流俗者豈非茂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哉但成六年茂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為然宋人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晉方責魯不從禍將及國矣而從於強令何多尤焉所少者不能為宋設解紛之策耳然茂自襄公六年即不經見豈尋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叔季二孫歟其所為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大抵非茂意矣齊殺其大夫高厚

春秋私考 卷之七

襄九

高厚高固之子高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靈公末年漸用事矣今靈公卒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於高厚故殺之而崔杼專權忌尅之罪著矣高閔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預澶淵之盟也趙鵬飛氏曰高既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曰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

不言繼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按鄭三卿即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於十年為盜所殺者也公子嘉即子孔九年楚公子貞伐鄭時三卿欲從而嘉主仗信待晉之議蓋鄭卿之賢者也子展即舍之公子喜之子子西即公孫夏公子駢之子與嘉皆穆族也嘉若知盜殺三卿而不言又欲去諸大夫而起楚師則信乎當坐亂國之刑矣然嘉不去大夫則非其果有必誅不赦之罪而可絕於仕籍也考

春秋私考 卷之七

襄九

嘉平生似非為小人之行者特以專政為同列所忌故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並緣國法致之於死故稱國以殺豈以嘉罪應死而子展子西特不當私分其室哉○嘉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齊廢譙氏曰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慕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



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為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汪克寬氏曰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今按西郭特以城壞而備築耳左氏例以為懼齊則鑿矣懼齊何必城西郭哉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十七

三

襄十九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元凱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鄭漁仲曰柯衛地後屬晉按魏郡今為大名府而內黃屬焉柯非莊十三年盟柯之柯也士匄至此與叔孫豹會謀所以緩齊也叔孫豹為之通意於齊於是行澶淵之盟矣

城武城

杜元凱曰泰山西武城縣今按武城城在費縣西北七十里子游為武城宰即此其地近莒城之所以備

莒也

二十年申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茂之子也是為孟莊子即孔子稱其不改父臣與政為難能者○高閔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曰齊成故也蓋自晉悼公卒齊與晉絕至是靈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預盟之國皆晉之舊人也而齊獨先焉以其始服故尊之耳陳蔡不預時皆從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十七

西

襄二十

楚也薛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

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來遠不誣也哉杜元

凱曰澶淵衛地在頓丘縣南近戚按澶淵在今開州

西三十里漢為頓丘縣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翰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今按孟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又汲汲於伐邾不可以為善政矣孔子稱其不改父政不知何指豈

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邪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燮出奔楚

左氏稱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公子燮

從先君以利蔡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燮出奔楚夫

燮之奔於殺燮之後則燮為變黨可知矣蓋春秋時

凡殺大夫者非疑其專恣則為權臣所傾也殺燮之

由今不可考但以為謀從晉則恐失實耳蔡自踐土

翟泉之後絕不與中國會盟其從楚也固矣勢必不

能從晉而群臣豈宜復有以此為說者哉故燮之殺

必不以欲從晉也而燮之奔則必燮之黨也或者蔡

人懼寢翹楚故誣燮以從晉之罪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陳黃之奔左氏以為慶寅慶虎翹其謀

叛楚也如此則黃何為又奔楚乎使其往翹二慶則

二慶本謀從楚亦何畏於罪而反以叛致討哉楚使

屈建圍陳經所不載則是無其事也且陳黃出奔楚

必殺二慶而始得歸及其歸也又因楚力而謂之自

則公子黃者固楚之黨而與二慶有所不協者也蓋

陳袁倚之會晉難澤必君臣合謀而後行慶氏專執

國政豈不與知而黃以母弟貴寵權勢將傾必慶氏

譖之於君以致奔楚黃既至楚則以從晉之罪委於

慶氏此陳侯所以畏楚殺二慶而弟黃藉楚得歸遂

東陳政也此事理之甚明者而左氏自相背馳矣故

黃之奔罪陳侯信慶氏之譏不能安其弟而黃從楚

以陷二慶罪豈在其下哉慶氏之譏虎實為之寅無

春秋私考

卷之三

襄二十

春秋私考

卷之三

襄二十

叔老如齊

黃震氏曰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於是釋怨而脩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克寬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邾莒交兵

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

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以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配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曰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間立來奔

漆間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間

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間立鄉是也

漆間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間

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間立鄉是也

漆間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間

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間立鄉是也

據南平陽今兗州府鄆縣也則二邑在今曲阜縣之西南界而其西則泗水之所經也○庶其不稱氏邾大夫非卿也以地奔甚於叛矣凡以地叛者據邑而不服其君也奔則以地與人叛何足言乎是時魯取邾田又重以仲孫速之伐邾衰方甚而庶其即以二邑來奔乘其不敢與魯抗也而魯納之邾何所控訴焉庶其既納而莒牟夷邾黑肱皆接踵來矣餘見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下黃震氏曰襄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歟

春秋私考

卷之七

七

襄三

夏公至自會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者書之孫鷹之子晉卿也欒書在晉專執政權嘗滅趙宗害卻氏而厲公見弑於國人實書所主書雖尋沒而鷹之汰虐已為同列所已矣第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於禍耳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為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易疑也故州賓一謗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權勢之盛可不戒哉○君子遠不適晉國楚晉之讐也盈之奔楚憤

然棄去本欲因楚方以復國耳此則盈無君之罪也盈雖奔楚而楚實無意於盈不久而即奔齊矣豈非悼公餘威之及楚者猶未泯邪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家鉞翁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

春秋私考

卷之七

七

襄三

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為異也趙汭氏曰日月交會有常而積久不能無小變動日或失其常度則雖巧曆有不能盡其變者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三十年中頻食者再此固不可以常理推也

曹伯來朝

魯文公成公時與晉親睦曹文公壽宣公虛欲恃晉為安故相繼朝魯及成公負芻為晉所執而魯不與解紛謂魯為不足恃也遂不復朝至是武公滕嗣位

三年畢喪復以魯能事晉而來朝以備舊好焉此以小事大不得已而然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許翰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趙鵬飛氏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盈亦何能為哉蓋懼其挾楚以入爾杜元凱曰商任地闕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二十有二年 庚戌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自蕭魚以來楚猶不競故欒盈至楚猶懼不受時蓋未至於齊也故晉復會諸侯于沙隨以錮之左氏載盈適齊於秋非也盈非有犯上之惡徒以范氏私怨而輒為之兩合諸侯盈安得不遂為惡哉齊莊公陽

與晉會而陰然盈則齊晉之讐復與矣胡康侯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為令尹○凡曰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追舒之殺必謂其為令尹而不圖中國也若寵臣多馬之微德無關於國家之大故楚亦豈遽殺一貴卿哉

二十有三年 癸亥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杞孝公句卒弟益姑嗣是為文公

夏和界我來奔

界我邾大夫名蓋見逐而奔棄君避患則誠有之未



列之臣不加黜逐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臣者此其一也故臧孫亦曰季孫之愛我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石猶生我疾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及仲孫速卒而孟氏之家臣果請于季氏而以亂逐之統本小人見逐宜矣仲孫羯父死甫兩月而忍於害父同列其有愧於莊子多矣○按臧孫統奔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為後孔子謂其要君罪之大者也然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臧為統既不得所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奔齊畧而不錄

春秋私考

卷之七

五 襄三

晉人殺欒盈

盈之入晉主不由君而韓趙荀范之族即群聚而攻之至於曲沃則國亂無政衆人乘勝共殺非以國法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既入曲沃則專祿阻兵無人臣禮而為衆所排先絕仕籍固已目其為賊矣故不得同於在位之辭而但稱名耳齊履謙氏曰凡殺大夫不稱大夫者皆討賊之辭晉欒盈鄭良霄是也見殺於他國者陳夏徵舒陳孔奐齊慶封亦皆討賊辭也今按欒盈良霄徵舒孔奐慶封固皆有罪然在本國殺則不稱大夫者先絕於仕籍也在他國

殺則不稱大夫者兩下相殺之詞也聖人亦據事實而書耳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遠襲莒高閔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詞以伐若衆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為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春秋私考

卷之七

五 襄三

謝次雍輸之故且告將侵齊也杜元凱以為質克欒氏非矣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孟孝伯也詳見去年仲孫速卒下高閔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於晉故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

夏楚子伐吳

自會向之後中國不與吳會者十年而諸樊不及其父為楚所輕嗣位以來兩見伐矣詳見十四年楚公子貞伐吳下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

趙鵬飛氏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實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奸也左氏以為崔杼送楚使而伐莒則妄矣何所據而謂齊與楚通使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此年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詳見二十一年日食下

春秋卷之二十一

襄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衛侯之奔孫林父為之非寧殖所主也特嘗與聞其謀耳蓋林父自成十四年因晉歸衛專執政權者十九年矣倚晉為援結魯為盟又每預諸侯之事而諸侯之所親也故晉嘗就其所食之戚而會盟焉此林父之所以敢於無忌也若寧殖則僅於襄公初年兩從晉悼公征伐事權猶未專也而當時以逐君之罪同歸寧殖此臨死時所以不平而以掩惡屬其子也故寧喜嗣位意在納君獻公知之遂陰結喜左氏所

載母弟驪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蓋即此時語也寧喜於是納獻公為義而遂與林父相傾矣夫林父豈不欲深治喜哉顧喜之所仗者義協於人心而宗強衆與亦非林父所能制耳故夷儀之會本寧喜欲納獻公而諸侯亦許之成其謀也但晉人私於林父事卒無成耳然則衛之禍晉霸所致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左氏以為將伐齊水不克不亦誤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既制吳於是伐鄭矣蔡陳許皆從楚之國也楚率

春秋卷之二十一

襄公

三國伐鄭瞰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氏宜咎名陳卿也王孫氏曰宜咎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鍼尹宜咎○左氏以為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敢復奔楚乎蓋為公子黃所傾而奔楚於楚耳

叔孫豹如京師

魯卿雖不常至京師然亦有時而往豹有賢譽豈亦

假此以為名歟義見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下傳以為穀洛闢毀王宮齊人城剡而穆叔賀之則事既拂理而義亦背經其誣乃至此乎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胡庠侯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七終

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襄公三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曰以報孟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初得政時正當晉悼公始霸晉三預列卿會盟以結於晉矣悼公繼又親率諸侯六為大會而齊靈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公負險怙強志輕晉霸皆不親行而使太子光往光既習於諸侯之事而驕心生矣及嗣立自矜才智不集眾謀親將伐衛而遂伐晉取怒霸國必非崔杼之意也既又使崔杼伐莒伐魯以威四鄰觀其事本無遠圖特君所欲為群臣不敢逆耳崔杼身執國政懼諸侯之報而晉為之主則無以自解矣故乘晉怒光遂加以弑左氏載莊公通於棠姜驟如崔氏意者設謀誘致誣其罪以說於晉耳是故國無政而眾亂殺則稱人君無道而微者竊殺則稱盜聖人直斷崔杼弑君之罪無可疑矣晏嬰力不能討則自明其不必



死亡之意以免禍而已嬰惟不為杼所疑故能臣景公而景公之立也嬰必陰有力焉君子亦原其本無黨惡之心馬耳○光弒而異毋笏曰嗣是為景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再會于夷儀亦欲謀納獻公也而止於孫林父之議由是寧喜計窮遂因衛侯出盟重丘而據國拒之不入使入矣晉人黨惡以致衛禍如此何以為盟主哉在氏以此會為伐齊故非也蓋夷儀本衛地自崔杼未弒之前已為會矣而齊人不在故左氏亦曰將以伐齊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二 襄二十

齊然師未至齊未免強為水不克之說使其果然則崔杼豈不少畏而敢再伐魯邪蓋寧喜欲納獻公正當未會前事而晉侯亦欲乘此息齊之爭左氏所謂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者疑即會時有此議也使非林父沮撓其間則諸侯已無他辭豈待會而又會哉若崔杼弒君本為說晉晉人必不以為罪者也故慶封賂晉理或有之但其事當在告死之初必不因事始動而說者遂以為受賄免討其亦不考於事理之實矣左氏又於此下附以齊成之說所序諸侯未嘗有齊何以見其請成而預盟

哉伐齊之說不足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公孫舍之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餘詳見本年公

孫夏伐陳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兩會夷儀而人心不協故又同盟重丘以推晉霸德義不足以服人徒盟何益哉○重丘杜元凱以為齊地非也張洽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今按乘氏在曹縣北三十里杜佑氏以為漢句陽故城是也則重丘其曹地歟

春秋考

卷之十八

三 襄二十五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入夷儀者先儒俱以為行也若果行也是時衛已立剽為君以衛侯列於諸侯矣則行當書名以別於衛侯行位已絕則當書復以別於未絕既入夷儀則與鄭突入櫟事同後又不當復書歸矣然則入夷儀者剽也非行也蓋剽與諸侯同盟重丘重丘地在曹州乘氏去夷儀遠矣而寧喜據國拒不得歸第晉兩會夷儀其民雖不敢受而畏晉威焉僅得入居於此耳故夷儀之入剽剽之漸也而寧喜專國蔑君之罪可

見矣

禁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舒鳩有導具伐楚之意故楚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是歲公孫舍之既入陳而公孫夏又伐陳蓋子產用事而示之以強也去年楚子率蔡陳許三國伐鄭而陳尤為楚致力左氏所謂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是已夫楚之侮鄭以其不敢敵耳於時子產方強政治以為鄙我亦亡故

春秋考

入卷之十八

四 襄二十五

以報陳為事一歲而再加兵焉雖兵出於忿而亦謀國自強之術自是楚雖不能無討而亦以服鄭為難不得不從弭兵之議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一名諸樊伐楚以報十四年二十四年之兩伐吳也巢服楚小國在群舒之東詳見文十二年楚圍巢下諸樊之世未嘗得志於楚見其勢稍衰矣○胡康侯曰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

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吳子遏卒於餘祭嗣

二十有六年甲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甯喜殖之子也○甯喜欲納獻公未為非正然已立剽為君亦宜有以處之故衛侯鄭之於叔武未嘗殺也北面事之為君而又殺之不道甚矣且喜以政由甯氏之故而助獻公則亦私意也安能免於弒君之罪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春秋考

入卷之十八

五 襄二十六

剽在夷儀而孫林父在國所以不敢動於惡者懼衛人之不從耳及甯喜弒剽則林父無所容而入于戚以叛衛矣書入見戚人之不欲叛也夫事君者可貪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林父敢於為亂矣然禍之所起由於自晉歸衛晉人養惡之罪其能揜乎○陳傅良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

衛獻公許甯喜以政由甯氏而得復國則屈於臣下失君道矣故稱名剽既為君其位已絕故稱復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偃之子也是為中行穆子○兩會夷儀謀衛弗克以致齊善弒剽而納獻公晉之耻也於是諸侯皆散無以為謀故使荀吳來聘所以致諸侯也足以見其志數而以禮下人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黨孫林父以致衛亂諸侯由是不服魯公以荀吳之聘親出會而鄭使卿來宋曹皆遣微者他國一無至焉故晉亦但以微者從事其列於鄭良霄之上者尊霸國也澶淵近戚於此會焉欲庇林父以飾己非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八

六 襄二十六年

而歸惡於齊善也喜之執其謀在此矣林父罪狀已著而晉猶陰為之助使得保全何以令諸侯哉若左氏謂晉人討衛取衛西鄙以與孫氏則林父方當得罪之際晉亦宜畏衆口焉未必遽至此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氏載宋芮司徒女子曰棄長而美平公納諸御嬖生佐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戾事痤無寵誣痤與楚客盟將為亂向戌曰固聞之求其弟佐為請向戌聒而與佐語故使失期痤無救乃繼已而公知其寃烹伊戾黃震氏以此為向戌之罪也

凡殺世子皆變寵廢孽而先有奪嫡之意然後小人乘間與讒以為之助寺人伊戾之譖太子痤與向戌之得證之由平公嬖佐之母也公囚太子使無以自明則太子不得不自縊耳是宋公有欲殺太子之心者也故專自宋公而斥殺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義同夫向戌小人不不足論矣是時樂喜為政其守己處人多有可觀今殺太子乃事之大者而獨不能救則亦全身固寵具臣之才爾

晉人執衛甯喜

衛獻公之復國晉人不敢以為非也其執甯喜特以

春秋私考

八卷之二十八

七 襄二十六年

弒剽故耳不言以歸未至其國而即釋之也執甯喜而不討孫林父則甯喜有詞而遂縱之其執也姑伏正名以塞霸責豈真能為衛討賊哉左氏謂衛侯如晉執而囚之事比執甯喜為重而反不書豈有此理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甯卒于楚左氏以為請伐鄭於理或然甯卒子蓋嗣是為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至是晉益不振諸侯皆貳矣楚人知之故復伐鄭以

報伐陳之役雖不得志而其勢益張中國於是起弭兵之說矣陳蔡許皆前年伐鄭之國今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氏封名慶克之子也○崔子弑君慶封為黨同專政柄聲勢相依晏嬰雖欲輔景公為政而未可以有為故先勸其君以息爭脩睦使崔慶悅於和眾安民此慶封之所以聘魯也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

春秋考

入卷之十八

八

襄下七

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矣齊靈末年無歲不加兵於魯而莊公又使崔杼來伐故齊先加禮以謝前過而魯憾已深久猶未釋至昭七年齊強政治始暨齊平解怨釋讐不事侵伐此可以見晏嬰謀國之善矣且慶封返國而崔氏逃亡則盧蒲葵之間封其謀必起於封使魯之日而實晏嬰陰有以相其成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是為文子趙武始用蓋在晉悼公初年以韓厥欲為趙氏立後也夫趙盾弑逆

賊其世宜絕而武其嫡孫何以立焉蓋趙衰之動不可無後而趙盾得罪同括子孫必無存者故復立武耳若於衰則賞延於世於盾則罰不及嗣即崇伯殛而禹作司空蔡叔囚而仲為卿士之意也况悼公初年當大臣危疑之時烏得不以此安巨室之心哉餘見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下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公孫歸生字子家石惡買之子孔奐必孔寧之後○詳見七月盟宋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獻為孫林父之所逐已疑於強家矣雖因甯喜以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八

九

襄二十七

復然喜能用眾以弑君獻亦豈能恃之以為安乎苟有譖之者則必不能無動也况與母弟鱄相厚則形迹又有涉於疑似矣此衛侯殺喜之本意也然衛侯之欲歸本許喜以政由甯氏則弑剽者幸其所欲為也非可以復言討賊矣特患其事而文致之以可殺之罪不足以服人心矣故以國殺而不去其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公之母弟即子鮮也從於出奔治之返國可謂能厚其兄者矣然與甯喜同朝不免相依權寵形迹之間涉於私黨衛侯懲於孫林父立公孫剽之事

不惟疑喜抑且疑縛矣故寧喜既殺縛遂見逐而奔  
是為明誓保身者乎凡人臣書名書券皆非美詞也  
則左氏盛稱其賢豈不誤哉衛侯疑忌寡恩不能安  
其弟於所厚者薄而能保其臣民者鮮矣○胡康侯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  
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又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  
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  
得國猶非其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地以宋宋亦與會盟焉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十八

十一 襄三十

蓋向戌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皆携澶淵之會僅得  
魯宋鄭曹四國而已趙武新執晉政計無所施而向  
戌者宋大夫之達於政者也以為晉霸無為則宋受  
楚患幸已善於楚令尹屈建則欲有以紓之故為弭  
兵之說以告於晉適契趙武之謀而楚欲與晉為匹  
重違向戌之議亦見許焉是以晉楚同主夏盟也魯  
衛曹宋者晉之從也祭陳鄭許者楚之從也會分二  
主而其從交相見焉晉霸不競授楚以同主諸夏之  
權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  
其勢益強莫敢違矣然則宋之會盟中國之衰而晉

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說者以為楚人衷甲爭先而  
晉惟以信為本故以晉為先則誤矣左氏載齊秦邾  
滕在列而經不書左氏誤也其載楚使驛謁諸王而  
後相見之禮定亦不足信○陳傅良氏曰以諸侯分  
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南北二霸天下之  
大變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丙辰

春無水

夏衛石惡出奔晉

春秋私考

入卷之二十八

十一

襄三十

石惡衛之世臣已預諸侯之事而其父石買嘗為孫  
林父立剽之故而伐曹者也衛侯既殺寧喜群臣必  
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者而石惡以用事之臣宗強  
黨附尤衛侯之所深疑者也是以見逼而奔耳左氏  
以為討寧氏之黨則何待於二年之久意者以其嘗  
黨孫林父而猶懷貳心乎

邾子來朝

高閔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  
悼公來朝詳見元年邾子來朝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羯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羯先如晉左氏以爲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強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若告晉以公將如楚而後往則豈晉人之所欲哉此不近於人情矣書此以見趙武爲政威不足以及重於諸侯也

冬齊慶封來奔

是時崔氏亡矣崔杼何以不書死自縊也其子崔明何以不書奔未爲大夫也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亡

春秋私考

卷三十八

十一 襄二十八年

則慶宗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間慶慶封荒淫嗜酒剛愎謀爲蒲盧孽所愚而不知尋自及也夫虛蒲孽者虛蒲葵之族而然則莊公之黨不忘報讐者也孽寵於慶而然得行其謀矣故因其家亂以慶攻崔崔氏安得不亡乎孽謂杼爲君讐天棄則封必不肯以君讐自居而然復得歸爲慶所用此孽謀所以爲出於然也然既事慶因變報讐於是慶氏亦繼崔氏而亡矣夫然本莊公私讐小人特假此以爲名矣而然之謀安嬰亦以與聞焉不然其事近於國亂無政當景公之世何恃而敢爲

乎故孽伐崔而國人助之然伐慶而陳鮑助之則以晏嬰有足恃焉故也乘亂去奸不勞已力期年之內二族皆亡可謂善於謀國矣但杼封二逆未嘗明正典刑則亦不得爲討賊耳然封至魯不久畏齊奔吳非晏嬰以正治國則亦安能杜其復入之望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之如楚蓋以宋之盟故親往朝也臣不行而以君往畏楚甚矣而反爲楚所辱使之親禴且止之送葬焉此非季氏之所貽哉魯臣全無主辱臣死之心故後書公在楚以見魯臣幸其君之不歸而得恣行於

春秋私考

卷三十八

十一 襄二十八年

其國也鄭漁仲曰從楚之諸侯交於晉從晉之諸侯交於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於今始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靈王泄心崩子貴嗣是爲景王○楚康王昭卒子熊麇嗣是爲郟敖○甲寅至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必有閏矣然不以閏書闕文耳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止公送葬旅瑣無依襄公之困辱甚矣魯臣不

以爲意幸其不歸故歲首公在他國者恒不書此特書所在以存着也蔡履謙氏曰季氏無君故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行卒

衛獻公行卒子惡嗣是爲襄公

閹弒吳子餘祭

閹不言國不知其何國也不究其所從來而即用之以爲閹人其君變焉無上下之分之辭也不稱姓名微之也穀梁傳曰閹門者寺人也禮君不使無耻不

春秋左傳

卷之五十八

十四 襄元

近刑人不狎敵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吳子餘祭弒弟夷末嗣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祀

荀盈瑩之次子高止厚之子華定弱之弟世叔氏儀

名文公子太叔之後公孫段穆公子豐之子○城祀

左氏以爲六月事蓋更闕文耳何以知之自此以下

俱蒙庚午日則理有不通耳○左氏又曰晉平公祀

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竊意晉德方衰人心

已散雖以義驅之猶恐不集若欲成母家安與大役則不惟諸侯不聽雖其群臣亦必有詞矣蓋杞在雍

丘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

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

楚之所爭也杞在二國之間足以通往來之路苟爲

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以長驅北方矣夫杞國小城

惡地未擊於必爭故楚之所急常在宋鄭而杞又以

王者之後於宋尤親宋猶自強足以支楚而杞亦依

以爲安焉盟宋之後宋既事楚則杞無所庇不可不

慮矣晉平因而城之則杞得恃以固終春秋後乃始

春秋左傳

卷之五十八

十五 襄元

與宋俱亡得非有賴於茲城歟故杞之城本爲中國計或者念母私情亦屬其間耳然晉平公不能脩睦睦鄰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轍而區區以城杞爲務則亦末矣○此與下杞子來盟事相關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句之子是爲范獻子報仲孫羯之如也

杞子來盟

杞子來盟又欲降而稱子也左氏以爲晉使司馬女

叔侯來治杞田非也魯距杞爲遠春秋之初杞雖常

事魯而魯實未嘗侵奪其地何田之可治乎但僖公

時祀以貢不能供欲求降子魯人責之猶仍其舊至是晉平公合諸侯城杞而杞人因欲降從子爵仍附魯貢故來請盟魯襄公既許之矣然明年漚淵之會猶使杞自列於諸侯則以魯責賦之厚故也故昭六年益姑之卒猶稱杞伯至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昭公亦不聽其稱子而自是終春秋之世杞復稱伯矣書此見杞之不能自強也而魯人不能庇杞以郵所無使困於供貢焉徒盟何益哉○杞本伯爵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吳子使札來聘  
春秋考 卷之二十八 末 葉二十九

札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而季則札也餘祭方為閹弒執使之聘邪蓋嗣君夷末也當為六月事而史闕之耳說見本年城杞下凡諸侯兄弟為大夫則稱名如州吁是也已為卿者則稱公子如公子慶父公子友是也未為大夫而以弟故食祿預事者則稱名繫弟如弟年弟語是也辭祿而不仕者則稱字如弟叔盼是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今札既稱名則已為大夫矣左氏謂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立棄室而耕則季札宜若終身不仕者也春秋於此乃以禮書

名何邪且札之為臣非止此一行也以傳考之當王僚未弒之前皆居官奉職之日而其辭立逃耕豈可語於諸樊世哉竊意札之在吳以賢得譽國人皆以其德足以君我而願之而札終不得國故稱譽日廣而傳為讓國之美談耶故自左氏所述前聞有諸樊將立季札之說而公羊遂附益之以為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以為君季子不受送為君而致國季子然猶未及乎其父所命也至於史記則又附益之以為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諸樊有命授弟欲傳以次而其說日以長

春秋考 卷之二十八 末 葉二十九

矣夫諸樊兄弟相及豈為壽夢賢季札哉自壽夢之卒至王僚之弒凡四十七年皆季札所歷之歲也則札當壽夢時尚甚年少而諸樊肯終讓其弟亦賢君也壽夢泉有公心豈宜遽舍嫡長之賢而欲立幼弱之札乎及考諸樊餘祭皆輕死為勇者也故一則取死於伐一則見弒於閹而國威不振者終二君之世要其行事似非知禮義者所為未必肯讓札也况又不能正終必非先有遺命其次傳及弟蓋由國家多難群臣議立長君耳及夷末初季札始用猶未為卿未能有勞於國惟導其君以通好上國言辭有文故



季札以知禮稱而溢美歸之矣夫夷末之死札辭為君亦或有之但父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強立固避之狀而諸樊于光亦未見其有爭心也故王僚代父夷末而立而得遂成爲君者十有二年使光稍有爭心則季札必當謀於吳衆推戴爲君以安社稷而僚必不得立矣僚以非次而立則其名爲篡而光使專諸刺之是兩下相殺也不得言弑而亂亦不在十二年之後矣况殺有主名又豈得併沒其實哉觀弑僚稱國則大臣不服而與國人共廢之辭也其時人心欲推立札札必不肯自污而延陵之逃實在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八

十九 襄二十九年

於此是札之辭國以此而得名矣札既不立則位必之光此群臣之所爲也而光何預於弑乎光之君國頗能自強不幸遇弑而不能自白其不爭之實札由不立遂得以專讓國之名若札者即其素身獨善亦一清脩之士也然以貴戚舊臣人望所屬國亂而不能定人君弑而不能討賊徒知守節竟廢大倫非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末者邪此固春秋之所不與也但來聘不稱公子者未爲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耳胡康侯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則過矣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一

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絕人與○吳之聘魯始此蓋假魯致人以離楚黨之術也而魯自此始貳於楚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本惡族也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使從城祀之役必其人貪慾專功故因其歸而去之左氏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是已蓋晏嬰爲政明於用舍能去不肖而立賢也止去而立敬仲之曾孫偃傳曰良敬仲也敬仲即高後則用賢之效可知矣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八

十九 襄二十九年

○北燕姬姓伯爵國召公奭之後杜元凱曰北燕燕國前縣按燕國即今順天府是也趙鵬飛氏曰自高止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黃震氏曰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三十年秋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遠氏罷名特爲令尹○楚知吳已聘魯故報公之朝懼失魯也張洽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行霸王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

之責而何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般弑父遂立為君矣計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左氏所載景公淫而不父之事無以考其必然但般本意嘗欲急於得國耳何以明之蓋春秋時凡臣弑君子弑父必關利害乃動邪心或以奪位或以專權或以見疑或以被逼皆非有權力者不敢為也及其弑也非遇忠臣死節亦未有不諱其事者如其事情隱微形迹稍密則遂以疾訃不使人知或稍彰聞不能自掩則或加以淫或加以虐或云遇賊竊殺或云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八

二十 襄三十

遇急自縊皆以邪說文奸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侯苟聞其事則亦以文奸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不以為非矣夫君而見弑豈無自取之罪然弑之者未有不因利已而動也邪說行而亂臣賊子肆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故弑逆之賊皆究其主名正其大惡之罪而後人知邪說之亂正矣夫亂賊邪謀終莫能掩如此可不畏哉○般立是為靈公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內女卒葬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今按伯姬歸宋在成九年至是已四十年併其未嫁之年而數之計已不下六十宜亦知所輕重矣當夫火勢剝膚以生為重奚必聽於傳姆而後避哉宵雖下堂於義亦無害也况經文書宋災而曰宋伯姬卒則災乃在其國中而非後宮迫切之地如僖二十四年之西宮災也何以必其為逮久而死乎當時蓋以伯姬為賢因附會其說而後儒遂妄傳其事耳故程端學氏曰行禮度義之輕重

春秋私考

卷之十八

三十 襄三十

禮重而義輕則守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傳不在而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之遺體義之重者也故寧捨身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伯姬之事害義以行禮孟子所謂執一者也死適與災同日耳穀梁之說妄意之也此論得之矣若吳澂氏以為罪宋之臣子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火其義甚正然亦以伯姬為火死也咸無取焉

天王殺其弟倭夫 王子瑕奔晉

倭夫者靈王之子景王之弟也稱名者王之兄弟列於上士也凡王之兄弟已受職位者恒稱王子如王

子季則為大夫者也王子虎則為上士者也未仕而以弟故列於群臣者亦使之不失元士視子男之標則繫名於弟如弟佞夫是也自下士以下則姓名不登于史策而王之子弟例不下列於下士矣○靈王之卒王子瑕之徒多附佞夫者至是景王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仁人之於弟蓋不如此書殺其弟見其無親親之恩也王子瑕者蓋必靈王之弟僂括之叔先儒以為景王子非也竊意今王之于當稱王某子凡稱王子者皆先王之子也若謂瑕為景王之子豈有僂括欲立佞夫而瑕反背父以黨逆乎僂括既為

春秋考

人卷之十八

三十一

襄三十一

罪首與瑕同時奔晉何為經舍首惡而獨錄瑕乎果為僂括欲立佞夫則殺佞夫不當遲至二年之久而括亦不得免於戮矣求之於經理有不可通者故傳註之說不可盡信而直以王子瑕為佞夫之黨也奔不書出者蓋失職之臣非居祿位而奔也而瑕覬覦非望以陷佞夫於死罪亦著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成襄以後公女自宋共姬外未有書卒者蓋春秋叔世政在大夫公女少有嫁為諸侯妻者

間有之禮亦薄矣故恒不書宋共姬獨以賢德見重於時而恩禮特厚焉此所以卒書而葬特道卿往會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侈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為其所惡然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也故于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蓋奔者有罪見逐之名則出於當國者所主矣許者鄭之讐也適讐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不言復者

春秋考

人卷之十八

三十一

襄三十一

未絕其位也不言叛者但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於叛君也良霄見逐於國本無大訶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復今乃藉讐兵以復國不既為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蓋先絕於仕籍以罪討耳稱人以殺者駟氏乘良霄之亂即率國人急攻而殺之不待歸獄於國也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是時于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此子產所以不主疆直也歟于皮即罕虎左氏序此抑揚亦或太過以經正傳斯可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胡康侯曰蔡景公何以書葬刺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殯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之會城祀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耳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鄰國有災皆未嘗謀而於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弔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然弔災卹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之不亦過乎當時蔡般弑君未嘗謀討而獨謀宋災先儒以為不知類者也故會不書所為而特書宋災故者蓋聖人疑其大會為謀中國也而罪其見矣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於諸侯者如此意其為人必仁厚有餘而才智不足者也霸業自此而益衰

其有以夫○會書所為例見桓三年會稷成宋亂下三十有一年紀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楚丘之宮也詳見僖二年城楚丘下蓋魯之故宮也左氏以為公作楚宮則勞民重事而春秋何以不書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者齊歸之子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左氏以子野為敬歸之子不足據也詳見昭十一年夫人歸氏

春秋考 人卷之二十 三五 襄三十一

薨下○卒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滕子以六年來朝至是又來會葬例見元年邾子來朝下滕之事魯可謂共矣然諸侯會葬諸侯非禮也陳傅良氏曰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患焉其稱人衆亂而殺之也然則弑君者非廢與也蓋為亂衆所挾而制其命者耳故展與

奔吳不稱爵以其未立為君也左氏謂展與為弑與  
經意不合矣

春秋私考

人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庚子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盡丁卯昭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昭公

襄公子子野弟名稠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  
凡三十二年謚曰昭母齊歸襄公夫人左氏以為夫  
人之娣非也辯見十一年夫人歸氏薨下昭夫人始  
娶及薨皆不經見左氏以吳孟子為昭夫人亦非也  
辯見哀十一年孟子卒下

春秋私考

人卷之二十九

乙 昭元

元年庚申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郊敖之叔也國弱佐之  
子也齊惡大夫齊子之後以字為氏者也公子昭即  
司徒昭哀公之弟也罕虎即子皮公孫舍之子以  
三父字子罕為氏者也皆國卿號杜元凱以為鄭地  
蓋即東號也詳見莊二十五年郭亡下○號之會鄭  
為地主也是時楚公子圍執政而晉與通好也同主

諸夏而交見其從皆循會宋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盟耳趙武所謂以信為本者力不能敵而其為人下之辭也豈真仁人之心哉自是楚益橫而莫能制趙武不能辭其責矣黃穀氏曰晉不得已而與楚共盟誠為無策一時天下賴之以安則不可少尚論其世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中國流弊實始此

三月取鄆

鄆國名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嘗附庸于莒故魯乘莒亂而取之若以為莒邑則當繫之伐莒矣左氏載莒訴魯取鄆之事以經文考之諸大夫會說

春秋考

卷之十九

昭元

原未為盟烏得言盟未退而魯伐莒且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莒方弑君又未嘗預會何敢突然遂往訴魯而楚反欲為莒執魯卿邪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何足信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為后子不稱公子者未為卿也其稱弟者雖未有職位而以親故食大夫之祿也例見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奔者以罪見逼而不能安其位之名非善辭也例見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下○秦在文宣成襄之世與晉相讐

至襄十四年為晉所伐而始閉關不出庶幾知治內

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於罪而逼逐出奔使適讐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為能正其家者乎幸而晉平無為否則鮮不為宋殤公之公子馮矣鍼與楚公子比同時在晉比以後歸而遇昭公嗣立遂為所奉以弑其君然則畏鄰戒者安可棄親使適讐乎書秦伯之弟鍼所以罪景公之寡恩也○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

春秋考

卷之十九

昭元

此而已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竊謂左氏此語皆浮夸也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千乘而其正卿始得百乘耳后子尚未為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遂從哉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欲竊貨懼有追奪故士會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為之送幣及其器用財賄見其不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入反歸取酬幣者哉后子多其車乘棄國適讐幾於叛矣雖有自文之辭何足以為善也而乃謂之令圖天贊天其助惡德者歟

后子兄歿始歸此理所有但司馬侯所以過譽后子者或其為利所沒欲說其君以必納耳然實怙好之言也而左氏遂真以后子為實觀其序此首云其母曰弗去懼選是謂后子能見幾而作矣如此則后子之去當在其兄即位之初及考景公代桓而立乃在成十五年距此已三十六年矣尚得為見幾乎左氏之說大失春秋書奔之義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華卒子穿嗣是為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春秋考

人卷之十九

四

昭元

左氏以狄為無終群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為太原晉陽縣皆非也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以為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強悍而又有赤狄為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為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

鹵地之志也自此兵威一振而狄地漸多歸晉矣然不見於經者以非取降及滅也凡得地非用兵而自來附者恒不書餘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及文十二年敗狄于交剛下○左傳於此載崇卒毀車之說此未必自荀吳始凡戰大抵然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弑而去疾奔齊至是因齊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必與國人相約衆心無疑然後許入而為之逐展與耳不然去疾烏能久安於其位乎入難詞也見其為衆所拒議定而後得入也

春秋考

人卷之十九

五

昭元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密州之次子其以國氏例見桓十二年突歸于鄭下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實不以為君也左氏以為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豈其所遽能哉孔穎達氏曰莒展與弑君而立未會諸侯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為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者正鄆田之界不使莒得侵也必用師者以備莒也公羊傳曰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

曷為帥師而往畏咎也得之矣

葬和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葬于麋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慕及平夏葬王於郊謂之郊教黃震氏曰經書卒而傳稱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今按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弒君大惡也豈以偽計而得免乎公子圍若果弒君春秋豈有諱而書卒之理且殺其二子亦事之大者安得併沒其實後儒誤信左氏不得曲為之解

春秋考

卷之十九

六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比字子干共王之弟也長為康王次即靈王次即比又次則黑肱是為子哲又次則棄疾是為平王此左氏所序長少之次也傳載右尹子干出奔晉官廐尹子哲出奔鄭然子哲之奔不書未可以為皆實也楚廢未屬續之前靈王方以公子奉使而此時為右尹居守靈王苟終事不還則比將自立必不推戴奉迎其兄此比之所以得罪而見逐也

然靈王既立則比已北面事之矣胡康侯謂比未嘗一日事處為君亦誤也

二年醉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厥之子也是為宣子晉自趙武與楚師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矣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曾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王葆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

春秋考

卷之十九

七

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曰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字子哲公子駮之子公孫夏之弟也黑好在人上專肆憤心啓良霄之亂致游楚之爭誠足以害國事矣至謂其將作亂不過群族之構言耳罪狀未明可以無死者也是時子產當國苟以黑為不肖去之可矣乃使吏數其罪而以國法殺之不亦過乎故不去其大夫夫黑貴戚之卿也子產不以親親保全



孰謂其為政事尚寬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魯自晉楚之從交見之後親往朝禁其禮必厚而於

晉未嘗親行昭公初立韓起以貴卿來聘固將責魯

報聘之重也而僅使叔弓往焉則享贈之禮必不及

於當國正卿而不副晉之所以責魯之意矣於是昭

公親往謝之而不知晉人之意不在公之親行而在

禮之未備也所以至河見拒而季孫宿繼往非為抑

君助臣是時叔孫豹雖為正卿而或已老矣宿方當

國則責實歸焉安得不親自往謝耶自後昭公如晉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九

昭二

拒復而正卿不往謝者率至於是見辱其有責於禮明

矣左氏謂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公還季孫宿遂致服者恐未必然也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滕成公原卒子寧嗣是為悼公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

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襄公之時雖累從晉會列于諸侯而

猶朝晉不失事大之禮蓋小邾本魯附庸故耳高閔

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

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諺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

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姬姓伯爵國舊幽州薊縣是其地也召康公奭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九

昭三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見襄

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下○胡康侯曰按左氏燕簡

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夫人比以殺

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

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

也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

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

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

陪貳以自危矣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

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癸

春王正月大雨雹

黃震氏曰雹戾氣也去多大雨雹今又大兩雹災之甚也○劉原父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水故非也魯雖藏川也之水未為不藏水如五帝之前未有藏水之時豈長兩雹乎且豐之為人狡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昭四

歸之藏水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餘見僖二十九年大雨雹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元凱曰徐在下邳僂縣東南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有徐城是也頓在陳州之南今項城縣界內胡在漢汝陰縣西北今潁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即漢汝南郡平輿縣故城在今汝寧府東汝水南淮夷在今淮之南北詩宣王率彼淮浦以省徐土則主淮北

言召虎浮江漢以伐淮夷則主淮南言皆一人所有之地也申即漢南陽郡宛縣申伯舊封國時已屬楚今南陽府南陽縣也○楚之所懼者吳也楚欲窺中國則恐吳擬其後故晉與吳合而楚不敢北圖矣自會宋以來晉楚同好而楚無晉規於是遂自為主而大合其所與之諸侯于申焉淮夷向無預會而亦至者以其為東諸侯通吳之道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流亦要地也則斯會蓋為拒吳計耳左氏以為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恐不必然蓋盟宋會號楚皆與晉同霸晉既甘心讓楚矣何必再求諸侯而盡及近淮

春秋私考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昭四

小國邪夫齊魯晉衛諸國是時皆已通吳而其道由淮以往此楚之所急在淮也故特私與屬國為謀以斷吳通中國之道而晉自此亦不得通使於南方矣若其為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固宜有之矣

楚人執徐子

申之會淮夷預焉專為斷吳通上國之道也淮夷必以通道之咎歸徐故楚人執之蓋徐服楚已久此則謂其不能閉道為亂已耳觀史記載季札事云札初使比過徐使還徐君已死解劍繫之冢樹而去可以

見吳通上國必由徐道矣至十六年齊侯代徐魯蓋  
在此徐君墓或以為在兗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  
張秋鎮誤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此即會申之諸侯也徐子方見執鄭宋小邾稍遠於  
楚楚不欲煩而先謝歸故獨與蔡侯陳許頓胡沈淮  
夷伐吳中國之道既斷而吳無救此楚之所以肆行  
無忌歟吳本中衰之日季札勸之以通上國方脩內  
治固不足以當楚之強也

執齊慶封殺之

春秋考

卷之十九

十一

昭四

齊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齊讓而又奔吳吳雖與  
之朱方而使居之未仕其國故猶繫之齊楚伐吳而  
慶封在焉以其為齊通吳之使也故殺之非為討賊  
也慶封之罪楚未必知雖知之亦未必以為討也然  
曰慶封則誠以其人為有罪耳

遂城賴

賴即漢汝南郡穰信侯國廢城在今汝寧府光州息  
縣東北○賴本近楚之國必依違吳楚之間而不能  
自立者也故楚乘伐吳而滅之所以威與國也其暴  
橫甚矣

九月取鄆

凡取外邑必繫之伐國如伐莒取向是也向木小國  
未嘗書首滅之蓋自服於莒如其屬邑耳取鄆不繫  
之伐國則鄆本自為國也其非滅為首屬明矣鄆素  
屬魯為取之始以為己邑耳餘見成六年取鄆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初與仲孫蔑同朝  
未有失德及蔑以疾在告而國事委焉則遂見伐於  
莒於齊雖邾本事魯小國而亦來加兵非賴君臣朝  
夕晉庭幾於無以自立其後又使襄公見辱於楚昭

春秋考

卷之十九

十一

昭四

公見辱於晉尚能為自立乎而堅牛之禍則平生盡  
見矣左氏序其本末大抵以為社稷之衛蓋為之前  
者叔孫僑如為之後者李孫宿皆小人也則豹庶幾  
為賢耳若以比之仲孫蔑則不逮遠矣謂之能衛社  
稷難矣哉豹以日卒正終于位也左氏謂牛置虛命  
微則過矣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中軍者三軍之中軍也初作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  
為三而掌於執政之三卿中軍必當國正卿之所代

掌未有常也雖分爲三而賦皆歸公至是叔孫約卒  
季孫宿代之當國而三軍之作本季氏之意也故宿  
遂專將中軍而上下二軍則叔仲二氏之所掌焉自  
是季氏世專魯政而以將中軍爲常矣舍者棄而不  
有之辭蓋叔仲二氏猶賦於公而季氏則以當國之  
故盡專取之公不得有矣故獨舉中軍而言舍也左  
氏以爲四分公室則軍分爲四矣春秋何以不別白  
其辭乎意其所以爲此說者亦計後日公家所入而  
言耳蓋季氏盡征中軍終春秋之世而叔仲二軍則  
歸公之賦亦漸減矣至定哀時以十二分爲率則季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九

五昭五

氏盡去四分而叔孫去四分之三仲孫獨忠但去四  
分之一此以四計三家之入耳其實公室之所存者  
十二分之四而舊額固未嘗改也左氏誤傳季氏擇  
二子各一之說而後舍中軍之義不通矣况初舍  
之時止是三分去一而叔孫舍仲孫饒皆未盡專公  
室所存尚有十二分之八安得遂謂之四分哉然則  
中軍之舍罪專在季氏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卿蓋屈建之後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殺宜  
申下按左氏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然實非

其罪也以國法加之耳故不去其大夫

公如晉

左氏傳曰公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  
也不可謂禮○公之如晉事朝國之禮也晉方不競  
而魯猶朝之魯弱可知矣

夏晉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本紀邑爲晉所取詳見隱四年晉人取牟婁下  
防茲莒二邑名杜元凱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  
姑幕縣東北有茲亭按平昌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六  
十里姑幕城在今諸城縣西四十五里牟婁則在防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九

五昭五

茲之間而南界於莒今皆隸青州牟婁防茲入於魯  
而地與諸城縣屬矣○牟氏夷名莒卿也於法應書  
豈以重地故哉○及者有別之辭地而言及所以別  
彼此也蓋牟婁莒取於紀者也防茲莒本封地也而  
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苟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  
取謹及闡例何以通乎餘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  
奔下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曰晉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  
歸公竊意是時晉以亂故卿佐離心盟會與晉不通

恐未必能想磨傳特以公歷三時乃歸故附會其說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晉師于蚡泉

杜元凱曰蚡泉魯地○首師至魯為追討年夷也孫明復曰魯既受晉叛人邑又敗晉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

秦伯卒

秦景公卒子嗣是為哀公高閻氏曰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姒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紹興府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九

十六 昭五

古越州也二十餘世至允當蓋在此時越稱人微者來會不為主耳蔡陳許頓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越在吳南能為吳患楚子合此二國以伐吳夾攻之術也吳欲北與楚爭則恐越人之擬其後而吳自此不易報楚矣是時季札仕吳能遠通上國而不能近結越人亦未見其謀國之善也然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義銳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焉至於柏舉則一戰及郢公然則以兵侮人者豈非自侮之道邪季康氏曰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左傳以此為報棘棘麻之役非也吳方不競

未必能伐楚入其三邑何報之有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益姑卒弟郁釐嗣是為平公○襄二十九年杞降稱子來與魯盟矣既而稱爵故曰杞伯也益姑之卒非計也於不日見之魯人聞之弔葬如常禮不廢喪紀也自是杞以爵列于諸侯終春秋之世矣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如晉只是事朝之禮君歸則臣往此強臣所以自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九

十七 昭六

結納也左氏以為拜首田亦緣晉人想晉之說而附會耳

葬杞文公

葬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華臣之族宋之右師也凡書奔者皆言有罪而見逐非美詞也如左傳所言寺人柳譖逐合比則合比為無罪矣豈聖人書奔之意哉蓋右師者宋之首相也欲納華臣之族理或有之而華亥又為之徵未可以為非實也故以經文為據則得失自明耳宋平公在位已四十年他臣未有不安其位者而獨於

華氏有罪去之不疑今三病矣非深知華元專決之迹豈能勇於去惡如此哉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遠罷字子蕩時為令尹○楚處至是三伐吳矣制吳將以得志於中國也使無乾谿之獄其禍豈但已乎

冬叔弓如楚

魯自具札來聘已貳楚通吳及昭二年韓起為政又專意事晉矣及楚會申之後連年伐吳楚勢方強而事晉又不見答也於是使叔弓通好于楚而明年公

春秋考

卷之十九

七

昭六

復親朝懼勢惕威中無所主如此魯君臣何以自立哉高閔氏曰四年公會申已而震楚兵威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欲使納簡公也以大國之君親行而不聽其令所以罪燕臣之不忠而亦見齊威之不振也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有輸有暨者及輸者以彼求我之詞暨者以此強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文義與宋公之弟及

暨仲佗石驅同齊故謙我曰彼欲而求成於我曰輸我欲而往平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是時晏子相齊強於政治是魯求齊平也故曰暨襄公十八年齊使慶封聘魯不欲釋怨故又無報使至是始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薨薨啓疆召公而如楚汪克實氏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逼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蒞盟

舍左氏作婿豹之庶子也是為昭子豹卒距此二十

春秋考

卷之十九

九

昭七

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歟舍以賢稱善本於此○許翰氏曰始暨齊卒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殺梁傅曰卿曰衛侯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據此則古之所諱者只是不直稱君名耳○衛襄公惡卒子元嗣是為靈公左氏傳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父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故孔成子立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克寬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今按悼子之卒不見于經必未為大夫也或曰卒在武子之前子意如即以孫繼祖是為平子

春秋考 人卷之十九

三十一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先公之子不論諸父兄弟凡為卿者皆稱公子如公子益師公子翬皆隱桓諸父行也公子慶父公子季友皆莊公兄弟行也為卿則稱公子者重卿族以別於大夫也其為大夫預國政而未列於卿者與微者不同則稱名在諸父行則如翬於隱公時不稱公子是也兄弟亦然如衛州吁是也雖未有職位而以親故食大夫之祿者與預政同衛繫齊年鄭語衛鱣陳

黃秦鍼宋辰是也志於祿而欲歸得國者則亦稱名如衛晉鄭突齊糾小白曹赤邾捷菑首去疾齊陽生是也下此則士列於微者而名姓不登於史策矣然諸侯之子列於大夫不與士齒禮之常也其賢而不仕不肯受祿者則稱字如蔡季許叔紀季叔肸是也稱名者以臣禮諱之也若季友始稱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而後書季子來歸則以其如陳葬原仲之時已棄官去而來歸之日以賢召之亦待之以不臣也衛繫稱兄齊年鄭語衛鱣陳黃秦鍼宋辰稱弟謂其實未受官而但因親得祿也如叔肸之賢而書弟亦非

春秋考 人卷之十九

三十一

有官之稱皆重親以別於已仕也以罪討而絕之於屬籍則不稱弟如鄭段齊糾是也陳公子招會虢稱公子招矣及殺世子偃師後稱陳侯之弟招者招嘗真為卿行事於諸侯矣而陳侯有疾因世子偃師當國而絀之使以弟食大夫之祿招以此故遂殺偃師後復自為卿焉故殺偃師尚稱弟招而楚人之執則又書公子招也○招以絀卿之故而殺偃師則左氏謂公子皆有寵屬諸司徒招之說恐未得實蓋偃師以世子當國則本陳侯所欲立也及殺偃師則不得屬于留矣留者陳哀公之庶子也世子偃師是為

悼太子擊之陳者恒辭不繫之陳則偃師若招之世  
于矣汪克寬氏曰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  
非招之世子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哀公本有廢疾因太子偃師見殺憂患而速死則  
誠有之未見其為縊也陳哀公溺卒而國滅矣

叔弓如晉

昭公事楚者二年矣以其蠻夷很惡不足與親而又  
懼晉之見責也故將政事而叔弓復如晉焉自此魯  
既貳楚而楚亦不能有魯矣左氏謂其賀虎和也諸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三

昭八

侯宮成禮無賀者特託此以覘晉耳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于氏徵師名陳卿也陳人畏楚而不敢專故使于徵

師計喪且請立君也楚以陳為亂國將欲滅之惡其

言立君且徵師詞不屈故楚人殺之則殺非其罪也

故于徵師得稱行人

陳公子留奔鄭

留稱公子未立為君也陳棄中國久矣無可奔者是  
時鄭方從楚不得已而依之將託鄭以自解耳招之  
殺偃師也偃師之子吳必逃匿於外故陳侯之卒招

欲立留蓋招畏楚不敢自立也留奔而陳無君矣此  
楚之所以利於滅也

秋蒐于紅

紅在魯北境後漢志泰山郡奉高註云紅亭在縣西  
北蓋今泰安州地也然奉高西北汶水北陸也是時  
汶陽田方屬於齊魯安得往蒐於此杜氏以為沛國  
蕭縣西有紅亭則宋之東鄙而去魯益遠矣魯蒐又  
安得至此邪要之魯北境者為是意者其在汶南龜  
蒙間多山之地歟○左氏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雖大  
蒐亦不至此况經文止言蒐于紅乎蓋蒐索也索取

春秋私考

卷之十九

三

昭八

害物之獸也蒐非常狩惟獸害物則蒐故無常時亦  
無常地然主於除害而已意其為禮亦畧非必君大  
夫親行之事也故前此蒐未有書者昭公之世權在  
三家專用其民以騁田獵故以國事舉蒐遂同常狩  
自後合衆而行盡物而取率用大蒐無復限節矣○  
凡蒐公皆預焉特擁虛器耳劉原父以為公不與蒐  
故不言公非也觀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  
會公則公與於蒐可知矣其不言公者事以國舉亦  
猶大閱之類耳餘詳見定十四年大蒐比蒲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人者公子招之黨也公子過亦陳哀公之弟而與  
招同與國政者也○國亂無政歸罪於公子過而衆  
殺之歸罪於過者以立留之罪歸之蓋將以自解於  
楚也公子招賣國之情於是乎見矣

大零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

陳孔奭

孔奭陳卿亦公子招之黨也偃師之殺奭亦預焉故  
併見殺此非爲立公子留之故也若爲立留則當與  
公子過同殺矣蓋楚師既入陳而始討殺偃師之罪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九

十四昭八

其志本在滅國豈真爲討賊哉果爲討賊則當以招  
爲首惡矣招專權亂國自知有不赦之罪必有二心  
於楚故以殺偃師之罪歸孔奭而已反爲從得免於  
死其賣國賣友之情具可見矣放者羈置之而不使  
得復國也是時楚越方通故放之於越招奭爲他國  
所殺故皆不書大夫兩下相殺之詞也

葬陳哀公

葬陳哀公與滅同日見楚滅陳而即葬之且告魯使  
會葬也魯雖不及葬期而明年春叔弓會楚于于陳

則本爲會葬而行矣此非楚人制魯之術乎曰哀公  
者葬而加之謚所以係陳民之心耳黎錡氏曰書葬  
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爲楚師所  
據魯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  
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  
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耳今已書楚  
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奭葬哀公皆蒙上文  
云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九

十五

昭八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盡乙亥昭公十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秋

春叔弓會楚于干陳

八年叔弓如晉已貳楚矣至是楚子滅陳告魯使會

葬且言將親臨其地蓋欲致魯也叔弓不得已而往

會之亦可以見魯之不立矣左氏以為宋華亥鄭游

吉衛趙賢尚會經文所無不足信也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許遷于夷

夷即城父本陳之間地在淮北晉屬譙郡在今鳳陽

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成十六年許已遷葉至是楚以

葉為方城外蔽欲無有其地故遷至夷耳餘見十八

年許遷白羽下

夏四月陳災

陳亡無告災者故不言日然而春秋特書于策者必

有所據矣胡康侯謂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恐未必

然蓋叔弓會楚于干陳在春而陳災在夏已逾時矣

安得以為叔弓目擊邪假使叔弓不言其事則春秋

果必不書乎此非聖人經世之學也夫陳已亡矣其

民則先王封國之遺而心實不忘圖復者也國亡而

天災尋及誰與憐恤哉有志於興滅國繼絕世者寧

忍坐視乎故春秋因民心之不忘于陳尚圖興復而

書災以寓存陳之意穀梁子以為閔陳而存之得其

旨矣不然則凡魯鄰國之見滅者豈盡無災而何以

不一書乎

秋仲孫矍如齊

仲孫矍矍之子也是為孟僖乎○杜元凱曰自叔老

聘齊至今二十年高閔氏曰此暨齊平之故也今按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暨齊平之後既使叔孫舍如齊蒞盟矣齊大夫未有

報焉而仲孫矍繼往可見魯弱而事齊為恭也

冬築郎園

張洽氏曰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

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已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字子旗公孫寗之子公予欒之孫嗜酒多怨同

列惡之故出奔此晏嬰為政而去不肖也左氏稱欒

高二氏與陳鮑相攻因敗而奔則是國無政而衆亂也非由國法所治矣不亦誤乎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是為平子代祖武子而立詳

見七年季孫宿卒下○莒自密州弒後國勢日衰魯

既取鄆及受牟夷之三邑又敗其師于蚡泉所以侮

莒者至矣今又三卿並將而伐之示強威弱使不敢

爭耳夫豈義乎○胡康侯曰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

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

而公室無預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三 昭十

存矣今按魯之三軍既掌於三家矣叔孫不預而叔

弓代將者見舍中軍在豹卒之後乃季氏所欲自專

而舍則不欲專掌其軍也故獨居守不出此舍之所

以為賢欺自舍外其後非三家不將兵矣

戊子晉侯處卒

晉平公處卒子夷嗣是為昭公○李廉氏曰孟子曰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

政在侈家賢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元凱曰無冬闕文○宋平公成卒庶子佐嗣是為元公

十有一年庚午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內大夫未有會宋公葬者叔弓以卿葬宋平公何其

重哉是時宋元公即位豈季孫意如將聘其女而特

重其禮歟詳見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四月丁巳楚子處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氏傳曰楚子在申君蔡侯其大夫曰王食而無信

幣重言其誘我也不知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四 昭十

般于申執而殺之○今按楚處誘殺蔡般與十六年

棄疾誘殺我魯子其惡一也然彼但稱楚子而此書

名者衍文也與僖二十五年衛侯滅邢而誤書燬者

義同蓋楚處暴虐之君也無故滅陳而蔡侯懷疑不

往矣故處遂用計而誘殺之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

若蔡般書名則紀死之恒詞耳○胡康侯曰蔡世子

般弒其君諸侯與通盟會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

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

執般於蔡討其弒父弒君之罪而無救焉雖古之

暴亂者不越此矣今處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

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以棄疾圍蔡繼之楚虔誘殺蔡侯之下見楚欲滅蔡之謀本主於虔也棄疾特為虔盡力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於經者為公子時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再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為襄公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昭十一

嫡夫人明矣○此與襄二年葬齊姜當互看

大蒐于比蒲

黃震氏曰諸家皆以大蒐為越禮非也謂譏昭公居母喪而蒐亦非也矢已不屬昭公矣趙鵬飛氏曰大蒐田獵之名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為供家廟賓客充君庖也餘詳見七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

仲孫閱會和子盟于稷祥

汪克寬氏曰自和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渙梁祝柯兩執和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度其界

我之奔和受滅統之奔雙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

既睦襄二十八年和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稷祥以脩好也高閔氏曰始也盟茂盟楚是魯君親與之盟今使閱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魯知之強弱斷可知矣雖與和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和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杜元凱曰稷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昭十一

凱曰厥慙地闕○左氏傳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已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許翰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成公夫人謚齊姜矣今歸氏亦謚為齊蓋以歸姓別於姜耳義與晉文公同說見成十六年燔卒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圍蔡稱公子棄疾帥師而滅止稱師者一事再見則  
從畧之恒詞也說見宣二年會晉師于柴林下以歸  
而用之則主乎用者楚子矣滅而書圍見其圍凡八  
月而始滅也 有者蔡侯般之世子是為隱太子其不  
稱爵國亂未立為君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  
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於死未立可知也胡  
康侯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  
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  
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昭十一

有國之稱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  
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  
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 齊

齊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元凱曰偃高偃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今按唐縣屬直隸保定府○北燕伯播越于外至是  
十年籍齊之力僅能納於別邑蓋為強臣所拒不能  
得國也此與鄭突入櫟義同北燕伯不名未屈于其  
臣也

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嘉卒于寧嗣是為宣公○高閔氏曰鄭去中  
國即楚父矣至於簡公棄晉悼之方與以國反正遂  
息諸侯之兵子產拒之 然慈仁民蒙其惠耐為春  
秋之賢諸侯

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閔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  
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朝晉其所待已哉晉以事大之禮責諸侯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昭十一

意不在禮而在賄也苟有賄焉雖貴卿不行可也何  
必君親往故魯政在私家公室不能具賄而用事之  
臣自佚進責其君親往此意如之惡也公至河拒  
還是意如無君遺其君以辱也然則明年公不與盟  
意如之執其端蓋在此矣詳見二年如晉復下

五月葬鄭簡公

鄭簡公卒三月而即葬何其速也是時子產當國豈  
不知五月之期哉蓋楚方滅蔡而國有大喪懼生變  
也故急於葬事耳  
是殺其大夫成熊

黃震氏曰傳謂其為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闢  
椒之亂也然成能於得臣為四世孫雖闢氏同出若  
敖已遙遙矣楚之淫刑乃如此今按吳楚殺大夫必  
亦有關於中國之故恐非為若敖故也然靈王殺無  
罪之大夫則衆怒之本在此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公子愁字子仲蓋襄公之弟已為卿者也○愁必與  
南蒯謀傾季氏故以罪見逐而奔按左氏曰季平子  
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九昭十三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此理所有  
也至謂愁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  
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知聞費叛遂奔齊則與經  
文不合難以盡信矣蓋凡奔書出者皆自位而出也  
若以為及知聞費叛而奔則當與公孫敖之奔莒公  
孫歸父之奔齊同例烏得以出書哉且費叛在前則  
繼愁奔而即當圍費矣何以遲逾一時之久而竊意  
公子愁之奔本為謀季氏而南蒯與之同情則因愁  
奔而始自疑生亂費亂尚當在後矣左氏畧聞其事  
而雜以附會之言故有不可通耳○又按劉原父曰

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竊意假於張公室以濟  
其私何足取乎

楚子伐徐

楚子伐徐但為其通吳而不閉道也義與四年執徐  
子同○按左氏稱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  
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  
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則徐乃諸大夫所圍也然經書  
楚子伐徐則為楚度親伐而非使人圍明矣若果度  
親次乾谿以為之援則何為身居遠地踰越二時至明  
年四月猶未歸而卒及於弑邪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昭十二

晉伐鮮虞

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  
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故國是也中山今為定  
州其東南為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為鼓子國下曲  
陽之西南為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二百餘里後漢  
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廩陶縣即今順德府平  
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  
中山鉅鹿之地皆狄區也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為白  
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為一種在今延綏後廊之地  
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為一種邪然鮮虞不

繫之狄恐亦本狄種而已別族狄之諸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襄燕皆先王封國而群狄得以雜處其間皆先王所置使之並生而漸中國之化者也狄雖為患今亦衰矣而鮮虞未見侵擾何以伐為晉之為此不過關土服遠之計而自此狄地漸為晉有矣晉以號舉者以詐用兵亦狄道也據實而書見其異於中國也或曰晉下蓋有關文耳狄先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下自狄詳見宣八年晉師自狄伐秦下○陳傅良氏曰楚虔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而晉猶圍鮮

春秋私考 卷之十 十一 昭十二

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十有三年

春秋私考 卷之十 十二 昭十三

春叔弓帥師圍費左氏傳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渚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

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今按費叛詳見去年公子怒奔齊下左氏治區夫之言得春秋脩德來遠之意故併引之內圍邑例見成三年圍棘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比見元年奔晉下比稱公子本楚卿也自晉者因晉力也歸者易辭內有應也歸不言復其位未絕也比去國十三年矣位猶未絕何也見楚虔以兄弟故而不收其田里不擊其族屬則猶存卿禮於義未絕耳歸于楚者歸至其國之辭也若未至其國則

春秋私考 卷之十 十三 昭十三

當書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于乾谿不得以至國之辭言矣乾谿杜元凱以為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說見九年許遷于夷下蓋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註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年不成國人怨之群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也晉昭嗣世承父父衰欲合諸侯眾皆畏楚厥愆之會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昭三

計無所施故棄楚有隙而奉公子比以歸則群小開門延納而即鼓衆以至訖於道自棄都而觀從在蔡亦從亂焉棄疾時爲蔡公之不能禁止孫辭自溷使棄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重兵必非亂衆所能劫持而觀於以亡國遺孽勢亦孤立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哉楚之弑公子比倡亂而弑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謀者專在晉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左氏乃曰觀從召于干子晉強與之盟入奠蔡蔡公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殺太子祿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官使觀從從師於乾谿告之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及皆暴而潰楚子縊于申亥氏如此則弑復由亂衆而所持以爲主者棄疾也比特爲人所脅耳於法應書楚人弑君以著亂之實豈得專歸大惡於比哉且比之歸本因晉力而國中應之傳載叔向之言曰去晉而不送則與經文書自晉之意不合矣又曰歸楚而不送則與經文書歸之意不合矣太子祿既爲棄疾所殺則大事也亦應與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同例爲得沒而不書和故凡左氏之說類多輕聽傳聞君子於此亦信其可信者而

已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稱公子卿而未君也比弑復而即見殺其未君可知但曰公子比而不成之爲君則有罪之辭也棄疾雖不能止奸禦亂然嘗未嘗預弑復也隨能以賊討此雖云倣義亦可以免矣比之死棄疾之所手刃左氏以此爲自殺則非正名討賊與魯慶父齊崔杼之自縊何異而乃得書於經乎至謂子晉皆自殺則於經無可據而亦非義所繫矣故上文正比弑君之罪而於此特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與棄疾之能討賊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四 昭三

也棄疾若果立比爲王而己爲司馬於法自應書棄疾弑其君矣烏得隱晦其辭而曲爲之說乎此皆惑於公羊以稱人爲討賊之辭而遂謂不稱人者爲罪耳殊不知稱人止因亂之故而見殺者單稱名氏則討罪之義存焉詳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下○棄疾代復而立是爲平王左氏曰棄疾即位名曰能居此與公子圍即位而改名復者事向不知其爲何故豈以舊名人所常稱而既爲君則不欲復用邪熊居既立而即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復封陳蔡脩好邊疆志在息兵不輕用武終居之世諸夏貼然雖嘗



殺戎蠻戰長岸未免爭強然蠻性無常而易亂則此方利害之所關與兵無故而遠求則東境安危之所繫猶為靖國計耳視陵虐中華暴戾小國者異矣雖其用意本欲自私亦楚君之賢者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知子滕子薛伯杞伯小知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平丘杜元凱以為在陳留長垣縣南按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丘城○晉平公特與楚並主夏盟自宋號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暴虐遂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五 昭十三

無忌憚晉之失諸侯蓋已久矣豈為城虎祁之故哉昭公嗣位欲復霸圖而人畏楚強不敢大合厥慙之會救蔡不能晉亦無如之何矣不得已而奉公子比以歸假手殺虔以除中國之患而昭公始得大合諸侯復同推晉以為盟主焉劉子亦預者假王臣以為重蓋仍成襄時尹子單子會盟諸侯故事也據左傳則會以取鄭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特服齊則恐未必然耳蓋魯之伐莒於經本無取鄭之書齊之代興於傳徒有投壺之戲安可據以為平丘會盟之實哉若夫諸侯既散而欲示以威此則勢之所必至

也但不能備德以一人之心而徒恃甲車之盛何以使人心服和陳傳良氏曰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餘見後條公不與盟執意如下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去年昭公如晉而晉人責禮於晉故公至河乃復魯以南蒯子仲之憂正卿未嘗親謝此晉人怒魯之本也知莒自會訖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而以威責晉和莒無以諉罪乃乘晉怒魯而曰我之不供魯故之以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盟且執季孫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昭十三

意如以歸此見晉之以威脅諸侯也以貨財之故而威之所加先及於魯雖人望有弗恤焉何以使諸侯有固志哉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最先治魯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直書公不與盟義見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下稱人以執例見僖四年執陳轅濤塗下

公至自會

吳澂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為平公與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為惠公廬與吳稱歸而不言自楚者見國人本欲其歸不待因楚力而楚未嘗奉也不稱侯者以其世子之子本非有國而失位者也凡失位已絕而復其本位曰復新立之君義在與滅不可以言復位也蔡陳已滅而廬與俱以侯歸則與滅可知矣此蓋棄疾懲楚度之惡而假義也自此楚不為患於中國則棄疾所為不亦遠過於度矣乎左氏盛稱其簡兵息民之美要亦不為虛也公羊子以為滅國言歸者不與諸侯專封也失之矣故趙伯循曰此本是列國今復其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昭十三

所耳何名專封耶○云蔡侯廬歸于蔡則歸其故封之國也鄭漁仲以為遷於新蔡經無其文蓋妄說耳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淳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請季孫也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欲未遂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

吳滅州來

高閔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吳人以州來封季孫後又以遷蔡焉季孫氏曰楚亂

吳出其不意而滅之今按夷末君其常受楚侮蓋其威養鏡棄閭而後動耳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之至何以不氏劉原父曰一事再見卒名耳○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滕卒子酒嗣是為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八 昭十四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著丘公去疾卒第庚與嗣是為共公而去疾之子却公不得立○春秋中於莒卒惟此一書見莒自處

東夷本與諸侯不相親睦况魯君臣平丘見辱又為莒故宜若無交而昭公習儀以亟獨釋怨往一弔焉

矯情之舉也或者假禮以陰行亂莒之術乎許翰氏以為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則穿鑿矣

莒之世次國小失傳耳豈真無謚哉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稱國以殺假國法以殺之也公子上脫大夫二字否

則不必用其字矣詳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禦寇下○按左氏稱蒲餘侯殺公子意恢如公奔齊逆庚與于齊則既莊二十四年曹之羈赤事同何以不書郊公之奔庚與之歸知見庚與得立乃在去疾始卒之時衆所同欲事出倉卒不自外入也郊公嘗未得立特以人微自避未嘗有爭故不書奔耳意恢之殺距去疾卒已歷一時則以庚與既立必謂意恢嘗欲主立郊公慮其尚有異志而魯之弔使豈亦嘗以此用間歟故特疑而殺之觀稱國以殺則非庚與未定位時事也而左氏序郊公奔及逆庚與於殺意恢

春秋秘考 卷之三十一

昭十四

之後以春秋書羈出赤歸之例推之不相合矣然庚與始立而即殺意恢其虐可知而二十三年來奔之端不在此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卒子僚嗣詳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 叔弓卒 去樂卒事

呂本中氏曰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何休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孔穎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

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舞當籥始入叔弓暴卒

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祭禮尚祖既陳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胡康侯曰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

春秋秘考 卷之三十一

昭十五

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孫覺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此與宣八年猶繹萬入去籥當互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氏吳名蔡卿公孫歸生之子歸生父字子朝而吳以王父字為氏朝吳國滅世子殺而不能死反回事雙至於蔡之復封則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為蔡之忠臣誤矣○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

平王方救患諸姦亦同惡焉故茨叔佐曰凡奔比皆惡也  
不然則吳乃平王之言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矣  
左氏序此多失其實如曰微吳晉不及此則平王亦不預  
弒方假義以為名豈得有此言哉

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義與十二年晉伐鮮虞同○左氏載荀吳圍鼓取之以鼓子為鞮歸書經文所無晉於鮮虞伐之又伐蓋荀吳本以殄滅為期者也而十七年陸渾之滅亦皆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昭五

廣地之計何嘗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邪左氏好為迂談而不察其實德甚矣

友公如晉

凡公如晉而不見卻者蓋先通致賂之意矣吳激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耻也

十有六年 紀

春齊侯伐徐

徐遠齊之國也而齊侯親將伐之何名哉蓋齊欲通

吳而道為所閉耳觀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則齊固與吳通者也申之會楚合淮夷執徐子所以斷吳之道也淮夷既不可伐則伐徐而已矣雖勤兵遠畧非為國之道而姻却使絕勢亦有所不得已耳不然則晏子相齊方以君顯豈宜無諫止哉餘見四年執徐子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蠻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杜元凱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即今南陽府汝州西南蠻中聚也西淪伊闕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昭十六

則為陸渾之戎矣故鄭漁仲曰蠻氏在汝州西南近伊闕觀其接壤如此豈戎蠻亦與陸渾同種而分歟子爵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也戎蠻既稱子則酋長已封父居中國安於王化而服從晉霸者也特以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蠻子而殺之左氏謂楚以蠻子無質豈非為其從晉乎誘而後殺不易屈也以強大之楚而不能屈一小弱之蠻匹夫不可奪志信矣哉黃震氏曰楚子號賢而誘殺戎蠻此其為夷狄也○凡人死稱名例之常也蠻子左氏以為名嘉今不書史失之耳至哀四年齊人執

戎蠻乎赤稱名則本其屈辱之實與死則名之之例不同矣

夏公至自晉

冬往而夏始歸者禮備而後得返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夷卒于去疾嗣是為頃公○中國所賴乎霸

者凡為楚也齊桓始霸首謀攘楚綏定諸侯大聲楚

罪及屈完來服退盟召陵叛而討之服而舍之是以

正勝也然中國地形先為所熟彼固知楚國方城為

城漢水為池齊師雖衆無所用之矣故桓公未歿而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昭十六

先犯順既歿而益肆強中國無霸流毒遂深晉文崛起欲脩桓公之烈而召陵故智楚所知也則盡用譎

詐之謀敗之城濮楚既遁歸而晉之威令遂行諸侯

矣襄公代立首抑三強故即挫秦敗狄以伐從楚之

許猶藉文之餘威特以規模不遠楚患尋肆焉靈成

相繼政在權臣霸威不立及景公大敗于邲而懼楚

益甚矣三君雖嘗一二會盟以尋諸侯舊約然德不

足以繫人心楚何憚乎厲公毅然振起挫狄伐秦敗

楚鄢陵以抑三強猶襲志也而致楚大敗視襄有光

焉然志於強戰歛然必多其能勝者幸耳悼公復起

欲繼文公之烈而城濮故智楚所知也則用善陣之

法因其爭鄢而大合諸侯駕之蕭蕭楚兵蹙屈而鄭

亦怙從矣平公嗣世權家益橫國事多非故悼歿三

年而楚復爭鄢中國勢衰莫能與抗因起弭兵之說

使晉楚之從交見于宋自是並主夏盟而南北分為

兩霸雖不得已而為之然楚人得專中國而申之會

遂敢假禮齊桓勢所必至也當時以其無可奈何則

皆諉曰晉楚唯天所相而已吁可歎哉昭公嗣之計

無所出乃因公子比之在國奉之以弑楚虔而楚禁

幸以少息然行險僥倖危道也而况助臣為逆何以

春秋私考 入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昭十六

令人重以諸大夫貪賄成風人心盡散則示威平丘

以屈服之亦徒勞耳頃公之時楚畏吳強北方少靖

宜不難於復霸矣而定公大合十八國之諸侯王臣

與焉又以賄敗淺侵而還晉霸亦奚啻其能復也哉

統而論之齊桓近於王者之事當在晉文之上別為

一等自晉霸而論之襄雖一奮卒無成功靈成景公

大隳霸業皆無足錄其能攘楚者則有三君文節制

者也得上策焉悼寬紆者也得中策焉厲剛急者也

得下策焉自平以下無策矣雖然晉之所以不競其

始也權由臣出其究也政以賄成蓋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平公資性優柔而分霸昭雖欲振為術亦難矣而况德不足以服諸侯乎國事日非則無怪乎頃定之日替也然昭公亦若懲平之衰而有志者故備論其失霸之由於此以見其原在於不能脩德也有德則庶宜止衆志同而四夷服矣何外患之足慮哉又胡康侯論晉不復能主盟見定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叛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吳澂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冬十月葬晉公昭公

昭十六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盡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七年病

春小知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知子來朝

知自襄七年朝魯又不來矣今以魯結婚於吳而娶

孟子焉知畏吳故來求庇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荀吳之滅陸渾戎為楚之誘殺戎蠻子也陸渾服楚

已久而戎蠻則服於晉者也何以知其然乎以宣三

年楚伐陸渾未嘗再爭而哀四年楚侮戎蠻蠻子亦

投晉則知之矣晉人本有關土服遠之圖特以陸渾

與楚而蠻未可挑耳適遇戎蠻之殺則仇楚有名此

陸渾之所以滅也威雖懾楚而德不足以服人心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說見文十四年孛入北斗下○大辰心星也舊說

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

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竊疑古者曆象日月  
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涼寒暑得其正而後  
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遺氣有氣稜則  
淫和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脩政務求合天君臣一  
德罔敢不誠觀允鑿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  
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應虛文而已至於星之有  
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  
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  
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  
秋時始以辰為商星參為晉星龍為宋鄭之星鶉火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二 昭七

為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  
附為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  
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  
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  
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為術家之所晦矣故慧  
孛之流氣稜之大者也其為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  
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為加心之應  
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  
可而以為占必在是則不可知此則知春秋書孛但  
當求占於氣而不必指應於星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長岸杜元凱以為楚地蓋吳兵  
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趙  
鵬飛氏曰吳嬖愛楚兵喪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子  
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為長岸之戰其後楚  
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湏卒

曹平公湏卒子午嗣是為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三 昭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劉原  
父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  
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邾

邾姓子爵小國在邾東鄙詳見哀二年城啓陽下  
○邾雖微國而宋之姻也宋為大國近在邾南邾雖  
事大恤邾猶恐獲矣而無故入邾以迫其從率非召  
兵之道乎故汪克寬氏曰書以惡邾且為宋公伐邾  
起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即折本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鄧州內御縣也  
夷本開曠無人之地許人遷焉又烈治可若則楚人  
於此城章華臺而有之故又為之遷白羽耳餘見九  
年許遷于夷及定四年許遷于容城下

十有九年庚戌

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則邾之入邾安能免  
於宋怒乎然非有關於國家大故宋元公但諭令改  
悔亦未失為字小之仁矣奚以伐為且以國君親將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四 昭十九

而為臣報其女然其自輕亦甚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世子止弑君以毒弑也世儒相傳皆以為止不嘗  
藥蓋本其國人為止諱弑之辭耳言不嘗藥則不問  
可知其為毒也若止不嘗藥而未有毒焉則烏可以  
加弑哉止蓋弑而得立必偽以疾卒成喪觀悼公書  
葬則魯人因止為君而會可知矣左氏謂止奔晉則  
未見其如宋萬之書奔陳也殺采謂止不立乎位以  
與其弟則止以太子弑君又未見其為何所往乎以  
世子而加之弑君之名則必非能以位與弟者或者

懼父之欲立其弟而弑之焉耳故許止弑父已立乎  
其位與蔡般同蓋實弑也豈聖人假此以示嘗藥之  
義哉但止在位未踰年死而弟斯即代止立其後許  
亦遠遷楚地事不可詳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偃之子也昔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與又以邾  
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  
逐庚與而歸邾公以為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表而  
為鄆陵爭霸之端也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五 昭十九

冬葬許悼公

凡弑君之賊多歸惡於君未有自以為弑者故制其  
國命抑不成喪不以訃於諸侯而諸侯亦不遣使奔  
喪會葬如晉厲公之弑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齊莊公之弑葬諸士孫之里四妻不暍皆當初弑  
之日葬事即終則不成喪而諸侯不會葬可知矣故  
魯隱公之弑不書葬左氏曰不成喪正此意耳此所  
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若蔡般許止以子弑父事  
在宮中尤為隱秘則深沒其迹而以疾卒成喪一如  
常禮故蔡景許悼皆以葬書說者以君弑賊不討則



不書葬是又當列立一例以解蔡許二君也如此則春秋乃作意爲之豈信以傳信之書邪然衛桓公齊襄公陳靈公皆以賊討而書葬何也當時亂賊既誅人心已定故復發喪以成葬禮里克寧喜賊皆已殺而卓則不葬則以晉惠公主乎弑卓衛獻公主乎弑則必有辭焉不與成喪也宋閔公之弑也桓公御說雖非預聞然以賢代立心實懷慚故雖賊萬已死於陳而亦以爲國耻不計喪耳此皆據實而書聖人何容心哉餘見隱十一年公薨下

二十年紀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木 昭二十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會稱公孫國卿也高閔氏曰會子臧之子蓋公羊之說而左氏無之未足信也會距子臧辭立時已五十五年宜亦老矣未必以罪致奔而况子臧之風又猶未泯曹悼公豈遽逐其子邪意必別一公孫耳○孫明復曰鄆會之邑也○奔不言自此言自鄆者公羊以爲叛然出無叛辭則非叛矣劉原父以爲待放然奔本急辭則非待放矣然則云何自鄆者有奉之辭與華向之奔稱自南里宋辰之奔稱自蕭護同會既

以罪見逐而懼於不免故因私邑之力以出見強臣去國以兵自衛藐無所忌而莫之敢制也會雖未至於叛然志有所挾亦當與要君者同科而邑人黨惡之罪見矣○曹自成公歸自京師之後歷武平悼聲諸君終襄昭之世國內稍安無事可見豈以子臧平國遺風猶有存者而諸君賴之尚能畏天保國歟若悼公即位甫及三年即以會爲強臣而逐之則強於政治者之所爲似非暴君薄待子臧之後者由是觀之會豈子臧之子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七 昭二十

縶即公孟縶註見七年衛侯惡卒下左氏傳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驟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有皆殺之公聞亂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胡康侯曰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驟乘也於法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昭二十

應書曰盜家鉉翁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矣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耽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今按凡書盜殺者皆為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故曰盜耳如左傳所言則衆亂也衆亂以殺君兄而併將及君則為惡者非一人矣於法應書曰人以明國亂無政之意此豈可歸惡於一微者哉微者不能

以一人專殺苟能專殺則必有謀主焉而治獄者亦宜推首惡矣况不真與殺乎宗魯知齊豹之謀而欲周事之不以告其主誠為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然能以死自明但可責其不學無術耳與手刃殺人者宜不同科說者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則聖人用刑顧可舍首惡不誅而治不辜陷罪之人乎夫仲尼之言不可知其有無假使有之必宗魯貢為齊豹所使刺殺孟縶者也如此則琴張必不弔矣而仲尼之言豈為此哉故左氏序此多失其真如孟縶之殺本秋事也而傳乃序於七月之前公子朝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昭二十

褚師圃之奔以罪見逐也殺宣姜以子弑母也皆事之大者而不見於經安可盡據以為實邪竊意孟縶必為靈公所寵而怙勢以凌群臣故齊豹輩使人刺殺之非衆亂也胡氏家氏之說皆過信左氏矣惟穀梁與孫氏張氏三家不失經義今載於後穀梁傳曰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取衛謂之輒孫明復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無政刑也張洽氏曰縶疾而廢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

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厚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繁以深罪之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族本宋之強家也至於華元則專恣無君而宋昭遇害向戌則奸邪蔽主而世子痤遭讒此其不忠之大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宋元公惡之於理亦正豈可以為無信多私哉但平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公在位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變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為已無序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遠不遠警國陳宋之警也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為亂而宋其危矣但左氏所載三大夫又殺群公子不見於經恐無其事耳大抵左氏序華向之事多不得其實讀者求之經文而已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蔡平公廬卒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

國立是為悼公

二十有一年庚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見襄二十九年來聘下○晉頃公即位五年魯君未嘗朝賀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韓起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為求賂而况鞅賢不及起乎許翰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內里名也華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十一

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人不附而皇樂諸族皆助公耳至是因陳而入國以叛但言自陳而其意已明矣左氏乃謂司馬華驅叛召亡人則與經文不合夫華族之在宋者為之內應偶或有之若驅先叛以召亡人則三大夫非因陳而動而驅為司馬亦大夫也何以不列其名乎凡叛有入于戚蕭晉陽朝歌者而皆不繫之國以其邑在郊外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故繫之宋亦可見叛臣逼脅其君威已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鞅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今按蔡人懼無極而出朱是朱之奔為國人所逐也朱曾祖靈公般為楚所戕祖世子有為楚所用而朱往奔焉豈其所欲哉亦懼楚之殺已也信乎其往愬矣朱奔楚而楚強暴見焉○公羊以朱作東而謂東即東國非也朱去而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初二十一

不復者也楊士勛氏曰諸侯奔死於他國例不書卒觀二十三年東國之書卒則東國必非朱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拒公而至河乃復矣高閔氏曰晉衰而朝於齊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強耳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十九年高發伐莒矣莒猶不服故景公親將以伐之

左氏於此載昔子行成故莒服而齊不再伐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自宋南里者因南里之力以為助也而里人黨惡之罪見矣○華向叛居南里幾及一年而諸侯無救宋者故春秋不書果有能如晉悼公之討魚石則必特書以示美矣左氏乃謂曹翰胡會晉荀息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豈非叛經之說乎然宋以一國之力猶足以當之且華向懼有諸侯兵至故亦不能久安而卒奔于楚楚亦宋之讐也當時適值楚之衰弱故不敢助之以爭耳然亂臣危國之心豈但已乎宋元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初二十一

公不能正身脩德禮馭群臣使以漸感乎勸於忠敬而去惡太急人無所容南里之禍幸而不亡耳其後辰佗疆地之亂相繼豈非元公所起之釁端哉

大蒐于昌間

昌間蓋魯近邾之地按地誌交州府泗水縣東南二十里有昌山鄒縣東北五十里有昌平山邾魯之界也疑即其處歟詳見定十四年大蒐于北蒲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叔鞅弓次子鞅之弟也鞅卒而鞅代之矣○天王崩

甫及三月而叔鞅如京師本以奔喪行也雖昭公不親往然特遣貴卿亦春秋時所僅見也但其本意乃為憂朝於晉至河拒復則不若以禮事王庶幾可假以為重耳而適值王室之亂則又以周為不足恃矣觀明年叔孫舍如晉則可見焉此豈誠心尊周者哉景王葬期大速師叔鞅因而會葬故併以葬晉高閔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子崩諸侯無一奔喪者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四

昭王

王室亂

景王之崩于朝以孽子特龍爭立而諸大臣不服故劉子單子欲立王猛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汲汲成喪以行事也於是子朝作亂劉單交攻諸王子皆奔走於外而王室空矣劉原父曰景王太子早夭諸子皆欲立劉子單子附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伯附王子朝者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其為事卑也微國入莫知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兵以相攻於是大亂○王室即京師也言王室亂而不曰京師亂

何也蓋京師者通乎國之衆人而言者也王室者主乎王之私家而言者也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者也劉原父曰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家室本不得言京師亂耳○戴溪氏曰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首止而位定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微二霸王室之亂豈減敬王之特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卷一名蚡單子名旌王猛當作王子猛說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五

昭王

秋入于王城下皇在今河南府鞏縣後漢志鞏有滎水註云在縣西北蓋滎即皇也○按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世嫡未定猛與句皆其母弟也而猛為長於次應立故於其所居居明其當得位也然才弱無威不足以懾群下實未倡明大義立以為王人心尚未一也特劉單挾其正以令人耳故書曰以而猛稱名不成猛之為君以見劉單之私也但言劉單則群臣之不協可知矣劉原父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以崇黨者也今

劉單之為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  
成矣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冀非  
望者也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胡康  
侯曰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  
以者能廢立之也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  
罪亦著矣○王猛書名併見下條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猛即王子猛也先儒以為示當立而稱王別諸王  
子而稱名於義有三不通焉蓋以諸侯在喪稱子之  
例推之則猛未踰年應書王嗣子或曰嗣天子或曰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昭二十二

小子王可也今遽稱王其不通一也既立為王則貴  
有常尊不常復稱名矣如敬王已立雖與王子朝同  
時亦不書名以別之也今復稱名其不通二也下書  
王子猛卒與王子虎同辭則王子猛蓋未立為王者  
也而此書王猛又別生一義其不通三也蓋王猛本  
為劉單所制而不得立故春秋不成之為君杜元凱  
曰猛書名未即位是也上書王猛與下書王子猛異  
者特王猛之間脫一子字耳由此一字之失誤以致  
衆說之紛紜則又豈若闕疑之為愈哉○王城在今  
河南府城唐苑內漢為河南縣即武王定陽郊郭處

周公營此以為都洛諸所謂下澗水東瀝水西淮洛  
食者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乃周之京  
師也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者衆大之稱自王  
室之亂國內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又  
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  
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存亂兵相拒故耳  
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於書入之義始合左氏  
序子朝奔京於次皇之前則王猛不應久居于外而  
逾時不入王城且子朝之私邑在郊而乃至鄭之京  
邑晉人何以不圍京而圍郊乎此必未得當時事實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昭二十二

也然王猛既入王城而劉單不即立為王蓋以王猛  
易制而挾之以行己私不欲使君臨朝會而群臣因  
亦不附焉則非所以正名分一人心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子猛與王子虎王子瑕王子朝同稱則猛雖於次  
為正而實未立為王者也詳見上條王猛下猛卒不  
書日不訃喪也其書卒魯往弔也此可見昭公之習  
儀以亟矣○書卒者紀死之常辭也例見隱三年宋  
公和卒下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左氏武成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夫魯與邾向無邊境之事而晉趙武會虢以來邾亦不至惟平丘始一來與會盟而後與晉不相通好者又復十年則邾於晉亦非謹事之國也况武城之爭又事之細者豈遽敢以此愬大國於晉而致之來討以起釁邪此欲彰舍之賢故不覺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八 昭三十三

詞多偏贅經文所無不足信也然則晉人何為而執舍邪蓋晉頃即位公不親朝又不使貴卿往賀及晉使士鞅來聘本欲求貨也而不遂所求公親如晉則晉人不可以責禮故至河拒復而魯使叔鞅如京師將假王靈以抗晉適遭王室之亂無所假以自免故久之而仍使叔孫舍報士鞅焉舍以晉欲無厭期以身抗而貨財不充復至見執執因使事故稱行人已在其國故不稱以歸魯雖事晉本無誠心視其強弱而謹慢因之得罪宜矣然霸主所以能合諸侯者以德撫綏而已魯以宗親又為人望誅求不副執其使

臣無所顧惜安得不失諸侯哉

晉人圍邾

邾子朝所在邑也其地近鄆鄆在河南鞏縣西南蓋王室之亂雖起子朝而劉單諸大臣之族多附王城不相容焉故諸王子之奔皆至近鞏之地是時子猛既卒周室無王晉侯不親合諸侯以定王亂徒以周人告急之故徐使人圍邾以拒子朝無功而還豈誠心勤王者哉書人者明其將卑師少也左氏謂晉藉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微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邾失經文據實書人之意矣胡寧氏曰王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昭三十三

室老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伸臣子之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為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也高閔氏曰邾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止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已也此圍邾者子朝在焉故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以行貨得國者也喪歸而魯往也故書東國之祖若父皆為楚所害而往事之書卒于楚無志可知

矣東國卒第申嗣是為昭公

秋七月昔子庚與來奔

左氏傳曰庚與虐而好劍荀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為存率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胡康侯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時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按庚與奔而不返故不書復庚與奔而郊公入立矣郊公者去疾之子初未得國而自避奔齊說見十四年首殺公子意恢下今入國亦不書者皆自奉迎非有爭也夫庚與之奔國人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昭三十三

惡其虐而逐之也而齊人實亦迫之自魯弔去疾之喪庚與有好於魯故以魯為託而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

吳者王僚也胡沈皆君也見四年會申下蔡昭公申陳惠公吳許男斯皆遣其臣夏鬻微舒之玄孫滅者身死而全軍敗沒之稱其國尚未滅也獲者擒人於戰之稱生得曰獲先儒以為大夫死亦言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為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為

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餘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

莒擊下雞父楚地漢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註以為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處杜元凱所謂縣南有雞父亭是也按今壽州霍丘縣本漢安豐縣地而大別山在霍丘縣西南其地北與州來接界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長門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胡康侯曰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昭三十三

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後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成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江克寬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燔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蔡



頃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高閔氏曰此見吳之疆而楚人益弱也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者敬王也狄泉杜元凱曰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今按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為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二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遷狄泉入城內耳自王猛既入王城則子朝之黨必無有存者矣劉單苟因王猛之卒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昭三

而即立敬王則居中制外孰敢不從邪而遲疑觀望且與子朝交攻而實未嘗以立王為急也不然則迎立敬王於王城而事即定矣敬王何待於居狄泉哉蓋敬王之居狄泉畏劉單之專制而不敢入王城也敬王之立本欲入成周者第成周人已黨乎朝故拒不得入而暫居於此耳先儒以為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豈知劉單已在王城奚復有子朝之黨哉不入王城而欲入成周又不得已而居狄泉耳故敬王之立必不在王猛卒時而亦非劉單所主也蓋必有擁之者而史畧其名耳然不言以

則其不為人制之實又可知矣左氏稱王子朝入尹單劉敗還以王知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以敬王為劉單所立而避子朝也義與經文不合何足盡信哉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即尹子名固周之卿士舊說以其世卿族盛而時以氏稱之似何疑也尹本尹吉甫采邑在畿內因為氏據左氏序王子朝入尹事當近成周鄭漁仲以為汾州是其地非矣○王子朝廢韋也景王欲立以為嗣未果而崩子朝恃寵爭國王猛已卒嗣王未定猶不得立者人心不服而又有劉單之仇故也劉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昭三

單擅權子朝無附但能以其黨為亂而已至敬王復起名正人歸子朝始自郊入尹以依尹氏得大族為援然後為之聚黨而子朝亦遂立焉子朝之立立於舊都也故不言地意者劉單聞敬王即位趨於狄泉而子朝乘間以入王城耳劉單已去則人無難者故不書入而直書立也嗣王既定又立不正以抗之尹氏倚世御以亂國之罪著矣故穀梁子曰立者不宜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此為請叔孫舍也魯之財賦制在權臣季孫不為主  
豈有厚賂可將哉昭公此行不過為季孫所囑使以  
卑辭求巧而不知晉之所欲惟在貨財也公雖親往  
何益哉幸而有疾自復耳不然往徒取辱矣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昭二十三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三十四年

盡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獲孟僖子也左氏傳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  
之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  
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叔孫舍至自晉

按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氏舍獨係之叔孫者衍文  
也左氏穀梁皆無此二字孫明復從之○舍固魯之  
賢大夫也其見執於晉以禮自持不為所屈所以抗  
晉也而晉亦自此不能責魯矣考之經文或當如此  
若謂舉周制以折諸大夫之並坐則此特邾不至晉  
也恐別是一事而附會之耳○書至例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杞平公郁釐卒子成嗣是為悼公

冬吳滅巢

巢註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下○州來及巢皆楚東

屬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况襄

二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讐乎

吳自壽壽卒後累被楚兵過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

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於復怨

直待楚平王之念始滅州來至於王僚益勇於闚長

岸雞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恢楚境夷末所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養之銳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謀才畧不下於僚然

而兵頓境蹙漸非吳敵豈非委政賈無極等小人用

事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

盡於此矣夫吳弱則楚強楚弱則吳強世變消長人

事得失亦可以觀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

春叔孫舍如宋

按左氏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

逆之黃愛氏緣此遂謂舍以正卿而為季氏逆女為

非禮以愚論之其說安可通哉凡內夫人適他國書

于經者皆公事也惟禮之重者如納幣逆女致女蒞

盟告羅之類則特書其事以別於歲事往來弔慶期

請之常私事不與焉大夫以私事出者如公子結媵

陳人婦公子友葬原仲亦特書之則皆有關於大故

者也他如公孫茲之如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嬰

齊之如莒先儒皆據左氏以為因聘而娶則於法應

與媵陳人婦葬原仲同例而特書矣然而經無其文

則此三卿者皆以公事行也而左傳為妄矣况叔孫

舍又為意如逆安有同僚婦而可以代逆之理乎且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意如預政行事始見於十年伐莒而即以正卿列於

叔弓仲孫矍之上其時雖弱當亦不下二十至是又

十五年通計三十五年矣而舍始為之聘宋元公女

有何所制而逾時至於如此之父邪又意如之子為

季孫斯至定六年已即專政距此纔十三年使為宋

女所生則未及成童而何以遽能如晉圍鄆邪要之

上公貴女必非與外臣為繼室而配老夫者果初娶

焉亦當在意如始仕之日而舍之如宋非為意如逆

明矣然則云何蓋叔孫舍見執於晉本以昭公如晉

拒回不報之故而其實皆由意如當國專制利權公

室不能備禮舍之病季孫深矣以宋元公意如之外  
舅也故與公謀而往脩舊好蓋以季孫為愬也否則  
魯宋大夫不通問者已十四年舍以責卿豈肯無故  
而輕往哉然昭公之孫實促於此行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叔詣鞅之子也趙鞅成之子而武之孫也樂氏大心  
名祁黎之族兄也北宮喜佗之子也游吉即子太叔  
公孫董之子也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為氏黃父先  
儒皆云晉地即黑壤獨孫明復以為黃父地闕蓋謂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四 昭三十五

列國之謀王室不當在晉地也然則黃父其近周東  
境之地乎後漢志云鞏有黃亭有渙水杜氏云鞏縣  
西南有渙亭蓋渙即猛君之皇也與黃相近必即黃  
父矣○敬王既立召集諸侯時政在大夫故諸卿為  
會夫久而方謀謀而即散使敬王三年居外始入成  
周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亦可見矣然十國咸集  
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戍之令猶足以係屬國人他日  
成周之城實基於此視前年晉人圍郊之氣勢不同  
矣非敬王得位以正能服人心諸國安能無異議哉  
高閔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

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  
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  
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定王世子鄭  
晉文公逆襄王豈不美哉

有鸛鶴來巢

孔穎達氏曰鸛鶴鳴也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  
記云鸛鶴不踰濟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鸛  
鶴北方之鳥南不踰濟魯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  
又巢居非常故書也公羊曰非中國之禽今大河以  
北皆有鸛鶴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胡康侯曰巢者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五 昭三十五

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鶴宜穴處於下  
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  
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張洽氏曰邠子曰天  
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  
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鸛鶴不踰濟  
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歟當此之先楚雖為  
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  
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欲祀事之馴至大亂  
則知鸛鶴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上旬之辛季辛下旬之辛辛者郊之日也太零而用辛可以見其祭帝矣○左氏傳曰書蕭零旱甚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大零者承上文可知也今按大零有書於秋冬二時者以一零不雨而三月皆零也然未有一月再零者况六月已脩龍見當零此又一月再零則太顯矣見昭公君臣禦災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氏載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如兒戲然皆不足據以為信當是時魯之兵食已不屬公而季氏權勢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六 昭三十五

已成威行中外不惟群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為哉苟有動焉彼必先察怙衆懷奸豈能無抗而肯歎然登臺請罪邪若叔孫舍仲孫何忌皆魯之賢大夫也公果欲去季氏則二家自宜與公同謀必無不助之理傳乃謂叔孫氏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氏殺郈昭伯以伐公徒則二家亦當季氏不可以為賢况舍本為公讎焉季氏者也而何忘方居喪學禮未預國事安可以助逆之名加一賢哉竊詳左氏所傳蓋皆為季氏文好之說也夫舍歷仕幾二十年亦既老成更事豈宜有遽去季氏之謀哉而意如遂忘

然逐君無復臣禮矣幸而舍亦大族不易相凌否則幾何不為公子怒邪此意如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咎于公則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杜元凱曰陽州竟上邑啖叔佐由齊地胡康侯曰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劉原父曰唁事也坐事曰唁死事曰弔孫明復曰野井齊地杜元凱曰齊南柯縣南有野井亭按祝柯在今禹城縣見襄十九年盟祝柯下○公知齊人拒而漸進以至於野井齊果出逆而唁之亦可以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七 昭三十五

景公能不失禮矣景公自守之君也何以責其能定魯哉而况公初至之時齊亦未遽能謀也先儒謂識其無納公之實蓋要其終而言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舍忠於公室者也使其不死則納公之計未必不行左氏謂其使祝宗祈死近於誣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曰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杜元凱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一統志云外黃城在杞縣東北漢置縣屬陳留郡胡康侯曰宋元

公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今按諸侯非卒于國都則書地恒詞也如楚處死於乾谿是已但曲棘乃宋西適晉之道則元公至此本為魯故其義可嘉耳○元公佐卒于癸桐是為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註見成四年城鄆下齊侯取鄆取之為己有以居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歸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九 昭三十五

鄆田可以見鄆田之在齊也故取繫於齊而景公自利之實不可掩矣取例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呂本中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畧可知也今按齊景公當時之賢君而晏子又能以其君顯所為如此何耶蓋景公非有一匡天下之志者雖能聽於晏子而脩政勤民亦不過為富強計耳彼見昭公得罪巨室民心不懷使其復國則欲怨益甚其咎在公何必歸惡於季氏哉故以鄆處之而責姑寒矣然則景公雖非明於大義亦庶幾善處寓公者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公來居鄆曰至自齊則公蓋自野井入齊國都齊既取鄆而始來居耳若本未至齊則當書至自野井與至自乾侯同例矣王葆氏謂公自野井來居于鄆非也詳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下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也在魯北鄙費在魯東南而距成為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九 昭三十六

遠邠在魯西北而與成為鄰公方在鄆則又近於邠南者也三家之中叔仲賦常不闕自公失國以來費倚季孫專橫而又遠絕不復能治矣雖邠成近鄆亦皆效尤不服公閱叔孫舍舊忠猶愛於邠而邠以近故亦畧親焉惟成賦之不共則公之所責備者也於是親發鄆衆越邠以圍之以求遂所欲夫孟氏世忠公室而成亦素馴特以劫於季氏而仲孫何忌服喪未預國政故不暇治其私邑耳然方受學仲尼必明於事君之禮公若感之以誠待之以禮使得盡力於君臣之間或能改革意如之惡以共張公室况於成

乎公不知出此輒震以威畏強臣而獨誅有禮何以服民使臣哉公之所以終於客死者亦其自取也○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今按梁丘據受季孫貨而說齊侯使不納公其事不可謂無但景公方信用晏子必不為據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二十六

言所動其所以不納公者亦由其本無遠志而又見公甚失人心故但處之於鄆使不失所則自以為盡職矣於景公又何深責焉若謂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晏子必不勸君為此而亦不合於經公圍成之書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祀伯盟于鄆陵

鄆陵即成六年魯取之鄆當在齊魯界上公既居鄆必不能遠出會盟也陳傳良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李應氏曰鄆陵之盟乃齊為糾合之謀此于

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參按此會蓋昭公欲齊納已勸之以糾合也而景公志不及遠雖集諸小國不過為參盟而已實不能立謀納公也景公爭霸之畧止於如此矣參盟說見隱八年盟瓦屋下

公至自會于鄆

汪克寬氏曰君行而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此矣而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自子問云君去其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二十六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禘歟不言君鄆則疑於後國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居即楚平王本名棄疾楚平王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諸王建奔宋殺伍奢至是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母又非嫡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左史改名軫是為昭王今按子西史記以為平王之庶弟也史記序此與左傳互有異同今擇其可信者附載於此云餘五見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漢為洛陽縣周公營  
下邳以遷殷頑民洛誥所謂卜遷水東亦惟洛食者  
也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于成周者  
以子朝倚尹氏為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  
觀左傳稱王子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  
曰入入者難詞也敬王能自樹立不為權臣所以舍  
王城而入成周將於此別立基焉既立而王子朝奔  
楚王室遂定亦可謂賢矣特以威權又去勢已倒持  
雖有一二親臣亦皆權謀餘習故其物政雖有可觀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十六

而其後亦遂不振矣惜哉餘互見定四年劉卷卒下  
○王氏箋義曰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  
大天子之能天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名盈毛伯各得即尹氏為子朝所聚之黨也○  
尹氏為卿卿本子爵而序於召伯毛伯之上則二伯  
乃大夫之序杜元凱謂伯為爵者非也毛伯召伯始  
見於文元年其後世至宣十五年為王札子所殺今  
又有黨子朝者則亦世為大夫矣以王子朝奔楚見  
子朝制在三臣卒至於敗而三臣迷誤子朝之罪著

矣子朝立為王矣而猶曰王子者國人不與為王也  
不言出者不從位出也敬王入成周則以成周為根  
本地尹氏召伯毛伯與王子朝同逆皆自絕於位者  
也雖自王城而奔不得言出矣夫成周定都以前逆  
黨固必有主此議者但左氏載知樂趙鞅納王晉師  
克鞏是全以其功歸晉也而經畧不少見何邪至謂  
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則益與經文不合矣胡  
康侯曰子朝有寵於景公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  
至於奔楚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  
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

春秋考 卷之三十二 十三 四十六

二十有七年炳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以為公子光使專諸刺僚也夫光既臣僚矣則  
宜以光為首惡而經局為稱國以弒也稱國以弒者  
國人之所欲共廢而衆殺之之辭也例見成十八年  
晉弒州蒲下王僚在位勇於戰爭攻楚滅巢好兵不  
已意其君國殺戮必多此人人之所共憤也其見弒  
則有由矣此豈出於光意哉辯見襄二十九年吳子



使札來聘下○條弒而諸樊之子光立是為閔廬世  
本以光為夷末之子於理似順

楚殺其大夫卻死

卻氏宛名蓋必晉卻氏仕楚為卿者按左氏費無極  
諸卻宛令尹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退遂令攻卻氏  
且燕之卻宛聞之遂自殺如此則兩下相殺無預於  
國事弗書可也苟書之則宜直斥襄瓦殺卻死而已  
局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乎稱國者假國法以  
殺之也不去其大夫則非有先絕仕籍之罪矣凡書  
殺大夫者必有關於大故卻宛之殺意者以平王時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二

十四 昭二十七

晏不得志於吳而歸各卻死乎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晉人邾人滕人會于廬  
樂祁黎喜之子大心之族弟也廬鄭地見文七年盟  
廬下○廬之會合成周也齊魯不至故不克成而經  
不書又會在鄭地鄭亦不來直待五年之後而始城  
成周可以見晉霸威令之不嚴而諸侯動王之不急  
也左氏於成周之外附以謀納公之言則公本孫齊  
安有齊人不在而可以為謀納公乎况廬地近周其  
非為魯明矣豈士鞅與樂祁黎北宮喜相見之時私  
謀及此言邪

冬十月曹伯午卒

史記謂曹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  
公悼公死于宋非也經未有卒于他國而不言國者  
又謂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  
公四年聲公弟翬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亦非也弒  
逆大事也經無不書之理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  
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公卒弟翬立謚靖公無聲公  
隱公蓋是彼文自疎也此說得之矣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名來奔義與襄二十三年界我奔同味可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二

十五 昭二十七

比於以地叛也然邾莊公微弱而群臣不服亦可見  
矣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如齊為求納也說見二十八年公如晉下○左  
傳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公徒敗于且知汪  
克寬氏亦信其說此豈可語孟懿子乎懿子當志學  
之初宜遠至茂君如此况公徒敗于且知經所不  
書何所據而為此誣善之言邪

二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杜元凱曰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按斥丘漢縣名今廢平府成安縣也其地在衛北春秋時為狄地蓋服於晉耳○昭公之奔齊冀往來納而景公不能公無所望矣故欲如晉以求託焉而竟莫能達也乾侯之次不亦傷乎趙鵬飛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故徒次乾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鄭定公卒子董嗣是為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二

十六 昭下八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

滕悼公卒子結嗣是為頃公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君子鄭

昭公如晉次于乾侯與如齊次陽州一也陽州之次公得入齊齊侯既先親唁於野井而又為公取鄆故公之居鄆言至自齊則見齊侯猶有處寓公之禮也若夫乾侯則本狄地之服晉者遠待晉命於此而無一使通焉公實不敢入晉則至不得以自晉言矣晉

知昭公求託境內恬不為意竟使旅瑣無依豈非士執取貨務季孫之故哉義無所立何以主盟晉之失霸宜其終不能復矣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懼之子也是為昭子高張之信為公將依晉復歸而問諂之託唁以為名耳公自此不復可如齊矣書此以見公之急於求人而自處之不善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於此序平子每歲買馬歸之于乾侯與黜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事安也汪克寬氏曰意如剛忍克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二

十七 昭下九

悼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是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胡康侯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

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獲陷弊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宋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斷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其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世戒今按齊侯取鄆以君公亦知公得罪于民不可以復也公若能反躬脩己節財養力以撫其衆為知鄆民不如太康之一旅哉顧乃今日役其民以圍成明日役其民以會鄆陵又明日役其民以如齊又明日役其民以適乾侯區區小邑何以堪鄆之潰也孰謂意如之所誘乎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二

十九

昭十九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康侯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則潰家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吳澂氏曰

曰君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棄疾卒于午嗣是為定公○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書卒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甚矣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羽奔楚

徐在僖公時為楚所虐尋已服於楚矣及楚既衰而徐為吳滅則章羽有奔楚而已○左氏稱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則是降也既降胡為而又奔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二

十九

昭三十

哉蓋奔者不為吳人所得而避難竊走之名也舉重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奔楚則必未降吳也其書名特以屈服於楚故耳何必附為降吳之說哉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荀躒盈之子而釐之孫也杜元凱曰適歷晉地○左氏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今按適

一歷非晉都也意如至此待命耳是時晉定公初立有  
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以師納  
公之意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取貨而私於季孫則  
昭公豈至於客死哉晉侯隨其計中而反使荀躒出  
會何以爲盟主此霸業所以卒不能復也歟  
夏四月丁巳薛伯毅卒

薛獻公毅卒子定嗣是爲宣公○薛自魯桓公以來  
服屬於宋不敢齒於大國故有喪不訃而魯亦不弔  
其禮畧也至魯之盟薛雖一使人列會而尋亦不見  
於經終魯成公之世蓋其特猶服於宋也及襄公時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 昭三十一

薛伯屢預於會奔走聽命之不暇則以宋方多事不  
能庇焉故也魯雖與之同盟猶以宋屬待之而禮畧  
故獻公之先君亦不訃喪而經不書卒若獻公在魯  
昭公時則僅與平丘黃父會盟而訃喪弔葬一如列  
國入春秋以來薛之喪紀所未有也此何故哉蓋魯  
田之在鄆水者與薛相關有疆事焉則薛君者三家  
之所私厚也故因公出特來告喪而魯之弔葬亦備  
其後定公時薛伯定卒哀公時薛伯夷卒雖不訃喪  
而魯亦弔葬猶前志也其皆以見三家之私歟然獻  
公以前諸君則國小不知其世次矣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爲士鞅所沮則但言唁之而已  
此按齊景公故事必使荀躒者荀躒方與意如會則  
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士鞅之謀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元凱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言邾史闕  
文按昌慮漢縣名在今滕縣東南○許翰氏曰邾快  
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趙鵬飛氏曰邾  
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爲逋逃主也餘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二十 昭三十一

見昭二十一年庚其來奔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癸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杜元凱曰闕魯地在東平瀕昌縣東南有闕城按瀕  
昌即今東平州取闕不言公蒙上文也鄆潰而公寓  
乾侯無所仰給故取闕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  
得邑蓋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稅而  
實不得君其後斃於乾侯喪返而始得葬於闕焉悲  
矣○按左氏定元年謂季孫使後如闕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 群公墓所在恐未必然他日... 書改葬昭公以示微意而經何以沒其實邪要之止是昭公歸葬於闕耳

夏吳伐越

趙鵬飛氏曰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餘見定十四年敗構李

秋七月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昭三十一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蔣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仲孫何忌饗之子是為孟懿子饗卒已八年矣而何忌始見經得非何忌初本居喪而其後或從學於孔子不及汲於與國政歟自季孫宿以後雖如孟莊子之孝猶未練而即從政此見何忌初心之本善矣韓不信貞子之子而起之孫也仲幾卿名氏也世叔申儀之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也公殺莒人下有邾人今從之左氏無此二字蓋闕文也成周詳見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下○敬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

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群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之城非為城圮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徙入城內矣若為圮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邪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協一如是哉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霸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黃震氏曰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事至此極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二

昭三十二

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及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以逢趙氏之惡耳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終

07431

起壬辰定公元年

盡己亥定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定公

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名宋任位十五年謚曰定其母不詳何氏夫人娶不見於經說見十五年奴氏卒下

元年

春王三月

凡首年首月雖不書即位必存正月以國有君則有

卷之三十三

定元

政也定公始於六月即位則歲首猶未有君執行政焉故特不書正月而直以三月起後事也胡康侯曰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是已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稱人者衆詞也京師者成周也既定都而城之則爲京師矣以衆執人于京師曾不畏乎天子見晉志之不忠周威之不振也揚士勛氏曰晉城成周宋不即後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執人于尊者之所而不歸于王之有司不書所歸唯舉其

地者此晉自治之効也孫覺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

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

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

請命則歸於王可也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

於王其無王甚矣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今按

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鄭吾後

也爲是晉執仲幾夫宋不受功似有其事而欲使三

國代之受役恐非實也考之襄二年載知武子之言

曰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即邾是又以三

國爲齊屬也既屬齊矣而宋又役之則齊當靈莊景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定元

公之世正國勢強盛之時豈肯聽其從宋而不一爭

哉是不考於三國從違之本末矣蓋春秋時薛魯屬

宋而勝小邾皆屬於魯屬魯之國豈肯爲宋役哉况

成周之城宋薛小邾皆並列於會固已各執一役矣

惟勝不至此晉之所以責仲幾也責仲幾而不責勝

是罪不在勝也何則勝雖屬魯而南逼於宋意宋已

兼其受役之直而又不肯爲勝受功故以薛爲屬國

責之代役若小邾則以其爲魯屬本不責也觀傳止

載薛宰爭復舊職之言意可知矣不然則仲幾在會

必無不自受功之理而勝之不至晉亦不當舍而不

問也左氏得於傳聞不原事實故其說不詳如仲幾之執本在京師未嘗歸晉也而曰以歸又曰歸諸京師去冬書城成周則已有業次矣特晉主駕役必待工畢而始執仲幾乃曰正月庚寅裁宋不受功而執仲幾三月城三旬而畢其日月皆不合於經姑亦信其可信者而已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曰癸亥喪至則曷為戊辰然後即位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穀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杜元凱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啖叔佐曰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一

二 元

凡公即位皆不記日以其必朔日也惟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以明其既殯而即位且志非常也○昭公既薨魯群臣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雖有其人則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矣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手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墮而宋先入正為國又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已所為故不以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祔則太遲是也豈為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况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

一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已掖立之恩耳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群臣有能如晏嬰之輔齊景公者則季氏之族將必與崔杼同夷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賢如仲孫何忌亦以聲勢相倚懼弱其黨不能盡心一力以獎公室使宋卒為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為魯衰自是不振咎將誰歸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高閔氏曰昭公薨半載餘而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于先君如此餘見昭三十二年取闕下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四 元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汪克寬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為非禮矧煬宮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權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今按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第其立宮甚無意義左氏以為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則煬公歷世太遠不在壇墀有禱之數何為而有宮可禱萬幸恭氏以為定公昭公之弟季孫立之恐人議已故即煬公之以弟繼考公者而立其宮以明

舊制則未入春秋以前煬公之下以弟繼兄者除武公已立官外尚有孝公何為而不皆立官邪其說亦不通矣竊意煬公鬼物必有以陰助季氏逐昭公者其神姦可以惑衆故為之特立其官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范甯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汪克寬氏曰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

卷之三十三

五 定元

二年癸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抑又庸劣適與吳子光同時而光則同辛苦以親其民脩禮文以大其國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嘗忘楚哉而昭王不能內自脩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以為吳可侮也則遣人伐之夫人者將卑師少之稱也以弱臨強力豈能敵自是大為

吳困而不復能再報者豈非因囊瓦以取敗邪若左氏謂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則皆與經文不合無足信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庫雉路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闕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六 定二

也夫諸侯之制宜得二門綿之詩稱太王立臯門應門是也庫臯二門近外故諸侯之外門謂之庫可也謂之臯可也路應二門近內故諸侯之內門謂之路可也謂之應可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內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胡康侯曰子家羈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



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劉原父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脩而經無脩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參之脩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

三年甲午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意如以公初立而使事晉也晉以君朝則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七 定三

來者薄而往者厚非國之利也故晉拒復苟禮物至焉則雖以微者致之而亦不復責矣此晉霸之所以不振也自是魯君臣無復備禮於晉者而晉亦何能加禍於魯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邾莊公穿卒子益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接

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濫近於費蓋依季氏

也邾莊公必嘗懼黑肱尊魯為患矣至是隱公初立以先君時嘗與仲孫何忌同城成周來求為此盟而何忌實受邾託矣惜乎何忌仲尼之徒庇邾者甫三年而復以兵伐他何望其不失信哉餘見昭十一年盟侵泮下杜元凱曰接地關一說郊即接非也

四年乙未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吳卒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八 定四

于召陵 侵楚

齊國夏註見七年伐我西鄙下○是時蔡與陳許頓胡皆服役于楚者也蔡昭公乃隱太子之子與楚有不共戴天之讐而陳許頓胡亦皆受楚陵逼特以力不能勝不得已而受命焉耳至是楚昭庸劣國勢日衰蔡昭公於是拉此四國先來求晉而晉與之大合諸侯凡十八國且請天子之卿預焉雖齊桓晉文之會未有若此之盛也然而不能審謀定計仗義執言以大聲楚罪使自伏辜而乃侵掠其境不問一辭則是志在俘獲非能振中國之威者也故書侵以陋之

○趙鵬飛氏曰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吳議之於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以十八國之衆繞侵楚而已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桓五倍於文繞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按胡康侯曰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九 定四

子之元老在焉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此據左氏之說也竊意事楚小國為楚所拘辱者多矣或其權臣責貨蓋亦有之但一有獻焉即可以釋何必留至三年雖釋之亦豈敢遽至陳報哉蔡以裘馬之怨宜其棄楚陳許頓胡何為而亦從晉邪機會所在報讐者之所欲乘也知此則知蔡侯之本心矣又謂荀寅求貨不得之故而辭蔡人則當在請師之初而不當在既會之後且度其事勢能致一侵則自以為功矣而肯謂楚未可以得志哉要之荀寅告范獻子辭蔡之言當是秋

七月楚人圍蔡不救時事而誤言於此耳此左氏之所以不可盡信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以沈子嘉歸殺之沈與頓胡皆服楚之國也召陵之會頓胡皆從而沈獨不會故蔡人乘晉侵楚之勢而滅之蓋蔡志也左氏謂晉人使蔡伐之則恐晉自侵楚以還不復有遠志矣惟其不由晉命故以沈子嘉歸而敢即殺之不然則嘉將歸晉矣夫蔡人欲報楚讐而併及於沈必沈嘗輔楚為惡者也然殺世子有者非沈也其國何辜既滅其國又執其君而殺之慘亦甚矣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十 定四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臯鼫鄭地杜元凱曰襄城縣東南有城臯亭襄城在今許州西南九十里非汜水縣之成臯也○凡以一事出會而盟者雖異地恒不稱公則凡舉諸侯以見人心別無異議之意如盟祝柯重丘之類是也若諸侯懷貳必待於強盟者則復舉公而以兩相及之詞書之見人心之不協也臯鼫之盟即召陵之諸侯言諸侯見劉子不預而以公及則無主之辭也無主而強相要結是為以此及彼矣此豈同心推晉主盟者哉故陳傅良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

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杞悼公成卒于過嗣是為僖公史記謂過弑兄隱公  
乞而立無稽之言也○卑馳之諸侯即會召陵者也  
故以會卒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亦楚地當在白羽之南漢水之北任公輔氏以  
為華容縣非也夫華容尚在楚南觀六年鄭游速滅  
許以許男斯歸豈敢深入楚境越其國都而虜許男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定四

哉故知容城當在漢水之外鄭師可至之地也自夷  
遷白羽近於群蠻非人所居及其地已墾治則復遷  
於容城楚人為許謀遷而不能使之即安剪荆築室  
靡有定居本非善意也然則許之從楚豈其所欲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以會召陵出而強晉以盟卑馳故以會致

劉卷卒

卷劉文公名即會召陵之劉子也卒則何以不稱子  
蓋闕文也高閻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卑馳之盟  
以疾不與也此說理或有之但卷卒在公至自會之

後則距召陵之會已久或至京師而始以疾卒未可

知也卒不書日喪不訃也其書卒魯所私也使傅良

氏以為王卿士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敬王之難

有劉子焉王室其庶幾乎是以卷為賢也竊意卷當

王猛之時挾君崇黨以令於諸侯非純臣也敬王固

已久燭其奸特為世族大臣未宜輕動故待以坦懷

耳何所繫於輕重而書卒哉敬王得國以正行事亦

有可觀然而隨時苟安不能振起則以世家根據而

國祚衰微耳故劉卷書卒而治亂之迹見矣餘詳見

文三年王子虎卒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三 定四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大會召陵而侵楚實蔡昭公之所為也而又滅

沈以剪楚與國楚安得而不怒哉然遣單將出寡師

以圍之雖本其輕蔡素心而兵將之偷情亦可見矣

何休氏以為囊瓦稱人非也夫蔡方從晉宜必求救

矣而晉師不出且伐鮮虞故荀寅告范獻子辭蔡之

言竊謂正當在此救蔡之功所以卒歸於吳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達之玄孫也即仲叔圍是為文子○晉不能救

蔡而率衛以伐鮮虞利於闢土服遠而無復有中  
之志此晉霸之所以終於不振歟餘見昭十二年晉  
伐鮮虞下

葬劉文公

劉文公卷葬之太速或其後嗣急於承襲耳魯人與  
卷相比故往弔喪而適遇其葬遂預送焉不然則王  
臣之卒例未有送其葬者豈獨私厚於卷哉餘見文  
三年王子虎卒下趙伯循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  
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葬非禮也李庶氏  
曰天子三公稱公會為三公而有七為畿內諸侯者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三 定四

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魯公周公州公之  
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  
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  
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時  
書以志其僭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栢舉楚師  
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楚者蔡之世讎而又為楚所圍且無幾憤思報之心  
乎晉既不救則轉而求吳雖其勢所不能自己而蔡  
昭公志能自立亦可見焉吳本假義以濟己私公較

謂其有憂中國之心過矣○栢舉楚地漢汝南郡西  
平縣有栢亭古栢國為楚所併今屬汝寧府豈即此  
歟楚人者圍蔡之人也蔡圍已解故蔡侯得去國而  
以吳子過於栢舉戰不在蔡矣故不言救蔡戰言楚  
人而敗言楚師與僖二十八年戰城濮同蓋楚聞吳

兵將至而使囊瓦帥師出禦及見圍先敗而大衆  
遂奔囊瓦因懼誅而奔鄭矣左氏序此以唐侯為預  
伐囊瓦為預戰則與經文不合何足信哉囊瓦即子  
常時為令尹公子貞之孫也貞字子囊故瓦以王父  
字為氏○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四 定四

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  
以能強者將帥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當罰行也城  
濮之戰殺得臣鄆陵之戰殺公子側殺大夫雖非美  
德然信賞必罰不為姑息猶足以強其國栢舉之戰  
囊瓦得以逃誅刑不立矣夫楚本非以德服人者而  
乘以怠弛其敗宜哉

庚辰吳入郢

春秋紀凡入國者必直指其國未嘗言國都之名郢  
楚都也字當有誤故齊履謙氏曰吳入郢當依公較  
作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狄之也左氏傳曰吳入

郢以班處官于山處令尹之官夫槩主欲攻之懼而  
去之夫槩主入之轅梁傳曰君君其君之寢而妻其  
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  
欲妻楚王之母者欬道也○按左氏於此載楚司馬  
戍敗吳師于雍濇而明年又載申包胥以秦師至秦  
于蒲于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又  
敗吳師于軍祥又敗之于公婿之銘而又子期與子  
蒲滅唐此皆事之大者而經一無所見則其說豈可  
信乎且秦欲追及吳師道里甚遠必非五百乘所能  
趨利者意或申包胥本求救於越越遂乘間入吳而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定四

左氏誤為秦事耳穀梁又謂壞宗廟徒陳器撻平王  
之墓而不言滅以為存楚則亦過矣故李應氏曰吳  
本未滅何得書滅乎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杜元凱曰蔡為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高閔氏曰魯  
非齊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畏而  
賂之也趙鵬飛氏曰歸粟於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  
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道於吳以徐為

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  
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  
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

於越入吳

杜元凱曰於發聲也范審氏曰於越夷言也劉原父  
曰於越其自稱也今按經之書越嘗曰越人嘗曰入  
越則於字蓋衍文耳此越王勾踐也詳見十四年敗  
吳擒李下○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治  
楚黨至是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得非楚所引致  
乎竊意申包胥之興楚其必謂此矣高閔氏曰吳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定五

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  
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讐  
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  
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  
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意如卒于斯嗣是為桓子○胡康侯曰意如  
嘗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  
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姑之見不賞私勞致  
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

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蓋侵陪臣執命宜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汪克寬氏曰姑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季平子專權為惡必以陽虎為腹心虎之預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告終而桓子武叔嗣之皆推弱不能自立國命遂為虎所執矣公山不狝為費宰侯犯為邠宰皆虎黨也政安得自大夫出哉竊疑不狝以費侯侯犯以邠叛宜在此時而虎專國政倚以為助實深庇之而使三桓不得有為也何以知二邑之叛在此時邪蓋虎欲見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定五

孔子歸蒸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不徂召孔子欲往而子路以為未之則此特孔子尚未仕也至於從祀先公則孔子仕矣安得不謂其叛始於此時乎特國事為虎所制方與齊讐必俟乎齊而後可以靖內難耳然則孔子仕魯猶較以為之兆其必在定公七八年間而亦不在桓子始立時也

冬魯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翰氏曰晉以土地之故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丁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滅當作入蓋字之誤也按哀元年許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許復見經杜元凱曰蓋楚封之如此則當如蔡侯盧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故知非滅也鄭雖有憾於許然許以避鄭之故四遷其國即楚宇下楚衰而始從會召陵以求晉庇鄭蓋與之同好矣尋又乘晉之衰遠循舊怨暴蔑其國俘囚其君不亦甚乎天下無霸而與國自相陵虐世道亦可慨也乎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二 定六

魯以邠田之故與齊有隙而鄭方叛晉虛許度其勢必與齊合故公先侵鄭以威之蓋魯猶未絕晉交將倚以為重而陽虎方執國命實主此謀非睦鄰靖國之道也左氏載公為晉討伐晉蔡及不假道於衛之事不足深據而高閔氏又謂鄭伐許故晉命公討之則晉既無志諸侯故鄭無所忌晉與鄭鄰且不自洽寧復使魯越境而遠侵邪其出於魯志明矣魯兵已掌於諸卿而卿不帥師者蓋晉臣方以三桓專兵為口實而亦欲竊取兵權故諸卿不復學兵而自是桓以公將矣李熹氏曰自宣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

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侵鄭侵齊皆書公則三桓統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公之侵鄭雖以其叛晉而將黨齊然晉實未嘗有命討之苟有齊焉則當國者宜任其咎矣故斯與何忌躬往謝焉而告以故州仇不往必尚幼未預事也左氏以爲季桓子獻鄭得孟懿子報夫人之幣失之矣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

杜元凱曰稱行人非其罪趙訪氏曰晉曷爲執樂祈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十九定六

黎祈黎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楸六十於簡子范獻子怨其主於趙氏又有納焉乃譜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張洽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權討而遣使善遊以饋之猶懼不來而大夫潰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許翰氏曰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譏厲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祈黎也

冬城中城

高閔氏曰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

矣使城者外有齊鄭之然故懼而城焉今據城地而備亦事之常耳但七十七年之間而再城至於大費工作則亦勞民爲重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杜元凱曰鄭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高閔氏曰鄭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君昭公三十年鄭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爲哉家鉉翁氏曰明年國夏伐鄭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今按仲孫何忌受學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二十定六

仲尼何不論齊以義而至于用兵乎蓋鄭本魯邑無失守之理與爭奪他人所有者異矣况陽虎主議季孫親行而何忌安得獨辭哉但圍之不服而卒致齊兵則始禍之罪當坐齊景耳耶至十年會夾谷後始歸左氏載齊人歸鄭於明年二月失之矣

七年成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註見僖十三年會鹹下○是時齊鄭皆與魯

爲讐齊鄭盟誠將致衛以危魯也而衛人不至則兩君特相盟而已見諸侯散而不能爲主也陳傅良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北宮結蓋括之孫或以爲括子則不應在括孫北宮喜之後始見○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而衛不至蓋齊人讓之而衛使行人北宮結往謝齊遂執之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齊景公即位四十五年歷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晉平昭頃未嘗出爭諸侯今見晉定庸弱政在六卿爲此不靖之舉蓋景公老而妄動亦晏嬰已去位而用事非人矣不然豈得謂以其君顯邪詳見十年會夾谷下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沙耳其地近沙庶在齊衛之間詳見成十二年會于瑣澤下○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左傳載結私齊侯之言不近人情蓋妄談耳李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

次垂葭次渠蒞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大雩

大雩上必闕八月蒙秋則似七八兩月皆雩而下文九月之雩亦宜屬秋不當別出矣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是爲惠子蓋國佐之孫或以爲佐之子恐非蓋佐之殺距夏之奔八十四年而始終尚未計也豈應有此老臣哉○高閔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李廉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霸之不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薛季宣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紀

春玉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趙鵬飛氏曰非苟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

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侵者杜元凱以為未得志故也

曹伯露卒

曹靖公露卒子陽嗣餘見昭二十七年曹伯午卒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三 定八

此報公春之再侵也○許翰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

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

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

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

伐其能又乎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師者師衆將卑之稱左氏以為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失之矣瓦本南燕地在今衛輝府胙城縣其北近衛

後蓋服屬於衛耳杜元凱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

有瓦亭即此○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於瓦以待晉

師之救比其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大

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

制於陽虎故門庭之寇不能即却而使公遠出境外

求晉出師已非謀國之道矣而况晉方好顯霸業已

陳師出後期無濟於事又何足恃以為安乎則不若

與齊平之為善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抑卒

陳懷公抑卒子越嗣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侵衛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晉既侵鄭則懼齊之救兵至衛

春秋考

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定八

也故侵衛以急辭書○高閔氏曰鄭伯與齊為賊之

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

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

服故兩書侵許翰氏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賊沙之

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

失霸何日之有趙鵬飛氏曰臯鼫之後晉不能一出

而王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

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為曲濮之盟不事晉也李庶氏

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曰侵衛晉故也○何忌侵衛之舉非孔門家法也豈亦狃於習俗而未能遽改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元凱曰曲濮衛地高閔氏曰去年八侵齊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祀不書日闕文也說見僖八年禘于太廟下○從祀

來春考

人奉之二十三

二十五 定八

順祀也先公非一公也杜元凱以為正閔僖二公位次則當直指閔僖矣馮允南以為昭公始得從祀太廟則當直指昭公矣今曰先公則豈一公之專稱哉竊意魯入春秋以來宗廟之次不得其正者亦多矣如僖公以兄故特躋于閔上昭公以奔故不附於先君此其顯然共知者也他如桓公以隱為攝豈皆合食於廟乎至是孔子仕魯誠足以感季孫所謂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任而兆足以行蓋即此時也故得禮正先公之祀使位以序從故齊發謙氏曰稱先公而不言宮廟非一公也此說得之矣但謂從如陪從

之從魯自昭公去國君不得朝正於廟而季氏主其

祭及季氏更微受制於陪臣而陽虎攝其事木曰攝

而曰從使若公之在祭者然則從祀為群臣從公以祀也經之文義既迂晦不明而其所從之祀亦但當

言太廟而不當言先公矣且當時陪臣執命止是專

制政權成太阿倒持之勢而季氏亦不得有為耳豈必祭皆為其所攝哉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故祀禮從

而君臣之名正矣非達於治道者其孰知政之所先在此耶

盜竊寶玉大弓

來春考

人奉之二十三

二十五 定八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也成王以此封魯公而受賜藏之宗廟者也穀梁以寶玉為封圭則君所執之器與所藏者自宜不同○是時陽虎擅命廢禮不備而孔子行乎季孫方正先公祀禮虎以其計不出己也而憾之故使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撓其事也有虎為主故盜得竊諸廟中書盜而虎罪自見矣杜元凱以虎家臣賤故曰盜殊不知春秋末世貴卿之家臣率以大夫為之如公叔文子之臣謂之大夫僕則陽虎雖為陪臣亦大夫也孟子所謂大夫有賜於士蓋指虎矣如此則魯亦可登於史冊而賊有

主名不可以言盜且陽虎爲亂而入公宮取寶玉大  
 弓以出明是公行劫奪亦豈得謂之竊哉至於陽虎  
 入鄆陽關以叛軍莫有大於此者而明年伐陽關陽  
 虎奔齊以圍魯國即及臧孫紇奔邾之例推之不啻  
 於可書也而經皆畧不少見要之左氏所載虎事因  
 其行惡而毀過其實者多矣然則陽虎蓋避位適齊  
 耳其必孔子謀於仲孫何忌處置得宜有以畏其志  
 也且是時齊方與魯相讐虎往而齊不之容尋即奔  
 晉亦必先有間使相通使齊悔禍將結平焉而鮑文  
 子因遂沮虎爲亂之謀邪不然國命爲虎所執亦宜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易制者哉凡此皆孔子用魯之效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三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盡丙午定公十五年

九年庚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鄭獻公薨卒子勝嗣是爲聲公

得寶王大吉

寶王大弓本非久臣所宜有竊之何所用之不過因

來表考

人卷之三十四

一 定九

孔子用事而小人陰爲沮撓計耳然聖人處之有道  
 不急誅求則小人亦有悟心復還舊物穀梁以爲得  
 之堤下理或然也不煩令致刑而宗器得可以見聖  
 人之功化矣史記謂是歲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  
 司空爲大司寇蓋桓子於此漸以信用焉得不書日  
 蒙戊申也

六月葬鄭獻公

魯鄭方仇懼有變也故速於襄事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元凱以爲晉地蓋在今廣平府邯鄲縣本狄

一地為晉所有而近於衛疆者也左氏載齊侯伐晉夷儀之說則經文所無且夷儀本衛地在今邢臺縣西北於經未見為晉所取何得屬之晉邪蓋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之次歟其曰晉車千乘在中牟理或有之但謂齊侯在五氏而衛侯過中牟以往助則妄矣餘見十五年次渠蔭下○陳傳良氏曰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

春秋考 卷之三十四 二 定九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十年 辟

春王三月及齊平

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兩相欲也詳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務於講信脩睦者如此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其驗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夾谷齊地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山陽即齊魯會盟之處是也按左氏祝其實夾谷故後漢志因之亦以東海郡祝其為夾谷地則祝其故城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五里定公何得遠會齊侯於此邪○魯既及齊為平於是定公至夾谷而與齊為會善魯之能睦鄰也○左氏載萊人劫魯之事此理所無也蓋孔子相魯其所施為必先有以感格鄰國君臣豈必臨時有待於用武邪劫會未見於前特况兩國講好有孔子為相之日乎世儒欲誇孔子之功故附會其說耳○又按何休氏載晏嬰謝

春秋考 卷之三十四 三 定九

過之言理或有之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時已用事於齊不但閱歷多而其學亦有同特名卿所不及者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子載齊景公為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無不聽者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衛類非賢臣輔佐者之所為豈晏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後因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晏嬰惟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為本於晏子春秋則亦未可信其必然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國衛必欲北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徒足以  
堅齊之從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鄆濟西田也詳見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及成四  
年城鄆下此田昭二十五年為齊所取謹汶陽田也  
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及成二年取汶陽田  
下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陰龜山之陰也龜山在  
今交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為博縣北一十五  
里其北為贏縣地所謂贏博之間也汶水自泰安州

春秋考

卷之十四

四 定九

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陰之東北為漢泰山郡牟縣地  
古根牟國也牟汶出焉牟汶蓋即小汶地志在泰安  
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里餘入  
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流經其  
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於泰山之南流  
經魯北以至於謹是為汶陽田矣魯在汶南龜陰又  
在小汶之南即二水之所從出自泰山以南徂徠山  
以東贏博之間似皆非魯本封內地蓋小國見侵而  
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觀其上猶有根牟國在焉其下  
鑄亡而後以蛇丘名謹焉亦可見矣詩所謂泰山巖

巖魯邦所詹者亦據後人尊以為望而言耳然則龜

陰未歸之前其田嘗為齊得何以不見於經耶疆場  
之民自相據奪事未決不以國事錄也今魯與齊  
講會夾谷兩相脩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  
而已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謹棘之界  
也龜陰之田贏博之界也鄆謹博之近魯者則以來  
歸而范棘贏之近齊者則為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  
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場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按  
鄆在魯西謹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  
左氏俱以為汶陽田非也○凡書歸者皆因請而送

春秋考

卷之十四

五 定九

歸之辭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人歸我濟西田齊  
人歸謹及闚是也書來歸者皆不期而至之辭如鄭  
伯使宛來歸初齊人來歸子叔姬季子來歸之類是  
也鄆謹龜陰之田齊人心所欲歸者也故書來左氏  
載孔子使茲無還劫反汶陽田之語此霸者末流之  
事也惡得以亂聖人純王之學哉胡康侯以為自序  
其績亦非也上文未有言孔某所為者而何以見其  
自序績邪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  
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杜元凱曰在東平無鹽縣東南任公輔鄆道元皆以為然或以為在沂州東非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侯犯宰郕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為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郕費之叛自疑不變勢所必致也春秋內叛不書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恃強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

春秋私考

本卷之三十四

六 定九

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郕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季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左氏載二子及齊師圍郕之事經文所無不足信也但侯犯以郕奔齊而齊人致郕歸魯理或有之矣○胡康侯曰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天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三家專魯為目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朕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為亂哉書其奔罪之也

春秋私考

本卷之三十四

七 定十

宋公子地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使其徒挾魋奔之夫宋景公嬖寵桓魋與以地馬固為非正然地以寵第貴卿當國秉政處危疑之地者也而敢為挾奪不忌於君則其驕亢已甚見逐不亦宜乎凡書奔者皆有罪而見逐也左氏以為母弟辰勸之自奔失春秋書奔之意矣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洽氏曰安甫齊地家鉉翁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

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

高閔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郵謹龜陰田侯犯以郕齊齊人又致郕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既神佗石疆出奔陳

暨及義見昭七年既齊平下○地辰皆景公之弟也地為卿則稱公子辰已食祿列於大夫則稱弟例之常耳仲佗石疆杜氏以為皆國卿也辰與地同惡桓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四

八 辰十

雖者也地奔而辰危且怒矣故有棄君不事之心左氏所謂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之言乃為地奔而發何因而有廷兄之悔乎故辰之奔亦有罪而見逐也仲佗石疆本無去志但辰以桓魋之逼脅使去國而佗謳亦與之同念故併逐之書曰既以見弟辰所欲而有強於佗疆也先儒多以仲佗石疆脅辰為說則不當以辰為首惡矣景公以寵桓魋故失四卿一大疾雖至親亦不恤焉豈知宜兄宜弟以教國人者哉是為不能推恩矣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辰叛臣也而稱弟者叛時猶未絕之屬籍也若鄭段齊糾之不稱弟則其君絕之屬籍而以罪討矣○蕭自宣十二年見滅於楚而其地猶為宋有蓋宋之公邑也胡康侯以為叛臣所食私邑則誤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暨者以此強彼之詞我所欲也及者以此及彼之詞兩相欲也出奔陳則稱暨入於蕭以叛則稱及可以見仲佗石疆之叛乃其所欲與地辰強致出奔者情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四

九 卷一

稍異矣但以事皆辰所主謀故以辰為首惡耳稱自者因其方也辰佗疆地因陳力而入蕭則從叛可知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往依書自陳自曹而陳與曹之罪亦著矣宋之諸臣得罪而奔則遂據邑以叛豈復知有人臣之義哉左氏曰辰佗疆地大心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得其情矣宋景公不能正身脩德民無則焉馴至哀公末年桓魋馮寵效尤而不免於亂矣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

還叔詣會孫○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而

鄭附齊鄭睦於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矣既平然後蒞盟家鉉翁氏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皆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竊謂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鄰國爭此孔子用魯而勸之以盡脩睦之道也豈為樹黨哉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薛襄公定卒不計併月而不知詳矣故止書春義見

昭三十一年薛伯穀卒下○定卒子比嗣無謚

春秋考 入卷之三十四

十一 定十二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孫覺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

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今按侯祀既避邑奔

齊則郕可不假仲孫之力而墮矣然州仇必親帥師

者恐餘黨有他變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公孟氏彊名必公孟繫之孫故以王父字為氏杜元

凱以彊為繫字非也○此因曹不從齊而伐之也是

時曹伯陽在位方好田弋而公孫彊為政又非善睦

隣者衛必有辭於伐矣家鉉翁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高闕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觀不狃初欲召用

孔子猶有善意也故從容調護姑不急攻而先以仲

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郕圍而又圍及郕墮而後何

忌乃助李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費遂不待圍

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於侯犯也左氏溺於邪世之

春秋考 入卷之三十四

十一 定十二

見而不知聖人處事之機乃增助由為李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

叔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

子奔齊遂墮費則初無先事之備而待於臨時用武

宜聖人之所作為哉夫仲尼所以默運於其間者以

有柯忌也使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通焉雖于路亦無

可為而况於申句須樂頎哉餘見十年圍郕下

秋大雩

冬十二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齊地說見桓十七年盟黃下○黃之盟齊魯睦也  
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忘而沮之之  
意已開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郕費墮而魯治定及女樂之沮而孔子行於三日不  
朝之後矣季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孟懿子獨  
存成城也於是以圍成強公公惑焉而躬圍之夫郕  
費之墮以其勢強而叛非以其有城也城以保民何

春秋考

本卷之三十四

十一

定十三

害乎當時三家惟孟氏為公臣如獻子莊子僖子以  
至懿子皆賢大夫也難以成爲私邑而脩職不闕公  
室賴焉成實不叛何以圍爲圍之者叔季二氏之私  
也不當圍而圍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  
墮歟書以見定公之輕動也○季康氏曰按史記明  
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  
必然故胡宋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  
敗起廢之事而築園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作故也  
此說似得其會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與圍成歸女

樂孔子行等皆爲十二年事也

十有三年甲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元凱曰垂葭一名邾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邾亭  
按鉅野今屬鄒州府其西南爲曹地衛蓋懼曹召晉  
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遙制曹也與九年次五  
氏義同左氏以爲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餘見十五年次蕞薛下

夏統蛇淵園

蛇淵園在汶陽謹田之東東水經註曰濟北有蛇丘

春秋考

本卷之三十四

十三

定十三

城城下有水魯園也在今寧陽縣之北詳見成二年  
歸汶陽田下○謹田歸而築園於其地見孔子去魯  
而君臣志荒矣季康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  
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疆都已墮國家閒  
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北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詳見十二年公孟彊伐曹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本封於趙即今平陽府趙城縣也晉陽今太原府

太原縣也本晉始封之地後始為趙氏所據耳王孫氏以晉陽為鞅私邑誤矣○左氏傳曰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今按鞅書叛實叛也左氏但曰鞅奔晉陽而不言其叛則似為鞅回護之辭耳蓋鞅本以衛貢之故殺邯鄲午荀范為午伐之而遂逐鞅必亦按君令以行之不然則於時韓趙魏三家勢方強盛鞅豈荀范所能逐哉然出也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則其挾眾要君之

春秋考

入卷之十四

十四

定十三

志亦可見矣由是恃韓魏為主於內而脅其君以逐寅吉射矣寅吉射不逐則為亂不已非叛而何○胡康侯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鄭會于夾谷鞅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夫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

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荀寅吳之子是為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為范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於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即其別名邪蓋荀士二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

春秋考

入卷之十四

五

定十三

地後服於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非逼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也胡康侯以為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荀寅士吉射雖皆凶族然以邯鄲午之故而逐鞅則於理稍直而韓魏二家鞅之黨也在朝諸臣皆比之而為請於君以為三臣始禍不宜獨逐鞅矣其實鞅據晉陽地險兵強其勢可畏不得不逐寅吉射以從鞅欲也而寅吉射亦出朝歌以叛矣朝歌遠晉不能為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為國患也而晉之政刑可知矣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之歸韓魏為之請也荀寅士吉射逐而趙鞅歸  
可見趙鞅以叛魯君之逐二氏也歸功辭晉於是乎  
大失政刑矣其後趙籍韓虔魏斯共廢晉靖公分其  
地而自為諸侯其執蓋成於此胡康侯曰先儒或謂  
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  
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  
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  
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四

十六 定十三

稱國以弒例見成十八年晉弒州蒲下胡康侯曰稱  
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眾皆  
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  
乎○汪克寬氏曰比弒惠公夷立

十有四年也

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氏戌名公叔文子之子也趙亦氏蓋本晉人而  
仕於衛者胡康侯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想  
曰戌將為亂公叔來奔趙陽北官結齊成黨也故亦  
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

今按南子固為淫亂而三子不能以義匡君從容開  
道乃欲謀去其黨是真有挾君為亂之心者也况戌  
本以富見惡於衛侯則其不得志也久矣故曰凡書  
奔者皆罪也餘見二月北宮結奔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  
辟歸

家鉉翁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戰諸侯  
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  
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  
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四

十七 定十四

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官結來奔

趙鵬飛氏曰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奔三五而叛  
宋華支向寧章定奔陳復相率而叛邾庶其界我及  
黑肱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樂大心一出四子從之  
其叛也五子為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  
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戌趙陽岐途而奔繼而北官  
結奔魯公孟彊奔鄭是豈一一得罪於君相扼不勝  
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

於越者勾踐也越子允常卒而子勾踐始立是為  
王檣李公羊作醉李吳地也杜元凱曰吳郡嘉興縣  
南醉李城今按嘉興縣屬浙江嘉興府○此勾踐兵  
加於吳而以詐戰敗吳師闔廬因傷而卒光即闔廬  
也光卒子夫差嗣○按左氏謂吳伐越勾踐禦之則  
勾踐必無渡江遠至携李禦吳之理且使罪人三行  
屬劍自到亦不近於人情矣足盡信哉至謂夫差三  
年報越敗越于夫椒樓勾踐於會稽之上則皆有開  
於天下之故而經何以畧不少見邪意者勾踐為吳  
所敗乃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事而定五年於越入吳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四

七 定十四

則勾踐則新嘗膽之報也然則勾踐即位其當在定  
之元年乎而傳皆錯記矣若夫差之報越則徒有其  
言而無其實豈得附會於經文之外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牽衛地杜元凱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按黎陽  
在今大名府濬縣西二里○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  
之所深幸也而朝歌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矣衛  
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  
牽蓋察其虛實耳而晉實未嘗有兵至朝歌則三國  
亦遂退矣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被范中行

氏則經文未嘗書圍書救安可遽謂三國為是而會  
哉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註見僖八年盟洮下○家鉉翁氏曰自齊景  
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  
齊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左氏以為范氏故非也  
李廣氏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者齊不能  
靖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  
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春秋私考

入卷之十四

九 定十四

石氏尚名王朝上士例書名故公羊子曰石尚者天  
子之士也脤俎實也脤曰脤熟曰燔胡寧氏曰祭肉  
曰脤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  
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按自宣十年王季子來聘  
至此百有三年矣而周使未嘗至魯則以成襄昭定  
之間王臣出與會盟而私利焉故也然於天子之常  
貢有缺諸卿亦能自庇之自劉卷既卒而卿士亦無  
權焉故復使石尚假歸脤以徵當責於諸侯夫賜諸  
侯至於用脤則他亦無可為禮而命益輕矣詳見成  
八年召伯錫命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詞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預有貶焉蓋南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為親隱惡以道諭心而憤激過中施為無序迹亦不能無涉於亂矣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也當時群小畏誅豈無媒孽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已而靈公信之矣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然靈公所以信南子者亦由溺於寵愛之私不疑其有淫行也傳謂其為南子召宋朝則又過矣張洽

春秋考

卷之三十四

手

定十四

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序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帝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辜也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

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高閔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御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者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凡諸侯之弟以罪見討如鄭段齊糾皆不稱弟絕之於族屬也辰雖以叛而窮迫出奔實未嘗明正其罪

春秋考

卷之三十四

手

定十四

而討之故卒繫之宋公之弟而恩義之兩失且見矣

○自蕭者因其方也所以罪蕭也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地近邾故邾子來會公地多沛澤故於此三蒐焉蒐不書公者雖權在三家尚以國事舉也若觀

魚于棠狩即書公者則公自為遊觀耳○蒐之為義

左氏以為春事公穀以為秋事故釋左氏者則曰擇

取不孕釋公穀者則曰蒐索取肥今以春秋考之凡

書蒐者五或以秋或以夏或以春則四時皆可通行

非有舍孕取肥之義者矣蓋蒐者蒐索害物之獸非

時事之常行也唯獸害物則隨地以蒐其事但主於去害非欲舉國以從獸也今日大蒐則大合車徒蓋物蒐取是為示侈而淫獵矣何休氏不明此義為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則四時因田講武之常法以為未備而大習之事猶待他年也今數昭定時大蒐年次皆不合五年之數亦不得以此為常期矣况蒐田事也閱武事也義各有所係矣又烏得混而為一哉

邾子來會公  
此邾隱公也比蒲近邾長魯故來會耳張洽氏曰蒐

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

城晉父及霄  
杜元凱曰此年無冬史闕文晉父霄陸渟氏以為皆

魯地然不知其何故二城相及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汪克寬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

未幾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麇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之滅胡與滅頓同家鉉翁氏曰召陵之會頓胡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具患不能報去年頓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壘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正月牛死改卜牛而不即郊見初卜之不從矣五月

郊始再卜也不言用卜未逾三未為失禮之甚也然

怠緩逾時非較天嚴祀之實矣餘見成七年免牛及

十七年用郊下

壬申公薨于高寢

何休氏曰天子諸侯皆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

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

寢夫人居小寢此說陳祥道氏以為妄竊意何氏之

說固多牽強但諸侯則實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

寢也在路寢之後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

以其下有臺基而制頗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

為後宮矣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為

東宮世子居之右為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內之制

似當如此陳氏乃以諸侯三寢正寢在中而東宮西

宮為小寢在後遂謂定公時高寢為變亂禮法而名

其寢則僖公之薨于小寢何以不言東宮西宮乎此其說亦不足據也此與僖二十年西宮災當互考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虎之孫也○鄭乘晉楚之衰即有許斯之虞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侈然有爭雉之志矣故罕達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宋方與齊會洮罕達豈宜累不相顧乎至哀二年遂敢與晉戰鐵矣杜元凱以為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王葆氏以為納宋叛人蓋仍哀十二年左氏說耳然於經未有據也李康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

春秋考

卷之五

五

五

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卒達取宋於岳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許翰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幾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地闕○齊侯次五氏甞設渠蔭皆以備晉也而渠蔭之次則恐晉為范中行故出師亦以為備也齊景公本無遠圖亦無勇志於晉之侵衛圍衛則不能

救而每為出兵遠次他境無故勞民甚矣左氏以次渠蔭為謀救宋亦非也景公蓋無意於宋者而肯為之出兵哉

邾子來奔喪

奔喪急辭也與弔不同胡寧氏曰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贈贈祿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者哀公之母定公妾也妾母自成風敬嬴以後

春秋考

卷之五

五

五

薨以夫人之禮而妣氏何以畧之蓋僖宣諸公推尊其母在嫡母已薨之後故其禮皆用夫人也哀公嫡在尚未推尊則妣氏猶仍妾禮耳然吳孟子亦昭公之妾其卒也從其恒稱而單舉姓氏則妣亦當稱某妣矣今曰妣氏文誤也然則定公尚有嫡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推尊說詳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黃震氏曰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

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身為克葬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詳見宣八年葬敬廡下

辛巳葬定公

按是年八月庚辰朔則九月不得有辛巳杜元凱長歷云辛巳十月三日也則上當闕十月二字矣○妙氏妾也宜與吳孟子同然孟子之卒不書葬妙氏何以葬乎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是也妙氏未見有別立宮者蓋以別宮為常矣以仲子之後所稱之

春秋考

入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定十五

例推之則妙當繫字如孟仲之類是也而定則謚矣亦文誤也趙汭氏謂定妙從夫謚哀公親嫡母也則其說非矣安有嫡母而不用夫人禮者哉且是時定公嫡夫人尚在妙氏妾也自無從夫謚之理不察一字之誤而遂附會其言祇見其亂經耳○王葆氏曰襄四年葬定妙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妙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今按襄母定妙即哀母定妙之妾祖姑也告柩之所必配同舉一謚此何禮乎○定公之喪五月始葬妙氏之喪三月即葬其亦禮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之

意數

冬城漆

杜元凱曰漆邾廢其邑張洽氏曰城漆謀伐邾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終

春秋考

入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定十五

07431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盡乙卯哀公九年

會稽本考義

哀公

定公字名蔣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  
謚曰哀母定姒薨在定公十五年夫人不見於經娶  
在先君之世薨在春秋之後也則公即位時年已長  
矣舊說以為公四歲即位則至七年伐邾時方十歲  
耳何以即能親將耶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五

一 哀元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自僖二十年楚人伐後至此始見陳許頓胡本皆  
從楚之國而蔡昭公致之從晉以會召陵且侵楚者  
也既而陳懷許斯以晉不足恃尋復攻圖然從楚者  
惟此二國及隨耳而其叛者尚多楚方患吳不暇致  
討及吳為楚困而楚方乘間滅頓滅胡勢復張大况  
栢舉之敗實蔡所為豈非楚所尤欲甘心者乎故又  
合三國以圍蔡左氏以為報栢舉是也當時不出降

則楚師不退男女以辨理或有之其使蔡疆于江汝

之間者蓋欲與之開田而盡得其地也但蔡本向吳

雖一時服從權以紓禍耳豈心服哉觀其請遷於吳

則倚吳以抗楚之志亦可見矣○家鉉翁氏曰入郢

者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霸樓二三

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讐而讐卒不能復也前年

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

以為利春秋奚取哉李慶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春秋私考

八卷之三十五

二 哀元

義與定十五年五月郊同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五氏垂葭蕩祿之次本為懼晉出師之故及晉

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許翰氏曰晉為盟主而

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

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多合禮義及

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強家擅兵貪利不

能以禮義自克其晉非一日矣何忌亦卒無改於其

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詳見明年伐邾取田盟句釋下

二年戰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邾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灑註見襄十九年取邾田自灑水下灑東沂西田在  
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之陽即今鄒縣也句繹繹  
山之曲也杜元凱曰邾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  
何忌何爲而伐之哉蓋三家之中季氏最强叔孫附

春秋考

卷之三十五

三 亥二

之邾子所事者二家仲孫氏必有所不悅故何忌因  
哀公即位邾子不賀執此辭以伐之也夫邾豈誠能  
善事二家者不得已耳而二家貪利之私不能不因  
何忌之舉而動故三卿同伐也其所取灑東沂西田  
則三家所議共分者也然灑東沂西之田近於季氏  
之費邑而叔孫之郈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  
去邾田爲遠懼季孫之強而專其田也故叔仲二家  
獨與邾子盟於句繹而季孫不與焉其盟邾子亦如  
後世之立券約耳先儒以爲各盟所得而季孫獨無  
非也蓋中軍之舍本即三軍之一季氏未嘗得二而

其互相應援乃權臣聲勢相倚之常必不以爲異恩  
至於久而不忘懷報也况近費之田季孫所利豈有  
專國強臣肯讓二家而不取乎故邾田之分三家之  
所同利也沂西言及者蓋魯先取於邾田自灑水則  
邾東之田最所切近本其所欲得也而因以及沂西  
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元卒孫輒拒父蒯聵以立是爲孝公或曰出  
公○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  
兄家政不脩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興遠役

春秋考

卷之三十五

四 亥二

行無信而屢召敵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  
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然而不至於喪者以有仲叔  
圉治賓客叔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皆非純  
臣徒以其才足任使令而可具臣數故倚之以苟自  
逸然有一濞伯玉而不能用豈真能任賢者哉其不  
亡者幸矣

滕子來朝

定公之喪滕子來會葬今哀公新立滕子又來朝國  
勢衰微求庇於魯也然諸侯之來朝者止此則見魯  
自此亦不足恃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矣衛人已立輒故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蒯聵稱世子則是未嘗見絕於先君也先君未之絕烏得而不有國哉蓋當時南子之黨多預逐蒯聵之謀而諸大臣不能諫止靈公者亦必為蒯聵之所然不惟群小有所不安雖輒為之子孔文子為之卿亦必奪於衆議不免於危疑矣蒯聵之所以見拒其以此歟而人倫之不正甚矣孫明復曰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

春秋考

卷之五

五

哀二

宋今靈公既死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書之所以篤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世矣高閔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邪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立名杜元凱曰在戚城南○按左氏齊人輸范氏

栗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擊之遇于鐵如此則是鄭人為齊致粟於范氏也然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歌主衛以為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邪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

春秋考

卷之五

六

哀二

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以夷晉於列國也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馬

蔡始祖蔡仲故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昭

侯蓋自故封而遷州來也鄭漁仲以為平侯徙居新

蔡則於經無據觀平侯之歸但曰蔡侯廬歸于蔡則

復其故封也而州來之遷非自新蔡審矣○州來本

楚屬國而為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

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為吳人如蔡

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

為文矣然先王封國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吳豈謀國之善哉公子駟議必主於不遷未為失策也乃以其志在從楚而寘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配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氏曼姑名石惡之子也趙汭氏曰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脩春秋之特筆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卿又為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宋彭城以君宋之叛臣晉為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

春秋考

一八卷之三十五

七

哀三

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此以齊卿主兵乃獨不繫戚於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於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學者比而觀之則筆削之情可見矣高閔氏曰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二公不言及及者有別之辭也范甯氏曰遠祖

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趙鵬飛氏曰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桓僖祧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桓僖二宮之災公羊以為復立非也蓋桓僖之宮宜毀者也若果復立則當如雉門兩觀之書新作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汪克寬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枋

春秋考

一八卷之三十五

八

哀三

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鄆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鄆邾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邾之別名如號之為下陽荆之為楚然非邑也若邑則當繫之國矣其地在邾之東邾今沂州南也然枋之西北為費則邾於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邾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焉季氏以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地理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朱樂彪帥師伐曹

樂氏名樂喜之裔也○自曹伯陽即位公孫疆為政已有奸宋之心矣故定十一年遂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洮而未暇致討今聞齊景公之薨而怠無畏於齊而脩曹之怨樂氏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疲於奔命身為虜囚尚誰對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氏魯之權臣不可一日無主桓子卒則肥長自宜嗣立而南孺子之子尚未生何必待其生而殺之手左氏之言殊可疑也然肥自此久不預政必其時年

春秋考

卷之三十五

九

哀三

亦甚少豈遽能為逆謀哉肥即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人者衆亂之辭也衆亂可以言殺言執而不可以言放蓋放次五刑惟君所用若君為國人所脅而放之則獵必素取怨於國人者也而杜元凱以獵為公子駟之黨則亦以請遷子吳為非者也而遷非國人所欲豈肯為是放獵哉竊謂獵既駟黨不附遷議則與蔡昭侯相忤者也故以國法放之于吳所以類吳也其曰人者衍字耳昭侯輕戮股肱則群臣之所共怨也孰有為之防奸衛亂者耶其為盜所殺宜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氏雖與叔孫同城啓陽而實專有其地叔孫必所不悅而季氏曹邑在魯東鄙步於制邾必復以其所分叔仲二家鄆東沂西之田并收焉邾人但知從強者之令稅之所入惟於季氏不復知有二家矣故州仇何忌乘季孫之新立復共圍邾責其背句繹之盟也邾已服魯本無大過特以何忌之私忿伐其國取其田而兵爭不已豈懷柔小國之道哉何忌親受業

春秋考

卷之三十五

十

哀三

於孔子之門而所為如此又烏責於季叔二孫哉

四年庚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殺公毅作弒是也盜者刺客之稱不知其名故曰盜弒蓋昭公殘虐大臣衆所惡也故仇家陰使人刺殺之耳或以為楚使人殺則當如知人殺鄆子之例而書戕矣今不曰戕豈非蔡人所自弒哉左氏謂蔡昭公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綏逐而射之卒文之錯後至翹射之中肘錯遂殺之如此則公孫綏卿也於法應書而錯之殺翹事關討賊豈得盡沒其

實乎皆不足信也蔡昭侯申弒于朝嗣是為成公○  
高閔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父公此蔡侯申  
於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並有曾孫與曾祖同  
名者乎必有一誤或曰此申字當作由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公之弒雖不知主名而公孫辰為正卿必蹤跡  
可疑者也故因成公欲討而奔吳以自說焉陳傅良  
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子知公子慶父出奔莒則  
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春秋考

人卷之二十五

十一 哀四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知子

朱景公以小知子事魯而執之也許翰氏曰天下無  
霸故宋人得以執小知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李慶  
氏曰伐曹執知之役蓋齊景公圖霸無成而宋亦有  
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成公討弒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為同謀也  
然姓霍魯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  
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氏稱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而經不書以楚非實  
圍而非非實奔也意必楚將攻蠻氏赤以其國素服  
于晉故潛往謀之以請庇焉由是楚人責晉晉懼而  
使人執赤以歸楚耳則赤之奔與凡見逐而奔者不  
同故從僖二十五年頓子適楚之例而不書奔戎蠻  
近楚之國而楚不易服者也故昭十六年必誘其君  
而始能殺然終不叛晉今為楚所陵而自投投晉苟  
一助之豈不可以併力過楚之鋒哉而反助楚為虐  
人誰賴之故書歸于楚為楚執之之辭也幽成十五

春秋考

人卷之二十五

十二 哀四

年晉侯執曹伯臨京師者例同是晉聽楚命若京師  
然其不競甚矣蠻子書名以留服也例見桓十五年  
鄭伯突奔蔡下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孔穎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武王  
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  
屋故火得焚之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為廟屏不得達  
上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  
視之而知戒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楊士勛氏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周禮又云坎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一在西一在東左氏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是也今按魯外朝在庫門之內朝廷執政所在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在宗廟之前矣亦為至禮必有宜云不受天賜亦近於應說耳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勝頃公結卒于廬母嗣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勝頃公  
五年葬

春城毗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五 十三 哀五

孫明復曰毗魯邑  
夏齊侯伐宋

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霸也齊景伐宋欲抑宋以爭霸權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本與齊為黨難趙鞅以師納蒯聩而衛亦拒之不使歸國至是齊景老及死期將至鞅知其不後能庇衛故舉伐衛之兵然亦終無以得衛之從也不能明大義以正天下徒爭何益哉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杵臼卒于荼嗣是為安孺子左氏傳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以之于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辭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張洽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弗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五 十四 哀五  
子弑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今按齊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晏嬰故初年政治每多可觀即其欲觀轉附朝舞放於瑯琊以此先王之觀而戒國舍郊補民不足因悅晏子之言而命太師作樂此非有先王之志者邪自以德不能令受命強吳至於淞出而妻之以女雖未能大有所為庶幾畏天保國矣問國君之富則徵焉以對而至有千駟之多亦豈庸君所能及哉當時稱

齊景公杵臼卒于荼嗣是為安孺子左氏傳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以之于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辭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張洽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弗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

晏子以其君顯蓋有由矣至其晚年與兵結怨大異  
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亦遂謝  
世邪不然則於所聞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  
亦宜常有警矣乃以繼嗣不定而卒啓陳氏弑君篡  
國之禍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然則景公之善惡係  
於晏子之存亡者也難以言自立矣

冬叔還如齊  
高閔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長曆是年閏十月嗣君荼以非次得立故速葬劉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五

五 哀五

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六年壬

春城邾瑕

凡城內邑則目邑如城郎城中丘之類國服則目國  
與內邑同如城向城諸及鄆之類是也瑕邾邑也故  
繁之邾按後漢志任城開父註縣北有邾瑕城今考  
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濼閭丘  
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魯負瑕連界而得名負瑕  
即瑕丘蓋在今兗州府磁陽縣東南界上而邾瑕在  
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邾互見莊二年慶父伐於餘

丘下汪克寬氏曰邾瑕如魯齊之類皆有負瑕故稱  
邾以別之高閔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滅  
之見魯之迫邾也愚謂如此類者皆齊人築薛之計  
也社元凱以為備晉失之遠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薛季宣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虜方熾而  
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輟睦中夏而荀  
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  
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  
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霸荼之衰皆由陪臣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五

六 哀六

封殖貪伐鮮虞故也趙鵬飛氏曰晉之伐鮮虞者五  
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  
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高閔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  
吳人怨之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夏即惠子高張即昭子皆齊景公所使立荼者立  
荼之謀不自陳乞則二子乃乞之所欲傾也特無隙  
可乘耳然二子豈荼之所欲出哉或者恃功專恣而



乞得以間之既為嗣君所黜則遂相率棄君而奔耳  
高國奔則乞必自疑將別立君以希寵而荼位危矣  
高國不有負於託孤寄命者哉故曰凡書奔者皆罪  
也張洽氏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顛命力  
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祖

祖註見襄十年會吳于祖下○吳伐陳還至祖魯懼  
兵之及我也故使叔還往會之許論氏曰以魯政之  
不修務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春秋釋考

人卷之三十五

七 卷六

楚昭王軫卒子章嗣是為惠王

齊陽生入於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陳氏乞名齊卿陳文

子之魯孫也○按公羊傳曰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

如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

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

將不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

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與之王節而走之魯景

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宣諸家召諸大夫而示

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

拜而君之爾如此則荼由陳乞以立者而况幼冲易  
制乞何為弒幼君而反立長乎此不知奸邪之本心

者也善景公本屬荼於高國而乞不與焉於是交亂  
其間耳左氏之說大槩得之但謂陽生夜至于齊國

人知之則其歸為甚易與經文書入之義不合矣竊  
謂陽生之入本由陳氏密謀而入國之時則固為國

人所拒而乞變隙作則亦安能沮陽生之入哉左氏  
又載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及朱毛往復之言似亦迂

緩夫朱毛雖操刃必乞所使也故以乞主弒何必費  
辭說邪荼殺陽生立是為悼公孫覺氏曰陽生入齊

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

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  
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父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田之利仲孫  
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魯多闕故何忌以  
為名而伐之何忌學於仲尼而所以務引其君者如  
此豈不有負於孔門之教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春秋釋考

人卷之三十五

六 卷六

巢向戌之曾孫也○高閔氏曰樂彪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七年癸丑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氏瑗名戴公子皇父之後○黃震氏曰鄭罕達侵宋七年宋知蘇不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妄意圖霸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氏曼多名魏絳之曾孫杜元凱曰五年晉伐衛至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五

七

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鄆

鄆即舊鄆國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畧地也故公親往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甬罷而即伐之此邾人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矣書以見魯無睦鄰之誠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于益來

無故虐小非仁者之所為也然邾雖微弱而附於吳魯之為此亦取禍之道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氏弘名公孫夏之曾孫稱人以圍例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高閔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八年甲寅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宋人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而以其君歸暴虐甚矣左氏以為遂滅曹執曹伯以歸殺之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五

八

則經當舉重而書滅曹殺矣何以不著其實乎

吳伐我

按左氏吳為邾故伐我盟城下而還今按城下之盟不知其有無然必魯服而後吳始退師也夫耻盟城下之說蓋胡康侯因華元國佐之言而立義也竊謂此亦當以理之曲直為主如曲果在我則當服罪所謂雖禍寬博吾不憚焉者若繫以為耻辱而必求一勝則非悔已知過之義矣吳之來伐曲在我也魯人安可不自反乎○伐我不言四鄙例見十一年齊國曹伐我下

夏齊人取謹及闡

謹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及定十年齊人來歸謹田下闡詳見桓六年公會杞侯于郟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謹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封內地也及者有別之辭所以別疆理也例見昭五年首卑妻及防茲下○左氏謂邾子益齊甥也今未有以見其必然者蓋益果齊甥則宜專事齊矣乃不求近援而遠告于吳及吳得魯平不復為邾致力然後邾復求齊而為之取謹及闡齊欲得邾之從已耳豈真念甥舅之情哉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五

王

歸邾子益于邾

觀十年公會吳伐齊則邾子益之歸為欲得謹闡也豈具有悔過之誠心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過卒子維嗣是為閔公

齊人歸謹及闡

齊之助邾本欲其從以邾為吳與故籍吳勢以脅魯耳魯既歸益則齊又懼吳之黨魯失此所以雖取謹闡而不敢有歟汪克寬氏曰歸謹闡非感於義而心

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九年卯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必有故也今不可考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杞地界於宋鄭之間者左氏以為圍宋雍丘誤矣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許翰氏曰鄭以不義深入敵境此固喪師之道也李慶氏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卒達悉力取之師蓋不勝

春秋考

八卷之三十五

王

忿然以至於此也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

同者

夏楚人伐陳

汪克寬氏曰陳之為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存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汪克寬氏曰鄭雖不義宋履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憐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備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終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哀九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盡庚申哀公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嘗為魯囚何為又來奔邾蓋邾又見迫於齊也齊為邾故與魯為仇及邾益歸而謹聞復則齊又責報於邾而邾之強臣歸罪其君無所容身矣故來奔所以愬也中國無霸而小國困於強暴將何恃以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六

一 哀

為安乎邾子來奔不知所終齊怨方新必無遂奔齊之理左氏蓋失實矣

公會吳伐齊

公伐齊為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既釋故公為之會吳以報齊也不能講信修睦以安靖四鄰而結黨相攻兵革何時息乎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陽生卒書日計於軍也齊之計亦以國喪告而罷魯吳之師也公方在師親知其期故得書其日○左氏謂齊人弑悼公而經以卒書胡康侯乃設為中國

禮義之君而為之諱之義信左氏而曲為之求說也  
苟謂魯惡所關於義應諱則於齊自宜以不日見之  
而卒以戊戌不殺一詞將以何者起問而見事情耶  
欲文其誣而遂沒其實聖人由性命而立言必不迂  
晦如此故陽生實卒非弒也而哀公結強夷以偪鄰  
國罪自見矣○齊悼公陽生卒子任嗣是為簡公

夏宋人伐鄭

許翰氏曰既取其師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閔氏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

春秋考

卷之五

二 齊

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善侵異乎士句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閔氏曰齊魯接壤而公會夷狄伐之既聞其喪則

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

也

葬齊悼公

陽生卒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魯人往送故書

葬見然不廢禮也高閔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

葬不足以贖過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彊以定十四年奔鄭今又託齊歸衛矣李慶氏曰彊  
蒯聩之黨今歸於衛必從輒而棄蒯聩故十五年春  
蒯聩入國彊復奔齊

葬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薛伯夷卒不日不計喪也後嗣無者矣義見昭三十

六年薛伯穀卒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公子結字子期史記以為楚昭王次弟是也吳自栢

舉之後恒以號舉雖救陳之師猶不在所進蓋其意

春秋考

卷之五

三 齊

主於怨楚而非為卹陳其道猶不離於夷也○趙訪

氏曰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

存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此報去年春會具伐齊之役也魯之會具伐齊起於

邾子來奔則齊宜以邾為討顧邾方事吳魯必助之

且以勝邾不武故尋兵於魯耳專務兵爭不義甚矣

卒至見獲於艾陵其自取故左氏於此載冉求帥師

及齊師戰於郊與孟之反後入為殺之事雖論語亦

紀反策馬之言然冉求之戰不書則實未嘗戰也意者反嘗追齊不利而奔還邪則亦非戰敗之比矣○蘇轍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汪克寬氏曰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經書伐我則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與他伐異矣今按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驅場猶有警備外兵不易至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法弛民玩而四境之備不嚴矣

夏陳轅頰出奔鄭

陳轅頰渾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

春秋考

卷之五十一

一國之故而後書轅頰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其必志在向楚為衆所惡而見逐也若賦公田以為大器則當時權臣之常事國人豈遽至於逐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伐書公會吳而戰不書公公不與戰也若戰而公與馬則書曰齊國書帥師及戰于艾陵自足以蒙上絀齊之文而見矣何難於措辭哉高閔氏曰戰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於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

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吳可知矣其說非也趙鵬飛

氏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以成中國為惡大矣然公與會不與戰吳強魯弱也○艾陵齊地蓋在齊博之北國書獲時未必已死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徵

下

秋七月辛酉滕于虞母卒

滕隱公虞母卒其後不可考矣

冬十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即太叔疾乃世叔儀之孫而申之子也其奔

春秋考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或得罪而與群臣有不協焉則遂棄君而逃耳書奔則有罪可知矣高閔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此說得之但未明書奔之義耳蓋凡書奔者皆罪也○左氏載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是以疾為文子所逐也文子嘗以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為孔子所稱不宜黜倫敗禮如

此觀疾適宋即臣向魁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奪妻逐出之罪誣加文子也

十有二年戎

春用田賦

賦歛取之名夫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出兵賦之出軍取於夫家而田因井授則固夫家之所以均力也魯宣公稅畝助法不行而每在猶據井田出甲至是二猶不足故兵賦之外復用田以賦增濟軍需後遂變為周禮之九賦名為口賦而軍賦口賦分二事矣汪克實氏曰兵賦之法因田通

春秋考

卷之五

六

哀十一

出今別及家財各為一賦則計田而歛取民財以充軍國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字子宋姓也昭公娶吳女嬖於同姓故諱姬稱子

云單舉姓氏妾之恒稱也先儒皆以為昭公夫人攝

意不然按論語載陳司敗之言曰君娶於吳為同姓

謂之吳孟子未嘗明言其為夫人也惟坊記有云魯

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遂真以為

夫人然求之書夫人例不合也坊記本出漢儒不足

據也孟子卒故不書葬則必不成喪者也何以書

卒乎吳故耳以畏吳強之故而不顧娶同姓之非

禮書其卒而不當成喪之義見矣然則昭公尚有嫡

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

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襄公薨時左氏謂昭公年十

九矣信乎娶已在前而自是數至獲麟之歲實計六

十二年而昭之嫡夫人豈無未薨之理乎

公會吳子橐皋

杜元凱曰橐皋在淮南浚縣東南張洽氏曰吳地

是也今按浚縣城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廢梁縣

南三十里○吳既敗齊魯以為德將為之合諸侯以

春秋考

卷之五

七

哀十一

親之故公親至橐皋而與之為會非吳請尋盟也秋

會衛宋于鄆意正為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杜元凱曰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絲亭按

海陵縣揚州府泰州也時為吳地○此魯致衛宋以

從吳也齊景公末年宋衛既皆齊而魯亦與齊為

仇矣故魯為吳合宋衛所以為損齊計耳左氏載子

木子貢之言皆虛誇之說也衛人必不敢殺吳行人

與辭吳盟而况會止三國惡得云會吳邪

宋向巢帥師伐鄆

宋之伐鄭本為爭強非因納叛也左氏載向巢圍岳  
罕達救岳之事經皆不書豈足信哉趙鵬飛氏曰宋  
鄭之怨於是十三歲矣雖其兵端起於鄭罕達然六  
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岳逞兵  
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黃震氏曰蝗蝻在地冬墜乃深入今冬煥而有螽將  
蔓延為來歲之災矣

十有三年紀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春秋經考

卷之三十一

哀十三

孫明復曰報雍立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  
如此家鉉翁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  
殺為功也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成卒後無可考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漢志臣瓚曰國語且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于蘇魯  
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池元凱曰陳留封丘縣內有  
黃亭起濟水按封丘今屬開封府黃池在縣南一十  
里蓋鄭衛間地○黃池之會魯欲媚吳莫之使與晉

並霸故夫差喜其得諸侯而樂於先晉也經序晉於  
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氏國  
語皆載吳晉爭長之說左氏則曰先晉國語則曰先  
吳此豈當時為會之實事哉當未會之前魯大夫往  
請之日必有以感動二霸之心者故晉遂不辭而會  
吳吳亦不爭而讓晉此雖忘夷夏之分而亦足以交  
彼此之歡果能因是而兵革弭焉則猶衰世之幸而  
魯不失為畏天保國之常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杜元凱以為申即子西昭王兄則昭王之母非嫡平

春秋經考

卷之三十一

哀十三

王不當舍長而立幼以為太子史記以公子申別為  
一人而謂為昭王弟得之矣餘互見昭二十六年楚  
子居卒下高閔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  
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此因吳出會黃池乘其無備而伐之也與成七年吳  
伐州來意同○胡康侯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  
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  
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



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邠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相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此與七年曼多侵衛同○許翰氏曰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許人從楚遷國已遠然魯嘗與楚通好故從楚之國亦多親魯計死送喪之使尚皆未絕但君臣自息者則至廢禮耳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孛東方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子以為見於旦似矣而未盡也蓋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日東方則所加非一宿日又遍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汪克寬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滅

之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卿蓋夏鬻之後必主於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若衆亂而殺則當稱人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庚

春西狩獲麟

狩有常地則不書地魯之較曰大野大野即今距野縣在魯之西故曰西狩麟仁獸孔穎達氏曰麟麋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三十六

十一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一角而戴肉不履生蟲不折生草○左氏傳曰西狩有大野叔孫氏之車千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叢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今按周衰道廢人欲橫流亂臣賊子接跡天下撥亂反正以振頽綱此孔子之志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道苟不行亂將奚極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方有吾已矣夫之嘆而祥麟一踏明王將不復興矣於是重有感焉乃作春秋以明王法蓋文雖有感於麟而志則不在是也雖無感麟春秋固將作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故知孔子之志而後得春秋  
感麟之意矣且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  
日所嘗用心則隱後二百餘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  
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詳哉故制作三年文成致麟  
之說元凱既斷其妖妄而後儒之辯亦詳茲不復論  
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理亦有未盡焉

春秋私考

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私考後序

堯舜禹湯文武道治之隆尚矣孔子不得位而孟子發  
明其功與統垂諸萬世推尊之力為斯文首稱故知孔  
子者莫如孟子其言曰孔子懼作春秋茲固統承群聖  
之大也然則知春秋者宜亦不能過孟子矣一則曰春  
秋天子之事一則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誠考求夫天子所以為事王者所以為迹而聖人  
之心復有餘蘊哉公穀左氏三學並起嗣是論著無慮  
數百家或以例或以按或以義承傳意見互為異同至  
有一人殊稱一事衆指甚不可相合者求聖人之心於

千百載上張乎無所適從本以明經而滋入於晦且畔  
好古君子奚可置勿講也傳春秋者多徂於亂臣賊子  
之懼名之曰孔子刑書由是信耳目則迷會通於踵襲  
任心志則極研窮於穿鑿務高明則出奇詭於傳會類  
例日繁苛細彌甚其遺通經之累皆刑書一言啟之夫  
聖王必以禮坊民而後有法制以懲其惡謂刑足聚王  
道盡天子之事否耶况春秋樂與人為善而善善常速  
若季友歸國高侯定鄭魯僖朝王齊桓葵丘之會諸侯  
胥悼蕭魚之駕荆楚莫不有稔辭焉至叔盼不况於祿  
則卒之申生死於父命則子之孔父仇牧荀息死於君

賊則及之類非一書皆以扶道為名故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固不胥有於此而足為務也王者法天以治春秋之義亦如化工據事以言因書示義是非美惡燦然自不容掩片言一字辯之甚微凡例屬辭執之太滯而欲窺見其榮辱之大權吁淺矣其於聖人之心何如哉交少學春秋以意逆傳以傳通經攷攷焉惟恐信之不篤以失聖人之心尋繹數十過頗覺其有牴牾焉者積久而可疑益種種集賞竊疑經生皆坐禰而不祖之弊今受彭山先生私考讀之益知其免於是矣先生稱說春秋必稱孟子之言為第一善故能探索今

春秋私考

不後序

二

古反覆正難不為舊聞先入所窘東而直以推見聖人之心自諸生致職大夫而歸踰六十始出是編惠示天不可謂皓首窮年根極體要寧非有功於春秋者歟二百四十二年間立文紀事皆聖人道心之發牽諸家為討論之筌蹄輒不勝其簧鼓所眩春王正月則謂因周十一月以用夏時一開卷即已悖聖人從周之志紛紜繆戾抑何底止必曰假天子南面之權損益時制垂法百代進退予奪煥乎文章麟不虛至昭然瑞應無不與數聖人者合然後可以追配治功顯承道統則亦新室之周官荆公之周禮者流耳安在其為春秋大率諸家

得此失彼大醇而小疵唯左氏尤多不經語然孟子於孔子猶曰私淑諸人丘明乃受學焉是以一竊其名深入人耳惑於其說即亦未易以解先生力詆漢儒之偽卓乎非丘明所為然後一破不決之疑而聖人之心可得頓諱矣不知孟子之言與夫左氏之失蓋無以知春秋也諒哉敬附著其義于後

嘉靖丁巳歲中夏午日慈谿晚學龍田王交序

07431

春秋私考

不後序

三

2072416

S  
Z121.5  
16

春秋私攷三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之棄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疑傳不過以所記為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之後杜撰事迹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橫至明代而極矣



ZW 21181888513569

經 117-744